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五七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五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五七冊目次

## 子部·雜家類

四本堂座右編二十四卷

〔清〕朱潮遠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

學仕要箴五卷(存卷一卷二)

〔清〕張圻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二〇七

閨訓新編十二卷

〔清〕秦雲爽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五年徐樹屏刻本

.....二三四

庸行編八卷

〔清〕牟允中補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尚朝柱等澹寧堂刻本

.....四三九

讀書樂趣八卷

〔清〕伍涵芬輯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七〇五

四本堂座右編二十四卷

〔清〕朱潮遠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本堂座

右編二十四卷》提要

四本堂座右編序

四本堂者朱卓月先生  
燕息之地也卓月文公  
裔少有聲具文武才節

鉞閩粵

聖天子方倚爲干城之寄  
而強年肥遯樂志山水  
之間日手一編久之叅

錄古人言行之可法則  
者成書曰座右編一日  
命序于余辭曰毋此子  
先大夫之志也予先大  
夫嘗欲序是書而弗果  
子其繼之余小子涕洟  
受教而卒業焉曰知言  
哉是書也可以自修可

方序二

以型世可以一教化可  
以正人心先大夫必有  
所欲言者而未言余小  
子敢不尋繹其志而畢  
言之乎竊惟天地之化  
包括無外而其所爲者  
實不越乎一陰一陽兩  
端而已陰陽之在物者

方序三



爲剛與柔陰陽之在人  
者爲敬與怠傳曰敬勝  
怠者吉怠勝敬者凶是  
以聖人作易扶陽抑陰

方序四

君子立教以敬勝怠然  
敬一而已墮之者萬此  
學之不可已也大畜之  
彖曰君子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夫大陽也  
畜養也是前言往行皆  
陽德之所聚而君子欲  
自養其陽德則必識古

方序五

人之嘉言懿行而聚之  
于吾心自是暢于四支  
發于事業君子之言行  
卽皆陽德之所聚而天

下後世欲養其德者又  
于此焉識之近在戶牖  
盤盂之間遠在九垓八  
紘之外皆言行也皆陽

方序六

德也豈異道哉卓月克  
敵制勝威行萬里一以  
陽剛之氣鼓勵三軍退  
而居家飲食起居皆有

常則冠婚祭饗一本先  
規其得于敬勝之學者  
可謂深矣而猶未以爲  
足日取古人之書誦之

方序七

讀之涵之詠之有雅歌  
投壺之風焉其爲書也  
卽原文公四本之說而  
條其目曰起家曰治家

曰齊家曰保家蓋文公  
當日抱聖賢之道而不  
獲大用于時慊慊乎化  
行自近而已故議曰私

方序八

議禮曰家禮而國與天  
下豈能外哉卓月負將  
相之略未獲竟用于時  
故亦慊慊乎化行自近

而已而卒之用雖不敢  
擬之文公然可不謂聖  
賢之徒哉卓月又嘗有  
鐵橋志與是書並行鐵

方序九

橋者卓月之

尊甫先生方伯公秉節  
黔南時於盤山憫舟楫  
之不通倣杠梁之遺則

而險甚不可橋橫鐵鎖  
東西岸凡數里施木築  
土其上至今涉者賴焉  
易曰積善餘慶今卓月

方序十

行誼如此令子雲卿多  
才博學孝友謙恭又將  
以文章顯夫豈非方伯  
公之所積而發祥伊始

乎此皆先大夫之所欲  
言者也故并及之

康熙丙午嘉平之吉樅  
陽年家姻弟方孝標頓

方序十一

首拜謨





四本堂續編序

世皆知能學文而不知  
能學人古人之學先行  
其言聖賢著書垂訓無

王序一

非身自有之然後舉以  
示人故前言往行不啻  
若自其口出世儒誇多  
競靡徒事說鈴輒克然

自足其於聖賢真實之  
學槩乎未聞今我

皇上弘敷經術使人盡禮

義戶習詩書興學古之

王序二

志備人材之選顧余寡  
陋亦思所以佐致太平  
間取先正所集言行諸  
錄表章之而猶謂深切

著明大裨懋勉則必有  
澡身浴德自治精嚴者  
起焉乙巳歲里人入春  
明門得受

主序三

卓月朱公四本堂編若  
典謨訓誥森列於前澄  
襟數過歛手而嘆曰道  
在是矣夫人羣處宇宙

間涉而不勝遷者境也  
感而不勝接者事也流  
而不勝制者情也媿慙  
畢陳法戒斯備究竟一

主序四

言一動有合先民之軌  
範者幾人况矢之屋漏  
質之雞鳴種種與古人  
對勘者哉卓月姿才妙

天下家世冠金碧鐵橋  
之勲爛於天壤石城之  
績固於南服蓄德之深  
有所從來蓋仕後而學

王序五

尤爲難見卓月真不可  
有二也所編四十八卷  
皆切於身心性命修齊  
治平自吾身以求之又

自吾身以歷之語不取  
與事不取奇然奇莫奇  
於此與莫與於此有旨  
同而事異有旨異而事

王序六

同有同可以證事之經  
異可以盡事之變者無  
不網羅讀卓月之書見  
卓月之人噫嘻學人之

道盡矣吾願讀卓月之  
書者口誦心維孰爲已  
能孰爲未能孰爲可能  
孰爲不可能不以其已

王序七

能可能者自矜而以其  
未能不可能者自勉則  
四本堂之書與  
晦菴夫子并久矣

康熙五年歲次丙午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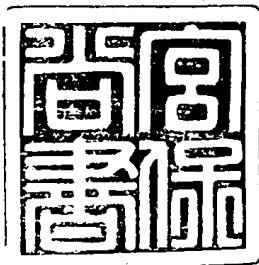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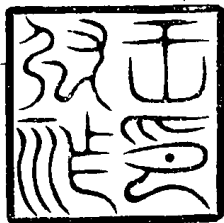
王之吉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  
部尚書同里年家眷

王序八

世弟王弘祚頓首拜

撰





四本堂座右編叙

先晦菴夫子訓曰讀書  
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  
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

座右編叙一

保家之本知其所言莫  
非吾事內以為身心性  
命外以為天下國家苟  
其書不足以資體用是

書負學者苟學者不以

體用求之是學者負書

古風既邈時習滋澆求

所謂兩不相負者憂憂

座右編叙二

乎其難之余幼而失教

長而失學俵俵然如無

燭夜行以致服官律已

言行之愆深於坑塹憶

先榮祿公著端俗約言  
一書皆救時克亂之學  
行之滇黔楚蜀以及南  
之閩粵北之宣雲觀者

庫布編錄三

不廢時余潛窺聲勢之  
場學而不省先人達矣  
知是書者又百無一存  
嗟嗟朝聚暮散日往月

來提醒心性欲再見先  
人而不可得當甲辰之  
春患足初起養病草闕  
靜覽史傳春秋七雄秦

庫布編錄四

漢魏晉六朝李唐五代  
宋之列主其間君明臣  
良罔不體用聖賢吾世  
吾人省躬教子敬天守

法廼不敢刻廢乎有慨  
於中克意群書凡可澡  
性浴德善世淑人先後  
一揆顯晦一致故易識

座右編錄五

前言徃行書戒殷鑒不  
遠太傅之說詩也曰明  
鏡所以照形也法古所  
以知今也又患以理爲

理以事爲事事不準理  
猶撒錢無貫而理不儷  
事譬如說食終未得飽  
世不論久近期於有裨

座右編錄六

事不論奇平期於可訓  
則有欣然若跂者有歎  
然若負者有慙然面發  
赤者有瞿然失席不自

容於天地者廣摯博覽  
以遵先考亭四訓晰類  
二十四卷間以採今人  
或以撓臆見遂成帙名

座右編錄七

書輾然一觀屋漏即在  
大庭雞鳴不必平旦俯  
而讀仰而思因想自古  
豪傑必有老者為之師

如子房之於黃石公武  
侯之於龐德公皆龐眉  
黃髮明炳幾先所謂逐  
麋鹿搏虎豹則不足而

座右編錄八

定猶豫決嫌疑則有餘  
也余將置之座右為鹿  
門圯上之師若謂傳之  
後世子孫則司馬溫公



曰未必能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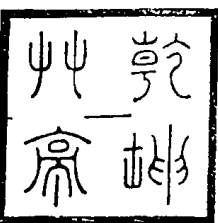
康熙三年甲辰清和浴

佛日印江韓山子卓月

朱潮遠題於紫陽書

座右編錄九

院之尊生草閣



男紫盟手謹書



溫公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  
 若手未觸者嘗誠其子曰買登藏貨備家惟此耳當  
 知寶惜吾每歲初夏視晴明日即設案向日側群書  
 其上以曝其腦至啓卷必先視儿案淨潔藉以茵褥  
 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手汗沾  
 漬以觸其腦每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而視其紙  
 而覆以次指而然而挾過故得不至操熟其紙每見  
 汝輩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  
 書吾儒反不如耶汝曹念之 四本堂主人錄

千秋大雅方

此方專治一切多年俗病服久令人  
 得大智慧得大辨才得大福祿  
 從容一片 書史百城 細心  
 研明  
 爛爛雙眸子 海口一披瀉  
 不龜手 三分今時人不知 搜索  
 下問十六兩行以多為  
 實此方是也  
 右劑量成不必安爐立竈以文火烘  
 愛不疾不徐如鷄抱卵自然水到渠  
 成不拘風雨晦明晝夜寒暑時服之  
 已燥

紫陽書院尊生閣手製

廣仁方

一畏天道 二遵王法  
 三行善不使人知 四學典範  
 五輕財忍辱好施 六甘澹泊  
 七不恃權勢妄自尊大  
 八不交豪俠客不習優妓不亂健儂  
 九不尚才華技藝工巧  
 十不殺生 十一不妄語白欺  
 十二學佛法黃老守雌

韓山子識

四本堂座右編凡例 六則

一是編列起家治家齊家保家四綱每綱分領六則條晰二十四卷

一各卷不尚微奧不闕靡麗篇長則恐覽之不竟理僻則恐閱之不省凡有關世教倫

常足備法戒者觸於心目隨筆紀之未免

先漢于秦先今于古次序紊亂觀者詳之

一六經學問如日月中天世所共見今止就

四本堂座右編 凡例

往哲先正中言行可尊可法者奉為典型

一所輯羣典詳略不無各異稍為刪潤

一立意標領四綱原取規勸故不妨雅俗兼

收下學上達則俟觀者之鑑

一是書如潘緯十年古鏡蘭膏繼晷寢食不

輟今甲辰春夏養疴草閣剝啄聲稀遂得

悉心考訂付之梨棗管測蠡窺不足充鄴

侯之目倘荷同志所許不敏願商續刻 終

揚州四本堂正

續座右編 起家之本 治家之本 齊家之本 保家之本

本堂在南門內謝家橋朱府發兌

古吳八十四歲鄉愚翁甚稱于世之書無不流覽未有奇妙如此書者每經括目玩不釋手

凡舟過邗江廣戴數部裝裹異錦囊以名香

一部自看一部奉父兄看一部教妻子看一

部共友人對看但不可借去看若能珍作儀

物贈人尤勝揚州鶴廣陵濤矣

正集 太史每部三錢 正集釘 太史每部四錢 正續合釘 太史每部七錢五分

續集 太史每部三錢 續集釘 太史每部四錢 本堂定價較銀捌折

四本堂座右編目次

一讀書爲起家之本

讀書卷一

敬畏卷二

學識卷三

政治卷四

志節卷五

雅量卷六

四本堂座右編目次

二勤儉爲治家之本

勤儉卷七

惜福卷八

詒謀卷九

種德卷十

勸誠卷十一

靜觀卷十二

三和順爲齊家之本

和順卷十三

敦倫卷十四

口德卷十五

廣慈卷十六

閒逸卷十七

明敏卷十八

四循理爲保家之本

循理卷十九

四本堂座右編目次

省愆卷二十

知止卷二十一

攝生卷二十二

好還卷二十三

心穴卷二十四

四本堂座右編目次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一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讀書

聖賢之精神心術具在簡編。儒者欲繼往開來。毋踰誦讀。然險躁不能理性。恬慢不能研精。必其日就月將。人一己百。則發於憤憤者。其見益卓。開於冥冥者。其詣最深。尊所聞行。所知勿徒取辯於口耳。爲子孝爲臣敬。急須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一 讀書

一

致力於綱常。慎毋使人置我於孔光張禹許柳之間。詈爲讀書不識字也。叙讀書第一。

先晦庵夫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

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理到之言也。

世間極閒適事。如臨汎游覽飲酒奕棋。皆須覓

伴尋對。惟讀書一事。止須一人。可以竟日。可以窮年。環堵之中。而覽觀四海千載之下。而觀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斧藻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拓見聞。天下之樂。無過於此。而世人不知。殊可惜也。

宋杜孟遊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幡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爲寶田杜氏。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一 讀書

二

呂氏春秋。甯越少時苦耕。友人謂曰。君學三十年。可免貧賤。越曰。他食吾不食。他寢吾不寢。如此十五年。可以成矣。

宋黃山谷與人書曰。每相聚輒讀前漢書數集。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

魏管寧字幼安。朱虛人家貧好學。坐蓆牀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南北朝顧歡、鹽官人。家貧無以受業。每於舍後聽人誦書。無遺亡者。夕則燃松節讀書。有孝行。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南齊高帝召爲大學博士不就。

齊沈麟士。家貧。織簾讀書。手口不輟。號織簾先生。後居相位。歸養其親人。號曰織簾相公。來也。

五代范質。字文素。自從仕以來。未嘗釋卷。人或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一 讀書

三

問之。荅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范文正公少時。多延賢士。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與之遊。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李氏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跡也。公有四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

唐李德裕。以器業自負。好著書。雖位極台輔。而

讀書不輟。初貶潮陽。在蒼黃顛沛之中。猶留心著述。

米元章亦云。一日不讀書。便覺思澁。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樂城先生云。讀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

陽明先生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一 讀書

四

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君子之學。非爲富貴也。此心之理。不可不明。故也。爲富貴而學。其學必不實。其理必不明。其德必不成者也。富貴之來。無心所得。不然。潛居抱道。沒齒無怨。

惟讀書有利而無害。惟愛溪山有利而無害。惟翫風月花竹有利而無害。惟端坐靜默有利而無害。是謂至樂。

讀書貴能用。讀書不能用。是讀書不識字。郭登咏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生。讀書貴有眼。如道德經。則有無二字是眼。楞嚴經。則心目二字是眼。心經。則觀照二字是眼。袁了凡曰。讀書要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

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

兩本堂座右編 卷一 讀書

五

看得極仔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

先考亭夫子云。凡學須要先明得一個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若先加薪。則火滅矣。

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識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麵。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

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

范忠宣公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

羅景綸曰。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先求

兩本堂座右編 卷一 讀書

六

吾心。迺可以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

自警編曰。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慎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點檢不放過。便見着力。

先晦庵曰。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真是枉讀古人書。

做事軒昂光彩。全憑精神強壯。讀書亦然。

陳眉公曰。掩戶焚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輔以讀書。

讀萬卷。不如識一字。說千丈。不如行一尺。勤修百億功。果不如濟一饑渴。窮民廣交天下英才。不如近一篤實前輩。

人多。是耻于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蓋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

四本堂座在編 卷一 讀書

七

此舜所以好問。而孔子所以無常師也。

士之登庸。不係世業。履道則爲衣冠。失緒則爲匹庶。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

唐彥思記伊川先生謂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之書耶。賢師益友。化人之速。有如此者。士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目之進取。已仕者。不

過及官職之差除。較進取者。非時文無所用。其功量差除者。非吏事無以見其最。下此者。計資財之多寡。角生理之巧拙。比嗜欲之勝負。又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于此者。口耳出入之間。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春。象龍救旱。抑竟何所得哉。

童子讀書。先令蒙師逐字粗解。不惟理明易熟。大凡從幼識得。便終身不忘。大來究解行文。

四本堂座在編 卷一 讀書

八

亦自省力。

宋丞相蒲宗孟。其家多書。建清風樓以貯之。嘗作訓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書不可一日失。

士大夫子弟。類欲起精舍讀書。不知科第中人。十九是借人屋讀書者。正如僧家。閑却許多僧寮。不肯住。却欲造靜室修行。真修行人。豈須靜室。深公有言。未聞巢繇買山而隱。

陳繼儒曰。讀未見書。如獲異寶。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嘗讀張東海送子弘宜會試詩。真可謂忠孝訓其子矣。其詩曰。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赴春闈。舟車到處須防險。爵祿隨天每慎微。直道遜詞真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傳家數世惟清儉。富貴休忘着布衣。爾祖當年愛爾深。爾將成就祖消沉。我今白髮空垂淚。爾正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一

讀書

九

青年要盡心辛苦。一兄支世業。參差諸弟向儒林。立身事主無多說。忠厚清修是好音。會心言云。少年學問當如上帳。老年學問當如銷帳。

劉贊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日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衣冠。

北魏王拓跋珪問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

晉董遇挾書投閑習誦。人從學者。不强教之。云先讀百遍而義自見。

任未觀書有會意處。則題其衣裳。及掌理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蘇文忠讀書如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一

讀書

十

岳蒙泉公正。讀書箴曰。莫高匪天。書括其旨。莫厚匪地。書載其理。莫大匪道。書盡其要。惟不讀書。遂成頑愚。涵養德性。變化氣質。惟書斯功。惟讀書力。勉之勉之。開卷有益。戒之戒之。不學無術。

宋張九成初年貧寒。衣食不備。有送襲衣者。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耻喪矣。工夫何在。



石介爲舉子時。讀易南都。王濟聞其窮。因餉客。授以盤食。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余漳州陳平人。老師曰。讀書眼欲黯如買番到處。輒止心欲儉如惜福。人飯間粒墜必拾入口。

嘗言讀書時好處。卽在讀書之時。若到發跡以後。其味索然。於今每憶當年好處。真如陶靖節作桃源記。想像追思。不可再得也。

南本堂座布編卷一 讀書

上

吉水李石守與門人書曰。讀書半生。一旦作令。譬如修行人。不成佛。不生天。墮落鬼神道中。雖復掌人間生死。東岱南岳。職掌匪輕。究竟仰視天曹。鼻息耳僕。已厭棄門下來歲必十年之字。願勿嫁入此中也。

丈夫讀書。欲以資通達。定經權。若惜字。憐篇兒女事也。

顧東江舉壬子解元。北上京師。寄同學書云。東

平而上赤地。彌目風景蕭然。抵恩縣望德州。居民始覺有生意。而景獻河間上下。乘風塵以禦人於薄暮者尤多。車行二十里。頓撼風沙之外。又有卒然不虞之想。因思生長東南。習慣優逸。此來忝預計偕。兼值和煖。猶且不堪。若緣徭役。轉輸或值患難。無車馬以代步。無僮僕以給使令。窮寒沍陰。風霰交集。其爲淒涼。何可言也。又見緣途人家子弟。未出十

南本堂座布編卷一 讀書

上

四五者。往往驅逐驢騾。奔走道路。或拾不潔。眉目亦不甚惡。間有教童子者。所習雖百家。姓亦手寫而讀之。如此。雖有美質。欲成就難矣。南方書籍汗牛充棟。鮮衣美食。淨几明窓。父兄師友。優養期待。視彼何如。而前此皆悠悠度日。莫肯奮勵。不因此行。孰知一向之慚愧耶。

呂祖謙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

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伯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終身不妄苛責

秦和蕭伯玉曰輔理性情之書須使之常交于胸中導慾增悲之語自宜少近正如經云五種辛菜熟食發滯生啖增悲當剗其助因耳此語少年或以爲迂不知我乃折肱良醫也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一 讀書

主

黃庭堅答蘇大通書曰凡讀書法要以經爲主苟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又讀書先務精而不務博有餘力乃能縱橫以公家二父學術跨天下公當得之多輒復貢此此運水以移河伯者邪烏程唐宜之云學者胸中多有古人書要亦大利大害之所係也王介甫一代儒者然假使其爲秀才時不熟讀周禮宋之天下不受其

剝害

陳幾亭曰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八面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精微

尺牘新鈔云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之奇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馳逐屢年平生舊所讀書盡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屬目遂錄錄空疎無異於大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一 讀書

十四

下之庸人矣豈不可鄙哉

讀書不可有欲了的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去了無益須是緊着工夫不可悠忽又不須忙小作課程大施工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徘徊顧戀如不欲去如此不會記性人亦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

四本堂座右編卷一 讀書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敬畏

堯兢舜業。上古有能敬畏之聖人。戒謹恐懼。屋漏無不敬畏之君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莊敬日強。折旋中規。周旋中矩。表裏交正。禹湯謹庥。其興也勃焉。桀紂縱恣。其危也忽焉。可不敬乎。著敬畏第二。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 敬畏

敬齋先生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如王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主人。

魯齋先生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

高宗紹興十三年。行郊禮。進呈宿齋望祭青城幕上曰。止是一宿。不必枉費人力。所有宿齋

處望祭殿。只隨宜絞縛。用蘆席青布之類。不得侈汰。有司簡舊典。合用珠子坐褥。上曰。不事此也。爲主若事華麗。恐非事天之意。

明初楊士奇。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荅。一日蚤朝回。欣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某以措太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蚤見上聰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 敬畏

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

趙清獻欲絕慾。挂父母畫像於臥牀中。以自監。趙康靖中歲。嘗置黃黑豆於几案。以驗善惡。歐陽文忠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坐習忘。以却之。文節構枯木庵。死心寮。以爲養病之所。伊川於室中。嘗置尖物。劉元城謫炎瘴。舉念絕慾。東坡謫瘴鄉。惟盡絕欲念。爲萬全之良藥。古人克己王夫如此。

孫鼎督學南畿。每閱卷。雖盛暑或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曰。士子一生功名。發軔于此。此時豈無神靈在上。與各家祖宗森列左右。敢不敬乎。故事。士子赴舉。必插花挂紅。鼓樂導送。時北符之報方至。鼎語諸生曰。天子蒙塵。正臣下泣血嘗膽之時。予不敢陷諸生于非禮。花紅鼓樂悉去。不用。只親送至院門而還。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 教長

三

晉宗道真宗時爲諭德。嘗遣使召之。宗道方與鄉人飲酒肆。使者曰。上訝來遲。何辭以對。宗道曰。第以實告。飲酒乃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使者如其言。上嘉忠實。拜叅知政事。舉朝憚之。目爲魚頭叅政。

又宗道爲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靜思行事當否。曰。退思。嚴妻亦不許入。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凱曰。

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敝。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李旼苦病既瘳。請謁韓魏公。公曰。子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郭伯康遇神人授一衛生之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郭用其言。康強幾百歲。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 教長

四

南宋顏延之子竣。事孝武帝爲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權傾一時。延之早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擲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胎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霄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夏原吉嘗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天甚寒。吉曰。君子不

以冥冥情行且天威咫尺敢弗敬乎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爲然

管寧浮海大風幾覆舟舟中人呼天懺罪至管寧云嘗一朝科頭跣屣晨晏起及一次不冠如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 敬畏

五

廁過必在此耳後同行諸舟盡沒獨寧舟有燈導而前獲濟

黃洽爲人質直端重嘗言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王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慮夢寐或見先靈

司馬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使

盛飾入書室中公略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荅曰是尚書妾逡巡而退

蕭德言篤志于學晝夜無倦每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

張方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婿王鞏同飯命鞏襍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 敬畏

六

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袂衣無害也

承暉生而富貴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于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

張敬夫几席不正雖深夜必使人移之薛敬軒見器物少有不正心便不安必移正之方外利用之功要如此

先文公告陳同父曰。真正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便一點使不着也。此論于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

又文公曰。舊見李先生。常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個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自然該貫。

兩本堂座右編 卷二 敬畏

七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危。

遽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勾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垆野。夫嬭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衣垢不渝。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渝。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人爲五陰濁障。不能見虛空中聖賢。聖賢無一

處一刻。不然。見我切宜慎獨。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凜於十王考較。

身爲士大夫。則此身便爲射的矣。故一言一動。不可不慎。

或問迂叟曰。神可事乎。曰。可事。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神。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故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涵心雖欲欺其可得。

兩本堂座右編 卷二 敬畏

八

平

人如誠心畏懼。則觸處畏途。如滿奮坐琉璃屏內。四布周密。猶有風意。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

用聖典拭几糊窓。定陰削一生壽算。刻婦書災梨賊棗。必遠遺七祖災殃。故武安願天生好人。文昌勸世惜字紙。

宋建炎三年。鼎州巨石。隨大水流下。有字曰無。爲深隱。天知人情。無爲冥窮。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

宋壽皇在宮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官妾莫敢。睨視。嘗游後苑。偶忘攜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昇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吳曦祖父有大功。世守四川。至曦謀據地而王。聞本堂座右編卷二 敬畏 九

僚屬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一朝掃地矣。不聽。時有拆曦名者曰。三十一日。我乃被戈。果一月安丙誅之初。曦未叛時。校獵夜歸。垂鞭四視。仰見月中一人騎馬垂鞭。與已微肖。問左右見皆符。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遂反。夫妄心一萌。異形踵至。祇自狂惑。尋死耳。

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自

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之不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繫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四臣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喪。蓋可以忽乎哉。

余繡鶴堂聯云。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聞本堂座右編卷二 敬畏 十

畱好樣與兒孫。

傅休奕銘席之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勿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戒生於微。禍成於多言。

蘇黃門曰。衣冠珮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

葛文康云。身嘗靜退。緣知止心。不傾邪畏。好還。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 敬畏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三

學識

邦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有刀者。磨乃足以斷蛟螭而剗犀兕。有玉者。銚乃足以美珪璧而耀琮璜。凡有聰明必資學識。故班張顧陸流芳後業。而歐蘇曾王。媲美前修。安叔千稱。沒字碑人。皆齒冷盧照隣笑。麒麟植孰不寒心。述學識第二。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三 學識

一

或問人之處已。當以何爲先。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爲先。

正德中。秦藩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上。亦許。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私念草制恐爲後虞。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文康公儲承命草制曰。昔太祖著

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以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必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姦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也。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宋仁宗李宸妃所生。劉太后取爲己子。無敢言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三 學識

二

者。帝雖長不知也。妃薨。后欲塋以宮人禮。呂許公奏宜從厚。后怒曰。欲離吾母子耶。許公曰。太后尚念劉氏則喪禮斷宜從厚。后悟。殯以一品禮。許公又曰。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莫謂臣簡。今日不言也。太后許之。至太后崩。人言帝乃宸妃所生。死以非命。帝號慟。易梓宮。親啟視之。妃以水銀故。顏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東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宋神宗有意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曹太后。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三 學識

三

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言也。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

苗劉之亂。張魏公浚在秀州。議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

曰。若是則取吾首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不荅。攝衣躍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日夜來獲奸細。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三 學識

四

大逆讞。帝躊躇莫決。武帝年十二。侍側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悟而從之。

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出婦人付大理。與之辯對。魏徵諫曰。臣聞使臣以禮。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薄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

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陛下曾二君不逮乎。乃止。

宋明肅太后欲以袞冕謁太廟。諫疏交上。俱不聽。薛奎關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獨于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曹后初未還政。韓魏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三 學識

五

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書史。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回矣。即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公亟令捲簾撤坐。乃往白上。上曰。莫未否。公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

至道元年。太宗以上元御樓觀燈。見京師繁盛。自謂太平。宰相呂蒙正避席對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

里。饑寒死者甚衆。願陛下觀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仁宗久病方瘳。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許公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

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文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下詔曰。朕不受獻。其令四方毋復來獻也。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三 學識

六

唐明皇時。都督裴佃先下獄。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以養廉耻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邊。聞姜皎杖於朝。皎官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隸卒待之。今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

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咎辱行及於吾輩矣。吾此言非爲個先爲天下士君子也。

梁郁后性妬。武帝患之。左右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鵠鷓爲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妬。帝從之。郁茹之。妬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羞儲以徧賜群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忌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三

學識

七

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

岳飛平楊么還。在路細書疏草。及上殿讀札。則謂高宗久缺亂嗣。請簡宗賢立之。高宗不悅。飛下殿面如死灰去。夫霍光迎立宣帝。禍萌驂乘。李德裕輔贊武宗。釁起捧冊。飛所處嫌疑。視二人益殊矣。乃其所請事利害。則又甚焉。飛之死。雖秦檜爲之高宗。豈略無意也。又張魏公之出督也。陸辭與高宗約曰：臣當先

驅清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元。飛聞知曰：相公得非睡語乎？於是魏公憾之。終身此皆不自晦任忠過而遠嫌疎者也。

蜀楊石齋廷和。當國時。弟爲卿者一。任方面者二。諸子侄又數人。皆通顯。子慎復成進士第。一賀者填委。公獨輦蹙不歡。或問故。公曰：君知弄傀儡乎？曲終則盡。出其傀儡人家氣數有限。盡泄不宜。吾恐今是曲終時也。未幾以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三

學識

八

議大禮不合。公罷相歸。歸戍滇僉事。恂以殺人抵大辟。人始服公先見。

費鵝湖公初第時。修謁彭文憲公。彭曰：清年妙才。高科皆天下第一事也。殿上金堦滑。須慢慢行。倘放步失跌。便急切爬不起來。費公年少。有意氣。頗不平。其語後歷官宰輔。久于仕途。常舉此以告仕進者曰：此前輩善誘人家法也。

唐岑文本既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故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新昌有一士少年負氣筮仕得巖邑瀕行謁梁石門先生請教石門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士人曰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三

學識

九

越三年士人以不檢歸乃語人曰我不敢再見石門先生也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爲耻母曰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耻焉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清夜誦此未嘗不瞿然披衣起也人生於世君恩父恩無日不受受之而報其報罔極若他人恩

報之易失身不報則負德故斷不宜受也予嘗記先輩之訓曰諸君無輕受恩于人異日恐妨自立至今三復終身

孤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手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王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患丈人曰善哉言乎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三

學識

十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待恂恂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紂爲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亡曆數而不知甲乙問於左右莫知使問箕子箕子謂其私人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不知而我知之我其危矣亦辭以醉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

之

王翺典選外孫賴某欲得給事中。祈夫人言之。後選縣令。大不樂。夫人咎翺曰。身爲冢宰。不能庇一外孫也。翺正色曰。婦人安知大計。賴生年少。登第爲令。長于分過矣。如肯留心民事。吾位可到何榮。一給事乎。周叔夜赴楚臬。請益于楊抑齋。答云。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凡事不可太要好。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三

學識

十一

呂蒙正爲相。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嘆服。以爲賢於李衛公。

宋寶塔災。得舊庵舍利。迎入內廷。傳言有光怪。將復建塔。余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于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何

用。儀公曰。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於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

強至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夕火。主守者法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必襍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至爲上聞。仁宗悟曰。真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三

學識

十二

韓滉久在兩浙。所辟群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與。王無惑。

宋太宗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堯舜。何太宗可比。李文正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

邵哀然奏。僞學顯行。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僞學四字。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

兩本堂座右編

卷三

學識

主

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唐宣宗懲闔宦之橫。令狐綯密奏云。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填。自然無遺類矣。此法可行之於邪教。尤可行之於汰兵。

江陰周鳳犯罪。官司捕之。歲久少懈。暮夜潛歸。妻設酒食盡歡。鳳欲就宿。妻曰。不可。君在外久矣。一宿後倘有孕。何以自明。且人聞妾生

子。將踪跡。君爲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趙飛燕譏班婕妤。好咒詛于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辯。深足感人。范滂係獄。吏俾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祝矣。

晏子出。其御之妻從門間窺其夫。意氣揚揚。自

兩本堂座右編

卷三

學識

古

得既而歸。妻請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志。常有以自下者。子爲人御。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御者乃重自抑。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爲大夫。

王鞏字定國。坐蘇軾黨。貶賓州。軾臨北歸。別鞏。出侍兒柔奴進酒。軾問柔奴嶺南應是不好。柔奴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陳仲醇曰。諸葛孔明無論相業。卽苟全性命於

亂世七字。不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賊。功垂就。令孜間之於內。解其都統。鐸詩云。三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袞鉞之任。乃携妓妾輜重。慢藏冶容。行於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於高雞泊。惟孔明躬耕薄田。醜女寡慾。其慮深矣。乃知居亂世。要須十分清苦。庶可自全。甚則古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三 學識

五

傭保髡奴。皆此意耳。

文中子曰。北山黃公善醫。先寢膳而後針藥。汾陰侯先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爲卦說。

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有才之小人。則又難。待有功之小人。則益難。

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

四本堂座右編卷三學識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四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政治

朝廷設官分職。原以爲國。非示寵也。君子乘時邁會。本以行道。非漁利也。是以古人風清萊國。却夜餽之黃金。浪靜吳江。載家來之白粲。倘可守長卿四壁。莫携歸劉寵一錢。述政治第四。

四本堂座右編

卷四

政治

一

張洎軒曰。爲政須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非好事。往往只道裏錯。須如明鏡。妍自妍。醜自醜。何預吾事。若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

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賑。粥疾病貧民急賑。醫藥病起貧民急賑。湯米既

死貧民急募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因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王安石立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趾斷腕以避于者司馬光上言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

四庫全書

卷四

政治

二

古者八百家繞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今二丁取一授以弓弩農牛爲兵矣又令三路置教場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閒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以泥棚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耕耘盡廢也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得詔罷之

張居正請蠲積逋疏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

欠搭配分數與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一年所入僅足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父母凍餒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又是將來之帶徵况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查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

四庫全書

卷四

政治

三

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豁壑之欲甚至蒙昧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朴窮民以實奸貪之豪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戴上之仁哉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淮民沙田以助軍餉上喜行之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乃江水出沒之地水激東則沙漲于西水激西則沙漲于東百姓于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未可爲



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各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惶汗。免冠謝。人乃釋之。

方遜志曰。貧國有四。而荒與凶不與焉。聚斂之臣。衆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勲戚任子。則國貧。賄賂行于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

國本堂庫本編 卷四 政治

四

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夜來嘗寢。倦極則枕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歌。而寤名曰驚枕。置粉盤于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扣北城門。史不肯啟。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

啓乃自他門入。

元既滅宋。論河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療之。饑者廩之。死者藁葬之。官給其需。

諫議大夫崔公孺。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獨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于藁澤。置虎于山。

國本堂庫本編 卷四 政治

五

林。今公乃置之通衢。以爲民害。可乎。魏公其嚴憚之。

蓋苗爲濟寧判官。會歲饑。白郡府。郡府遣苗至戶部躬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糟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況不得此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

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  
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  
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  
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膏脂供爾祿。須知  
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  
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更煩散作十分春。  
李孝基所治郡邑。雖甚劇。至午卽却掃。隱几庭  
無人跡。有問其術者曰。吾治無他。省事而已。

四本堂座右編

卷四

政治

六

魯永清守成都。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錫竈  
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卽決。飯未嘗再炊。  
有魯不解擔之語。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  
傳有治縣譜。相傳不以示人。劉元明甚有吏  
能。歷建康山陰令。政爲天下第一。傅翽代爲  
山陰。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  
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唯日食一升飯而不

飲酒

張子韶僉書鎮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  
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  
日之閒。百姓罹無涯之苦。

宋道州推官吳輔。會蠻獠騷動。郡僚欲毀橋梁  
以便城守。輔曰。自橋而南。皆吾民也。安可先  
棄民以求自全耶。聞者壯其言。而寇卒不至。  
黃紱巡撫延綏。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

四本堂座右編

卷四

政治

七

大慙俯首歎息曰。我爲巡撫令。健兒家貧。至  
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預出餉三月。邊健  
兒素貧苦。又素忠樸。聞公慙歎。人人感泣。願  
出死力。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  
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  
吾不輕繫囚。

辛元龍尉京邑時。万侯禹之孫與岳武穆家。逢

田歲久不決。府委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並不省視。卽判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侯禹助槍逆賊。雖籍其家不足謝天下。尚敢與岳氏爭田乎。田歸于岳。卷昇于火。合邑稱快。梁毗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苗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遞相凌辱。每尋下戈。毗患之後。因褚酋長以金遺毗。置坐側。對之慟哭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來欲殺吾耶。一無所納。於是蠻苗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

四本堂座右編

卷四

政治

九

張希崇守祁州。郭氏有義子。自孩提撫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不能定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假稱義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

之罪生涯。并付親子。訟黨依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張詠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後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并遣歸業。民悉安居。

四本堂座右編

卷四

政治

九

何文淵守溫州。有兄弟惑婦言而爭訟者。何判云。祗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兄弟悔服。

胡霆桂爲鉛山主簿。時私釀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釀者。霆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釀律笞之。政化大行。李孝壽爲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凌。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乃釋。戲取牒效尹花書判云。

不勘案。夾杖二十。僕持詣府。告其主。做尹書。判私用刑。尹卽追主。備言本末。尹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歲飲民錢爲河伯娶婦。巫覡視良家女好者。卽聘取洗沐。張絳帷浮河而沒。俗言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吾亦往送。豹至河上。

園本堂座右編

卷四

政治

十

官屬豪長父老皆會。豹曰。呼婦來視其好醜。婦至。豹曰。是女不好。煩巫覡入報。河伯更爲求之。卽令吏抱巫覡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復以巫弟子投河中。凡三。豹曰。是皆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河中。豹簪筆立待良久。曰。彼皆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掾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留客之久。可皆罷去。自此吏民驚恐。不敢言爲河伯娶婦。

矣。豹因開其河。爲十二渠以溉田。

秦李冰爲蜀守。鑿山導江。以去水患。其神怒。化爲牛。出沒波上。君操刀入水殺之。因刻石以爲五犀。立之水旁。與江誓曰。後世淺無至足深無至肩。謂之誓水碑。

黔省山谷深阻。虎豹窟穴其中。前此行道者多罹其害。間夜入民居。啖人畜以去。然地苦貧瘠。版築爲難。州縣不足當雄藩鎮市。在在有

西本堂座右編

卷四

政治

十一

畏心。先方伯治黔。疾首蹙額。曾無暇時。不論近遠。往往單騎四出。相視可城者。不動公帑。捐俸具糧食。備畚鍤。程土物。召工匠募人夫。運磚石。委老成佐貳。及鄉三老董督焉。民驩趨之。於盤江建連雲城。海子堡建恬波城。亦資孔建平黔城。尾灑建順化城。石基建懷仁城。龍場建馴象城。江西坡建有嘉城。板橋建靖氛城。小黃河建奏膚城。頂站建清豐城。定

頭建舞干城。城凡十一。又于凉水井。腊茄堡。紅水灣。黔宗嶺。各築瞭望樓。以備緩急。百姓有所恃而不恐。苗賊有所畏而不敢犯。至今賴之事。經題請。城名皆出朝廷所賜。備載通志中。

盤江在黔永寧州界中。冰來自滇雲。深不可測。波濤洶湧。湍急如箭。前此舟渡。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者。幾以壑量。天啓甲子。先方伯

國本堂座右編

卷四 政治

主

提兵過之。洪波震盪。自分殞身。幸而無恙。遂仰天誓曰。不成盤江橋者。有如此水。嗣後廣儲備。省費用。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倣諸葛孔明。瀾滄橋狀。鎔鐵爲扣。聯扣爲索。餘其兩端各數十丈。鈕鐵軸石窟中。加以重覆。布木板其上。以便車馬。仍建鼓樓。以爲橋護。建月城以爲樓護。琳宮梵剎相望。山崗招僧主之。自是而出於塗者。如從枕上過矣。事始於崇禎

戊辰之春。落成於庚午之冬。兩臺具疏奏聞。得旨嘉獎。而仕宦於滇黔者。多有題咏。備載鐵橋志中。以傳於世。

人命關天。誣賴一節。極爲慘酷。下輩恃此放刁。至奴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攘臂。搶家私。辱婦女。縛屍灌汁。以求賄賂。則有子激死。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爲賴死之根。指富家爲甘脆之貨。則

國本堂座右編

卷四 政治

主

有虐屍燒骨。踏門破屋。貧冤對袖手旁觀。富親戚遭殃。坐罪種種。未易殫述。世之官長。獨謂屍場一檢。足以辨冤稱快。而孰知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至此也。此弊不革。不惟啓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爲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由。與手刃無異。今旣難槩置不理。但嚴誣告加等之法。凡藥死。縊死。投水死。而不卽首明者。擬問如律。其係親人逼死。以爲圖賴

之本者。勘明重處。有乘機索騙。冒認挾打者。嚴究號令。庶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撓拾之害。其保全不既多乎。

居官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既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韶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悞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政不在依違。

四本堂座右編

卷四 政治

十四

二三而在。虛心觀察。

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一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阱在後。號呼求救。獄犴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賸民之財。

福建廉使陶屋仲。劾方伯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屋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屋仲還官。闕

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

王晉溪曰。甲未必皆優於科。科未必皆優於貢。而甲與科貢之外。又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必試之以事。而後可見。如黃福以歲貢。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此皆表表名臣也。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興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惟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所以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耳。

四本堂座右編

卷四 政治

十五

漢劉昆令江陵。值火災。向火叩頭。天輒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嶢黽道鄉多虎。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爲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何德政而致是。昆對曰。偶然耳。帝嘆曰。此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四本堂座右編卷四政治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五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志節

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搖。是以百煉而南金不虧其體。危困而烈士不易其操。舍生取義。是謂名節。責育不奪。是謂氣節。言行無虧。是謂直節。千金若冤。是謂清節。然而養貴恬也。養恬而節始甘矣。載志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五 志節

一

節第五

羅景綸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先生嘗爲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八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也。

韓魏公爲相。作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歛神功寂若無人。謂此真做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莫嫌老圃秋容

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尤着力。又作喜雪詩云。危石蓋深鹽虎重。老枝擎起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文天祥美哲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炯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欣然慕之。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胡威父子以清慎名。世祖問威卿清孰與父。對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五 志節

二

曰。臣清不如臣父。帝曰。何以勝汝。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

楊誠齋退休南溪。數椽僅蔽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管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禹鴈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北使至內宴。歷視諸宰。執語譯者。孰是無地。

起樓臺相公

李文祥有才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爲同年進士安欲引爲已附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煬文祥卽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功

山襄毅公雲深沉有將略而廉正無比廣西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詢之曰世謂爲將不計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

四本堂座右編卷五 志節

三

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汚點墨則終不可渝也公又曰人云主苗饋送之物不受則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贖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笑納之公鎮廣西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裴始安在郡還甚貪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

趙彥彬貴溪令廉以律已嚴以御史而寬以恤

民嘗書座右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

孟宗嘗爲光祿與朝士會有強之酒者飲一盃便吐半是麥飯上聞歎息曰清德如此耶

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缺留宗校文

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

宗笑曰請其人面議之翌蚤來謁叱之曰三

歲大比公卿繇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

四本堂座右編卷五 志節

四

欲以賄進乎其人慙退宗卽日辭漕使行

隆慶中嘉善令許鎡滇人廉介剛直來任止攜

一子一僕冬月其子畏寒乞公從外索炭公

命庫中取一木棍與之曰踏此旋轉足自溫

矣歲除子從外索火炮公曰振竹於門亦自

響也入觀旣渡河度囊中貲不足乘輿竟騎

一驢而去

楊繼宗知嘉郡有圉卒饋熟腕首夫人受之繼



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聲鼓集寮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身不義。因吞皂莢丸出之。即日遣妻子歸。鎮守太監至。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累公也。兩廣流賊亂。廣東副使毛吉殺賊戰死。初吉出軍時。給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宦徐文司之。已費及半。文憫吉死無歸。以所餘鑲密授其僕。

因本堂座右編

卷五

志節

五

俾爲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憾。但徐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僕我負汗辱于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汗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

有直指具書幣遣一生謁周北野。莫覓其居。遍訪始得。北城濠畔矮屋數椽。疎籬草樹應門。

寂然。謁者揚聲叩戶。遙見籬落間一老人角巾拱立。摘荳徐整衣而出。謁之。卽北野先生也。

廉希憲有疾。帝遣醫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北土糖最難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

海瑞晉南家宰。以幣爲物賀者。俱不受。投名紙。

因本堂座右編

卷五

志節

六

用紅者亦以爲侈。而惡之。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之。過數日置酒酬鄒。惟餽四孟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商則任廩丘尉。令丞多食。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手。則但回身令問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尉一個更動手。百姓何容活邪。

李敬文爲高陽內史。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權。

勢從敬文乞麋角翎。敬文荅曰：翎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忝人。

漢時苗爲壽春令，初乘黃犢車之任，歲餘生一犢，及去，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留之而去。

陳鏞督學山東，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忘置箸，恐怒責，請啟門外索公，弗許。庖人乃削柳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五

志節

七

條爲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

兩令袁毅，賄朝臣以營譽，嘗遺山濤絲百斤。濤不欲爲異，受之，納於梁上。後毅事發，濤於梁上取絲付吏。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石璞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往省之。几上陳銀器列金杯十餘。璞問曰：汝宦幾年？曰：未滿考。曰：胡歸乎？曰：才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安得

歸哉！拂衣出。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財，載以饋人有李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有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河南土產磨菰線，香宦遊者每取以饋當路。于肅愍公巡撫其地，絕無所取，有詩云：手帕磨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嗟夫！土有土產，民之災也。徽瘡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五

志節

八

郡爾廷珪墨龍尾硯，至今爲累多矣。留刻德政清風滿袖，是所望於司牧。王恕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篋一竹食籬，一日給乳豆二塊，菜一束，醬醋水則取主家，其告示有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錄辭而焚香禮之。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

詩廉無餘貲亦可槩見爲左拾遺日月慚諫  
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爲蘇州刺史十  
萬戶州猶覺貲二十石祿敢言貧爲河南尹  
曰厚俸如何用閒居不可忘爲太子少傅曰  
月俸三千官二品朝廷催我作閒人其致仕  
曰全家適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其將  
下世有達城行曰先賣南方十畝園次賣東  
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五

志節

九

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卽先朝露歸夜泉試味  
其言雖日飲貪泉亦知所斟酌矣

天啟甲子安奢構亂先君子爲憲副監川黔軍  
出納糧糗六載于茲前此扣除事故缺補各  
項例存公費銀積至九千七百兩先君一毫  
不染悉申報朝廷及晉左轄六年黔省祿支  
兵餉賴楚省接濟先任者及接任者舊有交  
盤之費獨先人永蘖自矢六年中節省銀六

萬兩親資戶部交納彼時甚賈人之怨今子  
孫輩身經離亂三十餘年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冥冥之中亦何嘗不降佑也溫公云積金  
未必能守是亦先人之志也夫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  
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賜而受之  
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

張士誠據有吳中獨楊廉夫不爲依附一日士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五

志節

十

誠使人要廉夫於路相見間適元主以龍衣  
御酒賜士誠士誠卽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  
夫作詩曰山中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  
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  
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也

宋亡時潭州夜破進士尹穀爲二子行冠禮人  
詰其迂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  
下耳禮畢令人盡殺其家先是理宗時元太

子破成都入文州守臣劉銳集其家人盡飲藥以死有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如平日梨栗止啼之態左右感動泣下

漢任永逢信並好博古公孫述連徵命皆託青盲以避世任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日即清淫者自殺唐樊系爲朱泚草詔明日仰藥死宋唐恪爲觀

四本堂座右編卷五志節

士

文殿大學士金人逼立張邦昌恪書名仰藥死國朝方正學不肯草靖難詔而樓璉草之歸亦自經死嗚呼在古今來是何草詔書名者之皆死也或亦綱常名義默有相維者心死而身輒死耶

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左丞至巳卯歲死有人賻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早知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

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昔宋褚淵身事二姓弟紹嘆曰使淵作中書郎而死當是一名士令德不昌今有期願之壽哀哉

余宗兄國柱字盤如臨安人崇禎末年任湖廣常德府同時川寇勢甚猖狂太守及通府推府皆委之而去以府印授公公操守廉潔蒞事精明百姓稱爲朱青天有同鄉過常德招

四本堂座右編卷五志節

士

公至德山欲相携以去勸以孤城不可守徒殞命耳公不聽次日回府與民死守未幾城破殺公尸投水中事聞贈太僕卿蔭一子入監讀書

甲申歲予承乏漳泉所屬士大夫多軍伍籍舊設鎮海衛學以領之文廟孔聖像嘉靖中未毀是年正月像首忽墮地人人駭異未幾大學士黃公道周廷憲司陳公瓚余丙子座師

蜀撫陳公士奇相繼死節三姓將亡之兆豈不信乎師字弓甫少食貧常繫竹筒於腰向親知覓油夜讀無則升屋瓦映海月吟唔多至夜分不寐學極該博爲文出人意表人多不能解少糾鄉里防海盜劉香與諸士習水戰銃藥悉自製以手試之臂毛不焦者爲佳乃充用賊果不能當在川撫子民多如保之慈養士卒有挾纊之恩川東孤注遂不能守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五

志節

圭

以身殉之良可哀已身後家益落予適官其地稍爲周旋之今不知何如也西望黯然阮孝緒嘗與范元同徵不起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隱遁耶孝緒曰昔周德雖興懿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

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任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狄青爲韓范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爲祖公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梁公哉或勸去鬢間字則曰青雖貴不忘本也每至韓公家必拜於廟庭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五

志節

圭

唐王珪入燕見有美人侍帝側帝指曰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納之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是耶非耶帝曰殺人取其妻何問朕是非也對曰今陛下知廬江之亡而其姬尚在何也帝賞其言遂出之

宋明帝宮中大集羸婦人爲歡明恭后獨以扇

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爲樂哉后兄王景文曰后在家甚倜儻耳今遂能剛正如此

科舉之文興天下無文辭矣孝弟之名聞天下無善俗矣循廉之行著天下無良吏矣貞操之事彰天下無烈婦矣記誦之習勝天下無真儒矣穿鑿之學多天下無六經矣忠直之行顯天下無全節矣是皆三代以後事也上古則反是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五

志節

五

國家設官凡部銜皆以清吏二字其飭簠簋之意稔重然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批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可詈翁姑壓夫子叫噪於妯娌間矣諺曰清官無後夫刑官無後宜也清官而惟絕嗣之

報豈天道爽哉所以致此者可深思也

羅念庵先生每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然以公天性之篤亦須二十年功夫始得則知驕吝在常人何可易言無也

李文節燕居錄云余生而貧寒故忍得貧纔不貧便足見人貧憐之余晚成故有耐性其在館中讀書或急於散館予偏愛同年之聚樂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五

志節

六

課業之長益其在仕途儘稱順然未嘗有速化意也予未有子因念孑然一身耳所需幾何廣積財帛欲以遺何人故有所不受不取爲無用也凡此皆余缺陷處然皆余得力處呂申公書古詩於屏風曰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富鄭公年八十猶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又語有群居閉口獨坐防心

死忠死孝。隸卒人奴。盡屬山河正氣。如鬼如城。

王侯將相。胥爲坑廁陰魔。

嘉靖中李遠菴。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澹泉廼公得意門生也。宦南京數年。歲時只寒溫而已。一旦侍坐最久。有一布鞋在袖。逡巡不敢出。遠菴問袖中何物。鄭曰。曉之妻手製一布鞋。送老師。遠菴遂取而着之。生平受人物。僅此而已。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五

志節

七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任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何能知肉味乎。或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李京兆有叔。嘗爲博守。忘其名。其人極廉介。一日迎監司於城門。吏報西時。守亟命閉關。已而使者至。不得入。語於門隙曰。法當閉。鑰已

以詰。朝奉迎。又京遞至。發緘視之中。有家問。卽令滅官燭。取私燭閱書。閱畢。然後再秉官燭。當時故有閉關迎使者滅燭看家書之句。雖其矯枉過甚。然介行清標。大不移而小不忽。節取以勵俗。可也。

神宗卽位。劉璟以侍講。頒詔交南。詔旣讀。宴畢卽行。王致金珠犀象珍玩甚多。劉悉不顧。復令陪臣要於路。劉示以初入關詩云。咫尺天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五

志節

六

威誓肅將。寸心端不愧蒼蒼。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

徐廷忠爲烏程縣丞。一塵不染。出入敝衣敝蓋。偶一日。室人徧謫。輒笑曰。詰朝當有餽餽。至庭若輩。徐待之。屆期則歸安一尉。以貪罹法。上臺知公廉明。特檄推鞫。蒲伏階下也。相傳爲談笑。

四本堂座右編卷五志節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六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雅量

今夫江河之內垢穢總集而取飲者不擇量。大故也。盆盎之中。猶鼠張皇而偶見者。捐棄量小故也。孔子曰。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是以相如謹避廉頗之強。寇恂不叅賈復之坐。李沆不較狂生之訕。蒙正不問

四本堂座右編

卷六

雅量

一

朝士之名。皆我師也。故載雅量第六。

好醜太明。則物不契。賢愚太明。則人不親。士君子須是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得。平賢愚共受益。纔是生成的德量。有作用者。器宇定是不凡。有受用者。才情決然不露。

觀人無他術。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卽壽考。其次莫若觀其所受器。淺易動意。形於色。得

少爲足。與好妄語者。皆天折貧賤之兆。升不受斗。不覆卽毀。此物理之不可移者。

羅洪先作閩元時。外舅曾太僕趨告曰。喜吾婿幹此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

李沆秉釣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候歸詳覽。狂生隨馬後訕曰。居大位不

四本堂座右編

卷六

雅量

二

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能無愧乎。公於馬上蹴踏再三曰。屢求退。奈上未允耳。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忤物。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鸞。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瑤曰。兒幼弗怖也。有煩瀉水樓窓。誤濺公衣。縛其夫至。瑤叱左右去之。或訴公太褻。瑤曰。吾非好名。并此煩亦誤耳。况其夫何辜。



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岳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公尊重。客踉蹌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

國本堂座右編 卷六 雅量

三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之非。惟曰。必如是。乃是。

晏殊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朝。召至。值御試進士。便命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命別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市樓酒肆。往往爲侍從。文學供帳遊息之地。公貧甚。不

能出。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東宮官缺。中批除公。衆莫喻。故次日進朝。上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日夕嬉遊。惟殊杜門讀書。如此謹厚。爲東宮官正宜耳。公對曰。臣非不樂宴遊。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仁宗時卒。大用。

謝述好行善。能讓人。隣有侵其界者。輒自寬曰。占得地。占不得天。

國本堂座右編 卷六 雅量

四

韓子熙爲國子祭酒。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刃。時以祭酒閒務。止給二人。或令陳請。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

蕭大器簡文長子。遭侯景之亂。在賊中。未嘗屈意。嘗曰。賊若見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故雖有憂迫。而神理怡然。

韓持國知潁州時。查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

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金判彥終身。卿之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爲判官。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之。三事絕類。而一卿一謝。固自其品不同。然持國厲聲而咤之。故其人多怨。晉伯平心以道之。故其人多悅。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國本堂座右編

卷六

雅量

五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不帥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及第。官翰林。東洲以述職到京。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哥窰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但俗眼不識耳。應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易破。不若良金美玉之器可爲寶也。其語嚴而不迫。聽者安得不慚。納穢物。浮腐屍。水至濁也。而其清如鏡。載糞溷。受踐踏地至卑也。而其尊配天。故自清者濁。

自高者卑。

陸宰言嘗見沂公初登科。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不須過喜。因言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甚喜。摯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不荅。及歸。密謂所親曰。此殆非遠器也。中爲縣官。坐私與高麗人朴寅亮倡和詩。停官終身。沉滯。雖一時不幸。坐法亦器宇非遠大也。

國本堂座右編

卷六

雅量

六

楊復能詩。宣德間爲大理少卿。其家僮嘗於真武湖墻取萍藻食猪。時吳思菴掌都察院。以其密邇廳事。拒之。復投之以詩云。太平堤在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客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

曹彬下江南。李煜面縛請命。彬謂之曰。國王可歸。官厚收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

若死。豈復忍耻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衆皆服其雅量。

宋時蜀中一舉子。獻詩太守。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守械其人奉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叅軍。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慙而死。

松江一老儒。薛姓。號河東。貧而無賴。謁無錫富

室鄒氏。自稱錢狀元師。託以他往。便履一叩。

因本堂座右編 卷六 雅量

七

彼信禮之。張筵相款。未終。適有報錢狀元至。此老起謂主曰。吾當往其舟。謁而偕來。主唯唯。任其往。卽以真情告之。公欣然應曰。此何妨。遂同往。主迎之。公執禮甚謹。側坐談笑。至盡醉而終。略無可疑之色。

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太宗乃復於殿庭。賜絹數十疋。以媿之。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臨江胡季山。祖秘校。與客圍棋。有佃惡聲相加。問之。曰。來弄簿。公曰。少待。未幾。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堪怒。公詰曰。想爾不欠租。欲勾簿乎。曰。然。公卽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焉。還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卽言其故。入門氣絕。蓋服毒而來也。不忍禍立見矣。

楚莊王宴群臣。日暮燈滅。有引美人來者。美人

因本堂座右編 卷六 雅量

八

援絕其冠纓。趣火視之。王曰。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令曰。今夕飲不絕。纓者不歡。群臣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晉君卒得勝。詢之。則向絕纓者也。

宋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生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志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也？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隣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憶庚辰夏，繡鶴堂燕巢，纍纍金污四壁，命廬兒汲水，前洗，值先方伯至，見而戒之曰：吾輩心

四本堂座右編

卷六 雅量

九

地則要光明，若眼界儘可容隱，至尊莫若天地。何物不在承覆中？何必乃爾？嘗聞好潔者多濁報，須推而廣之。

司馬溫公，同人簡有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又曰：山勢崇峻，則草木不茂；水勢湍急，則魚鱉不留。觀山水可

以觀人耳。

呂叔簡云：初開口，便似煞尾；語初下手，便似盡頭。着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

佛言：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嘗在此也。白沙詩曰：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朱仁軌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諺曰：忍事敵災星。內典曰：忍含百善，默定千差。

四本堂座右編

卷六 雅量

十

或問妬嫉字，皆從女。何居？曰：女子陰性，妬嫉故。字旁從女，明其非鬚眉丈夫事也。以丈夫而同女子之行，豈不可耻？

寇平仲，丁謂同列，嘗會食中書。平仲羹汙鬚，謂徐起拂之。平仲笑之曰：叅政國之大臣，爲長官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嫌隙。愚謂此過在平仲也。拂鬚之事，雖媚實敬，儉人如謂知敬事公，實難從而斥之。設多行無禮，將若之何？

異日到海之行。怨恨於此。始豈獨孤注者爲哉。有味哉。不惡而嚴也。

人臣所以不和者。都恐奪寵奪能。不知世界事。非一人所能得滿。獨則無曜。並乃有功。古來名人俱以相翼而成。如皋夔臯。召郭李韓范。並奏一時。蕭曹丙魏。姚宋王冠。掩映前後。不聞隻手孤拳。有驚聲其上者也。中間化得一分。便大得一分。如召公不悅。周公留之。臨淮

四本堂座右編

卷六 雅量

十一

知怨汾陽釋之。萊公結憾。王公薦之。范公拂裾。韓公就之。此皆是英賢隱隱。眼目處。然非平心。無我勉強。拋却忌根。仍在恐有決裂處也。此處正須學問涵養。

凡人語及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史良佐。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出

入怒里。人不爲起。輒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候問。何故曰。尚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聚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邪。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書謂文毅也。

四本堂座右編

卷六 雅量

十二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觀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楊公爲何官。與坐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候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待其至而讓未晚。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踞而起居。丞乃滿伏乞憐。公渾不之較。諸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

四本堂座右編卷六雅量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七

邗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勤儉

造化勞我。以身豈容偷情。天地生財。有數未許。驕奢啜土。斲飯土簋。堯稱至德。股無胈脛。無毛禹號深仁。賢婦儆戒於鷄鳴。羊琇貽譏於獸炭。陶侃運百甕。勤則有功。何曾食萬錢。奢則不遜。侈肆淫佚。往往不保其身。流連荒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七 勤儉

亡。瞋瞋實買其怨。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

右勤儉第七

貧富俱少。不得勤儉二字。勤非貪婪。無厭古人云。平進不須苟求。儉非鄙吝。過情只是量入爲出。

羅景綸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夫晝則力作。夜則頽然安寢。非心淫念。

無從而生。故淵明詩曰。四體誠乃疲。然而無異患。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天遊集曰。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逸。閒散既久。毛髮微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於此。自小以讀書爲業。除把筆攻文之外。世事茫然。不知纔有毛髮事。便楚楚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七 勤儉

不自寧矣。蓋懶惰之害也如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體俱怠。百體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家教要略曰。今之學者。農固非其所事。然爲學以治生爲急。而農也者。治生之道也。垂商百技。既不可爲。則舍農更無資生策矣。昔竇融伊尹耕於莘野。孔明耕於南陽。其餘或帶經

而鋤或挂角而讀。亦何害其爲士哉。況古者士出於農。處畝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上而廟堂之經綸。下而民生之利病。無不豫講於平時也。

宋辛棄疾言。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故以稼名軒。

汪澄原曰。同畦而稼。勤者刈豐。同風而舟。帆楫具者先駛。亢陽赤地。良農汲甕而灌。猶入其

國本堂庫有編

卷七 勸儉

三

半焉。回飈衝橋。長年者唱喁而力挽之。猶日致五十里。天人之際。此足以徵矣。故君子持世定。傾不言。運之否泰。節慾養生。不言數之修短。盡性作聖。不言才質之豐。簡。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穉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更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魏鄭公莊。諸孫皆爲農。張

浮休過之。留詩云。兒童不識字。耕種鄭家莊。不仕則農。無可憾也。但切不可迫於衣食。爲市井小人事。爾戒之。

譚子云。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物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美麗。布帛之蠹也。口腹縱恣。穀果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

國本堂庫有編

卷七 勸儉

四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

教家要略曰。人家造屋太大者必凶。昔智襄子爲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與其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企節。與其侵奪以聚仇。不若

儉而養福與其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凡宮室器具衣服飲食交際禮儀之類只宜隨  
自家力量所能爲者務在豐儉得中如財本  
充裕故作貧寒之狀人鄙其吝用本窮乏故  
爲富貴之態人笑其侈君子均弗與也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  
不知止者殺身

治生先要除去債根若宿債在身病根不拔雖

爾本堂庫有編

卷七 勸儉

五

生財有術亦祇爲他人滋息耳王卡朋進理

財策有云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方能足用

梭山陸先生家制云古之爲國者三年耕必有

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

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

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

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

怨謫不生子孫可守

又曰居家之病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

曰情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

周旋豐餘而尚鄙吝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

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爾夫豐餘而不用者

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

乃恣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

之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

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

爾本堂庫有編

卷七 勸儉

六

防矣

人家耕種多出於個人之力固當以個人爲重

東作之時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

其有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

非時之役不可容子弟僕輩私有所擾不可

強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

起貪圖意親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

之源悉藉其力俯仰俱有所取資矣



予往謁麻城毛鳳崖先生於山中留宿因問諸  
曰先生婆娑丘樊以何事爲樂鳳崖曰某平  
居恒以禮義灌漑此心以廉耻潤澤此身以  
勤儉訓飭子孫此外奚所事哉

持家者持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  
惠而後爲勤淡淡乎聲利百好而後爲儉今  
之所謂勤儉者各耳

祖義云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這一碗飯自勞  
四本堂庫有編卷七勤儉

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之此言有理也

漢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舍曰令後世  
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從學甚衆有其徒御史謁  
先生於家留之饌唯慈湯麥飯而已因口界  
一詩云慈湯麥飯丹田煖麥飯慈湯也可憐  
試向城頭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煙

聞之先輩云俗言做人家便至笑錙銖不顧體

面此但做了家不曾做得人有一等局面要  
好遇事遇隆此但做了人不曾做得家兩者  
均非至當之法必做人做家兩無損害乃可

董朴成進士後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宅憂在里  
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粥饌惟糟蝦一器  
朴感省終身持雅操視昔胡紘嘆先夫子無  
隻雞斗酒之供釀成爲學之禁相去何如哉  
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生不得其意

四本堂庫有編卷七勤儉

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  
二盜取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  
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  
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  
得富也

曲禮曰貧者不以貨財爲禮

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嘗言必待資裝  
豐備何如嫁不失時

先方伯端俗約言曰。人之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婚姻。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男。流蕩不肖。或所議之女。狠戾不檢。從其前約。則難保家。背其前約。則爲薄義。而爭訟錄之。以興可不戒哉。

又曰。少年勿慶生辰。古人劬勞之日。不延賓作樂。今不拘老少。慶壽設筵。非禮也。

又曰。交接往來。必用名帖。每次一帖。已屬多事。

四本堂座右編卷七 勤儉

九

又折全東紅全東封函之類。施者過費。受者無益。萬曆初里中士夫相拜。不過口傳。間有自書名字於門者。其從質如此。今人帖以全爲敬。以紅爲吉。出自何典。如用折用單。亦見古雅。

嘗喜景行錄云。觀寢興之早晚。可識人家之興替。

四本堂座右編卷七 勤儉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八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惜福

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道尚不能免。木直先伐。井甘先竭。物理又豈能違。況乎千駟萬鍾。招忌之府。良田美宅。惹事之因。福何可長恃。故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而後來之福。遺之子孫者。不可不培。惜之正所以培。

四本堂座右編卷八 惜福

一

之培。之正所以惜之也。載惜福第八。

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衣不可穿盡。飯不可喫盡。福不可享盡。留此不盡者。以貽子孫。蓋留有餘於後人。便有不足於今日。善乎楊襄毅公父贍之言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

潤

永寧公主嘗衣鋪翠襦。宋主謂曰。白。今勿爲此飾。公主笑曰。所費幾何。宋主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牙一。嘆曰。先帝建義旗十

四年。坐此有緒。卷人 惜福

二

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若此。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寢宮。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何以踰此。卽命史書於冊。

英宗謂李賢曰。朕視朝退。則朝母后。畢復親政務。旣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

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潔修。家甚貧。

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脯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二食。菜粥。何名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予爲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未。被華林之寇。已卯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饑渴頓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韶清福之言。良然。

附本堂座有緒。卷人 惜福

王

張子韶手執一扇。過數夏。破卽補之一皮履。汗弊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以疏布爲之。漬以墨汁。夏間汗出。或致墨汁流面。而亦不問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或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許多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

我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  
早至夜應付他不暇特可發笑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綺  
爛然公內子荆布而已既罷不樂公曰汝坐  
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  
富貴可兼得也耶至今人爲美談

盧懷慎儉約嘗留客論內人曰爛蒸去毛勿切  
折項客疑是鵝鴨少頃出粟米飯蒸瓠而已

歸本堂座有編卷人惜福

四

前輩語曰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人復來  
多少豪家方夜飲食歡未許暫停杯此聞丐  
作也嗚呼富人一盤足供貧人七日飽者有  
矣一宴足供窮人兩歲食者有矣同託生爲  
人何忍擁肥自恃半錢不予乎寇萊公好聲  
歌以綾帛賞妓有詩云一曲笙歌一束綾美  
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窓下幾度拋梭  
織得成又云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窓軋軋度

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字  
字愜切引而伸之凡可約已施貧當無不至  
矣

杜衍食惟一麪或言太儉公曰衍本措大各位  
福祿皆國所有一旦去身復爲措大何以自  
奉

真率銘曰吾齋之中弗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  
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真率爲約簡素爲

歸本堂座有編卷人惜福

五

具有酒且酌無酒且止清琴一曲好香一炷  
閒談古今靜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論官事行  
立坐卧忘形適意冷淡家風林泉清致道誼  
之交如斯而已羅列珍饈周旋布置俛仰奔  
趨揖讓拜跪內非直誠外徒矯僞一關利害  
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斯屏棄

溫公真率之會饌不過五子瞻養福之箴餽只  
用三山谷五碗自節敬軒隻雞留啖魏文靖

之一肉一菜不爲儉。張莊簡之不薑飯不宰牲以爲酣匪直存淡薄而可久亦將戒奢靡而防貪。

余嘗入會稽探禹穴止一僧寺其寺諸生借寓讀書者十餘人余輩所見會食俱用菜腐旬日或設醢魚不知有肉味也而江右士大夫居顯官亦不忘貧賤呼蔬菜曰舊朋友可美胡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存官

園本堂座有緒

卷人

借福

才

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乎

趙葵嘗避暑水亭作詩云水亭四面珠欄遶簇遊魚戲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微蓬萊島身眠七尺白蝦鬚頭枕一枚紅瑪瑙六句已成葵遂睡去有侍婢續云公子猶嫌

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

王廣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將天下寶玉珍珠投其中汲水共飲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其妻獨孤氏亦出紅粧錦勒女隊三千人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謂酬生平所不足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嚼香肌肉皆香處以金絲却塵褥李德

園本堂座有緒

卷人

借福

才

裕好飲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水甌虞孝仁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羊稚舒冬釀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使酒速成味美符明使小兒跪而張口承唾于頓爲襄州日點出燈一上油二千石石季倫廁有紗帳茵褥婢供香囊劉實謂誤入其內劉琰侍妾數千悉教誦魯靈光殿賦韋陟饒備珍奇厨中所棄猶值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不下箸噫天

地生財。只有此數。彼嗟半菽不飽。獨非吾屬。毛離裏而來者乎。侈汰自豪。究皆禍不旋踵。豈天道之惡盈。抑亦人事之必至。

唐太宗盛飾宮掖。大燃燈燭。與蕭后同觀之。因問朕設施處。孰與隋主。蕭后曰。彼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侈自是不同。帝問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盞。添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篋之。焰

四本堂座右編卷八 惜福 八

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甲煎二百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木殿內所焚。是膏油。但覺烟氣薰人。

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戶。每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一物。才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啓。婦人各出戶前。

鵲峰子曰。唐末京師人春遊。以牡丹花爲勝賞。劉淵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頭於前。曰。此劉氏黑牡丹也。夫牡丹花之富貴者也。彼愛之者。亦不過草頭露耳。若擬淵之牛。不猶寶藏中之八卦。絲竹中之風雅耶。

佛典言。思惟此食。墾植耘除。收穫蹂治。春磨淘汰。炊煮乃成。用功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

四本堂座右編卷八 惜福 九

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得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得貴。

撫州周百安與友書。索弟書者。但求舊連四紙。便堪揮灑。綾練皆不敢書。王荊公作字。未嘗輕用縑帛。獨于佛語用之。大有理。千絲萬絲。織來一筆兩筆。塗去弟詩。卽不惡字。卽不劣。亦不敢造此惡業也。

四本堂座右編卷八 惜福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九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詒謀

形端則影直。無問于風雨晦明。源潔則流清。不分於江淮河漢。事非勉強。理有固然。故馬援戒子之言。首以孝弟。而顏氏教家之訓。不外詩書。諺亦有之。曾子家兒不解罵。孔子家兒不解鬪。則亦養之有素。而習與性成也。故四本堂座右編卷九 詒謀 一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懷梅丁公家訓。非勤儉難免饑寒。非學問難希令善。非心地難徵福祉。非積慶難延門祚。宋藝祖受命三年。密鑄一誓碑于太廟夾室門。鑰嚴封。用黃纓蔽之。勅有司自後歲享及新

君卽位。謁廟禮畢。請讀誓辭。只許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卽小黃門亦只許驗封啓鑰。設香燭。揭纓畢。亟出下階。不許仰視。上至碑前。跪誦訖。仍封固如初。列聖相承。卽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等。亦不知所誓何事。靖康之變。兵戎入廟。取法物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誓辭。辭只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善後詒謀如此。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乘舟。則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君從諫。則聖。

韓琦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負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

劉安世初除諫官入白母母曰諫官天子諍臣汝父欲爲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故安世在職累廷諍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有抗辭旁觀者蓄縮悚汗咸目爲殿上虎

國本堂虛右編

卷九 論諫

三

鄭塾性至孝爲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汙我邪卽封還以書責之塾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閒因秋闈需典試者謀于僚友往聘其父父怒復以書誚讓塾捧書跪

誦惶恐無地後爲府尹益勵其操歷進兵部尚書卒死土木之難

楊翥德冠一時鄰家構舍雨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又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之句

南唐中書令周本好施或勸之曰公春秋高宜少留餘貲以遺子孫本曰吾繫草屨事吳武王位至將相誰遺之乎

國本堂虛右編

卷九 論諫

四

陸平泉子彥章已丑登第後時方開館公貽書戒之有云於家則虞滿盈於國則妨英俊毋趨捷徑毋墮權門乃吾子也澹泊靜退此吾四字家傳箴兒謹佩之足也書至同榜盈坐視皆歎服不置

王昶謹厚名兄子曰默曰沉名子曰渾曰深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成則善終朝華之



艸。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君。子。戒。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

陶潛爲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太子也可善遇之。

胡安國子弟或出宴集。雖夜深不寢。以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

益。以是爲常。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得與氣類接也。後除鹽池司。爲作鮮以寄母。母責之曰。汝爲鹽官。而以鮮寄我。何以遠嫌。

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十觔。或以爲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爲也。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次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

乃書訓戒之。辭于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孟子少時問東家殺豬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吾聞胎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語曰。某宦子狎惡人破產。公盍捕之。坦曰。凡居官多積皆剝下所致。如子孫善守。是天祐不道之家也。不若仍聽不道以歸于人。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盜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沒之後。不得塋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其下押字。仰珙刻石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先方伯在宣雲時家書云付兒潮遠丟爾等一年餘心中痛割囑付你刀耕火種尚有天災我爲朝廷封疆受多少勞苦今乃亦有註謾處卽此日月之蝕亦卽此當猛省人生衣食有分定若不愛惜穿吃盡卽不乞丐亦必爲無耻花子不可在小營生人身上賺他半分三釐見他擔肩負背之苦不由得見景傷情切莫說門面在這裏要花費若弄窮了門面

休妄想休謀人休自驕休怨貧貧則免人弄害有禍也小有病也不兇惡一箇謙字一生受用不盡兩箇勤儉字子孫享用不了好生認得定立得定便是天地間奇男子我今老了衰了一生之過悔不徹了最要緊是不可厨中刀上見血說着也怕不可與貧漢爭一升一合寧可少吃一碗飲食下喉去不過肚中多飽些穢汗遇驕奢狂人只說道你是有福人我命薄怎能比此是我一生得力處崇禎七年閏八月初九日筆

河濱子曰廣陵朱卓月先生與予善乃出其尊太翁方伯公手蹟以觀之嗚呼此朱氏之天球河圖也匪但卓月之所守雲卿之所恭也凡天下之教子者與焉矣天下之孝親者無不具焉矣安食讀書守禮修身聖賢加焉篇中敬重朝廷卽官長必謹書之不敢綴于文句尋常之下忠盡實恭皆可想見蓋賢者之不吝如此以故卓月居官不敢有玷于家聲乎治其業有自來矣然予于此大有感焉先大夫手書曾裝潢藏之避難南來不可復得而予又落莫無聞視卓月愧甚嗟乎天下之不愧卓月者幾人乎河濱李楷拜手書

羅一峰先生及第後以書寄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維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天祥輩是也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

國本堂座右編

卷九

論諫

九

仕也足以汗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蔡京秦檜輩豈祖宗父母之所願哉想其氣焰官勢富貴容止亦有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安在哉然則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之爾

裴晉公常訓其子云凡吾輩但令文種無絕間有成功致身萬乘

謝天

李文節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候公

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溫慰勞後訝其巾服因詰以所自曰遊泮乎縉粟乎抑九載乎弟皆曰否否公曰既不出此則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服冕服乎詰以原帽何在曰尚在袖中公曰何無得俗也弟奉命惟謹夫以元老之弟卽屬布衣何嫌儒服而公繩以本等巾服其弟了無難色公弟之醇謹正兩相成哉

國本堂座右編

卷九

論諫

十

先考亭語錄中載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禮爲服忌某人而衰經以往文公語門人惜其名父之子有此又先朝兵部尚書茹常衡州衡山人也太宗靖難首先勸進卽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官其子鏞襲爵鏞以父在功罪之間不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襲都督亦通謀于燕邸其子瑄乃以力戰死于靈壁蘇范可

謂見辱乃尊。茹朱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平日家庭之教何如也。

何元明云：士夫積財無非爲子孫計耳。然古人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黃山谷言：男女墮地，自有衣食分齊，其不應凍餒溝壑者，天不能殺也。此皆萬金良藥，士大夫不可不知。

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

爾本堂座右編 卷九 論謀

士

從何而來？乃從祖宗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苛刻計便宜，凡損人利己之事，靡所不爲。是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惑之甚哉。

家業興于不足，敗于太足。故須嘗教有些不足處，若十分像意，便有不恰好事出來。

同居父子兄弟，賢否相半。若頑狠刻薄，不惜家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慈善

長厚勤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父祖做的，便是子孫楷式。主人行的，便是厮僕效法。非禮之言，切莫內談；醉飽之語，慎勿外洩。

東陽陳同夫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降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隣之樂。

爾本堂座右編 卷九 論謀

主

一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必齋沐三日而后予告子，以其故。士人如言復謁，乃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質，始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士人請問其目。富翁曰：卽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人聞之，愕然而退。曰：如此致富，某卽死不願也。

四本堂座右編卷九論謀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種德

種粟得食必無怠於耕耘種木得材必無失其培壅君子種德不以昭昭伸節不以冥冥墮行故老子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溥種德者可不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 種德

勉乎載種德第十

凡事存一念天理心雖不必責報於後子孫賴之每日說幾句陰陽話縱未能盡施於人鬼神鑒之

夫不知有秋之獲者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語曰臨淵羨魚不如結網渚中人士業已知之慎無惜種

曹武惠王討蜀初克成都獲婦女者悉閉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備禮嫁之

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貴履賤之議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刑之公著曰不可劓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國朝大學士高拱上言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 種德

土惟有民社之責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官卑家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情實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乞視此爲例從之

王克敬常爲兩浙鹽運使温州鹽犯以一婦入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汗教甚矣自今母逮著爲令

肅宗宴於官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

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爲假宮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問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此人。使阿不思。真逆人。其妻亦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冤邪。豈忍使其妻與群優。襍處妾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爲之罷戲。

宋舊制配崖州人。例止三百。溢數則投先到者於海。有南海太守奏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聞本堂座右編卷十種德三。方者欲生之也。推之海復殺之矣。不若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帝感悟可其奏。

蜀青陽夢炎。在澧陽。置生老病死苦莊責倅匠司出入專濟生而無依者。老而無子者。病而無藥者。死而無棺者。苦而無告者。五者有一。卽與之餽。後移節常武。再創無恩庫。民皆德之。

李沆有一僕。通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十歲。有姿。自繫一券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視夫人曰。當如已子育之。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爲結褵。務在明潔。夫人如教。及笄擇一婿。具奩歸之。後僕歸。女白之感公刻骨。公病。夫婦刲股作羹。及薨。服衰三年。

念庵羅公清介。歸囊無一文。道經蕪湖。病亟。抽分項東甌。爲調醫藥。有揚買犯重辟。願獻子。聞本堂座右編卷十種德四。金求解。項欲以此爲公壽。公力却。事乃寢。既而思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脫之獄。乃貽書謝項。因潛爲解之。賈得生。不知爲公力也。

江右萬拙菴。謹厚好行德。一生怕見官府。子衣成進士。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改其舊。逮單恩受封冠帶。謝恩拜祖先畢。卽珍藏之。仍舊衣帽。鄉人訝曰。今受榮封。巾服何妨。曰。

此我鏡中面目。我安我山農之分。勿復相苦。世俗子爲官。稱其父爲老老。每呼之不應。曰。我自萬拙菴。不敢當老。故不應。比部奉命恤刑南湖。乘便歸省。有衡陽囚欲脫罪。家屬携重貲。乘起行投轎中。視之千金也。繫其人發黃梅縣。金貯庫中。公駭相謂曰。其人本爲減罪。今罹此不滋重耶。盍釋之。比部唯唯。釋其人。還金而去。

南本堂庫右編 卷十 種德

五

釋曇遷與范蔚宗遊。歿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迺貨衣物。悉營送塋。宋孝武聞而嘆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羅惟德任寧國時。一日謁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一大愉快事。寅問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荒遠來乞周。比積俸餘。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一阻撓我者。爲是樂。

然耳。

鎮江靳翁。踰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其夫人嚮釵梳買隣女爲侍妾。翁以冬至歸家。夫人置酒於房。以隣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買爲妾。或可延靳門之嗣。翁頰赤。俛首。夫人謂已在而翁報也。遂出而反扃其戶。乃翁繼起。戶已閉。遂踰窓而出。告夫人曰。汝用心良厚。不特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

南本堂庫右編 卷十 種德

六

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嫁而得所。吾老又病多。不可以辱。遂憐而還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妊。生貴。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爲賢宰相。

周必大。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中。監臨安府利濟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侍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

死。必大歸。刻苦讀書。中博學宏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

麻城劉莊襄贈翁仲倫。家貧。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起視。乃素識者。公曰。乃汝耶。卽檢夫人首飾數件與之。命速去。許以不言。垂老。夫人問爲誰。公曰。業已許。不言。奈何。問及。

趙清獻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任以厚直。易隣居。公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隣矣。忍棄之。

兩本堂庫布編卷十種德

爭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嚴養齋有子。起一書房於花園中。已落成矣。接養齋公一看。公登樓望之。卽命工人拆去此樓。不知其故。人問之曰。且拆了。我說及拆後。問之曰。隣家有張姓者。亦青衿也。正在此側。我以其不利於彼。故命拆之耳。

滇臨安王公璟。爲諸生時。有母在堂。歲暮支廩銀回。欲修甘旨奉慈氏。途中忽見兩夫婦勸。

哭不捨。詢之。則去以罪譴戍湖南。欲賣妻爲道里費耳。公聞言大不忍。遂以所支銀贈之。戒以勿相棄捐也。夫婦跪叩感謝。問其姓名而去。後公登鄉榜。赴京會試。與同列欲於洞庭登舟。正行間。忽一婦覆水濺公衣。公曰。那可爾。婦乃識公。問曰。公非臨安王相公乎。公曰。然。婦大呼夫曰。恩人來矣。夫出見公大喜。撫死不放。必欲留公。公不得已從之。入其室。

兩本堂庫布編卷十種德

則神座之間有木主。公姓名在焉。香火奉祀。

唯謹。遂置酒款公過夜。同舟者不能待。捨公去。遲明有人來云。昨前行者俱羣魚腹矣。公更留一日始別。公後錄甲科仕至巡按御史。子二。孫二。皆舉於鄉。冠冕蟬聯云。

豫章大稔。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售銀三分。計無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



會里長至閭索丁銀。里長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民搖手口，此非汝所食，流涕而告以故。里長亟傾其飯而埋之，曰：「若何速如此？」吾家尚有五斗穀，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民感其意而隨之，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里長所積，積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去，久之乃各分其半。兩家皆得饒裕。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爲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隣，價成作詩曰：「自嘆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

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卽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媼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卽陰騭耳。』公卽日嫁者。」

數人

崇禎癸酉，先君子任黔臬五年，犴狴多疫痢，特爲奏請未減。於是十府之獄爲空，有重囚在繫者，遣幕官掃囹圄，滌枷杻，冬寒賑湯粥，給草薦以爲常。曾於熱審時，見囚匍伏拾溝中瓜皮充腹，遂戒子孫每飲食不當，揀擇必念饑餓之苦，于患難時更爲可憐。

先大父榮祿大夫壽八十四歲，不二色，居常不

衣冠不見子孫蓄藥治人不擇遠近嘗有稱貸貧不能還者徹私焚券不令人知溺器不假手僮僕曰何得以穢污累人府縣禮請鄉飲却之云奈何以我試盛典曾堊先資政曾祖甫三日復山時恰有產婦伏於墳頭血汚狼藉族人嗷嗷不休先大父呵斥之命僮僕煮糜食孕婦徐引之而去及易簀時沐浴竟自着衣冠受子孫拜辭乃言曰不願金玉重

重富但願兒孫箇箇賢更無一語遂逝先大父誌

南柯字道充

明熹宗癸亥貴陽安賊之變圍城十月先方伯時爲郡守官民捕鼠雀煮靴革掘草根食之無遺齒頰皆爲焦黑父食其子妻食其夫較黃巢之亂更勝及圍解後骨節如山隸卒百姓無一存先子自督僮僕積聚掩埋僮僕之身臭味有不堪聞者群虎晝行城中擇人

而食先君子爲文告城隍忽一虎伏於廟階下若有物挾持之者遂擒殲焉又一夕夢城隍云吾有難何不救先君心動次日至廟見神面上有箭射入寸許先君子手拔之昔人云亂世廢法神靈如此可畏哉先君諱家民字同人陳舉曰爲善事者必享福報積陰德者子孫必昌不殄天物不肆盜淫不毀正教善事也救死扶傷急人患難無縱隱賊隱德也不作善

事不積陰德則惡趣無所不入昔李先微精勤求道積有年矣一日於少室山遇異人告之曰爾今求道當提拔世人耶當只了自己耶若只爲自身神仙不取然則爲善固佳又須提拔世人提拔當如何開示悟人是也浮圖書云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

古云三世爲將道家所忌然以殺止殺亦是其

必有者顧用之何若耳。第一怕無事。生事以百萬枯骨。博封侯賞。第二怕以暴易暴。冒殺平民。攘功首級。第三怕盛戰屠害王敵。俱損。故如曹武惠徐中山輩。手造區夏。又能戢軍。禁殺其福德。便不可勝數也。不然善戰如淮陰。黥布。善射如羿。莽由基。後安在乎。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長存此心。怨尤自寡。

四本堂庫有編

卷十 種德

主

富貴之家。嘗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貧而好施。功倍於富。富而好聚。惡倍於貧。王義方爲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不取。俄而徵薨。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韓魏公琦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者。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王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走疲於道者。自

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覲。困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告姓名而去。

韓琦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婦張氏。姿色美麗。券成。張忽潛然曰。妾本修職郎郭守義妻也。部使者挾私竊以敗官。今秋高歲晚。實恐盡室餓死。示師願沒身於人以活。守義見女。琦惻然憫之。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官果非。事可訴之朝。事曰。汝却歸我家。郭後

四本堂庫有編

卷十 種德

十甫

得辯雪。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者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兒女。張涕泗感激百拜而去。

沈特貶筠州。買一切妾。携與俱行。七年後歸。呼妾父母使嫁其女。仍是處子。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



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彥自念孱弱欲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計請於母母語次魯魯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爲母子乃私罄衣飾餘贏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醫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乃令原媒改遣議已成次魯知之曰我既爲人誤安可復

國本堂座右編

卷十

種德

五

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且實以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愈平復如舊

李善爲李元蒼頭元家疫死垂盡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瑕丘山中親自哺養乳爲生通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

長君有事輒長跪請曰然後行之閭里感而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薦善行狀光武屢擢日南太守往任道過李元塚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拜墓哭泣甚哀身自炊爨執俎豆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國本堂座右編

卷十

種德

六

羅道琮貞觀末徙嶺南同徙一友人死荆襄間臨歿哭曰人生有死我獨委骨異壤乎道琮曰我若得還不使君獨留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失殯處道琮慟諸野涕忽起波中道琮曰屍在可再沸水復沸乃得屍還中路宿旅店彷彿見友謝曰君德生死不易名位將不止此也尋擢明經知名當世孫文簡所居之左爲太清道院當路欲舉其地界公公曰此童時所息遊也其羽流亦舊所

交與吾既不能營葺忍奪之乎又一葬地與公第密邇公榮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墻以障之

有徽商過九江見江干有舟被劫商泊而救焉內有孝廉七人各給以衣食且贈路資以去初不問七人爲誰明歲癸未登第六人其一爲蒲田方萬策久之萬策分巡嘉湖屠憲副也陽譙之其時商以資盡自鬻於屠爲奴矣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 種德

七

方公見其侍譙駭之呼至几前細審來歷因曰爾曾記八年前活數人否商云某已忘之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方公出席長跪曰我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卽告屠贖至公解欸月餘贈數百金又東同難者贈之商某大富仍歸於徽

孫屨川祖淳厚正直偶貨物得假銀二兩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可別誤人至東湖之濱復

於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深處

密雲有富翁一子數歲失去求之勿得翁念殊切值天暑數人歇涼於其門坐久竟去翁見門後一黃袋盛銀數錠翁俟其還少頃一人號泣曰我津衛解邊餉者適與同伴借此歇涼解袋置後門快行忘取倘長者收得願與均分翁驗還之其人拜謝且懇所以報德翁俛首久之曰老拙久失一子此行但覓清秀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 種德

八

孩童一二賜我足矣其人銘刻而去事畢回至途見人攜小兒請鬻其人計翁恩厚遂買聯騎送至翁門下馬兒遂竟入室中舉家號泣始知鬻兒卽翁子也翁大喜復厚贈其人凡人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然當官尤甚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種德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一

邠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勸誠

讀書千言不如實踐一言知道百步不如力行一步好事當前休放過極力擔承高談入耳要思量悉心體認人所應有我必皆有人所應無我必皆無噫玉石相攻玉漸靡焉而或益之潤金火相守金則流矣而實益之精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一 勸誠

故伸勸誠以當箴銘述勸誠第十一

紫虛元君云道生于安靜德生于謙退福生于清儉命生于和暢患生于多慾過生于輕慢禍生于多貪罪生于不仁

凡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天盡力農事加倍收拾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地善教子孫後嗣昌盛這一般利是取之於人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不廢貲本不定分數

不用追討不傷和氣不取怨惡不招詞訟不致坑陷不怕花費却正大光明傳得久遠

困天下之智在愚窮天下之辯在訥服天下之勇在怯少言不爲人忌少行不爲人短少智不爲人勞少能不爲人役人知三在四少遊世有餘矣

云何是第一等人曰本分人是云何是本分人曰走江湖不如理田園鍊丹砂不如惜五穀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一 勸誠

二

結權貴不如樂妻孥奉仙佛不如歆祖考

捨事以清心斷欲以寧神便是扁鵲醫不須請他明裡不傷人暗裡不虧心便是閻羅王不須怕他有時不妄用無時守得定便是陶朱公不須求他蔑草不妄拔鷄犬不妄殺便是南無佛不消念他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美計那美計處恰爾由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

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交市人不如交山翁。謁朱門不如謁白屋。聽街談巷語不如聞樵歌牧詠。談今人失德過舉不如述古人嘉言懿行。

邵康節嘗誦希夷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得再去。又詩曰。落便宜是得便宜。王荊公詩云。愚濁生瞋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識。只當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

明本堂座右編 卷十一 勸誡

三

是弄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誠世十着云。第一着忍些。好多忍耐。少煩惱。艱苦自家知。便益隨人討。放鬆肚皮謹閉口。不怕撞着無理鳥。第二着寬些。好是個大容的小。肚腸空窄撇。較量多與少。一條大路儘人行。荆棘叢中要跌倒。第三着靜些。好是非場多鬧炒。無事蚤關門。有飯休儘飽。閒閒散散樂陶陶。何苦奔波滿街跑。第四着淡些。好淡

滋味。無價寶。酒淡不醉人。菜淡少煩惱。淡淡交情耐久長。富貴濃華難守保。第五着省些。好費用多。來路少。精神休逞強。心機休弄巧。省些福分與兒孫。免得自身都使了。第六着平些。好做蹊蹺。成懊惱。路間有不平。剗削定是蚤。老佛指出平等心。免人墮落畜生道。第七着讓些。好路徑窄。迴避蚤。驢馬望前擠。定擠箇倒。憑人向主。我抽身。傀儡戲場先看。

明本堂座右編 卷十一 勸誡

四

飽。第八着癡些。好會使乖。偏不巧。除夜賣癡。飲收買如活寶。癡人從來有癡福。伶俐奸欺窮到老。第九着笑些。好鎖愁眉。容易老。鎮日笑嬉嬉。睡到日出卯。花前月下離笆邊。拍手打掌齊叫好。第十着窮些。好免經營。沒處討。無事入公門。有興眠芳草。梁上君子不下顧。化緣僧道靜悄悄。

許真君諭言云。心頭不善。念經無益。違法欺公。

修身無益。不善取利。布施無益。不明自性。問  
禪。無益。不惜元氣。服藥無益。心高氣傲。廣學  
無益。時運不通。枉求無益。無心出世。學道無  
益。生不孝親。死祭無益。不斷殺生。戒葷無益。  
申閣老百字銘曰。慾寡精神。爽思多血。氣衰少  
杯。不亂性。息氣免傷財。貴是勤中得。富從儉  
裏來。溫柔終益已。強暴必招災。善處真君子。  
可嘆是禍胎。暗中休使箭。平裏放些呆。養性

園本堂座在緒

卷十一 勸誡

五

須修善。欺心莫喫齋。衙門休出入。鄉黨要和  
諧。安分身。無辱閑。非口莫開。世人依此勸。災  
退福重來。

李太白云。千般營運。不如淺種深耕。死後披麻。  
不如在生孝順。結義他人。不如自家骨肉。買  
命放生。不如存心莫殺。發願修行。不如還了  
宿債。千般計較。不如本分爲人。

彭執中云。任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

則行一日好事。

諺云。若要小兒安。長帶三分饑與寒。士君子亦  
須帶得幾分饑寒。然後骨堅神完。內可以練  
性真。外可以經世務。若向肥甘輒滑中。卷却  
悠悠忽忽。便斷送一生矣。

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待有暇。而後  
讀書。必無讀書之時。

閒中不放過。忙處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處有

園本堂座在緒

卷十一 勸誡

六

受用。暗中不欺隱。明處有受用。少時不怠墮。  
老來有受用。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春和氣融。勿論盛卉  
茂木。卽枯木廢草。亦發新枝。故性氣清冷者。  
面帶憂容。受享亦涼薄。卽在富貴之家。亦必  
不福。以天下未有氣寒而不殺者。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澁。  
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海以汪洋。



難量。故至人貴淡。

但帶得一個澹字。來一生歇宿有餘。但守得一個簡字。定一生受用不盡。

處家制事。遭一番魔障。益長一番練達。御人接物。容一番橫逆。益增一番器度。此皆動心忍性。成身成德之境。不可輕易視過。

楚人有得意事。便當生忻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皆自己真實受用處。忌成樂。

因本堂座有編

卷十一 勵誠

七

敗。何預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林退齋先生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喫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喫虧。害了多少事。

世傳文昌帝君。部從者爲天聾地啞。蓋帝君所司。定爲人間爵祿之籍。以爲凡享爵祿者。必須笨鈍昏塞。不然亦是狡黠裝聾做啞。一輩若逞聰明。定遭黜落。

柳玘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而不可恃也。立

身有失。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地下。此所可畏也。門高易驕。族盛招忌。懿行人未之信。少有疵隙。衆指乘焉。此所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加勤行。加勵。僅得比他人爾。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有不

因本堂座有編

卷十一 勵誠

八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目爲糠市。光武皇后弟郭况家。工冶之聲不絕。人謂郭氏不雨而雷。東京號爲金穴。嗟夫。衆人以糠爲市。彼獨以金爲穴。造物何不齊如是。雖然。糠市可常。而金穴未聞百世守也。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雋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甫曰。兄在相公。須要令天下後

世人取法。秀雖疾。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嘗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

善事本好做。無心做不得。你若做好事。別人分不得。忤逆不孝。順天理容不得。王法鎮乾坤。犯了休不得。良田千萬頃。死來管不得。靈前好供養。起來喫不得。錢財堆過壁。臨行將不得。命運不相助。却也強不得。兒孫雖滿堂。死來替不得。

南本堂座布編 卷十一 勸誡 九

弇州山人養心歌。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放心寬。莫膽窄。古今興廢言可徹。金谷繁華眼裏塵。淮陰事業鋒頭血。陶潛離畔菊花黃。范蠡湖邊蘆花白。臨潼會上膽氣雄。丹陽縣裏簫聲絕。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良金無艷色。逍遙且學聖賢心。到此方知滋味別。簾衣澹飯。

足家常養得。一生一世拙。

昔時賢文中有最可喜者。藥能醫假病。酒不解真愁。又點塔七層。不如暗處一燈。

茅季偉詩云。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多置田莊廣修宅。四隣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造作田莊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

南本堂座布編 卷十一 勸誡 十

心裏喜。衆生心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爲欺謾。口中佯念佛。是皆真實不虛話也。聞此則少者當戒。況老人乎。有罵佛者。罵止。問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子乎。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禍歸子身矣。猶響應聲。影之追形。終無免離。慎勿爲惡。傷心之怨。莫如攘利沒世之恨。無如發隱發人。隱私。人誰容我。奪人利益。人誰甘我。出爾反。

爾戒之哉。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聲咳。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無簾窺壁聽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何關於天。

宋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

四本堂座有續

卷十一 勸誡

士

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嘆服之。元劉敏中嘗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

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淨種子矣。

乾坤是缺陷世界。休擇便求全。仕途是名利戰場。莫衝鋒陷陣。

慾不除。似蛾撲燈。焚身乃止。食無了。如狸嗜酒。鞭血方休。

清獻座右銘有曰。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溢語難收。荀子謂傷人之言。甚於矛戟。況形紙筆乎。

馬座揮拳。爲歡之酒。爲禍。枯精竭髓。生人之色。

四本堂座有續

卷十一 勸誡

主

殺人。故愛惜精神。留此身擔當宇宙。昏悖志氣。將何物報答君親。

人但知口中有劍。不知枕裏藏刀。牀褥間諱浪不根之語。或乘醉飽。過爲鋪張。一入婦人之耳。彼卽信爲必然。執爲終身。口欄柄。或甚之。生心啟釁。余往往見之。乃知閨闈中自有畏途禍門。不第在外人齒頰也。

凡作事第一念爲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人。

笑若彼此兩利。或於已利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利已十九。損人十一。卽須躊躇。若人已利害正半。便宜輟足。况利全在已。害全在人者乎。至於損已利人。尤上上人事。願同志其圖之。

師蟻馬之智。慮切莫忽。略下人。觀虫蛇之蟄伸。何得欺他貧士。

富人愛其小兒。以金銀珠寶之屬飾其身者。遇

困本堂座布繻

卷十一 勸誡

圭

有貪徒。常于僻靜處。壞其命而取其物。雖聞於官而寘於法。何益小兒乎。

人有家生一梨。大如斗。送之朝貴。食者皆死。考之樹下。有一大蛇穴在其下。凡物異常者。皆不可食。

吞食物以象牙金銀銅爲匙。或魚鮑爲器。皆可試毒。凡諸般毒。以香油灌之。令吐卽解。凡飲食後。心煩悶。不知中何毒。日急煎苦。參汁飲。

之。又令吐。又方煮犀角湯飲之。或以好酒煮飲之。

凡水過宿。面上有五色光彩。及磨刀水。慎勿洗手。

晉張華博物志云。凡婦人有娠者。於鷄未鳴時。着脣衣冠照井。令自見其形。定生男子。然不可令人知。無娠者照之。亦有娠。理或有之。

康熙癸卯六月。陡染濕痰。流注於右足。痛不欲

困本堂座布繻

卷十一 勸誡

圭

生。百藥無效。徧查方書。飲補中益氣湯。九月遂瘳。

癰之爲症。邇日獨多。僊比云。羊蹄猪耳。甘菊煎

湯。時時溫洗。自然消忘。新起癰者。用露濕綠

瓜葉搗水。拌石灰塗之。愈。

羊蹄猪耳草名

宅有五虛。令人貧耗。五實。令人富昌。宅大人少。

一虛。門面大。內窄小。二虛。墻院不完整。三虛。

井竈不一處。四虛。宅地多屋少。庭院廣濶。五

虛宅小人多。一實宅大門小。二實牆院週完。三實宅地相停。四實宅水溝東南流。五實又云勿以接木爲柱。及自死樹爲柱。皆不祥。日夜無故不可於官舍正廳。私家正堂。向南坐。多招異事。婦人不宜跣坐。竈前不宜歌。罵詈。吟笑。呪咀。無禮。竈灰不宜棄廁中。窺古井。損壽。塞古井。令人盲聾。對北涕唾。及溺。尤爲深戒。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一 勸誡 圭

碧松道人曰。房裡無人莫焙衣。焙衣尤恐帶頭垂。執燭過光防燥物。吹燈要看火星飛。水缸煞炭方爲穩。木桶盛灰大不宜。家中縱有千般事。臨睡廚房走一迴。

每見富貴之家。於僮僕便捷。有才幹能營聚財貨者。則以爲紀綱之僕。而信用之。有忠實馴謹者。則以爲不稱已意而疎棄之。雖得其資助。快我心意。日後恃寵驕恣。生事賈禍。卒致

壞家業。玷名節。其害可勝言哉。諺云。養癰奴。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王公達善曰。貴族大姓。有爲富不仁者。福已泯。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不爲其所及也。杜暹藏書。皆自題跋曰。清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審及借人。爲不孝。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着不得一點攻訐的念。與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着不得一毫傲睨。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一 勸誡 圭

的氣象。

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孰驅而納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孰引而置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出者也。

宋太祖受周禪。朝班已定。未有禪詔。學士陶穀出袖中。遂用之。然心薄其爲人。終身不遷官。穀一子登第。帝曰。聞穀不善訓子。何能登第。令覆試之。逢旨而適取薄。陳平所謂陰禍也。

薛文清云。天下事巧拙相半。未許有智力者爭此。

李斯臨刑。顧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

非災橫禍。世人常嘆無因。分付安排。皇天必自有說。

鄴城王叟積粟萬斛。而夫妻儉嗇。常粗糲充腸。偶見一客盤食頗盛。叟問卿有幾多財。客云。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一 勸誠 志

惟有本五千。叟大悟。歸語妻。爲美飲食。夜夢神責曰。何得妄食軍糧。後官軍討安慶緒。盡發叟積餉軍。

蔡京臨卒前一日。作詞曰。八十三年初謝。數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榮華。到此番成夢話。

不蹈無人之室。不入有事之門。不處藏物之所。

非以避嫌。亦以遠禍。

爭名利。要審自己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妬忌之念。撐門戶。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妄生棚扯之計。

毋多受小人私恩。受不可酬。毋一犯士君子公怒。犯不可救。

處富貴。勿聽僕隸之言。值貧賤。莫信妻孥之計。恐妻孥之計短。而僕隸之言貪且險也。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一 勸誠 太

有以名利之說來者。勿問大小。悉宜應以淡心。有以是非之說來者。勿問人我。悉宜處以平心。有以學問之說來者。勿問合否。悉宜受以虚心。此大受用寶訣。

世路中人。或圖功名。或治生產。儘有正經爭奈。天地間好風月。好山水。好書籍。了不相涉。豈非枉却一生。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一 勸誠 終

曰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二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靜觀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情也。人  
唯役於動。而不返於靜。正如貧兒乞食。不知  
身中有寶。不亦可哀乎。唯靜觀。然後知平日  
之行妄。唯靜觀。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唯靜觀  
然後知平日之量狹。唯靜觀。然後知平日之

曰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二 靜觀

一

言躁其大要只在慎獨。願與深者商之。叙靜  
觀第十二。

白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濶。天地何  
濶。達者自濶。爾孟東野云。出門卽有礙。誰云  
天地寬。天地何礙。編者自礙。爾坦蕩蕩。故常  
濶。長戚戚。故常礙。

天者付之天。不與我事。人者付之人。不與我事。  
子孫者付之子孫。不與我事。我者付之天。付

之人。付之子孫。亦不與我事。方謂之息機。方  
謂之省事。漢方謂之了心人。

人生真實受用。無大於身無病。苦心無愧。忤俯  
仰泰然。夢魂恬穩。此是神福。眼明脚健。食寢  
甘適。此是形福。此外都不關吾事。死生之事。  
昔人謂之火傳。吾今譬之徙宅。一友云。不知  
新居何如。余曰。舊宅做得人家。新居自然無  
恙。不然如蕩敗子弟。棄其金堂朱戶。而做一

曰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二 靜觀

二

破屋荒廬。必有不可堪者矣。

言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閑。報應  
念子孫。則事平。受享慮疾病。則用儉。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  
貧賤。六道輪迴。

道不負人。人自負道。日月不速人。人算自速。勇  
猛剛強。不如低心下氣。遊歷高遠。不如安靜  
養素。圖名逐利。不如窮居自適。說古談今。不

如緘口忘言。逞技誇能。不如抱元守一。趨炎附勢。不如貧窮自樂。悔怨記讐。不如洗心改過。較長量短。不如安心自怡。道烝綿綿。行之得仙。得意忘言。自超劫前。

每間坐想古之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靜定後看自家。是甚麼一個人。

天但生一物。必有出頭時候。草極脆嫩。當出時。卽巨石亦壓他不住。

剛本堂座右銘

卷十二 靜觀

三

事有機緣。不先不後。剛剛轉巧。命若踰躍。走來走去。步步踏空。

討了人事的便宜。必受天道的虧食。世味的滋益。必招性分的損。

世間之財。人所共見聞者。取之猶可享用。何者。以其無廉名也。人所不見不聞者。以其無貪名也。既享厚利。又得顯名。決無此理。好名而未經敗露者。其後人必不昌。

貪得者無厭。總是一念好奢所致。若是恬淡知足。要世間財利何用。清風明月。不用錢竹籬茅舍。不費錢讀書談道。不求錢潔已愛民。不要錢濟入利物。不餘錢如是存省。則世味脫然。貪心又何自而生乎。奢華損德。奢華折福。奢華害人戒之哉。

黃山谷贈張叔和曰。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

剛本堂座右銘

卷十二 靜觀

四

心地直

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故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否極泰來。福過災生。此八字閱歷一世。

客有稱富貴家者。答曰。富貴如何便稱家也。富貴如以我爲家。不應走向他家矣。富貴有時。走向他家。是以我爲逆旅耳。我亦逆旅一客。



也不如暫借一宿。徑分手空。此旅舍還主人。朱郭進建第落成日。列諸匠坐於子弟右。或謂不可。公指匠曰。此造屋者。指子弟曰。此賣屋者。何得越序。識者謂名言。

蘇掖仕至監司。家富而儻。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亦得善價。

附本堂座右編 卷十二 靜觀

五

上虞陳五山侍郎。治第宏壯。上梁百餘人。邪許經日不能起。其子在旁詫曰。今上去如此。其難異。日拆時如何。得下人傳笑之。不知此達人之言也。

張延賞節度西川。韋舉以門嬖被逐。後延賞乞休。而韋舉代其官。韓侂胄治第一貴戚。方爲木工。爲之作室。後侂胄籍沒。而木工居其第。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釣餌。卽人世機阱。

切須猛省。

貧賤一無所有。及臨終脫一厭字。富貴無所不有。臨終帶一戀字。脫厭如釋重負。帶戀如擔枷鎖。

一衲子對羅近溪云。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

雨將至必熱。雪將作必溫。事有激而成也。火將滅而焰反明。木將枯而盛反增。人將死而精。

附本堂座右編 卷十二 靜觀

六

血反盛。不如是。不足以耗其生也。治亂安危之理。可睹矣。

有買物必求堅牢者。客笑曰。若物比我更堅牢。則物見我壞。若我比物更堅牢。則我見物壞。與其物見我也。曷若我見物乎。

細觀理亂繩。知性躁者之害事。

張翥爲蔡京塾客。師道甚尊。一日呼諸生曰。汝曹學走乎。諸生曰。先生教但緩行。未聞學走。

也。甯曰：天下被汝翁做壞了。旦夕賊發火起，先到汝家。若學得走，可以逃死。

宋栗庵繆爲吏部尚書。至長安街，有老婦著面衣，乘驢不下。從者誤爲男子呵之。老婦大詬曰：我住京師五十餘年，見了千千万萬希罕。你這蟻子官兒，宋至部語同僚笑曰：官亦不蟻子矣。此婦人眼孔大，所謂見慣渾閒事也。若深由窮巷人，見一頂紗帽，便戰慄失措，祇

園本堂塵石編 卷十二 靜觀 七

緣經歷常少，眼界不寬。故學者先開拓胸次。康節詩云：查身要爲真男子，臨事無爲淺丈夫。又施爲欲似平釣竿，磨礪當如百鍊金。又在尋常時，觀執守當倉卒處，看施爲又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又生平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又誰將酷烈千般毒，化作恩光一泓深。又旣愛且憎，皆是病靈臺。何日得從容，又稍降美譽，休多取。纔近清歡

莫賸求。又果然得手性情上，更肯埋頭利害間。又才高正被聰明使，身貴方爲利害移。又大得却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爲多求。又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又照破萬古事，收歸一點真。又禍福眼前事，是非身後名。又無疾之安，無災之福，又多與招客多取招損。言言皆可藥石。

園本堂塵石編 卷十二 靜觀 八

敬齋曰：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經曰：佛告沙門，慎無視女人。當如蓮華，不爲泥所污。老者以爲母，長者以爲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敬之以禮，意殊當諦。唯觀自頭至足，彼身何有。唯盛惡露，諸不淨種，以釋其意。陶柘林云：居家爲婦女們愛憐，朋友必多怒色。做官爲衙門歡喜，百姓定有怨言。宣和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

窮漢知所經營來路便量他不得名流趨有徑  
寶後路便保他不得

詩書乃聖人之供案妻妾乃屋漏之史官

今人怕死至傷生之事却肯爲聖人於傷生事  
不敢爲到臨死却不怕

高而怙權足以殺身胡惟庸石亨是也才士不

遜足以殺身盧柟徐渭是也積而不散足以

殺身沈秀徐百萬是也恃才妄作足以殺身

四本堂庫布編卷十二 靜觀 九

林煒陸戎叔是也異端橫議足以殺身李贄

達觀是也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

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

材終其天年如山舍訪故人故人喜令豎子

殺鴈爲具豎子請曰一能鳴一不能鳴請奚

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

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今主人之鴈以不材

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  
材之間噫應世之道盡此矣

有僧任山或謀懷之僧挂草鞋一雙於方丈前

題詩云方丈前頭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

老僧脚底從來濶未必骷髏就此埋士大夫

去就當如此

人有偏才相得交濟昔寇至人竄獨遺瞽者盲

者待死耳然瞽者指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

四本堂庫布編卷十二 靜觀 十

皆免乃知兩相爲用則無偏廢之才

世局棋新不着最爲高手人心兵險無求安有

敵頭

四海和平之福只在隨緣一生牽惹之勞總因

好事

漢伶生妾樊通德有才色頗能言趙飛燕姊弟

事伶曰彼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驚嗜慾蠱

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顧視燭

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

齊景公登牛山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晏子曰使賢者不死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勇者不死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此位乎

張涇陵喪父巡撫衰服往弔自途中號哭抵喪次曰死了老太師何不死了某涕淚沾衣嚴分宜當國附者認爲乾兒壽目令其內子往

兩本堂座布編卷十二 靜觀

士

嚴氏助厨至被世蕃拊肩呼嫂亦不爲羞噫此皆宿名志士卽無攀附亦能自致通顯乃得失爲患甘心無耻卒之嚴敗亦敗張喪亦喪位與名而俱失也悲夫

有士人夜則焚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非敢過望但願衣食粗足逍遙山澗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僊之樂何可

易從若只富貴可矣始知天之所靳惜固在彼不在此

田邊野卉叢叢偏自幽香襲袂若在各園中着意種植恐未必如是鮮新而倚雲和露真時也命也地也

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之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

四本堂座布編卷十二 靜觀

士

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開氣邪雖戲言可發深省

雷宣徽有疾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仗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高駢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窓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畢師鐸亂人有登

之者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延和高閣上。于雲小語猶疑太一。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

有富翁積金鉅萬。愛惜秋毫。病革。命取巨錠金。手摸。注視太息曰。美哉阿堵。奈何棄此而已。乎。余聞而笑曰。胡不與白骨同塋。

友人與余登鹽官城望海。友人曰。噫嘻。是浩浩森森者。當何窮際。余曰。安知千萬年前其上。

南本堂座布編卷十二 靜觀 圭

無九衢三市。朱門大第。玉堦金埒。王孫公子。遊女俠客。車輪馬蹄。遺簪墮珥乎。

唐王獻作昭君怨詩。莫怨工人醜。畫身莫嫌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出關去。祇是宮中一舞人。會此可以處窮矣。又馮瀛詩云。富貴如將人力求。孔顏年少合封侯。世人不解青天意。空使身心半夜愁。

桑維翰謂交親曰。居宰相職位。有似着新鞋襪。

外望雖好看。其中甚不快活。

王文成公老尚乏嗣。人以爲憂。公曰。幾見千葉石榴結子者。真勘破造化。

胡石塘應聘入京。元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

有僧多寶。老僧借觀之畢。拜謝曰。未與何謝之。有老僧曰。爾與我皆只得一觀。你收之。我觀。

南本堂座布編卷十二 靜觀 古

之何異。又一小僧具齋飯。約次日請師。僧師僧不許。小僧曰。此亦常事。師僧曰。安知吾有明日否。

昔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輒憤懣。形爲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顏色日澤。旣而抵其處。二大同時登岸。故語曰。急行緩行。前程只有許多路。逆取順取。命中只有許多財。

快樂之家。輒稱抑鬱。抑鬱終及之。富貴之子。驕語貧賤。貧賤終及之。所謂動乎四體。天之道也。

王荊公過故人家。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意吏卒所竊。問之。乃小兒聚此食棗栗。食盡棄之而去。謂俞秀老曰。士人閱富貴如群兒作息。乃可。

海中有女樹。天明生嬰兒。日出能行。食時成少。

四本堂座布編

卷十二

靜觀

五

年日中成壯年。日晚成老年。日沒而死。明日復然。人生一世。間亦何以異是。

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碟盛釣餌。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相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卽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嘗不樂之。

宋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禮敬之。神翁臨別獻詩曰。牡蠣灘頭艇橫。夕陽西去待。

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當時不解其意。後高宗避金之難。將遊於海。次章安鎮。閣舟灘上。以避晚潮。問舟人曰。此何所。曰。牡蠣灘。遙見樓閣巍然。問居人曰。此何閣。曰。金鰲閣。高宗登焉。見大書神翁往年所獻詩在壁上。墨痕如新。卽此而觀。人生行止禍福。自有定分。非偶然者。

嬰兒落地未笑先哭。豈非大造苦我以生。纔一

四本堂座布編

卷十二

靜觀

六

出世便入哭境乎。嗣後笑事少。哭事多。笑時少。哭時多。到鍾鳴漏盡。畢竟大哭一場而散。名心未化。對妻孥亦自矜莊。隱裏釋然。卽夢寐皆成清楚。

孔子遊泰山。見榮啟期。鹿裘帶索。抱琴而歌。問所爲樂者。何對曰。萬物唯人爲貴。吾爲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

士之常死。人之終處。常得終。吾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王涯舒元輿爲相時。涯有從弟沐。老而貧。跨驢依涯。因嬖奴以進。涯許以微官。日造門俟命。及涯被收。沐適在。第與涯俱腰斬。元輿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携以從。十年。一旦因僕譖以非罪。譴而逐之。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得免。夫沐之得通幸矣。而反以亡軀。守謙如此。人慎無以得失爲欣戚也。

四本堂庫布編

卷十二 靜觀

七

唐明皇教舞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部長。出象紿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肖。拜祿山。怒盡殺之。明皇又教舞馬四百蹄。分爲左右部。皆衣以錦繡。絡以金鐸。每樂作。奮首鼓尾。縱橫應節。祿山取數十匹歸范陽。後爲田承嗣

所得。不知其技也。一日大饗樂作。馬聞樂而舞。廐人以爲妖。擊之而斃。噫。象以不舞而死。馬以自舞而亦死。等死爾。端人殉節。其異宵人之死。利乎。

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製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

四本堂庫布編

卷十二 靜觀

六

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冲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稱也。

郭霸嘗來俊臣糞穢。俊臣鄙之。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易之輕之。閹朝隱爲武后禱疾。以身代犧。後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鄙其爲人。趙履溫褰衫爲安樂公主背挽轎車。後遭僇。人割一脣。骨肉俱盡。成敬奇省姚崇疾。

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面崇放而視之。願令公速愈。崇惡其媚。曰。此淚何自而來。遂不復接遇。竇懷貞諂事中貴。每見士人無類。誤爲中官。必曲加承接。卒不免放貶。明皇時。投水而死。噫。彼輩謂諂佞可悅人耳。乃輕則取厭。重則喪身。冷眼觀來。可不枉了。做小人。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遺錦地衣一片。檜命鋪上。廣袤合一。默然不樂。以爲探我陰事。鄭遂得罪。

四本堂庫布編

卷十二 靜觀

元

蔡京貶長沙。珠履盡散。有門人呂辨者。獨送至貶所。乘間問蔡曰。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事必至斯乎。答曰。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勸以巨觥。攸不勝。苦辭。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由此觀之。徽宗薄攸至矣。秦檜死。高宗謂侍臣曰。

朕今日始得免於靴裏藏尖刀矣。由此觀之。高宗畏檜至矣。小人卽忝獲恩寵。人主是非之明。其能掩乎。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叙功賞。曰。往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領之後。事李嗣源。亦言勞。明宗曰。知慶有功。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予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予心肯日。是你命通時。

四本堂庫布編

卷十二 靜觀

子

景泰中。給事中徐正密請召對。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沂州。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上怒。黜爲衛經歷。復奏請必行。乃謫戍鐵嶺衛。及天順復辟。械至京。引見。悸甚。便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也。遂劓於市。又有某御史。滑縣人。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息見樹伐。得其故。懼。



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

韓非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墮而舌尚存。

寧耐是忍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昔有韻士置一小樓。頗據湖山之勝。趙吳興顧而樂之。後有富翁爲築重閣以蔽其前。吳興

復至。咨嗟不懌。手署一扁曰。且看近人靜息。

主

生機亦且看耳。

有盜三人發古塚獲金。二人設計令一人買飯。俟其至推於崖下。一人置毒飯中。謀死二人而享其貲。飯至一人墮崖。二人中毒俱死。吁。使均分之。皆得享富。險賊互圖。竝致凶死。世蹈此豈少哉。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二靜觀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三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和順

天地交以成泰。四時行而百物生。明良遇以操邦。玉燭調而金甌固。凡操家柄務悉人情。婦子嘻嘻誠非刑。于之道家人。嗃嗃亦非閨闈之宜。必也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三和順

婉而聽。燦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孚。則仁讓興於一家。而風化行於四遠矣。可勿謹哉。載和順第十三。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要。以樹藝畜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可以寡過。可以靜攝。而無擾擾于前矣。

人家尊卑大小上下內外。名分固是肅然。然中

間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方好。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俱要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爲根爲幹。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脉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有枯槁矣。

劉君良累世同居。兄弟至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粟。相與共之。隋末天下大饑。盜賊羣起。君良妻欲其異居。乃自取庭樹鳥雛。交置巢中。

四本堂虛右編

卷十三

和順

二

於是羣鳥大相與鬪。舉家怪之。妻乃說君良曰。今天下大亂。爭鬪之秋。羣鳥尚不能聚居。而況人乎。君良以爲然。遂相與析居。月餘。君良始知其謀。夜攬妻髮罵曰。破家賊。乃汝耶。悉召兄弟哭而告之。立逐其妻。復聚居如初。鄉里依之以避盜賊。號曰義成堡。宅有六院。共一厨。子弟數十人。皆有禮法。貞觀初。詔旌表其門。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遇壽張幸其宅。召見公藝。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成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常雍睦矣。宋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以一箭授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然後保國。

張村居先生東海父也。居鄉治家。卓然不苟。所立家規頗多。其略曰。爲吾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無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可給衣奩。不必過豐。疾必迎醫。勿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故舊

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其鄉人多傳誦之  
梭山陸先生家制云人孰不愛家愛身愛子孫  
然鮮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試請  
言其略一家之事貴於安寧和睦悠久也其  
道在於孝弟謙遜重仁義而輕名利然後安  
寧和睦可得而享也今則不然所謂謙遜仁  
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  
也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十

附本堂座右編卷十三和順四

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微倖于不百一不  
千一之事豈不惑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政不  
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耶

顏氏家訓曰世有痴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  
由天命爲子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  
之尊蛇虺其性毒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  
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已身不顧他恨  
但怜已之子女不愛已之見婦如此之人陰

計其過鬼奪其算慎不可與之爲隣仍不可  
與爲援宜遠之哉

寶儀爲人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卽二侍  
郎三起居四叅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一家之中安頓得許多人口無失所無間言便  
是大經濟然非細心體察不能治家者當先  
治守家之人不汲汲于此而孜孜于彼者非  
計也

附本堂座右編卷一三和順五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  
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  
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安得不謂  
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顏氏家訓曰凡人不能教子女者非欲其陷於  
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  
肌膚耳當以疾病爲喻安得不用湯藥針艾  
救之哉誠不得已也

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簾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幽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詈罵聲也。惡也。飲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說聲也。譎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大聲於夜靜。難正家之道。宜痛絕閒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蓋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且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隣里之忿爭。皆此流構之也。抑或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警世文云。讀書知禮之人。不可慢他。年高有德

之人。不可輕他。忠言逆耳之人。不可惱他。無父無君之人。不可近他。乍富欺貧之人。不可作他。不識高低之人。不可保他。輕諾寡信之人。不可聽他。對面兩語之人。不可托他。時運未來之人。不可欺他。談量人家之人。不可惹他。飲酒不正之人。不可請他。恃刁放縱之人。不可理他。來歷不明之人。不可留他。貧窮性急之人。不可告他。凡有落難之人。須要扶他。

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

洪九霞先生示兒家居十二箇卯辰飲酒。未晚脫巾。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方澆溺。信口穢罵。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聞。

箕踞橫股倚跛而坐。當食發嘆。見客不長揖。聚談淫褻。及食案舞劇。詆毀人文行。以佐談鋒。妄想不可爲不可行之事。

王陽明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驢貨之謀。冥頑無耻。煽惑

因本堂座右編 卷十三 和順

八

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潛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

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驚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修。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譙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訕。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

因本堂座右編 卷十三 和順

九

細。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羶而

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

害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附會而丈夫信。男正乎外。女正乎內。禁此二害。家政肅矣。

光祿王守和。與人無爭。嘗于几案間。大書忍字。至幃幌之屬。畫繡爲之。明皇知其姓字。問曰。

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至德對曰臣聞剛則必折萬事中忍最爲上帝善賜以帛

天子宰相可生殺人猶當酌三斗醪醋况其他乎故忍衆妙門也

孫登字公和性無怒人或投之水中大笑而出與之語不荅稽康從遊三年將別曰先生終不言乎登曰子知火乎生而有光不用其光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三和順十

以全其光若子才高寡識難乎免於今之世及康繫獄自責云昔慙下惠今愧孫登

凡人有好爭訟者此不可曉小事閒氣往往爭告累年不以是非爲曲直惟以勝負爲強弱甚有牽累至死破產殆盡傷情害氣而不顧不恤者此愚人之極也昔有詩云些少爭差莫若休不經府縣與經州費心吃打賠茶酒贏得貓兒失了牛

康齋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圭角之露

王陽明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順須是中心恭敬常自見已不是真能虛已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三和順十

薛文清曰靜能制動沉能制浮緩能制急寬能制褊察其偏而矯之則氣質變

西門豹性急佩章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德盛者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心刻鄙見人皆可訛人靜夜自念我所許可者多則我德日進矣我所未滿者多則我德日減矣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三和順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四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敦倫

羊跪乳鳥反哺。其美其知父子之恩。鴻前蜚雁後列。亦愛其有弟兄之義。依膝下者。救水可以承歡。莫待百年廢蓼。念孔懷者。填篋不妨迭奏。毋庸七步成詩。幹蠱蓋憊。乃孝子慈孫之美事。敦宗睦族。實仁人君子之用心。載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四 敦倫

一

敦倫第十四

胡師蘇曰。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皆是。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爲隱君之賜。荅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後及疎遠者。是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晏

子可謂善睦族矣。今人不知此義。故有千金飾裘馬。而同氣競錙銖。一日食萬錢。而宗族不免饑寒者。何可勝道也。其人可與晏子同日語哉。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漢高祖密向左右問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鞠。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四

敦倫

二

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于通塗。亦競識其家。以此娛上皇之心。

漢趙至蚤起誦書。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荅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宋華寶父。成長安。寶時年八歲。父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及長安陷。父沒。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遭父憂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獨居廬不動

李步行賣菜傭也父嗜酒步行鬻菜必市酒歸飲父又問送時物體無完衣而父便身之物嘗給里中有不順之子父母喻之必曰何不學李步行

包蒙泉性至孝因劾中官廖彬戍湟中其母夫人年八十餘在堂每問及公家人輒胡盧以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四 敦倫 三

居官對也公在戍每得家報不開止問太夫人安否報曰安則取火焚之曰幸老親無恙勿以他事亂吾意也

僞蜀拔山軍卒李夢祺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祺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祺刺股血點母眼即時如故韓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笞常痛今母力不能

使痛是以泣也

後漢袁閎散髮絕世欲投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四周築十于庭以爲房室自牖納食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看之母去便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焉

吳猛夏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

樂羊子遊學三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嘗有他舍雞入園姑盜殺食之妻對雞泣曰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四 敦倫 四

自傷居貧使姑食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儲福洪武初隸燕山衛籍生平慕顏真卿文文山之爲人建文末携母妻逃去文皇卽位詔搆戍卒爲伍福仰天哭曰吾雖賤卒義不爲叛日夜號呼不食而死妻范氏年二十奉姑甚謹每哭其夫走山谷中不欲聞之姑也然貧無以存一口往澗水浣衣見傍有蓆草因織蓆養姑姑沒廬于墓側年八十餘方卒范



卒草不復生

薛公遠自戶部主事歷兵部尚書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勝妾曰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趙簡子伐楚與津吏期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其女娟請以身代曰妾父尚醉恐不知非而體不知痛也簡子釋其父

劉璉字子璉劉璉弟璉嘗隔壁夜呼之璉下牀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四 敦倫 五

著衣立然後應兄怪其久曰頃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

劉師貞兄有疾經旬不愈師貞衣不解結日一食爲讀道德經懺悔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湖王使者酒漬服卽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能曉忽夢見母曰湖王使羌活也覺而求之兄疾遂愈

宋呂微仲作相其兄進伯自外郡還相與登東

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參以二婢掖侍

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而夫人獨拜于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服其家法之嚴

五代葛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取不可得遣三卒夜入其家將殺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夫婦相待如賓歎曰吾公欲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忍因躍出告之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四 敦倫 六

使速以帶獻遂踰垣去

廸吉錄云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婦人所主惟一夫耳飢不獨食寒不獨衣舍其身而身我舍其父母而父母我一遇遠旅之鄉遊學之士孤房獨宿寒夜鐵衾豈易受哉我則薄倖委身外舍鍾情花柳而或一旦知遇姬侍滿前罔念結髮噫何待人以不怨也失行之女則亦已矣若乃事姑舅睦妯娌

和姑妯以及前後嫡庶間人各有心衆皆爲政其於憂煩展轉忍辱吞聲殆未可言或困窮顛覆之家晨夜無炊針帶自活亦有不能殫述者當深思之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四本堂座右編卷十四 敦倫 七

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衣與宣全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五代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叅軍以疾卒於官凝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遺骸歸東過開封抵旅舍主人不與其宿牽其臂而出之李氏慟曰我爲婦人不

能守節此爲人執耶不可以此手并辱吾身遂引斧斷其臂開封府聞之厚卹李氏而答主人

賈直言妻董氏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年少訣曰死生不可期吾死可別嫁董不荅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三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以湯沐髮墮無餘娶妻而不慰饑寒痛癢名爲有室鰥夫養子而四本堂座右編卷十四 敦倫 八

不修丘壠蒸嘗不若出家僧道宋大本圓炤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

五刑莫大不孝其特甚者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加切曰老曰病曰鰥寡曰貧乏父母當壯盛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

遺洩叢穢。薦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  
賴。子亦惟此時。又若老境失耦。寒煖誰問。丈  
夫猶可。孀婦奈何。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稚  
者稚。人人斯睡去。個個樂事歸。漏聲長處不  
可問。枕邊淚濕與誰同。不幸而母我者。乘慣  
激潑。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護半點骨血。空博  
一世淒涼。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少年經  
營肥煖。老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丐三  
兩本堂座右編

卷一

教倫

九

鄭氏家規曰。一起祠堂三間。繚以周垣。以奉先  
世神主。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所有祭器祭  
服。不許他用。子孫入祠堂。當正衣冠。卽如祖  
考之在上。不得嬉笑。偶語疾步。

凡祖考忌日子。孫自有哀慕悽愴之心。是日素

服。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曾祖以上不逮事  
者。服淺淡衣。而禮殺之。

蜀太子賓客李鄴。年七十餘。享祖考。猶滌器  
人或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意。此可  
謂祭則致其誠矣。

羅氏訓世編云。孝子事親。不可使吾親有冷淡  
心。不可使吾親有煩惱心。不可使吾親有驚  
怖心。不可使吾親有愁悶心。不可使吾親有

兩本堂座右編

卷十

教倫

十

難言。心不可使吾親有愧恨心。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  
家佛。何不供養。

洪皓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皓  
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  
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  
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  
使高堂賦式微。皓得詩。卽歸。養錢塘吳槩。洪

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劒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窓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嗚呼。世之宦游者可思之。

李懷光之解奉天關也。德宗以其子李璣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璣密言于上曰。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四 敦倫

十

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願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璣亦自殺。

韓魏公云。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

范傳正。廉問宣城。訪李白子孫。惟獲孫女二人。一爲陳雲之室。一爲劉勸之妻。皆編氓戶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閒雅。應對詳諦。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四 敦倫

主

父歿無名。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况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僂于農夫。救死而已。言訖淚下。因告以將改適于士族。二女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于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

梁于溪。令江西萬安。殉難時。寄子書云。但知生富貴。誰識死功名。到頭成個是方見古人情。此我絕命詞也。天生此人。卽了此局。讀書做人。只了得自家。怨天不得。偌大西江。只有我一人。可以千古。抑又何恨。家下事。以耕種。閉門守法。免刑爲主。餘不足道。若讀書儘可省也。我既不在。人必欺侮。一味退讓。家產無幾。二人可均分養母。四姐五姐。母子得以團圓。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四 敦倫

三

則是萬幸。舅爹爹大姑娘老矣。從此別去。痛何可言。其餘諸位。爺衆位親戚。不及再書。母親年老。潘太太無靠。傷心之痛。在此。忠不能守。封疆孝不能贈。父母義不能周。濟友生智不能保全。性命生平負缺。遺恨終天。幸平昔宗門得力。到此不難撒手懸崖耳。此是實實證明。汝等可以免俗人之悲悼也。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四敦倫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五

邦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口德

立言之德。賢於軒壁之贈。受言之益。勝於德義之名。故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隻辭。范獻子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然蘇張二子。工縱橫。而旤人之國。黨錮諸賢。因論議而亾己之身。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磨堯堅。是吾人三字符也。叙口德第十五。

願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所入者。其禍小。口所出者。其罪大。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明道曰。德進則言自簡。

陳了翁曰。言滿天下無日過。非謂不言也。但不  
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  
惑衆。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善謔浪好詼諧。吐語傷於過綺。取快佐驩。亦無  
大害。揚隱微。談中篝爲德母。乃大涼積愆消  
福。吾黨戒之。

王文成公與人書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

閣本堂座右編 卷十五 口德

二

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爲  
其英華太露耳。余嘗與門人言。人家釀得好  
酒。須以泥封口。莫令絲毫泄漏。藏之數年。則  
其味轉佳。纔泄漏。便不中用。亦此意也。

利泰西云。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  
舌。意使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  
中。與深而以齒如城唇如郭。鬚如壘。三重圍  
之。誠欲甚警之。使訥於言矣。不爾曷此嚴乎。

伊川先生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  
處。

寧鳩子曰。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  
言。晦翁曰。覺言語多便檢點。

李文靖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  
問其故。曰。旣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  
事。子敬寒溫而已。旣出。或問謝公。三子孰愈。

閣本堂座右編 卷十五 口德 主

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公曰。吉人之

辭寡。

洪景廬居翰苑。一日草二十餘制。語院吏曰。蘇  
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爾。院吏曰。幼時曾見  
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  
耳。洪爲赧然。自悔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  
云人不可自矜。

黃謙工部主事。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

冊持閱之。傍一人從公借閱。視其貌寢甚。調之曰。老鼠拖生薑。譏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問公姓名。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黃緣事發。叅送法司。其人坐公受賄削籍。過司日。大聲曰。老鼠拖生薑。公始悟。結怨之繇。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

國本堂座右編 卷十五 口德

四

劉貢父。幙次與二衛爲隣。諸帥玩一水晶盃。問何物而瑩潔若是。貢父應聲曰。此多年老水也。四字傷若十和。結若干怨。

梁祖思求直言之士。一日忽出。憇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徧視賓客久之。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可作車頭。未坐數人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柳樹。

豈可作車頭。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撲殺。言作車頭者。諂佞殺身。逢迎何益。

姚湘攻舉子業。不售。納粟爲衛經歷。學院李黠名呼王黃。爲王賁。秀才不應。姚稟曰。黃音焚。廼劉黃。下第之黃。依音呼之。隨應。李曰。好箇經歷。能識黃字。竟以此去其官。識字乃誤人矣。

徐孟章有言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

國本堂座右編

卷十五

口德

五

心腸條直全不使垂。今却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然謗議交作矣。

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害。臨刑呼弼謂之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

金性雖質。處劊卽凶。水德雖平。經風卽險。人性雖善。惟口興戎。

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口耳語。一日目語。一日手語。一日足語。咕囁而談者。私也。睥笑而談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僞也。蹣足而告者。昵也。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已無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拾短而棄長。論已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無與深。

山本堂座右編 卷十五

口德

七

言調別者無與強言。陰刻者無與言衷情。輕疎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非分。語色不及邪緣。彈射官箴。月旦人品。不及愛憎。不及風聞。談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作善。

畢仲游與東坡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

於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以敗君之事矣。

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所貴行事歸功。恩於主上耳。嘗有一臣僚呈一官員犯賊罪案。宋真宗方讀案。遲回間。欲寬貸。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

山本堂座右編 卷十五

口德

七

男。真宗便赫怒云。是魏振男。便得爲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因觀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詞臣犯賊進案。真宗問曰。如何。遂奏云。此人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科名。陛下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惟俟一死而已。真宗聞之云。特與貸罪。安置一言而關人死生。居君側者其可苟乎。



韓昭侯與棠璜公語而終夜獨寢慮竊言之露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內言之泄於左右也呂公著不答語次嘉問之問恐言論意指之窺測於門客子弟也

今之操不律者掊擊古人吹毛索垢無所不至而弘獎今人動多溢美大臣則人人臯夔臺省則人人龍比守令則人人龔黃將帥則人人劉岳布衣則人人巢許文士則人人班揚

本堂座右編 卷十五 口德 八

詩客則人人李杜縉流則人人能秀黃冠則人人葛許投贈之篇黃金爲政魯墓之作白骨含羞昔人謂魏收穢史余謂今人穢文也妄語之戒此爲口德之玷者不少士大夫痛加懺悔而焚其筆研可乎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

言語之當慎正在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

聞人談一善事述一善人必巧爲無端不可解之語逆奪之使滿座哄然而談者色沮然後爲快既造口業亦增意業一生聰明用之此處大可惜矣

對人無可說話慎勿強尋閒話來說不是承迎世人求爲歡悅便是自家無着落消遣不過

本堂座右編 卷十五 口德 九

一時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書

溫公有一僕二十年只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因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公相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東坡壞了

永樂時廣東布政徐奇人覲載嶺南藤簾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送之故有此饌

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卽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

司馬德操有人倫鑒。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好。其嬖諫曰。人質疑於君。宜辯論。而一皆言好。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操曰。如卿所言。亦復好人稱之曰好好先生。

附本堂座右編

卷十五

口德

十

錢塘娼有女美而啞。教以琵琶篳篥。靡不精審。既笄。貌益揚。藝益工。有賈見大喜。倍價聘之。或嗤其愚。賈笑曰。婦類以長舌敗人家。內讒寢而後家可長耳。遂挾以歸。賈有姬十餘人。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娼寵專房。賈一飯非啞娼不甘。啞娼亦心自語不聲。啞不家。娜倻然自隆重。非尊右不居。非珠珍不御。諸姬雖忌之。然咸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又心幸之。嗚呼。啞娼以不言全寵。所謂其默足容者乎。

袁忠徹以相名天下。有二壻。一爲盜死獄中。一覆舟死於水。二女皆寡於家。忠徹每爲談相。妻必叱云。莫訛言。且相女壻之目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

薛收上書諫秦王田獵。王荅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祝期生爲人儇薄。見智愚貧富。皆輕侮之。評品

附本堂座右編

卷十五

口德

十一

之官則發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則巧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舌黃。每作須刺血數升。乃已。復作又刺。一歲五七次。痛苦難言。舌枯而死。此等人孰不畏其口者。亦豈不豪傑自命。而無識小人。孰不從而和者。然而影射誣人不少矣。視舌猶存。當任他快而已。道士章齊一好嘲誚人。後亦嚙舌而死。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五口德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六

邗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廣慈

天地以慈而成功。兼覆兼載。帝王以慈而成治。如保如傷。大禹泣罪下車。萬民仰德。商湯見獵解網。列辟歸仁。隋侯活蛇而得珠。楊寶放雀而蒙報。下至昆蟲草木。不可傷殘。豈以鰥寡孤寡罔知。矜恤叙廣慈第十六。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六

廣慈

一

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孩。倩人看養。俟長願識認者。歸父母團圓。二每冬收老稚乞丐貧人。入本處養濟院。日給錢米。滿一年。令自便求赴。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無力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給衣資。聽其適人。六專一戒殺。遇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年。貴糴賤糶。入修寺觀損壞者。裝聖像剝落者。治橋梁道路溝渠。

不通者。九客旅流落者。量遠近助糧還鄉。十居推司。凡遇冤枉。必與辯明。

陸宣公曰。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應舒遲。故決事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

唐太宗見明堂圖。五臟咸附於背。愴然曰。今律杖笞。奈何令鞭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貞觀中有人妄爲妖言。張蘊古以狂病不當坐。太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六

廣慈

二

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無所及。自後每決死刑。皆令五覆奏。

宋舊制。後苑有庫。常貯毒藥。令川廣每三歲一貢。外官一員監之。藥有七等。野葛古蔓皆豫。鴆猶居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皆前代備以殺不庭之臣者。政和初。上謂臣下果有不赦之罪。則明正典刑。豈宜用此。皆罷其貢。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於遠郊。仍表識之。

毋令牛畜犯焉。嗚呼聖性仁慈如此。

五代以殺爲嬉。獨唐明宗稍有仁心。渾公兒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者。帝令石敬瑭殺之。次日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失刑減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流。仍賜小兒家屬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石。令如法埋塋。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

南本堂座右編 卷十六 廣慈

三

宋神廟欲平西北敵。一日被金甲見皇太后曰。娘。娘。臣着此好否。后笑曰。汝甲甚好。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人民何堪矣。神廟心服。遂卸金甲。

宋太祖性仁慈。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切勿妄殺人。後城久不下。潘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批還曰。朕寧不得江

南。不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天人相感如此。

曹彬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喜怒戮一人。其所居堂。閫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

明太祖諭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昨民有子犯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欲并罪之。

南本堂座右編 卷十六 廣慈

四

朕以子死。父救。係出至情。但當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王丞相欲擬辛幼安爲帥。周益公堅不肯。王云。彼帥材。何不用之。公荅云。幼安嗜殺。凡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悟不復言。

唐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有遠郡謝表。必躬覽之。左右曰。此不足

煩聖慮。上曰。遠郡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唐每歲上巳。許宮女於興慶宮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縱其問訊。家眷更相贈遺。一日之內。人有千萬。有初到親戚便相見者。有及暮而呼喚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去。歲歲如此。

魏明帝爲太子時。以其母甄氏讒死。常慟之一日。同文帝射獵。見二鹿。文帝發一矢。其母應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六

廣慈

五

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何忍復殺其子。文帝悟而悔曰。此語一何痛哉。遂定爲嗣。

程伊川在經筵。聞哲宗在宮中盥漱。噴水避蟻。因畢講。請曰。有是乎。曰。然。恐傷之耳。願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蔣給事性中在京燕客。已卜日矣。適隣家子喪。公言彼方悲哭。而吾何忍歡笑。遂止之數日。

喪去。乃召客。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棄不育者。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媪鞠視。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稔道無拋棄者。信仁澤之周也。今維揚有育嬰社。倣此。

霍洞嘗宿田舍。見吏催科詩云。北風吹晴屋滿霜。翁兒赤體悲無裳。閨中幼婦饑欲泣。忍饑取麻燈下緝。一身勿暇私自憐。嗚機軋軋明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六

廣慈

六

窓前。織成五丈如霜布。翁作襦裙兒作褲。明朝官中催租急。依然赤體當風立。又歲饑見守者出游。詩云。朝來五馬去尋春。誰信家家既有塵。枕席道傍宜細問。恐無芳草醉眠人。守聞爲之罷游。

唐一庵與衆友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料理否。衆曰。無。一庵曰。夜寒。吾輩飲酒樂甚。從者尚未有寢宿處焉。得不與之料理。有官

人夜飲溫室。語人曰。今冬溫暖若是。時令不正也。從者於門外頓足曰。外間時令却甚正。處富貴而能念人饑寒勞苦者。蓋鮮一庵先生真可法也。

彌勒佛曰。刀割畜生身上肉。自家面上要添肥。與你黃金千萬兩。誰肯將刀割自皮。蘇子瞻曰。爲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至人好生如此。出子方道見老馬。詢知爲家畜而鬻於人者。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贖而畜之。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六

廣慈

七

有人因客至。主人將殺雞爲黍。旋覓雞不見。欲殺一鴨。轉眼間鴨復逃匿。索之見。雞伏深處。鴨以口扯雞翅。甚力。主客感悟。遂戒殺。有業屠者。將宰一牴牛。偶以事他往。其犢瞰無人。啣刀藏舍後。灰堆中。隣人見之。不論其處。遍索得諸灰中。屠怒。將併殺犢。石泉翁見之。

貸穀數石乃免。

秦符堅欲放赦。與王猛符融密議。甘露堂。悉屏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入集。筆端聽而復出。俄而長安街巷相傳大赦。堅謂禁中事何從得洩。勅窮之。咸曰。有小人衣青衣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也。唐末南康民黎景逸。被誣繫獄。有鵲止獄樓向。逸歡噪似傳語之狀。其日市人傳有赦。且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六

廣慈

八

到官司。詰其來云。路逢黑。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果至。乃知黑。衣素衿者。鵲之所傳。嗟夫。好生之事。卽蟲禽皆欣爲傳布。人可藏殺機哉。

白龜年因入仙洞。得一軸素書。能辯九天禽語。九地獸言。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坐。適將吏驅三十羊過庭下。中一羊鞭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

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命留羊驗之。果生二羔。周豫學士嘗煮鱖。見其鞠身向上。以尾首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故也。

蘇東坡曰。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自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已身患難。不異鷄鴨。因本堂座右編卷十六 廣慈 九

之在庖厨。何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耶。鄭漢奉曰。予初不舉罪福報應。但請於執杖磨刀。捕捉搏擊之時。暫試回心一觀。觀彼衆生。逃竄飛遁。投冥入隙。恨天不賜梯。地不借孔。與人類怖畏。王法聞有擒追。魂散魄震者。有異無異。觀彼衆生。黨類相憐。棲喙相並。如割一鷄。則衆鷄驚啼。屠一猪。則群猪不食。與人

類被執。向官闔門。徬徨或當死別。六親踴戀。平日眷愛難割。難捨有異無異。觀彼衆生。捉縛被刀。宛轉悲鳴。冀或見赦。血瀝命斷。聲猶汶汶。時或動掣。與人類疾病無措。號神念佛。庶幾保護神識。告離逆眼。努唇手足。牽引以冀。或存有異無異。若謂有異。是未嘗觀。即今請觀。若謂無異。惻忍安在。即今請斷。

孝宗朝。詔婺州市牛筋五千觔。時李侍郎榛爲。因本堂座右編卷十六 廣慈 十

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鎮江軍士范某妻。病勞瘵。瀕死。有醫者云。用雀百頭。製藥末飼之。至三七日。服其腦。當痊。然一雀莫減也。雀有死者。旋買之以充數。范依言籠雀。妻聞之。恚曰。以吾一命。殘物百命。寧死決不爲此也。奪籠放之。未幾病自痊。且懷妊生男。男兩臂中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

倪羽毛分明不減刻畫。

梁武帝遣人放生於石頭城下洲置十戶在洲旁掌穀粟以飼魚禽名長命洲魏李恕來帝適放生問曰北主頗事此乎恕曰本國不放亦不取。

桓宣武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獍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怒命黜其人。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六

廣慈

士

都區寶居父喪隣人格虎虎走趨其廬卽以簑衣覆之隣人尋跡到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琴。

天寶末沈氏畜一母鵝將死其雛悲鳴不食母死啄敗薦覆之又啣芻草列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死沈氏異之作孝鵝塚。

南唐李后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稽顙指其腹戒虞人保守之是夕產二子還

幸大理寺錄囚繫有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產一子煜感狙事罪止於流。

眉州鮮于氏因合藥礫一蝙蝠爲末及和劑有數枚小蝙蝠圍聚其上目皆未開蓋識母氣而來也一家爲之灑淚。

祈禳不宜殺生人有疾殺牲祀神以祈祐不知已欲求生反殺他命以活我命神而有靈其來饗乎。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六

廣慈

士

生子不宜殺生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曷爲慶我子孫令他子死嬰孩始生不爲造福而反作業乎。

徵之內典鷲頭作嶺鷄足名山孔雀爲經鸚鵡悟偈字中疑鸚珠裏認鵝一切禽鳥皆具佛性故放生說法洞徹佛性真如惜福清修屬

第二義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六廣慈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七

邦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閒逸

煙塵擾攘。曾無閒地容身。世事紛紜。何處達人高隱。得失夢中蕉鹿。兩脚空忙。憂疑杯底。弓蛇。雙眉且放。到不如滿塢白雲。三間茅屋。做一箇七松處士。相伴它五柳先生。徒步當車。晚食當肉。無罪當貴。無災當福。不亦美乎。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一

述閒逸第十七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貧賤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能教。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魚蝦。山友麋鹿。畊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友。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鄰間。或兀坐一室。習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畱連忘返。爲樂不減真仙。何尋常富貴足云。

一出都門。與長安隔世。夜卧絕不作華清馬啼。

夢家有采芝堂。堂後有樓。三間。雜植小竹。樹卧房厨竈。都在竹間。枕上常聽啼鳥聲。宅西古桂二章。秋來花發。香滿庭中。隙地鑿小池。栽紅白蓮。傍池桃樹數株。三月紅錦映水。如阿房逃樓。萬美人盡臨粧鏡。又有芙蓉蓼花。令秋意瑟瑟。更喜貧甚。道民景態清冷。都無吳越間士大夫家華艷氣。

四本堂座右編

卷一七 閒逸

二

閒適之事。天常限人。近聞南中一老翁。每緣公務入城。殊憚其煩。揭四字於室。曰望城欲哭。一日焚香告天曰。願薄田二十畝。自爲耕穫。老於山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貴則與之此。則不可。是知閒過於富貴。天不輕以與人。

馬遠公云。天地偏以巖壑雲樹。娛天下之幽人。逸士。非富貴人所可染指。散吏逐臣。猶可竊。

取一二吾輩未肯爲幽人但一日游覽亦一日清福余當年雖在都下風塵中日與西山一段秀異之氣脉脉還往無論清游香碧諸山別有趣味卽燕市園林中多有高樹坐挹深綠便覺不同一日同澹真兄坐一小園李花燦爛如雪炤人酌小樓上望西山翠尖欲滴因謂澹真兄金門亦有滄洲耶

楚王持金百鎰聘於陵仲子其妻曰夫子左琴

園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三

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夫子不保也於陵子謝使者逃去爲人灌園

梁陶弘景脫朝服挂神武門自號陶隱居梁武帝與之遊及卽位屢聘不至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驅之獻於帝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

之

趙抃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軒冕志故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閑

杜五郎居去縣三十餘里有屋兩間前空地丈餘不出籬門三十年矣黎陽孫尉訪問何以不出杜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曾此下納

園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四

涼但無用於時偶不出耳問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二十年前曾觀淨名經極愛其議論今已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孫尉是時方有軍事夜半未臥疲甚聞此不覺洒然韓持國遇穎士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野人無修簷大厦且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後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語未竟持國曰汝勿

言吾心亦涼矣。

秦少游自郴州冉編管橫州道往桂州秦城鋪  
有一舉子下第歸里見少游南行事題一詩  
於壁曰我爲無名抵死求有名爲累子還憂  
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少游讀  
之淚涕雨集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秫稻已秀翠  
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

人矣  
蘭本堂座右編卷十七 閒逸 五

溟滓子罷蘭省出都門友人送之曰子此行不  
樂乎曰黑風黃沙驢溺馬屎行行漸遠清溪  
碧石絳桃垂柳行行漸近何不樂之有

王摩詰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  
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宋之問藍  
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  
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

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清談爲樂齋中無所  
有唯茶鐺酒曰經案繩牀退朝之後焚香獨  
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  
室屏絕塵累

齊王罔辟張翰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  
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  
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  
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

蘭本堂座右編卷十七 閒逸 本  
山蕨飲三江水耳

後魏賈景興栖遲不仕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不  
以拜榮顯故也

呂希哲退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靜坐一室日  
讀易一爻家事一切置之不問不以毫髮事  
託州縣其詩曰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  
擾公私李嵩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目惟憑  
一几焚香玩易所居扁曰學易處其於死生

禍福之說，尤爲洞達。嘗有詩云：「一室焚香几  
獨憑，蕭然興味似山僧。不緣嬾出忘巾櫛，免  
得時人有愛憎。」

張融、陸慧曉二人，宅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  
何點見而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  
讓。」

范蜀客居許下，堂名長嘯，前有茶蘼架，高廣可  
容數十客。每春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曰：「有

園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七

飛花墮酒中者，爲余嚼一大白，或語笑喧譁，  
或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爲飛  
英會。

邵康節會有四不赴，謂官府公會不相識會，大  
衆廣會，勸酒醉會，又有四不出，謂大寒、大暑、  
大風、大雨，有五樂，謂樂生、中國樂、爲男子樂、  
爲士人樂、見太平樂。聞道義有五喜，謂喜見  
善人、喜見好事、喜見美物、喜見嘉景、喜見大

禮有四幸，謂幸長年爲壽域，幸豐年爲樂國，  
幸清閒爲福德，幸安康爲福力。有三惑，謂年  
老不歇爲一惑，安而不樂爲二惑，閒而不清  
爲三惑。

裴度東都留守，因闕豎擅威力，請罷治第，集賢  
里日與白居易、劉禹錫、文酒相娛，不問戶外  
事。每使臣自洛來，上必問度安否，臨卒，謂閹  
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

園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八

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可爲恨耳。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  
北方人物，信曰：「惟寒山一片石堪共語耳。」  
蘇長公與毛維瞻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窓  
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繇持  
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  
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

自有花裯

趙德麟曰王仲至謂予云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竹樹環繞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蔣希魯延盧仲甫於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

因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九

林木譬各節非素修弗成

古隱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釣弋余禁殺二不能多有二頃田八百桑余貧瘠三不能多酌水帶索余不耐饑苦四不能乃可能者唯嘿處淡飯著述而已然著述切不敢批駁先賢但當拈已之是不必証人之非

垂楊小橋紙窓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客來則尋常茶飯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知

馬蹄爲何物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鳥徑緣崖涉水於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竹籬茅舍蕪處其間臨水蒔種梅柳霜月春風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給薪水釀村酒飲之案有稼書莊周楚詞黃庭陰符楞嚴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蹻屐聽瀛水鑿澄潭步危橋探幽壑顧不樂而死

因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十

乎

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櫺短帆舟中襟置圖史鬻酒樂薺脯近則峰泖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畱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杖履相對恬然至於風光淡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

萬綠陰中小亭避暑八閨洞開几簾皆綠雨過  
蟬聲風來花氣令人自醉

眉公曰予泊舟空舫灘上野服登岸由曲徑度  
石梁見峭壁橫峰如屏中有石潭水色幽絕  
可鑑鬚眉潭上有石笋駢立勢欲墮有泉出  
石竇若噴雪花潺潺落潭中傍有磐石如席  
予忻然會心少憩石上以觀泉流俄有一翁  
曳杖而來癯然山澤之姿似有道者予揖而  
問本堂座右編卷十七 閒逸 主  
與之坐款語移時因問翁居閒處獨亦觀書  
乎翁曰壯年服膺九字經今耄矣又曰人生  
分定機關計較都不濟事已而蒼然暮色自  
四山而至予遂與翁別

趙子固嘗放棹山隈以酒睎髮箕踞歌離騷指  
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  
苑得意筆也

郝詵數月山行喜聞樵歌牧唱曰洗盡五年塵

土腸胃欣然倚驂臨水久之乃去

凡山具設經藉機杼以善俗訓見備藥餌方書  
以辟邪衛疾儲佳筆名繭以點繪賦詩留清  
醪雜蔬以供賓獨酌補破衲舊笠以犯雪當  
風畜綺石奇墨古玉異書以排閒永日製柳  
絮枕蘆花被以連牀夜話狎黃面老叟白髮  
漁父以遺老忘機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雲門寺

問本堂座右編卷十七 閒逸 主

後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卽林成樓  
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  
僮僕無得至者

陶峴崑山人雅好游覽治三舟一自載一置賓  
客一貯飲饌日與孟雲卿輩幽探山水必窮  
其勝諸貴人慕而招之不屑往也自號麋鹿  
野人

盛夏溪漲與友人棹小舸至山腰釣薜荔樹下

荔子垂紅飲澹酒數觥枕棹評漢魏詩時嵐  
翠凝旋香風百和蟬響濤聲上下相間此富  
貴可壓王侯朱明之候綠陰滿林科頭散髮  
箕踞白眼坐長松之下蕭騷流暢正是宜人  
疎散之場

一花一竹一爐一几詩編經卷以送殘日交遊  
止於田父談話止於煙霞生涯止於蒔莠朝  
市升沉事絕不到門即到門輒有松風吹之

蘭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圭

使去

面面溪山繚繞村村煙樹朦朧身在淵明記裡

家居摩詰圖中

片秋山能療病客半聲春鳥偏喚愁人

何以消天上之清風明月酒盞詩筒何以謝人

世之覆雨翻雲閉門高枕

竹徑松籬儘堪娛日何非一段清閒園亭池樹

僅可容身便是半生受用

遇名勝地最不可當面錯過若待日後來游便  
不可必

或夕陽籬落或明月簾櫳或雨夜聯榻或竹下  
傳觴或青山當戶或白雲過庭於斯時也把  
臂促膝相知幾人詭語雄談快心千古

舊詩書是吾家有緣物新見解是吾心最樂事  
高朋來座是吾破愁城之兵綠竹橫窓是吾  
入詩囊之料以此永日不知烏兔升沉以此

蘭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古

怡年一任燕鴻來往

吳正子窮居一室門環流水跨木而渡渡畢卽

抽之人問故笑曰士舟淺小恐不勝富貴人

來踏耳

心無機事素有好書飽食晏眠時清體健此是

上界真人

一簾喜色無如久雨初晴四座愁顏却爲俗人

深坐

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雲斗室經殘石磬半沉  
蕉雨

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  
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  
曠然天真

青山在門白雲當戶明月到窓涼風拂座勝地  
皆仙五城十二樓轉覺揀擇

樓前桐葉散爲一院清陰枕上鳥聲喚起半窓

雨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詞選

五

紅已

焚香看書人事都盡隔簾花落松梢月上鐘聲  
忽度推窓仰視河漢流雲大勝畫時非有洗  
心滌慮得意交象之表者不可獨契此語  
拙之一字免了無千罪過閒之一字討了無萬  
便宜

當樂境而不能享者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  
反覺甘者纔是真修之士

荒壤悉付家奴兒女悉付內政齋內不衫不履  
頽然自廢禁予之足閒予之目舒予之額寬  
予之腹酒微飲而興酣書開函而少讀超然  
禮法之外怡然長生之谷

闢地數畝築室數楹插槿作籬編茅爲亭以一  
畝蔭竹樹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  
曠空諸所有畜山童灌園雜草置二三胡牀  
着亭下挾書硯以伴孤寂携琴奕以遲良友

雨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詞選

六

凌晨杖策薄暮言旋此亦樂境

茅屋三間木榻一枕燒清香啜苦茗讀數行書  
懶倦便高臥松梧之下或科頭行吟日嘗以  
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書代益友  
以著述代功業此亦樂事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疎松修竹路曲委蛇怪石  
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  
香一茗同心良友閑日過從坐卧談笑隨意



所適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於斯極矣

讀書霞漪閣上目之清享有六溪雲初起山雨欲來鴉影帶帆漁燈照岸江飛匹練村結千茅遠境不可象描適意常如披畫

居山有四法樹無行次石無位置屋無宏肆心無機事

莫廷韓曰讀書夜坐鐘聲遠聞梵響相和從林

南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七

端來灑灑窓几上化作天籟無虛矣

讀書宜樓有五快無剝啄之驚一可遠眺二無

濕氣侵牀三木末竹巔與鳥交語四雲霞栖

宿高簷五

臨流晚坐欵乃忽開山川之情勃然不禁

閉門閱佛書開門接佳客出門尋山水此乃人

生三樂

與衲子坐松林石上談因果說公案久之松際

月來振衣而起踏樹影歸此日便非虛度

從牖竄窺大椿樹積陰如壑寒濤若湧鬱然有不可測之勢仙郎曰古之巢居得此不減秘室余曰如是幽深清遠白日之下風雨欲來虬龍隱躍其上直似穴處不同巢居耳

蓬戶掩兮三徑荒青苔滿兮履綦絕園種邵平

之瓜門栽先生之柳曉起急呼童子問山桃

落乎辛夷開未手抱甕灌花除去蟲絲蛛網

南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太

時不巾不履坐北窗披涼風焚好香烹茗茗

忽見五色異鳥來鳴樹間小倦竹牀藤枕一

覺美睡蕭然無夢即夢亦不離竹坪花塢之

旁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冷亂月在高

梧妻孥來告詰朝厨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

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

解其意相共怡然

了塵吟云半間屋六尺地雖不莊嚴却也精製

蒲作團布作被。日間可坐。夜間可睡。燈一盞。香一炷。石磬數聲。木魚幾擊。龕嘗關。門嘗閉。好人放參。惡人迴避。髮不剃。肉不忌。道人心。腸。儒家服制。上無師。下無弟。不傳衣鉢。不立文字。不參禪。不說偈。但無妄想。亦無妄意。不貪榮。不圖利。無罣礙。無拘繫。了清淨緣。作解脫計。閒便來。忙便去。省閒。非省閒。氣也。非菴也。非寺。在家。出家。在世。出世。卽此。上乘。卽此。

兩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五

三昧日復日。歲復歲。過我這生。任我後裔。

每見庭聯。非黃金白雪。則彤管綸扉。殊未見雅俊。如余繡鶴堂云。知止知足。四時成功者。退無毀無譽。三代直道而行。則宗伯李太虛題。紫陽書院云。鐵橋功烈顯。徽國道風尊。則河濱李叔則題。靜生齋云。事若求全。何所樂人。非有品不能閒。則先友宗開先題。恍然亭云。滿架圖書爲益友。無邊風月伴閒身。則太守

蕭五雲題。又三公不換一日片語。自足千秋。則新安吳元振題。又選地栽奇樹。焚香讀異書。則滇南鄒愚公題。又山臺云。榮戟曾臨。驅鱷島風雲。長護讀書臺。則司馬成都朱菊水先生百歲時題。又四本堂云。松籟畫閒。萬里孝思懷繡鶴。藜光夜燦。千秋文業。肄雕龍。則名媛吳巖子題。又善所當爲。羞譚福報書之。應讀不爲科名。則得之友人陳曼僊云。若尊

兩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五

生閣之三家村裡。省事漢十二樓中學。睡人四本堂之省察。過愆遵祖訓。寬畱地步。看兒孫。皆余之自題。拈出爲喜吟者之一助。

夜者畫之餘。兩者時之餘。冬者歲之餘。當此三餘。人事稍與疎濶。吾可一意學問。何也。良宵燕坐。篝燈煮茗。萬籟俱寂。疎鐘時聞。當此情景。對簡編而忘疲。撤衾枕而不御。一樂也。至如風雨蔽途。掩關却掃。絕人往還。圖史滿前。

隨興抽簡。潺湲在耳。簷花拂硯。如此幽寂。二  
樂也。又若空林歲晏。微霰密雲。枯條振風寒。  
禽號野。一室擁爐。茗香酒熟。陳編諷誦。宛對  
良友。顧此景象。三樂也。

湖山之佳。無如清曉。春時常乘月至館。景生殘  
夜。水映岑樓。而翠黛臨階。吹流衣袂。鶯聲鳥  
韻。催起。閨然披衣步林中。則曙光薄戶。明霞  
射几。輕風微散。海旭乍來。見沿堤春草。霏霏  
明媚。如織遠岫。朗潤出沐。長江浩渺。無涯嵐  
光晴氣。舒卷不一。大是奇絕。

四時調歌摘句。春云小門深鎖。巧安排。沒有塵  
埃。却有莓苔。東風昨夜送春來。纔是梅開。又  
見桃開。夏云日高三丈。我猶眠。不是神仙。誰  
是神仙。綠陰深裏。晝鳴蟬。捲起珠簾。放出爐  
烟。秋云一庭松竹。間芭蕉。風不瀟瀟。雨便瀟  
瀟。木樨香裏。臥吹簫。且度今朝。莫問來朝。冬

兩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主

云歸來幽興逼人清。雪可中庭。月可中庭。眼  
前何物。適吾情。不看棋。經便看茶。經。

今歲中秋初夜。微陰不見月。吾與周子集自山  
中還。時暑猶未退。相與散髮披衣。坐溪上。三  
更後。雲始解。月色正午。溪面如鏡。平月在波  
間。不覺水流天真。瀟然並溪。居人樓閣相上  
下。時聞飲酒歌呼。襍以簫鼓。計人人皆以極  
欲爲樂。然不過有狂樂淫聲。不失此時節耳。

兩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主

安知吾二人真有此月乎。

喻宣仲云。江南秋色。百倍春光。

世人但愛秋月。而不知秋日之妙。白雲碧漢。大  
勝平時。桂落庭闌。乃契斯語。

四月有新笋。新茶。新菰。荳。新舍桃。綠陰一片黃  
鳥。數聲。乍晴。乍雨。不煖。不寒。老夫非雅。非俗。  
半醉。半醒。爾時如從鶴背飛下。

種荷萬柄。蔭蕉半畝。日夕起居其間。能令魂夢

馨香肌膚翠綠。六月思避暑，不得輒作此觀。  
立夏日，兒童遶隣乞米，拔籬筍寸斷之，雜煮作  
百家飯，老幼分啖，云食之可一夏無疾。村民  
亦就采草木嫩莢，揉粉製餅餌相饋遺。時梅  
已如彈，朱櫻的皪可愛，陰森中忽一風來，作  
百和香，不辨何樹，戴勝黃鸝遠近，咿啞不衫  
不履，徙倚林塘幽絕處，亦歲時最佳候也。若  
營營碌碌者，竟成錯過而已。

因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三

晚間紙窗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橫，取蒲團靜坐，  
覺得又是一境界。

清閒之人，不可惜其四肢，又須以閒人做閑事，  
臨古人帖，溫昔年書，拂几微塵，洗硯宿墨，灌  
一園中花，掃林中葉，覺體少倦，放身匡牀上，暫  
息半晌可也。

種明逸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  
和，因號雲谿醉侯。

歐陽公言：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  
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  
是爲六一。遂號六一居士，自爲傳刻石。

香宜遠焚，茶宜旋煮，山宜秋登。

鼓琴偏宜於桐風澗，響之間二者皆自然之聲，  
正合類聚，或對軒窓池沼，荷香撲人，或水邊  
林下，清漪芳芷，微風酒醺，遊魚出聽，此樂何  
極。

因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三

太平清話，遍訪古帖置之几上，其益有五：消永  
日，汰俗情，一益也。分別六書字派，二益也。多  
識古人奇字，三益也。先賢風流韻態，如在目  
前，且可以揆其遺行，逸籍交遊宅墓，四益也。  
不必鉤榻日與聚首，如薰修法，自然得解，五  
益也。

東坡云：予素不解棋，嘗獨行廬山白鶴觀，觀中  
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

亦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  
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隅坐。竟  
日不以爲厭也。五老峰前。白鶴遺趾。長松蔭  
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棋者。  
戶外聞寂。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  
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  
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  
耳。

內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圭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興發。則朗誦南華。秋  
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咽之。曰。吾欲寒香沁  
入肺腑。

爲園栽植之繁。非徒侈觀。實備供具。如花可聚  
褥。葉可學書。竹可挂衣。茅可爲藉。效用自真。  
頗領佳趣。至於栽菱荷以爲衣。將薜荔以成  
服。紉蘭爲佩。拾穉爲冠。檢竹刻詩。倚杉完局。  
松花當飯。桃實充漿。猶見逸士之取裁更得。

草木之知已。

香之爲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隱。坐語道德。焚之  
可以清心悅神。四更殘月。興味蕭騷。焚之可  
以暢懷舒嘯。晴窓揭帖。揮麈閒吟。篝燈夜讀。  
焚以遠辟睡魔。謂伴月可也。紅袖在側。密語  
談心。執手擁爐。焚以薰一熱意。謂古助情可  
也。坐雨閉窓。午睡初足。就案學書。嚼茗味淡。  
一爐初熟。香靄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皓

內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圭

月清宵。水絃戛指。長嘯空樓。蒼山極目。未殘  
爐熱。香霧隱隱。遶簾又可祛邪辟穢。隨其所  
適。無施不可。品其最優者。伽南止矣。第購之  
甚艱。非山家所能卒辦。其次莫若沉香。沉香  
有三等。上者氣太厚。而反嫌於辣。下者質太  
枯。而又涉於煙。惟中者最滋潤而幽甜。可稱  
妙品。煮茗之餘。卽乘茶爐。火便取入香鼎。徐  
而熟之。當斯會心境界。儼若太清宮。與上真。

游不復知有人世矣

古人稱茶爲晚香侯。蘇長公有烹茶詩可誦。活水仍須活火烹。自臨釣石汲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去脚。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傾三盞。臥聽山城長短更。

聚書萬卷。潢以縹緗。搜帖千軸。束以異錦。琴一

笛一。劒戟尊罍。名香古鼎。湘榻素屏。茶具墨

印。本堂座右編卷十七 閒逸 三

品暇日嘯咏其間。無俗客塵事之累。當是震旦淨土人世丹丘。

文士之有硯。猶美人之有鏡。一生最親。故鏡用秦圖。端用宋坑也。

案上蓄瑪瑙數十塊。盛之以白磁盤。浸之以雨露。而紋彩呈露。五色繽紛。最豁心目。

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曰幽人筆。當如是。

龜茲國進枕。色若瑪瑙。溫潤如玉。製作甚工。枕之而寐。則十洲三島盡在夢中。因號游仙枕。招涼珠。燕昭王常懷此珠。當盛暑之月。體自輕涼。

唐房千里竹室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直者爲柱。楣撐者爲椳。楠王元之竹樓蓋其餘意。

山齋之用。秋採甘菊花。貯以紅碁布囊。作枕用。

印。本堂座右編卷十七 閒逸 三

能清頭目。去邪穢。採蒲花如柳絮者。熟輾貯以方青囊。作坐褥。或臥褥。春則曝收。甚溫煥。木棉不及也。松膠枝作曲几。以靠背。名曰養和。

薔薇雖非清供。編樹爲屏。以代垣堵。春思敷榮。冷眼相對。忽起石家錦障之思。題以破俗。何當來蜀錦。繡段美人遺。覆却茅牆短。明霞入暮垂。又春色餘庭際。紅妝列翠屏。香雲流不

盡醉暈久傾城。

以境論花神氣絕肖桂花。天宮蓮花。佛國梅花。仙界隔絕人世。凡境已脫。至若水仙梨花。一切清韻。則素士之明窓也。天桃紅杏。一切濃艷。則公子之華堂也。海棠爲靚女之妝樓。玉蘭爲高人之傑閣。盤鬱官殿。而以牡丹芍藥比觀。隱逸茅茨。而以紅蓼白蘋較寂。或似維摩之室。或似庾公之樓。或似金谷之園。或似

兩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无

卿嬾之洞。若山茶。山樊。秋葵。秋菊。石榴如火。丁香如星。由此而推。一一配合。擬境得神。自是花中快論耳。

李昉五客堂。白鷗爲閑客。孔雀爲南客。鸚鵡爲隴客。鶴爲仙客。白鷺爲雪客。予齋佐以五友。疊石爲介友。新竹爲澹友。古木爲老友。烟雲風月爲遞去遞來之良友。一切草野之花。時時點臺綴砌者。爲小友。較之曾端伯取十友。

於及時之花。開落無常。偶一相思。不堪千里。命駕者。予友似近耳。

洛陽梨花。時人多携酒。其下曰。爲梨花洗粧。古云。鶴笠鷺簑。鹿裘鵲冠。魚枕杯。猿臂笛。與夫畫圖之屋廬。詩之山水。皆可遇而不可求。即可求而不可常。余惟紙窓竹屋。夏葛冬裘。飯後黑甜。日中白醉。

澄懷錄云。每遇勝日。有好懷。袖手哦古人詩。足

兩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三

矣。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居離落下。然後爲已物。

楊升菴咏月曲云。水輪懸鏡。漸離滄海。飛上瑤京。金波不定。徧大地。霜凝水淨。千江有水。千江映。萬里無雲。萬里明。是誰將瓊樓玉宇修成。奈高處不勝清冷。想素娥應悔誤餌長生。青天碧海。夜夜怎禁孤另。仙家難免別離苦。靈藥難醫。寂寞情。有誰將蟾宮閨怨。傳下青

冥圓缺陰晴總是人間天上情偏廝稱清樽  
翠竿歌窈窕舞輕盈吹簫弄玉翩翩下解珮  
飛瓊嫋嫋迎娉婷從頭細數風流處百般堪  
聽愛春月朦朧花影有千金一刻難并柳稍  
才上天街靜又蚤人約黃昏照樓臺歌管聲  
偏細映院落秋千夜轉深穿芳徑眞個是惱  
人春色夢難成愛夏月雲頭金餅對蓮池紅  
妝臨鏡夜遊銀燭何須秉暗墻頭自照流螢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三

愛秋月四時偏勝到中秋分外精瑩清輝香  
霧佳人與蛩才鬧鵲又驚銀盤彩樣蓮花白  
金粟香浮桂子清寒光映眞個是玲瓏七寶  
表裏通明愛冬月梅梢清耿與馮彝六花爭  
勝玉園瓊屑交相映喚詩人瑤臺夢醒秦樓  
月與簫聲並冷緱山月共笙韻雙清西江月  
醉曹瞞恨牛渚月汎袁宏典梁園月綠苔生  
閨芳塵靜長安月練搗秋風萬戶砧人間鏡

最堪憐曉行殘月茅店鷄聲娥池月妖嬈倍  
增羅浮月夢裡參橫瑤臺月舞青鸞影海棠  
月高燭燒銀初生月娥眉淡勻將曉月弓彎  
西嶺上弦月參差匣露些兒鏡暈花月擁祥  
雲南浦月彩雲夢斷歌蘇小廣寒月一曲霓  
裳舞太眞重思省總不如西廂待月成就鶯  
鶯梨花月溶溶滿庭楊柳月低照樓心踰躑  
舞影桃花月底香肩並梧桐月犬吠金鈴是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三

恁的萬般情景笑都是明月教成月如無恨  
常圓滿却似世人輕今人不見當時月今  
月曾經照古人心無盡怎能勾把嫦娥喚醒  
問個分明月團圓人歡慶廣寒塵世一般情  
但願常把金樽和月飲

秦時松封大夫李誠之詠曰半依崑岫倚雲端  
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  
作大夫官陳朝石封三品王介甫詠云草沒



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  
無耻。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  
爲二朝名寵所點。猶不免萬世之彈劾。士大  
夫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

予遊褒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  
而臥。予坐久之。乃驚覺相向。熟視予曰。方聽  
萬壑松聲。冷然而夢。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  
巾。杖藜逍遙潁水之上。予私揣曰。此道人識

南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圭

歐陽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幾年矣。道  
具何在。伴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  
言滾滾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  
有碗。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  
不備笠耶。曰。雨卽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  
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曰。然  
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放置每  
爲累。欲睡故作枕耳。予甚愛其風韻。恨不告

我以名字

朱鄭所南曰。承先人之田十餘畝。養其未死之  
身。逮時之康。當屋於勝地。扁其廬之中。曰。南  
風堂。其堂之南六七丈。池之以荷花。距堂之  
北。深十餘丈。植之以修竹。堂之中列三教典  
籍。寓之以琴棋壺觴之具。非忠義之士。清逸  
之人。不納得一處。此死亦無憾。

尊生閣記。卓月道人爲維揚之苗裔。生於潮。非

南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圭

生於揚。實非生於滇也。今居於揚。追本尋源  
而然。非阿於山水風月之好。夫揚爲大儒之  
里。太傅之鄉。開元赴遊仙之夢。大業奏清夜  
之歌。魏公芍藥。水部梅花。池有九曲。堂稱四  
并。古人游之而多感。今世居之而不疑。風雅  
文章。非山川而然人而然也。蕪城者。西枕甘  
泉。東迎瀚海。南接岷江。北通淮泗。道人之居。  
近江背淮。負郭面市。以迎東曦。門有橋。稽勝

國時羽林卸甲於此。而因名焉。今圖史。伊嘑之所。皆虎帳叱咤之區。何先威武。今反文儒。又時而然。非地而然也。入門之左。有雲迴閣。閣可南望。白雲。今往閣。徒存焉。門再入。則繡鶴堂。不曰跨而曰繡。以彰先績也。堂階有石。逢冬則起。道人對之。生氣勃勃。乃知息壤在揚。而不在荆。堂之西。則靜生齋。遵武侯澹寧之訓。今爲兒館。齋下榴花。爛有於火。霜降之

兩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三

前枝垂壘。纍紅綻欲滴。齋前有館。爲兩孫塾焉。堂之東。爲筆陣軒。道人束髮帖括於此。埤有井。畜硃砂。食水却疾。植高梧於傍。取碧梧金井句。嘗考金井爲梧葉中黃暈。非謂井泉也用。事之謬。愧不止此。桐下短廊。廊有橈。欹伏偃仰。至此者亦無禁焉。廊有別徑。爲畜嬾子之所。稍曲。門有石碣。爲紫陽書院。院內則四角亭。牕櫺密布。短檻外環。春冬皆可登。道

人臨之。風景不殊。恍然各異。因題曰恍然亭。爲河濱子之飛白。亭下木筆。棕櫚。天桃。山茶。俯而觀。榆柳。牆東。仰而視。每夏則迎避風。日以寓禽鳥。迴廊兩折。石磴數層。轉此而北。祠堂三楹。中祀考亭。左右有齋。藥爐。茶竈。壺觴。琴奕。取貯其間。堂北有竇。龕以被之。至此者。知室內之有龕。不知龕後之有竇。人藏舟於壑。我則藏壑於舟。入竇。天光雲影。作萬頃之

兩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美

觀葢苑之廣。垣之長也。下阪。阪盡。則甬道。道盡。則石級。級盡。則臺。臺殿而平。有妙高。楞伽之致。宜風。宜雲。宜月。宜露。宜壺觴。宜蹴踘。快其無林木之蔽。環臺則太史。墻矮而平。可醉。可吟。可曝書。可煎茶。冬可掃雪。臺下西府垂絲。玉蘭。香櫞。花紅。櫻桃。香色各備。年來春木秋榮。主人嘆其失性。客曰。地氣北向。陵谷遞變。人皆失性。木則順時。據臺而登。則四本

堂以遵先訓。四者之中。循理獨重。堂深而靜。偶雲日之開閉。蟲鳥之停鳴。僧朋之隻偶。雨晴之升降。座設皋比。瓢笠挂壁。四無人聲。不俟鐘磬。而幽冠劍。而肅東窓。有竹其葉蔽天。披襟獨坐。風透一堂。屏後爲木香棚。簾垂陰翳。几案如水。時道人作空杳之觀。收前後之綠。天下昇平。老此無憾。棚出數武。則桐關高。桐徧畝。滿碧萬竿。桐下蒲團。石以映月讀書。也。石三折。則山。山前菊一畦。瓜菓倍之。榆柳緣牆。西有古木一樹。作千章之勢。以障夕暉。一逕一花。淺深次第。應接多姿。疊石爲山。割艮岳之奇。不待天工。橫峰側嶺。每一石。則一樹。又不待松之衣。蕉之袖。尋徑而上。可登可憩。我欲生公。則生公矣。我欲山陰。則山陰矣。物由我造。何必對境成真。再上登光明頂。頂有戶。異向。則尊生閣。莊子曰。不以富貴累形。

貧賤勞生。道人因之爲閣。閣上茅遮。茅上則舞柳覆之。當春之花。冬之雪。夏之風。秋之月。八窓洞開。一日之間。朝煙暮靄。氣象萬千。遙望三山。雲檣帆影。楚江廬岳。渺渺在西。大觀也哉。真令人有遺世獨立之想。又當夕陽下山。歸舟還至。簫鼓之音。與禽鳥歸林之噪。如怨如訴。動遶樹難栖之感。今之世。所觸皆害。守此閣者。惟讀書。有利而無害。對谿山花竹。靜坐第一。以懸之下。閣白雲遶其趾端。翠竹拂其眉表。山足則洞分緣而入。複地如許。則穴居焉。以彷彿司空圖之壽藏。今夏秋之交。道人阮於足。三月不起。真不知家之有園園之有閣。閣之有居。從此不言。不思不動。與山谷敦歲寒之盟。故不辭而蟄焉。自記者道人作圖者。宗氏不揜。欲其傳。則倩巖子吳夫人書。

之。

六一居士云。蘇子美常言。明窓淨几。筆研精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爲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今卓月先生養疴園中。萃百芳於毫際。布萬象於楮端。自作此記。豈獨不爲外物移其好。而特稀哉。抑且以詩文書畫爲愈疾之妙藥也。昔楚太子聽枚叔七發。霍然病已。魏武見陳孔璋檄。而頭風愈。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七

閒逸

元

亦皆以文字爲藥也。其爲藥同。所以受藥異。二者之藥。從眼耳入。先生之藥。從心入。彼之醫。由人。先生之醫。由己。雖暄涼變幻。靜動自宜。樂而不倦。好而無勞。故其文秀出霞表。無煙火氣。九轉丹頭。非金石比。况參苓哉。讀而擊節。又愈我疾矣。癸卯仲冬。巖子氏吳山拜手謹跋。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七閒逸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八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明敏

莫邪干將。凡鐵不能與之爭利。驕驍騶騶。騶騶馬不能與之並驅。故明于物者。不可驚以怪。喻于道者。不可動以奇。察于辭者。不可耀以名。審于形者。不可遷以狀。易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則明敏之不可已也。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八

明敏

一

著明敏第十八

曲端爲涇原都統。張魏公按視其軍。營中閭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一部。端於廷間開籠縱一鵠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欲盡問。乃悉縱五鵠。則五軍頃刻而至。戈甲煥燦。旗幟精明。公大加獎異。

宋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爲黃門祇候。時氣

性不同。已有心力。宮中呼爲劉七。每令與諸小祇數真珠。內夫人潛於看窓。覘之。未嘗偷竊一顆。餘皆竊置於衣帶中。洎太宗卽位後。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間。似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宮人總走。臣乞監去。處置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太宗會其意。許之。六宮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太宗前領

兩本堂座右編

卷十八

明敏

二

去送一尼寺。潛遠嫁之。却殺猪。取心肝一具。猶熱以盒子貯來進呈。六宮皆圍盒子而哭。良久。畧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劉錡之破金人也。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籍其豆。敵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就口。以故士馬俱斃。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叅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宋太祖一日大宴。雨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趙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宴焉。

兩本堂座右編

卷十八

明敏

三

屠漸山一日欲治僕罪。怒甚。僕求解於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夫微言談笑。可以解紛。不謂閨閣中諳此機械也。

錢元懿收新定。一日閭里輒數起火。居民憂恐。有巫楊媼因與妖言曰。其所復當火。適如其言。民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

火也。宜殺之。乃斬媼于市。自此火息。

楊璉受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璉選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卽躍於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給曰。聞公驛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憐。禮謝而去。

兩本堂座右編

卷十八 明敏

四

李亨爲鄞令。民有業圃者。茄初熟。鄰人竊而鬻于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茄于庭。笑謂鄰人曰。汝真盜矣。果爲汝。茄肯于初熟時併摘其小者。卽遂伏罪。

聞人頴立。初簿江都。旣擢知崇德縣。時事孔殷。過軍譁然微功。必欲挾邑宰代申希賞。事出倉卒。乃于各人券曆中批云。破賊有勞。乞行推賞。以縣印倒用之。洎考功行下。詰問。則申

以請驗印文。正用者是。廟堂奇之。

真宗不豫。李文定以宰相宿內所。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禁中。累日不出。執政忠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王所需也。文定取案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大駭。意其爲毒。卽上馬去。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索朱紅桌三

百張。限卽日從。善于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

兩本堂座右編

卷十八 明敏

五

張。糊以清紅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于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

李崇都督江西。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決。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汝兒昨不幸遇疾暴死矣。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

已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欵引

盛景爲縣令有盜數百夜劫庫景潛登庭樹賁珠墨二孟俟盜出入濡筆酒其衣明日閉城門密命邏者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五代徐知誥兼中書令副都統徐知詢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八 明敏

木

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談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鍾趨出腦潰而死

嘉靖間講官顧鼎臣講咸丘蒙章至放勲俎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唐樂部焦德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花竹皆取四方道里跋涉已至上林已焦矣上笑而止之

高宗出獵遇雨因問谷那律曰雨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因此不復獵

宗澤知掖縣時戶部着提舉司科買牛黃供在京合藥用急如星火百姓競屠牛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相與歛錢以賂吏祈免澤獨以狀申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腴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八 明敏

七

南昌祝守以廉能名寧府鶴爲民犬昨死府卒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吾王賜祝判云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又兩家牛鬪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外國人買秦吉了還國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因不食而死大曆中有猴數百集朽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一老猴忽躍去隣近家

縱火燔屋里人爭救火羣猴得脫去吁學吉了之忠可以報國效老猴之智可以全身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貞令椎油以助軍需有司言官油不行多爲松明攙奪乞行禁止張延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貞大笑松明之禁遂止

君山上云有美酒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

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求得之將飲東方朔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八 明敏

八

曰臣識此酒請觀之因一飲至盡帝怒欲殺朔朔曰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帝笑赦之

成化初邢宥爲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立丈量之法有投邢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閭閻渚寄語沙鷗莫浪眠邢爲廢法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

隣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一絕大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

陳惠公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孔子聞之與俱登臺而觀焉曰美哉臺也賢哉王也自古聖王之爲城臺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陰遣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八 明敏

九

人赦所執吏

尹見心爲縣令縣近河河心有一大樹椿屢壞人舟見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泅水者一人往量其長短若干得至水面作一杉木桶視水稍長空其兩頭從樹稍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盡涸其水入而鋸之水遂斷舟行無礙矣齊景公游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



一有先言歸者死。顏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設若有治國者，君得獨樂此海乎？公始悟歸。

錦衣王佐卒。陸炳代理衛篆，勢醜張甚。佐子不肖，有別墅三，炳欲盡得之，乃陷以罪，并捕其母。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號呼曰：兒頃刻死矣！母忍助虐耶？母指炳座而顧曰：汝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應亦非一生汝不肖。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八 明敏

十

子天道也。何多言炳面發赤。

官訊一盜曰：爾試自言盜狀，佯不省曰：何名爲盜？官曰：汝盜，那得不自知？胥篋竊財，是爲盜。爾盜乃笑曰：如公言，余何能盜？若官人真盜也。儒生唔咿帖括，曾不考古今，究天人，思經濟，皇輿，惠澤黔首，日夜望事權入手，借以攫取大利。父師所以教，朋友所以學，習盜也。薦賢書，上公車，隣里美，親戚賀，所慶何事？富貴。

到矣。公服手板而高坐堂皇，胥吏旁列，輿臺下擁，尊嚴如天帝。官繇利出，政以賄成。原郭巨豪，白晝殺人，苞苴一入，三尺安在？黃金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揚豪里中矣。閭左賤氓，罰贖貧苦，披髮剝膚，室廬不保，鬻及妻孥。赴海填壑，莫之省憂。神怒人怨，錢神通天。官譽大起，甲第連雲，歌鐘撲地，僮奴如蜂，粉黛塞房。真天下之大盜也。夫穿窬穴地，破雷竊。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八 明敏

十一

人一錢，卽以盜論刑。官人高坐拱手，搜括巨萬，而猶不失官譽。冠裳大盜不問，而問民間乞兒小偷乎？於是官人立釋此盜，盜亦黠獷矣哉。夫飲水懸魚，羔羊冰蘖，何代無之？翠毛象齒，貪婪無行者，時亦不乏。卽盜言可畏哉。古云：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非一日矣。

秦昭王患楚使多健辯，謀之甘茂。茂曰：其健者來使，王弗聽，其懦弱來使，則王聽之。斯儒。

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此用拙以折其所使也。宋江南徐鉉有才名，致貢中朝，廷臣慮件使乏才藝者，宋祖取殿侍中不識字一人，趣令渡江。鉉恃其詞令，終日與語，其人輒不答。此使短以破其所恃也。二事皆老子餘智，亦應敵一奇。彼爭妍恃才，殆未諳制人之術者。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維皇帝道一言之力也。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八

明教

主

隋煬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酋長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醉飽，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酋長皆驚其黠者，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胡不以與之？纏樹何爲？市人不能答。齊晏嬰短小，使楚，楚故爲小門延嬰，嬰不入，曰：

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何使子也？對曰：「齊擇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頃之王命縛一人來曰：「齊人坐盜。」王視嬰曰：「齊人善盜乎？」對曰：「嬰聞橘生于江南，至江北化爲枳，枝葉似其實，味甘不同。水土靈也。今此人生于齊，不解爲盜，入楚則爲盜，其實不同。土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八

明教

主

海虞嚴相公訥，營大宅於城中，度基已就，獨民房一楹，錯入其人鬻酒腐，而房其世傳也。司工者請爲價乞之，必不可，憤而訴公。公曰：「無庸先營三面可也。」公旣興工，命每日所需酒腐皆取辦此家，且先資其值。其人夫婦拮据，日不暇給，又募人爲助，已而鳩工愈衆，獲利愈豐，所積米豆充牣屋中，缸仗俱增數倍，屋隘不足以容之。又感公之德，自愧其初之抗

也。遂書契以獻公。以他房易焉。

林靈素永嘉人。以方術得幸徽宗。賜號金門羽客。一日侍宴太清樓下。見元祐黨碑。素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列宿。臣敢不稽首。自是黨禁漸寬。

戶部尚書黃公福持正不阿。卓然自立。宣廟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會圍碁。曰。臣不會着碁。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八

明敏

學無益之事上默然。

張詠在蜀。一日軍士忽擁馬首。大呼萬歲。公徐下馬。北面叩頭。亦呼萬歲者三。軍士氣沮。遂帖然以寧。公之倉卒應變。亦神矣。大抵天下事出於熟計深思。常才可辦。惟變起急猝。飄風迅雷。手足易亂。自非英雄蓋代才。應之未有不顛謬者。此在平居澄神養氣耳。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八明敏終

###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九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 循理

理欲不容並立。舜跖於此攸分。從欲惟危。小人之所以日流於汙下。順理則裕。君子之所以日進於高明。言有物。行有恒。風雨不易其操。聲爲律。身爲度。造次不失其常。折矩周規。鄉黨有所矜式。耳濡目染。子孫亦秉楷模。和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九

循理

氣致祥。禍亂不作。何家之不可保哉。敘循理

#### 第十九

吳處厚論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作事有剛有柔二。慕善近君子三。安分寡營四。不嗜殺五。爲善不求人知六。耐忍七。不厭人乞假八。喜人規切九。常自知非十。聞事不驚張十一。與人期不失信十二。無作奸作惡十三。不談亂十四。夜臥便睡着。馬上去不回頭十

五。不談閨闈事十六。作事周匝有始終十七。  
不忘人恩十八。揚善掩惡十九。急難中濟人  
寬慰人二十。不助強欺弱二十一。不忘故舊  
二十二。能損己爲利人事二十三。知人詐僞  
能含容二十四。能惜福二十五。受享知慙愧  
二十六。語言有序二十七。富人語次不撓奪  
二十八。不嫌惡衣食二十九。不面訐人三十。  
知人饑渴勞苦三十一。不念舊惡三十二。常

園本堂座右編 卷十九 循理

二

思退步讓人三十三。盡心爲人謀三十四。受  
謗不急自解三十五。精言因果三十六。全者  
福祿令終未全福祿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  
求人相不如自己相。

空青先生論陽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禮義一。  
子孫知稼穡二。斗秤平準三。每聞紡織讀書  
聲四。少與造五六。婆不入門六。不畜優僕七。  
和睦隣族八。門多士君子九。早完官稅十。庭

除灑掃十一。閨門嚴肅十二。尊重師傅十三。  
宴客有節十四。無長夜飲十五。不延妓女至  
家十六。不狼籍用物十七。女人不登山入廟  
十八。居喪循禮十九。交易分明二十。祭祀必  
恭敬二十一。卑幼凡事稟命家長二十二。故  
舊窮親在座二十三。閨人謙婉二十四。家人  
多服布衣二十五。不喜鬭訟二十六。不信禱  
賽二十七。不聞婦人聲二十八。不聚坐談話

園本堂座右編 卷十九 循理

三

二十九。婚娶不慕勢利三十。寢興以時三十  
一。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二。童稚能供應對三  
十三。無博奕戲詈三十四。舟車能借人三十  
五。婢僕不搬闔是非三十六。全者鬼神福之。  
子孫保之。不然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  
吉避凶之真訣也。

康節先生曰。君子處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  
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不自得。智數或能

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薛文清公曰。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或問吾人處世。思前慮後。有許多勾當。未免爲

困本堂座右編 卷十九 循理 四

慮。奈何。心齋先生曰。何不以不了了之。若知了心之法。隨身有無。隨家豐儉。高還高。下還下。有餘還有餘。不足還不足。一毫不起非望之想。分外之求。則身家之念一時俱了。若不於了處了。只在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

富家子不肖。不過酒色賭蕩。破家之事而已。貴宦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親近羣小。倚氣

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多飾詞以妄訟。鄉人犯法。認爲已事。名曰擔當。鄉人爭訟。僞作父祖之簡。干賓州縣。求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其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不卹誤其父祖。陷於刑辟也。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也。

張簡肅公詩曰。父兄勢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

困本堂座右編 卷十九 循理 五

已過分。况乃事奢華。軒軒傲里閭。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譴。

陳顯達爲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凌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顯達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不須捉此。卽取於前。燒之。

朱謝瞻爲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  
權遇已重賓客盈門瞻驚謂曰吾家素以恬  
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汝勢傾朝野若此豈  
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未幾晦果以廢立見誅

武康駱乾沙宗伯宦於京巡鹽田直指其門人  
也一日以院胥缺一名爲兩公子壽公子以  
未有父命辭直指笑慰之曰此聊爲兩世兄

兩本堂座右編卷十九 循理

六

蔬果資曾區區者而亦聞之老師乎兩公子  
終不受而分之戚黨不敢重違直指意也意  
今之僞作父書以干澤比比而足如駱公子  
豈非濁世之翩翩者哉然亦可想見其傳家  
之詩禮矣

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也上問處家何等最  
樂對曰爲善最樂

天遊集曰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

金多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  
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  
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盍以清淨省  
事爲本窮通有命徒事紛擾何益哉

陳壽巡撫延綏與賊戰三勝或諷壽註子弟姓  
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  
馬竟不許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夕

兩本堂座右編卷十九 循理

七

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  
沒未寒而業屬之他人譬家羣起而報復子  
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  
哉

富貴不祥之器也古之君子不得已受之是以  
兢兢以守之業業以保之者非畏富貴之去  
也懼禍患隨之也今之人驟得富貴則遽易  
其志慮榮惑其心身無所不爲矣殊不知高

明之家鬼瞰其室焉能保其富貴哉此陳嬰之母所以賢也

孔子觀欬器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九

循理

人

袁氏世範云天序十年一換甲則世事亦一變今不須廣論久遠只以鄉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論其成敗興衰曷嘗有定勢世人無遠識見他人進及有如意事則懷妒見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則譏笑同居及同鄉人最多犯此若能明知事勢無定則自慮之不暇何暇如人笑人哉

今夫富貴之家委積愈厚鞭笞愈切鬚鬢愈白

計慮愈深第宅田園爲子孫計飲膳失期夜分莫寢貧賤者無是勞苦也肥甘乃致疾之媒粉黛乃喪身之具動由順境不堪摧挫素處參養不耐風霜貧賤者無是脆弱也損人致富召怨實多官爵雖高冰山更險貧賤者無是驚危也孰謂貧賤不如富貴耶

諺有之曰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味言已開則謝適可喜正可懼今有方值豐亨便生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九

循理

九

驕溢侈筵慶賞過飾婚喪伎樂聲容沸騰傾動僕器服食珍麗齊整勝絕鄉邦光映門戶却是花開矣夫無德富貴謂之不祥宜加省懼何用誇侈子孫有是亟爲斂抑又若約而爲泰時訕舉羸則立覆之道也

陸放翁家訓曰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可爭訟况官行關節吏取貨賂或官司雖無心而其人闇弱不明爲吏所使

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之。固無及矣。况鄉里間。所訟不過侵占地界。通欠錢物。及兇悖凌犯耳。姑徐諭之。勿遽興訟也。若能置而不校。尤善。古人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爲哲真達識也。

國有漏網之奸。野有不簡之利。皆盛世事。人家當隆貴之時。田或不稅。債或不償。逮其子孫。一一簡察。絲毫無復遺漏。往往笑其祖父之

兩本堂座右編

卷十九

百里

十

拙而不知已。自處于衰季之世矣。

賀相國致鄉親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目觀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母雞。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對聯。當年雞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使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憲

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日始。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于牀前。烟薰眼淚。逢聖中下濕上漏。炊爨即在牀前。烟薰眼淚。逢聖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卽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己酉館於嘉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曉揭。則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

兩本堂座右編

卷十九

百里

十一

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何。亦曰。罔敢作業而已。不作業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小。家中沒飯喫。寧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錯動了念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事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通欠。馬通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池不討



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誠子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臆。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於微。成於慎。微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田本堂座布

卷十九

循理

主

今寒士一旦登第。凡與馬僕從飲食衣服之類。即欲與膏粱家爭爲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謁選之官。債主即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股剝閭閻。何以償之。及其罷官歸休。則恣橫於鄉黨。居間請託。估計估奪。無所不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昔人言受恩多。難以立朝。吾亦曰。舉債多。難於立身。

喃喃錄云。先府君以八座家居。一敝袴十年不

易。綻補幾無完處。朱少傅衡嶽里居。侍養官已三品。客至或身自行酒。近時貧士。偶躡科名。輒暴殄天物。窮極滋味。服飾起居。無不華煥。和衣褻服。紅紫爛然。至於梳頭裹脚。亦使童奴代爲。不知閒却兩手。何用如此。舉止名位。安得尊崇。壽命又安得長。永一葉之舟。載得幾許物事。

田本堂座布

卷十九

循理

十三

錢糧差役輪納。自有定期。惟先期辦理。依期完納。免於公差催擾。自然快活。若托故推辭。延久不納。使他人受比併之苦。而我亦終不能免。則何益矣。至於厚賄吏書。飛詭稅糧。求以避重就輕。而一旦敗露。爲罪尤大。縱能隱秘不露。而冥冥之中。鬼神譴責。豈肯放過。可不戒哉。

斗斛秤等之類。所以平物價。而一人情也。今人或用二樣。大入小出。重入輕出。其意只是便

益爾。然便益在我。虧損在人。與暗計竊取者何異。故必較量大小。輕重得中。一件只用一樣。出入皆同。自然人已無虧。况貧富有命。算計全不在此。

敎家類纂曰。親族隣里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者。富貴家多用之以爲牙爪。且得目前快意。此輩內既奸巧。外常柔順。晉罵狎玩。亦所甘心。人多愛之。不知他日所以鼓

兩本堂座右編

卷十九

循理

十四

惑吾子弟而引誘爲非者。皆此輩爾。故唐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得夜。則爲不祥。此輩之謂也。若平昔延接忠實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

薛文清公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者。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何如。

一彼爲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爲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讐而相害也。歟。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

自警編云。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

兩本堂座右編

卷十九

循理

十五

又積善以滋潤之。父子之間。不可溺于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理。則長無不肖之悔。一切順逆得喪。毀譽愛憎。要知宇宙古今聖賢。凡民都有的。不必輒自驚異。

大凡人之舉動異常。每爲不祥之兆。余一隣家。仕爲令。其子携家屬歸。前堂梨園。後庭絲竹。畧無虛日。余謂友人曰。此隣不久。其有哭聲。平居無何。而其父卒於官。蓋歌之反爲哭。未

有極而不反者

佛典以人生現前產業爲五家所共。一曰國王。二曰水。三曰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凡人辛苦作家。自謂可以長守。不知不覺常爲此五家負之。而趨故曰共也。夫尋常家業猶不免共之者。况得之橫求者乎。

閨門之內。少了個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亡家破。皆從此起。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九

循理

十

厚生訓纂曰。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婦人以買賣針灸爲名。皆不可令入人家。凡脫漏及引誘爲不美之事。皆此曹也。

又曰。博與奕。乃貪心殺心痴心。嗔心之變理也。於事雖小。害道則大。

方遜志曰。土壁而茅簷。繩樞而甕牖。匡牀席門。僅容俯仰。以養吾素而已。被褐而束葦。飯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饑寒。以養吾素而已。

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素而已。言務達志。文以適意。不求世知。惟理之務。以養吾素而已。

文丞相與繆太守書曰。天祥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不以爲公私撓。獨時松百畝。日騎牛扣角其間。天惠仁侯。自此吏不打門。犬不夜吠。猿呼虎嘯。各適其適。則某受賜多矣。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九

循理

七

齊人沈麟士其所着屐爲隣人所認。麟士曰。是卿展耶。卽跪而返。隣人後得屐。以前屐還。麟士曰。非卿展耶。笑而受之。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拈着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迂。續壽之源。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九循理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十

邦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省愆

仲由喜聞過愆。尤罔集厥躬。伯玉能知非。遷改不遺餘力。既無慚於面目。亦可質於鬼神。世以簡傲爲高。以諂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闢葦爲寬大。此皆德之賊。俱非性之真。苟有一言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十 省愆

急須猛醒故序省愆第二十

伊菴權禪師用功甚銳。在衆未嘗與人交一言。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麼空過。嗟呼。余輩犬馬之齒已長。空過從前多少日子。都不覺知。都不鞭策。不知來日尚有幾何。不知後來作何結果。念之心悸。

李文節燕居錄云。丁酉年余五十六歲。因念人生七十古來稀。今去七十幾年耳。卽爲善。

苦來日無多。何暇爲不善乎。

程伊川自省云。農夫祁寒暑雨。深畊易耨。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又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自家身與心已先不好了。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十一 省愆

鄭漢奉曰。我輩讀書博一第。裒然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倚倚。生靈利賴。而孰知日日行的是害人事。件件行的是折福事。時時做的是違心事。在在做的是背理事。此雖某下愚自省之危言。然亦可爲中人鍼砭。

人最不幸處。是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一失謀。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護小利。後乃視爲故常。恬不爲意。則敗行喪檢。莫大之患。

宋仁宗時一夜三更。有中使於慈聖殿傳宣。慈聖起著背子。不開門。但於門縫中問云。傳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飲酒。盡問皇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敢將去。夜已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開門。納中使。仁宗嘉而悔之。元順帝后弘吉刺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再三。竟

因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 省愆

三

拒不納。帝益賢之。噫。若兩君者可謂抑情以就善者矣。

唐明皇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晦。給事中韋稠於聖中得熱酒一壺。跪獻馬前。數四不爲之舉。稠愚乃注於他器。自滿引於前。明皇曰。卿以我爲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爲戒。迄今四十餘年矣。未曾嘗酒。味指力士近侍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

唐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而嘆。董安于曰。敢問何嘆。答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隣國養賢以獵吾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

因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 省愆

四

愧悔三日不出云。寧有噉其末而不識其本者。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令左右烹師經。經曰。堯舜爲君。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爲君。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過也。縣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南唐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嘗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悟覆杯大釋，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口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壁之辱。翌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闔弔楚幾致治平。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

明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一 省愆

五

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垂涕曰：非卿幾成殘忍刻薄之舉矣。立左遷京杲。

唐太宗欲修洛陽宮，張元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卽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

賜元素綵二百疋。

唐韓休骨鯁不阿，帝常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帝時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懽，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寢必安。吾用韓休爲社稷，非爲朕也。

明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 省愆

六

史彌遠卒久，忽魂氣白晝回家，作詩引咎有云：蚤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

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遇高僧，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爲，自謂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於勝國嘗爲官乎？曰：編修僧默然。濂是夜自經死。

觀察使李綬立身甚嚴，所居在報慈寺西，一日火作，延及家人，慌徙。綬叱曰：此室皆清俸所

建卽焚香拜祝曰若李綬有枉法之賄苞苴之汚愿速焚以彰不德旣而四面皆焚惟李宅獨存常大書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作福不如省非

元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人問其故衡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亂世無王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兩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 省愆 七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先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因題以自警

張乖崖問李畋百姓果信我否對以公威惠及民民無不信公曰前一任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秀才只此一個信五年方得成程明道

令晉城縣三年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甚常日有愧於此

崔群知貢舉歸其妻勸令置田群曰予有美莊三十所放榜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人乎君主文柄約其子不得就試贄如以君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

高材令黃巖執法不徇有顯者奪民山田民訟之材批牘尾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

兩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 省愆 八

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爲限倏忽浮雲變古今踏遍青山山轉峩問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下纍纍塚料得爭山人更多其人慙而還之王旦疾上親調藥臨終謂子曰我別無過獨不諫天書一事命諸子削髮披緇以殮

明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請曰苦孔之卓出楊子法言

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虞詡照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三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道荅曰：「爾本堂座右編卷二十省愆九。」

曹時中家居，有林向陽者謁公，公留飯，因問曰：「賢輩何字？」對曰：「字茂春。」公悚然曰：「爾不見朱文公名熹號晦庵乎？」子名向陽，又號茂春，覺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也。」

武林張恭懿公名瀚，釋褐觀政都察院，其時臺長爲儀封王公廷相，一見卽器重公，延坐語之曰：「昨雨後出街衢，一與人躡新履，自灰厥。」

歷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汗其履，轉入貫城，漸多泥濘，偶一沾濡，更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爾，倘一失足，無所不至矣。公佩服其言，終身弗忘。

近聞寄居南中一憲副家，頗饒裕，常對景不樂。日營山事，親朋百計規之不省。其母夫人一日艷粧作少婦態，其子訝之，母曰：「如爾名利粗足，聲技精美，尚欲改事余齒，未衰正可。」

爾本堂座右編卷二十省愆十。嫁人淒風苦雨，何用迂此節爲？其子遂不敢萌出仕之志。如母者可謂善教子矣。

葛可久朱彥修皆名醫，葛脉一人曰：「子三年痘發，背不救矣。」朱教以日飲梨汁，不致大害，後果無恙。葛知其故，嘆曰：「竟出朱公下。」何醫爲悉取平生所論著焚之曰：「留之適以禍人。」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謫，既還，怏怏不平，嘗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



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躁進之意。

陶栴林云。人有怕死一念。生平極要做的事。畢竟做將不去。人有醜窮一念。生平不要做的事。只顧做將出來。

京中一大僚云。近日士大夫。不要孔廟兩廡。喫得肉。只要閭閻殿前過得堂。便是好漢。此雖憤世之談。實警世之論。

原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一 省愆

十二

韓山子曰。吾人生於世間。主農工賈。男女貴賤。日用只有二路。曰禮。曰刑。出於禮。則入於刑。更無別徑。容身可不慎之。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好得許多。那能使人說好。那能使人人不說吾不是。只要做事十分不差。心上無愧便了。

終日端坐。略無勞事。未饑而飯至。未寒而得衣。飲酒食肉。呼奴使婢。居有室廬。出有舟輿。可

謂色。色如意。不於此爲善。更且使性氣縱喜。怒。甚者造罪業。豈不大可惜乎。

第一爲身口所累。其次爲眷屬所累。又次爲家火所累。這三種累。累殺天下人。忙了一世。鬧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況又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貪嗔癡。造了無量大小惡業。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

諫論。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

原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一 省愆

十三

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辯。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爭財利而同市井。微色發聲。固是鄙夫。逞學問而向庸愚。論古評今。亦稱俗物。

欲止奢。當念貧。及欲止慾。當念病。及欲止忿。當念禍。及欲止邪。當念誘。及欲止惡。當念死。及

一失脚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

母厚養生以累蟲蛆母悖積財以累盜賊母陰行險以累鬼神母巧取名以累造化

財利等物世間公共原非一已所得而有你看生前積聚死後何曾帶得分毫且今生既無利澤及人來生亦無福祿到已循環之理鑒不棄憐惜自若可發深思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嘆可嘆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是死而無補

讀本堂座右錄卷二十省愆

三

子孫不肖還是祖父餘殃莫只嗔恨子孫主師不錄總是時命未順莫便怨望主師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的衰後罪孽都是盛時作的

士大夫損德處多錄立名心太急

一味不耐煩是我平生大病益日用應酬雖極

鄙瑣能從此處尋出一團精細光景纔是學問工夫若徒避事避人自圖安靜真暴棄之尤所宜痛改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於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於憂患

嗜慾萌生遂後必悔怨過忿怒亦然

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童僕鷄犬到處可憎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

讀本堂座右錄卷二十省愆

四

也

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莫便放手

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志不驕人面無得色氣能自勝面無懼色量能容人面無怒色所務在內面無慙色故曰君子不失色於人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

好辯以招尤。不若訥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姪。不若韜精以示拙。

冤家多繇夙世。亦多結自目前。欲知未來。請看已往。嘗見富貴之家。大都寬仁。每看貧賤之家。多繇慘刻。食生憎厭。是福薄相隨。寓而安。乃有道氣。

志逢禪師。以洗盂用水太多。而宿疾纏身。袁盎

南本堂座右編卷二十 省愆 五

九世高僧。以坐沉香座。而人癡附體。豈以罪軀頑質。恣饕餮於天地。侈供奉於人間。而謂無其報乎。

商紂爲傾宮。宮而曰傾心。已傾矣。欲國無傾得乎。卒有牧野之戈。隋煬爲迷樓。樓而曰迷心。先迷矣。欲國無迷得乎。卒有江都之禍。故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之。不可不發深省也。

楊愿與秦檜善。至飲食動作悉效之。檜嘗食因噴嚏失笑。愿亦佯噴飯而笑。檜亦厭之。願雅爲人寡言。動靜操持。孫權歎服之。每飲晏恐酒失。爲雍所見。權嘗曰。願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丈夫處世。談笑言論。當防識者在旁。如願自使人心畏。揚自使人心鄙。至於取譏君子。而反不見容小人。尤可憐也。

馮道作長樂老傳。自叙其無耻。蔡京作太清樓

南本堂座右編卷二十 省愆 六

侍宴。保和殿延福宮典晏記。自明其不臣。元稹作會真記。鄭禧作春夢錄。自表其失行。牛僧孺作周秦行紀。自陳其蕩志。愚讀之。不能不爲之抵掌而作惡也。

曇師曰。一念精進。業化爲因。一念退歡。緣化爲業。火坑蓮臺。倏忽一轉念時。故彌陀恒與六道衆生有地位。而無階級。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 省愆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十一

邠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知止

蓋聞天地立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薦靈。不能改窮通之數。豈非聖賢同策。存乎我者。所謂才榮辱異流。牽乎彼者。所謂命。是以達人知止。義士樂天。勤生齋施。能爲可富。而不必富。然富常在我矣。積學修行。能爲可貴。而不必貴。然貴常在我矣。故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不芳。君子盡其在我。不以窮通改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序之第二十一。

人生高不論科名。卑不論一命。達不論軒冕。窮不論布衣。但令居身無玷。鄉里效慕。窮賤亦尊。若使毀棄隄防。寡廉喪耻。通顯亦辱。斯理昭然。而人不悟。良可歎也。然士人不能簡身。大都爲衣食所累。未遇則思溫飽。既遇則戀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十一 知止

一

繁華。竟不能寶其身。爲無瑕之玉。所以呂正

獻公嘗引古人詩云。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

似怕腹中書。人能不以衣食自累。而讀書厚

自隄防。則置身潔白。而與聖賢同歸矣。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

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

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

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十一 知止

二

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

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

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

身與名。可想見其人。

杜靜臺先生曰。惱怒只害得自己。何嘗害得人。

其能害人者。必自惱怒生出枝節也。先生書

齋對聯。無求勝在三公上。知足譬如萬斛餘

錢。恬退高曠。嘗以三不識自許。謂誠心直道。

不識人世有機械事。淡食敝衣。不識人世有嗜好。事委心任運。不識人世有徑竇事。

尚書楊鼎端居攻苦。嘗語人曰。吾生平無可取者。但識廉耻二字耳。爲民部右卿。恐不勝任。書十思於座右。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

李若拙奇偉尚氣節。歷兩浙轉運使。自以浮沉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一 知止 主

許久。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明皇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

李沆夫人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爲缺陷世界。我安得皆

圓滿如意。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

明都御史高明。領勅討賊。力疾行事。已卽疏乞休曰。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以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一 知止 四

退。自稱五宜居士。築蚤閒亭。逍遙其中有四壁。蕭然寸心虛湛之句。及病革。書一偶語曰。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擲筆而逝。

王叔文秉權時。御史竇羣謁之。因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問故。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傍。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無如公者。

乎

右補闕陳正己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菴置諸寢室人勸移之別地曰吾欲之常運死想滅除貪愛耳

天竺僧復見心從笑隱師洪武初以高僧徵入京師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蘋婆果且畱殘命喫酸梨不聽後竟坐法論死臨刑而悔不用師言

南本堂座布編

卷二十一

知止

五

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構其間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

劉公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構草堂傍先壘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通請託薄田僅供衣食里隣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

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況官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

張以寧不營財產所居蕭然其奉使也襆被而往垂橐而歸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

柳元景爲尚書令有數十畝萊園園人得賣菜

南本堂座布編

卷二十一

知上

六

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此園種萊以供家中啖可耳乃復賣錢奪百姓利耶以錢與守園者元末吳有陸叟富甲江左沈萬三出其門爲運籌典計一日叟嘆曰老矣橫積必釀禍悉推以與萬三卜築陳湖之上爲黃老以終

晉王衍口不言錢強名阿堵俗言元底律貪之謂也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牢收長物金三品密寫虛名墨一行又曰須知

世上金銀寶借汝閒看六十年又曰饒君直  
怎埋藏却煞有人曾作主來由此而觀積而  
能散君子趨之爲富不仁古人深戒

范栢年謁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年云  
卿里中有此水否對曰臣里中唯有文里武  
鄉廉泉讓水

朱新仲嘗云人生姑以七十爲率十歲爲童兒  
父母膝下視寒暖調乳哺以須成立名曰生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一 知止

七

計二十爲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  
馬厲兵以取我勝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  
夜注思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名  
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急力疲俯仰世間西山  
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  
而藏如蠶作繭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  
周夕陽啣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  
無歉名曰死計朱公每語人以身計則喜以

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  
且曰子之計拙也嗚呼能拙者幾人哉

宋曹詠侍郎妻厲碩人始嫁曹秀才與夫反目  
而歸乃適詠不數年而詠以秦檜之姻黨驟  
擢顯官元夕張燈曹秀才携家來觀見碩人  
服用精麗供侍尊嚴歎謂其母曰渠合在此  
中居享吾家豈能留後會之殂詠貶新州而  
亡碩人領二子歸喪二子不肖家蕩至不能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一 知止

八

給朝晡僦居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  
潔花竹蓊茂顧老婢曰吾當時能安此豈有  
今日因泣數行下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美  
世態不可料若此方詠盛時戚屬承附獨碩  
人之兄厲德斯不然詠百端脅治竟不屈及  
會之殂遣价致書於詠啓封乃樹倒猢猻散  
賦一篇洎詠貶新州又以詩贈行曰斷尾雄  
雞不畏犧憑依撥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

瘴歸骨中原有幾時。莫謂風塵中無曠識也。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鼎使伺外間。以爲候適。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訴於陳。屈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一

知止

九

果然神宗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從寬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於此。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銀鐙月色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媿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昧自忘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

來生未了因。

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粟。四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嘆曰。仕宦者人之羅網。豈可久淹邪。卽挂冠去。人謂蜘蛛隱。

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和塔曰。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去臥林丘。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一

知止

十

宋纖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居于酒泉南山。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過小橋馬三躍而三却同甫忽投鞭揮馬首推馬朴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同甫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於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據牛頭之山天下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一 知止

士

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於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謹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於稼軒假十萬緡以濟食稼軒如其數與之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生蔡禧因間言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歐陽曰修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殆盡惟有早退以全

晚節豈可更俟驅逐

漳泉開鎮自嘉靖中倭寇倡亂戚南塘公始嘗考題名碑記從未有年歲三十而官此地者余甲申承乏其間至盤陀嶺下有戚公平倭祠入祠瞻拜所尸祝之像與余酷肖一時騶從無不詫異未幾更革因思上下百五十年與公同興廢與公相終始宜乎形貌之肖似也時謂公之再來則余何敢當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一 知止

士

知足歌云人生儘受福人自不知足思量事累苦閒着便是福思量饑寒苦飽煖便是福思量病是苦健着便是福思量危難苦平安便是福思量監禁苦放着便是福思量死來苦活着便是福也不必高官厚祿也不必堆金積玉看來一日之間許多自然之福只因看不破譬喻一譬喻五行以分定知機便是福終日竟戚戚惟是不知足本是無事人討得

惱心曲本是溫飽人弄得飲食服本是強健人縱得病拘束本是平安人幹得危險辱本是无罪人惹得入牢獄本是長壽人作得死催促世間能幾人會享自然福我勸世間人不要不知足富貴非力求逃途空碌碌智者不與命鬪不與法鬪不與勢鬪以患難心居安樂以貧賤心居富貴則無往而不泰矣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則無往而不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一

知止

十一

安矣

人騎我笠人錦我褐人肉我藿人宇我穴人若笑我是不知我我若美人是不知天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幾多時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蓋貪欲二字壞盡世間人得便宜處再往得便宜事再做終有悔吝之時今日進得一步明日又求進一步恐是顛躋之兆堆金積玉來處要

明越分過求餘殃在後明珠一斛更添百斛也只心不足侯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眉不開孔子盜跖俱塵埃少陵老子今安在哉人筭百天筭一繞牀欹枕通夕旁皇上窮天經下絕地紀何智不周何計不到比其清且跬步有礙依然故吾意念所須不增毫末彼方營營汲汲而司命且從旁笑之矣

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一

知止

十四

足心也

處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作此寂寂無如窮愁何而恒思一旦富貴伸其眉頭及時運偶來富貴入手錦衣玉食曲房華堂聲伎滿前賓客願指快心暢意不復憶窮愁爲何物轉盼呼吸之間遭衆喙觸主怒輕則投荒竄遠八口淒涼重則伏鑕潤鼎九族並坐回想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豈不是天

際真人哉

嚴德明在洪武中爲左僉都御史管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中居於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於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都在都察院勾當來識法度底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一

知止

五

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卽是也李大驚急扶起之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家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遣臣任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

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前輩朴雅安分如此聞之長者洪武時吳中多有仕者而惟嚴公一人得全歸焉今其子孫不聞如何也然當公在時已埋沒不爲人所知況其後乎

李淑通名泰鹿邑人洪武末爲詹事府通事舍

人云太祖恒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

哦不絕且大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一

知止

六

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爲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石城秋嗚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者哉此後王所當法也

恃才妄作如救火披蓑守拙全身如操舟帶瓢高山峻嶺以持躬廣谷大川以蓄物澄潭止水以養性深溪絕壑以藏用

飲酒不盡，則有餘味；出言不盡，則有餘地；居官不盡，則有餘榮；受福不盡，則有餘蔭。

或問黃魯直息謗，魯直曰：退一步行，安樂法，說三個好喜歡緣。

退一步前路愈寬，緊十分到頭難解。

世間事須畱餘地，有餘地即動轉自如；如飲食小節，若過於醉飽，使腹中無復餘地，真氣不舒，往往致病，甚至悶絕而死者，有之。世人事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一 知止 七

事欲盡興，愛使滿帆風，一時豈不快心？第憂其難爲轉身路耳。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

苦樂無常境，得失無定形。秀才進學喜不了，尚書不陞惱不了，有常境耶？塞翁之失馬，宋人之產犢，有定形耶？人處苦境時，望彼境以爲

至樂；及到彼境，則相習以爲固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逖而上，在在皆然。諺云：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挑脚漢人能常作如是觀，則無入而不自得矣。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莫不有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老，如意事常少，不如意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一 知止 八

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事較貧人更甚。故謂之缺陷世界。人生世間總無足心滿意者，達此理而順受之，可少安矣。

人生舉眼動步無非愛着，一宿在外已念其家，一僕未歸已憂其失，種種無不掛懷。大限到來，卽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拋去。蓋此身亦棄物也，靜言思之，恍如一夢。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一 知止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十二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攝生

聲色臭味。生人所不能無。縱肆恣睢。君子所不敢出。多思則慮神散。多念則慮心勞。勿苟笑。勿苟言。意誠而心正。母作好。母作惡。志和而氣平。榮辱思仇。一絲不罣。喜怒哀樂隨地。無偏。訕色。貶酒。罔近伐性。斧斤絕利。逃名不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二

攝生

一

作。厥詒牛馬。安神閨闥。思老氏之清虛。呼吸冲和。求至人之仿佛。雖不能騎風馭氣。然松喬去人何遠。著攝生第二十二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未之見。若言居山林間。係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孫真人云。怒甚偏傷氣。思多大損神。神疲心易

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令酒食勻。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興。故養生之道。必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慾。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

坐忘銘曰。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百神和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諂。無媚。不執。可圓可方。不貪便是富貴。不苟何懼公堂。初學打坐法。須厚鋪軟座。寬衣解帶。結跏趺坐。或半跏趺坐。令腰脊頭項骨節相拄。耳與肩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二

攝生

二

對鼻與臍對。舌抵上腭。唇齒相著。目須微開。不可全閉。若全閉。恐易昏睡。身須平直。狀類浮圖。坐要安舒。任其自然。息從鼻通。不可。籠不可促。不可閉。不可抑。出入往來。務要綿綿不斷。亦不可着意爲之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之。卽覺覺之。卽無。久久忘緣。自成一片。出定之時。徐徐動身。安詳而起。若得此意。自然四大輕爽。所謂安樂法也。

恬養一日之法、雞鳴後睡醒、呵氣一二口、以出積毒、又兩手搓熱、擦兩鼻傍、及熨兩目、五七遍、更將兩耳揉捲向前後五七遍、以兩手抱腦、用中食二指彈腦後、各廿四遍、左右聳身舒臂、作開弓勢五七遍、後以兩股伸縮五七遍、叩齒漱津滿口、作三次、以意送下、使五臟邪火不炎、少息、因寒溫酌衣服、起服平和健胃藥數十丸、少頃進薄粥一二碗、壓以蔬菜、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一

攝生

三

起步房中、鼓腹行五六十步、或禮佛誦經、作西方事、或課兒業、或理家政、就事歡然、勿以小過動氣、杖入園林、令園丁種植蔬菜、芟草灌花、採花插瓶、以供清玩、歸室閉門、定神、午餐量腹而入、毋求厚味香燥之物、以燦五內、食畢飲清茶一杯、起行百步、以手摩臍、又轉手摩腎堂、令熱、使水土運動、或就書室、或接客談禪、毋論是非、毋談權勢、或共客享粉麪、

一二物、啜清茗一杯、起送客行、或共步三二百步歸、或晝眠起、或行吟古詩、以暢幽情、能琴者撫琴一二操、時乎晚餐、量腹饑飽、飲酒三五杯、以和百脉、篝燈、冬月看詩、更闌始就寢、主人欲臥、可理家庭火盜生發、睡時當服消痰導滯藥一劑、湧泉二穴、精氣所生之地、常令童男稚女、摩擦千遍、心頭勿想過去未來人我惡事、惟以一善爲念、令人不生惡夢、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二

攝生

四

榻前時焚蒼朮諸香、勿令穢汗以辟不祥、太素丹景經曰、一面之上、常欲得兩手摩之、使熱、高下隨形、皆使極匝、令人面有光澤、皺斑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先當摩切兩掌、令熱、然後以拭兩目、又順手摩髮、如理櫛之狀、兩臂亦更互以兩手摩之、使髮不白、脉不浮、養性之士、唾不至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久處、立不至疲、先寒而衣、先熱而

解先饑而食、先渴而飲、不欲甚勞、不欲甚佚、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極涼、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不欲偏多、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生尅自然之理也、

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色使目盲、聲使耳聾、味使口爽、苟能節宣、可以增

南本堂座布編

卷二十一

攝生

五

壽、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須遠內、終身之忌、暮常護氣、

人生百年爲限、節護可至千歲、如膏之小炷、與大耳、人大言、我小語、人多煩、我少記、人悸怖、我不怒、淡然無爲、神氣自滿、此長生之藥、

思慮太過、則神耗氣虛、血散而鬢斑、以子午二時、握固端坐、凝神絕念、兩眼合光、中黃內顧、追攝二氣、自尾閭夾脊、升上泥丸、降下重樓、

返還元海、憇息少時、自然神形俱妙、與道合真、

思慮之害、甚於酒色、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則腎水下涸、心腎不交、人理絕矣、

甌甌子、每教人養喜神、止庵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子吾之師也、

有人見三叟、年各百餘、鋤禾莠、拜問何以得此、上叟曰、室內、姬粗醜、二叟曰、量腹積所受、下

南本堂座布編

卷二十一

攝生

六

叟曰、暮臥不覆首、要哉言也、

道書極貴口中津液、謂之金醴、玉漿、無事靜坐、漱而自嚥、不徒灌溉五藏、亦能止滅心火、不使飛焰、乃既濟之理也、然非淡素自茹、緘嘿自攝、則焦吻寒喉、正恐無唾可嚥耳、

語云、道在尿溺、余察之道、真在尿溺也、東坡云、要長生、小便清、要長活、小便潔、要延年、清小便、麻衣和尚之師、乃山中一老僧、每十日半、

月一解大便。其矢圓潔如彈丸。落地硃硃然。如磚石。此經真火久煉。若土之經窑燒造。爲磚坯耳。其人年二百餘歲。不疾而化。麻衣向爲童子時也。

倪正父曰。余嘗見僧持戒者。每食必先淡喫三口。蓋謂人食多以五味禱之。未知正味。若淡食。則本自甘美。初不假外味也。

尹真人曰。三慾者。食慾。睡慾。色慾。三慾之中。食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二 攝生

七

慾爲根。食得飽。則昏睡多起。色心若喫止。三四分氣候。自然順暢。

佛經曰。日中後不食。有五福。一者滅欲心。二者少昏臥。三者得一心。四者無下氣。五者身安穩。亦不作病。

多味之人有五患。一者大便滑。二者小便數。三者饒睡眠。四者身重不堪修業。五者多患不消化。

食服膏溫一體皆春。心氣嘗順。百病自遯。

病有四百四種。惟宿食爲根本。若欲却病。宜先減食。

飲茶者宜熱宜少。不飲尤佳。久飲去人脂。下焦虛冷。饑則尤不宜。惟飽食後。一二盞不妨。最忌點鹽空心飲。

一老人年九十三。壯如少者。人問所養。無他術。

平生不習飲湯水耳。人日飲數升。吾日減數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二 攝生

八

合只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或冒遠行。亦不念水。可謂至言。不煩。

柳公度年八十九。或問之曰。吾脾胃不食。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

林英以引年致仕。身如壯者。或問何術致此。對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適然不留胸中。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  
年力康強問卿攝生有道乎對曰無他臣但  
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  
事上以爲名言

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不得賜塚侔僚無  
聊遂成心疾聞真空寺有老僧能治往叩之  
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  
夫妄想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仇悲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二

養生

九

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  
眼前可以順應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  
不決此是見在妄想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  
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遂告老歸田或期  
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  
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忽  
生忽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其妄而斬斷念  
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

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勸子元絕  
內外二慾遣事理二障則水升火降病自去  
體子元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  
餘心疾如失

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坎自然  
涼爽此降火最速之劑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中食少自然睡少依此  
四少神仙可了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二

養生

十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  
先睡心後睡眼晦庵謂未發之妙不知本於  
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  
息心自瞑目

或問慧海禪師修道何功師曰饑來吃飯困來  
眠曰人皆如此何得言功曰不同他吃時不  
肯吃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

中牟有趙三翁人問養生之道荅曰生爾處乃

殺爾處至言也。

懶可臥不可風。靜可坐不可思。悶可對不可獨。勞可酒不可食。醉可睡不可淫。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保此三全是謂聖賢。

濟寧王士能者。生元至正甲辰。入成化癸卯。已百二十歲矣。所居城東僻處。老木深巷。敗屋數間。室中臥榻外。無長物。對客多靜坐。寡欲。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二

養生

士

少言。問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楊南峰公嘗微服訪之。叩其所以致壽。曰。無他術。但平生不好色。不識數。不爭氣耳。仲長統曰。王侯之宮。美女數千。卿士之家。侍妾數百。晝則醇酒淋其骨髓。夜則房室輸其血氣。耳聽淫聲。目樂邪色。生產不時。育太早。或童孺而耗氣。或疾病而構精。精氣薄。惡血脉不充。既出胞。藏養護無法。又蒸之以五味。

重重相傷。病病相孕。國無良醫。醫無審術。會有一疾。莫能自免。當今少百歲之人者。豈非所習不純正也。

世間唯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亡。而方士之言曰。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藥以長生。既快嗜欲。又得超升。何憚而不爲耶。予以理情。揆之。恐無此大便宜事。不敢信也。深山窮谷之人。多高年者。嗜欲少故也。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二

養生

士

殷仲文勸宋武帝畜妓。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寢臥不得多言笑。譬五臟如鐘磬。不懸則不可發聲。

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熱鬧場中。如何得進。

自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

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

人性非合道者。焉能無悶。但須書數百卷。周易老莊等。悶來閱之。殊勝閒坐。衣服粗縷。可禦寒暑風濕。第一勤洗浣。以香露之。身數沐浴。務令潔淨。則神安道勝。左右供使之。人得小心謙謹者。自然事閒無物。相惱令人氣和平。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二

養生

十一

東坡居嶺外。問長生訣於吳復古。復古告之曰。安曰。和安則寧。一而精神不擾。和則優柔。而情思不躁。即老氏致虛守靜之旨也。

老人骨肉疎冷。風寒易中。若窄衣貼身。煖氣着體。自然血氣流通。四肢和暢。雖遇盛夏。亦不可令袒露其頸項。蓋自腦至頸項。乃風骨督脉。但凡中風人多從風府而入。須常用絮軟夾帛貼中。幘後垂於頸下。着肉入衣領中。至

背膊間。以護腠理為妙。

夏月尤宜保輔。當居虛堂靜屋。水次木陰。潔淨之處。自有清涼。不可當風納涼。飲食勿令太飽。尤戒生冷粗硬油膩。及勉強飲食。渴飲粟米湯。荳蔻熱水為妙。

冬月最宜密室溫淨。衾服輕軟。仍要煖裹肚腹。早眠晚起。以避霜威。朝宜少飲醇酒。然後進粥。臨臥服寬膈化痰之劑。其灸燻燥毒之物。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二

養生

十四

尤切戒之。

却病十法。云靜坐觀空。覺四大原從假合。一也。煩惱現前。以死譬之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強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室和睦。無交謫之言。六也。衆生各有病根。常自觀察。克治七也。風露謹防。嗜慾澹泊。八也。飲食寧節。毋多起居。務適毋強。九也。寬

高朋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十也。

不與老爲期。因何兩鬢絲。纔應免天促。便已及衰羸。昨夜夢何在。明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有。三樂是吾師。閉目常閒坐。低頭每靜思。存神機慮少。養性語言遲。行亦携詩卷。眠多枕酒卮。自慙無一事。少有不安時。

楊升庵書云。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累。而招罪不當。與而與當。與而不

與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二 攝生 五

與皆罪也。不工則不可出工。則疲精敝神。皆累也。用是勇念書壁云。老景病魔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僧行。逕惟持麗公空諸所有四字。庶餘年耄齒得活。一日是吾一日。不然擾擾應酬。何異於塵勞仕路哉。縱使藝文志書家傳人誦書爲我製何補真我哉。

蘇子由云。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

韓忠武王世忠歸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凉居士。時乘小驛放浪西湖。一日至香林園。蘇仲

虎方宴客。王徑造之。盡醉而歸。明日手書一詞以遺之云。冬日春山。瀟灑靜春來。山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貪忙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家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

人主壽者。漢武帝七十餘。梁武帝。宋高宗。八十

與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二 攝生 六

餘。漢武嘗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勅賀琛曰。朕不與女人同室寢。亦三十餘年。此致壽之道。不繫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繇稟厚而寡欲爾。

蟻穴知雨。鳥巢知風。燕避戊巳。鵲背太歲。魚聚北道。鍼浮南指。葵知向日。菊知隕霜。此物之靈也。人有不節醉飽。不謹寒暑。孰謂人爲萬物之靈。因書爲座右銘。

故說心法曰。前不接滅。後不引起。前後斷絕。中間自孤。當體不願。應時消滅。知體已滅。豁然如空。古事過去。空今事。眼前空。未來決定。空一切塵勞。是大虛妄。不可執。而爲有。自障吾心。結成煩惱。

瓦枕石榻。得趣處。下界有仙木。食草衣。隨緣時。西方無佛。

白石生辟穀。嘿坐。人問之不答。固問之。乃曰。世

間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二

攝生

十七

間無一可食。亦無一可言。采雲膏。霞液。精神自往來而已。余以爲精神自往來。卽雲膏霞液也。熟讀黃庭。乃見此理。

康節詩云。老年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閒。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涼鋪簾簷雪飛時。軟布裙誰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二攝生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十三

邦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好還

善無近名。惡無近刑。皇天却有記。性修之則吉。悖之則凶。先正已有成言。較若列眉。應同反掌。商宗威祥。桑而恐懼。宋景觀熒惑而憂危。天表之應。應之以福。二世嚴刑罰而恣睢。楊廣恃富強而逸豫。天表之應。應之以災。若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三

好還

一

夫伯繇爲黃熊。杜宇爲鵲。鳩。褒君龍牛。哀虎如意。犬彭生豬。鄧艾牛。徐伯鯉。宣武鼈。黃母鼈。羊祜前身李氏子。蔡襄夙世五臺僧。史不絕書事。難盡紀。故編好還第二十三。

韓山子自初頂禮神佛。朝夕不懈。卽從事舟車。亦必望空默叩。一刻放下。覺胸中如有所失。然輪迴之理。雖信之而不疑。亦不敢泥也。迨庚子歲。同里鄭公。遺大悲經卷。導余持誦。焚

香展讀。至十五種善生。十五種惡死。悚然而懼。始知大千億萬衆生。無不具在範圍中。敬錄之以爲不信心之戒。經云。誦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種善生。不受十五種惡死也。其惡死者。一者不令其饑餓困苦死。二者不爲枷禁杖楚死。三者不爲怨家讐對死。四者不爲軍陣相殺死。五者不爲虎狼惡獸殘害死。六者不爲毒蛇蜈蚣所中死。七者不爲水火焚

漂死。八者不爲毒藥所中死。九者不爲蠱毒害死。十者不爲狂亂失念死。十一者不爲山樹崖岸墜落死。十二者不爲惡人厭魅死。十三者不爲邪神惡鬼得便死。十四者不爲惡病纏身死。十五者不爲非分自害死。誦持大悲神咒者。不被如是十五種惡死也。得十五種善生者。一者所生之處常逢善王。二者常生善國。三者常值好時。四者常逢善友。五者

身根常得具足。六者道心純熟。七者不犯禁戒。八者所有眷屬恩義和順。九者資具財食常得豐足。十者恒得他人恭敬扶接。十一者所有財寶無他劫奪。十二者意欲有所求皆悉稱遂。十三者龍天善神恒常擁衛。十四者所生之處。見佛聞法。十五者所聞正法悟甚深義。若有誦持大悲心陀羅尼者。得如是等十五種善生也。一切天人應常誦持勿生懈

怠云。  
龔憲庵問龍潭老人曰。近世善惡報應。頗覺差池。豈蒼蒼者亦憤憤耶。龍潭指天而語之曰。此老雖不急。性却有記性。要其終觀之可也。  
李德裕謫朱崖。題望闕亭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因遊禪寺。壁上挂十餘葫蘆。問僧曰。是何藥物。僧曰。皆人骨灰也。乃太尉當軸。

時爲釋憾貶死者焚骨貯此俟其子孫來取耳公慘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徽宗時營西內梁柱窓檻槩用灰布竭洛陽猪牛羊骨不充用宋昇爲都轉運使其屬李實韓溶最用事溶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實暴死而蘇云冥官問灰骨事有數百人泣於庭查係韓溶所議遂釋實還但見吏抱文卷風動其紙尾有滅門二字耳後

南本堂庫有編

卷十三

好還

甲

三日溶有二子連死溶妻哭之哀亦死已而溶亦死昇時已爲殿中監未幾下血數斗未旬亦斃

晉王範有美妾桃英與門下二人通姦爲內腎孫元弼所覺二人懼弼先告乃共謗桃英與弼有私範不察遂殺弼時有陳超在坐贊成其罪後超出行至赤亭山下雷雨日暮有人曳超入荒澤中雷火照見一青面鬼眼無瞳

子曰吾孫元弼也候汝申理又曰王範旣爲事主當先殺之相持至天明失鬼所在趨奔範所範與妾已暴亡矣超懼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自慰曰今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出血升許數日而斃

杜焜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父書倚簾讀之焜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聞焜乃

南本堂庫有編

卷十三

好還

五

嚼吞之焜謂是情人所寄命剖腹出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焜看嘆曰吾不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夜見妾訴冤旬日而死

嚴武私一隣女竊以逃女父訴縣捕急武乃以酒醉女夜解琵琶絃縊沉於河後武爲劍南節度使病甚有道士謁武曰冤家在側何不答問狀若何曰有少女項上一條樂器武

懼叩道士求採。道士曰：「吾有法，公當自求之。」乃含水噴柳枝掃地，瞑目叩齒良久，有吁嗟聲。女子披髮至前，數武曰：「某從公，是某失行於公，實無所負。公懼棄之可矣，何忍見殺？今訴於上帝，期在明晚，不可寬矣。」次日黃昏果卒。

崇禎壬午，戚曉田弘遇奉命普陀進香回，舟停

金陵，一日噴嚏，鼻孔中落下一小人在地，長

四本堂座布編卷二十三 好選

六

可寸許，未幾漸長，與人齊。田問何人，罵曰：「我浙江昌化驛驛丞也，我得何罪，你打死我？我訴天帝，令我來尋對頭。」弘遇始悔前事之失，少頃不見其形矣。未幾弘遇遂死。

郭景章豪富，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嘴入腦而死。安有一子景章，厚賂隱之人莫知也。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髓血不絕，迫瘡透喉，遂死。造化手裏却使不

得買命錢

蜀地歲荒，有客負米五斗，過村落中投宿。主人與妻謀夜殺之，子不之知，與客同宿。更闌客起如廁，主人持錘至臥所，黑中見一人睡熟，卽碎其首。呼妻曰：「喜五斗米屬我矣。」妻舉火照之，則其子也。遂大慟，客自外聞之，驚逸去。次早聞官執主人寘於法。

金陵賈客歸自湘東，有老翁附舟，賈矚翁多金，

四本堂座布編卷二十三 好選

七

邀之同爨，而翁亦寄心焉。行至江中，賈與家僮謀，翁墮水，取其金歸。是年生子，及長，悖逆不孝，蕩敗家業。里有降紫姑仙者，賈客叩之，仙降筆曰：「六月六日南風惡，楊子江中一念錯，老翁魚腹恨難消。黃金不是君囊橐，賈客悚然魄奪。」

嘉靖初，有淮民陸氏，奸而橫，侵其隣鄭氏產，盡撤鄭居以爲己室，惟存嘉木一本。晚歲得子，



而暗一日遊於庭忽指樹言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百方誘之終不出聲及長荒淫放蕩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謂鄭氏後身云

吉水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婺嫂孤侄地基僅一間弘治二年五月內一夕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發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此可爲欺孤凌寡者之戒

四本堂座存編

卷二十三

好還

八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梗桡酷役丁夫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死人謂宅泣

武氏自敬業起兵疑天下人圖已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爲匾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壁上各有竅可入不

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

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爲之副凡高麗所得禮幣等一切委之英英慮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籍船底以已物置其上無何遇大風船幾覆舟人急請減所載倉忙拈出棄之中流少頃風定簡驗所棄皆英物士衡之物無一失者

四本堂座存編

卷二十三

好還

九

嘉靖間錢塘陸姓爲郡吏毛經歷愛重之陸有女經歷有子納聘約爲婚未幾經歷提問落魄歸時欲娶女以行而陸妻變計覓他女代之經歷不知也既歸而其子學日進取科第官至操江都院移檄郡中取陸陸驚喜且懼及至操都偶他出先入見夫人夫人曰我父切莫提前事陸惶恐曰何敢言全賴夫人看顧也操院歸禮意甚渥贈三百金送回且曰

後尚有所貽歸而陸之親女至陸對所饋金  
潛然淚下曰悲汝命薄耳女亦悲不自勝鬱  
鬱而亡陸亦繼亡後有復來贈金者竟以無  
人而返夫興衰靡定安可據眼前論人方陸  
易女時爲避其衰孰知乃避其興乎

常熟徐鳳竹杖其父素富遇荒先捐租爲倡又  
分穀濟貧鳳竹生時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  
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了舉人郎呼聲相續

西本堂座右編

卷三十三 好還

十

不絕鳳竹果鄉薦其父愈積德興利濟衆又  
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  
做到都堂後鳳竹官兩浙巡撫

商文毅公輅之父初爲嚴州府吏嘗勸群吏奉  
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諸縣囚解府者公委  
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遙見吏舍有光  
踪跡之非火也翌日問夜來有何事群吏對  
曰商某生一子太守異之曰此子必貴彌月

抱來一看及抱至堂太守驚異命張黃羅傘  
送至公廨後舉三元入內閣

馮琢吾侍郎之父爲邑庠生隆冬蚤起赴學路  
逢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已綿裘  
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人告之曰汝救一人  
命出自誠心吾遣韓琦爲汝子及生琢吾遂  
名琦

宋大觀中有士人於京師舖中見皂靴一隻類

西本堂座右編

卷三十三 好還

十一

其父殮殯時物就視問之主人曰昨有官人  
令修理者頃常來取其子佇立以待果見其  
父騎馬至取靴徑去子追數十里呼曰何忍  
無一言教我父回首囑曰爾做人當如鎮江  
守葛繁遂失不見後其子到鎮江謁繁問平  
生何作乃爲幽明所重繁曰某平生力行善  
事日或四五條或至一二十條到今四十年  
並無虛日又問如何爲善事乃指坐間踏子

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余爲正之如人  
饑與飯渴與盃水凡於言語動作有可以利  
益於人者無不爲之士人拜謝而別

周才美娶婦令理家政付斗斛秤尺各兩等諭  
以出輕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婦不悅卽刻拜  
辭舅姑美愕然曰家薄有田產可供伏臘何  
遽辭去婦曰翁所爲逆天妾他日子定爲  
不肖人謂妾所生恐被累美曰如汝言當悉

兩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三 好還

十一

除毀婦問用此幾年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  
必欲留妾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  
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二十年以酬前日欺  
瞞之數才美感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爲婦後  
生二子皆登第

宋有楚公爲邑皂隸邑令刑峻公用葱貯血匿  
杖中行杖見血刑者多因得活一日令見公  
行不履地詢知其陰德大異之公亦遂去修

煉山中功成以石曰千斤爲冠登仙岡山羽  
化

浦江義門鄭氏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  
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  
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  
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  
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  
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

兩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三 好還

十二

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  
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騭之也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  
餘忽夢母曰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  
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中藥服之  
下蝌蚪子數升

江陰張畏晷有聲菰林甲午應南畿鄉試寓寺  
中揭榜無名大罵試官以爲眊目有道者從

旁微哂曰相公文必不佳張大怒叱言汝烏  
知之道者曰作文要心氣和平聽公怒罵心  
氣如此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就而請教道  
者曰中不中有命然須自家做箇轉變始得  
張曰命若不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  
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而又加意謙  
讓以承休命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安  
得錢來行善事積陰德乎道者曰善事陰功

兩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三

好還

古

皆錄心造嘗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  
節並不費錢你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  
繇此感悟折節自持舊處一館有服役童子  
甚悍時加責罵後三年在館氣亦不呵其面  
丁酉夢至一室啟櫃得試錄一冊中多闕行  
傍人曰科第三年一考錄內所闕皆原該中  
式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指後一行云汝三  
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珍重自愛是科果

中一百五名正傍人所指也

宋王安石與程明道商政其子雱囚首携婦人  
冠出問何事安石云新法不行故議之程君  
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  
凡安石亂政雱多助成之嘗私與其黨攻呂  
惠卿爲惠卿所訟上問及安石不知謝無有  
歸詰得實安石咎不置雱憤悲疽發背死遂  
絕嗣

兩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三

好還

圭

臨安劉準祖曾爲令父貢入太學未登仕始生  
準時其母聞暗中有人聲云此南天門人不  
曉所謂旣長恂恂無叫囂態潛心舉子業登  
雲南辛酉鄉榜携一子一僕赴京會試在途  
忽病狂欲尋自盡同鄉諸人安慰之輒曰一  
拏去就要殺了衆共咍之到京旅寓天壇每  
每發狂子與僕旦旦謹防之一日稍懈而劉  
果雉經於南天門

天壇內有門  
曰南天門

新安吳君廷簡爲天啟乙丑進士官詞林常作移眉法以戲女子用大蜘蛛煨煉入藥移眉於眼下力求於深山果得之乃以爐火製之三日不死是夕吳夢蛛告曰遭爾毒害當爲張老索命後十四年舟泊邗關有齏使吳同譜甚密徽商日以聲技事之舉一絕色雛妓吳甚憐愛夜合之際問妓何名妓曰張老吳悚記夢中之語遂爲此女贖身以懺夙冤衆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三

好還

七

代辦數百金納之此日卽得梅瘡未及一月瘡潰斷頭而死得之於伊里吳東山最詳張易之爲鐵籠置鵝鴨於內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遶火走渴卽飲汁表裏皆熟乃死昌宗活欄驢於小室中起炭火置汁如前昌儀取鐵櫪釘入地縛狗足於櫪上放鷹鷂活啖其肉肉盡狗猶活號不已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脇取腸良久方死後誅

易之昌宗百姓鬻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儀打折雙腳挾取心肝斬首通都

新安士人入黃山讀書恒喜捕獼猴食之人稱爲黃山天子宰割諸侯後三年歸家值婦產甚艱竟產一獼猴而死

嚴光之子恭賈維揚舟次江潯市鼃五十放之一日家居見披黑衣者五十人送緡錢五千曰君之子揚州所附及恭回語之實未嘗有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三

好還

七

乃悟贖鼃之故遂捨宅爲寺以田爲湖滇池趙道人初爲牛屠一日早出隣人見待烹之牛口銜刀藏溝中道人歸爲言之道人仍將刀放故處私窺之牛藏刀如前道人悔向之造業遂携牛入太華山寺爲僧山坂高峻夙苦下汲道人製牛鞍韉牛又製兩木桶以索繫之加牛背下山取水見者知其爲道人牛也競爲之取水無人則牛走入湖俯身取

水而去、以爲常道人忽見沐府請撫軍遊湖樓、船簫鼓旌旗侍從甚都不覺心忤忤動未幾化去、其徒建塔塑像、塋之山崗、今猶存一夕見夢於寺衆曰、我今托生在曲靖彭宅矣、詢之果然、後長、改名富中、甲科仕至巡撫、沒後復見夢於其子、云、我今爲牛在某家腹下、有我名字、急來贖我、不然屠我矣、其子急訪之以銀買歸、薦以被褥、食以芻豢、死以棺塋

國本堂庫有編

卷二十三

好還

本

之至、今演人口之不置

台州民王姓、祭厠神極勤、一日見着黃女子云、吾厠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云、自古不聞此說、女子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塗民右耳、戒之曰、君見蟻子、側耳聽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見柱礎下、群蟻紛紜、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

尋之獲白金十錠、此後不更聞矣

崔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厠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千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周以文、自濠梁移居廣陵、旅肆獲金一篋、待之三日不去、後失金者、涕泗來覓、以文問以篋中數目、失金者具道以實、內五百金、啟篋驗視不爽、遂全篋付之、失金者曰、此乃君賜也、願酬以半、以文拒之曰、予欲得半、不待子矣、分毫不受、世當鼎革、揚城舊族、無保全者、今後人卿達家、道裕盛、皆食其報云

國本堂庫有編

卷二十三

好還

本

張易之造一堂甚麗、紅粉泥壁、文栢作柱、琉璃沉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削去復書、前後凡六七易、乃題其下曰、一月卽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沒入官

寇準南行至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凡十里，恍然悟曰：吾嘗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事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

妖人諸葛殷爲高駢嬖吏，兇邪誕辯，駢以神靈遇之，殷足患風疽，每一搔捫，指爪間膿血沾染，駢性好潔，獨不避此，曰：神仙多以此試人，也有一大聞腥穢輒來，駢怪其馴狎，殷曰：昔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三 好還

子

在大羅宮見之，別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如此，殷性躁刻，羅織陷人，僞朝授中丞，官吏數百人，無完膚者，人諷以謙損，殷笑曰：男子得志，當惟意所爲耳，人生寧有兩遍死者？後城陷，就縛，刑於下馬橋南，絞而未絕，會師鐸舛經過，法所衆扶起，避之，復蘇於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踣之，騶殿已過，絞之如初而斃，兩遍死之言果然。

曆壬辰，京師人家有猴仙，以幃蔽之而走，筆書人禍福，多奇中，人爭趨之，無虛日，遠近聞傳，滇中諸孝廉往叩，以今科得雋者幾人，示以詩曰：禾魚頭上草，重重派衍天潢子。系隆直待口天騎，黑犬堂前燕賀羽。頭公後揭曉，登甲榜者爲蘇兆民，孫學易，王夔龍，謝得申，及先伯湖廣左轄化孚，而會元則吳默，狀元則翁正春也，人益神之，後爲雷火所燒，踪跡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三 好還

三

遂絕

元自實恨繆君負德，鷄鳴礪刀往殺之，道過一小菴，菴主軒轅翁者，見有奇形克狀之鬼，握刀秉劍數十從之，少頃回，則金冠玉珮，擎旛擁蓋百十相隨，翁意其死也，明往問無恙，翁曰：本日何往？又何遽歸？自實言繆君負德，晨將殺之，及至門，思彼雖負吾妻，子何尤？且有老母安可殺？遂隱忍歸耳，翁賀之曰：子將有

厚祿神明已知之矣

昔有友人談陰司數十事大都非病人昏亂之語則附會之說似未足信獨見閻君殿春聯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此十字非常人思慮所及

凡人之爲不善者造物未必卽以所爲不善之事報之而或於別一事報之別一事又未必大不善也而得禍甚酷天公總前後笑來未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三 好還 圭

嘗毫髮爽也

佛前不但行穢卽放言亦自減美僻地不但救人卽起念常有天知

立心爲善何須努力看經意欲損人空誦如來一藏

才無病心無憂凡居順境皆從前世修來衣有布菜有蔬蛋種善因莫向今生蹉過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三好還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十四

邢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心穴

嘗聞擇地之事始於姬公尋龍之書成於郭璞以爲百發百中不可輕議輕訾故巧者用盡機謀圖未獲之他衆拙者費盡心力喪已成之我師然有命數焉不容強求亦有鬼神焉難以倖致試觀孔子之墓兩水忽焉合流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四 心穴

女媧之陵一夕突然湧出寒煙衰草何處問漢唐之墳錦野繡林唯空見腐廬之跡徒增感慨不禁涕洟序心穴第二十四

古人云求地爲致福之基積德爲求地之本未得地當積德以求之既得地當積德以培之是以後代鼎盛綿遠李近吾咏心地有云俯仰乾坤何處佳人人有地盡英華性由天命真龍祖道衛吾身輔峽砂脈到靈臺方是正



穴尋華蓋不曾差。須認四端爲四應。莫將虛受作虛花。若還損壞全無用。保得完時福愈加。自古只爲君子宅。至今不作小人家。雖然說破無難認。一爭毫髮隔天涯。

葬有五慮。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舍五者之外。若斤斤然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以奉親爲後圖。而以利後爲急。着豈

因本堂座右編

卷十

心

二

孝子之用心

葬者。藏也。人子於其親之歸藏。乃假爲身家謀。爲後嗣計。一求風水。再求年月。各執房分而阻於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年命而撓於支干。龜筮之生尅。生者禍福未可知。死者暴露能無念乎。

劉文定公曰。惟天之理。可括乎地。地之利。不可逆諸天。故諺有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

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壞而求諸土地。理所無也。故諺又曰。王者福壽良師。輻輳王者當衰。盲師投懷。何莫非天也。

語曰。擇地不如擇心。又曰。可遇而不可求。地之吉凶。皆由人之造作。倘吾心有主。則天意已在。在百千年造化從茲定矣。

若富貴是一家私物。則前富貴久據之不及我矣。若富貴非一家私物。則後富貴人雖欲堅

因本堂座右編

卷十

心

三

留之旋且及彼矣。未富貴家原從已富貴家分過來。已富貴家仍聽未富貴家分將去。今地師祝主人曰。吾能使主人萬代富貴。夫富貴止此數。若此家萬代富貴。則彼家必萬代貧賤矣。天於彼此有何冤讐。而令之世世貧賤哉。地卽有此理。天未必有此心。只福地本心地。則天地人不能外者也。

宋神宗命吳景鸞覓地。葬太上皇。會有太監薦

邢中和鄒延詠者同事吳公以中幹獻邢鄒以牛頭山獻太監內批用牛頭山景鸞諫表有山不高於旺相水不敗於鬼鄉坤風直射厄當主母離宮未水傾流禍當至尊下殿已方殺見年地劫衝財輸北闕位失南朝之語朝廷將三人拘禁如禍來殺彼二人償吳公也且吳公問邢塋深幾尺邢曰六尺吳公卽以六年禍應對及六年不應寧知九尺深吳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四

心穴

四

公故遭去舌之慘每月朔使画邪衢州望使画邪饒州使其奔走不停禁使不與人扞地及九年數到其禍果應至欲改扞牛頭山已爲金人據之矣此無他天厭宋祚中幹福地天留以有待也故惡景鸞之輕洩而禪之遭斥耳人力能勝天耶

滇臨安古畝町國也漢唐所不賓宋藝祖畫玉斧外遂爲蒙段竊據元始入版圖明興潁川

侯南征設衛所徙江南民以實之山明水秀實滇南首郡相傳初相地者有鈴記云密溝尾巖洞頭人塋着出公侯衆未之信迨嘉靖初朝廷念開平之功欲續帶礪之盟而留都之常湮滅久矣人亦不知臨安之有常氏後也一日兵備使者許公登署後小樓窺見牆外池邊一人解衣洗蘆菰其乳則四也公異之召其人來須臾進見公令左右褫其衣果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四

心穴

五

四乳詢其姓名對曰常姓名福開平王之裔公曰有譜乎應曰有論以詰朝早衙持來詳眎之以永樂初倔強不肯帝秦安置於此復論曰朝廷欲續乃祖之封金陵之常無復子遺咨送爾至京襲封福堅辭民戀父母丘墳不願也公強之遂給驛送至京官以錦衣衛使至其子遂晉懷遠侯世世嗣侯勿絕其祖塋實在臨安白鶴山之原果密溝尾巖洞頭

也。人始服相地者之精。噫。數定於二百年之前。果應二百年之後。豈人力也哉。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塋。未及墓。引車馬踏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生何養。死何歸。前定久矣。

洪仕良徙居金山鄉之巖。扞一穴。爲風吹羅帶。常畫圖於家。以硃筆在左臂。與上畫一條。記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四

心穴

六

曰。他日吾子孫遠征。不問當於此掘斷取田。水到穴前。則歸。後子孫皓。官吏部尚書。使大金王羈留十八年。家人依畫圖掘斷取水。灌入。次年奉國母還朝。三子俱顯。世稱三洪。兄弟聯名。父子繼居台鼎。雖地里之應。要亦公忠貞之行所致也。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塚上。白氣屬天。密言於煬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

帝後從容謂元感。宜改葬元感。以爲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誅。噫。使亂賊如素。而子孫得昌。則天道與地理俱謬矣。其使之不改而滅族者。冥冥中實有爲政者耳。

宋王欽若嘗代真宗郊祀。回上問卿家何積累。乃有今日。對曰。術者言臣祖墳佳。上令圖以進。訣曰。通濟橋下水朝流。世代出公侯。睦宦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四

心穴

七

橋下水來衝分土。作三公。上乃舉筆引水出墳前。曰。水何不從此去。明年水決。遂罷相。地繇乎人。何嘗有一定也。

文公夫子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石碑於其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強佔爲訟。二家爭執於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其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奪之情。真也。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

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一意斷還之。後隱居武夷山，有事經過其地，間步往觀，問其居民，則備言其埋石誑告罔上事。文公懊悔無及，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祝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瓦屋皆響。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連尸棺不見矣。

僞唐有師郭璞術者，卜地寶蓋山，或竊之以葬。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四 心穴

八

其人在家，或耳聞金鼓聲，驚曰：「此必盜吾地，往視之。」已無及。後葬者歲發疫癘，忽大雷雨，見黑龍由墓中湧水而出，遂成溪。

閩孫文祥，自浦城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日當徙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子雖不肖，吾當爲汝謀之。」至旦視其處，乃荒塚也。候至日午，果見衣縕袍者同豪。

右僕從持舂鉞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鬻地以度活耳。」文祥惻然，因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拜曰：「向日厚恩，莫報。今幸獲二鳳雛，相謝，遂孕二子。」先後並登科第。噫，觀此，則毀人之塋以葬其先，斷人之龍以利乎己人謀，卽工泉下人其肯瞑目乎？

楊誠齋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

四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四 心穴

九

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絕，則是其術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離身之句。宋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重於今也？

六合尹林克正延地師仰思忠營地其姻方氏父爲知縣未葬因薦思忠卜其窀穸連日尋求得吉地矣方點穴間雨驟下不止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覺而問克正曰往大尹居官何如曰先爲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聞爲考官時關節得賄鄉評頗少之思忠

南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四 心穴

十

惕然因托故歸家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方大尹葬未人曰因與勢家爭墳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漸凋落云

蜀中有一士夫好講風水以蜀漢馬超墓乃諸葛孔明所扞爲大吉地將移伊父母舊棺塋焉舉事有日矣其妻生產正在房一日忽見一紅袍金甲將軍至前怒罵曰我丘隴幾千年汝夫乃欲毀掘何也妻哭答之曰我丈夫

所爲我不得知將軍幸恕我神曰汝速言之若不休止我將殺汝一家妻慙哭對丈夫言之其人堅意不肯聽從未幾妻死一家相繼絕滅

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而

南本堂座右編

卷二十四 心穴

十一

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亡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

曹操疑塚有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題詩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

智死卽休何有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發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京鏗詩疑塚多留七十餘謀身自謂永無虞不知五馬同槽夢曾爲兒孫遠慮無

王安禮宋仁宗時知開封府帝數失皇太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洵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四

心穴

主

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塚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

何喬新初爲南京禮部主事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有欲鬻其墓地者衆謂此吉壤新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也

鄧文潔公一生隱德至行事非人所幾其太夫人卒買山下墓輜車已發矣買主復小有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魄今人情未調卽親靈

未妥遂扶柩復歸於寢至其悔謝然後營兆焉

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聞此地有佳穴否對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年矣但見戴紗帽者來尋地不見戴紗帽者來上墳袁恍然而去

襄陽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塚爲亭亭柱間書一絕云塚上爲亭鬼莫噴塚頭人卽塚中人恐

四本堂座右編

卷十四

心穴

主

人告我謀風水願到冥司作證隣

郭璞生平不取信於其子凡郭公要向西其子必向東故郭公看金山風水謂其子曰我卒可葬於金山脚下意葬於脚彼必葬於嶺也郭公卒後其子悔前所作之非必遵父言爲是竟葬金山脚下遂爲凶地故當時有父作子笑子作父笑若要笑須是龍叫之嘲噫以璞之術尚不能自爲身謀況其他乎

塋親近不過數里遠不過二三十里庶使後之子孫雖有貧窮猶可至其墓拜掃若隔郡邑塋於寫遠縱目前子孫稍顧體面不失拜掃而數傳之後或不識認墓道者有之或爲勢豪侵占者有之遂成孤墳雖恃一時勢力覲後代之顯榮然非孝子之用心也

漢光武嘗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代之人不知其處唐太宗頒制於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四心穴  
九嶷之山止容一棺柴世宗戒於家曰昔我西役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我死當紙衣瓦棺勿作石羊虎虞世南厚塋疏言之甚痛盜長陵抔土之刑雖重金箱道書之類然已出於人間矣

韓山子座右編輯成志喜詩云天賦於人半不全太平男子卽神仙霞城建鉞年三十鱷島懸弧路八千杜孟惟知忠孝貴弘農難必子

孫賢清風明月茅亭上醫俗無如座右編廣陵第一集書遠近坊肆不吝翻刻

男朱紫雲卿編次

孫承麟

承駿

承解

承彪世業

繡鶴堂藏板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四心穴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四心穴

四本堂座右編二十四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朱潮遠編潮遠字卓月揚州人其序自稱朱子  
之後當有所考也是書成於康熙甲辰分四門一  
曰起家二曰治家三曰齊家四曰保家每門又各  
分六子目每目爲一卷皆雜採前言往行因舊文  
而稍刪潤之



學仕要箴五卷（存卷一卷）

（二）

〔清〕張圻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仕要箴

五卷》提要

叙

古者學而後入政凡莅官臨民之道自鼓篲橫經時已熟講而周知之出而施政沛乎其有餘今者所學非所仕所仕非所學學術壞而吏道衰說者以

叙

一

為舉業之陋實使之然哉曰予五經之書微言大義於是乎在探索揣摩亦何可已其不能舍經味道乃習舉業者之陋而非舉業之過也誠知諷誦之中帖括之外大有學在則名

節事功盡在此矣余觀莘田侍  
御所集其始論制舉之文而本  
諸讀書養氣誠獨見其大其  
他官守政事條分縷析要皆入  
仕之弘規經世之善物張子色  
翼復推原立本續為纂緝而先

叙

二

儒賢之格論澡心浴德之方型  
然具備夫文章與德業其致  
一也善學者嘗相曰不善學  
者嘗相勝而其甚者乃交失之  
則服習之不精而講求之不豫  
也是編出而師以訓其弟父以

勉其子去古之學其不遠乎

時

康熙戊午歲上巳日年家同

學弟立齋徐元文題



叙

三

學仕要箴編目									
一卷上									
存心第一									
本體 操存 涵養 忠恕 持敬									
省克 警悟 和樂									
一卷下									
省身第二									
倫紀 品節 言行 學修 繩檢									
遏慾 取與 毀譽									
學仕要箴									
二卷上									
刑家第三									
敦誼 閨範 樹德 懿型 守分									
循禮 勤儉 興廢									
二卷下									
處物第四									
誠感 寬仁 謙厚 分義 出處									
曠達 寄托 恬適									
三卷上									

養蒙第五									
保真 小學 器識 氣度 謹信									
師友 教學 遠思									
三卷下									
舉業第六									
看書 養氣 行文 讀古 認題									
布格 鍊意 修辭 清靈 精彩									
四卷上									
居官第七									
學仕要箴									
忠信 勤職 清慎 寬恕 求賢									
樹立 節行 謙退									
四卷下									
臨民第八									
慈愛 敬慎 禮教 節用 救災									
興革 平訟 恤獄									
五卷上									
仕宦第九									
燕會 饋遺 供應 祭祀 禁約									

五卷下

慎刑第十

五不打 三勿就打 五且緩打 三莫輕打  
三莫又打 三憐不打 三應打不打 三禁打

五卷下

目三

學仕要箴一卷上

虞山蔣伊莘田鑒定 西泠袁滋午葵叅訂  
玉峰張圻邑翼編輯 門人繆繼讓虞良

顧洪善達夫 顧鰲瞻五

袁景安惠臣

王祈阜虞絃

弟凌雲賦臣校閱

存心第一

學仕要箴

一卷上

十

本體

操存

涵養

忠恕

持敬

省克

警悟

和樂

(本體)

伊川云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心却  
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不知自心已先不好了天地非  
大人心非小範圍天地而不為大退藏於密而不為小人  
知應萬事由於心而不知心之妙由於天人知心之妙由  
於天而不知天之理蘊於心觀心之妙者山河大地與一  
掬無朕處處皆是不分大小可也 陽明先生云無善無

上三句義  
小義失之  
分下二句  
於小義失  
之否  
法界性持  
心造天入  
本足同原  
動靜不離  
遠高

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立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學者識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元晦曰學者喫緊是理會此心紙上說的全靠不得滿腔是惻隱之心故刺着便痛則身都是心也然則腔子外何物腔子外雖不可言心而其理具於心故感者便應理之所在神明生焉理一定而不移神萬變而不測心之體用皆然如此推尋心之爲義始

學仕要箴 一卷上 二

盡人所謂心者念耳人心日夜繫縛在念上故本體不現須一切放下使心與念離便可見性放下之念亦念也如何得心與念離放退雜念只主一念習之既久自當豁然無雜念慮卽真精神去其本無卽吾固有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習心淨盡時與聖人無二吾人學問不得了脫只因熱鬧世情放不下下者馳驚功利次則揮霍事業上者通曉道術譬之塵埃金屑同爲明眼之累若非徹底冷澹終與聖道不相合道味本澹纔冷澹便是本色一熱鬧卽是世情胡敬齋曰無事不教心生有

為是工夫

可逸身不可不勞。不勞則怠。怠道可樂。心不可不憂。不憂則荒淫。

涵養

學以養靜

主敬則欲  
自亦惟  
少欲若  
主敬  
此當與  
保運覺  
參觀

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心常沉靜。則含蓄深而應事有力。張子曰。滌去舊見。以來新意。纔是讀書。清微透徹。方是工夫。主敬以持志。少欲以養氣。觀人氣象。可以知其涵養之淺深。主靜功夫。要在慎動。晦翁曰。中年以後。為學切須愛恤精神。恐忽有大事來。無以應之。守而不浮。是動可以致壽考也。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

學世要箴

一卷上

四

中廚以發  
皆中脾胃  
和而和本  
于中則滿  
養者教中  
之要也

深得靜治  
之本

是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靜之一言。是大主惱。君子治心。欲和治身。欲和治家。欲和治天下。欲和心有喜怒哀樂。愛憎欲惡之情。少過則傷。和善涵養。則不能和也。身有陰陽寒暑。飲食起居之度。少失節則傷。和善涵養。則不能和也。家有父子夫婦。宗族長幼之序。不順則失。和善涵養。則不能和也。若夫變理陰陽。泰交君臣。同心察友。時雍萬邦。極和之量。亦自此涵養得之。既曰自強不息。又曰向晦入宴息。宴息正所以不息。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對親朋巧言令色。對僕隸疾言遽色。是涵養不深。

生機得  
變化之法

和風慶雲。鳥雀且有。好音。怒雷暴雨。則投深林宿矣。故君子以太和之氣養身。變化氣質。在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忠恕

初學其  
傳一

善惡相感  
不在事為  
上達  
忠信即心  
也存之功  
最難提

范忠宣公云。平生所學。惟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立朝事君。接待寮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凡事存一念天理。心雖不責報於人。子孫賴之。每日說幾句陰陽話。縱不能施於人。鬼神鑒之。忠信為入道之本。君子學期成已。成物。若於忠信有所不足。終身無成就之基。忠恕二字。

學世要箴

一卷上

五

持敬功夫  
該動靜微  
上下

推居敬方  
能存理

更見大綱

雖有盡已推已之分。然無忠做恕不出。則忠恕皆原於心。存得萬物皆備之本體。然後推行于世。無一物不得其情。  
(持敬)  
朱文公云。初時學靜坐。後來看得只一敬字。無事時敬於自持。臨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于讀書。自然該貫。敬齋先生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理家事。性寂而靜。心能觀之情。發而動。心能節之。故曰。心統性情。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人持敬。亦要義理浸灌。方得此心悅懽。

名義所關 不可不敬 守	人皆自知 一切境緣 恐難是假 立志貴真 下承當用 功必預先 積漸 吉向思 豈真在	相世者知 恩也憤世 玩世有似 狂狷然行 真與欲 者假 治惡人知 之治難 到也	須慎其言 富貴為 德
-------------------	--	--	------------------

然只是把持矣。名義最重。鬼神難欺。最小事。須凜凜處。之。學以養此心。敬以存此心。親君子以維持此心。心。從收處放身向靜中。忙故存心者。惟戒慎恐懼。可以恬適。

**省克**

靜定時。看自家是怎麼一箇人。不欺暗室者。不欺其心。不愧屋漏者。不愧于人。庶幾君子哉。閑中不放過。忙裏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處有受用。暗中不欺隱。明處有受用。少時不怠惰。老來有受用。見人得意事。當生歡喜心。見人失意事。當生憐憫心。皆自己真實受用處。忌成樂敗。

**學仕要箴** 一卷上

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辱。利心專。則背道。私意確。則滅公。哀了。凡曰。人心為善。有端有曲。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檢點。是濟世之心。則為端。是媚世之心。則為曲。愛人敬人之心。則為端。憤世玩世之心。則為曲。晝之所為。夜必思之。有善則樂。有過則懼。君子哉。明道云。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今人貪利祿。不貪道義。要為貴人。不要為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勇猛奮發。見得聖賢千言萬語。無一不是實話。從此積繫功夫。迤邐向上去。色貨。

世以是情 為第一種 然猶善知 謹而覺行	孫劉處 方是此境	先除惡念 然後打坐 則念故誠 先正正	古之德 則然奈何 則于禍福 中	者老 氏謂 合六經 故學 之
------------------------------	-------------	-----------------------------	--------------------------	----------------------------

兩關打不透。更無地可進。惡念易除。雜念難除。惡念除。是誠意。雜念除。是正心。斯須不莊。不怠。慢入之。斯須不和不樂。鄙詐入之。靜則游思。雜想動。則戾氣。情容。憂乎其難哉。道生于安靜。德生于卑退。福生于清儉。命生于和暢。患生于多欲。過生于輕慢。禍生于多貪。罪生于不仁。黃石公素書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禳禍。省酒戒色。所以無污。避嫌遠疑。所以不悞。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恭儉謹約。所以自守。深謀遠慮。所以不窮。親仁友直。所以扶顛。矢忠篤行。所以接

**學仕要箴** 一卷上

人任才。使能。所以濟務。彈惡去讒。所以止亂。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先揆後度。所以應猝。設變從權。所以解結。括囊順會。所以無咎。樸樸梗梗。所以立功。兢兢業業。所以保終。學者用心。安頓在義理上。少在閑事上。多故于義理。却生閑事。却熟。人為善而自欺者。不獨內外不相應。即心欲為善而行之不力。計之不周。皆是自欺處。

**警悟**

陽明云。心悟有三。從言語得者。謂之解悟。雖有觸發。未離言詮。譬之門外賓。非已家珍。從靜坐得者。謂之澄悟。收攝。

不修者獨 根尚在也	一念之細 天淵分界	覺而能止 斯義表	人之天患 在于一身	病後少知 身是苦從 此回頭便	是彼岸 灰心又作 惡魔	人從便安 處求和樂 則非矣	急也 急也	不淫不殺 是真過
--------------	--------------	-------------	--------------	----------------------	-------------------	---------------------	----------	-------------

寶聚猶待于境。譬之濁水初澄。一遇風波。亦能搖動。濁根  
惟從人事鍊習得者。謂之微悟。磨礱洗滌。觸處逢源。愈震  
愈寂。不可混掃矣。一念者。天地之衡也。覺之而躋于天  
昧之而墜于淵。已往事勿追思。未來事勿迎想。現在事  
勿畱念。隨覺而止。習以為常。久久彌堅。不煩多學。人心  
為身口所累。眷屬所累。家業所累。這三累使人忙了一生。  
苦了一生。空過了一生。起了無限貪嗔癡。造了無數淫殺  
盜。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處富貴。反羨貧賤。而健者嗟  
乎。何不于無事時。常作此想。一切名利心。自然掃去。每  
學仕要箴 一卷上

于閑坐時。思古之人。無一存者。何念不灰。

**和樂**

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和樂。才警嚴。則自和樂。  
怒者。變事而逆德。戕賊和氣。和氣為性命之本。可不寶  
之。心氣纔暴戾。便似于乾坤毀傷了一番。心中須常  
令恬適。絕精不憂。山崩不愕。此是自家受用處。鳶飛魚  
躍。是動機。而非至靜者。不識此趣。故于人欲淨盡後。方見  
真樂。

張邑翼曰。聖賢學問。治心為本。治心之要在識本體。放

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何處非心。何處是心體。  
驗到此。少不得用操存涵養功夫。而功夫切當處。非忠  
恕則不實。非持敬則不真。非省克則不精。既已真實精  
徹。然後一朝覺悟。幾于和樂。則本體復而天可達矣。格  
言甚富。臚列難周。採集數章。標其旨趣焉耳。



學仕要箴一卷下

虞山蔣伊莘田鑒定  
玉峰張圻邑翼編輯

西泠袁滋午葵叅訂  
門人陳永思孝則

葛雲漢敬升

王之垣函三

周拱潞彥介

徐廷讚君謨

表弟柴鳳藻雲章校閱

省身第二

學仕要箴

一卷下

倫紀

品節

言行

學修

繩檢

遏慾

取與

毀譽

倫紀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人一不孝百行俱無可言人一不孝五刑無出其上豈得無懼乎 人疑士庶不能盡忠不知為士而講求經濟化導鄉俗庶人而謹辦征徭輸心捍衛便即是確盡職業何必有官守始為効忠乎 至愚之人必不肯毀

隨分盡人道

一念動天理

增補原序

其父母若行事乖方鉅刻加人有不毀及父母者乎為人子者安可不思 人品在五倫上看此處得小過不足疵此處失衆善不足錄 人生天地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阻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分 人為父母過求善地不聞之諺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裏人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壞而求諸地理所無也慈湖先訓云心吉故曰吉人既是吉人通體俱吉縱有凶神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古語之理

品節

平居寡慾養身臨大節當達生委命治生量入節用徇大

學仕要箴

一卷下

義當芥視千金

飽藜藿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

義命者輕生死

遠是非者忘臧否 外重者內輕故保富

貴而喪名節

內重者外輕故守道義而樂貧賤 善惡報

緩者非天網疎

是欲成君子滅小人也禍福者天之所以

愛人也君子畏其禍

則福生小人忽其禍則禍至 溺愛

者受制于妻子

患失者屈已于富貴大丈夫見善明則重

名節如泰山

用心剛則輕死生如鴻毛 人以麟鳳比君

子以豺狼比小人

徒論其貌耳麟鳳為世瑞而不能移風

易俗君子能致太平

以來麟鳳豺狼能害人得而避之

小人君子

此君子小人

分

先聖先賢

終始

本

而

以

終

始

終

始

小人深懷厚貌。毒人難防。殆有甚于豺狼也。智識明者。君子才巧勝者小人。行高。人自重。不必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言之高。學者要收拾精神。修德而留意于事。功名譽。必無實。請讀書而寄興于吟咏風雅。定不深心。人有三大病。一曰粗惡。二曰輕浮。三曰昏弱。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人之一身。可令人重于泰山。可令人輕于鴻毛。可不慎哉。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閑。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約。忍耐足以思理。安詳足以處事。謙退足以全身。忘境足以養心。氣象要高。曠不可疎。狂心要縝密。不可瑣屑。趣味要冲澹。不可偏枯。操守要嚴明。不可激烈。乍交不與小人悅。久習不為君子鄙。乃見品格。學于種德布惠。而後為勤澹澹于聲利。嗜好而後為儉。今之勤儉。貪耶。吝耶。權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己亦須見面稀少。古詩云。終日帝城裏。不識五侯門。想自己身心。到後日置之何處。顧本來面目。在古時像箇甚人。高山峻嶺。以持躬。廣谷大川。以蓄物。澄潭止水。以養性。深溪絕壑。以藏用。惟士之廉。猶女之潔。一毫點

染終身玷缺。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少他不得。則天亦少他不得。此便是立命。天地無事。只以生物為事。念念利濟。便是天地矣。言行。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說心不說身。蕩然無守。流于空虛之學。慎言語。所以養其德。節飲食。所以養其體。事至近而所係至大者。莫過飲食言語。綺語背道。雜學亂性。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到。富貴人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人驕則志昏。志昏則計短。有辨佞之才者。多入于不善。好辨以招尤。不若初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妒。不若韜精以示拙。縱意之。嘆笑成千古之憂。游口之。春秋中一生之毒。今人怕死。而傷生事。却敢為。聖人于傷生事。不敢為。到死却不怕。歷代籍紳之禍。多起于語言文字之間。誹謗激為坑焚。清談激為黨錮。臺諫激為新法。清流激為白馬。禍生于激。何代不然。其始也。起于一人之堅執。其卒也。至于不可收拾。造物生人。兩其耳。兩其目。而一其舌。意使多聞見。而少言語也。

親切

四科所以  
首德有

若以遠處  
求榮貴便

不非

若以遠處  
求榮貴便

不非

若以遠處  
求榮貴便

不非

若以遠處  
求榮貴便

不非

若以遠處  
求榮貴便

不非

若以遠處  
求榮貴便

不非

若以遠處  
求榮貴便

不非

若以遠處  
求榮貴便

不非

若以遠處  
求榮貴便

且又納之口中深奧處有齒如城有唇如郭有鬚如櫟三  
重圍之而猶肆于言乎文成五彩擲筆生花辨溢四筵  
開談瀉水精工言語于行事了不相干照管皮毛與性靈  
全無關係志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  
少造履與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造履之正宜榮貴不  
正宜困阨若以造履責效造物一不效則急為小人之歸  
矣功名二字好幾人誤幾人得失不關巧拙命運二字  
達幾人懈幾人委任實判智愚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  
之惡不曰義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晦  
學仕要箴 一卷下 五

翁曰覺言多便須檢點儉美德也然必務本而後可以  
及末本有身儉有心儉身儉由于約束以仁義道德物吾  
身以細常禮樂範吾身以忠孝大節立吾身以謙和退讓  
保吾身以不殖貨財浴吾身以貞靜寧一定吾身此謂身  
儉心儉審所好尚心好靜則不妄動而何侈心好簡則不  
務煩而何侈心好雅則不徇俗而何侈心好澹則不尚濃  
而何侈此謂心儉務本君子養其心以正其身而後儉德  
可風也

學修

四科總括  
學修要

此病明  
不免須從  
學問解鍊

學問自題  
不為過刻

論世知人  
不可無識

收斂身心  
學修要

讀書口耳  
之功廢時  
失事

此理易曉  
何無禁之  
者

寡言以養其氣窒慾以懲其心慎動以安其體稽古以成  
其德范文正公司馬溫公一生勲業皆從蠶粥下帷中  
鍊成聖學邈如望洋流光疾如過隙不肯耐煩是生  
平大病日用應酬雖極鄙瑣能從此尋討精細意思纔是  
學問工夫榮枯倚伏寸田自開惠逆何須歷問寒翁修  
短參差四體自造彭殤似難專咎司命家貧不可因貧  
而廢學家富不可恃富而廢學貧而學可以立身富而學  
可以榮名讀書須要事返到自已心上來看書先  
觀事理不可隨其語讀去古人亦有見不到處亦有用意

學仕要箴 一卷下 本

深處意在語外則不為所奪讀古人書須收斂精神向  
裏然後會其理于語言文字之中得其趣于耳目見聞之  
外文字本于心而發于言必看書明則法順而理顯涵  
養厚則興至而格超神定者其力專理精者其旨徹故曰  
文即道也讀書必求其本心術不厚妄逐風雅貽禍無  
窮我輩呬唔牖下只咫尺耳人心民命古今治亂朝廷盛  
衰俱繫于此可不慎哉水滸一編開市井荏苒之首會  
真一記倡閨門桑濮之尤安得盡付祖龍永絕愚民禍本  
學須變化氣質氣質變時方是有功學者須養氣象

輕浮者養之厚重。褊急者養之寬緩。躁動者養之溫粹。

**繩檢**

人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欲之寇人甚于兵。華禮之衛人甚于城郭。有形之寇。其來有方。猶可禦也。至無形之寇。游晏之中。有陷穽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藏于杳冥之間。而發于忽然之際。惟聖人制禮以為之防。則終日百拜。猶恐其逸。曲禮三千。猶恐其簡。况敢厭惡其煩。與拘耶。今人大病。只是不肯認錯。即不認錯。便是大錯。又在不肯喫虧。我不喫虧。人定受虧。坐密室如通衢。御寸學仕要箴。

一卷下

心如六馬。為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足。為惡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猶難制。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無有不由已者。處內以睦。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以誠。行己之道至矣。古人克勤小物。與小廉曲謹。不問是盡精微工夫。吾心一有不盡。于人已應感問。便成疎畧。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凡事不可著箇且字。鮮不害事。學者所患在情與輕。情則自治廢。輕則物欲恣。須臾照管不到。則外好潛相勾竊。不可不

遇艷冶于密室。見遺金于曠途。而不動心者。方是能品。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一失謀。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是大不幸處。後乃視為故常。則敗行喪檢。由此滋矣。

**遇慾**

貪利者害已。嗜慾者戕生。肆傲者納侮。諱過者長惡。欲止奢。當念貧來。欲止慾。當念病來。欲止忿。當念禍來。詆報應之說者。曰。以此求福壽。何異私慾乎。答之曰。世之求福壽者。其未享也。心固感感。其既享也。心亦感感。蓋無一學仕要箴。

一卷下

日有福壽之樂。則不得固。不得也。即得亦不得矣。吾則不然。未享此也。無覬覦心。既享此也。有止足心。則無一日不在福壽之中。得固得也。即不得亦得矣。此無他人求於人。而吾求諸己。人求于外。而吾求諸心也。又何報應之不可言乎。結怨于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為。謂之自賊。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原。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世無扁鵲華佗。而以性命輕托庸醫。何如謹致疾之因。固養生之本。庶可自全其天乎。日用間。纔見順適。便是人欲。程子以殉慾傷生為可恥。以柔

以成其德	甘芳分十	心而感十	知是知止	方見有餘	不待入方	健美後將	患矣	我處其餘	安可不善	所用	但觀心地	其手境何	君子當原	人之過況	可吹毛求	疵乎	立異			
異精探道德之奧以剛強戰勝靡麗之情	能享畢竟是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方是大受之器	麟骨鳳髓開華筵向曉定須散場紫萼紅英鬪異春到	頭須思結果禍莫大于縱已之欲惡莫大于言人之非	取與	晦庵先生四餘訓云留有餘不盡之機以還造化留有餘	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	不盡之福以還子孫費千金為一瞬之樂孰若散凍餒	千百處處涉躬以廣厦之安何如底寒士一席之地乎	學仕要策	一卷下	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	然所以得之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	乎肝膽胸春風雖囊無一文還憐榮獨氣骨清如秋	水即家徒四壁終傲王侯	毀譽	毀人以言語者其禍顯毀人以文字者其禍深其人名愈	重詞愈工者虧損天理亦愈甚切須檢點事係幽隱要	思回護他著不得一點攻訐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	著不得一毫傲忽氣象	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故君

子以好名為戒毀譽皆吾切磋之資舉者指我以前途

毀者告我以險阻好毀譽人者德薄不受人毀譽者學

淺君子不毀譽人亦不動心於人之毀譽

張邑翼曰心存而後可檢其身矣身之所重莫先倫紀

而立品修節君子小人之分途也身之樞機在言行身

之臧否在學修學修之要必須約束以檢其過遇塞以

制其慾至于取與分明毀譽無間而省身之功全矣分

列次第用質高明

一卷下

學仕要箴二卷上

虞山蔣伊莘田鑒定  
玉峰張圻邑翼編輯

西泠袁 滋午葵叅訂  
門人馬廉聲介臣

王元臣聖臣  
陳永錫孝純  
秦 檄傳舟

潘廷鋁禹三  
表弟王詰生醇叔校閱

刑家第三

學仕要箴

二卷上

一

敦誼

閨範

樹德

懿型

守分

循禮

勤儉

興廢

敦誼

無瑕之玉。可以為國器。孝弟之子。可以為家瑞。為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為本。以尊祖睦俗為先。以務學修身為要。以樹藝牧蓄為常。古人家法。月為一會。以合族。每有族人遠來。及吉凶嫁娶之類。皆須為禮。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兄須愛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毛利傷此骨肉情。孝子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凡里

有爭訟。自詣其門。朗誦一卷。多為慚謝。忠孝之氣直上。

清虛古之忠臣。孝子與造物感應者。可自信也。事難事。

之父母方知子之純孝。愛惡不當疑曲。直何敢較。田間

之子。寸薪粒米。皆從剗心。瀝血中來。以此養親。味雖苦而

情則甘。富貴之家。名曰祿養。未能必躬。必親。味雖甘而情

則苦。何況一登科第。常不相見。即錦衣歸里。賓客妻孥。出

入匆遽。膝前歡笑。曾有幾日。所以古來聖賢。稱養志者。曾

子而後。惟尹和靖為不可及。兄弟之間。各盡所宜。施勿

謂不相報而廢恩也。五倫中。惟兄弟周旋最久。情義最

學仕要箴

二卷上

士

篤世人因爭財產。輕聽婦言。遂致不和。亦大謬矣。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擇婦不謹。以色以財。逆德亂禮。所由基矣。劉廷式登第。歸娶瞽女。生二子。既卒。哭之哀。蘇子瞻詢之。答曰。某所亡者妻。故哭之哀。不知其有目無目也。若緣色生愛。緣愛生痛。于義何有。士有諍友。則身有令名。善柔者。每事卑屈。友之使人日趨驕惰。積尤悔而不自知。交友便佞。相甘游玩。征逐寧守獨學。寡聞猶無悔吝。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交友之道。毋諛母褻。毋妄母雜。有心知其非。而曲為之掩。不愧于身。而退有後

言非君子矣。我榮請而方來。我患不請而來。夫友哉。古有一貧一富相友至密。實法師聞之曰。既然何以一為貧。一為富哉。顧潤之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顧事之疾。視湯藥死。殯于家。葬其先人之旁。曰。生受其訓。死而委之。草莽仁者不為也。岳忠武學射于周同。同死。朔旦必整衣具酒肉詣塚。奠泣引所贈弓發三矢而酹。但念身從何來。父母從何往。新枝既起。舊木為枯。則孝心自然疼痛。但念渺渺人寰。同胞幾箇。幼相濡沐。長共扶持。則友念自然肫懇。兄弟如形之于影。聲之于響。愛先人之遺體。惜

學仕要箴 二卷上 丰

已身之分氣。非此何念哉。溫公事兄伯康年八十餘。如奉嚴父。如保嬰兒。每食頃必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寒。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范文正公曰。祖宗積百餘年而始發于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惜宗族。何以對祖宗。晉王延事親色養。夏扇枕席。冬溫被褥。雖值隆冬。延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欲子孫賢。必先自己修德。遇子孫不肖。必先自己省咎。古禮親死未葬。不變服。食寢苦處。塊閱親之未。有歸也。今乃舍之出仕。食稻衣錦。獨何心歟。卜其宅兆。卜地之美惡也。地有五惡。不可不慎。使異日不為道路不

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奪而已。至于拘忌地之方位。日之吉凶。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謀。尤非孝子之用心矣。

閨範

夫婦有倡隨之理。若徇情肆欲。惟悅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悅而忘其順。則凶而無利。正家之本。夫無寵昵之偏。婦無妒忌之失。若妾勝過多。為家大害。或陷子弟于惡。或生僮僕之變。不可不戒。溫公家訓。男僕女婢。無故不得出入中門。令一僮子司其傳接。女子已嫁者。兄弟不同席。叔嫂不通問。今俗婦女。結會燒香。看春觀燈。及托言至親。男女共食。並當禁止。閨門之內。少箇禮字。便是天翻地覆。百禍千殃。皆從此起。害莫大于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傳會。而丈夫信。杜此家政肅矣。家道不和。生自婦人。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妻子。僮僕雞犬。到處可憎。故須事事自反。禁絕閑雜女流出入。是正家之道。

樹德

士大夫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崇樸儉。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

學仕要箴 二卷上 申





言行心術  
須時時省察

味稼穡之艱難。便是賢子弟。言行須留好樣。與兒孫心術。不可得罪于天地。

守分

安分故家  
可久

富貴之家多寬仁。貧賤之家必慘刻。食生憎厭。是薄福相。家業興于不足。敗于太盛。富有不足處。若十分像意。便有不快。意事出來。居家男女長幼貴賤。務令各盡職業。不許聚處閑談。談人富貴。笑人貧賤。品飲食之美惡。評閨門之短長。以至說鬼說夢。說邊境。說除說時政。說官長。俱是取禍之機。尤犯鬼神之忌。古人云。一日看除目。三

學仕要箴

二卷上

七

從此觀之  
可復  
清福非淺  
誰人所知  
風愈下矣  
馬牛由力  
作等入骨

年損道心。又云。一片俗心。腸有此閑言語。故當痛戒。晦庵先生曰。蠶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四滿。過即休。不貪不妒。老即休。胡九韶家甚貧。每當日脯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妻笑曰。一日三餐菜粥。何為清福。九韶曰。幸生太平無兵禍。又幸一家無饑寒。又幸楊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古人無不躬耕。故力田是聖賢本分事。後世習于文學。其弊至于菽麥不分。豈止不知稼穡艱難哉。人為子孫計。奪人之產。直為子孫作馬牛身。沒未寒而產屬他人。且銜讐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更為子

蓋愧矣

孫作蛇蝎矣。呂文穆。范文正。皆以寒微位將相。然則有賴先資者。非佳子弟。而取不義財。以遺後者。亦非賢父母。

循禮

最孝子弟  
長成  
子弟為其  
父兄則不  
為過

祖父做的。便是子孫楷式。非禮之言。莫內談。醉飽之言。勿外洩。觀寢興之早晚。可卜其家之興廢。古人遇劬勞之日。不延賓作樂。今不拘老幼。慶誕設筵。去古遠矣。處家大率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故家人一卦。以剛為善。朱子教子曰。只此勤謹二字。循循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不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坏事。吾雖不欲

學仕要箴

二卷上

本

方將過喪  
既葬之後  
尚謂言止  
何況死祀  
迎婦還回  
為善梓潼  
之災難能  
免乎  
數語是理  
家要語

言竊為汝愛之。婚姻既納。幣擇吉而婿之。父母死。既葬使人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今人乘凶而娶。此何禮。歟。吉凶混。亂哀樂。並行。終致天扎零落。天理然矣。喪禮之廢。莫甚于近世。所異于人者。僅麻衣如雪耳。況復有墨其裘。以應世事者。文公家範曰。妻妾無妒。則家和。嫡庶無偏。則家興。奴僕無縱。則家尊。嫁娶無奢。則家足。農桑無惰。則家混。賓祭無怠。則家良。

勤儉

人情愛子 有財後 呂叔簡几席箴云。帝王八簋。公侯四飯。鬼首瓠葉。君子獻酬。今人慕。方丈崇尺。至愛真情。豈恃酒食。飯過三食。誰有餘腹。饌過五腥。誰能食肉。言及飢寒。余不忍聞。一几之費。可活千人。儉為養福。施為積德。暴殄天物。子孫之孽。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一碗飯。自勞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之。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輪迴不爽。胡文定公云。治家治心。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功夫。君子以禮義養心。則心廣體胖。若恣食肥甘。則神昏氣瞶。婦女布素禦寒。則堅苦其

學仕要箴 二卷上 九

志香薰羅綺。則淫蕩其心。富貴者奢侈相尚。棄廢財貨。窮極土木。貧賤者專工巧伎。以成之一日之直。可盡農夫終歲之利。故棄本逐末。耕桑少而衣食者多。求其贏餘。豈不難哉。勤有三益。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可以免饑寒。晝則力作。夜則安寢。可以遠好惡。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可以致壽考。儉有四益。貪淫之過。生于奢侈。儉以養德。節奢濫泊。理可長久。儉以養壽。醉飽鮮濃。昏人神志。儉以養性。妄取苛求。志氣卑辱。儉以養氣。治家忌奢。亦忌鄙吝。鄙吝之極。不生奢男。必遭橫禍。惟君子儉以裊躬。澤以及物。

月川酒箴云。養性勿貪。昏性水成。家宜戒破家湯。興廢

富貴人怕見開花。懼其易謝耳。今有方享便驕。伎樂聲容。僕御服食。珍麗華艷。自以為遠勝鄉邦。不知此是惡消息。旦夕覆亡之道也。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戕性命以斧斤。子怨父貧。弟攘兄富。妻妾視豐。膏為悲。奴婢視盛。衰為勤惰。市道不在門外矣。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而賤詩書。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人謂子孫愚

學仕要箴 二卷上 十

係者廢家。不知機家偏在巧。而愎者不可不思。安分守已。崇遜息爭。保家之道。賭博害人。其禍最深。子弟一失足于此。志趣必昏。心術必壞。以至不孝不友。不忠不信。終身品行無一可觀。高閣置書。封倉箱而餒腹。瞞心攄產。衣寶玉以焚身。蓮之始開。暮則復合。至不能合。則落矣。人處富貴。須使常有收斂意。若令一開不可復合。凋落豈遠哉。

張邑翼曰。治其心身而後可以治人。刑家者。治人之始。事也。家重敦睦。大嚴閨門。然須厚德開基。法古垂訓。而

所務者本分所尚者禮節克勤克儉庶幾先業不墜光  
 裕可期若夫縱妻凌妾嬖寵奪嫡私其婢而殺其子縱  
 其僕以辱其親室中鮮腆而堂上糟糠齋僧飯道而棄  
 妻逐弟斗秤不公借貸無償以致冤讐牽結先業敗亡  
 此人禽大關又非箴語之所及矣

學仕要箴二卷下

虞山蔣伊莘田鑒定

西泠袁滋午葵叅訂

玉峯張圻邑翼編輯

門人王祈華固生

朱曾捷載公

楊錫瓚嚮侯

馬鳴珮歌夏

潘廷鈴玉音

表弟王緝基亮疇校閱

處物第四

學仕要箴

誠感 寬仁 謙厚 分義  
 出處 曠達 寄托 恬適

誠感

誠能動物  
 天人物我  
 一念而通  
 悔心發而天反風善言發而災惑退天人非二致也蕭韶  
 奏而鳳凰儀機心生而鷗鳥去物我非二致也曾子倚山  
 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  
 不應者也情相親者禮必寡道相悖者術不同禮簡者  
 誠術異者疎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兄弟自疑者人  
 亦疑之身外皆敵國惟推誠則不欺守信則不疑非但六

疑信起于  
 自心徒求  
 于物則斜

合之內可行。即動天地。感鬼神。皆由是矣。禮義廉恥。以之責已。則寡過。以之繩人。則寡合。寡合非涉世之道。是故小人責人。君子責已。事有機語。有會隱語。似規。冷語。似諷。故使聽者自悟。洛陽年少。流涕痛哭。成何尺寸事。與人相處。隨事提撕。開其迷惑。為惠最普。誠意字于出言之先。和氣接于與物之內。綢繆太多。適見道誼之薄。檢點愈密。益深變詐之憂。遇事只鎮定從容。縱紛若亂絲。終當就緒。待人無矯偽欺隱。雖後如山兔。亦自獻誠。陽明先生云。學須反已。能反已。方見已多未盡處。何暇責人。

學仕要錄 二卷下

若徒正人之惡。則文過飾非。惡人常態。反激起其惡性。如何感化得。惟于已用功。則惡人自化。與人不可專取其才。當以忠信為本。始不為匪人所惑。范忠宣云。吾輩只管我所以待人。勿問人所以待我。

寬仁

和以處眾。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虛之室。物物自容。靜躁寬猛。視量之何如耳。有以橫逆加我者。譬行草莽中。荆棘絆衣耳。當徐行以緩解之。故方寸不勞而怨可釋。康節謂伊川曰。面前

徑路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吳士入蜀。武侯甚偉之。後乃伏誅。武侯曰。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元祐舉子吳某。應大科。以文投從官。文理乖謬。一時絕倒。獨范純夫閱其卷。不笑不言。客不敢問。後遇其人。教之曰。足下應大科。必有人相誤。宜歸讀書學文。開口便是煞尾語。下手便是盡頭著。大無含蓄。豈能濟事。置人而不答。必其能容也。不可謂人畏我而更求以辱之。訟人而不校。必有所處也。不可謂人懼我而務力以攻之。于入倉猝顛沛時。用一言與之周旋。上資祖考。下蔭兒孫。

學仕要錄 二卷下

與貧者以財。小惠易盡耳。不如與之生理。此君子所以為人作豐年也。吾人處世。務期收斂才智。若無若虛。客人之過。令其可改。舍已之長。曲彰人善。一日之間。發一言。行一事。毫不為已起念。而為物立。則是天下為公之度也。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容。人只自私。從軀殼上起見。故看得道理小了。若放這身在萬物一體中。便限量不得。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芝蘭。施恩于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隨事皆然。當權尤甚。韓魏公自言。生平未嘗見一

不懷不安  
便入死地  
此非親  
成底不同

不好人。可想其胸中浩蕩。恩讐分明四字。非有道之言。無好人三字。非有德之言。取人時。饒一分神明。自憐說人時。留一句。夢寐常安。急而擊之。在我徒費博浪之錘。徐以觀之。在彼自有烏江之泣。聞善而疑。聞惡則信。人心薄惡。莫此為甚。士大夫于世法中。廉取薄享。可濟續壽之源。

謙厚

屈已者能處眾。好勝者必遇敵。欲常勝者不爭。欲常樂者自足。張飽帆于大江。驟駿馬于平陸。天下之大快也。而

學仕要箴

二卷下

甲

以過為進  
其進不若  
機之俯伏  
不可不察  
忍可轉經  
與禍無亦  
神仙之聖  
二德並珍

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不知大樂存焉。當得意時。須尋退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失意時。須尋出路。然後可生于憂患。事有餘快。必有餘憂。壯陽之下。一陰潛起。不可不慮。希夷戒冲放曰。名者天下之美器。造物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必戒之。白沙云。若無天度量。安得聖胚胎。諺曰。忍事敵災星。又曰。忍難忍事。順不明人。內典曰。忍含百善。嘿定千差。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故蒙金以砂。錫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領驪龍。扶而不知止。積而不知已。不窮則禍。天地警

此是文人  
大病知痛  
不戒則  
成耳

也。今人大病。只是不肯認錯。即不認錯。便是大錯。又不肯喫虧。我不喫虧。人定受虧。人若算計太巧。不讓權于鬼神。後必有禍。

分義

黃魯直好作艷語。人多傳誦。法雲秀老戒之曰。李伯時但以想念墮馬腹。公以艷語蕩天下之心。使其踰越禮法。冒亂廉恥。罪報何止于是。堯夫曰。溫潤之玉。須是礪石磨之。君子受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出道理來。天下事誰能算盡。人却要算得有利無害。所以人慾愈

學仕要箴

二卷下

五

義利分途  
須自檢察  
人才有數  
愛惜分毫  
天心  
小智破道  
故與明哲  
不同  
曲與剛所  
以應世也  
然必存乎  
已者。且今  
而後能之

熾義理愈滅。患難時正當有以自處。身心不為彼動。乃見學力。天下事如一家。非我為則彼作。學者不可不通世務。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日。士有一善。便當扶掖導誘。以成其器業。輕與必濫收。易信必易疑。智計之人。多不保身。何也。智計非天下正理也。凡事必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如何。屏之張也。直則難立。必也回而曲之。輪之轉也。方則鮮行。必也操而圓之。雖然。屏必有幅。輻必有軸。故屏曲不可不齊。輪圓不可不正。君子之自處可知矣。聞君子言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

語如嚼堅冰。爽美之後。寒凝腹。富貴無定勢。產業無定主人。不得已而棄產。不仁之人。乘其急而陽拒陰釣。以阮其價。既成券。姑與半值。又以他物高價強償。致所得零星耗散。向之擬了其事者。遂不復辦。富家方誇為善謀。不知天道好還。近則及身。遠則報其子孫矣。人有患難。不復濟困。苦不能訴。貧乏不能存。而其人懷愧。不能自言者。吾雖無餘。亦當隨力周助。若本非窮乏。而以干謁為事。得則誇已能。否則生讐怨。宜冷澹置之。不必割我不敢用以資彼浪用。李若拙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學仕要箴。二卷下。六。命知退知足。親朋之禮。簡約為宜。今人離分苛于征徭。虛譽錦章。假質杯幣。徒長欺偽。不見厚情。有道君子。急思返之。里中有節孝仁義。出自委巷者。體察實行。士大夫宜具禮表揚。以發潛德。其孀婦守志貧而無倚者。亦宜勸助粟帛。堅其節操。鄉黨有前輩大君子。其後或不揚為之章顯。令德使無遺。請拂拭遺胤。不至落寞。一以勸善。一以厚俗。君子宜加意焉。出處。士人出處。非止一身一事。所處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

不可以不審。知幾者。君子之獨見。穆生為酒醴而去。免于胥靡之辱。姜肱為土室之隱。免于黨錮之禍。薛山守箕子之節。免于新室之污。將事能弭。當事能救。已事能挽。此善達權。謂之才未事知來。始事知終。定事知變。此善長慮。謂之識。顏子推謂君子處世。貴乎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空糜祿賜也。吾見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其試用。多無所堪。處廟堂。不知戰陣之危。榮保爵祿。不知稼穡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力役之勞。自難以應世經務。學仕要箴。二卷下。七。曠達。聖人思狂狷而惡鄉愿。觀人者。纔見其人不識時宜。便是可取。纔聞其人處世圓熟。便無可觀。人每以忘舊為憾。此亦不能理遣耳。理遣如何。曰。譬如當初不相識。聞事不驚喜。可以當大事。我藏之人。思竊之。我掩之人。思發之。我園之人。思窺之。我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不令人疑。故君子置身于光天化日之中。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鷗臯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即勝亦非也。富貴無常。忽

如傳舍武昌之柳春作青絲秋作帶河陽之花昔似雲霞  
今似泥 慾海無邊填七尺于羶淫何不舉頭看落日塵  
心難掃耗五官于營算豈知過眼即空花 樓守道德者  
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淒涼千古 若透得名利關人安  
得軒輊我縱有毀譽可將他做一洪爐煎熬渣滓添我精  
神 不報無道君子之風犯而不校大賢之德今人為體  
而二字與人爭雀鼠質虞芮至于費光陰擲錢財得母思  
彥方之廬而有愧乎 處事遭一分魔障長一番鍊達待  
人容一番橫逆增一番器度 浮江海而遇風波終身遠  
學仕要義 二卷下

舟楫之利入山林而逢虎豹終身棄棹子  
而自此戒食其父讀書不利驅子弟而田之懲而過焉豈  
得為智者乎 人之養生者重元氣而輕手足固也今有  
人元氣既衰而忽為蛇虺毒螫之彼庸醫者拘于輕重之  
說先治元氣不知旦夕之間其毒內攻隕其生矣是故處  
事貴通權變  
寄托  
綴羽于金鐵置之江湖則陷溺于泥沙非羽質重也所托  
沉也載石于舟置之江湖則披風截波非石質輕也所托

浮也搏牛之蝱飛極百里若附鸞尾則一蕩萬里非其翼  
捷所托迅也螻蟻足捷追越奔光若駕疲駑則日不盡舍  
非其脛遲所托蹇也由是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  
翅可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矣是故君子不  
可不慎所與也 世路中人或圖功名或治生產儘是正  
經爭奈天地間好風光好山水好書籍了不相涉豈非枉  
過一生 破鑛良金懼雜鉛銅減色藏山美玉慮包礫石  
埋光得逢烈火精鋒方見良師益友  
恬適

學仕要義 二卷下  
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 我無是心而人疑之于  
我何與我無是事而人誣之于我何慚縱火燒空何處着  
飲風波洶湧虛舟自開 明道終日端坐操行甚嚴毅及  
接賓客令人如在春風和氣中未嘗以意氣加人故黨禍  
不及 常繁迫時使聲賸人值追逐時驅疲病馬對昏殘  
燈理爛亂絲而能意念不焦聲色不動亦不後事者其才  
器真不可及 苦樂無常境人處苦時望彼為樂及到彼  
境則又視之適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逼而上在在皆然  
張邑翼曰處世關頭第一在知進退識人心愛鼎則易

詞義爲難。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首重誠感。然非寬仁謙厚之品。樸誠猶未可恃矣。又必分義明出處。正內懷達情外。無失足。而後可幾恬適焉。易曰。攸往無咎。豈無學識人可幾。

題跋

昔淮陰李小有先輩編廣仁品。予嘗歎其老婆心切。但卷帙浩繁。讀者未嘗卒業。吾友蔣莘田侍御所刻。居官臨民。格言慈航錄。刑戒書。乃撮仁品之標。如晨鐘一聲。發人深省。至蔚庵偶錄。拈出金針。爲後學指南。人家子弟。皆宜書置座右。張子邑翼復爲推論學術。取古賢養心修身之要。加以詮輯。探珠于海。剖玉于璞。皇然備觀矣。邑翼潛心理學。夙稱吾道宗工。莘田橐筆柱下。諫草卓然有真御史之目。其文章經濟。方將照耀天下。而猶思日孜孜以指南後學。仕要箴。

題跋

十

學爲志其亦仁之端哉

悔庵尤侗題



袁子午葵力行善事。能延吾友邑翼爲師。以訓其子。若培偶得莘田侍御所刊格言。珍如拱璧。復請邑翼哀輯修齊格言彙爲成書。顏曰學仕要箴。梓以善世。余謂侍御立朝丰采。將見諸行事。豈復托諸空言。若以言贈人。榮於黼黻。正邑翼事也。袁子重其語。余云邑翼真名師。午葵真賢主人。其子壻真賢弟子。知言哉。

廣平宋實穎題





邑翼篤志於道余向過玉峯每兄事之雲樹之思行且十載重其持此書示余津梁斯世邑兄之勸于黃而老子何多讓焉莘田御史之拈錄邑兄之評薦闡揚袁子午葵之垂編訓後與夫重其之樂道人善均此志也

昆陵繡衣衲子許之漸識



莘田侍御纂次格言可勒座右袁子午葵復若拱璧而邑翼年翁以爲仕必由學學必有本復加採輯彙成要箴付之剞劂以公同志卒讀此書知諸君子金石垂訓以維持世道人心者功不朽也

學仕要箴

題跋

二

婁水庭表黃與堅題



今夫師之所以教其弟子文藝而已其以立身制行爲提撕者已鮮而況性命之微居官之要乎父兄之教子弟也亦然蓋其所期者科名也而文藝者科名之因也苟工所業舉場文字得邀一第足已此外又何多求無怪乎世道之所以滔滔子弟雖不逾戶而不覺習之所以日壞也邑翼張先生得侍御所刻格言更加纂輯將古聖先賢修齊治平之道揭若日星梓以訓世其亦有所感也夫原夫弟子之職學爲文章以至蒞官行法探原握本以馴至平

聖賢所爲內而修已外而化民者皆備于此箴而知先生之教莫之或遺而午葵袁子剞劂廣布垂刑後昆則亦深知爲父兄之道者歟

栢廬朱用純題



余于蔣子莘田爲弱冠交丙午同舉賢書癸丑同登第又同官翰林旣而推擇爲臺諫官諫草數章皆爲國計民瘼立論足千古也初登第卽以平昔所輯臣鑒錄進呈

天子改容而禮之蓋其生平讀書窮理務以明體適用爲務非沾沾以科第重者也箴仕數則纂集格言以導循吏

學仕要箴

題跋

王

之風而蔚庵偶錄則爲論文之微旨後學之津梁甚盛心也我友張子邑翼持是冊語余曰仕者學之用學者仕之本不知其本用何由達爰從先儒語錄中探微摘要裒集成書而修身齊家文章事業皇然具備所以嘉惠後學者功匪渺矣而午葵袁子繕梓以公同志余心嘉之爰題數言以箴之曰蔣子之忠也以文章報國以興吏濟民也吏治蒸蒸運祚日昌矣可不謂忠乎張子之仁也誨人不倦也內而正修外而治平誨人不以帖括而以聖賢之微言可不謂仁乎袁子之惠也善其子弟以及同人使見茲刻

者皆有志于成已成物而不務名利不亦惠乎雖然微張子則侍御之深心隱而弗彰矣

玉山同學弟馬鳴鑾撰



今之人自束髮授書以至服官蒞民無事不安于苟且無日不習于浮僞其爲舉子業大率皆雷同勦襲之文章而得則又役役于名利而不知止甚至草芥民命殄暴天物亦肆然不以爲怪今觀同年蔣莘田所刻格言雖方幅不多而凡守官立身仁民愛物與夫讀書作文之方無不具備言近而旨遠文約而理該上之可以致君澤民下之不

學仕要箴

題跋

四

失爲鄉黨自好之士真覺世之津梁砭時之藥石也張子邑翼從袁子午葵之請復爲增輯古聖先賢所以修道勿躬之要合爲十卷題曰學仕要箴可謂本末體用展卷洞然矣俾蔣子與人爲善之意益彰于世其有功于世道人心甚非淺鮮也予見而深嘉之爲跋其後

果亭徐秉義題



邑翼張先生嗜古彌堅與世彌澹行止取舍篤古人之操午葵袁丈濟衆博施樂善不倦求之儕輩甚罕其爲父爲師者身教已備提撕警覺似不必更假莘田侍御諸刻矣

而猶矻矻孜孜纂輯箋註云者所謂誨之不厭其諄諄也袁氏子弟日紬繹焉不特其文工其人或當世推名閥第一所以報君親師者於是乎在吾願以此爲子弟告并以告凡爲父與師者

二泉葉奕苞題



學仕要箴

題跋

五

學仕要箴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圻編圻字邑翼崑山人卷首徐元文序謂莘

田侍御始集仕學格言圻續爲纂輯凡分十類曰

存心曰省身曰型家曰處物曰養蒙曰舉業曰居

官曰臨民曰仕宦曰慎刑首標蔣伊鑒定伊卽序

所稱莘田侍御是此書實伊所作而圻稍增益之

其標曰鑒定者蓋讓其名於圻耳

# 閨訓新編十二卷

〔清〕秦雲爽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五年徐

樹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秦氏閨訓

新編十二卷》提要

序

天下講正誼明道之學者舉世聞之多迂怪而不信  
扞格而難入此不可謂非習俗之下而流風之弊也  
然繫辭傳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  
則有功人情不甚相遠夫果易知易從而天下皆迂  
怪而扞格似亦未之有也定叟先生講學三十餘年  
其言心言性則如日月之中天使人可仰觀而識也  
其論經世之大計皆坐而言起而可行而非紙上陳  
辭也平日門弟子之折衷友生之間難崇論宏議委  
曲纖微先生真誠剴切指示周匝是非剴然察者亦  
醒無論學士大夫聞而擊節歎息以爲得未曾有卽  
田夫野老臧獲婢妾聆其緒餘未有不歡欣鼓舞靡  
泗交橫沁入心骨者也先生何以得此于人哉亦深  
悉夫人情通天下之志而已閨訓一書先生教女貞  
之書也先生以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乃奉世以計  
利之故未遠而先遠之女子習聞其說亦以爲應遠  
其親也父子一倫幾于女子而中絕此不祥之莫大  
者也故極發其弊使人知人道之正謂父子正而後

閨訓新編

俞序

一

倫常可次第講也其見亦度越千古矣徐子敬思因  
天下女教之尤衰也梓以行世讀是書者尚有迂怪  
扞格之患乎哉亦可得先生之大概矣先生著述甚  
多得悉以問世則正誼明道之旨庶幾大白于天下  
繼徐子而起者誰乎今拭目望之矣

康熙丙寅天中節教下晚生俞森拜撰

新編

俞序

二

序

余幼時多可而少否人有嘆嗚者笑受之公兄桂林  
嘗目爲頑鈍無恥年十二患心痛累月家大人不令  
就傅得施耐菴水滸傳喜之目數過無有遺者病愈  
舍去後三年坐繫得免自以餘生不卽習舉子業因  
復閱吳中金聖歎所評耐菴本愛其文益以不厭久  
之氣忽動于中若有不能忍者二十年以來骨體不  
稍遇慘輒噴有不直者不難犯衆爭之心知其不可  
而不能自克甚哉文字之足以移人性情而人之貴

新編

陸序

一

乎善讀書也近世裨官野史日新不已後生子弟喜  
談樂道已足深怪又溫飽之家往往女子之通曉文  
義內無飢寒之迫外無織紉之勞心思閑暇無所寄  
拙佳者留意詩詞劣者翻閱小說嗟夫生于閨閣之  
中長于婢媼之手欲如男子親師取友習聞正言已  
不可得而况晏安無事衣食粗給而又有詩詞以蕩  
其心小說以鼓其誕其爲禍可勝言哉聞諸僕友秦  
開地先生吾父嘗作新婦譜行世顧總其表端機論  
其理而已僕將取古今婦人事變更輯女史以爲巾

惻玩讀之具先生笑曰吾已有成書矣僕愛而讀之  
其事曲而詳其論醇而正經權並施常變雜出盡先  
生闢程朱之學既已得其精奧而其爲用不爲苛行  
詭激大抵得乎情理之至當而論以聖賢爲歸換其  
論皆近而可遵適徐子敬思自崑山來并新繹諸而  
授之梓而同時有雲間友人朱子若始取二十一史  
爲太土感應篇經史考山東李編修紫瀾亦刊布之  
蓋六經之義深予史之文繁易爲婦豎所難解得引  
故事易爲感動各有二子之書風行天下予女製

附錄書稿

陸序

二

而上父兄日爲講晰以正其基而一切淫詞邪說稗  
官野史不使寓目則庶幾忠孝廉節之風油然而生  
矣此余所深念之而得其真者也二子之爲功于天  
下不已深乎抑聞之論攻守者曰知彼之所爲攻則  
知我之所爲守今先生之書言母道而父道備焉言  
婦道而子道夫道備焉言妯娌而兄弟朋友之道備  
焉則雖謂之五倫譜可也是深望于善讀先生之書  
者也時

康熙丙寅四月望日教下友弟陸寅拜撰

序

西漢劉向著列女傳八篇而宋曾鞏爲之序大要謂  
王政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  
子所謂身修而後家國天下治者此也較近之世學  
士大夫多徇於遠而忽於近其處室也已無禮樂圖  
史之助師傅保姆之益既不見可法而有家者又不  
能躬刑于之化本家人反身之義以正其內遂至競  
奢侈流邪僻而陰教弗講世道之衰不可底止吾鄉  
蔡定叟先生精研經史嘗著閨訓一編藏於家而王

閨訓新編

邵序

一

峯敬思徐子付之剞劂以詔來者屬余弁一言竊聞  
之婦人伏于人也是故理無專制道屬三從其在書  
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曰母  
非母儀惟酒食是議凡詩書易之所垂訓不外乎日  
用之經率而由之其道在是矣自此義不明群厥終  
之誠忽慎始之幾有家則妻擅其家有國則妻擅其  
國有天下則妻擅其天下漢唐而降卽有一二守成  
之主自立之士猶懼不免况下此者乎先生件繫採  
摭自后妃而下以至庶人彙爲一書使覽者知入乎

此者爲善出乎此者爲惡爲強爲章爲善爲鏡共有  
裨世道誼淺鮮哉其曰閨訓新編者蓋取于政著列  
女之旨而廣中其說後世針管佩選之儀疇墳豆遵  
之節古人所以行而未及行或風俗所更變而閨閣  
必當取法者咸列焉曰新編則繼子政之志而述之  
者也凡十二篇而附以新婦諸若干卷譜爲吾鄉陸

麗京先生撰敬思以其類乎閨訓也故茲錄之  
康熙丙寅陽月既望同里後學邵錫蔭樸公氏拜撰

閨訓新編

邵序

二

序

錢塘秦定叟先生輯閨訓十二卷既成出而示余余  
曰風俗之成始于門內舍此而言學術僞也言事功  
妄也夫端其本于身心觀其驗于妻子風興夜寐可  
或忽乎輦笑話言可或慢乎吾蓋常求之於家而知  
門以內性情未易理也好尚未易同也見聞之沉溺  
未易返也欲徇其常勢有所不可欲革其故力有所  
不能束縛之馳驟之則不可以終日然則何以爲訓  
乎先生曰吾惟正吾之好惡而已矣好惡所在示之

閨訓新編

徐序

一

以確不可移于是導之可知可能動之以可欣可慕  
惕之以可思可懼優而柔之徐而俟之沉溺可以漸  
起好尚可以漸移性情亦可以漸遷也然則謂稟受  
性成必不可變習深固必不可覺者正未盡所以  
訓之道耳蓋先生之持論如此余卒讀其書見其  
原本經史旁搜記載周詳明備婉譬曲曉乃正襟興  
嘆曰嗟乎此古聖賢修己治人之本務今已失其意  
而先生力挽之也余嘗謂風俗之病莫甚于驕侈善  
莫大于勤約而其原往往自門內始驕則必侈侈則

益甚其驕從來國家之禍由驕倭而成者十之八九  
動約者反是此敬姜之訓所以爲千古大防也余家  
自高王父太僕公以來先節母潘太夫人暨祖母顧  
太夫人實以勤約相先後至今得保其餘緒猶憶數  
年前歲大飢余父叔各捐米數百石爲糜濟之邑人  
皆能追憶舊事曰往歲旱飢顧太夫人親往設糜之  
所命男女別居止無相雜又親携絲絮鍼縷之屬呼  
婦女就食者而告之曰飢荒有備則無患平日不好  
逆樂則能先時爲備今爾等雖在顛沛中不可苟且

訓新編

徐序

二

自安其各擇所能者勉爲之將課爾之勤怠而資與  
焉于是刀尺紡織聲相聞每日亭午各以所事受殿  
最能者則進而勞之且厚犒之其怠者亦愧悔交相  
勉月餘乃挾所資以歸資用稍給矣其婦工所成者  
則別儲之以待寒暑爲周恤窮民之費至今每歲義  
倉賑施諸事吾母皆遵先祖母之成法率先恐後也  
余深幸此書之成書此以告素先生世之讀是編者  
毋以爲迂遠而蔑棄之則風俗所關庶有厚賴也夫  
康熙丙寅陽月朔崑山後學徐樹屏拜撰

序

余觀舉世之人娶妻之後敢於逆親而不敢於逆婦  
逮既生子女多急于教子而緩於教女二者皆中於  
私而不自知者也然婦之不敢逆人皆知其私緩於  
教女則莫有知其私者也夫所娶之婦未必有教女  
習於母已不勝其弊父又不敢逆母又緩教焉豈復  
有令女哉所娶之家因仍積弊而婦道遂不可問矣  
余嘗慨焉思之人之緩於教女以子承宗祧啓後胤  
而女自及笄之後於我無與也然我之不能不爲子

訓新編

自序

一

孫曾玄娶婦勢也天下之人而皆同無與之說則我  
必不得良婦夫女果不淑已難忍然若家無母儀子  
豈易教則薄視其女而禍仍中於我豈可不與天下  
共明此義力變世習哉余家向有女範一書施子賢  
伯諒加增減大率取平易可行者余覽而善之適會  
子彙嘉購得廿一史余復取而進退焉時以詔告婦  
女指示之下間有評論余已視同波逝家人苦於易  
忘漫記其下不覺成帙言近俚俗意取易曉不足以  
語他姓閭中之秀也噫余豈敢自謂能教女庶幾不



天世人之私見耳書將成余長女字查生承恩者促  
行各垂禮余顧謂婦曰余有此書可以免焚焚矣焉  
之一笑

康熙庚申冬日錢唐秦雲爽定叟氏書

蘭訓新編

自序

二

蘭訓新編凡例

一后妃中如宣仁后平治天下之功劉太妃籌畫軍  
旅之畧今皆畧而不錄間採數條多近日用夫修  
身爲本上下皆同家利女貞義爲尤惡况侈然自  
大閨閣之常踴躍無容兒女之態若仰止崇高或  
驕心稍抑知揚扃今古則風味不庸此亦救藥非  
侈觀瞻

一韋宣文傳授同官曹大家續成漢史宋廷芬五女  
俱稱學士于禁中唐昭容一人獨挽浮靡于天下

蘭訓新編

凡例

一

荀灌英潰圍破賊洗夫人指顧平戎此關異授不  
比中庸畧而弗書鑒其去取

一是編初裝成書猶虞掛漏繼考全史頗無遺篇但  
事迹相同不能遍錄制行駭俗亦復刪除易知簡  
能是之取爾

一蠶織爲婦女之正規中饋爲閨中之常務讀書考  
古本非惡需然考古可以知所行之得失讀書可  
以祛巫媼之妖言鄧綏號曰諸生甄媛各爲博士  
豈爲無補亦自有功此等書冊之外孝經論語原

可專攻曲禮少儀尤當勤誦若留連于近體詩餘  
刻意于風華月露啓難測之人情致非常之物議  
不如絕學遠勝通經

一中和之質聖諦所難夷惠之壽爲師百世矧茲閨  
閣豈易無愆但得遠于俗情卽稱勝概苟或符于  
大德寧復他求若欲推究纖悉必至代無完人卽  
此持論太深知其克已自少當爲至戒要在取長  
一哲人之性樂道人善凶人之性喜稱人惡無稽之  
談君子所羞典則之語有識所重是編俱是善行

南訓新編

凡例

二

述之卽爲善言非史則經有典有則自反可淑身  
心告人可除凡陋夫奉持梵咒既是空文傳述俚  
詞尤傷大雅有裨實用庶幾此編果思古人幸加  
三復

一君子求己小人求人男女雖殊其理則一覽女道  
者當思事親之多慚觀母道者當思課子之有失  
則學古有獲日進無疆矣若姑聞訓婦之詞藉爲  
口實婦聞規姑之語助其談鋒則適爲長傲飾非  
之資安能有改過自新之益此爲尚論之病勿增

流俗之譏

南訓新編

凡例

三

閩訓新編

參訂姓氏

顧祖禹 無錫景

李之駒 華亭

朱溶 華亭

陳治 華亭

吳正名 貴池

韓綸 華亭

張鳳翼 日復

萬斯選 公擇

陳翼 敬之

施相 贊伯

江旃 杭州

徐慶 子卿

沈叔垓 宏度

俞森 存齋

閩訓新編

姓氏

張靄生 雲先

洪景融 錢塘

馮遵京 杭州

陸寅 錢塘

邵錫蔭 仁公

應禮璧 子若

吳磊 萃圖

洪雲津 譽公

陳楠 子喬

沈純中 穆如

應禮琮 子黃

黃禹錫 德遠

參訂姓氏向日未經請正者不敢濫列凡我

親知幸加原諒謹白

閩訓新編

校閱門人

闕嵩聲 三

張奏 天奏

張琨 丹水

俞品 修遠

顧祖雍 河南

周銓 奕世

鄭祖俠 公雨

虞淳 斯達

周之昇 東生

陳堯相 子襄

俞煒 大赤

俞煌 亮中

趙璵 漁玉

顧泰交 帝祉

閩訓新編

姓氏

潘廷瑞 虞五

柴世堂 子樛

沈幹 貞士

陸衍芳 久久

婿

查承恩 讓木

男

聲夏 風占

閩訓新編總目

卷一

后妃

卷三

女道

卷五

婦道

卷七

妯娌

閩訓新編

總目

卷九

母道

卷十一

雜錄

卷二

公主

卷四

兄弟

卷六

婦道

卷八

嫡庶

卷十

後母

卷十二

處變

閩訓新編卷一日次

后妃

太任

宣姜后

帝廋后

馬后

卞后

長孫皇后

劉大妃

閩訓新編

卷一

目次

高后

金宣宗后

元祿宗后

徐后

太妃

樊姬

班婕妤

鄧后

甄后

郭后

曹后

金世宗后

元世祖后

高皇后

張后

閨訓新編卷之一

錢塘秦雲

崑山徐樹屏

后妃

錄后妃之事。大概止是相夫教子。和睦羣嬪。戒飭外家。而他不及焉。便於天下之婦女。通以爲法也。嗟乎。垂簾聽政。原非社稷之光。定策禁中。又豈朝廷之福。吾願後此之后妃。守此數則。以終身。亦足稱賢聖於萬世矣。集后妃。

閨訓新編

卷一

太任周

太任。文王之母。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

古人胎教之法。寢不側坐。不偏立。不蹕。不食邪味。動止端嚴。情性和悅。常處靜室。多聽嘉言。令人講讀詩書。陳禮說樂。不聽淫聲。不視惡色。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過人矣。茲受孕之始。一月名始。

胎二月名始膏。三月名始胚。血不流行。形象始化。未有定儀。見物而變。因外象而內感。此胎教所以不可不明也。

婦人受孕之後。最宜淨房。幃兒不受火毒。無危惡之痘疹。尤免半產墮胎之憂。臨盆橫逆之害。詩云。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災無害。達小羊也。羊子易生。言滿十月之期。雖首生之子。亦如羊子易生。無圻副災害之苦。今世男婦受孕之後。不異寢處。夫胎元之形。僅一臍帶。繫母左臂。名紫河車。蒂甚微甚。胎孕婦謹慎起居。胎元安穩。猶菓熟蒂落。原無艱難。若不知禁忌。蒂斷腎傷。猶採摘生菓。瞬息之間。常至母死胎亡。若終身胎滑。或成產怯。猶其小焉者也。幸而保至彌月。多致產難。不思有違胎教。多方邀福鬼神。豈知天施地生。萬古如此。果遵胎教。必無危亡。昧義傷生。自取罪戾。無關神鬼也。

閨訓新編

卷一

二

太姒周

太姒有辛氏之女也。生有聖德。文王聞而娶之。大明之詩曰。于周于京。續女維莘。言后妃克續太任之女事也。思齊之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言周家世有婦德。此莊敬之太任。既能媚周姜。而稱爲周室之婦。至於太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也。孔子序詩首關雎。稱后妃有幽閒貞靜之德。南國化行俗美。皆言被文王后妃之化。嗚呼。此萬古人倫之盛也。豈易觀哉。

閨訓新編

卷一

三

周家發迹。始自姜嫄。其後太王之妃太姜。王季之妃太任。文王之妃太姒。皆有女德。篤生武王。遂有天下。武王之后爲邑姜。在十亂之數。亦十德兼長之婦也。大凡人家興隆。或久或暫。全看內助。女人不賢。家必不和。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家室不和。有災無祥。決無隆興之理。設暫時發達。不久卽壞。此屢試屢驗者。傳稱文王生有聖德。后妃亦生有聖德。至今讀螽斯麟趾之詩。只是一個和之至。化行

俗美。二聖並推。良有以也。爲女子者。宜深味幽閒貞靜四字之義。庶幾有致祥之基也哉。

后妃生十子。所謂百斯男者。因后妃不妬忌。羣妾所生。皆其子也。世間婦女。只爲不知此義。以妾媵之所生。無與於我也。所以妾媵有子。必多方凌折之。亦大痴矣。婦人生子。雖生育之常。然稍不戒謹。則死生係焉。故子生之日。爲母難之日。今有人焉。所生之子。卽我之子。封贈必先我。而所生之母。不易得也。成服則三年。而所生之母。未可必也。無死

閨訓新編

卷一

四

亾之危。有安享之實。追后妃之聖德。遠如忌之惡名。不知有何不美。多固執而不化乎。或曰。女子卽慕太姒。男子未必文王。一有妾媵。卽多偏私。室家不和。多由於此。婦人所以多有不蓄妾之論也。曰。凡人偏私。豈能盡免。亦視優劣。以爲勸勤。若夫婿劣甚。卽家不蓄妾。豈無外虞。若夫婿稍優。能克盡協和諒無已甚。且余所惡。欲告今世之婦女。令其景慕后妃之德者。爲未有後者言也。士庶之家。原無多蓄妾之理。寧導男子以從慾乎。余嘗謂無後

之人不惟爲若敖之鬼而且無埋骨之墟此尤當  
深思遠慮而不可屑屑以常情爲念者也或曰后  
妃之德廣矣大矣豈不妬忌一事遂可以比之歟  
曰經書中形容后妃之德止幽閒貞靜四字樛木  
蠡斯止形容不妬忌之美此化行俗美之根源也  
夫不妬忌之人未有不幽閒貞靜者不妬忌之效  
未有不化行俗美者人見化行俗美以爲后妃之  
德廣大如此似乎不妬忌一事不足以盡之而不  
知非然也然則天下不妬忌之人未可輕易視之

矣

宣姜后周

宣姜齊侯之女也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永  
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使君王失禮而  
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  
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  
王曰是寡人之過也遂勤於政事早朝晏臥卒成中  
興之治

按禮雞初鳴咸盥漱櫛總弁總以適父母舅姑之  
所晏起一節原非古人之所許也余見興隆之家  
開創之人必無晏起之事蓋作事全在精神精神  
不能振起則百事俱廢家安得興開創之人徒手  
起家一絲一縷皆是心計經營而出何事不是精  
神所到凡晏起者必享祖父之餘蔭家事已壞之  
人也凡人未興隆而思開創已興隆而常恐頽唐  
者卽宣姜可自鑒矣

敬姜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遵則淫淫則忘  
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  
莫不向義勞也此千古至言也余見城市婦女大

都晏起。鄉村婦女大都早起。城市富貴之家尤多。晏臥晏起。富貴之家。營奇巧之女工。衍無稽之誕說。笑傲遨遊。易忘宵旦。耽於酒食。習爲留連。夜分而寐。此其常也。及其起也。日已三竿。悵黑甜之未足時。已近午倚羅幃。而欠伸飾蜜脂膏。厭臥於牀。第之上。蒼頭臧獲。吞饑於厨竈之間。挽靈蛇之髻。又復移時。畫張敞之眉。不難竟日。嗚呼。卽此淫逸之風。豈無淪亾之報。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無怪乎獨標千古也。

人之精神。大概一般。夜睡不足者。自不能早起。今之婢畫作夜。夜以繼日者。何不向晦宴息。免此平旦之昏昏乎。或曰。他不廢一日之事。或亦無礙。曰。那得不廢。日間合做底事。那有夜間代得底。只然膏繼晷。豈不是多底。早上親友登堂。內外寂然。成何規矩也。或曰。鄉人如此勤劬。如何富家甚少。曰。此是地位不同。若鄉下女人都似城市女人。早已餓死。城市女人都似鄉下女人。畢竟易做人家。

樊姬周

樊姬。楚莊王夫人也。莊王好畋獵。樊姬諫不止。爲不食禽獸肉。王改過勤政。嘗聽朝晏罷。姬迎問曰。何晏也。得無餒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餒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人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虞丘子雖賢。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愛乎。妾聞堂土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以私蔽公。欲王多見。

知人能也。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也。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以姬言告虞丘子。虞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楚以霸。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從來一例說。無他。總恐其賢於已。與同列於已也。夫國之將興。內必有賢妃。外必有賢相。家之將興。內必



有賢妻外必有賢友。樊姬深達此理。不惟已能消入宮見妬之風。更能變廷臣入朝見嫉之隱。楚莊不霸。何可得哉。

虞丘子蔽賢。樊姬指其失。易也。樊姬設有妬疾。虞丘子奈之何哉。由此推之。友之不賢。可更與也。妻之不賢。豈易變置哉。甚矣。內助之關於興亡。齊家者。不可不加以意。刑于女子。欲家道之隆者。當痛心自反矣。

宿瘤后 周

齊東郭採桑女。項有大瘤。號曰宿瘤。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而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教。父母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令後車載之。女曰。妾未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安用之。於是王遣女歸。使使者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其洗沐加之裳飾。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不見識也。於是即隨使者往。閔王歸。見諸夫

人告之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爾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至。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皆不能自止。王大慙。乃曰。且無笑。特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什伯也。女曰。飾不飾。相去千萬。非止什伯也。王就問之。對曰。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安於節儉。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然垂拱而治。萬方協和。桀紂不飾以仁義。習爲苛文。後宮蹈綺縠。弄珠玉。乃身死國亡。爲天下笑。由此觀之。飾與不飾。豈止

什伯乎。於是諸夫人大慙。王大悅。立女爲后。卑宮室。填池澤。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隣國。諸侯朝之。宿瘤力也。及女死之後。燕伐齊。閔王出亡。身死於外。

女人最重在端莊。德在此。福亦在此。天下貴人少。而賤人多。故貴人者。異乎人之人也。閔王出游。無少長。皆棄事而觀王。宿瘤獨採桑如故。此真異乎人之人也。宿瘤有異乎人。故以極醜女子爲大國王妃。世人不思學其端莊。只思塗眉畫粉。豔扮妖。

蘭訓新編

卷一

士

莊遇畧有可觀事務。如迎春賽會。看戲賞花之類。無不神志飛揚。先期打算。以飽看一回。爲生平大快。其志氣骨體。已同賤流。非常之福。豈能受之也哉。

或曰。子論端莊女子。纔能凝福。世儘有身膺諸命。家累萬金。其人亦不盡端莊者。何。居曰。厚德載福。不易之理也。厚者必重。厚重之人。無不端莊。凡多言多笑。輕喜易怒。坐不穩。行無緩步。睡夢若驚。躁急如火。事無深慮。好逞是非者。皆非凝福之人。

也。卽暫時富貴。決不久長。卽幸而考終。終無完美。世人自不細心。參看有福之人。與無福之人。不同。大福之人。與小福之人。不同。全福之人。與暫時有福之人。不同。享福之人。與名爲有福之人。不同。而皆於端莊不端莊分之。若女人而思大福。全福。享福。不可不端莊。若自問能端莊。不能端莊。試思遇齊王時。能看能不看。便畧知自己端莊成色矣。何也。齊王車馬儀從。烜耀赫奕。遠非今之迎春賽會。可比。不易安。然不動也。

蘭訓新編

卷一

士

或曰。宿瘤之得爲后。虧他曉得堯舜桀紂。許多說話。侃侃於大庭言之。是以得王悅而爲后。若一奇醜婦人。滿宮笑倒。一言難發。是一呆人而已。雖端莊何益。以此推之。宿瘤之得力。在有辨才。不在端莊也。曰。滿宮大笑。齊王亦慙。若非厚重之至者。非羞愧滿面。卽怒氣填胸。胸中雖有許多堯舜桀紂說話。一句說不出矣。宿瘤全然不動。從容解紛。此卽採桑不觀齊王時。襟懷車馬。雖多視若無有。滿宮自笑。視若無有。總不足以動其心。此諸夫人所。

以皆出其下端莊之力也。今人只爲不端莊則心易動。心動則在人前平常話亦說不出。况堯舜桀紂等論乎。然觀齊王之說飾字是粧飾之飾。謂宿瘤尚未打扮也。宿瘤說飾以仁義便說到身心上去。須知他平日是修飾身心。底人故內重外輕。目空一切。如此不是純靠天資能端莊一至於此也。或曰閔王云飾與不飾相去什百如宿瘤者飾之亦可觀歟。曰德容言工婦人四德然古人論婦容謂不必顏色美麗但須盥浣塵穢服色鮮潔沐浴

閨訓新編

卷一

古

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蓋容貌是天生人所無可如何惡者不能使之美宿瘤之貌而增飾之適以增其醜宿瘤惟自知之明故不飾以脂粉而自飾以仁義是善用其長而不見其短也。世之婦女其貌未必大遠於宿瘤然美貌難幾而輕佻可改乃於必不可學者無日不學於可學者終身不學不師宿瘤之端莊惟悅閔王之塗飾但加惡態無補陋容總由心地不明以致進退失據須知貌醜原非罪過世之笑我者徒自增非修身可以見稱

自反不足者尤當勉勵吾願天下婦人但以宿瘤爲法自不至顛倒一生也。

閨訓新編

卷一

古

班婕妤 漢

漢成帝游於后庭。常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自鴻嘉後。上稍降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立爲婕妤。及趙飛燕姊弟被寵。譖許皇后。班婕妤咒詛。許后坐廢。考問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之。

南訓新編

卷一

五

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

從來妾妾之禍。多因爭寵。夫身爲妾。不當與嫡妻抗衡。固已。卽處同輦中。亦當守遜讓之道。謙進退之宜。亦是自得便宜。如飛燕姊弟擅寵之時。使班姬稍不知幾殺身之禍。頃刻卽至此等災殃。豈非自取。班姬知幾遠去。卒之趙氏姊妹皆自殺。以視婕妤之明哲保身。何啻天壤哉。余觀婦人四德。惟言辭爲最難。非俚鄙室塞。卽支離繁蔓。求其明達事理。從來不易。庶幾若加憤情。尤無通論。今趙氏譖班姬以咒詛。此天下之憤情也。班姬對理之辭中。正明達足使諸人聞之。亦爲愧沮。不可想其曾次之和平。所謂生而徇齊者。非乎。當宴游之日。敬辭同輦。方受寵之日。卽進李平味對理之辭。足徵雅度。觀長信之舉。欽其高明。此聖女也。成帝設以之爲后。何至有禍水之厄哉。班姬之論咒詛。明矣。吾更推班姬之意。爲世之邀福者。告焉。世間山川嶽瀆之神。皆聰明正直之人。爲之。今之愚婦。專喜燒香拜禱。塑像上幡。以求福蔭。若一有疾病事故。皇皇許愿。視爲正經。又有一種奸惡之徒。如尼媼卜祝之類。遇其有疾病事故之時。假籤經卜書。或言當立愿保福。或言因宿愿賈禍。於是此輩失措。張皇奔趨。恐後信如此言。則神明皆奸棍之尤。妖妄之首也。何可一日容於天地之間乎。夫職官受賊王綱必罪。胥吏要賄國法首誅。然往往脫漏。皆世亂君昏。今明明在上。赫赫在下。豈同世間貪婪無忌。况官吏或由鑽營而來。

南訓新編

卷一

六

離繁蔓求其明達事理。從來不易。庶幾若加憤情。尤無通論。今趙氏譖班姬以咒詛。此天下之憤情也。班姬對理之辭中。正明達足使諸人聞之。亦爲愧沮。不可想其曾次之和平。所謂生而徇齊者。非乎。當宴游之日。敬辭同輦。方受寵之日。卽進李平味對理之辭。足徵雅度。觀長信之舉。欽其高明。此聖女也。成帝設以之爲后。何至有禍水之厄哉。班姬之論咒詛。明矣。吾更推班姬之意。爲世之邀福者。告焉。世間山川嶽瀆之神。皆聰明正直之人。爲之。今之愚婦。專喜燒香拜禱。塑像上幡。以求福蔭。若一有疾病事故。皇皇許愿。視爲正經。又有一種奸惡之徒。如尼媼卜祝之類。遇其有疾病事故之時。假籤經卜書。或言當立愿保福。或言因宿愿賈禍。於是此輩失措。張皇奔趨。恐後信如此言。則神明皆奸棍之尤。妖妄之首也。何可一日容於天地之間乎。夫職官受賊王綱必罪。胥吏要賄國法首誅。然往往脫漏。皆世亂君昏。今明明在上。赫赫在下。豈同世間貪婪無忌。况官吏或由鑽營而來。

神明原因正直而任試看世間正直之人順理者則以爲是逆理者卽以爲非諂媚者必以爲邪使勢者必以爲惡貪口腹者必以爲下賤之流雜內外者必以爲倡優之輩豈有於爲神之日盡反其生平之操不計是非惟思諂媚恣口腹之貪饕喜男女之雜選稍不如願立賜災殃如近日妖尼丐媼之所歷陳而悉數者哉不特此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人生受命於天凡事皆須聽命雖以孔子之聖亦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今妖尼丐媼則以爲無不可禱一金之費變短祚爲長年數貫之錢易無兒而爲有子遇富貴者則宏侈其辭見貧素者則卑約其說窮通生死在其掌握之中知天知人總持造化之柄惟在急于誑財不顧言之荒誕愚婦深中其毒其事亦有根因一是端莊凝靜之度婦女所少借燒香禮拜之名爲佚游流連之樂一是喜賤好貨之風婦女尤甚不免以小人之腹而上窺君子之心一是啓於義理不解天神見廟貌之巍峩已生恐懼觀金碧之赫奕惟有哀籲

一是行矩言規自反絕少平日咆哮公姑畏其降罰平日虐使婢僕望其赦除不言之隱盡在一拜之中釐視之辭未罄隱衷之訴一是妖言怪事人所樂聞奸僧造無稽之怪論傳播諸方尼媼拾奸僧之唾餘參以已見鬼神之靈驗較諸形影而更親禍福之昭明比之雷霆而可畏此所以無小無大來往不窮自西自東莫之底止也豈知神是爲惟在正直得失有命不在祈求不然露筋之女何以顯于秦郵曹氏之娥何以著於東浙榮貴禱禳百倍士庶何以福祿子嗣有時而盡竟無可如何也

近日鄉愚更爲詫異因病許愿人死亦酬余謂許愿人死神之不靈明矣何以酬爲曰恐神怒而降禍也余曰鄉紳講情不應無謝何神之貪甚於鄉紳其人無以應而事終不止其故由師巫不假神威無以嚇許愚儒而相助許愿之人皆貪饕之徒人死不酬饕兒失望愚人不畏人非而畏鬼責故甘心顛倒如此或曰是加神以惡名神何不禍之

余曰安知不降之禍也神之降禍福於人也豈諄諄然命之而人知之乎神聰明正直者也而人多以醜醜之懷瀆之邪妄之身近之求福得禍理在必有此敬鬼神而遠之所以爲智也

明德馬皇后

漢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少喪父母兄客卿敏慧早夭母蘭夫人悲傷發疾恍惚后時年十歲幹理家事勅制僅御內外諮稟事同成人初諸家莫知者後聞之咸歎異焉

莫看得容易他是王公人家有多少酬應一個十歲女子能支持料理何等異才

後選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

宮闈是甚樣地面帝后太子是甚樣體統幼小女子雜此身於千百人中能無惶惑悲帝足矣回視馬后真異稟也

顯宗卽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

嘗見後世母后無子者讒嫉宮人墮其胎孕甚者

鳩殺皇儲。陷其生母。致起非常大禍。多成滅祀覆宗。何如明德撫育勞瘁。其獲報與親生無異乎。或曰。人情亦未可測。我盡劬勞人。未必報于須臾。生職是故也。余曰。人誰不願有子。然有命焉。士庶絕續。非力可強。天子元胤。上關曆數。豈可倖致乎。果盡劬勞人。無不報脫。有反常在我。不失賢淑百世。可以無慚。以視恃逆天理。身觸禍機者。何可同日語哉。或曰。馬后少時。有人相之。原有貴而少子。得力他人子之說。或憶昔言。乃爾耶。曰。人性賢否。豈能因一言而變。后自幼具明達之識。自與關昧者不同耳。

蘭訓新編

卷一

三

近有一紳。貴而巨富。無子蓄妾。生多不育。究其根由。因羣妾互相忌嫉。小有疾病。乘機陷之。哀此羣婦。皆不知已命之薄。而益之以此孽也。婦人福薄。爲人姬妾。爲妾無子。其薄尤甚。小大雖殊。人命一也。殺人者死。可習爲乎。天理不容。必受顯禍。幸脫明罰。寧免鬼誅。試觀馬后何等用心。賢聖芳型。當深念也。無子之人。亦當深悉此弊。不宜多置側室。

適起禍端。遠妖豔之女。近敦樸之姝。加意刑于。洎釋垂戾。始爲保嬰之善術乎。

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只此一種大公之懷。可以母儀天下。

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綺。穀就視。乃笑。后辭曰。

蘭訓新編

卷一

主

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上行下效。使馬后所衣。果是異樣綺縠。則諸姬主又大有一番製作矣。他胷中有世道人心之慮。豈是凡品。

帝常幸離宮。后輒以風邪霧露爲戒。帝幸濯龍中。僉召諸才人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焉。人所見愈小。則所好愈卑。后好讀春秋楚詞。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嗜古情深。自不同尋常婦女意。向

及帝崩肅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皆以爲不封外戚之故

不封外戚如何便大旱說得發笑

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嘗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

閨訓新編

卷一

韋

但着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以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繡袖領正白顧侍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詆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以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

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

此深通盈虛消息之言非閨閣人語

且人之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之餘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

閨訓新編

卷一

語

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遑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忍有胷中氣不可不顧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淨然後行子之志吾但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漢詔多質樸有真色讀之使人意移蓋惟真乃能感人也馬后兩詔理明辭達何異親承謦咳熟味此種文何處容穢雜評語

初太夫人之薨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



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衣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

馬后不肯封外家及裁抑奢侈俱是極用心安頓母家處回視呂武輩極力推崇母家速其族滅原其用意寧不自謂孝親真癡婦人見解也

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

只消如此便相率從化風行草偃不可驗歟

閩訓新編

卷一

三

乃置蠶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序平生雍和終日

一生無慚德老年如此收成豈非人生至樂或者猶以不生子爲缺只此一點私心便生多少波浪矣

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封廖防光爲列侯太后深以爲恨廖等受爵即退位歸第焉太后是年寢疾不信巫祝小醫數勅絕禱祀至六月崩

馬后只是一味真率儉約自守其言語行事使人可味可想后幼小時能辦家事其措置亦大段可推婦人之以揮霍爲能者望之遠矣

閩訓新編

卷一

三

鄧后 漢

鄧后名綏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剪髮夫人年高日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

女子最難得是鎮定傷額不言是何等鎮定而其用心在恐傷老人意是何等識見此豈可奉之五歲女子乎

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

閨訓新編

卷一

毛

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

后母是陰麗華姬女也今又爲王侯家婦而知教女如此可謂賢矣女好詩書本非大過一聞母言而晝修婦業暮誦經典不拂母意不廢已功凡受母教者不當如是耶

父訓異之事無大小輒與詳議

固緣明睿亦讀書之力也訓閨庭甚嚴諸子進見

未嘗賜席獨于后輒容之弟邠曰生平不與諸男語今豈年衰耶訓曰是女雖小諸男無及者是以奇之

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訓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八年入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撫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惜此大學問處宮人隸役皆加恩惜尤妙

帝深嘉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不限

閨訓新編

卷一

毛

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誦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譏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而后獨着素紫服無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陰后短小舉措時失儀左右掩口而笑后獨怡然不樂爲之隱諱若已之失帝知后勞心

曲體嘆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

此一段是千古爲平幼者法則爲婦者當讀在姊  
妹姑嫂姊妹之間而居次者亦當讀不獨妾媵也  
後陰后漸疎每當御見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后  
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陰后見后德稱  
日盛不知所爲遂造呪詛欲以爲害帝常寢病危甚  
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乃對左  
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爲所祐而  
當獲罪於天欲飲藥以解宗族之禍宮人趙玉者固  
明日帝果瘳

謝訓新編

卷一

五

世間愚婦便有謂從前待陰后儘不必如此者矣  
不知如此待陰后而獲罪非理之應得者也不如  
此待陰后而獲罪是理之應得者矣惡人之非而  
先自居於非可乎況陰后不能見罪而自罹於罪  
后向後許多大福不可謂非從此日基之也

十四年陰后以巫蠱事廢立后爲皇后是時方國貢  
獻競求珍麗之物后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后不好玩弄珠玉之物不過於目大貴人識趣自  
與庸庸不同

帝崩立廢帝尊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廢帝崩立安帝  
猶臨朝政愍陰氏之罪廢赦其徙者歸鄉勅還資財  
五百餘萬永平元年爵號太夫人爲新野君萬戶供  
湯沐邑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於終盡憂哀  
毀損事加于常

鄧后臨朝稱制尊踰于帝矣母病猶自侍至於終  
盡此非尋常侍湯藥者可比也勿輕易看過

謝訓新編

卷一

五

卞后 魏

卞夫人，瑯琊開陽人。曹公于譙，納夫人爲妾，生子不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爲繼室。

曹公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修。劉早終，丁養子修。子修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公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公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公到，撫其背曰：「願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公却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復不應。公曰：「真決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爲嫡，加有子修，視夫人母子不足。夫人爲繼室，不念舊惡。因公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耶？」其後，丁亡，夫人請公殯塋，乃塋許城南。

夫人性儉約，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裙皆黑漆。公常得名幣數具，命夫人自選一具。夫人取其下者，公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下者。」

關訓新編

卷一

圭

者公爲魏王，以不爲太子。左右以爲當領府藏賞賜，夫人曰：「王自以不年大故，用爲嗣，我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何爲當重賜遺乎？」長御以語王，王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爲難。」建安二十四年，拜爲王后。子丕禪位，尊爲皇太后。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綳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帝爲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關訓新編

卷一

圭

卞后本倡家女，今看其凝重，不佻，崇尚節儉如此。有一毫倡家習氣否？今夫家門第稍崇，便耻言親戚之衰替者，后於父母追思不置。夫卞后之父母，尚足與人數否？后孺慕依然，自非庸流也。後唐莊宗立，劉氏爲魏國夫人，其父劉山人，善醫卜，聞劉氏已貴，詣宮上謁。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畧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劉，曳於宮門，人之賢不肖，至於如此，回視卞

后何如哉劉氏卒家亡國破賜死尼菴宜矣

甄后 魏

甄后上海令甄逸幼女也三歲失父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怪問之曰此豈女子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數用諸兄筆視兄曰汝欲作女博士耶曰古者賢女未有不學欲知成敗以爲已誠耳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后家大有儲穀多收寶物后年十餘歲白母曰匹夫無罪懷璧爲罪世亂而多買寶物非算也不如祇給親隣之饑乏者

婦人不如男子小人不如大人只是個無遠見乘亂收寶真婦人之識后雖有兄要知亦是小人與伊母一般見識而已後世生衰亂之時者亦須稍有耳目毋爲十餘歲女子所笑也

年十四喪中兄儼事寡嫂謙謹事處其勞拊養儼子慈養其篤后母性嚴待嫂過當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寢息共止焉

嗟乎待之當如婦愛之當如女此待婦名言也然

豈特待寡媳爲當然哉。余觀人家女子。遠父母兄弟。孑然一身。仰庇舅姑。託身夫子。其情亦大可憐。爲之姑者。當念其未諳家務。曲爲教導。舉目無親。曲爲周卹。一切事務。只宜恩過於義。使爲婦者。忘離親之苦。有依戀之誠。卽一家興隆之基矣。有等婦人。傲僻成性。不知教婦初來之方。以爲爲姑必須嚴厲。則婦始畏懼。過爲矜莊。動加裁抑。俾無容身之地。積成睽隔之形。甚至偏聽子女。縱容婢僕。咆哮終日。咒詛不堪。致使婦之強者。忿戾以相持。

南訓新編

卷一

妻

弱者。飲恨而致疾。子之不顧名義者。佐婦以慰親。子之稍習倫常者。恐居而憐處。一家如此。亦何吉祥之有哉。我今正告世之爲姑者。人家媳婦。上承宗祧。下蔭胤嗣。祖宗子孫。賴此一人。關係非輕。降生身父母之。服行舅姑。三年之喪。離父我。離母我。情義非輕。我昔離母家。情緒迢迢。冀人撫恤。豈今子婦獨不然乎。接引誘掖。正在此時。我欲用婢僕。委以重任。必加深恩。豈今子婦反可輕乎。撫育顧復。正在此時。如此而子婦不勸者。未之有也。

子婦勸而家不興者。亦未之有也。古人云。爲人父。止於慈。余謂爲人姑。亦止於慈而已。或曰。然則教子。嬰孩教婦初來之說。非乎。曰。余所謂止於慈。非不教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且人誠知教子。嬰孩則自知教婦矣。何也。嬰孩之子。不須嚴厲以教之也。不可動之物。告之以不可動。則嬰孩止矣。不可學之語。告之以不可學。則嬰孩止矣。不善教嬰孩者。以爲嬰孩而已。不可動者。令之動。不可學者。令之學。此嬰孩之所以壞也。豈不加教訓之謂哉。女子

南訓新編

卷一

妻

性氣大概柔弱。初爲新婦。膽力未充。如離羣之鳥。進退張皇。相其行藏。嬰孩不遠。祇須示之以所未曉。悉之以所未知。一止於慈。恩過於義。則親情自浹。教亦易施。不必過於作意。反使情意乖違也。世人多昧爲姑之義。至使相傳見姑如閻羅王。如提學。歲考秀才。如親臨上司。使一家謫吉之氣。索焉都盡。良可歎也。甄后二語。余恐世之爲姑者。以爲止於優禮寡媳之言。爲之概論如此。或曰。子所言者。皆姑初教婦之說也。婦姑之相得。豈必專在於

初寧母久而愈善者乎。曰：是誠有之。然教婦初來，則爲姑。始終之道，應亦不遠。子顧嫌作事之謀始乎。

大抵婦人之道，當嚴於教子而寬於待婦。教子之道，當嚴於童穉而寬於成人。今世大率嚴於成人而寬於童穉，怨於待子而刻於待婦。事事倒轉，此家之所以不和也。

甄后一言而母卽感泣，雖由母質本賢，畢竟女言易入。姑媳不和人，多歸罪於小姑，非無故也。凡爲

閨訓新編

卷十

孝

小姑者，當深味甄后之賢明哉。

後歸魏文帝，事武宣后。孝謹，武宣后從太祖征關中，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涕泣。左右驟以差問告，后不信，曰：「此欲慰我意耳。」後得武宣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懽悅。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見后如此，亦泣嗟歎，曰：「此真孝婦也。」

后少時知愛婦如女，則爲婦自知事姑如母矣。只此一點仁慈親愛之心，事上使下，易地以見也。今

世爲女子者，強悍暴戾，便知他日決不能爲婦父。母不知愛之，反加縱之，以爲彼年幼無知，成人自好，此適以禍之而已。

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后以病留鄴，及大軍還，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爲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叡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人家祖父母性格不同，有性喜清靜，不欲諸孫纏

閨訓新編

卷一

孝

擾者，有情鍾後裔，好以嬰孩自娛者，爲子婦者，惟一切順之而已。嘗見人家子婦，不賢者，明知公姑愛清靜而已，欲安寧，則小男幼女，強以委之。公姑而不顧，其纏擾又有明知公姑喜嬰孩而已，深溺愛，則一宵半宿，必不以托公姑，而大拂其歡娛，總由不知承順之道，以致睽離骨肉之情。甄后坦然勿爲細節也。

文德長孫皇后

太宗文德皇后左將軍晟之女也。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矜尚禮節。喜觀書傳。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化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鞠。因布四繫。候上怒解。徐爲申理。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腰侍疾病。輟所飲藥資之下。人無不懷其仁者。貞觀六年。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于永嘉長公主。魏徵

開新編

卷一

堯

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

人無不愛其婦。婦無不愛其女者。每見敢言之友。最能責善於朋友。婦女之事。稍有關涉。未有不致疎遠者。斯舉也。吾不難魏徵之諫。而難於太宗之聽。尤難於長孫之歡欣贊歎而不已也。安得不爲開國之母哉。

貧家一罍不備。一衣難更。提衿露肘。窘不可言。稍增服飾。亦近人情。帝女下嫁。何物不備。資送尚須過於前人耶。此何異已醉而益之酒。已飽而益之食。太宗此念。極是好笑。然太宗尚爾安敢望皇后

開新編

卷一

卑

之有高識乎。此后之所以爲不可及也已。上一日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則臣直。今魏徵之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絕妙解紛法。觀此則知后之於魏徵真中心誠服。而前此之歡欣贊歎。非出於勉強可知矣。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識賢人而敬禮不哀。曲爲保護。此豈婦人中可求乎。看來魏徵竟是因長樂公主一事。



結后之知此后之所以爲尤難

后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帝欲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梓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於朝漢之呂霍可以爲誡帝不聽自用爲尚書僕射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色

后賢后無忌亦賢相也豈有呂霍之虞然權勢一事已卽自持家人未必能自持也家人卽自持傍人趨之有使之不能自持者此處勢握權之所以可畏也后能鑑於古保家心切不覺至此耳

蘭訓新編

卷一

聖

異母兄安業素無行父喪逐后與無忌居外及后貴擢爲衛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安業遂得減死長流越嶲太子承乾乳媼請增東宮什罷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憂無什罷耶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與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何自安疾稍亟太子請大赦泛度道人被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且赦令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

異端之教蠱國害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齡玄齡以聞帝嗟歎羣臣請遂赦帝既許后固爭而止

人家婦女無識畧有事故則求救僧尼作福保佑試看長孫皇后於死生之際分毫不妄動如此豈不應爲天下之母或曰使大赦天下泛度道人而不免於死然後知所求之無益不然安知長孫后之非輕生乎余曰此一番所求之後后永不死始可也所求而生俄而復欲死將大赦與泛度乎否

蘭訓新編

卷一

聖

乎后瀕死而大赦與泛度未有帝瀕死而反不大赦與泛度者將天下刑罰無所施而所遇皆道人也卒之帝后未有不死者是大赦與泛度亦必有不應之時是所求亦有時而窮也

及大漸與帝訣時玄齡小謹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塋願因山爲窆約費送終是妾不見忘也又請帝納忠容諫省游畋作役死無恨崩

年三十六后常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議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

后臨終猶諄諄致懇無屬樞柄此是老主意

常誠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官司以聞帝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因爲之慟

余覽歷代后妃傳如長孫后者亦可謂宜家宜國

蘭訓新編

卷一

聖

未可指摘者矣太宗于昭陵遙瞻揮涕未可全謂之私情也

憲宗郭后 唐

懿安皇后汾陽王子儀之孫父廢尚昇平公主實生后憲宗爲廣陵王聘以爲妃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素貴故禮之異諸婦是生穆宗穆宗卽位尊爲皇太后穆宗崩中人欲請后臨朝稱制后怒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廢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武宗卽位喜改游角武并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他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爲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往往道游獵事自是改幸稀小兒武并等不復橫賜矣

宦官用事皆起於臨朝稱制此漢之鄧后不可謂非賢婦人而稱制一事開後世用宦官之漸實千

蘭訓新編

卷一

聖

古之罪人也。婦人之性。原與婢僕相近。故婦人用事之家。婢僕未有不得志者。然婢不能與戶外之事。僕猶有男女之嫌。宦官去兩短而集兩長。交通中外。惟所欲爲。女上稱制。實宦官稱制而已。郭后手製制書。不許稱制。真汾陽之裔哉。至貴重宰相。戒飭宦官。幾使肅代以下。無着身處。嗚呼。唐之諸君。皆有郭后之識。何至受制於家奴哉。至勸武宗納諫。而曰有不可用。則詢宰相。尤爲有君天下之識。夫君天下者。知重宰相。諫官天下。未有不治者。

閨訓新編

卷一

聖

世之婦人。知令于孫尊師傳。親老成。其家未有不興。不知尊師傳。親老成。而惟婢僕之是聽。邇言之是爭。其家未有不敗。師傳老成。卽宰相諫官之類也。婢僕卽宦官之類也。郭后規模。卽家可以見也。

劉太妃後唐

李克用夫人劉氏。代北人也。明敏多智畧。性賢不妬忌。夫人無子。妾曹氏。太原人。常爲克用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後生存最。是謂莊宗。曹氏由是專寵。莊宗卽位。尊曹氏爲皇太后。以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慚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於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入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太妃與太后甚相愛。

閨訓新編

卷一

聖

其送太后於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塋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留。乃止。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史稱莊宗甚孝謹。其救趙破燕。與梁戰河上。十餘年間。歲常馳歸省其母三四。惜其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劉太妃嫡母也。夫有棄妻之條。子無廢母之理。存妨以克用爲父。安得不以劉氏爲母。卽位之後。冊尊曹后。降劉爲妃。是不知有父矣。曹氏

而有慚色。亦是不昧良心。觀其生前。踴躍死後。悲哀未可謂無情人。然以將順不遑之已。予不能申謙退之節。致崇尚之文。亦智識不足之人。歟。劉太妃享國數語。辭理明達。臨別倦倦。毫無纖芥。豈特非尋常婦人所及。時際五代。禮教滅亡。邦無司直。使莊宗循金尊之典。無晉陽之畱。豈非一時聚順千秋無愧矣乎。

或曰。劉太妃之自處善矣。然世人安得盡如太妃。無怪乎在嫡少容。子分彼此也。曰。莊宗之處嫡母。

閩訓新編

卷一

聖

禮意輕薄。灼然失宜。自古以來。亦不多見。未可全以為鑒。而邊增妬心也。然使深知義命。自明嫉妬無功。太妃可法。何以言之。太妃初時。但贊曹氏之異。未嘗不願自生子也。乃曹氏生子。而太妃無子。設太妃嫉妬。亦不能變有而為無。易無而為有。是太妃之安命。原是落得做事也。子生而為帝。原有金尊之勢。難拘嫡庶之常。乃存易昧禮。降尊居卑。設太妃忿然作色。相問一堂。四海一家。普天臣妾。有冤誰訴。不過雉經。與其溝壑。而莫知何如。容人。

而德大。是太妃之安義。又是落得做事也。要知婦人無子。原是大不幸。須是安命。嫉妬是婦人第一惡。須是安義。命不好而多。嫉妬是不幸中之不幸。萬萬不可以為法。劉太妃百世之師也。太妃明敏多智。器克用行。軍常賴其籌畫。卽此一事。足徵不誣矣。

先慈陳孺人。每到事解。交不來時。常說譬喻。此法最妙。余想劉太妃意中。亦是善作譬喻者。蓋譬如存易。是個豚犬。則此時與曹氏皆為朱溫俘虜。尚

閩訓新編

卷一

聖

何嫡庶。妃后之可言耶。觀其與曹氏數言。此意頗躍躍可見。人於世事太認真者。此亦一解法也。若情願彼此俱亡。決不甘下氣者。此委巷愚婦之見。不足與言者矣。

仁宗曹皇后 宋

曹后武惠王彬之孫也。性慈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趨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微。帝所宦者以乳媪歐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為驗。故爭盡死力。賊即禽滅。閣內妾與卒亂。當誅。所哀幸姬。姬言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之。張妃怙寵上僭。欲假后蓋出游。帝使自來請。后與之無靳色。

亂禁必誅。人所能也。假蓋不斬。人所不能也。名器不可假人。此當帝自操之后。一與爭。即拂帝意。太有未妥矣。郭后之廢。由與楊尚二美人相持。此殷鑒也。

閩訓新編

卷一

聖

妃喜還。以告帝。曰。國家文物儀章。上下有秩。汝張之。而出外廷。不汝直。妃不懌而輟。

仁宗之病在少剛決。外廷不言。可勿計乎。且又何以使之自來請也。

神宗立。為太皇太后。神宗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翫。每先後。策掖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展候。屬間親持饔飲以食。帝外家男子。舊毋得入謁。后春秋高。弟佾亦老。帝數言宜使人入見。輒不許。他日。佾侍帝。帝復為請。乃許之。因偕非汝所當得。謂趣遣出。

皇后與人家婦不同。此是不得顧私親處。末世少外戚之禍。全虧曹高諸后家法。此真是顧私親處也。

閩訓新編

卷一

辛

宣仁高皇后 宋

宣仁皇后曾祖瓊祖繼勳皆有勳王室母曹氏仁宗曹皇后姊也故后少鞠宮中時英宗與后同年同仁宗謂曹后曰異日必以爲配既長遂成昏生神宗后弟士林爲殿內崇班供奉久英宗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過豈宜援先后家比辭之神宗立爲皇太后神宗欲爲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但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費悉出后不調大農一錢神宗崩哲宗嗣位爲太皇太后臨朝稱制

南訓新編 卷一 聖

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獻諫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生靈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悸馴至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敢顧私恩而違公議乎確悚慄而止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又請受冊寶於文德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上元燈宴后母當入觀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

是由吾而越典制於心殊不安但令賜之燈燭遂以爲常

后哲宗祖母也后母是外曾祖母矣然亦臣也余疑所謂加禮者非止加厚宴賜之謂必隨后行家人禮之類是矣此大不便事若令母高年匍匐於冲主之前亦甚不安但給燈燭不入禁中最好

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宋用臣等被斥祈神宗乳媼入言之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爲得非爲用臣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干撓國政耶若復爾卽斬汝媼大懼不敢言

南訓新編 卷一 聖

熙寧時王安石行青苗諸法天下大亂后臨朝九年人以爲女中堯舜天下太平無他只尊信正人力行故事遏絕私倖而已后事甚多不勝書今所錄者但一二端亦足以見其光明正大之概矣

昭德皇后 金

金世宗昭德皇后。聰敏孝慈。容儀整肅。在父母家。宗族皆敬重之。既歸世宗。甚得婦道。睿宗伐宋。得白玉帶。蓋帝王服御也。睿宗歿後。世宗寶之。后曰。此非王耶。所宜有也。當獻之。天子世宗獻之。熙宗悼后大喜。海陵篡位。深忌宗室。后勸世宗多獻珍異。以說其心。海陵以爲恭順。忌心頗解。后不如忌爲世宗擇後房。廣繼嗣。雖顯宗生後。而此心不移。后常有疾。世宗爲視醫藥。數日不離后。曰。大王視妾過厚。其知者以爲

閨訓新編

卷一

聖

視疾。不知者必有專妬之嫌。又曰。婦道以正家爲大。第恐德薄。無補內治。安能效嬪妾所爲。惟欲已厚也。時海陵淫暴。世宗在濟南。海陵召后來中都。后念若身死。濟南海陵必殺。世宗惟去濟南而死。世宗可免。謂世宗曰。我當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召家人謂之曰。我自初年爲婦。以至今日。未嘗見王有違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疑者。皆奴僕不良。傲恨其主。以誣陷之耳。汝等皆先國王時舊人。當念舊恩。無或妄圖也。違此言者。我死後。於冥中觀汝所爲。衆皆泣下。后既行。

至良鄉。去中都七十里。自殺。世宗卽位。大定二年。追

冊爲昭德皇后。十一年。皇太子生日。世宗宴於東宮。酒酣。命豫國公主起舞。上流涕。曰。此女之母。婦道至矣。朕所以不立中宮者。念皇后之德。今無其比。故也。昭德識慮深長。而不免海陵之厄。哀哉。讀其臨行戒家人數言。情辭真懇。意思周匝。絕無將死憤亂自顧不暇之狀。想其惓惓懷顧至今。讀之亦爲涕零也。從容就義。進退秩然。賢矣。

閨訓新編

卷一

聖

明惠皇后 金

宣宗明惠皇后王皇后之姊也。生哀宗。宣宗卽位。封爲淑妃。及妹立爲后。進封元妃。哀宗卽位。詔尊爲皇太后。性端嚴。頗達古今。哀宗已立爲皇太子。有過。尚切責之。及卽位。始免夏楚。一日。宮中就食。尚罷。有玉盤。櫟三一。奉太后。二奉帝。荆王母真妃以瑪瑙。進食。后見之。怒。召主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別。荆王母豈卑我兒婦耶。非飲食細故。已令有司杖殺汝矣。自後。奉真妃有加。或告荆王謀不軌者。下獄。議已決。帝

閩訓新編

卷一

妻

言于后。后曰。汝止一兄。奈何以讒言欲害之。章宗殺伯與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絕。何爲欲效之。卽趣赦出。使來見我。移時不至。吾不見汝矣。帝起后立待。王至。涕泣慰撫之。哀宗甚寵一宮人。欲立爲后。后惡其微賤。固命出之。上不得已。命放之。出宮。點檢撒合輩。教上騎鞠。后傳旨戒之。云。汝爲人臣。當輔主以正。顧乃教之戲耶。再有聞。必大杖汝矣。比年小捷。國勢頗振。文士有奏賦頌以聖德中興爲言者。后聞不悅。曰。帝年少氣銳。無懼心。則驕怠生。今幸一勝。何等中興。

而若輩諂之如是。正大八年后崩。遺命園陵制度務從儉約。

后之能行令於哀宗。全賴爲皇太子時。不少假借。故也。人家無貴賤。總要能教子於此。可見待真妃加禮。出荆王之死二者。尤足稱述。

或曰。荆王是哀宗庶兄。太后與真妃體格自應不同。帝后與真妃亦應不同。玉盤不及真妃。未爲非是也。曰。此事自真妃發之。則爲不知分。自太后發之。則爲厚德矣。凡人在下者。不可越分居上者。不可不寬。明惠此念。不特仁厚寬大之風。使親炙者愛戴。其承順宣宗之處。亦可因之而見矣。彼夫在而不容妾媵。夫亡而傲然獨尊者。不可以爲藥石哉。



世祖皇后 元

后忠武王按陳之女也。中統初立爲皇后。一日四侍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旣允。方以圖進。后至帝前。將諫。先陽貴。太保劉秉忠曰。汝漢人。聰明者言。則帝聽汝。何爲不諫。向初到定都時。若以地牧馬。則可令軍。燕俱分業。已定奪之。可乎。帝默然。命寢其事。后嘗於太府監支繒帛。表裏各一。帝謂后曰。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后自是帥宮人親執女工。拘諸書。弓絃練之。緝爲紬。以爲衣。其鞞密比綾綺。

閨訓新編

卷一

妻

宣徽院半。臠皮置不用。后取之。合縫爲地毯。其勤儉有節。而無棄物。類如此。十三年。平宋。幼主朝於上都。大宴。衆皆歡甚。惟后不樂。帝曰。我今平江南。自此不用兵甲。衆人皆喜。爾獨不樂。何耶。后曰。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故物。各聚置殿庭。召后視之。后徧視。卽去。帝遣宦者追問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其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何忍取一物。耶。時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北方風土。后爲奏。令回江南。帝不允。至三奏。

帝乃答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之南還。或浮言一動。卽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也。苟能愛之。時加存恤。使之便安。可也。后乃益厚待之。

后於織屑之物。毫無所棄。其於珍玩。宜無不愛矣。乃殿庭羅列宋物。后視之。若無有也。於興亡盛衰。獨深慨焉。此豈貪吝之徒。所可同日語耶。可知節儉二字。非慳嗇可比。雄才大畧之人。乃勤於竹頭木屑。經畫九州之君。而安于惡食菲衣。小大不同。用心一也。

閨訓新編

卷一

妻

處盛思衰。當安念危。最不易得。事況以婦人而處天下之極盛極安乎。朱全忠襲破朱瑾。取瑾妻張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充郾與司空同姓。約爲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奴辱于此。它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奴之今日乎。乃送瑾妻于佛寺爲尼。亦識興亡之數。有元后之風者。

裕宗皇后元

裕聖皇后元裕宗后也。先是世祖出田獵。道渴。至一帳房。見一女子。緝。駝。背。世祖從覓馬。渾。女子曰。馬渾有之。但我父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世祖欲去之。女子又曰。我獨居此。汝自來。自去。於理不宜。我父母。即歸。姑待之。須臾果歸。出馬。渾。飲世祖。世祖既去。歎息曰。得此等女子。爲人家婦。豈不美耶。後與諸臣謀擇太子妃。世祖俱不允。有一老臣。常知向者之言。知其未許嫁。言於世祖。世祖大喜。納爲太子妃。

關訓新編

卷一

五

妃性孝謹。善事中宮。不離左右。至渴。則所用紙。亦以面擦。令柔軟。以進。一日。太子有病。世祖往視。見牀上設織金臥褥。世祖愠而語之曰。我常以汝爲賢。何乃若此。耶。妃跪答曰。常時不曾取用。今爲太子病。恐有濕氣。因用之。即時撤去。

此係窮北之女。不特未聞詩書。兼何曾聞義理之言乎。而進止有度如此。可見民之秉彜。不別中外也。世祖見此女子。即欲娶爲家婦。是真能擇婦者矣。以皇太子妃。而用織金褥。何足深怪。世祖而加

切責。儉朴之風。真可師法。今庶民家。織金文綺。濫用無忌。敗亡相踵。不亦宜乎。

古人常卽小見大。遼景宗蕭后。宰相思溫女。小字燕燕。思溫嘗觀諸女掃地。惟后潔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後果爲后。卓異之材。心不爲家。養所溺貴重之。罷必不於荷。且自安。令觀二女。亦可知觀人之法矣。

關訓新編

卷一

五

孝慈高皇后 明

高后宿州閔子鄉人。姓馬氏。父馬公。與郭子興有交。馬公卒。因依子興。太祖歸子興。子興以后妻焉。后仁慈恭儉。太祖與吳漢戰。后親帥妾媵完輜衣。助給將士。夜分不寐。太祖常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歸。毋苦天下父老。后曰。方今豪傑並起。雖未知天命所在。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伏願救危。收集人心。卽天命所在。太祖深納之。及冊爲皇后。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廡窰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

國朝新編

卷一

奎

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常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懷模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

相傳高皇后執爨。每懷鍋焦。以食上。自爲之傷。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爲郭氏所疑。

太祖自破和陽之後。名震盛子。與諸子忌欲殺之。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心及欲危朕。后輒爲彌縫。卒免于忠。殆有尤難于長。

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詬怒小過。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乎。朕爲之惕然。

不忘貧賤。語最好。人最怕失故步。人最易失故步。大概人處得意後。忽遇失意。不可不素位而行。不然。則終身煩惱。人處得意時。不可忘却失意。不然。則日起驕心。招尤取悔。反惹出許多不快活矣。此薄福之根。試看高皇后在當時。是何等地位。而諄諄致告者。在不忘貧賤。高皇帝是何等英明之主。而聞言惕然。不敢自滿。聖帝聖后之立心如此。可

國朝新編

卷一

奎

不瞋然。自反乎。

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朝罷。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后自正位中宮之後。尤尊崇儉約。服澣濯之衣。衾褥雖敝。不忍易。每製一新衣。餘帛緝爲巾褥。織工治絲。有遺棄者。亦俾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姬公主。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爲天地惜物力也。

凡此皆從不忘昔日貧賤來。有此一念。生出許多。

好處兼生出許多快活自在。

成祖坐左順門所服裏衣垢敝納而復出侍臣贊聖德上嘆曰朕雖日十易新服未嘗無但每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真可爲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嗚呼成祖賢矣謂非高后之教乎

后初未有子常有上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已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接妃嬪

蘭訓新編

卷一

奎

以下有恩被寵顧有子者待之有加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諄諄懇至諸王有以衣服毬皿相尚者必切責之上以威武治天下后常濟之以寬仁上前殿決事或震怒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上位已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暴怒致殺死者受枉活人性命不惟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上多從之文正鎮江西荒淫無度上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

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骨肉親姪上有幾人而可不宥之乎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復出怨言上欲廢之后又極諫而止宋濂孫宋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者宋濂親投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忽然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

意解濂得減死吳興沈萬三家資敵國上常欲因事殺之后諫曰彼雖巨富然無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救之甚切遂得不死但流之於雲南而已南京覆舟

蘭訓新編

卷一

奎

山之陽晉宋以來爲戰場每天陰雨濕鬼輒出凌人往往致死乃創雞鳴寺設醮以度終不息后言於上曰妾聞邪不勝正非孔子大聖人不能鎮之即日遷火成木主於此鬼遂滅即其地建國子監

知佛老二教不及孔子之正是何等識見

上幸太學還后以太學諸生有遺挈妻孥者無所仰給勸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爲永制上初造鈔不就夢神告曰非用士子肝心不可上憂之語后后曰此甚易耳用國學文課置鈔鈔就矣上曰何也后曰士

子嘔心做出文字豈非此耶。上從之。鈔遂就后之助。上規畫動合事機多如此。至病劇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我服藥而不瘳。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上曰。第服之。萬一無效。吾當爲汝貨。之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高皇帝起於民間。語言行事皆真朴。高后亦然。讀高皇帝語。侍臣一段使人可歌。尤可涕也。后仁儉。

閨訓新編

卷一

奎

率下隨事進規。不愧母儀。天下太祖虛心採納。終身不復立后。夫婦之誼可爲三百年風化之源。吾無間然矣。

后係不知書者。然知收集人心。爲本知孔子爲大聖人。此是天授聰明。非尋常婦人所及。

成祖徐皇后明

仁孝皇后中山王徐達女也。博通載籍。每見古今言之懿者。卽思曰。古人書之冊。固欲後人衍而行之也。冊爲燕王妃。高后崩。哀毀動左右。執喪三年。蔬食如常。及正位中宮。愈益祇勤。每以親親仁民養賢訓儲爲言。命婦入見。賜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衣服飲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公侯夫人及士大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於詩歌。有載於史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人之常情。朋友之言。

閨訓新編

卷一

奎

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且多侍皇上。未嘗不以生民爲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皇上所與共圖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數輩。諸命婦可不有以翊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及病劇。上臨問。對曰。今至此命也。但身蒙上恩。不得終事爲遺恨耳。又曰。天下雖定。兵甲不動。然生民未大休息。惟上矜念之上。復問有何言。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過而棄之。不以小才而比之。子孫成之以學。宗室親之以恩。妾。

不能報上恩矣。願無驕畜。外家遣令太子喪祭務從簡省。毋妨臣民。后崩。上哭之慟。曰。皇后賢淑。佐朕。漢馬后。唐長孫后之倫也。雖處宮中。其念惟在仁民。繼今朕入宮。不復聞直言矣。

命婦一論。廣大剴切。此王言也。臨終無驕畜外家一語。從學識來。徐后之過人在。覽古人言行。即思仿而行之。所以有如此造詣。今人病在只將做故事看過了。

仁宗張皇后

永樂二年。冊皇長子妃張氏爲皇太子妃。上方寵愛漢王。而內臣武戚復媒孽太子。短於是失愛。一日內庭曲宴。上對后。悲。詈皇太子。時張妃亦侍宴。忽不見。上令覓之。乃在燹室。手製湯餅以進。比薦。上大喜。曰。媳婦兒好。他日我家虧他。撐持痛飲。而罷。宣宗崩。英宗立。爲太皇太后。時上幼冲。請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但令有事必先白然後行。

明興三百年。無臨朝稱制一事。此遠過漢唐宋處。

皆賴張太后作法之正。不可不知也。

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嚴禁中官不許差遣。委用三楊。政在臺閣。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卽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自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切責。之一日御便殿。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英宗東立。太后顧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

可行也。英宗受命有頃，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依法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聽帝暨諸臣言，振此後不可重令干國事也。

正統初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自太后崩，王振擅作威福，致大駕蒙塵，社稷幾於不守。未嘗不嘆太后之明，而惜其少斷也。便殿一召，卽不行誅，何不決配雖崩，殂之後未必不復王振去後，未必

閨訓新編

卷一

堯

無振然當日處分自應如此耳。

仁宗之於漢王其賢否相去遠矣。成祖以漢王善戰類已寵愛之惑矣。然當時無張皇后調劑於其中，安知無廢仁宗之事乎？因想楊廣奪嫡多成於蕭妃之趨迎下人，太子勇之廢亦由於雲昭訓之踞見使者。雖獨孤之妬，古今罕聞，亦難轉化。然雲昭訓能降心下意，優禮獨孤，左右或未必無救萬一乎大抵父母舅姑不能無偏爲人子與婦者惟。有下氣怡聲以冀父母舅姑之憐而愛之不可但。

見他不是似乎相抗以重其怒。或茫然無知全不解其怒我之由，徑情直行以增其怒，則善矣。夫外來之患，事過卽已，猶不至動輒覆亡也。骨肉之禍，謂之疊起，蕭牆小則亡身，破家大則覆宗絕祀。而其源不過在婦女之能不順與不能承順而已。嗚呼微哉，或曰舅姑果是，豈不能順，余曰舅姑是而能順，天下人之所能也，則孝順之說何。今古哉。



閩訓新編卷二月次

公主

蘭陵公主

襄城公主

和政公主

岐陽公主

東光縣主

荊國公主

魏國公主

瑞安公主

閩訓新編

卷二 目次

閩訓新編卷之二

錢塘秦雲

崑山徐樹屏

公主

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生而貴者。帝女矣。今世婦人。質多驕蹇。稍有馮藉。日無尊親。試看古之賢媛。生極貴之地。而盡婦道。宜家室如此。自反所居。何等而遽爾傲然如此乎。此不可不有以告之矣。集公主

閩訓新編

卷二

蘭陵公主

蘭陵公主。隋文帝第五女也。美姿容。性婉順。帝於諸女中。特所鍾愛。適河東柳述。諸姊金駟倨主。獨折節遵婦道。事舅姑甚謹。遇疾必親奉湯藥。帝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兄弟蕭瑒。文帝將許之。後遂適述。廣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文帝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表求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耶。對曰。先帝以妾



適柳家。今其有。皇妾當從坐。帝不悅。主憂憤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生不得從夫死。乞葬柳氏。帝覽表。愈怒。竟不哭。葬主於洪濱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隋文臨終。呼柳述。元。嚴。合。太子。勇。述。嚴。出。閣。為。敕。書。楊。素。矯。詔。繫。述。嚴。大。理。獄。即。無。宿。憾。述。自。無。生。理。蘭。陵。不。虧。婦。道。自。是。可。敬。楊。廣。不。難。弑。父。何。有。區。區。一。女。弟。哉。

襄城公主唐

蕭瑀子銳嗣尚襄城公主。太宗欲為之營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當朝夕侍側。若居別第。所闕多矣。上乃命即瑀第而營之。

世之稍有華靡。惟恐不遠其舅姑者。其鄙陋為何如也。已為子婦。習而不知設已之子。若婦以之相待。能不忿然不平乎。念襄城之風。亦可以愧死矣。

和政公主 唐

唐肅宗謚於宮中女優有爲綠衣秉簡參軍者天寶末番將阿布思伏法妻隸樂工令爲參軍之戲和政公主諫曰禁中妓女不少何須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列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橫又豈忍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上亦憫憫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公主柳晟母也

永樂時以遜國名臣妻女下教坊亦忍心之甚矣凡人隨事要識是非胷中便有主意今之女人

國朝新編

卷二

四

有戲看便好安管此中是否所以爲愚婦也

岐陽公主 唐

岐陽公主唐憲宗嫡女工部尚書杜悰配也杜本大族尊行不下數十人主素謙謹拜起一用家人禮嘗與悰謀曰上賜奴婢必不肯俯屈皆奏納之乃自買微賤可制者自是閨門肅然後悰出刺澧州遣人迎主郡縣殺牛羊爲數百人供其主從者不過二十人乘轎聞葺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輿飲食候門外悉載以返京師傳爲異事悰在澧三年主不與外事不識刺史廳屏姑京國夫人寢疾主奉藥必親嘗喪則哀慟如禮悰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房屋卑濕主居無正堂處東偏屋凡六年當貞元時國冑皆豪橫官不敢問自主降杜氏愈加貶損觀謁溫情外口不言他事諸貴戚初怒中笑後皆敬畏云

或曰岐陽自肯謙謹上行下效奴婢何必更易乎余曰岐陽得成其謙謹之名全虧此一着走得好也蓋天下識見最下者是奴婢慣要狐假虎威與風作浪况宮中奴婢目中豈識尊卑輟長不及馬腹岐陽卽謙謹安能照顧得許多親族卽受此輩

國朝新編

卷二

五

之侮亦訴說不得許多是岐陽雖欲不得罪於人而實無日不得罪於人也岐陽算到納奴婢此大作畧也世人小有氣焰即不知尊行岐陽自同家人禮度真所謂帝女下嫁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無文王而典起者矣

驕傲二字自天子至於庶人用不着底余計惟天子之女則人多勿怪焉何也丈夫所望而畏服者也公姑所見而敬禮者也下此而伯以婦奴惟有蛇行屏氣而已偃蹇自大誰敢議之「古直言敢

諫之臣未聞以公主驕蹇見於章奏者是公主者天然一沒無拘束地位也乃岐陽之事上接下恬澹可風雖敦詩說禮日蒙庭訓聞訓者不是過殆厚福之人其賦予原自有不同歟

東光縣主唐

東光縣主楚媛唐紀王慎之女也適司馬郎裴仲將相敬如賓姑有疾親嘗藥饌遇姝奴皆得歡心時宗女皆以驕奢相尚謂之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衆皆慚服

楚媛破解適志二字可謂知聖賢學問者矣蓋世之所謂適志皆縱嗜慾之念長好勝之心不可謂之適志也何謂縱嗜慾之念目思極五色耳思極

五聲口思極五味身體思極安逸志願思極馳騁然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得則有一時之適不得則不止一時之慾力之可及得之則有一時之適力之所不及而勉強得之或致終身之憂是縱嗜慾之念非適志也何謂長好勝之心目本不欲色因人之極五色也而我不能則可耻耳本不欲聲因人之極五聲也而我不能則可耻口本不欲味因人之極五味也而我不能則可耻身體本不期過逸志願本不期過騁因人

之逸與騁也。而我不爲。則可耻於人。之所爲。則效之。不惟效之而已也。而必思過之。開爭競之門。增譏妬之口。喪自己之本心。供世人之玩弄。是長好勝之心。非適志也。夫志者。心之主也。心之主貴安。安卽適也。安心之法。無如行禮。貴而不驕。禮也。富而不奢。禮也。貴而不驕。則人愈加敬。所謂謙尊而光也。富而不奢。則不至速貧。所謂儉故能廣也。上不得罪於天下。不得罪於人外。無求於世內。無欲於心身。名俱泰。夢寐亦寧。以視世之勞心焦思。縱嗜慾之念。長好勝之心。謂之適志者。孰爲真適志歟。或曰。如吾子之言。卽處貧者。亦可適志矣。然人每不肯自安。往往以爲有。以爲適志者何歟。余曰。貧富不同。適志一也。富而好禮者。之胃襟。與貧而樂之胃襟。一也。天下貧多而富少。人能處貧。然後能處富。楚媛富貴儻來之物。已說到此地位也。世之亾而爲有者。卽縱慾好勝之徒。不可處約。亦不可處樂也。

荆國公主 宋

荆國大長公主。宋太宗女也。幼不好弄。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自擇。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真宗卽位。下嫁附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爲兄弟。行。陪適。坊父繼昌。無念主。因繼昌生日。以舅姑禮。謂之帝。問密以乘衣寶帶。罷幣助其爲壽。遵勗賓客多。一時名士。每燕集。主皆親視。饗膳常有盃入主第。帝命有司。訊捕主。請出所逮繫人。而自以私錢募告者。乃得真盜。法當死。復請贖之。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馳視之。左右曰。須奏得報。乃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才五六人。帝聞。遽命內侍督諸縣。邏兵以衛主。車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體服除。便不服華麗。一日燕禁中。帝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常因浴仆地。傷右肱。帝遣內侍貴侍者。主曰。年衰力弱。不任步趨。非左右之過。由此悉得免。常戒諸子。以忠義自守。毋恃吾以速悔。尤視他子。與已子無異。善筆札。喜圖史。能爲歌詩。尤善女紅。及病。目帝挾臂診視。自后妃以下。皆至第問候。帝親爲之。詈左右。感

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大  
主奈何遂有斯疾乎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  
母病遂賞耶賚白金三千兩辭不受帝謂從臣曰大  
上之疾倘可移於朕亦所不避也主雖喪明平居隱  
見冲淡自若誠諸子曰汝父遺令柩中無藏金銀時  
衣數襲而已吾歿後亦當如是年六十四薨

唐太宗以南平公主嫁王珪之子敬直舊制公主  
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蓋自漢爲然矣珪曰主  
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

南訓新編

卷二

十

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  
盥饋之禮自後公主始行婦禮珪亦恃有太宗敢  
於執禮然識亦偉矣然按建中元年十一月始定  
公主見舅姑禮云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  
不答帝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  
于中堂諸父兄姊立受于東序如家人禮想太宗  
之制爲武韋所更而德宗復定之也宋制又不知  
自何代壞起荆國乃能自復此禮尤爲難得此豈  
特女流中之所少哉宋真宗兄弟之誼亦後世所

少

大明會典載公主見舅姑禮云執事引見舅姑舅  
姑坐于東西向公主立於西東向行四拜禮舅姑  
答兩拜此制度越漢唐之禮遠矣夫帝女之尊人  
所共曉爲天下主者當思三綱爲天下之大經不  
當以一已驕亢之念潰天下之大經爲帝女者當  
思我爲天子之女不愛人之不望而尊貴但愛人  
之不頌其賢明謙抑一分則贊仰十分古之美人  
有祿位名壽身爲帝女祿位不必言名與壽則須

南訓新編

卷二

十一

自致也生而富貴自是特鍾乃憤憤一生豈不大  
可惜哉  
明時徐中山家一門兩公與國終始勳臣之盛自  
古無比聞其家有一女嫁常州某紳家午飯女錯  
愕不舉箸顧侍者曰何以不舉樂紳故巨富因之  
大困王公之女已不知人事如此况帝女乎無怪  
乎富貴之人但炫赫一時耳目榮養終身流傳於  
天下後世絕少也席尊高者創制立法垂裕後昆  
可不加之意哉

魏國大長公主 朱

魏國大長公主。英宗第二女。母宣仁后也。下嫁王詵。詵母盧。寡居。主處之近舍。日致膳羞。盧病。自和湯劑以進。神宗厚于姊妹。故主第池藥服玩。極其華。主以不得日侍宣仁於寶慈宮。居常怏然。間遇早膳。帝降損以禱。主亦如之。日我奉賜皆出公上。因應同其休戚。帝居曹太皇太后喪。毀甚。主曰。吾與上同體。視此亦復何聊。立散遣歌舞三十輩。元豐三年。病篤。主性不妬忌。王詵以是自恣。嘗貶官。至是。帝復還詵官。

聞訓新編

卷二

主

以慰主意。太后臨問。已不省。后慟哭久。稍能言。自訴必不起。相持而泣。帝繼至。自為診視。親持粥食之。主強為帝盡食。問所須。但謝復詵官而已。明日薨。年三十。帝未尚食。即駕往望第門而哭。追諡賢惠。

魏國似無大過人處。然觀其居處倫常。可謂無缺失矣。不為富貴而淫。豈易得哉。宋世歷代友于之風。尤不能不欽其家法焉。

瑞安大長公主 明

瑞安公主。神宗同母姊也。適附馬都尉萬煒。久之未育子。祖制。公主無所出。不得畜妾。主曰。豈可因我一。人使萬氏無後乎。入啓皇太后。后曰。俟汝弟至。言之。神宗至。后曰。姊姊欲為萬煒置妾。帝意何如。神宗曰。我處儘有任姊擇之主。擇宮婢二人去。煒生數子。

公主無所出。不得畜妾。是教之妬也。此祖制大不善處。瑞安此舉。可謂三百年一人。然唐時公主行婦禮。始於王敬直之尚南平。瑞安此事。不聞因之。

聞訓新編

卷二

主

而變祖制。惜哉。

閩訓新編卷三目次

女道

緹縈

曹娥

趙娥

孔女

王氏女

李絡秀

貞孝女宗

王舜

高愍女

辛孝女

露筋女

曹季女

詹氏女

袁氏女

閩訓新編

卷三 目次

陳淑貞

鄒瑛

孫惠蘭

吳貞女

閩訓新編卷之三

錢塘秦雲爽定叟氏輯著

崑山徐樹屏敬思氏較定

女道

天下之父不追教女。天下之母不知教女。女道之。不。講。非。一。日。矣。不。知。逸。居。無。教。即。不。知。孝。二。親。不。知。孝。二。親。即。不。知。友。兄。弟。天。下。未。有。不。孝。不。友。之。人。而。能。敬。舅。姑。順。父。母。和。妯。娣。教。子。孫。者。也。父。母。即。憐。其。幼。稚。縱。其。嬌。縱。到。習。性。既。成。

閩訓新編

卷三

一

之後。而。不。敬。舅。姑。不。順。丈。夫。不。和。於。妯。娣。不。能。教。子。孫。使。此。女。為。終。身。可。厭。可。惡。之。人。是。愛。之。適。所。以。害。之。是。誰。之。過。歟。則。孝。友。二。字。不。當。置。女。子。而。不。言。可。知。矣。然。孝。尤。友。之。源。也。集。女。道。緹縈

漢

緹縈太倉長淳于意女也。意犯罪當刑。有五女隨之。而泣。意嘆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縈傷父之言。隨父詣闕。上書。願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改過。自新。漢文帝憐之。釋意。

人家父母生女不喜只爲緩急無可使五字人家  
女子不能盡孝只爲無傷父之言四字試思父母  
鞠育男與女同乃男成人而娶婦承祧女成人而  
于歸他室罔極之恩何處可報世間女子習焉不  
察嘗有以嫁贈不足反怨對其親者弗思耳矣今  
勸舉世女子無論父母無子如淳于之當刑應動  
傷父之念卽父母有子不至如淳于之當刑而緩  
急無可使之時一生何啻千百已爲父母之子而  
或絕不相聞而或聊爲承襲老親遑遑一身安坐  
苟一自反何以自存夫不能自存之心卽傷父之  
言之心也苟充此念卽爲緦縈不難卽不爲緦縈  
相去亦不遠矣

曹娥漢

曹娥上虞人父盱善巫祝午日沂濤迎神溺死屍不  
得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乃投瓜於江祝  
曰父屍所在瓜當沉旬有七日隨流至一處而瓜沉  
娥遂投江死三日抱父屍而浮里人殯葬之縣長度  
尚建祠至今爲神江上云

投瓜於江奇想旬有七日而瓜不壞娥復死三日  
而肝屍浮肝死蓋二十日矣屍亦不壞奇事娥投  
江卽得屍猶未爲甚奇也死三日抱父屍而浮是  
以屍抱屍也此則事之極奇而不可思議者矣娥  
只是一點朴實頭痛父之心貫於金石遂以一孱  
弱女子生出許多奇處人只要立志堅貞耳不論  
外面強弱也漢順帝時犍爲叔先雄唐德宗時樂  
平饒娥事亦相類饒娥爲父死於水哭水上三日  
不食死年亦十四



趙娥漢

酒泉趙娥，龐清母也。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皆病故。仇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仇家。積十餘年，不能得。後卒遇仇於都亭。娥卽自殺之，而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欲與解罪。娥不肯，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乎？自入於獄，遇赦得免。

不難於報仇，難在十餘年後方得報也。夫仇家能

南齊書

卷三

四

殺人而不卽抵罪，此亦非常人。娥思報仇而稍著辭色，傷人必知之。傷人若知，至十餘年之久，仇家未有不知者也。苟知之，強者必奔誅，弱者亦遠徙。娥雖欲報，亦無從矣。今伺候仇家，一見卽殺，是其所備之刀兵，蓋十餘年而不釋也。亦十餘年而一人不知也。以此云潛，真可謂潛。以此云難，亦真可謂難矣。或曰：身已出嫁，已又有子，父仇不報，亦何傷乎？余曰：如子之言，卽身未出嫁，尚未有子，父仇不報，亦何傷乎？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古今通義。

也。此是各自盡心事。兄弟雖在，不可相委。況兄弟俱死，報復無人乎？此關至性，非是俠烈也。

南齊書

卷三

五

孔女漢

孔北海被收。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幼得全。寄他舍。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免。何心知肉味乎。或言於曹操。操亦收之。女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延頸就刑。

北海子。女以幼免矣。因女言。近智操并收之。然則因一言而致死。其身并其兄者。女也。亦何足錄乎。余曰。七歲女子。其智計未必能遠。照及此。然臨死三言。延頸就刑。成仁取義。盡在是矣。又何多求焉。

聞讀錄

卷三

七

人只要完了自己。本心成一個。人此七歲女子。雖八百歲彭祖。不能過也。况以曹操之凶狡。即無此言。未必終為完卵乎。

王氏女晉

永興中有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公盲。女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為舐之。左眼即開。愈時。人以爲孝感所致也。

古人謂但盲於目。不盲於心。不礙爲全人。止王氏女之謂矣。常見人有廢疾者。頽然自放。於禮法之外。若是則并心亦病矣。不知身可病。心不可病。盲女臨屍一叫。眼皆血出。此至性所發。心體完備。不礙爲全人。今人臨喪不哀。心死已久。身雖不病。特行尸走肉耳。

痛哭眼開。此事全由平日至孝。余見目盲者善怒。此女五歲。即盲。父母豈如全人教誨之耶。使其稚氣忿憶不常。即臨尸痛哭。豈有此感。小妹爲舐友于。又可知矣。

聞讀新編

卷三

七

李絡秀

周顓母李氏字絡秀。顓父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子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顓及嵩謨顓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顓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

南齊新編

卷三

人

晉時以九品官人然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籍戶清華此風絕少。絡秀爲門戶深計不惜屈身是具英雄大作畧者讀其對伯仁數語情真言摯幾于涕泗橫流此女是男不又爲陶荊州耶

余因絡秀之事而爲今世之爲妾媵者思之。今世之爲妾媵者非小姓之妾即大戶之婢也其出身俱極寒微逮爲妾媵而已有尊貴之漸矣何也小姓之女與大戶之婢所配不過市井負販與僮僕

下人而已。此輩寧無發迹之人然望什一於千百豈易遂如所願力能娶妾之人大率富貴與近於富貴者卽其嫁時必逾未嫁若生子女必大尊榮乃不知此理入門之後反以嫡妻爲嫌以爲屈於其下不知自反若爲市井負販與僮僕下人之妻其所屈者豈止一人乎或曰此輩之見以爲爲人之妻窮富如意爲人之妾動不自由或遭凌辱多有俯仰此所以以嫡妻爲嫌也曰凡人之生莫不有命爲妻爲妾豈得自裁事得專爲惟有男子若

南齊新編

卷三

九

須快意不在爲妻就汝之配惟有寒微寒微之人寧免凌辱其爲俯仰不止一端何於此間獨嫌弱跡且女子出嫁必聽命於姑姑之尊嚴何減於嫡婦須稟命豈得自由以事姑之禮事嫡以爲婦之道自安進退之間豈不寬裕人已之際有何間然乃娶妾之家必多不寧何也妻不能容而妾不能安分也妻不能容由不知撫育之方妾不安分由忘其出身之賤嫁富則居然富矣嫁貴則居然貴矣嫁尊行則居然尊行矣漸多驕慢之習遂生匹

嫡之心全無上下之分。自來忿爭之事。試思奴婢同行。婢尚不可先於奴。姊妹一體。妹尚不可前於姊。矧妾出身之始。貴賤懸殊。今雖同事于夫。各分迥隔。豈可憑陵。竟為躡等。大概婦人之道。柔下為先。若為妾媵。尤當柔下。為妾媵者。多苦于出身寒微。全無教訓。不知今日之遭逢。為過分反。以今日之境界。為參商。種不明之根。為災禍之本。余之所深為哀慨也。或曰。如子之言。則世之為妾者。不可以為不幸也。終秀何以有屈節為汝家作妾之說乎。曰。終秀之家。能辨數十人之餽。有餘之家也。有餘之家。而為貴人之妾。屈矣。然不嫁周浚。何能生伯仁輩。兒子至今。知有終秀哉。雖謂之不屈可也。

貞孝女宗 北魏

李氏。趙郡太守李叔胤女也。歸范陽盧元禮。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不起。母遣歸夫家。飲食即為減。頓涕泣不絕。日就羸。為盧氏合家慰喻。不解。令歸寧。乃復故。及元禮卒。李追公撫遺事。姑以孝謹著。母崔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號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都。八旬方達。攀視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追號貞孝女宗。

子雖有男子女子之分。其為子則一也。三年而降為期年。以義奪恩。不得已也。近世有男子因父母喪。而三日內反娶婦者。有女子因父母喪。而贅壻或出嫁者。男子或猶守三年之禮。女子於服內成婚。竟恬然不顧。此皆明背義禮。傷風俗。深可痛也。此其事。雖皆父母為之。女子識短衣錦冠翠。嬉然以外人自待。視父母如路人者。多矣。聞李氏之風。曷亦稍動念哉。

禮云。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今之爲女子者。若舅姑。亡後。遭父母喪。做孤子當室之義。于三年之內。冠衣不純采。亦情理之所宜。乎。卽出繼爲人後者。所後父母先亡。所生父母後亡。此義亦可推用。總之。罔極之恩。不可解於心。苟可自盡。何容恕然也。

王舜簡

孝女王舜。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聚五歲。璠二歲。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仇之志。長忻殊不爲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仇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與汝報復。汝竟何如。二妹皆垂泣曰。惟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牆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臯。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辜。王舜之難。難在止于七歲。卽有如此識畧耳。此尤難於趙娥。蓋畧露圭角。長忻并斃。此三女不猶凡上肉乎。舜能撫妹長而後告之。智深而勇沉矣。凡爲女子。皆能孝如王舜。寧不生男。勿喜女。勿悲乎。

高愍女 唐

高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居其家。妹時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為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問父所在。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聞之。駭歎。詔太常諡曰愍。彥昭累功。授潁州刺史。

妹妹不肯獨生。奇矣。余尤歎其不肯拜神而拜父。

關訓新編

卷三

十四

為智且孝也。彥昭不肯從賊。挈城還朝。應有此女。然其子不拜父而拜神。又何見出女下乎。人固不盡以類歟。

辛孝女 唐

辛氏二女。欽人。與母程氏登山採桑。母為虎所攫。二女號呼。搏虎。虎捨去。母獲免。刺史劉瓚表其閭曰孝女。

虎豈畏二女之搏而去哉。死生亦有命也。二女豈不知虎之可畏哉。救母心切。則不知畏虎也。二女即為母死。亦成為孝女。不枉作一世人。而況母獲免。而身又不死哉。

凡人作事。只在一念。如辛氏二女。一念救母。遂不

關訓新編

卷三

五

復顧虎。若一念畏虎。自不知顧母矣。搏虎是何等勇事。義憤所激。弱變為強。人無視此等事。為我之所決。不能為也哉。

露筋女 宋

露筋女高郵人同嫂氏有所往天晚不能達路宿蚊盛嫂借宿田家女堅執不就獨坐草莽中遂以蚊死其筋露焉問見者莫不嘆其貞烈因卽其地立祠祀之米元章爲之碑記

高郵四面皆陂澤蚊大而多余往來淮揚露筋事已數百年廟貌猶如故也土人爲余言此地蚊極惡而廟中無蚊近廟之地亦稀噫一念之貞其神固不易泯歟

閩訓新編

卷三

七

此是以節而成神者如曹娥是以孝而成神者如吾杭阜亭倪氏女不受元兵汙辱死而爲神亦是以節而成神者古來此等事甚多此則昭昭在人耳目間者余觀三方婦女于此三神廟中老少奔波比肩接踵燒香禮拜日盈月新舊亦思其爲神之故乎夫不孝不貞燒香禮拜無益也果孝果貞不必燒香禮拜也三人之爲神不聞由於燒香禮拜也不學其所以爲神而但拜其爲神抑何愚乎余觀世俗之人見人富貴則趨而奉之見人貧賤

閩訓新編

卷三

七

則輕而侮之天下皆是也而婦人爲甚此皆由于無識天下之貧賤富貴皆由天主之天之降人以富貴貧賤皆于冥冥于中察其善不善而施之者也故人之所重在富貴天之所重在良善人若不信試看曹娥不過巫祝之女露筋不過村夫之女也父死無人尋覓故獨哭江上往來并無舟楫故露宿草中其爲困苦無聊何足當人一盼乃一死之後竟爲天神夫天神之尊較之人間富貴何可同日而語今之富貴之家齋僧布施裝金塑佛不惜傾困倒匱以爲之所求不過爲死後可以無憂來世可得福報而已今爲天神如曹娥如露筋豈非非常之福報而永遠可以無憂者乎夫爲天神而受非常之福報永遠可以無憂亦可見上天之好惡而齋僧布施裝金塑佛之爲無益矣何也以從古不聞齋僧布施裝金塑佛之人爲天神而但聞孝如曹娥貞如露筋者之無不爲天神也嗟夫巫祝之女村夫之女而可爲天神則善良雖貧賤固不可輕世之貧困而淪于卑賤者亦不可因卑

賤而自棄矣

曹御史季女宋

曹御史修古以建言謫知興化卒無子貧不能歸塋  
賓佐贖錢五十萬其季女泣白母曰先人忠節不幸  
謫死無煩受錢以累清德賻者復請為嫁女費女復  
泣曰用錢于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嫁是使吾幸父喪  
而自醜也悉拒不受

愛錢是婦人之常見小尤女子之識曹女能體乃  
父之用心何其偉歟人雖為婦女却不可渾渾過  
日在家要知父母之是非是者遵而守之非者思

默有匡正焉出嫁要知丈夫之是非是者順而從  
之非者則明以相告焉便是志慮不同之人必不  
庸庸無聞者矣

此舉難在辭為喪費不難在辭為嫁費世未有能  
辭喪費之人而反受為嫁費者也然今世女子往  
往有年未及笄而先自爭嫁具者此種醜態雖不  
堪為曹女作婢而哀薄之風實可慨也



詹氏女 朱

詹氏女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淮寇破蕪湖縣女與  
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項之賊至欲殺詹氏女  
父兄女趨前拜曰妾雖寡陋願執巾帶以事將軍贖  
父兄命賊釋父兄縛女揮手使去遂隨賊行數里  
父兄跡之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去父兄始得檢  
葬

詹氏女早已算定一死却又善用其死此仁智兼  
備者也

閩訓新編

卷三

干

婦女在兵戈中受辱者其意不過求生究之辱盡  
而仍不免於死其苦有萬倍于從容就義者至辱  
極不堪未嘗不復求死然生為汙名之人死作抱  
慙之鬼一念之前後一時之勇怯所差不啻天壤  
矣詹女從容大須作畧不能者苟遇艱危先自引  
決可也

孟子曰守孰為大守身為大然男子值亂亡之時  
為俘虜為奴隸為乞丐為兵厮與臺榭夫牧豎向  
後發跡為公卿大夫王侯將相仍不礙為不失其

身謂之能守身女子之守身則如素絲之不可畧  
有所染所以遇危難之時無有巧法惟有一死成  
其清白而已余嘗云男子如黃金女子如白璧金  
堪百鍊璧難微瑕意正謂此古來女子死節之事  
最多不可勝紀看來女子所處似難男子所處似  
易不知盤根錯節遺大投艱其難有萬倍于一死  
者若天下事止須一死而天清地寧照耀今古亦  
易矣此又非兒女子所知也

閩訓新編

卷三

圭

袁氏女元

袁氏女。溧水人。年十五。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篤。於牀。女事母。極孝。至正中。兵火延其里。隣婦強携女出避。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遂入室。抱母共焚而死。

只此不忍一念。在吾儒爲聖爲賢。在二氏成仙成佛。俱在此念。入室共焚。已入不死之鄉矣。堪與伍尚俞駕。

人到緊要處。非勇濟不得事。每見婦女爭鬪忿怒時。大發鬚然勃然之氣。視死如歸。未嘗不勇。及到

南蘭新編

卷三

圭

正經事務。則畏縮惶惑。不敢做聲。由他平日只在爭鬪處。做功夫。所以鬚然勃然之勇。多發於閒氣。袁女事母。極孝。他平日只在孝親上做功夫。所以鬚然勃然之氣。便發於死孝。蓋勇原人所自有。習於正。則發於正。習於邪。則發於邪。人無視袁女之死。爲難爲。余見婦女尚閒氣而枉死者多矣。所以忠孝之事。固有激於一時。大段亦由平日集義而生。浩然不誣也。

陳淑貞元

陳淑貞。撫州陳壁之女。年七歲。能誦詩鼓琴。陳友諒寇隆興。淑貞取琴鼓之。曲終。泣然流涕。曰。吾絕絃于斯乎。父母怪而問之。曰。城破。必遭辱。不如蚤死。明日賊至。遂投東湖死之。

今世女子。遇些微事。便慌張失措。臨死之際。而從容取豫如此。與稽叔夜臨刑。彈廣陵散。何異有定識。又有定力非常人也。

婦人女子。雖不知戶外事。然亦須稍知理亂。纔知

南蘭新編

卷三

圭

處家之道。與持身之道。余見處極衰亂之世。外以太平氣象行事。爭尚奢華。貪慕富貴。家破身亡。在目前。而猶迫蹙其夫男。其庸鄙之夫男。亦貧賈然奉教。而不知止者。比比皆是也。能如淑貞之知城破。必遭辱。先辦早死者幾人哉。雖然。淑貞知死。父母怪而問之。父母不在。圍城乎。先不知死世之父母。大概不知死。何以教天下之爲女子者。

鄒女

鄒女名瑛。前母生一子。娶妻荆氏。爲瑛母所惡。飲食不給。瑛私以已食繼之。母責瑛。踣而泣曰。女他日不爲人婦。耶有姑。若是。吾母樂乎。奈何。令嫂二親日蹙。憂女之眉。耶其母乃稍止。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極易明白道理。然而人不知也。此女賢矣。其母還說得明白。猶可取。

古詩云。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湯。未知姑食性。先遣小姑嘗。以人家之姑。無不愛其女。其女以爲好。

南訓新編

卷三

主

其母便以爲好。所以新來媳婦。先要奉承小姑。形容入情。可謂曲盡甚矣。小姑之可畏也。夫女子年輕。安知義理。憑藉父母。日長嬌縱。爲姑則種其毒。於嫂爲嫂則發其毒。於姑禍敗相尋。家家仇怨。其源皆起于父母之失教。誠使父母有家教。媳婦入門而賢。命女師法之。入門而不賢。則訓之。并訓女口慎之。哉。汝他日。毋如嫂之爲婦。致煩公姑訓戒也。女或告其嫂之言行有失。則慎勿輕信。姑徐察之。脫其言不實。必痛懲之。以戒其將來。蓋今日在

南訓新編

卷三

主

家而挑是唆。非則異日爲人婦。亦必挑是唆。非此破家。身玷辱。父母之根。不可恕也。如此則爲姑時。不至肆惡。而爲婦爲嫂。亦必賢。能爲婦爲嫂。則爲母亦必賢。振裘得領。世世永賴矣。今之爲父母者。故縱其女。以凌其婦。明知其女之不賢。曰。此我之女也。必使之勝。一婦入門。因小姑之不和。而姑不和。姑不和。舅亦不和。兄妹不和。父子不和。因之分崩離折。不可勝言。者。指不可勝屈也。人亦試思。已女到人家。而如此。於汝安乎。且因縱女而致家道如此。亦非算也。

或問鄒瑛設嫁到人家。是前妻之子。其姑虐使之。瑛母之論當如何。曰。瑛母必大有明白道理之論矣。必說人家媳婦。總是一般。你他日身死。他不披麻戴孝。麼。人家兒女。個個疼底。你女爲人作賤。你不難過麼。必說人家奴婢。尚須好看。豈有媳婦如此磨滅。必說自己埋沒本心。傍人豈無耳目。惡聲遠播。何以爲人。必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汝厚待自己子女。處置前妻媳婦。汝之子女。必遭折罰。汝

自痴頑以爲得計。或曰：如此則瑛母豈非大明理之人乎？何以始初待媳如此？曰：豈惟瑛母？天下之人無不大明理者也。責人則明，自責則昏。此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所以難也。余所推瑛母之情，天下人之情也。世之爲晚姑者，不置已而言人，豈非自求多福耶？

人家婦女聞僧尼修行之說，多欣然慕之。於是哭素念佛，燒香布施，以爲修行。而至於刻薄殘忍，虐待下人，凌辱至戚之事，則安然爲之，不知修行者

南園新編

卷三

素

指所行之事而言。所行之事有不善，則改之。謂之修。而非弊。素念佛，燒香布施之謂也。弊，素念佛，乃僧尼入門之方。燒香布施，乃僧尼誣財之法。以此爲修行，而日行不善，是中魔病也。夫修行一念本是善心，今發此念而爲僧尼所誑，可哀也。吾今卽以鄒瑛母子論之。鄒瑛哀荆氏之不給，而以已食繼之。此真修行人也。母責瑛，瑛能跪而泣，請感化母親。此尤大修行人也。瑛母能稍改前非，亦修行人也。人只如此做去，卽是聖賢，卽成仙佛。或曰：修

行若是之易乎？聖賢仙佛若是之易乎？曰：若果煩難，聖人不說。人皆可以爲堯舜矣。天下無不明理之人。此修行種子也。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此修行法也。人只要認明修行二字，譬如走路不差，自有到日。若中了魔病，則愈走愈遠矣。

人家繼室之姑，大率與媳年字不甚相遠。已年輕則疑重之處，自少媳年長則卑。異之念亦微。雖尊無二上之義，千古爲昭然。家庭之間，以恩掩義，謙尊而光，亦見大者所當知也。余女適查氏，姑爲林

南園新編

卷三

素

孀人待前母二媳，慈愛無間。二媳恭敬至老不衰。余皆讓木，常語余曰：老母自云生平常視兩嫂如妹，未嘗以姑自居。余爲之慨然曰：母賢，明若此，宜兩嫂之恭謹不衰也。今之年少，亦當效之。深味此義哉。

孫蕙蘭

孫蕙蘭年六歲母卒父教以詩書長習女工事繼母盡孝作詩卽毀稿家人勸之則曰偶適情耳當治織紵組紃以致其孝敬詞翰非所事也

女子原不必讀書然如張后所云知成敗以爲己誠亦不可以至于詞翰之類自不須爲或曰如子之言則葛覃卷耳不當僉列於關雎燕燕終風何以首推於鄘衛且男女雖異人各有情鳥鳴於春蟲鳴於秋故懽愉悲憤俱可著於篇章游女牧夫

南訓新編

卷三

天

不見廢於風雅若謂淫奔之行盡皆贈答之由則負販之妻指難畫一備保之婦目不識丁何以行同狗彘恬不知非頗多其人不可悉數也曰貞淫之性原由純駁邪正之別豈盡詞章然古人謹遵內則從事曲禮圖畫皆警戒之辭詩歌著善惡之辨情不放逸辭亦和平因事感懷有足採也近日婦女深惡禮法但慕風流同聲子夜悉是淫詞春思秋懷無非閨怨導情啓慾益如增回敗發婦之冰心動室女之外慕甚而聯盟結社號曰名士之

場涉水登山如入無人之境口含石馬之名烟手

工角阮之絕技縱長夜之歡呼肆非常之誕說此種習尚較漆洧而猶慙長此安窮投有北而始快其源皆起于假風雅之名爲淫奔之實也聖人勉男子以好學律婦人以三從杜漸防微實有深意詞翰之類真不須爲也

讀書人無不孝敬以所讀皆孝敬之書書本爲孝敬而讀也如此讀書有何害事蘭蕙事繼母盡孝亦由于此近女工詞翰者愈不孝敬其讀書之心

南訓新編

卷三

天

何心所讀之書何書也卽此根源已自霄壤何俟他日始駭濫觴

徐敬思曰世人因女子多看非禮之書相戒不令識字固已然亦有大家之女博通經傳賢明之母涉獵史書教子義方卒成大器詩書益人曾何相負但貴用之于正而已有如富貴之家儒門舊族力能教女者當于六七八九歲時命其誦讀閨訓孝經論語孟子章句令其知句解畧識之無異日操持家政則租課銀錢登記出入米鹽零雜亦便

稽查老而教訓子孫。則考覈勤惰。易加課督檢察。謬誤不至茫然童蒙之功。大有攸賴。蓋此數歲中。年既幼稚。難習女工。嬉戲怠荒。尤爲不可。不如做此一部工夫。大則修齊平治。小則物理人情。熟悉於中。必能開悟兼之身心收攝。豈爲小補。但戲曲唱本。詩詞歌賦。無益閑門。易蕩心志者。斷不可令其寓目。此在爲父兄丈夫者之檢制矣。

吳貞女明爲父不嫁

嘉興吳夢康次女性。至孝。四歲喪母。撫尸慟絕。人異之。事後母以孝謹聞。父食貧。炊不繼。女勤紡績。供父讀。每雨。冷蛩幽機。杼與書聲相續也。禾中望族。聞夢康攻苦。彌行多思。委禽一口。女啓父曰。何謂賢婦。父曰。善事舅姑耳。女曰。舍已親事他人。實非兒願。且吾母蚤世。烹任悅親。非丈夫事。兒願竭力供甘旨。以報生我恩。安能離膝下乎。拜泣力謝。父亦感泣。及笄後。愈貞不字。之志容止益謹。女事益工。戚屬莫不悅。惜聞有言及嫁事者。輒怒絕去。父悲其志不強奪也。遂無敢再言者。父嘗病。女禱天請代煮藥。中庭有青鳥。卽一朱實墮。鑰中服之。卽愈。人以爲孝感云。處兄嫂姊妹。無間言。撫兄子蒼如。已子。里中有不盡婦事者。相戒不令貞女知。

使天下盡學此女人倫絕矣。余所以錄之者。因天下女子。但知有夫。不知有父母。但知顧子孫。不知報父母。習染日深。至在家時。以傳舍視其家出嫁後。竟置父母于度外。以爲此昆弟事。非我女子之

所知也。父母之家。若有可欲。則曰。我獨非父母之  
所生乎。則起而爭之。父母之事。若有相涉。則曰。人  
各有家。安能兩顧。稍稍分憂。卽有德色。在爲賓。爲  
主之間。操可進可退之勢。無怪乎兄弟以姊妹爲  
蠹。客父母以生女爲贅。疣生女之日。弔而不賀。殘  
忍之夫。至以溺殞有父子之親。而忘恩義之實。良  
可悲也。余故以貞女曉之。使知天下自有此一種  
至性人而已。欲漸遠其親。爲可愧也。余沈姑母博  
通經史。善事舅姑。每語余云。自恨爲女子。不能竭

力事父母。一生精力爲他家作計。不能不爲歎。然  
已酉歲。墓先祖荆涵公。姑年已七十餘。術者以生  
命相剋。戒勿臨穴。姑卽泣然慟曰。脫我爲孝子。亦  
將不臨穴耶。立命肩輿。卽登山俯仰悲號。嗚呼。凡  
此豈流俗人所見及哉。

吳貞女之所以能終身安於親側者。不惟兄嫂子  
姪各得其歡心。而女事益工。其所以自饒饒親者。  
得力全在於此。不然。貧土之家。安能容此贅食。後  
世設有慕爲貞女者。其先辦此具哉。

戰國策載趙威后問齊使曰。北宮之女嬰兒子無  
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其率民而  
出于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吳貞女之行。與  
嬰兒子同。然上人之見多。不逮于威后也。

閨訓新編卷四目次

兄弟

李文姬

江夫人

王阿足

郭氏

張雨

薛女

姚廣孝姊

閨訓新編

卷四 目次

閨訓新編卷之四

錢塘秦雪爽定叟氏輯著

崑山徐樹屏敬思氏較定

兄弟

父母生我之後。惟有兄弟。男子成童。或即親師。取友。聞中嬉戲。止此。讓東推梨。豈有結綯之後。頓為行路之人。此其發開多由姑嫂。或嫁嫁贈。陰起紛爭。不知夫家原同陌路。尚思永好。於百年嫂氏父母。憑依豈可猜嫌。於沒世罔極之恩。

閨訓新編

卷四

從來難報於女子。錢帛之類。何得致競於羣昆。大約於父母之念。果切慇懃。則其於兄弟之懷。自難落集兄弟。

秦穆姬 周

秦穆姬。晉獻公之女。秦穆公夫人也。僖十有五年九月。秦伯與晉侯戰于韓原。獲惠公以歸。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帶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克。服衰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



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旣而喪歸焉。用之十月。晉陰貽甥會秦伯盟於王城。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

夷吾避賈華之難。自梁而奔秦。賴穆公得國。乃三施無報。復諫自矜。韓原之獲。自作孽也。穆姬於夷吾臨行。囑善視賈君。納羣公子。乃無禮於賈君。不納羣公子。使偏狹忿戾之人。於獲夷吾之日。不止穆公之困辱之也。先欲得而誑晉之悉數之。俾無

閨訓新編

卷四

二

所容身而後快。必至之勢也。穆姬乃登臺履薪。衰絰以逆。使穆公不得不釋然於夷吾。亦可謂不藏怒。不宿怨。而得仁人親愛其弟之義者矣。林唐翁曰。穆姬爲惠公告罪。登臺履薪。宜也。而帥子女以同登臺。蓋暗用刼制之術。此說亦窺其微。然其惟恐傷弟之心。則可予也。况原有怨者乎。

或曰。述夷吾之所爲。雖誅之亦何足惜。穆姬何必登臺而履薪乎。曰。君子不弛其親親戚之中。豈能皆善。但我不失親親之義而已。今人只爲是非心。

閨訓新編

卷四

三

太明雖賢者。不能不流入于薄。夫水清無魚。至察無徒。是非心不可太明也。今日遇此親戚而見其可惡。明日遇彼親戚而見其可惡。親戚幾何不幾爲絕物乎。人之子女。豈盡皆賢。督責方畢。而慈愛不減。惡之心不勝其愛之心也。處親戚之中。惡之心不勝其愛之心。則不期篤而篤矣。今人於子女。則惡之心不勝其愛之心。於兄弟。則愛之心不勝其惡之心。公私之別也。試思周旋父母庭闈之時。提携扶掖。逐隊隨行。止此二三兄弟。亦何常有所謂子女而可忘之乎。穆姬但不能忘此依依之情。而登臺履薪之事。有不能已矣。

李文姬 漢

李固議立清河王忤梁冀致死初固知不免禍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燮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三子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燮託言燮還京師有項難作下郡收固三子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東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

閩訓新編

卷四

四

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精專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因戒燮曰先公爲漢忠臣遭遇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將絕今幸而得濟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謹從其誨徵拜議郎燮亦著名當世

文姬之智妙在事未發而先匿燮若難作後商確已無及矣又妙在識得王成李固門生甚多若不

豫先識得其人之可託與否而漫然託之誤事必矣文姬必平日留心人材賢否故相託不差至遣燮至京而誨以杜絕衆人勿妄往來及無加梁氏數語尤爲妙識蓋當時名士之禍多在往來李固欲立清河王梁冀欲立蠡吾侯蠡吾侯乃桓帝也桓帝有何感念李固處詔求固嗣不過因公議爲之一理舊案受誅無疑此等智識深沉之女豈易觀哉

閩訓新編

卷四

五

江夫人 劉宋

劉穆之少貧好往妻兄家乞食每爲所辱不以爲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恒勸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饋柳江氏兄弟戲之曰饋柳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妻乃常截髮市餽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爾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杵貯楨柳一斛以遺之

南訓新編

卷四

太

穆之五官金用號爲聰明絕世寧有爲人所辱而不知亦是不能堅忍嗜慾兼恃才放達目中無若輩耳然江夫人則大苦矣蓋兄既無識而不知敬穆之穆之又自用而不知遠其兄既不可使穆之怒其兄又不能使兄親穆之用意周旋假饋餽饌平日之苦心亦可因之而盡推矣或曰截髮有幾何又堪幾次不亦愚乎余曰此亦無可奈何之極而爲之耳人家大口舌常因極小事啓之江夫人必有大須彌縫處而後裁此一束髮毋輕忽視之

也嗟乎使無江氏調劑其間安知不種大毒而不可解乎世之母家夫家有不相能者可思也

余因江夫人之事而有感于薄俗之可傷也蓋人最難堪者是至親之怠慢如女子父母原是一體及適人之後或夫家貧而母家富望舊宇而增悽顧婢僕而減色尚可父兄子姪之薄視乎哉若適人之後或夫家富而母家貧女則爛熳而如花親至弊帷之不掩畧有人心自應色沮尚可揚揚得意之狀哉或曰母女之家一而二者也不能

南訓新編

卷四

七

相顧勢使然也余曰母女之身二而一者也不容忽然性所同也母家富無忘女繞膝之時母家貧毋忘母顧復之日一豐一賁自不能已於彌縫矣

王阿足唐爲姊不嫁

王阿足深州鹿城人早孤無兄弟歸李氏數歲夫死無子以足爲姊高年無供養乃不忍嫁唐書能辦生事餘二十年姊乃公葬送如禮鄉人服其義爭遣女妻往師其風訓壽終於家

姊妹卽兄弟也今人于嫁夫之後卽兄弟且漠然况姊妹乎不知同寢共食相與扶攜嬉戲依依父母之前之時此情何可忘也况女子與男子終有不能言之隱故女子之親父常不如親母親兄弟

閩訓新編

卷四

人

常不如親姊妹以類從也姊妹之隱衷尤當互相憐惜姊妹而忽然其人亦大忍矣今人多因常回母家則兄弟稍親於姊妹因姊妹各顧夫家則姊妹竟同於路人以習奪性此爲尤甚矣王阿足編民之最窮者也念姊高年終養不嫁其一點孩提親愛之誠可仰可涕嗟乎使王阿足再嫁不過一賣柴傭卽勤苦終身何足稱頌今古耶或曰王阿足苟有心養姊何須不嫁余曰嫁則事權在夫家舅姑之念未必相同也夫婿之力未必皆裕也妾

貧之人一多生育常不能顧復棄以予人安能復念他人父母饑寒不能相恤者有之矣况姊乎此時事局便有萬千難處如王阿足之進退裕如豈易得乎

或曰今世婦女亦有於姊妹情深宴會稠疊往來如縷者可謂篤兄弟之誼乎曰婦人非大故不出中門母家尚不當數往况姊妹之家乎夫名同中表親疎遠分姑舅子女不許爲婚從母子女不妨許字昭然可見子女不妨婚媾豈可絕無嫌疑今

閩訓新編

卷四

九

既往其夫之家已不隔其夫之面于女同行相率無忌概以至親二字遂使男女混淆烏乎可乎姊妹會晤只當常在母家若有非常大故間一來往而鄭義門家訓女子年及八歲者不許隨母到外家餘雖至親之家亦不許往此意亦須做之

郭氏元

王德政妻郭氏。大名人。少孤。事母張氏。孝謹。以女儀聞於郡。及笄。富貴家慕之。爭求聘。張氏不許。時德政教授里中。年四十餘。貌甚古陋。張氏以貧不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為壻。使教之。宗族皆不然。郭氏慨然。願順母志。既婚。與德政相敬如賓。囑教二弟有成。未幾。德政卒。郭氏年方二十餘。勵節自守。甚有貞名。大德間表其家。

張氏知教子為惡務。不惜以女許人。郭氏下為弟。

閩訓新編

卷四

十

謀上成母志。孝友之外。不計其他。皆奇女子也。德政與郭氏相敬如賓。雖郭氏風裁有異于人。乎德政要必有殊於流俗者矣。不然。一尋常塾師安足當此。兩女子之拭目乎。張氏知教子。又知擇壻。此婦真當表揚。惜乎不在旌獎之例。世之擇壻者。以貌取人。貪美富貴。固張氏之所竊笑而不留一盼者也。

張雨 為弟不嫁

張雨。壽張人。張明之女。早喪父。五十不嫁。有弟二人。雨教之讀書。為之娶婦。撫弟終其身。

世有許字于人。聞其夫喪。奔喪不嫁者。人亦高其義。余謂此僅賢于再醮之婦。未足以方張雨之正也。按魯子問曰。昏禮既納吉。而壻之父母死。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勿娶而後嫁之。禮也。

閩訓新編

卷四

士

又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曰。壻齋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古禮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葬而除服。不甚久。此二條禮雖不可盡行於今。亦見古人於未成婚之夫婦。其禮誼不過如此。夫人一生之重。莫大於天倫。天倫之大。莫過於父母。女子之遠父母。不得已也。故嫁女之室。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女子之義。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北魏文帝悼皇后。蠕蠕女也。蠕蠕俗。以東為貴。扶風王孚奉迎。

到黑鹽池。魏朝國簿文物至。平奏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故蠕蠕女也。魏仗向南。我自東面。乎無以辭賢哉。后也可謂知父子夫妻之義者矣。今也舍從父之大義。爲奔喪之制。舉薄天親之誼。長外慕之風。居宮入室。非心所安。未可以爲訓也。或曰。旣已問名納幣。豈可視同路人。而漠不相關。朝素暮楚乎。余曰。按禮有衰服往弔。旣葬除服之說。豈得竟同路人。但父母恩深。倡和情隔。貞操之女。不肯以姓氏再見於人。依父母以終身。完不字之

關訓新編

卷四

三

高節庶情禮之宜乎。不然則行總麻之服於家。服終之後。仍字於人。亦未爲傷於義也。若絕裾而行毀容而出。吾終以張雨爲知本矣。余友寧波萬公。擇言其遠祖全爲祖文遺腹子。文死時年二十二歲。文姊義頤與文妻吳恭入撫之。義頤終身不嫁。與吳恭人共持門戶。嗣以得延嗚呼若義頤者。不惟有功於全。弁大有功於吳恭人矣。豈不可爲法於天下哉。

薛女 爲弟遲嫁

薛女年已及笄。適父母淪亡。二弟幼孤。謀者議已之婚。則辭之。爲二弟娶畢。乃定禮。而適倪氏。將適之時。集親衆焚香告天。驗已所得粧奩。以明不欺。旣適之後。敬夫育子。創業收墳。家道日隆。倪氏科第綿遠。曰此祖母之澤也。薛氏子孫隆盛。曰此祖母之義也。一人而造兩姓偉矣。

人家長姑長姊。見子弟幼孤。而能不嫁以撫之。與少年嫠婦又不同。以其素嫻家中事務也。張雨萬

關訓新編

卷四

三

義頤撫孤不嫁。薛氏女爲弟娶而後嫁。其中事局各有不同。未可懸斷。要皆合于大義者也。大概此等事。總以撫孤爲主。撫孤有成。更無他慮。何妨於嫁。撫孤已成。猶有他慮。或孤成而已將老。又何必更嫁。人亦適于義而已。何必同。

姚廣孝姊明

姚廣孝助文皇靖難之後，爲太子少師，終身不蓄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廣孝有姊，初嘗戒之曰：「汝旣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預靖難，姊歎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及文皇命往蘇湖賑濟，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卽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再見。

朝朝新編

卷四

古

靖難之師，忠臣義士之受禍者，其慘極矣。其源皆廣孝發之。其姊間人言藉藉，必悲痛於心，知成祖慘刻，不敢明言。廣孝之非，但以數言示意耳。此義婦也。亦智婦也。若庸愚之徒，不過侈其弟之榮貴，固不足道。脫大發忌諱之論，不又爲身家累耶？他日復欲求見姊，姊曰：「吾弟行差路頭，今亦悔否？」廣孝曰：「固然。」第天命有在，不得不爾。姊不答。此處畧露心事，隨不答，妙甚。

廣孝曰：「姊老矣，又家無恒產，可遣子與我俱北，當令

爲一官，所入常俸，差足供饘粥耳。」姊曰：「和尚且休老身止此一子，不要叫他做反事，卽家貧餓死，吾固甘之矣。」廣孝慚，不復言。

做反事三字甚妙。他胃中一肚皮不合時宜，說不出爲可恨，聊以做反事三字發之。此無異金川門一勸古之夷齊也。

朝朝新編

卷四

三

閩訓新編卷五目次

婦道

冀缺妻

老萊子妻

黔婁妻

高行

御妻

王夫人

孟光

桓少君

王霸妻

羊樂子妻

許升妻

孫棘妻

孫神妻

潘炎妻

閩訓新編

卷五

目次

十

牢氏

周迪妻

盛吉妻

王凝妻

陳堂前

王氏婦

習夫人

王藻妻

賀織女

陳去華

解禎亮妻

翟軾妻

汪芳妻

劉夫人

屠夫人

王太守婦

史氏女

和州民婦

長山烈婦

閩訓新編

卷五

目次

二



閨訓新編卷之五

錢塘秦雲爽定叟氏輯著

崑山徐樹屏敬思氏較定

婦道

人有五倫世衰道微五倫幾絕似乎惟夫婦之倫在焉於父母多孝衰於妻子於君臣惟全軀保妻子於兄弟尤惟婦言是聽者也於朋友又人各顧其私者也今人畢一生之才智事婦而已而婦也亦儼然坐大以爲應受其夫之事者

閨訓新編

卷五

一

也稍不稱意則誅求無已焉嗟乎習俗如此欲世之不足居上而首居下得乎民之秉彝寧缺婦德余欲世之婦女知相夫之道全五倫之美而不至使人指有婦爲敗倫之首也雖然爲人夫者寧可覽之而全無憬悟哉集婦道

冀缺妻周

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儘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其妻儘之敬何以官其夫以冀缺能使其妻敬美刑于之化也今婦多不敬其夫雖婦不知禮大半有取侮之道焉不可不知也

閨訓新編

卷五

二

老萊子妻 周

老萊子因世亂避居耕于蒙山之陽。楚王駕至門。萊子方織布。王曰。守國之政。頗煩先生。萊子曰。諾。其妻樵。還曰。是何車迹之多也。萊子答以故。妻曰。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鉄鉞。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居亂世而爲人所制。能無患乎。老萊子乃與妻終隱。

訓新編

卷五

三

士爲人制。難自伸其志矣。亂世而爲人制。尤有制。非所制。大喪生。平處。千古。人豪于此。飲泣者。何限。老萊之妻。眼出於頂。

黔婁妻 周

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吊之。其妻出戶。曾子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塹。席藁。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先生以不斜之故。故能至於此生。時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諡。其妻曰。以康爲諡。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養。死不得榮。何樂於此。而諡爲康乎。其妻曰。昔君嘗授先生以政。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粟三千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其諡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訓新編

卷五

四

婦人苦在不知名義。遇不知名義之妻。而有授政。賜粟之事。推而不受。適足增其交謫而已。黔婁之妻。安黔婁之高風。發不足之正論。豈止識超實有。心得黔婁。有是妻。終身得養。亦應諡爲康矣。

千古英雄。因耐不得婦人小子閒氣。而敗節失身者。不一而足。此雖其人之量窄少養。亦見內助之關係不小。處士之妻。糠覈終身。不聞反目。其人未易輕也。使樂天知命。薄視富貴之念。畧有芥蒂。安能作此寂寂哉。

高行周

高行。梁之寡婦也。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早死不嫁。梁貴人爭欲娶之。不可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妾養其幼孤。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若忘死而趨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于是相以報王尊其號曰高行。

嫁則害義。死則傷恩。割鼻之法。最妙。婦人色美。真是不幸事。古諺云。醜婦良家寶。余今益云。面醜身之寶。古今爲美色而受累者。何可勝計。高行不美。亦復何須割鼻也。或曰。婦人本不美。而飾爲美。又惟恐人不知其美者。比比是也。此其故何歟。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此聖經也不美而飾爲美。惟恐人不知其美。其心固難問也。雖然。此風相成已久。亦由爲父者未嘗有以教之爲夫者。惟恐無以佐之。致終身不知婦人之可貴在德。而不在色。以至於此。亦可哀也已。

御妻周

晏子將出。其御之妻。從門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曰。何故。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志氣。恂恂自下。今子爲人御耳。然子之意。揚揚若自足者。其夫謝過。乃深自責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怪而問之。具以實對。晏子曰。賢哉。御妻。乃能排夫子而改其行也。遂薦爲大夫。顯其妻爲命婦。

今人莫不喜貴而惡賤。乃貴賤皆出于已。而不知

蘭訓新編

卷五

七

恂恂自下。常若不足。貴相也。意氣揚揚。賤相也。大率愈貴者。則愈恂恂自下。若貴而意氣揚揚。貴中帶賤。其貴必不大也。愈賤者。則愈揚揚自足。雖賤而稍知自下。賤中帶貴。其賤必不甚也。或問賤者之揚揚自足。其故可得聞乎。曰。只是器小。器小則易盈。不覺有揚揚之狀。福祿何處可加。恂恂自下。只是不滿。此理極易見。人自不察。

或曰。余見人之得志者。則意氣揚揚。不得志。則消阻憂鬱。天下賤人多。而揚揚者少。今以爲愈賤者。

則愈揚揚。亦未得其真歟。曰。賤人多。而揚揚者少。

不得志也。稍得志。即揚揚矣。此其所以可賤也。晏

子可謂得志矣。晏子不自以爲足。故功名日顯。晏

子之御。不可謂得志也。而願已自足。所以不覺揚

揚。常細而察之。豈必如晏子之御。而後揚揚哉。贊

贊之子。得一食。而神色飛揚。弁鄙之夫。獲鎬銖。而

喜動顏色。乞丐之首。傲睨羣徒。牧豎之魁。藐視流

輩。大抵屈伏之時。闕然消阻。稍有憑藉。立現矜張。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蘭訓新編

卷五

八

晏子之御妻。真可爲命婦也。或曰。但不知爲命婦之後。能不自足否。曰。未可知也。然彼識晏子之自下爲賢。或不致反其所爲。世事如棋局。今之命婦。常有復求爲御妻。而不可得者。亦無輕于自足哉。或曰。晏子之御。因謙遜而榮。自此御晏子者。必大謙遜矣。曰。如此。則見賢思齊。不足異矣。以此事爲談柄。則有之。此人才之所以難也。

王夫人漢

王良字仲子爲漢司徒鮑恢常過其家良妻布素良柴從田間來恢問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曰妾是也恢乃下拜嘆息而還

世間高士賢配躬事樵薪親操井臼者多矣三公夫人布素曳柴身在畎畝未之聞也世有好名之徒有意爲之此係粹然事出不意深足欽仰耳

古人祿厚身爲大吏稍事節儉足以蔭庇九族如晏子爲相待以舉火者三百家是也漢祿猶厚太

關訓新編

卷五

九

守號二千石王良爲司徒祿可知矣明制官一品不過千石尚有折鉢等例不得全入由進士出身者自七品始一歲所得不過四五十金士人居官但食俸糧不過與士庶人終歲所入等耳若有志之士不肯違道犯法干先王之誅爲子孫之累者未曾得志之時先要與妻子講得此理明白庶幾妻子不作妄想腳踏實地其爲得力不小不然婦女原無知識一說做官便可搬金掘藏奢侈驕縱之念橫于胸中致其丈夫櫻現在之禍種日後之

毒家破身亡因榮得辱者往往而有良可痛也爲婦人者當時思王良之妻爲人夫者亦無愧于王良也哉

關訓新編

卷五

十

孟光 漢

孟光體肥而黑力能舉臼德行甚循擇對不嫁梁鴻以高節不妄娶聞孟氏賢求婚許之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光問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相與偕隱今若衣綺繡傳黛壘非鴻所願也光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粗衣椎髻而前鴻喜曰此真吾妻也字之曰德曜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光每進食于鴻必舉案齊眉不敢仰視其敬如此

按本傳鴻聞光之風而求聘光亦慕鴻之名而願

國朝新編

卷五

十一

嫁者也凡人各有一個志向一生高下全分在志向之高下婦人之貧困者志在衣食富貴者志在遊遊嬾惰者志在安逸競氣者志在榮華知慕賢人高節之士此千古所少也光盛飾入門衣繡傳粉未離庸常之見全虧擇對不嫁志慕梁鴻一種高超之識事鴻之後自然日見鴻之可敬有不覺舉案齊眉不敢仰視者矣舉世男子如梁鴻之賢者亦少舉世婦人不出四者之見原無慕賢之心有何知賢之處卽有梁鴻不知敬畏何足怪哉孟

光梁鴻之知己也世之推婦德者首推孟光宜矣然則慕孟光者可不自問己之志向果何如乎夫婦之道當始終相敬夫當取重于婦婦不可取輕于夫而初婚之始尤宜加意近日無知之徒于初婚之時習爲巫蠱之法夫家教厭婦之方婦家教制夫之術致生猜嫌導以反目愚亦甚矣試看德曜初婚恭謹如此此爲婦之則也流聲千古夫豈幸歟

國朝新編

卷五

十一



桓少君 漢

桓少君。鮑宣妻也。宣嘗就其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侍執巾櫛。既奉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乃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即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爾之。

按宣後爲司隸校尉。其孫昱嘗問少君曰。太夫人

閩訓新編

卷五

三

寧復記挽鹿車時否。答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敢忘乎。夫鮑宣學已成名。雖居貧約。世挽鹿車還鄉里。大是佳事。未可以危亡比也。少君生長富貴。處事勤劬。或有難堪。不覺見于言辭。乎。然卽其奉命惟謹。可謂順承母違得婦道之正者矣。

奇宣之清苦而妻之。是不計聘資者矣。裝送甚盛而不悅。是不望奩儀者矣。鮑宣翁婿真今日翁婿之良藥哉。男女嫁娶一家爲女。託終身一家爲男。

承宗祀。此是何等大事。今悉變爲市道。女家不擇婿。男家不擇婦。女家論聘金。男家論賄贈。以買賣交易之風行宜室宜家之禮。未結褵而忿爭已親。迎而仇怨。吾不意人心之盡一至於此也。卒之相尚以利配合。多不得宜家道之壤。多從此出。齊家者慎之。

德曜少君彪炳千古。亦由所配得人。不然。良媛淑女。湮沒無聞者多矣。然婦人吝財喜富。千古如一。兩人皆富家女。大有資裝。乃皆視金帛如敝屣。就

閩訓新編

卷五

四

綦縞如宿粧。此種高致。曠懷應亦超然千古也。

王霸妻 漢

王霸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初霸與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于方耕。聞客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久臥不起。妻怪之。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思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風志。

南訓新編

卷五

主

而。意見女子乎。霸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隱不出。霸妻自高于霸。不然。所謂愧容與久臥不起。皆其妻爲之矣。霸後卒登顯仕。亦由于此念哉。然士人無論隱顯。課于讀書是第一。急務若顯達而不知讀書。則惟知縱欲。習尚浮華。隱處而不知讀書。則見聞卑下。畏慕富貴。皆勢所必至也。王霸少立清節。不能訓子帶經而鋤。至使見客沮作不能仰視。無識甚矣。霸妻言論雖高。亦不知此義。霸即賢于子伯。伊子何與焉。

樂羊子妻 漢

後漢樂羊子得遺金。妻曰。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奈何拾遺以汙行乎。羊子乃捐其金。遊學一年。來歸。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斷機而言曰。此織生于蠶繭。成于機杼。一絲之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疋。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前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也。羊子感其言。復往終業。五年不返。學成名。就妻紡績以養姑。衆

南訓新編

卷五

夫

饋羊子。常有他舍雞。謬入園。姑殺而烹之。妻對雞不食。而泣。姑怪問故。對曰。自傷家貧。不能備物。使食有他肉耳。姑遂棄而不食。後有盜欲犯其妻。先執其姑。妻操刀而出。盜曰。汝從我。可全姑命。不從。則殺之。妻仰天長嘆。自刎而死。盜釋姑去。太守聞而禮葬之。嘗讀東漢列女傳。如桓孟諸人。可謂賢矣。未如樂羊子妻之歷歷可頌者也。乃竟不得其死。悲夫。雖然。觀其一生言動。準禮原。不以世之福澤爲榮。今復就義而死。是不可謂不得其死也。又何憾乎。



或曰。舉羊拾遺。其妻規之。姑攘鄰雞。何不遠諫。對肉而泣。何也。余曰。夫與姑。不可一例。視姑攘雞之時。婦或在。或不在。見與不見。俱未可知。此俱未可懸斷也。大抵最下一等人。姑攘雞。欣然共食矣。其次。則不食。惟知懟姑而已。不肯自引咎也。老者非肉不飽。此事原應人子供養。使人子能供養。日有肥甘。生無竊疾。何至攘雞。今致老年人不能自忍其口腹。而至于懷雞。此情其何以堪。此罪其何以逭。言念及此。安能不聲淚俱下乎。此仁人孝婦深

衷須深味之也。觀其對姑數語。惻然動人。姑之棄而不食。是見他形容言語。深有感慨。非尚氣不食也。由此觀之。世之父母舅姑。所行或有不義爲人子與婦者。固不可順其親。當循樂羊子妻之義。深自傷痛。無薄視其親而居然自足。庶幾不失子與婦之義。亦或有補于萬一也哉。

呂氏漢

呂氏許升妻。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呂勤業。志數勸升修學。每有未善。輒泣涕進規。呂父惡升。呼女改嫁。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近世子弟。從父母之言。不如從妻之言。所以男子婚後。每有一番變易。所苦女子又多失教。不能相夫之善。長夫之惡者多矣。世之女子。須知丈夫爲終身所托。關係匪輕。所遇果君子也。當敬而勿違。如不幸而遇許升。毋忘升妻之行哉。

孫棘妻 劉宋

孫棘彭城人。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當刑。棘自詣郡。陳已爲家長。令弟不行。罪在已。薩又辭。自引兄弟爭死。棘妻許氏語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二親臨終。以小郎囑君。今竟未娶。家道未立。君已有三子。死復何恨。太守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之。

或曰。孫薩應充行。後期之罪。應薩當之。孫棘之事。不過因愛弟一念。而思代之耳。婦人以夫爲天。身

南朝新編

卷五

九

可代夫則爲之。勸其夫死可乎。曰。今人于禍患。苟可委于兄弟。則爲之。況本非孫棘之事乎。吾子所言。人人能行之者也。孫棘之事。世之爲兄者。不能爲。孫棘之妻。世之爲嫂者。不能爲。此當日所以特原余之。所以欲置而不能已。而非爲其事。果出于中庸也。嗟乎。人能以許氏之心爲心。則閭閻之事寡矣。

鄭獻英 齊

劉楷爲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聞于南土者。同行儉使羽林監垣曇深。隨楷。未至交州而卒。曇深妻鄭獻英。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織紡。飭無親援。年既盛美。甚有容德。自厲冰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粗畢。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婦婦所濟。遂不許。英曰。垣氏羈冤不返。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爲之送。于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

南朝新編

卷五

十

葬畢。乃曰。可以不見先姑矣。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獻英隨楷之鎮。垣爲劉死。劉方居官。豈憂衣食所難者。宦途有難測之期。獻英係女流之輩。去家萬里。心憚遠行。荏苒歲月。旅櫬孱孤。遂有不可問耳。獻英決志還鄉。死生俱各得所。此其識斷非常人。可望此等人持身之正。又不須言矣。

陳氏 北魏

孫神妻陳氏河北郡人也神當遠戍主吏配在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爲國征戍道路遠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姪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許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樁柩至陳望而哀慟一哭而卒文帝詔表其閭

避患難趨安樂人之情也顧其所親不顧其所疏亦人之情也遠戍近死人誰不知有姪願代人誰不喜陳氏能以義匡其夫可謂無求生以害仁其

南朝新編

卷五

三

平日之進退不苟亦可見矣望柩一慟而死豈薄于夫婦者哉成仁取義不過是矣

婦人于父母則關天性于夫則有恩情所以孝義之行今古不乏至于子姪則天性無關恩情亦隔視爲疏遠十人而九高義之事常罕觀焉不待此也子姪之父爲伯叔未免因財帛而多紛爭子姪之母爲妯娌未免因語言而致辨訟家庭之際日積月增視爲疏遠猶其淺也此只緣所見不遠大耳子孫之計全在宗族宗族凋零子孫無倚五服

之制兄弟最重喪子服期年喪嫡姪亦服期年兄

弟之子猶子也人視舅姑之子與孫則分門立戶各爲一區已之子孫雖二子視猶一子也二子各生兩子則爲四孫雖四孫視猶一子也進而十子百孫亦視猶一子也人以舅姑之心視子姪亦何至于疏遠乎或曰子孫舅姑之所生也故十百亦視之如一人子姪非我之所生也我安能視之如一人曰吾且勿言舅姑而言天下人之情假如一人生十子十子各無異心彼此相愛此一家有不

南朝新編

卷五

三

大興此一人有不樂者乎曰無有也曰假如十子復生百孫子孫各無異心彼此相愛此一家有不樂此一人有不樂者乎曰更無有也曰假如人生二子二子各不相顧戀或生仇隙二子生四孫愈不相顧戀但生仇隙其家有不敗其人猶大樂乎曰無有也曰天下人之情卽已之情亦卽舅姑之情也已之子孫則願其各無異心彼此相愛舅姑之子孫如何不令之各無異心彼此相愛已視舅姑之子孫而不相顧戀或生仇隙如何能

令已之子孫各無異心。彼此相愛如此。則在事舅姑之日。舅姑必不樂而家必敗。已爲舅姑之日。已亦必不樂而家必敗。何如以舅姑之心視子姪。雖十百視之。如一子孫。從而效尤以親九族一家從此大興已。亦有大樂乎。或曰。人亦孰不願做好人。但恐我視子姪甚親近。子姪之父母未必視我之子女亦親近。所以人多疎遠耳。曰。此語人皆云然。卽子姪之父母亦未必不云然。然則此好人究該誰人做起也。以余論之。好人只是有志者爲之從。

訓新編

卷五

重

無約伴爲之者也。或曰。是則然矣。然吾子既以兄弟之子爲猶子。則孫神遠戌姪願代行亦其分也。陳氏如何不以爲然。而必令其夫之親行乎。曰。姪代叔戌無不可也。君子與人要在克已。人有患難而已排之可也。已有患難而人受之于汝安乎。況姪而稱孤父已亡矣。兄之心寧不愛其子。令之代戌是無兄也。設已有子而兄令之代戌已之心以爲然乎。否乎。不顧義理惟便已私。此小人之心。非君子之所取也。世之小人平日無一毫恩義。

以及懿親有事。則外假名教以相督責。此宗族之所以解體也。

余嘗謂人無子則無埋骨之墟。此千真萬真事。宗族之所以不可不聯絡。此亦其一端。至親房子姪原與子不遠。尤當撫恤。今世愚人。多不加意本宗。至于親房尤多吳越。大可笑也。

世有夫死遺腹。繼而生女。恐宗族爭其家財。而以女易他人子爲子者。是自絕其宗。復流離其女也。宗雖疎遠。猶是本支。女難承祧。親生骨肉。賊恩害。

訓新編

卷五

重

義何以爲人。至事久必露。典訟破家。又不必論矣。一念不明。召禍無窮。人可不知義理乎。

潘炎妻唐

侍郎潘炎。德宗朝。恩渥極異。有京兆謁見。不得賂。聞人三百緡。夫人劉氏聞之。謂公曰。爲人臣。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緡。其危可知矣。遂勸炎避位。

世人無知。見人尊畏之。則喜。見人尊畏其僕隸。則尤喜。以爲我之僕隸。猶出其上也。豪門著頭。視知此意。倚勢橫行。稍不遂意。動言某人怠慢。不是怠慢。小人們正是怠慢上人。而所謂上人者。聽其虛辭。遽生忿怒。因而生。勢所可加。則加之。以勢勢。

南朝新編

卷五

五

未可用。則見之于辭。召怨賈禍。不一而足。不知奴隸之言。何可盡信。親友卽卑使之。屈辱于我之奴隸。如已受之。寧不忿恨。尚可移怒于親友乎。閹人要賂。竟成習俗。然至三百緡。其薰灼亦甚矣。然惟劉夫人知其危。他人正泰然時也。

牢氏唐

鍾允章爲中書舍人。性吝。歲獲賜資甚厚。故人無丐澤者。妻牢氏語之曰。妾昔事君子家。無金帛烹茶作粥。止用一銚。尚優接窮交。今蓄財如山。而風雨故人。不沾涓流。獨不念分烟者衆耶。因出銚示之。

允章之吝。畏復用此銚也。牢夫人欲分惠于人。反在用此銚時。人之見解。固不可同日語耶。獨念允章貧時。優接窮交。富後。人無丐澤。豈昔固僞爲抑貧。富不同性。亦爲異耶。牢夫人富貴不忘貧賤。居

南朝新編

卷五

五

富貴而念人貧賤。此載福之器也。

五倫中父子兄弟。皆是天生。惟朋友一倫。可以自擇。深之爲道德功業。淺之爲物理人情。待一二高明之友。爲之指示。其一生受益如舟之有舵。車之有輔。爲功不淺。每見人家婦人。不能以丈夫之心爲心。夫有密友。意多嫌之。蓋亦有故。切磋。則房幃遠。一也。議論多。則忌諱觸。二也。陰性多。客喜受而不喜施。若夫富而友貧。則但有予而無取。大不願也。陰性多。疑有倡隨。豈無反目若踰時而不解。

或揣中某友之蜚語尤痛心也。以此雖金石之交。生死之契。不賢之婦。小則以酒食酬應之際。慢易怠忽。俾之不能容身。大則于言行交關之處。而爲有使之無。以自白。豈知爲君必須擇賢臣。爲人不可無賢友。周之文王。稱太公爲尚父。齊之桓公。以管仲爲仲父。况常人乎。凡人一生無嚴師畏友。而克大有成就者。未之有也。婦人能知此義。居常勸夫親師取友。立意相夫。尊師敬友。便超庸婦萬萬矣。常味雜佩以贈雜佩。以報之詩。通計古人中。惟長孫皇后之于魏徵。庶可當此語。若牢夫人之于鍾允章。亦可謂有丈夫氣者也。

南訓新編

卷五

五

周迪妻 唐

周迪洪州人。迪以賈携妻之江都。會畢師鐸亂。掠賣人以食。迪饑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死。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以奉迪。迪至城門。守者詰其從來。迪哭以告。不信。同迪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案矣。迪聚餘體歸。塋之。

有此人。不可不使後世知。然亦何忍讀竟也。唐末江都之亂。古今所少。周迪妻雖自賣。未知迪能還。

南訓新編

卷五

五

洪州與否。讀此書者。須知生在世間。未必不遇此時。今日所處。無往不是。天上也。雖然。迪妻瀕死。不忘舅姑。迪感其義。猶在可從。若不爾者。與妻同死。亦是情理所宜。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元時劉翠哥事。亦類此。

盛吉妻

盛吉字君達爲廷尉。審獄無冤。滯每歲決囚。持筆垂泣。妻亦泣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濫。及人罪。禍延子孫。視事二十年。天下稱其平恕。五子皆仕州郡。

如此婦人。便是會得做夫人者矣。此等夫人。決非以錦繡珠玉。駢香淫佚爲主者也。何也。以其恐濫及人罪。禍延子孫。那得錦繡珠玉而駢香淫佚也。余初娶婦時。卽語婦曰。汝勿望我做官。我做官不過亦如今日。要我用一夾棍。換一珍珠。問一罪名。

關訓新編

卷五

妻

覓一金釧。此必不能。今之做官人家。妻子首飾。唯燦我看來。都是冤冤結聚。那得不禍延子孫。

王凝妻李氏 五代

王凝家青齊之間。爲號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遺一子。而疑之不許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汙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廷。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

關訓新編

卷五

罕

或問李氏以一貧苦婦人。長途跋涉。安能事事如閨門。閨內閨外之別。授受不親之儀。而于此一牽連。斷其臂乎。余曰。嗚呼。爾蹴爾寧死不受。未寧死不受之人。平日亦未必事事合義也。有所感激。真心忽見。則舍生取義。有如此人之異于禽獸。全在此。爾世人但知利害。不知是非。但知貪生。不知取義。行同禽獸。恬不知耻。而世界大不可爲矣。歐陽公于李氏一事。特表于馮道列傳之前。其寄慨亦深矣哉。

元將周术忽官平陽。偶以使事在上黨。金攻平陽。破之下。令官屬妻子敢匿者死。术忽妻崔氏抱幼子以詭計求免于將。將使軍吏書其臂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賂吏。使書之。紙吏曰。吾知汝誠賢婦。然令不敢違。令崔氏自揄袖懸筆而書焉。可見婦人雖造次顛沛。不可失經。余幼時適當亂離。隨父母竄伏東鄉。忽一日訛言兵至。競趨舟。先母陳孺人不能登舟。時遠甚舟。子欲以手援母。母不可卒。踊身而上。先君曰。舍卒時人之所難。汝其識之。嗟乎。守身之道不當如是耶。

南訓新編

卷五

三

陳堂前 宋

陳堂前。漢州雒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為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僅一子。舅姑無生事。堂前斂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爾今已無可奈何。婦願幹蠱如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日綱。日猷。咸篤學。有聞。初堂前歸陳。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及笄。以厚禮嫁。舅姑公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新色。至五年。妹所得財。為夫所罄。乃歸。傷堂前為買田置產。無育諸甥。無異已子。親屬有貧。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虛百數。有故家甘氏。貧而質其季女于酒家。堂前出金贖之。俾有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隆九年。詔旌表其門閭云。

舅老夫公。能自贍給人。如此堂前。雖才平其家業。必可觀者矣。少婦持家。豈足易事。然余觀才婦。間



亦有之。余所敬仰堂前者。在夫妹之。恩。恩。恩。而。又。盡。遺。舅。姑。之。所有。夫。妹。已。盡。耗。所有。而。又。買。田。置。產。以。撫。諸。甥。也。夫。姑。嫂。之。間。最。難。相。下。然。嫂。之。所。畏。者。惟。舅。姑。在。耳。姑。由。我。遣。且。由。我。長。則。居。然。以。母。自。居。夫。死。子。在。舅。姑。已。誰。敢。以。家。業。言。者。此。時。小。有。贈。遺。已。自。出。于。望。外。而。堂。前。能。盡。遺。室。中。之。所有。已。之。所。謀。惟。願。其。成。人。之。所。營。多。樂。其。敗。此。庸。人。之。情。也。况。取。我。之。所有。尤。多。喜。其。覆。亡。以。命。運。之。高。卑。議。從。前。之。要。挾。此。其。時。矣。而。堂。前。

知。爲。于。至。親。則。人。之。傳。頌。倍。于。豪。舉。一。家。孝。友。相。率。成。風。于。我。子。孫。尚。亦。有。利。哉。或。問。堂。前。以。一。女。子。致。名。實。俱。隆。如。此。其。故。可。得。而。推。歟。余。曰。傳。中。所。不。載。者。不。可。推。也。傳。中。所。載。者。如。子。稍。長。卽。延。名。儒。訓。導。二。孤。孫。咸。篤。學。有。聞。此。是。根。本。所。在。也。蓋。人。家。子。孫。不。肖。已。敗。之。家。必。不。能。興。極。盛。之。家。勢。亦。必。敗。自。然。之。理。也。堂。前。着。意。在。教。子。孫。學。業。得。領。名。實。俱。隆。不。足。異。也。然。有。餘。之。家。禍。多。起。于。蕭。牆。堂。前。不。安。頓。小。姑。撫。恤。諸。甥。安。知。姑。哲。之。不。爲。禍。首。諸。甥。之。不。爲。盜。賊。乎。買。田。置。產。相。安。之。道。人。已。兼。利。者。也。周。給。親。族。儒。業。著。聞。教。養。兼。行。得。王。政。之。要。此。女。大。才。小。用。之。耳。人。家。典。廢。全。看。子。孫。賢。愚。子。孫。因。須。自。教。要。緊。却。全。在。師。傳。婦。人。知。敬。重。師。傳。尤。是。第。一。正。務。益。男。子。只。管。得。一。個。大。概。起。居。飲。食。督。責。僮。僕。使。無。怠。荒。閑。罪。師。長。全。在。婦。人。嘗。見。人。家。丈。夫。極。敬。禮。先。生。婦。人。却。全。不。照。料。以。致。席。不。暖。煖。孩。子。以。母。旁。爲。道。途。之。處。母。性。嚴。明。便。無。規。避。之。方。教。自。易。施。

有等人家。丈夫極重望兒子。婦人却一味姑息。以致杆格便化。兩者俱無成功。余有一友。係農家子。其母每於先生初進館時。必預織綿紬一疋。自送先生。云願先生加意教訓兒子。其子後卒登第。此母平日待先生可知。一友訓一頑徒。大用夏楚。其性稍馴。此徒忽病。病痊進館。主婦預使人白曰。主母拜上。相公。寧可大叔不識一字。要相公免打。其子竟不通終身。此一事。余所目擊。陳堂前之孤孫。而為學有聞。其用意必非苟然矣。

閨訓新編

卷五

重

徐敬思曰。有國者須豫教太子。有家者須訓導子孫。以興亡成敗之所關。終身莫大之事也。近見人家請先生。則極其京薄。而教歌兒舞女之徒。則供給極其盛。饋儀極其隆。是視子孫不如歌兒舞女也。亦惑之甚矣。余曰。人之能教歌兒舞女者。必富貴之家也。人家之請先生者。不必盡富貴之家也。不必盡富貴之家。則束脯餽羞。不能盡厚。人因相視為例。即富貴之家。亦以為先生之束脯。膳羞。原不必盡厚者也。于是乎富貴之家。亦不盡厚而不

盡富貴之家。益相視為例。而先生之束脯。膳羞。于是乎但有京薄而無豐厚矣。教歌僅舞女。必富貴之家。則其人之志趣。原在奢侈一路。行侈奢之事。而為寒儉之習。不幾為此輩所笑乎。天下蕩心逸志之事。無過于聲色。天下卑汗無耻之態。無過于聲色。之徒。富貴之人。入驕奢淫逸之場。遇卑汗無耻之輩。即有吝惜。或在他途。于此輩之供給。必隆。饋遺必盛。亦勢所必至也。或曰。如吾子之言。則世之輕子孫而重歌兒舞女。亦不足怪矣。何以能救其惑歟。曰。子試思人何以能蓄歌兒舞女乎。曰。富貴也。子試思良人子女。何至鬻為歌兒舞女乎。曰。貧賤也。貧賤之家。未必從來貧賤也。其初未必不蓄歌兒舞女也。不知禮義習為奢淫。家道敗壞。以至子女為歌兒舞女也。蓄歌兒舞女之家。未必從來富貴也。祖宗積德累行。子孫勤苦力學。積厚流光。爾昌爾熾。以至能蓄歌兒舞女也。蓄歌兒舞女。由于積德累行。勤苦力學。然則師傳之尊。尊隆而不當京薄可知矣。重歌兒舞女。竟使子孫不知禮

閨訓新編

卷五

三

義習爲者淫。或至流爲歌兒舞女。則教歌兒舞女之徒。不惟不當厚當屏之。遠方而訓子孫當視之若蛇蝎。可知矣。其惑不可以解。歟。或曰。人有欲隆其師而力不從心。奈何。曰。師不可泛從也。得師而事之力之所及。不可不勉也。今人多不以延師爲莫大之事。雖力之可及。而亦不勉。而子孫亦鮮克有成。吾所以深歎于陳堂前也。

王氏婦 宋

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汙。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已。婦給曰。夫在仇讎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弁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卽之。婦拒且罵曰。斫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實歸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其妻曰。我死後生某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事奇類不經。然不可謂非情之所有也。此婦能籌變事。則常事可知。能籌死事。則生事可知。能籌隱世事。則現在事可知。其志氣之清明澄徹。顯然可想。

習夫人

丹陽守李衡每欲治家妻習氏輒不聽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貧方佳耳

富貴二字。截然原是兩途。商賈趨富。士人趨貴。貴則道行原以利天下。濟生民爲主。商賈則志衣食利身家。先王重士而輕商賈。蓋爲是也。今世士人全不知此義。汲汲求貴。亦不過志衣食利身家而已。是有士之名。爲商賈之實也。未嘗不薄視商賈。不過挾貴勢以凌富人。豈知自重之實哉。是以充挾貴之習。竟至同于盜賊。而遠不如商賈。嗚呼。哀哉。李衡每欲治家。此商賈之習也。賴習夫人不聽。嗚呼。充衡治家之念。取之不義。安知不爲盜賊哉。習夫人雖不解利天下濟生民之說。然知重德義以貴而能貧爲佳。此脩然之致。猶堪爲士人妻。免爲商人婦矣。

謝新編

卷五

无

王藻妻

王藻。潼州人。爲府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其竊獄所得。因遣婢覘。踏十餘及歸。給云。送十三。竊。藻怒。婢竊蹄。酷掠之。不勝痛。誣服。遂杖逐之。妻曰。君日持錢歸。我是鍛鍊成獄。姑以婢事試汝。夫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各棄。瞿然大悟。卽罄所有施散。不復爲吏。

婦人能勸丈夫行方便。積陰德者有之。能設法開悟丈夫者。寡矣。婦誠智矣哉。但婢誣服後。卽可明

謝新編

卷五

无

告復聽其杖逐。此婢不亦苦乎。富後必貧。貴後必賤。此是定理。卽非不義富貴亦如此。況不義者乎。愚下之人。皆爭目前。不能見遠。行兇詐害。無所不爲。徒種冤孽。受慘報而已。昔有一獄吏。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曰。君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如何。其夫感悟。自此留意獄訟。此婦本妓女。未有所生。一夕夢神人。錫以子。後生子登第。吏胥一途。能行善功德。倍人所謂公門中好修行是也。若此獄吏婦。豈非遠見而獲實

益者耶。然習染最惡。畧有氣味。便壞生平。王藻拂衣未爲失策也。

賀織女

賀氏。兖州人。其夫負擔典販。每一出。數年方歸。歸數日復出。不以一錢濟其家。所得刀錐之利。別于他處。養小妻。賀知之。每夫歸。但欣然承奉。飲食澂濯。必盡其力。未嘗露聲色。言及小妻。及于飲食。其夫自有慚負。反以非禮遇之。婦亦不之懟。姑老且病。婦傭織以資之。所得傭值。悉以奉姑。已則饑寒不恤。姑又不慈。時肆凌虐。婦益加恭順。雖閨室無人之所。亦無怨歎。里人謂之賀織女。莫不頌其賢孝云。

語云。爲人莫作婦人身。一生苦樂由他人。至哉言乎。蓋男子患無才德。果有才德。可自見于世。卽無大遇合。猶可盡一己才德之所及。以表見昭著。屈伸窮達。未可擬議。一日未死。一日不可量也。婦人懷才抱德。嫁一庸劣之夫。終身困頓。何日可伸。若賀織女者。雖千古後。猶堪爲之揮涕也。或曰。人卽不肖。外娶小妻。不顧其妻者有矣。何至不顧其母。卽不顧妻與母矣。何至反以非禮遇其婦。余曰。人之賢愚。寧有差等。本心一失。有何限量。不顧其妻。

卽可不顧其母。總一忘恩負義。也不顧其母。卽可以非禮遇其婦。此如疾狗狂噬也。或曰。其夫固喪心人矣。子不養母。婦能養姑。母不慰其子。反凌虐其婦。是又何說。歟。余曰。婦人之性。愛婦不如愛子。愛念既偏。子不能養。愛也。婦卽能養。亦不愛也。或曰。賀織女當如此苦境。何以能自安而不失孝姑。發夫之常矩乎。余曰。賢人心地。與衆人相遠。計賀織女。習中亦惟是曉得義命二字路。逕耳。天下境遇何常。我境困苦。豈無有過于我之苦。同于我之苦者乎。此安命之說也。不幸爲女身。已爲婦人。已爲人妻。姑不慈而我復不孝。是又一姑也。夫不貞而我復不順。是又一夫也。人共謂我何。且不孝不順。天下之大惡也。終身困苦。天也已復徇一大惡之名。可不謂愚乎。此由義之說也。此賀織女之所以自安而不失孝姑敬夫之常矩也。然則賀織女習中。當日本自灑灑落落。未嘗揮涕。後世何必以衆人之見爲之哀。忿揮涕。心中時念之時。加敬禮之而已。

嘗見畧有才貌之女。因嫁劣夫。別生他念。大則兇禍奇殃。小則身敗名裂。始謀不善。從無令終。總由不知天命。以致災復增。災情亦可憐。見殊不達天下大矣。何事不有婦人之義。惟有毋違賀織女之事。當三復也。

陳去華元

陳去華金谿諸生陳其謬妻有才色年二十二隨母避亂鹽塘其謬就醫在外適兵將至鹽塘去華改服蓬首棄簪珥衣服獨持其夫所愛東坡醉翁亭真蹟手卷著懷中與其母舍卒徙鄭家源食時兵呼謀至去華屏不能前得一池去華止謂母曰母疾走無顧我告陳即求我尸於此池可耳置卷池傍而死三日兵去其謬覓尸不得見卷在池傍涸池而尸見焉

貪生畏死人之常情余少更亂離見其受饑寒跋

聞訓新編

卷五

雲

涉流離顛沛之苦實有倍于死者至婦女爲強暴慘辱求死不得名汗身敗不堪回想者更不必言也余聞左良玉兵大掠湖廣良玉一日出師畏兵氣不揚令軍中敢匿者死婦女尸頃刻蔽江而下水幾爲之不流近西南師旋掠賣江西婦女數萬人于蕪湖白下面目無復人狀日死什一二嗚呼何如陳去華之先幾身各無損哉古今亂離如去華之先幾而湮沒不傳者何可勝紀但能如去華雖湮沒不傳死亦無憾已人慎毋但知畏死也

解頑亮妻明

永樂初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帝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有子廣宜妻之廣俯首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帝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數月果生女遂訂盟縉子名頑亮既而縉遭讒死舉家戍邊逾數年母欲令女改適女厲聲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而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况背主違父何用生爲遂入室以刀截耳異議始息仁宗時舉家召還女歸頑亮事姑以孝謹聞

聞訓新編

卷五

雲

先輩嘗云男女訂姻須在十二三歲若年紀太小恐兩家升沉不同嘗有許多不便故指腹割襟之舉最爲惡習解胡之事出于不得不然未可以此爲論然胡家因解戍而欲他適亦大詫異矣廣女此耳之截斷不可少但此傷不泯胡母亦何顏見其婿哉

翟妻趙氏

趙氏翟妻。軾亡時年二十一。無子。依母居。性純靜。寡言笑。行不踰閭。即女夫希見其面。年踰六十。病。家人勸視脉。曰。吾手生平未嘗近人。不藥卒。

此真節婦正規也。今之論節婦者。動云少年無子。只應從死。又以割耳斷指。爲千古美談。余謂勢以無所迫。亦不必斷指割耳。有至親可依。亦何須必死。爲是也。男女之別。于禮最嚴。若至孀居。原同小。雪。今至女夫罕見。老病却醫。其終身之自守。爲何。

關訓新編

卷五

七

如哉。詩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局。容言女爲悅已者容。自君子行役。無主而不爲容也。今世之烈女節婦。靚粧飾。無地不遊。無人不見。姑未究其外行。其心豈可問哉。趙行雖庸。當一思矣。

或曰。孀居寂寥。就爲無告。困苦抑鬱。豈人所堪。趙氏恬懷。是其夙稟。苟難彷彿。或不苛求。亦不欲勿施之道乎。曰。此似是而非之論也。女子之貴賤。惟貞與淫。舉世之好尚。惟色與貨。故慢藏誨盜。冶容。

誨淫。聖人深切言之。教後人之深。于自慎也。孀婦。

係無夫之人。易起人卜度之念。今不自愛重。忘爲未亡。各爲栢舟之操。不畏行露之染。佻達者。安能不伺其二心。旁觀者。安能不輕其素履。夫念慮之易止。在斯須致辱之由。豈盡強暴大率深藏不出。則人自望而肅然。依昵人前。則人多因而起侮。終身荼苦。失足于俄頃之間。半世發居。負疚于清夜之內。其源多起于若趙氏之所行。爲通融之論也。夫節婦之操。原比德于忠臣。堅貞不渝。實致欽于。

關訓新編

卷五

八

神鬼矢志不貳。千古爲昭。一念游移。難對衾影。若已改弦易轍。何須惕慮。警心苟欲生。死無慚。惟有出入以度也。

余因趙氏之性純靜。寡言笑。而有感焉。人毋輕視此二語。此卽幽閑貞靜規模也。或曰。幽閑貞靜。聖德也。豈僅此二語。可以擬之乎。曰。今人高視聖德。而不加實驗。是以不知此二語之妙。夫性純靜一語。已該得幽閑貞靜四字。寡言笑一語。是純靜之實事也。婦人比德于地。地道尚靜。不宜躁動。多言。



今世婦女不知此義多喜高談百罪千惡皆從此出此幽閒貞靜之難所爲推爲聖德也或曰凡人有一口豈能無說男子不禁捫舌女子安能不言立說有偏亦難從順日子亦知婦女不可同于男子之故乎吾輩終日讀書上下古今師弟授受非講不明朋友聚會非辨不晰人情物理地理天文細若牛毛大如川嶽指不可勝屈事不可勝詳所以終日言而不害也卽農夫野老較雨量晴坐買行商推貴測賤僧道考求教典百工辨論精麤無不各有淵源所以終日言而不害也婦女不出戶庭見聞淺狹所知者但親族之長短與比隣之得失而已多言之婦長房之事告之次房趙姓所行報之錢姓未必揚人之美大都稱人之惡長房大房豈能無辭趙姓錢姓自然伸理于是是非蜂起詛冒兼行親戚仇仇鄉黨交惡凡此多言之婦習而不覺其非劣甚者朝開而夕歡堅忍者連旬而蹈故捷捷之狀忽焉迅發前車之戒或慮聲張悄言低語不知所謂之何因搖手叮嚀見其用心之甚

苦辛之傳告之弊仍發于斯須質對之期不逾于早暮方其指天畫地不殊君父之仇及至核實究情多由針芥之細甚者捕風捉影身有子虛以訛傳訛新陳錯雜打入無底之窟長居荆棘之林一婦長舌一方爲之不寧兩女搖唇終歲斷無絕響小則聞聲不息大則人命干連此多言之條所以列于七出寡語之效所以幾于聖女也或曰婦女多言之弊誠如所論矣然今世婦女多喜談論是以本非親戚序及纖微偶爾遭逢尤多傾倒委巷之事鼓舞專精嫗嫗之儔常爲領袖何也曰凡人之性厭故喜新習俗之常誇多闕靡婦女身不踰閫原已日思異聞一朝會集多人尤冀廣哀高論各抒所見神氣飛揚傾聽注目不足異也嫗嫗出入街坊周遊閭里常自侈其廣覽羣婦喜其博綜奉爲圭璋居然領袖亦不足異也然禍敗之由多出于此何也凡人善惡多由聞見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皆善言善行則口之所言亦不期善而善身之所行亦不期善而善矣耳之所聞目

之所見皆惡言惡行。則口之所言。身之所行。亦不期惡而惡矣。今媼嫗所傳。皆里巷無稽之談。穢濁之說。人家婦女喜聞。樂道入于肺腑。豈復有良法美意行于家庭。骨肉動作進退之間乎。婦女好遊。恭院近尼姑。亦是此意。是以齊家之君子。必不許三姑六婆進門。總畏此輩之淺見薄識。妖言詭行。足以蠱惑婦女之心。志潰亂正人之家法。爲可恨也。或曰媼嫗雖來而不聽其說。雖來何害乎。曰媼嫗來而不聽其說。則媼嫗亦不來矣。媼嫗若來。

蘭訓新編

卷五

妻

必非不聽之處也。媼嫗所到之家。必多言。婦人之家。多言之人。好聽新聞。以資談柄。一聞人家是非。不覺洋洋入耳。情性相孚。往來稠密。豈有來而不聽其說之事乎。惟幽閒貞靜之人。不喜與聞他事。此輩望之寡緣。蹤迹纔疎耳。或曰言笑不苟。落落難合。恐非事上接下之道。奈何。曰事上以誠。接下以禮。婦人之常法。不聞以妄有言笑也。妄有言笑之人。取人賤惡。豈可以爲訓乎。女子在家。當識父母教誨之言。出嫁。當識舅姑教誨之言。以相夫教。

子。古人嘉言懿行。知書者當時繙閱。不知書者當時默記。以自淑身心。訓戒子女。此言語之法也。至于別人家長里短。則斷斷不可言。并不可聽。蓋一聽則不能無言。便有許多風波起矣。今之多言者。大率說人之非。試思汝有非而人知之。有不恨乎。汝有非而人言之。汝不尤恨乎。設傳之不真。本無有非。而人以爲非。人以爲言。尤恨之恨者矣。是汝之心。總不欲使人聞過也。汝之心。卽人之心也。今以知人之非。爲喜。以言人之過。爲樂。豈非喪心病。

蘭訓新編

卷五

妻

狂之人乎。凡人議論。必有所爲。此種罪過。詰其根由。不知所爲。不過曰方纔說起。潦口說起。失口說起。偶然說起。好要子說起。聽他們說起。畧畧說起。剛說得一句。剛問得一句。而已。賴得沒影。禍至彌天然。則亦何苦。方纔說起。潦口說起。失口說起。偶然說起。好要子說起。聽他們說起。畧畧說起。剛說得一句。剛問得一句。乎。總是個閒不過而已。夫女人不可閒。一切下流媼嫗之徒。總不必陪奉他。他若閒談。我自作事。他覺沒趣。自然不來。若親族女。

流設或閒談。我只唯唯。不出一言。豈盡痴愚。猶來喋喋。夫聖女爲人歎仰。愚婦爲人賤惡。高下之分。不止千百。所爭只多言與寡言。又無難事。乃必多言。而爲人賤惡。起爭端。受罵詈。致詛咒。成奇禍。豈非真不可救藥之賤種哉。

汪芳妻

汪芳妻劉氏。芳病瘋癱。謀更遣之。劉泣曰。夫貧且疾。妾命也。敢不以死從。日事紡績。以供朝夕。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凡爲人者。皆須知。不止男子也。余看古往今來。由你聰明才智。文武兼全之人。總出不得這個字。所以世上有多少。千伶百俐女人。嫁了奇蠢丈夫。有多少。旋軋轉坤。男人配了。下愚女子。貧富壽夭。禍福得失。變幻顛倒。凡人無可如何。聖賢也無可如何。聖賢高于人。只是識破此。關居易。是命。庸衆人不如聖賢。只是信。不命。遇招是惹。非不知命。裏做定。由你千思萬算。徒然招是惹。非苦者不能爲。樂窮者不能爲。達也。所以諺有。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自做小人。之說。汪芳妻數言。便是知命之言。居易俟命之學。女中君子也。若再嫁一人。未必不病。未必不貧。蓋人只好看眼前。不能保日後也。

世之如汪芳妻而改嫁也。一是眼前受苦。不過。是日後沒結果。三字。足以動之。嘗思結果何定之。

有貴爲卿相之妻。七子八婿。年登大耋而死。此結果也。如汪芳之妻。終身事病夫而死。亦結果也。結果之要。全在不壞此心。如果子不壞核。纔好做。種纔算好。果子若外面看了是個好果子。而中間核已蛀壞。算不得好。結果汪婦一生安貧事病夫。他本心有慊無愧。他結果好過尋常人十倍百倍。而人必憐其沒結果。吾恐世之卿相之妻。七子八婿。年登大耋者。若平日不是有慊無愧。底人吾恐如蛀壞果子外面雖好看。算不得好。結果未可望汪。

開朝新編

卷五

妻

婦也。何況世俗之人。以有兩個兒子。衣衾棺槨齊整。喪祭不缺。便謂之有結果者哉。

劉御史夫人明

劉仁爲御史。內閣楊溥。劉姻戚也。晨暮趨朝。便道造劉。問其子大夏曰。父在否。曰。在道中。母安否。曰。在鄰家磨麪。乃至家中。詣寢室。見牀上惟蒲蓆布被。喜曰。可稱真御史矣。

御史之妻。肯磨麪。賢矣。磨麪向隣家。是家中并磨子。亦無矣。劉公家法如此。其夫人能成其清德如此。忠宣公爲一代名臣。宜哉。

開朝新編

卷五

妻

屠夫人明

屠諭屠漸山。一日欲治家僕。怒甚。僕違遠。求救于夫人。夫人笑命買一大魚。來莫測其旨。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微哂。曰。由水寬養得魚大耳。僕竟以此獲免。

男子以妻爲內助。所謂內助者。不止料理家事。相幫。敎人家之謂也。卽行事未當。性情欠妥之處。苟有所見。皆當盡匡扶之力焉。然男子氣質各有不同。曉得他底氣質。不去拂逆。他才濟得事。那助紂

南蘭新編

卷五

五

爲惡底。不必說起。有等女人。說丈夫底不是。不能相機。觀變全以直言。衝突丈夫性躁。竟如火上添油。愈添愈旺。小事變爲大事。一事變爲兩事。者有矣。是其意非不善。而用意不妥。要成惡。不可不知也。屠夫人知漸山嗜魚。而命買一大魚。便是解怒一法。蓋人偏在怒時。最難是令之稍喜。得稍喜便是解法也。水寬一語。有意無意之間。極妙。蓋此怒之爲漸山過甚。不待言也。

王太守夫人明

嘉興太守王公貽德。居官廉介。陞任將去。夫人好謂曰。數十年共清苦無憾。聞此地產絲。其佳麗者。不過望。但覓一綿紬。製衣何如。公欣然許之。袖銀五錢。簪役持票往取。鋪家詎曰。府公從無票取物。此贗也。役人爭之。鋪家慙之。碎其票。扭至堂。始知是實。叩頭請罪。且曰。以平日從無票取物。故誤犯耳。公嘻曰。汝信得找過今。忽有此宜。其不信釋之。去以紬銀賞役。爲受播也。入內語夫人。且笑曰。今日晦氣。差人打了銀。

南蘭新編

卷五

五

子失了。紬又不買得。夫人亦一笑而止。

此是王太守高風。似與夫人無與。錄入女範。何也。曰。太守高風。非夫人不能成也。世之貪吏。固由自己庸陋。亦由所配。凝頑種毒。召殃無所不至。王夫人爲郡守之妻。而所望止綿紬。綿紬不得。能一笑而止。其淡泊自守。遠于流俗之致。何可易得也。使爲高士之配。寧不與孟桓爭烈哉。

史氏女 明

史女深陽史離之女也。生而端凝。不輕笑語。字宜與。御一龍。將卜期而邵卒。女執哀自矢。喪畢。父母欲嫁之。女曰。父母無子。可留我。以代養。若而欲得婿。恐并失女。毋為後悔也。父不聽。女曰。父母之不吾聽者。未信吾心也。乃對粧束。針刺中心。不改四字于面。母見之。淋瀝而抱哭。頰地。女從容引墨。漬字一畫。未明。朝。之離亦早世。女依母終身。

史女可為許字。不嫁者之式矣。或曰。女之不嫁。以

關廟新編

卷五

李

所字之人。是其夫也。既是其夫。則夫之父母。是其舅姑。從舅姑而推之。凡夫分之所有。皆其事也。史女依父母以守。豈可以為式乎。曰。禮云。女未廟見而死。則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此指已婚而未廟見者。死尚葬于女氏之黨。况未婚而止許嫁者。生當竟承夫家之事乎。許字夫死。義原當嫁。夫死而守。實為過情。依親終身。未違情禮。特表史女。用為世鑒焉。

史氏貞女也。何以刻于婦道乎。曰。史女代養之言。

為父母也。然其守實為夫入婦道。原其志也。

關廟新編

卷五

李

和州民婦明

和州一民養鵲百餘隻。一日鵲食隣人稻穀。鵲爲擊死數十隻。民婦見之初亦甚怒。既而徐思曰。如告官。欲勝彼必多費計。鵲雖死。醢之尚可賣。及夫歸已醉。婦恐聞之必爭。毆竟不言。次早隣人暴死。其夫醉醒歎訝此人無病而卒。婦以昨事告之。夫深感曰。設汝不耐醉中則言相毆。今不將抵命耶。集親友拜謝其婦。

婦人最易起爭端。其病由見小而不思見小則無

國朝新編

卷五

李

遠識不思則不知利害。此婦方怒而能思一思便思到告官多費。可謂有遠識而知利害者矣。蓋人惟明理者凡事只須好言開交。今因鵲食稻穀而殺死鵲至數十餘。此人之暴戾恣睢已至極處。尚可以情理調處乎。情理不可調處必訟。訟則豈止數十鵲所能了局。是并未死之鵲亦不可保也。不更大傷乎。至因夫醉不言尤爲有遠識而知利害。天下惟醉人只宜使之安靜。重之以怒多有意外之事。其夫因不知情而免死正所謂家有賢妻夫

不遭橫禍者矣。爲之下拜不亦宜乎。

國朝新編

卷五

李

長山烈婦明

長山烈婦姓鄔。襄陽人。或曰。承天人。崇禎十七年六月。逆賊李自成南竄。掠荆襄。烈婦與其夫走壽昌。夫尋病死于長山。舖烈婦慟哭數日夜。以一珥倩人穿穴。有餘者。既念珥。又喜婦之少而無依也。穴成。強以相偕。婦曰。夫婦之道。生則同衾。死則同穴。吾夫無棺。而求與之同穴耳。吾寧爲若婦乎。因枕夫尸。連結衣帶。遂不出其色。暇。豫如就寢。席。餘者。微覆土。以試之。踰時。聲息俱絕。乃重瘞焉。因不知婦之邑里氏族。過

閩訓新編

卷五

壘

者皆稱爲長山烈婦云。

此婦大有經緯。遇亂離而作如此死法。最要若不如。此死。只有從穿穴者。若不從穿穴者。不過爲傭婦。爲丐婦而已。須要受許多狠狽。許多沒趣。再遲幾時而死。未必得其地。未必遇其時。人誰肯爲之。合葬于夫塚乎。不葬于夫塚。就丐婦結果。則尸骸暴露。爲犬豕所殘。就傭婦結果。或可得一棺。而不能入土。則同是一死。而遲了幾時。爲極沒收煞。太有不堪言者矣。雖抱不字之節。誰與之分別乎。或

曰。此婦亦是偶爾感觸。做到此事。未必有許多策畫。曰。人爲萬物之靈。以其心不同耳。心之官則思。有志氣人。做些微小事。尚不可不思。況死生大事。又當患難之時。豈有不前後躊躇而能做此等事乎。若一慫而絕。則謂之偶爾感觸。可矣。或曰。其色暇豫如就寢。席奇矣。生入殯中。踰時遂絕。不更奇乎。曰。其色暇豫如就寢。席志定而神不亂。遂絕身。膚亂離復繼哀慟。飢疲乘于外。伊死。延易不足怪也。

閩訓新編

卷五

壘





閩訓新編卷六目次

婦道

寶氏

麗氏

陝婦人

胡張氏

唐夫人

盧氏

陳孝婦

侯氏

歐陽氏

聞氏

趙孝婦

周氏婦

顧孝婦

開封新婦

閩訓新編

卷六 目次

喻氏

閩訓新編卷之六

錢唐秦雪

崑山徐樹屏

婦道

爲人婦者。悉苦於事姑。不知今日。我能事人。異日人能事我。少壯用得辛苦。老年纔有安閒。於爲婦之日。方少壯之時。而遽貪安閒。養成驕逸。異日爲姑年已老矣。婦偵前態。亦肆驕逸。不復顧承于不能辛苦之時。而反須辛苦于但可安閒之日。而不得安閒。亦大窘矣。或曰。今人性情。惟知自便。爲婦不能奉姑。爲姑頗能責婦。所言受窘。或未盡然。曰。汝今日之姑。其論未始不相同也。而不能盡伸于汝。安知異日之婦。汝能必如其願乎。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種瓜得瓜。種豈得豈。此皆人情。亦名天道。凡爲婦者。敬而聽之。集婦道。

閩訓新編

卷六

一

寶氏 漢

寶氏。鄉人少寡。事姑極孝。謹姑憐而欲嫁之。寶不肯。

曰妾去誰爲事姑者姑知不可強私念奈何以我老  
耄故而使少婦嘗艱辛也遂自經姑女告孝婦殺母  
太守按治婦誣服于公知其冤力爭之不得卒論死  
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咎在是矣太守親  
詣孝婦塚祭之大雨隨至

竇氏之孝能使姑憐而爲之死其平日事姑之盡  
心可知矣但不知自經之足以累婦姑亦愚婦入  
也哉太守但執姑無端而死必婦有以迫之亦察  
于公無端而力爭寧婦有以賄之歟婦之冤至于  
公爲之力爭其冤必不止一人知之可知也不冤  
其平日以推其情而但據其女之訴以成竇氏之  
死太守之不明豈不大可恨哉竇氏如此孝謹伊  
女豈不深知遽行告理此女之不賢亦自可見太  
守之明未必能燭照至此廣詢輿論以定爰書亦  
治獄之常經乎爲民上者慎毋執以濟昏也

關關新編

卷六

二

龐氏漢

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同郡龐盛之女奉順尤篤母  
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雨  
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隣家晝夜紡  
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  
而問隣母隣母具以對姑慚感呼還奉養益謹其子  
後因出汲溺死恐傷姑意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  
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力作供膾呼隣母共之  
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出雙鯉以供二母後  
蒙安全焉

關關新編

卷六

王

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此落  
姜母嗜江水江又去舍六七里往還便是十餘里  
矣水係日用之物一日所須不止升合任重道遠  
其何以堪爲姑者全不體悉姑之難事顯然矣詩  
身爲男子不自出汲以供母而令婦汲汲還不時  
反責而遣此雖其母之意乎亦難言乎恕則詩之  
難與共事又顯然矣龐絕無怨其姑與夫之意不  
可及一也去後猶委曲供養不可及二也貧家供

養將以復進。此亦其常。召降母共食。務得其歡心。與曾子之養志何異。不可及三也。子出汲溺死。恐傷姑心。忍痛不敢明言。此人之所最難。麗之不可及。真可謂至德而無以加矣。若麗氏者。雖謂千古爲婦之第一人可也。世之爲婦者。盍常以之三復哉。

或曰。婦人之義。相夫課子而已。養姑亦相夫中事也。子死。關係甚大。豈可不言。余曰。姜母但嗜江水。非欲殺其孫也。因汲而溺死者。不可復生。言也。何

閨訓新編

卷六

四

益且人最忌有所嗜。嗜甚則成癖。姜母雖不明。未必不愛其孫。嗜水之癖。已非一日。因孫之死。而內傷于心。或竟不飲江水。哀暮之人。因之身死。是無救于子之死。而徒速其姑之死。于汝安乎。此麗之不教言而託言行學。所以爲至妙之策。而可稱之爲至德也。且姑與子孰重。姑與子並危。舍子而救姑。方合于義。況子已死。而復傷姑意乎。

或曰。麗已蒙遣。于姑有何眷戀。而以珍羞遺其姑乎。曰。此有數意焉。姜詩貧人也。遺妻之後。獨養更

艱。麗念姑之甘旨。不周。必深憫惻。念詩之竭厥無助。尤切。傍徨不覺出于此也。不特此也。麗子溺死。在召還之後。則被遣之時。豈能不念其子。寄止鄰家。稍申顧復。或蒙矜宥。母子如初。此亦麗氏隱衷之所深願乎。或曰。若如此言。則麗氏私饋珍羞大半爲其子也。則子溺死之後。何以不重違其姑。且姜詩子麗。有何恩義。詩之竭厥。何必傍徨乎。曰。孝慈一也。能孝之人。未有不慈。被出之後。自當念子之頑復溺死之際。自當慰姑之高年一也。母溺而

閨訓新編

卷六

五

麗遣。詩未必不知麗之冤。意在順親。難以別白。麗未必不知詩之心。未可以爲絕無恩義也。况婦人之性。嘗正言之不足。而曲喻之則通。當時言之。則怒。事後言之。則解。所惡之人。愈辯而愈起。戈矛所悅之人。片辭而渙然冰釋。往往有之。麗氏寄止隣家。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是苦心中大作用。真可爲處家庭法。則此又不可不知也。或曰。如此爲人。不亦太苦乎。曰。天下豈無處順境之人。然不可多得也。處逆境而不費苦心。則愈

善矣。即以麗氏而言。被逮而去。絕無爾縫。勢必更  
嫁。亦安能保姑之不爲姜詩母乎。且所遇不淑。豈  
必定是姑也。而母子睽隔。沒世無聞。又顯然者矣。  
何如麗氏之自處爲無歉于生前死後乎。凡處骨  
肉之難者。當熟味斯旨矣。

雲爽因麗氏之晝夜紡績。市珍羞以奉姑。而泫然  
于先慈陳孺人之難能也。先君月臣公。性至孝。雖  
貧。養王父母。必有酒肉。庚辰。王父荆涵公中風。成  
瘳痺疾。王母周孺人又失明。先君見兩老人臥病。

蘭訓新編

卷六

六

尤汲汲甘旨憂形于色。乃世傳一經束縛之外。無  
長物。先慈拮据卒瘁。不遺餘力。每夜就枕。以漏玉  
下爲常。遇歲時。爲人縫紵。衣履常盈篋。或通夕不  
寐。兼課雲爽誦讀。雲爽夜闌憇甚。垂頭枕母膝上。  
夢中時聞刀尺聲。而寤。雞初鳴。母必先起。雲爽有  
時覺。覓母不得。亦披衣起。見母在閨室中。默理絲  
枲。殘月流光。太白睽睽。指示雲爽曰。此天將明候  
也。蓋終歲未嘗安臥焉。當辛巳壬午年。歲大疫。斗  
米千錢。人食糠粃。未嘗以蔬食。某羹進王父母。雲

爽五六歲時。見母無鮮衣。七八歲時。見母無完衣。

一日偶午食無肉。王父母不下咽。母驚恐。無計解

絮衣就隣人質錢。隣人曰。汝家今日司餽耶。蓋衣

至其家猶微溫也。母割雞聶膾。芳香襲人。雲爽輩

年幼無知。有欲炙之色。母曰。七十非肉不飽。此非

汝輩所得嘗也。且汝輩將來長成。何憂肉食。但傷

老年人。卽健啖無幾時耳。雖一嚮不授也。乙酉歲

王父母相繼謝世。母每得甘脆。輒怡然曰。此兩老

人所喜。今安能起老人于地下乎。遇忌日。思其所

蘭訓新編

卷六

七

嘗常曰。吾見夢中猶違違管老人。殺核也。先君恒  
語雲爽曰。汝母爲我竭力養王父母二十餘年。我  
無以報之。欲爲作一傳。但從樂境中寫苦境。猶易  
遣懷。今仍在苦境。每措思輒作數日惡。以此中正  
嗚呼。可悲也。嗚呼。凡我子孫婦女。何可不細想。爰  
綴庶幾前人之萬一乎。

陝婦人 晉 姪婦孝叔婆

陝婦人不知姓氏年十九劉曜時婆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嬰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者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經歲不用曜遣呼延謨爲太守知其冤斬此女諡少牢以祭其墓諡曰孝烈貞婦其月大雨

南朝雜錄

卷六

八

此與漢竇氏事相近此女事叔姑謹尤爲難得耳但竇母自經其女告理說猶可通此女因乞假不得陷貞婦以死情亦毒矣世之人情難測儘有因一言之失些微之事疑似之間起非常風波者卽號爲讀書明義理者有之不獨婦人女子也家庭之際交涉甚多婦女之識所見尤小讀此書者凡事寬假一分不惟宗黨愛重亦遠稱之道也

胡張氏 北魏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病私爲醢之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告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醢王所爲也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其罪在張主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高祖義而赦之

此細事耳上勅帝聽流傳國史張氏亦幸矣哉宋時禁私造醋有姑冒禁而其婦訟之聽訟者問曰汝事姑孝乎婦曰孝曰既是孝婦可代姑受冒禁

南朝雜錄

卷太

九

之罪決杖而出此吏可謂明達世之愚婦總不知下許上先有罪可問耳

世人無知不曉禮法偶有見聞不論可言不可言動輒轉展相告人或責之則曰我非謊言由某人說或言係我幾時親見不知傳聞之言從來未確卽目所親見而爲尊者諱爲親者諱尤一定之禮也律著以下告上反坐之罪愚夫愚婦亦宜庶爲言之

唐夫人 唐

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紵笄總拜于堂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旨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孫婦皆得如新婦孝敬也乳姑一事似易實難暫時或有久則更難設或能久而前背後不知有多少噉譖嬉笑光景拜于堂下升堂乳姑適乎難以幾矣非愛姑之誠念其爲日之不久惻然于中而能如是乎崔門昌大宜矣

國朝新編

卷六

十

徐敬思曰人老漸還童孩提不知冷熱老人亦然故禮下氣怡聲問衣煖寒孩提疾病不知料理老人亦然故禮疾病苛癢而敬抑極之孩提不能步履老人亦然故禮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孩提則喜菓餌老人亦然故禮漿果飴蜜以甘之修隨以滑之孝子之養其親卽慈親之愛其子而已乃親無不愛其子而子多不孝其親是義不逮慈烏矣夫婦猶子也唐夫人之乳姑猶知三年之愛者乎

盧氏 唐

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姑在室盧冒刀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曰人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之心也隣里有急尙相赴救况在于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盧云隣里有急尙相赴救則知冒刀而往必非虛承賊擊必爲姑乞哀而受此捶也此事與袁女抱

國朝新編

卷六

十一

母同焚總是一例有一毫計較心便做不得此舍生取義之事矣或問如何是計較心曰畏懼不必言矣或以爲姑未必死或以爲我冒刀而往徒增我之死無補于姑之死皆是也此實畏懼之變說而盧氏不可幾矣

陳孝婦

陳氏年十六而嫁其夫當行戍臨行囑陳氏曰我去生死未可知倘不來汝能養吾母乎陳氏應曰諾夫果死陳氏養姑不怠終無嫁意父母哀其少而無子欲嫁之陳氏曰夫去時以老母囑我已許諾夫養人老母而不能終許人以諾而不能信何以立于世欲自殺父母憫而止後養其姑至八十餘太守聞之于朝遣使賜黃金四十斤號曰孝婦

閨訓新編

卷六

主

其家之貧可知矣少年貧婦養姑終身難矣哉夫孝婦之不肯嫁總爲已諾夫養母而不失信也信之一字無一處可失而于夫婦爲尤甚故余遇少年將新婚者必戒以無失信于婦何也人若失信必至途窮然無良之徒恃其詭譎敗露于東而掩飾于西覆轍于彼而色莊于此苟延旦夕亦未可知若失信于婦則無所容其掩飾也無所矜其色莊也朝夕交謫不遑寧處此天下之至窮也此夫之不可失信于婦也不知婦若失信于夫其害尤

閨訓新編

卷六

主

十倍焉何也婦人莫親于夫者也故密語私言彼此無間焉今欺誑其夫必更有親于夫者也夫安得不疑婦人之事皆纖微幽隱者也若欺誑其夫之事則纖微幽隱而形迹尤詭秘者也詭秘之事必叮囑多方受託之人必邀功過分本是平常之行因形迹可疑而致非常大禍每多奸險之輩因事機可挾而生不軌之圖小事至于喪身幾微至于覆族皆起于欺瞞丈夫之故至若已欺其夫而無以率下子女因而敗壞奴婢從而效尤取笑于親朋遺訊于隣里號令不行侮辱日至此猶其小者也雖周匝多方而事久必敗一朝爲夫所棄何以自救其覆亡哉特徃日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常德有五而婦人歸重在信其旨深矣陳孝婦諾夫一言而終身不改是何等人物耶或曰失行之人爲夫所棄子論欺瞞而遽及此得毋過乎曰失行之事無不始于欺瞞欺瞞丈夫失行之根也凡婦人欺瞞其夫必俟其夫之出而招來所託之人所託之人亦必伺其夫之出而往還

此婦之室踪跡。謠秘傳聞。駭人即無失行難免。放斥矣。或曰。婦人欺瞞丈夫之事。多與姬媼輩爲之。姬媼往還。何至失行。曰。男子之好閒走者。名曰光棍。奸盜詐僞。皆此輩爲之。女子之好閒走者。婦人中之光棍也。奸盜詐僞。皆此輩爲之。此輩多通僧尼。比昵惡少。必導婦以游。觀誘婦以禳。禱游觀。禳禱之事。一興而婦人之行不可問矣。或曰。婦人無知。所以至此。夫能豫教其婦。而婦不遵訓誨者。真可棄也。若不教其婦。而出于欺瞞。豈亦可棄乎。曰。

蘭訓新編

卷六

古

婦人不畏夫者。不必欺瞞者也。欺瞞其夫。必知丈夫之不欲爲。畏夫而計出于此也。知丈夫不欲爲。是丈夫未嘗不教之矣。安可以爲無知乎。婦人順夫者也。明知丈夫不欲爲之事。斷無有復爲之理。此定理也。逆夫而出于欺瞞。其情尤可恨矣。或曰。如父母兄弟之急難。丈夫坐視。計出無聊。財帛之類。欺瞞通假。亦不可乎。曰。親親之道。俱出恩情。平日敬禮其夫。臨事至誠相告。情理交至。豈無動心。若夫意萬難動。搖則婦道自宜中止。一出欺瞞。難

乎其繼。朋友不信。尚至絕交。夫妻相疑。何以共處。欺瞞之事。所以斷斷不可爲也。古人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可以爲信。陳孝婦夫死而不變。其一諾可以當斯言矣。世之輕背夫言而欺瞞之者。尚可謂全婦之道。而怨夫之輕棄哉。

蘭訓新編

卷六

古



謝侯氏 宋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始笄適泌家貧事姑孝謹盜起焚里舍殺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之侯曰寧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藉見一篋在側發之皆金珠族婦以爲已物侯悉歸之婦分其一以謝侯辭曰非我不顧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之侯口見以廢婦人得歸隱居賢者之門已幸矣忍去而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

南朝新編

卷六

七

侯氏臨難不苟免臨財不苟得可謂難矣然人于常時取予不苟猶有能者兵火亂離之時貧人朝夕不保悉歸其得堅却所酬此女立心尚可以飢寒窮困動之哉謝泌不知何如大侯氏以爲隱居賢者諒亦不比夫隱居賢者誰則尚之侯氏何入以得歸爲幸少君孟光不得專美于前矣或曰侯氏悉歸所獲可謂難矣婦願分謝亦果不可受歟余曰人之所遺而悉歸之不可謂無功人感其功而願分所有不可謂不義受之亦無碍也

南朝新編

卷六

七

但侯氏當如此困窮而視有如無是舉世所難不得不獨重其難耳然有宋末年兵戈四起使侯氏不以此篋還婦則必爭爭則人皆羨其有此一篋金珠設盡歸侯氏不又爲禍胎乎侯氏却此婦之謝似乎過高歸此婦之篋又爲大智矣人之品行全在廉貪廉則清貞貪則喪耻斷未有黷于貨而有品者世之婦女所見淺小以貪小便宜爲做人家無論侯氏之事斷不能爲絲毫必爭不顧義理失歡于舅姑見鄰于宗黨豈知人家與隆子孫富貴盡由祖宗父母積德而不在此區區蠅頭之利哉余家素貧先慈陳孺人命僮僕與負販者多不令深較常云自家不可不勤儉與人交易吃虧些又何妨其見遠矣

歐陽氏

歐陽氏適廖忠臣。踰年而舅姑沒。遺一女。名閨娘。纔數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乳不足。乃以已女分鄰婦乳。而自乳閨娘。二女長成。歐陽于閨娘每倍厚焉。女以爲言。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女也。且女有母。小姑無母。何可。同因泣下。忠臣後判清河。二女及笄。富貴家多求。忠臣女。歐陽曰。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卒先閨娘。粧奩極盛。送女之。具不及焉。

凡婦人之孝。能于生前盡色養。死後潔案盛足矣。

南訓新編

卷六

太

此則全是舅姑亡後。委曲體心。真可謂難能者矣。余于數事之中。尤服其因乳不足。以已女分隣婦乳。而自乳閨娘。夫于此等處。尚遠已女而親姑之。女則其用心隱微。一種真真公忠孝義粹然純白之衷。有何可議。世俗惡薄。每見小叔幼姑。動爲兄嫂疾視。以爲多此一事。以累我曹者。歐陽夫人之行。豈非曠代所僅見哉。

聞氏元

俞新妻聞氏。少年夫喪。斷髮自誓。不嫁。姑久病瘋。又失明。聞氏手滌溺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力備工。與其子親負土成墳。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志。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人家最苦是貧。而復病。俗語有貧病相隣之說。蓋貧則尤易致病也。聞氏以貧家婦。而姑病瘋失明。此病不是一月兩月可痊者。其苦與累。可勝道哉。

南訓新編

卷六

六

聞氏手滌溺穢。漱口舐目。毫無厭惡。惟致慰慙。由其心惟知痛姑之狠。狠不復念已之困苦也。人只有一個念頭。這個念頭用在姑身上。看他做了一個人在牀不能轉側。便溺不能自如。有目而黑白不分。有口而甘苦全缺。呻吟痛苦。夜以繼日。我是他嫡親媳婦。我若不竭力扶持誰人肯來看顧。設使我亦如姑病困。我亦不能不望于婦如此轉展于中。自動哀痛。憫惜之念。而已之困苦且忘矣。若這個念頭用在自身上。支撐人家男子之事。今

丈夫已死。兒子又小。如此半死不活之人。供養之外。又要伏侍。日復一日。有何了期。不若另嫁他人。聽他自便。或只顧自己。全不料理。致姑凶惡而死。者有矣。由前一念便是孝婦。由後一念便是惡婦。由前一念雖同。是此境亦覺相安。由後一念則同。是此境而有一刻不能寧耐者矣。夫聞氏之境。豈可謂不苦。凡人處此。不能相安。亦不足深怪。但人一生亦有一個命。勞逸苦樂。毫不可強。命該如此。勞苦雖再嫁了一個丈夫。未必不死。或再嫁了一

閨訓新編

卷六

子

個丈夫。丈夫亦如姑之病。可奈何。或已身亦如姑之病。可奈何。此等事。皆天爲之人。料不定。吾願世之爲婦者。不幸而處聞氏之境。不如安心學了聞氏。博了一孝婦聲名。爲大得便宜也。

世有因親與夫之病。而割肝割股。此傷生非理之事。斷不可爲。故不在旌表之例。夫手滌溺穢。漱口。祇目只此二事能效。而行之已足。能人之所不能。過人遠矣。常見割肝割股之人。多有拂逆夫與親之處。由他是出于一時感激。或僥倖與好名之心。

成之。是以如聞氏者。中庸不可能也。

閨訓新編

卷六

主

趙孝婦 元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備織于。得美食。必持歸奉姑。白啖粗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下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云。

備織之婦至登國史。反風一事。可信無疑。余謂此。

閩訓新編

卷六

圭

全由平日積誠。庸婦之常。惟貪口腹。高年之苦。在缺肥甘。損已以食子者有之矣。安能奉姑。念及于身後者有之矣。何至鬻子看他心。心念只在姑身上。口腹不顧。兒子不顧。此等積誠。豈不要感動天地。所以一哭而風卽爲反也。今人無他平時積誠。而望一哭見效。未之有也。

周氏婦

周才美娶媳。令分管家務。付與斗斛秤尺。各有兩件。教以出納輕重大小長短名色。其婦不悅。拜辭舅姑。不願爲婦。恐他日生子敗家。以爲妾之所生。枉負其辜。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業。分理似易。何遽辭而去。婦曰。觀家中所爲。有逆天道。妾心居之不安。才美曰。汝言誠是。當悉除毀。婦曰。敢問所用年數若干。才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妾留此侍奉。須以大斗量出。小斗量入。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以酬。前日欺瞞之數。妾卽願留才美。感悟許諾。其後婦生三子。皆少年登科。

閩訓新編

卷六

圭

才美行如此事。貪矣。才美之子不能言。而婦言之。可不謂庸乎。夫庸而舅貪。安得有賢子孫。婦可謂明矣。但世之賢婦。不過能勸伊舅。毀除舊制而止。酬二十餘年欺瞞之數。必不能也。婦之過人在此。婦恐生子敗家。損辱自己。聲名勸伊舅大改前非。三子果少年登第。然則世之婦人。欲求桂子蘭孫者。何必求神拜佛。燒香許願爲哉。但學此婦之改。

前。愆。行。善。事。而。可。矣。

世上儘有聰明女子。配了庸劣丈夫。大概不過欺。凌丈夫。怨恨公姑。以馳騁自己。才能發舒志氣。而已。如此光景。賢者不過支撐門戶。牝雞司晨。下者。紀綱敗壞。相率同斃。此不過是小聰明。不可謂之。真聰明也。如周氏婦之識天理。明是非。禍偏救。敝方可謂之真聰明。夫要酬二十年欺瞞之數。大出小入。輕買重賣。此非能忍大痛者。不能。非可輕易相視世之女子。設身處地方。知他有此力量。故有此報應也。

蘭蘭新編

卷六

五

顧孝婦

晉陵顧成娶錢氏為媳。媳寧家。忽疫氣大盛。轉相傳染。有一家俱斃者。有巷不留人者。望風股栗。親戚不敢過問。成先得是疾。子婦八人俱伏枕待命。錢聞信。欲趨侍。父母力阻之。錢曰。夫之娶婦。原為翁姑。今翁姑病篤。畏避不歸。與禽獸何異。寧往而死。父母勿念也。隻身就道。病者聞鬼物語曰。諸神衛孝婦來矣。不速避。謹不小人俱痊。

此事看來似平常。不知當疫氣行時。左隣右舍。非

蘭蘭新編

卷六

五

病即死。一家病至八人。親戚不敢候問。斃一。女周族湯藥往來。照顧便如。在鬼國中。此豈易肩之任也哉。然人到緊要時。總要知命。設錢氏不歸。顧家錢家。未必不疫。錢家若疫。更往何處去避。命不該死。顧家去又何妨。然議得破。忍不過此。顧婦所以為鬼神欽服也。

開封新婦

開封有老翁長子娶婦別居幼子聘而未娶適周王選宮女女家促完娶翁苦貧乃典身富家爲娶婦費新婦入門拜姑而不見翁叩姑知故泣然曰爲婦而今翁爲傭豈心之所忍耶遂脫簪珥持白父母求質錢以贖翁父母義之予錢而還其質婦置錢床頭期明日往贖適長婦來具以告竟乘間竊錢去及檢錢無有夫疑新婦中悔而匿錢婦不能自明又傷翁無可贖投繯而死殮三日忽雷雨大作棺蓋自揭新婦

閩訓新編

卷六

美

復生長婦跪死于地原錢在手

或曰錢雖竊去簪珥自在尚可復質何遽死也曰簪珥不向富家質而質于父母此簪珥未必與備錢相當者矣今不便再向父母他處質未必能具前數計出自經情理所有然翁娶婦而與身父子錢而還質兩家有餘不足之狀昭然可見不賢之婦方以所嫁貧窮大生怨恨尚肯念其翁而泣然哉少婦見義而忘利長婦見利而忘義報應如此人其念哉

喻氏

支祖宜妻喻氏年二十五其姑八十病目無所見性剛急喜潔難事喻勤儉恭順逢迎無間言一夕夢神告之曰汝前生爲某妻年三十病逾年不起姑七十餘煮糜供汝汝以口苦厭食嫌其大煩哭而叱之者數四及臨死之日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二十而使之死天乎天乎胡不平汝家司命聞之于天帝有旨令焚汝尸而汝氣已絕事未之行今當死一雷斧之下以結宿業來日俟之以汝今生孝德故

閩訓新編

卷六

三

九期告汝喻驚而寤中夜號泣臨晨沐浴新服拜其姑曰新婦三年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姑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父母所言如初自注書立于屋南大木之下仰天祝曰新婦之死宿業當酬自無所辭但念夫貧姑老誰爲供養一也父母自小教訓今被天誅爲父母辱二也身有孕既七月矣萬一得男支子有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支氏無後耳乞少延三月分娩而死時大暑中陰雲晝晦風雷交至有富人妻馬氏福悍悍虐事姑無禮制丈

夫如奴隸至是擊死而喻免夜復夢神謂曰以汝孝念天帝原情免汝而取馬氏代之

雷神擊宿世事往往聞之理或有此可見今世做好人尚未可恃也況不好人乎不好人今生幸免他世決不免人亦可立志做好人爲穩當矣

閩訓新編卷七目次

妯娌

王氏二婦

李氏娣娣

張氏二難

章氏婦

汝敦妻

蘇少娣

閨訓新編卷之七

錢唐秦雲爽定叟氏輯著

崑山徐樹屏敬思氏較定

妯娌

知處娣姒之間而婦人之職盡矣。何也？娣姒原係牽合，易有彼我者，也有彼我之人而忘彼我兄父母兄弟之原，無彼我者乎？娣姒原係等夷，易以相抗者也。易相抗之人而不相抗，况舅姑與尊屬乎？能體恤丈夫，恐與伯叔不和，垂其同氣，故能與娣姒無間。豈於丈夫反不敬，顧乎止此一節而他可知矣。然而此一節之難言，非一日也矣。集妯娌。

王氏二婦

王司徒渾妻鍾氏與弟湛妻郝氏皆有德行。鍾雖門高，與郝氏相親重，郝不以賤語鍾。鍾不以貴凌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

兩夫人皆可稱也。郝夫人爲尤難，或曰難其無語乎？曰非也。同在至親，因貴而凌，因賤而誦，此最下

閨訓新編

卷七

一

閨訓新編

卷七

二

一等人不足道也。余獨憂郝之因不誦而反做夫鍾也。郝不誦而做鍾，必不甘而是非起矣。後之爲郝者，當思誦之不可變而爲傲，是先居無禮矣。須知鍾若無識，不過以做相加。今我無鍾之貴而加鍾以做，但以做相責，我何以自解乎？凡此等見識，皆起于一點不平之心。門戶高下不足言，此一點不平之心，真是賤相，不可不力去也。郝夫人當日人但稱其不誦，我知其能以平心處之，并無做心，所以能互相親重，始終無間也。史稱鍾夫人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咏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嗟乎，若是之人，爲其娣姒，豈易得其親重哉？楊椒山有二子，長應尾，次應箕。椒山臨終遺囑二子曰：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官家女。此最難處。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婦，敬嫂嫂如親姊，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



個要是一樣的。此亦可謂深得人情者矣。今世妯娌專要彼此相形。以奚落得他人一分爲自己一分快活。此正如兩鼠鬪于一穴耳。若有高世之識。如和熹之自幼不喜珠玉。明德之裙不加緣。身衣大練。是區區者何足道哉。或曰。貴而不歸。人自歛之。貧而相形。難以自遣。奈何。曰。孟光椎髻。少君短衣。千古美談。不聞以飾修德之貴。比于珪璋。若侍有餘而喬粧艷粉。因不足而趨趨。嚙嚙。此村嫗之陋風。何足掛高賢之齒頰也。

蘭訓新編

卷七

三

或曰。椒山所言妯娌之弊。止富貴二字。不知妯娌之不和。皆起于相形。而相形之處。有不止于富貴者。或姣好而多態。或寢陋而無姿。則美惡之相形也。或聰慧而多能。或質樸而無用。則愚智之相形也。或已雖差等。而夫婿遠若天壤。或伯仲無慚。而子女忽分優劣。或親戚敗類。受意外之譏彈。或舅姑向往。起非常之嫉妒。凡此相形之處。莫非毀孽之由此。妯娌之所以難和也。曰。凡子所言數節。大半皆出于天。天道忌盈。惟善是祐。我幸遭天之眷。

蘭訓新編

卷七

四

而事事遠勝于人。惟當兢兢自持。庶幾接續綿遠。若自鳴得意。譏笑他人。恐天道無常。今之形人。有限。他日受人之形。且無窮也。若不幸受天之厄。而事事遠不如人。惟當刻刻自反。庶幾積厚流光。若不知安命。怨天尤人。則百禍交作。今日受人之形。猶爲有限。他日益天之罰。更難當也。何也。五福之集。必非無因。六極之來。惟有不順。受此中進退修德。爲基。苟明積善之因。必無相形之習。至于舅姑愛憎。此事頗可人爲。舅姑之愛在我。則當蓋覆人。之短而揄揚人之長。俾舅姑以愛我之心。愛人。則人何至嫉妒于我。舅姑之愛在人。則當先承順此人之情。以冀此人之釋憾于我。俾舅姑之情不至中隔。則孝敬之意。何難上通。所苦世之婦女。全然昧于此幾。受愛不無爲。不愛者所忌。日進不愛者之所短。于舅姑以重舅姑之怒。而妯娌之仇。日以積矣。受憎不無爲。受愛者所冤。日加詬詈。于所愛者之前。以增所愛者之怒。而舅姑之好。永無期矣。男子經營天下。變化無方。女子和好一家。樞機止。

此賢淑婦女熟味此言。當必恍然自知其失。而大進于高明也。

或曰。吾子所論處妯娌之道。詳矣。然婦爲舅姑所不悅。而欲爲婦者。先承順舅姑所悅之人。此實有難爲者。曰。余亦知其難爲。然其事有不得不然者。大概舅姑公明。則其所不悅乎我者。必我不是處也。只須自反改之而已。若舅姑愛憎不甚公明。則其心已有所偏。而所好必有所在。變化氣質。人所甚難。老年公姑。何法以處。此處不就其所好。而將

蘭訓新編

卷七

五

迎之。則害有不可勝言者矣。禮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况于人乎。此先承順舅姑所悅之人。所以爲絕大道理。絕妙方法。然非真欲孝順公姑。和睦宗族。成就丈夫者。孰能用此苦心哉。人身百病可醫。惟心病難治。以中間隔住。上下不通。法在必死也。一家之中。有一人梗于中間。則是非舛錯。情意不伸。亦如隔病法在必死。承順舅姑所悅之人。此通隔法也。雖然舅姑所悅之人。豈必專在妯娌。余亦因妯娌而

言妯娌。但知此方。隨處可用也。然爲舅姑者。亦毋專恃居尊。而任其愛憎。天下不能承順舅姑者。多任我愛憎一家。決裂此豈老成之所宜哉。

陸冠周云。嘗見世俗之家。兄弟貴賤不同。妯娌稱呼。頭異彼此。相謂有幾奶奶。幾娘娘之稱。最爲惡俗。嫌隙不無因此而開。今擬凡妯娌相呼。只宜長呼。幼曰幾嬌。幼呼長曰幾姆。庶幾貴賤不形于齒。類嫌疑稍泯。于與同。余曰。此說甚是。然須尊者立法。賤者不謂賤者。謂于前復憎于後。此隙之所由

蘭訓新編

卷七

六

生也。

李氏奴娣 唐

李光進弟光顏先娶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時母已亡弟婦藉資財納管鑰於奴娣返之曰娣逮事姑且常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兩相愛焉兄弟同氣也而每多不和其源半出于娣娣何也人于財帛多易爭當分財帛之時則惟思一己獨得或入少已多兄弟者於財帛不能不共分者也則有爭常用財帛之時則惟思分毫不用或人多已少兄弟者于財帛不能不共用者也則有爭婦

閨訓新編

卷七

七

人於財帛所見尤小娣娣本係陌路各懷異心較量纖屑嫌隙日生惟知徇私不復反本雖有友于之情亦成參商之勢况衰薄之俗乎故曰半由于娣娣吾今爲婦女正告焉原其始而言之娣娣原係陌路也究其終而論之則娣娣更親于姊妹何也姊妹不能如娣娣之共處一家禍福相關也夫婦亦陌路人也身爲父母之身舍父母而從之天下之大義也娣娣之親于姊妹亦天下之大義也因纖悉之利而起爭心可乎女人一生貧賤富貴

皆在丈夫賢否丈夫賢能自前雖困頓後必顯榮

丈夫愚下目前雖安享後必凋落助丈夫是第一件事餘不足計也所謂助助者勸他孝順父母友于兄弟勤學好問親師取友自己敬重公姑和睦娣娣明理達義克勤克儉是助助之實而不在算出分毫損人利己爲助助也何也語云一家和氣多生福又云千朵桃花一樹生兄弟娣娣一家人也若能和氣則人皆敬之作事則兄幫扶弟維持兄贊子比兒奔走惟命是一人而得數人之

閨訓新編

卷七

八

力數人而供一人之用福安得不生若同室相鬪日夕不安舉目即是仇讐臥榻亦同芒刺不惟勞人笑話一已亦覺孤危譬如一樹桃花彼此蕩搖同歸零落而已豈不可哀也哉常見人家是非禍患皆起于細微男子在外豈皆盡知爲婦人者苟能小加忍耐不計些微常消多少大禍吾願世之爲婦人者識大體敦禮讓誠如李氏奴娣其家不昌未之有也

李光顏之妻賢矣光進之妻更賢蓋人無不要自

尊斷未有身爲奴而不以奴自居者也。計光進之妻年必幼于光顏之妻。余嘗謂人家固有一定之分。分卑者禮應敬分尊者然分係所遇適然之事。叔之年常有不如姪之子者矣。以父道臨之可乎。是以姪年果長不可不敬也。叔之才固有不堪爲弟子者矣。以使令驅之可乎。是以姪才果長亦不可不敬也。舉叔姪而其他可類推也。舉男子而婦人亦同道也。彼此相敬則上下相安。若光進之妻少年不諳事務而毅然居之不疑。人情必大不協。卽光顏之妻其肯奉令承教乎。勞心勞力損利損名失策不已甚乎。今光進之妻有此退讓。光顏之妻自愈加敬愛人。已自然兩得。今世人稱女子之好者曰賢慧。夫賢未有不慧者也。幾見蠢人有便宜哉。

蘭訓新編

卷七

九

張氏二難

張孟仁妻鄭氏名妙安。弟仲義妻徐氏名妙圓。徐富而鄭貧。皆敦義睦。貧者不詔富者不驕。恒于一室紡績。尺布寸絲不入私室。徐母家時有所饋必納于姑。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爲已物也。鄭歸寧。徐乳其子。不問孰爲已子。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爲已母。朝廷表其門爲二難。

此與王氏李氏奴娣大畧相同。而張爲尤難得矣。何也。習前門第所以領鍾郝之無詔無驕。未必有

蘭訓新編

卷七

十

貨財交涉也。李氏二婦有財帛交涉矣。然皆夫家貨財。非母家遺餽。猶可疎視也。況王李二家皆縉紳大僚。伊夫勢位不至相懸。至于貨囊。特其餘事。高節古風。猶易及也。若張氏與鄭徐兩婦。諒不過士庶之家。況徐富而鄭貧。其中界限。安能不分明。取予豈能不爭競。乃至尺布寸絲。不入私室。異矣。徐母家有所饋。必納于姑。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爲已物。夫尺絲寸帛。納于姑。是鄭徐皆納于姑也。不問孰爲已物。是鄭徐皆可取也。徐是富家。則所

謂絲帛之類。徐氏必多。至徐母家之所饋者。又不  
必言矣。鄭能敦義。寧至不諒情而恣取。然而爲徐  
者亦異矣。凡看書傳。當思古人情節。不當止記故  
事。余思徐氏之輕財重義。寬弘雅量。必有一種惟  
恐人不食其食。不衣其衣。而覺小小計議之念動  
于中。則以爲深耻者。鄭氏之爲人。要亦惜人之衣  
惜人之食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謹身節用。後已  
先人。使人愛之敬之。有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氣象  
者。所以成爲二難也。歟。不然。未易幾矣。

章氏婦

昌化章氏。兄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  
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  
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辱曰。未得子而抱之。甫得子而  
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何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  
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卽與之。已  
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翊。季曰。翊。翊之子。樞。樞之孫。  
錡。錡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

初抱人子。既而生子。弟欲以所抱子爲子。因而與

之原不害義何也。兄弟一體也。我子尚可與之。可  
謂之棄乎。但其嫂三語。儘爲有恒毅然與子。足徵  
無我。蓋婦人之性。苦在不常。姑息之私。惟知愛子。  
章氏婦有此孽。割亦是異人。雖然。人就不愛其子。  
使其兄弟姊妹之間。不能相視如一身。其嫂肯輕  
與以已子乎。章氏之與有以也。

汝敦妻

汝敦以所分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兄嫂。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此地下者。獨非其有耶。乃相與擔金送兄嫂。

此夫天下之高人也。亦天下之智人也。凡人一生。不過衣食寢處而已。一身所衣食原有幾何。一身所寢處原有幾何。人只爲一念。不知足。韋布不巳。必欲綺縠。綺縠不已。必欲文繡。而欲不可勝窮。

閨訓新編

卷七

七

矣。補綴所不屑也。甚而不屑浣濯。浣濯所不屑也。甚而日一新衣。又甚而日更數衣。而欲愈不可勝窮矣。卽衣而食。可知矣。卽衣食而寢處。可知矣。余常入富人之家。見其高堂廣廈。前後左右。常數十間。爲之主者。督責洒掃。房房整頓。器具呵叱。僮僕甚爲辛苦。回念有如此。房不得不多設。器具有如此。廳房器具不得不多招僮僕。僮僕愈多。則廳房器具。須日增。無減。主人之督責洒掃。整頓。亦日增。無減。人亦何樂而爲此乎。此不過一身寢處。不

知足。以至于此。夫一身之寢處。試思果須幾何哉。汝敦以田宅奴婢。悉讓兄嫂。裁留足充衣食寢處之具。脫大辛苦。享大安樂。非天下之高人也。天下之智人乎。雖然。天下貧者。何代無之。何地無之。金帛過多。是藏禍也。汝敦于巳。則智矣。而不知載禍于其兄也。何如周親隣之無告者乎。

閨訓新編

卷七

七

蘇少婦

蘇少婦崔氏幼婦也。崔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日相爭鬪。少婦始嫁。姻族皆以爲憂。少婦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婦所有卽與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婦曰。吾後進有勞。吾當任之。母家有菓餌之饋。召諸子任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有以怨言告少婦者。少婦笑而解之。少婦女奴以如婢之言來告者。少婦咎之。尋以告嫂。則

南訓新編

卷七

五

自引罪。嘗着錦衣抱其嫂小兒。兄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婦曰。毋遽恐驚小兒衣。可浣也。歲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婦大賢。我等非人矣。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語。余嘗觀親友之家。未有羣婦相聚而不爭者也。何也。婦人之所見常小。鉢兩必計。絲毫不忘。一也。其質多近愚。喜偵長短。好採無稽。二也。易怒少容。則偶聞逆耳。不難捐軀于一朝。三也。言之不詗。則密室私語。俄頃傳播于都市。四也。喜諛。則正大之論塞耳。而比昵之說樂聞。五也。器小。則悻悻之色難

南訓新編

卷七

六

親而詭詭之狀易見。六也多疑。而微以爲智。偶然風影。常至沒齒不忘。七也。執一而自以爲是。片語爭達。竟爾終身飲恨。八也。目前細事。常因序述支離。而追遡多年。以致虛實難憑。九也。兩人紛紜。常因轉告牽連。而驚擾大眾。以致是非蜂起。十也是則全賴舅姑無偏黨之私。丈夫有刑于之化。若舅姑之好惡。不公丈夫而各是其是。而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大則喪身亡家。小則親離衆叛。強則咆哮傷生。弱則銜涕致疾。此生幸爲至戚。古今人壽幾何。人亦何苦而爲此哉。吾願爲世之賢明婦人告焉。蘇少婦人也。我亦人也。蘇少婦尚思化人。我豈可知。過不改從前所陳十弊。自反果保有無。蘇少婦之所行。我能如之與否。力去十弊。景行賢嫂。則豈止一己之福。實爲邦家之光。古人稱女中賢明者。爲女中丈夫。所以然者。丈夫多有志氣。女人多不肯立志而已。如少婦思感化四嫂。便可稱女中丈夫。世有欣然肯以蘇少婦爲法者。是卽今之女中丈夫矣。

或曰。世有欲學少娣者。當從何法。始余曰。事事須學。而扼要處。在不聽女奴之言。人家之爭鬭。未有不超于婢姬僕婦。不止崔氏也。何也。從前所陳十弊。天下婦人之通病也。然有福之人。所稟必清。見識自然遠大。從前十弊。即有一二。所習亦輕。惟福薄之人。如婢姬僕婦輩。稟惡濁之氣。爲下流之歸。十弊畢備。習以爲常。惟有加于十弊之外。斷不可以爲心腹者。世間婦人之愚。總在偏聽婢姬僕婦。是以賢明之婦。能絕不聽此輩之言。大差亦不差。

南訓新編

卷七

七

矣。或曰。婢姬僕婦。後來常亦有福。現在豈無好人。其言豈無可聽。余曰。他言豈無可聽。若說某房之是非。說某人背後如何。譏笑如何。詈罵等樣。則斷不可聽矣。如少娣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娣答之。此法最妙。或曰。女奴說謊。答之可也。使女奴所言果真。而答之不亦寬乎。余曰。我之所行。豈能盡善。或致謗議。不足爲奇人之所見。豈能無偏。偶然錯怪。原不足論耳。內不聞同歸。無有事事理。清則無容身之地矣。語云。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

此二語。可以養心。可以養身。唐代宗曰。不痴不聾。不作阿家翁。一家相聚。咳嗽亦聞。人人意見。斷難合一。若不粧些痴聾。惟有日日口角。此不聞不見之妙。真難思議。而無如婢姬僕婦輩。反屑屑而探之。豈不大可恨哉。使即千萬真其罪。斷當答或曰。爲人亦須知他人于我短長。女奴來告。默識于心。不言可也。察其真偽。僞者置之。真者亦稍知僞焉。可也。若事事付之。不聞竟如坐閨室。不知黑白。恐愈得罪于人矣。余曰。如吾子之言。真得罪于人。

南訓新編

卷七

太

之法也。夫女奴輩。天下之大。無心肝無識見之人也。人家主婦。要知人短長者。決是沒識見之人。一聞短長之後。決不能默識。不言稍加言語。女奴即默識而去。其默識亦決不能久也。奸者反告。說主母之人。而簸弄是非。從中討好。庸者即告。說主母之女奴。而損益其辭。代爲報復。不然亦私語相厚之婢姬僕婦輩。而伸頭縮頸。附耳竊言。業已逢人說項。猶然相戒。慎之以致訛。以傳訛。然後彼此歸咎。一星之火。往往燎原。正謂此也。况傳聞之言。從



來無實十分言語極確者止有五分欺誑之徒詳核之百無一信退而後言則絲毫如畫面加庭實惟設誓指天欲求分明何從清白且所謂察其某偽者其察之之法大半仍是婢姬僕婦輩此輩一蒙採訪分外虛張但有輕事重報決不解怨息爭相加短長者聞知此狀必愈加恚怒愈加言語于是婢姬僕婦輩兩處傳遞流言日增一室之中斷無寧宇矣何如一言不聽相安于無事之為愈乎况女奴轉告而一言不聽一二次之後在相加短長者未必不聞聞之未必不自愧日後或竟不加短長亦未可知此真不得罪于人之法如何置此而講備禦之方乎余長姑母初適沈王錫姑丈時女奴有以沈親母言語告余姑母者姑母怒曰我深知汝輩會造謠人家婦姑口舌俱是汝輩成就念是初次且恕自後總不許在我面前講一字再犯必痛懲女奴慚懼而去自後婦姑竟無一言此識見最老辣處或曰不聽女奴言之外尚有扼要者乎余曰寒族五六房聚居倉基祖屋尊卑行不

下三四十人先慈陳孺人周旋其間者五十年上下無間言先慈之法衆人是非若罔聞知凡有以是非告者惟多方曲解決不輕加一辭又決不以此人言轉告一人而已此卽少娣之所謂笑而解之之類是矣是慎言亦一要法也世之女子能終身謹守二言于學少娣亦有其卽不能盡如少娣亦不至如四婦之日相爭鬭矣

閨訓新編卷八目次

嫡庶

杜神

女宗

崔前固母

鄭人

趙姬

顧淩閼氏

馬夫人

馮氏

閨訓新編

卷八 目次

閨訓新編卷之八

錢唐秦雲爽定叟氏輯著

崑山徐樹屏敬思氏較定

嫡庶

人家隆替大局在子孫多。少子孫多未必皆賢。然多則未必無賢子孫少未必無賢。然少則自然可慮則甚矣。子孫之不可少也。少尚不可而况于無乎。然操其權于冥冥之中者在于天而操其權於昭昭之地者在于婦。則安可不與深

閨訓新編

卷八

斯其是非乎集嫡庶

杜祁 周

晉文公之夫人為文嬴其妾杜祁班在第二偏姑班在第三偏姑生襄公杜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文公在狄納季隗後歸晉杜祁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第四

或曰趙姬之讓位處適誠不可及矣杜祁之讓同是妾耳稍分先後何足錄乎曰兄賢思齊焉凡賢于我者皆可法也故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

人者其貴可知矣孰肯舍二而居四乎

余因杜祁而深有感于謙讓之妙而勸後世婦人不可不以杜祁爲法也何也偁姑生襄公已爲太子必嗣君位子將爲諸侯體統日異勢使然也使杜祁必踞于偁姑之上人但趨承偁姑雖居第二何益乎必貴不期驕人之常也偁姑未生子時其班第三無他念也已生太子人皆趨之而獨有一人焉每事必在其前能無動于中乎如此則嫌隙且日生輕慢且日至杜祁何以自安乎杜祁妙在

是但知畏勢而不明于義猶未可謂賢婦也或曰然則文嬴何以不讓季隗曰趙姬之事吾常以之上擬堯舜夫堯舜人人可爲然豈能多觀哉文嬴能不妬俾安居在三亦賢矣若杜祁用心正未可量在杜祁當日力量止可已次之而已且杜祁之事在前趙姬之事在後安知趙姬不因杜祁之事而興起乎亦不可不知也

小而不爲如子之言是善小而不爲之說也且婦女之爭所見最小衆妾之內競長尤多本出寒微而自詡名族同侍巾櫛而鶴立鵷羣漸生匹嫡之心日固專房之寵孰肯退然自下謙讓不遑乎不特此也文公止三子偁姑生襄公杜祁生公子雍辰嬴生公子樂以子而言襄公爲長以位而言杜祁爲尊使不賢之婦萌覬覦之心家庭之間安知不生非常大禍乎况當時叙次本亦不輕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夫以在九人者爲賤則班在二

讓偁姑而上之而偁姑悅而文公悅而襄公亦悅自無處不妥矣况原在第二而讓居第三在偁姑每事必有不忘推讓之心加意周旋之處是有讓第二之名而亦未嘗不得第二之實也或曰季隗之讓不可已乎曰此尤杜祁不可及處也夫季隗狄人所俘之女也小國之女尚不足道况俘女乎已又有子然按其實而論之季隗固文公元配也趙姬申此義以讓叔隗若推趙姬之義即文嬴亦當避席况杜祁之讓乎杜祁讓偁姑而不讓季隗

趙姬周 讓位處嫡

趙姬晉文公女也。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于公子。公子納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及反國，文公又以女妻衰，是爲趙姬。生三子，姬請迎叔隗及其子盾，衰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待巾櫛。君其逆之，衰曰：「諾。」乃迎之。姬以盾賢，請立爲適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

余嘗反覆趙姬之事，嘆趙姬之真爲女中堯舜而

南齊書

卷八

四

非尋常賢淑之所及也。婦人之爲側室，不得已也。今已爲大國之女，文公已不知有叔隗，趙衰已不敢有叔隗。趙姬亦何苦而必欲迎叔隗在叔隗，即知而怨恨，惟怨文公之妻以趙姬，未必怨趙衰也。不來迎取何也？趙衰之勢有難行也，即怨趙衰，但怨未娶之先，不能辭婚，必不怨既娶之後，不來迎取何也？此時之局已絕望也，則趙姬公然一事外之人，亦何所迫而必欲迎叔隗？趙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是趙姬明言趙衰之娶已爲非禮也。

亦明知文公之以已妻趙衰爲非禮也。父之失知

而不敢言，夫之失過而勸之改，且又深知夫之此

過只須我之克已而爲之改也。是以毅然而力行

焉，豈非卓然超出之見而非尋常賢淑之所及也

哉？或曰：此非尋常賢淑之所及，是已，然亦何至以

爲女中堯舜乎？曰：嫡庶之別無異于君臣也。堯舜

禪位而不失爲君，趙姬讓隗而即居其下，此爲尤

難矣。且正卿適子常爲正卿，趙姬以趙盾之賢而

立爲適子，朱均不肖而傳位于舜禹，爲天下計也。

南齊書

卷八

五

趙盾賢能而割愛于三子，爲一家計也。家國雖殊，忘已則一。吾想其巍巍蕩蕩之胸襟，豈止遠出文公衰盾輩而已哉？以爲女中堯舜，真非溢辭也。或曰：趙姬誠知文公以已妻趙衰之非，何不于未嫁之時明告于父，而不適衰乎？曰：未嫁之時，或不知叔隗之事，亦未可知。觀生三子而後請迎，則當時事勢有未可以懸度，而但就請迎後之事論之，則誠人倫之至矣。或曰：趙姬天下之好名人也，已大國之女也，狄晉

之附庸也。大國之女適附庸之國。尚藉大國之餘威。以眇視夫家。况附庸之女。遠來大國。將震怖自失。雖為內婦。亦何殊于側室乎。趙姬外收不世之芳聲。內擅適妻之實事。豈非好名之尤者乎。曰。無其實。而有其名。君子之所惡也。有其實。而享其名。君子之所不避也。若如子之言。將避孝之名。而自居于不孝。避悌之名。而自居于不弟。而後可乎。吾且未暇與子辨趙姬之好名與不好名也。請言今之不好名者。今世婦人不喜謙謹之名。而惟妄尊

關訓新編

卷八

木

自大嫡妻無論矣。業為庶妾。而惡人稱為庶妾。妻在則思匹嫡。妻亡公然繼室。吾杭之俗。俱稱某姨。近日漸有踰嫡之勢。妾多以次序。士庶之家。稱二娘。縉紳之家。至有稱二奶奶者。有一婦痛惡二字。妻亡之後。禁家中不得呼二。凡合云二者。皆易為兩。為雙。其可笑如此。皆由于不知分。不安分也。今趙姬自思元配之婦。自應為嫡。物無兩大而己下之知分。故安分也。夫趙姬可以不為妾。而不肯自踰于嫡。今人實為妾。而惟思高出于嫡。今子不責

越分之庸婦。而苛論聖哲之名姝。此何說也。且妻妾之跡。似乎不遠。然一字之別。迥若霄壤。毋以妾為妻。所以致申于王命也。以趙姬之明慧。寧不知此分之懸殊。而博外來之虛名。受一人之指顧。亦何其昧于向背乎。必不然矣。大抵國家將興。多有婦人為之助理。趙氏之得國。由于趙盾之得政。趙盾之得政。由于趙姬之立賢。在晉之失國。無與于姬。而趙姬不可不謂趙氏之姜嫄矣。後之為妾者。亦慎毋自輕。而僅爭目前之得失也哉。

關訓新編

卷八

七

按傳。僖公二十四年。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娶季隗生伯儵叔孫請其邁退之命也若論娶之先後。季隗固元配也。且已生子。今子尚不敢自為進退。季隗敢望文嬴乎。由此推叔隗意。中自知之明。亦可見矣。因思季隗歸晉。叔隗不迎。愴悅之狀。何以自遺。趙姬非常之論。或亦因此而動心。叔隗母子。念此情懷。寧不感之入髓乎。

女宗 附

女宗鮑蕙之妻也。事姑甚謹。蕙去宋仕衛。娶外妻焉。三年其奴謂曰。夫人既有所愛。可以去矣。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貞順者。婦人所寶。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夫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今吾夫罔士也。其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出七出之道。如正爲首。奴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用。此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閼閼新編

卷八

九

女宗之姑。鮑蕙之母也。鮑蕙仕衛。衛宋相去不遠。乃不迎其母妻而娶外妻于衛。不惟薄情于妻。且負罪于母矣。生妻去。惟古之常事。以常情論之。設使女宗聽奴言而去他日。追議亦必先責鮑蕙之荒唐。朱必遠數女宗之失德。乃女宗可去而不去。視鮑蕙之所爲若無可議者。何其柔順中正一至于此哉。嘗見世間婦女一聞丈夫娶妾等事。則蹶然而起。若不欲與之俱生者。且無論所娶之是非。而卽此不欲與之俱生之狀。此豈爲婦之正道哉。

額渠閼氏 西漢

漢成帝時。呼韓邪單于閼氏。嫡曰額渠閼氏。有子曰且莫車。庶曰大閼氏。有子曰雕陶莫臯。莫臯長于且莫車。呼韓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額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亂。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額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

閼閼新編

卷八

九

此卽所謂家和萬事興也。單于自雕陶莫臯之後。得以立國。宜哉。額渠一家共子四字。妙。天下婦人無不見小。不知以一家爲計。而以一身爲計。不知日後爲計。而以目前爲計。使且莫車此時公然卽位。豈不榮耀一時。大權不由上操。其勢必然旁落。人心不服。一閼而起。雕陶莫臯之篡竊。自立且夕事耳。豈若此時之正大光明。義聲感動天地。故額渠之識。真可薄視千古。大閼氏一論。亦不可少。所謂各安其分也。

鄧閭貪立幼弱。權歸宦官。漢家之亡。實由于此。此總由于見小。以爲天下之大。自我一人操之。政成。閭闔之中。咸伸萬姓之上。豈不雄哉。不知天下神器。雖聖人在上。尚兢兢業業。寧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側席求賢。不遑暇食。可以一婦人竊據天位哉。古來惟宣仁皇后有女中堯舜之稱。由他深知仁英無爲之治。神宗變法之亂。舊人猶在。悉起而委任之。所以易行。使事事經營。人人別白。亦非女流之所能矣。總之外面之事。斷非女人所能知。蓋事

理必真知灼見。人情必纖屑無遺。始能洞中機會。後世君臣太嚴。禮文繁縟。所以多否少泰。况加男女之睽隔乎。稍有才具之婦。每好攬權生事。吾見覆亡相繼。比比是也。單于若立。且莫車則額渠勢必與政。單于之存亡。未可知矣。

或問杜太后亦主國有長君之說。有金匱之盟。卒使德昭不得其死。可不爲監乎。曰。以宋太宗之爲人。設立德昭能飲。祚而朝乎。太祖不失孝友子孫。不至無遺擇禍。莫若輕吾終以太祖爲得計矣。或

曰。然則有兄有叔之國。決不可以立幼君乎。曰。呼韓當大亂之後。太宗乃同事之人。局稍不同。非所論于承平有道之世也。

崔道固母 北魏

崔道固生母卑賤。嫡母兄輕侮之。道固後爲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于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勛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嘆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

妻妾有貴賤。子則父之子也。豈可因其母而輕侮之。父妾生子。謂之庶母。亦無可賤之理。乃其子已

南朝宋書

卷八

主

仕宦而逼其母。自行酒炙。其平日凶威。爲何如哉。道固不敢抗其兄。道固之母不敢拜其客。其謙抑遜順之風。亦可見矣。使稍有挾持倚恃之念。平日縱壓于勢。于衆賓之前。不可一洩其不平。哉。寃之崔輯諸子。無一可觀。惟道固典立門戶。豈亦天報其母子謙抑遜順之德乎。味我賤不足以報貴賓之言。可憫尤可敬也。

馬夫人 唐

吳越王錢鏐。禁畜聲妓。獨子王瓘妻馬氏。以無子。自請于鏐。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許元瓘納妾。生數子。夫人撫視慈愛如一。置銀鹿于帳前。坐諸稚子于其上。閱其聚戲。喜動顏色。

婦人之惡。第一在如如。則必無一善可名者矣。何也。婦人第一是佐丈夫。承宗祀。今忍使其夫無後。覆宗絕祀。不可謂孝。婦人之義。以順爲正。故曰必敬必戒。毋違夫子。丈夫無一不容娶妾。不可謂順。

南朝宋書

卷八

主

婦人處家最要在和睦。姊妹如善視子姪。今丈夫生子。尚不能容。何有于猶子。且不睦于妯娌。可知婦人之德。取象于地道。至靜無物。不容。今夫妻反目。帷房必多器凌。惟知有奴婢僕亦難共處。其躁急狹隘。可知有此數惡。卽有纖長亦不足錄。故曰無一善可名也。總之人家自有一種垂戾之氣。必無休祥。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一家之主也。今以一家之主。而互爲戈矛。如城府內不成。內外不成。外前途漸促。後顧漸然。分崩離析之象。森然



在目有何吉祥。善應哉。傳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如婦一家之妖孽，娶婦而覺其如，無論無子，即有子亦可畏如獨孤后之類是也。文穆王三十無子，馬夫人憂之，故有是請。夫三十無子，未為遲也。舅禁蓄妾，不相涉也。使稍戀祗席之私，慮有專房之寵，孰肯萌此念哉？觀其撫視如一，顧盼欣然，蠶斯麟趾之風，不是過矣。

婦人無子，不肯蓄妾，固由不知是非，亦緣不識利害。眼前爭鬭，年復一年，日月如馳，悔將無及。有子

南朝新編

卷八

古

姪者猶可嗣續，以望烝嘗。無宗族者，或竟一朝而至星散，殞歟未必以時。寵大，都難望幸而入土。誰保百年之墳，歸然尚存空盼一杯之飯。回想吼聲豈非痴夢？到今遺笑徒供後人余嘗見，笑老姬影隻形單，呼應不靈，撫心獨悼。雖妒婦之報不足哀憐，而前車之鑒可為深省也。

附獨孤后

獨孤后年十四歸楊堅，及堅篡位立為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太子勇，晉王廣，秦王俊，蜀王秀，漢王

諒，皆其所生。帝常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后性妒忌，後宮莫敢進御者。尉遲回孫女有美色，帝于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中三十餘里，高顯楊素等追及叩馬，以請。帝太息曰：吾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如此。高顯對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乎？帝意少解，駐馬良久，乃還。后伏候于閤門內，及帝至，流涕拜謝。顯素等又和解之上。

南朝新編

卷八

古

乃置酒極歡而罷。后自此意頗折矣。初后以顯是其父客，甚見親禮。至是開顯謂已為一婦人，因銜恨。顯此恨無謂，非婦人乃男子乎？且此一婦人三字，安知不說尉遲氏也。又以顯夫人死而其妾生男，益不善之。益發無謂。

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皆勸帝斥去之。更奇妬得發笑。

太子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

疾三日而薨。后意有他。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成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瑛。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不平。

太子廢在此

顧道人何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矜飾。惟與蕭妃居。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婦人之愚如此。

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

蘭訓新編

卷八

七

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爲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常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于別室。惟留老醜者。衣以綬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爲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廣爲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泣。然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譏諧。生于投杯。鴆毒。遇于杯勺。是以憂勤積念。懼履危亡。后忿然

曰。覲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死。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忽于汝。發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平。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痛苦耶。

此一句是心苗語。

廣又拜鳴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深知后旨。因與宇文述謀。述因說楊

蘭訓新編

卷八

七

素之弟。約轉白素共奪宗之策。素大然之。約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可因機會。蚤自結託。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後稱。吾王來。物恭儉。有類玉尊。用此。指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兄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于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覲地伐與阿雲對坐。

父母之婢僕。卽子之婢僕也。每見人家自己婢僕。若兒子。子婦皆罵捶擊之多。怫然而怒。若子婦專之。則怒爲尤甚。姑之婢婢尊常比于姑。以勢能立

致姑之喜怒也。爲子婦者多苦之。及身爲姑時。未有不蹈前轍者也。此等婦人。總是好自大。而無遠識。好自大之念。不過說婢僕是舅姑婢僕。萬事有我。何可遠加責備。其無遠識處。忘記子婦亦係舅姑。子婦何可責備。子婦甚于婢僕。夫婢僕之言。強半不實。婢僕之見。多極纖微。子婦係承宗祧。繼後嗣。祖宗子孫俱所倚賴者。豈可以婢僕之賤。些須之事。輕加責備乎。每每因此等事。置前情而論。不孝者有矣。大可笑也。然世之爲子婦者。余又不能

閨訓新編

卷八

太

不爲明告焉。事必稟于尊。齊家之法也。舅姑之婢僕。有失理應稟于舅姑。不得擅責。若看舅姑意思。用在此人身上。便須加意周旋。蓋人之用情。不能無偏。我不知舅姑之意。是愚也。明知舅姑之意。而故拂其意。是逆也。孝順忤逆。只在此關。所忍者。小所全者。大不要說我是小主母。如何耐此等人氣。不知正是事舅姑處。非耐此等人也。試看廢太子。是何等驚天動地事。據獨孤之言。因不周旋他婢僕。反居一半。雖此婦之偏蔽。已到極處。不同尋常。

而人情世故。亦大可見矣。嗚呼危哉。

朝廷制度。與人家不同。太子于諸王。不同尋常。昆弟禮。况父而君者乎。使者至家。自不比家中婢僕。然王妃至。與使婢同寢共食。豈有此體。獨孤深喜之。以爲知尊姑也。此情至今十人而九。

終日酣飲。昵近小人。凝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遣素金使贊上廢立。

男非獨孤。長子乎。妒念一發。遂至于此。

閨訓新編

卷八

九

素因織成太子罪狀。廢爲庶人。囚之聽廣堂。

廢太子自來必有一大故。男獨組織語言細事。無可大宣告者。

仁壽元年十一月。立晉王廣爲太子。天下地震。二年。獨孤氏死。廣陷蜀王秀。廢爲庶人。幽之內庭。四年。上疾甚。廣侍疾。無禮于陳宣華。上恚抵牾。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欲復召舅。廣遣張衡執之。并賜太子勇死。漢王諒舉兵反。廣使楊素執而幽殺之。廣卽位後。荒淫無道。天下怨叛。宇文化及反。廣自解纆。

授令狐行達。殺蕭后與宮人。撤漆牀板。爲小棺。與趙王杲。果年十二。同殯于西院流珠堂。蜀王秀。亦爲化及所殺。獨孤五子。惟秦王俊。盡傷。號爲善終。太子與蜀漢二王死。廢皆成于廣。廣若不立。隋不違。亡何至一家俱覆滅哉。廣弑父弑兄。殘賊同氣。橫死不足賙。其事皆成于獨孤一念之妒。流禍如此。噫。可畏哉。從古妒婦有之。未有甚于獨孤者也。何也。妒婦但及于夫。不聞并及于子。卽后妃之妒。止在宮中。不聞徧及朝臣。太子一廢。多無善終。廢其子。卽是殺

閨訓新編

卷八

子

其子獨孤之妒。及于子。不難竟殺其子。亦可謂滔天之烈矣。人謂楊廣之殘賊。千古特鍾余謂亦不過稟母氣獨隆而已。蓋卽此疾視其子一念。已是天理絕滅。覆亡有餘也。世之愚夫。身受妒婦之害。而不知妒婦之破敗家國。至于如此。世之妒婦。縱其無窮之欲。亦不自知足以破敗家國。至于如此。此書本錄勸而不及戒。因天下婦人最易流于妒。特錄獨孤始末。俾之稍儆焉。或曰。妒婦之害。誠如所論矣。敢問其習。亦有因乎。

曰。有之。杭城有數家之女。世有妒傳。女入其門。卽知妒。方人娶其女。廣流妒害。蓋童而習之。母以教其女。姊以告其妹。少成若天性。不知其然而然也。然爲男子者。亦有激之使然焉。閨門之內。不能相敬如賓。則無以貞其志。狎昵之私。或至流蕩忘返。則有以導其慾。尊卑失序。則與匹嫡之嗟。親疎任情。則致空幃之歎。于是相戒爲法。自樊竟至習以成風。豈可謂無所由來乎。夫年少之人。喜談淫逸。中年以後。始念承祧。岵岵易及。桑榆難收。乏嗣之

閨訓新編

卷八

主

人往往而有世之君子。尚其弘刑于化。使邦家有法。則子孫亦有攸賴。而毋徒恨獨孤之毒。嘆馬夫人之天生賢哲也哉。世之女子。觀文穆王之子孫。奕葉後世。無不歸功于馬夫人。是不妒。雖無子亦足傳。觀隋楊廣之覆國。亡家。子孫絕滅。後世無不追恨于獨孤氏。是妒。雖有子亦爲害。可不猛然惕厲乎。或曰。按隋史。獨孤后。大司馬衛公信之女也。信見文帝有奇表。故以后妻焉。后姊爲周明帝后。長女

爲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爲比而後每謙卑自守及帝受禪爲皇后突厥常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直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文帝甚寵憚之帝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中官伺帝政有所失隨卽匡諫多所弘益侯帝退朝而同反宴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爲致禮焉有司奏曰周禮百官之妻命于王后

閩訓新編

卷八

三

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于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戒之后始子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異母弟隋以猫鬼巫蠱咒詛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隋若蠹政害民不敢言今坐爲妾身請其命隋于是減死一等后雅性儉約帝常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

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中亦無上以后不好華麗時齊七寶車及鏡臺絕巧麗使毀車而以鏡臺賜后后雅好讀書識達古今凡言事皆與上意合宮中稱爲二聖后兄女夫死于并州后嫂以女有娠請不赴葬后曰婦人事夫何容不往且姑在宜自諒之姑不許女遂行后頗仁愛每聞大型決囚未嘗不流涕史之所載其懿行如此性雖妒忌然自后崩後帝頗惑于聲色由是發疾及危駕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是后于保護文帝之功

閩訓新編

卷八

三

亦大可錄何以流禍至此竟爲覆隋之本乎余曰人最怕性有所偏及一成之見性偏之人易有成見譏人得而中之雖號爲賢智覆國亡家不難千古蹈此轍者甚多不止獨孤一婦人也獨孤性偏在妒因而成男子不當有妾媵之見不惟已不能容妾媵凡遇有妾媵者皆惡之奸人窺見此旨從而構之順性之言其言易入成習之後蔽固日深纖毫之事亦比丘山非纖毫之果同于丘山也成習之人如負痼疾小有觸犯便同重傷痼疾一發

心不自主安能顧子與孫并子與孫之賢否日後之利害得失乎。馴至覆亡不為異也。或曰。后頗仁愛。大理決囚。為之流涕。勇係其嫡長子。武德宣詔。左右愴然。升樹號寃。日為癡鬼。絕無動情。何耶。余曰。成習之人。本心既失。偶有覺悟。決不在習處發端。如空際重陰。重陰之處。決不見天。或在他方偶露青白。不可因彼處青白。便謂此處不應復有重陰。或曰。偏見之人。既云是習。迺其源流。未可謂性。余曰。性有純駁。自開天生。偏駁之人。成習尤易。成習之處。不遠虎狼。毋因片長。忘其大毒。此古今所當通戒也。

蘭訓新編

卷八

語

鄭夫人 宋

鄭夫人。太保李公鉉配也。生一子。即為李公納側室。妾生子。為抱育之。至成人。夫人所生。名繼先。妾子名繼光。繼先為吏部主事。欲得母金釵。為長孫納婦。不許。後出助繼光婚。或問之曰。繼光無私財。且孫穉子耳。遲之可也。繼先稍營貲產。母不悅曰。吾常憂吾家。福優于德。天將哀以益人。今復求增乎。天寧私李氏耶。

此婦之妙。只在公平二字。公則不私。一已不私。所

蘭訓新編

卷八

語

生平則知天不獨厚一人。人貴克責于已。此達天人通義命之學。何意巾幗中冥然合之乎。或問繼先欲母金釵納婦。鄭夫人不肯。而留與妾子。此真人情所難。敢問何以能如此。曰。鄭夫人不視繼光為妾子。而視繼光為已子也。鄭夫人設有幼子。肯以金釵定孫婦否。已子不肯。妾子即肯。是人我之見也。視繼光猶已子。是忘人我之見。其不肯以金釵與繼先。又何難乎。人我之見。不忘則于過百惡俱從之出。即加意為善。總不自然。鄭夫人

視妾子如己子不必加意爲善自無不善矣雖然其源尤在視丈夫如己身而以丈夫之心爲心何也丈夫之心無子者急欲得子有子者尚欲多子婦人之心則無論有子無子總要自己生子其心與丈夫先不同矣夫子原不必專自己生有專自己生一念而他人所生皆不以爲子不以爲子而如害殘賊之念無所不起矣鄭夫人視丈夫如己身自能以丈夫之心爲心故已生一子而卽爲李公緒側室妾生子卽抱育之其心以娶妾是爲我

閨訓新編

卷八

三

閨訓新編

卷八

三

馮氏

馮氏歐公池妻也公嫡母所生兩兄皆庶出父以公嫡故意欲厚之馮氏請于舅曰嫡庶爲父母服有差等否舅曰無馮曰三子皆舅所出服無差等財產其可異乎舅大悅從之累世簪纓不絕

此婦可謂能養志矣若姑在當婉辭于姑俾姑陳之

或曰設歐公當承襲亦將讓之與庶兄乎曰此又不然若家財一節又不必授之以自居于薄矣大凡家庭骨肉之間以恩爲主故分在人則已當自盡而不可畧也分在我若在可以泯則不必過分也婦人易自大好在此等處着見識馮能于家產推讓其平日睦于如姪不以嫡媳自異可知一家和好繁盛宜矣

此事看來不奇却有至難此語出之歐公之父不奇出之歐公已爲奇矣出之歐公不奇出之歐公之母則爲奇矣出之歐公之母不奇出之歐公之妻則大奇矣人到已私最難克婦人到已私尤難

克天下婦人皆有歐夫人識量何家之不可齊哉  
 近有一友之婦係嫡妻之女其父蓄一婢忽生一  
 女友人之婦因婢之賤也不以妹視之婢構其間  
 父子失好此亦大不明矣夫婢雖賤婢之女固父  
 之女也豈可以爲賤乎況爲婢則賤婢而生女卽  
 不賤婢亦未可輕也世人不知禮法壞了多少事  
 或曰然則嫡庶竟可不論乎曰嫡子女不可  
 庶子女所以尊父也庶子女不敢自同嫡子女所  
 以尊嫡母也各有道焉焉可不論乎



閨訓新編卷九目次

母道

敬姜三

母師

孟母

田母

王陵母

雋不疑母

曹大家

范母

王經母

陶母

房母

鄭善果母

王義方母

盧母

閨訓新編

卷九 目次

盧夫人

柳母

劉母

歐母

程母

呂母

尹母

李母

包母

楊母

李太宰母



閨訓新編卷之九

錢塘秦雲

崑山徐樹屏

母道

語曰。外受傳訓。入奉母儀。蓋蒙以養正。作聖之功。童蒙之時。但知依母。母教無方。根本撥矣。母儀之惡。夫豈虛言。夫婦人之職。教子相夫。然夫娶婦于成人。過猶可委。子相離于襁褓。責無可分。終身結局。全家興亡。止在此關。大須猛省。集

閨訓新編

卷九

母道

敬姜

季康子問于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于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問之曰。善哉。商問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于舅姑者也。

敬姜爲孔子所重。底人言動準禮。是千古第一個女人。康子是敬姜姪孫。看他語稱先姑。不敢自謂。

止述二語。絕無蔓辭。此等人自然使人望而可敬。康子是魯之世卿。貴倨之習。相延已久。貴倨之家。多不能勞。不能勞。則驕傲放肆。千罪萬惡。皆從此出。後世習以成風。自然日甚一日。不至覆敗不止。如何得有繼二語。深中病根。可謂學識兼到。子夏善之。特表稱述。先姑二字。婦學于舅姑。此言須味。女子在父母家。何常不學。然道理雖同。而人情各異。凡人一家境界。有富貴貧賤之不同。親族有親疎遠近之不同。祭祀有疏數繁簡之不同。家法有寬嚴好惡之不同。以至一切儀文舉動。俱有種種不同。婦人無專制之義。固不可以自己母家所見行于夫家。夫或少不更事。亦不可但問丈夫。便知一家委曲者也。非學于舅姑。先意承志。如何得宜。嫁不及舅姑。所行未免有差。便招人物議。如何不謂之不幸。大夫稱主。妻亦如之。故稱敬姜爲主。婦人言語只宜簡省。便使人可重。如敬姜于康子初亦不欲有言。後面只說得兩三句。極可法。今人倚着才情。有一人致誠請教。張長李短。不知待說。

閨訓新編

卷九

多少所以爲村嫗也

婦人在母家當述父母之言夫家當述舅姑之言爲得體

開訓新編

卷九

三

敬姜周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歌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怠善怠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春秋以五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祖習識知習知地德所以廣生日中考政與百

開訓新編

卷九

四

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秋分采夕月與太史司載載天也糾虔天刑糾共虔敬天刑災祥也日入監九御使潔奉郊禘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愆滯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統冠之垂統統也紵冕上之覆卿之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紵紵統也紵冕上之覆卿之

內子爲大帶。內子。命婦成祭服。大夫之妻。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分祭社。農而獻功。冬祭曰烝。布男女效績。愆則有辟。桑之始。烝而獻功。帛五殺告成。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吾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蘭訓新編

卷九

五

此與對康子君子能勞。後世有繼。二語相同。但繁簡之不同耳。勞之一字是敬。姜一生大本領。孔子稱之爲不淫。卽逸則淫。淫則忘善之意。今世以惟薄不修者爲淫婦。不知習于驕逸。卽不免此號。味大聖之言。可以危然懼矣。

今世爲父母者。不知教子。相其旨意多。是惟恐其不安。逸如詩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之意。此亦慈愛至情。不知已之貽厥孫謀。非從安逸而來。則子欲貽厥孫謀。亦必令知勤勞。而後能也。若子不

知勤勞。卽不能爲子之孫謀。不能爲子之孫謀。則子之子。便不得安逸。是因我之不能教子勤勞。子之子。卽不得安逸。是我。要子孫安逸之念。亦有時而窮也。何不令子孫個個勤勞。則子孫必個個安逸。勤勞二字。可不加意乎。秦始皇要子孫萬世做皇帝。自稱始皇。帝子稱二世。皇帝天下。癡人心多。是如此。要知天下豈有此理。人是天生底。我是天生子孫。亦是天生。仁義禮智。天德也。父子兄弟。天倫也。目視耳聽。天職也。天豈肯容不盡天理底人。

蘭訓新編

卷九

六

常享于世。爲人父母。不教子孫。完此賦予。純任私心。務期我底子孫。獨在天地間。飽食煖衣。安居無事。過日豈有此理。夫終日飽煖安佚。無過于豕人。亦何苦。以豕待子孫。況豕之報應。不免臨終一刀。乎。愚夫愚婦曰。豕是喫別人底。應得一刀。子孫受享。是我掙底。如何該同豕報應。余曰。人是天生家。當如何。是我物。若是我物。如何命運。一旦不好。由你智巧聰明。敵國家。當不難一朝如灰飛烟滅也。眼前富貴子孫。但知飽煖安逸者。祖父所遺。從無

一人受享到底常多流落不堪此便是一刀報應  
奉勸世人朝夕讀敬姜之書惡惡教子孫勤勞方  
是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實事若以愛護姑息爲念  
真所謂惜兒孫慢兒孫也

敬姜周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闕  
也門與之言皆不踰閭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愛不  
受徹俎不宴不與康宗不具不繹祭之明日又祭日  
禮宗臣不具在子宴飲宗不具不繹祭之明日又祭日  
敬姜不與繹也繹不盡飫則退不盡飫禮恐有醉飽  
失之仲尼聞之以爲別于男女之禮矣

季悼子是康子曾祖文伯是悼子之孫穆伯之子  
敬姜爲穆伯之妻是康子從祖叔母也叔祖母姪  
孫尊卑懸絕係嫡親姪孫文伯已長年齒應亦相

遠康子相見敬姜整肅如此可謂真能守禮者矣  
今世男女全不知別一名親族在父行則其妻儼  
然以母自居在祖行則其妻儼然以祖母自居儘  
有甥姪之年遠過尊屬少婦無知兒輩蓄之並立  
雜坐起居無忌卧榻內寢往來不嫌如之何其可  
也余嘗謂親族雖序分仍當以齒爲憑庶幾相安  
今觀敬姜之于康子全在男女有別上整頓尤爲  
貞確

今世有一種最亂男女之別者奇子作乾是也此

風大都盛于宦官得時。養子襲爵。史冊所載如董卓呂布有誓爲父子之語。安祿山拜楊貴妃爲母。大著醜聲。五代如李克用李嗣源輩。俱襲此流弊。孔子嬰相之圖。列爲人後者。于饋軍之將。亡國之大夫。此猶指本宗繼嗣而言。以見親之不可輕離。重一本也。今愚民無知于親友。偶相契合者。動以子女相寄。疏踰戚遠。間親陌路。視爲同氣。胡越合爲一家。無復嫌疑。易滋奸宄。聖王移風易俗。不可不嚴加禁遏者也。刑于君子。幸毋視爲迂說焉。

母師周

母師魯九子之母也。早寡。臘日歲祀禮畢。召諸子謂曰。婦人之道。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穉。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許諾。又悉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于父母。長繫于夫。老繫于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共懼。房戶之守。吾夕而返。于是使少子僕歸辦家事。天陰還失蚤。至閭外而止。盡期而入。國人美之。號曰母師。

人受父母之恩。最重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非大故。不出夫家。反似以父母家爲輕。何也。曰。此聖人之大義也。女子勢不能終老于父母家。不得不歸于夫家。夫家之姑。夫家之妯娌。皆有父母家者也。婦人雖嫁。仍以父母家爲重。不以夫家爲重。人各重父母家。不顧夫家。則一家之姑與妯娌。可一閱而散。不復成人家矣。而可乎。故女子之嫁夫。猶臣子之事君。士人事君。則致身。女子既嫁。則外家以義斷恩也。聖人若不申明此義。便不成世界。不得

已也。或曰：然則女子既嫁，竟可不顧父母乎？曰：是何言歟？聖人但道其常，所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也。夫人所最不能忘者，父母之恩也。設此大義人于兩家，方扯得平。若仍重父母家，則事勢有難挽。若絕不顧父母之女子，是喪本心而無耻者矣。此等人又豈能盡禮于夫家者乎？不然，何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也。

或曰：母須教子，論三從之義，又須從子，不相反歟？曰：母之教大概指幼時而言，母之從大概指長時。

閨訓新編

卷九

主

而言。今之爲母者，大率幼時多從，長時多教，所以不妥。或曰：兒子長幼有殊，母則一也，子幼能教子，長何逮？須從曰：婦人所見多在淺近，兒子小時所見亦甚淺近，自可以教。男子大了，聞見日多，應酬日廣，遠大之務非母所能知。于此而仍要主持，事事專制，其家必敗。故須從也。或曰：古來常有長受母教而聲施後世，如王孫賈，倘不疑之類，不可勝數。安見母不可從而須從子歟？曰：此亦道其常也。如子之言婦，亦有遠勝于夫者，豈盡不可從而必

曰：出嫁從夫歟？世之爲母者，誰不願其子之賢，誰不願其家之盛，但當嚴課子于幼時，無姑息于小節。敬禮傳師，慎擇厥配，兒子成立之後，苟無大故，但含飴弄孫，深佩魯母師之訓，庶幾善始善終之道乎。

魯母蚤還，必盡期而入，亦覺太迂。然女難得是迂圓融二字，非女人之所宜也。世之少婦，不顧耻笑，輕易出門者，固不足道。年老婦人倚恃年高，周游無忌，試看母師以高年往父母家，尚謹飭如是，可倚年高周游無忌乎。

閨訓新編

卷九

主

宋伯姬因保傅不在而死于火，特見表于春秋。楚貞姜因使者失符而死于水，亦流聲于千古。此不可不爲過情之事，而聖賢多取之，亦取魯母師之意，總爲世間婦女多易動，節操難立，悉由于此。是以表揚一人以砥礪天下人，蓋有深意也。男子經營于外，譬之于戰，女子持家于內，譬之于守，戰陣之時，營盤輕易動不得；女子之守，如紫營盤之人，營盤一動無不敗者。余親親友之家，因主婦之易

動而一敗不可救者不可勝數方知聖人之垂訓  
爲不可輕議也語曰女人無才便是德有才之人  
多不安靜此亦折肱之說乎或曰女人無才百事  
俱廢况無才而不安靜者未必無之安可一例論  
也曰有才而安靜者世豈無之乎此指大概而言  
無才而不安靜尤下之者也夫百事俱廢豈人  
所願然易動之人節操難保一身流于汙辱家業  
亦至淪亡以百事俱廢者較之相去遠矣此母師  
之所以可爲法程斷然無疑也

孟母周

孟氏舍近墓孟子少嬉戲踴躍築埋爲墓間之事母  
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街母曰  
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  
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幼  
時聞東家殺猪問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吾聞  
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  
以食之旣長就學遂成大賢

此所謂孟母三遷教子也孟子三歲失父乳笑寡

婦自鄉徙市自市徙學豈是易事乃不憚竭蹶之  
苦數數爲之其課子之精誠可謂至矣今人于延  
師一事稍加整理兒子必有可觀乃子之從師大  
率貪簡省也樂近便也聽薦剡也碍情面也畏嚴  
威也將教子一念不知掛搭何處如何得有成就  
何況婦人不知教子輕重乎此人材之所以日壞  
也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習之一字所關  
甚大築埋賈街與俎豆揖讓究其成就何啻天壤

乃不過因舍之近與否耳。危哉。居今之世。無處不可陷人。爲人父母者。寧可不深爲子弟之慮乎。

婦人無知。第一是子初有知識。而誘之。罵之。導之。說謊欺之。騙之。百般玩弄。總不過博一笑。而孩提之天性。已大壞矣。孟母之禁習。孟母之不欺。直從正心誠意上做起。有此聖母。如何得不有聖子。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昔者妾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

閨訓新編

卷九

五

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于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禮而責禮于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人必自已知禮而後可以教人。如孟母所引。豈是平日全無知識者。今里嫗村嫗。所以教其子女者。皆極穢瑣醜陋之事。浸灌成人。豈復有佳兒佳婦哉。孟婦詞旨井然。不愧爲大賢之配。

婦人之性。多喜子而惡婦。子婦不相得。必伸子而

屈婦。推其意。不過謂子是我生。婦是人也。婦不受屈。忿戾愈增。子既得伸。恣睢益甚。些微之事。舉家紛然。皆起于爲姑者一念之不公平。有以致之也。卒之夫婦之好。嘗復于斯。須婦姑之怨。竟至于不解。子不念左袒之心。婦日積溺愛之隙。試一念之真。無謂也。近有一種深于世故者。以爲夫妻爭鬪。無異戲場。爲笑爲啼。無與我事。而一切置之不問。此雖近于曠達。難以列于齊家。總在持大公之心。去親愛之僻。自不睽于孟母之方矣。

閨訓新編

卷九

五

爲姑者。視婦爲外人。此大不通之見也。試思已亦昔日之婦。今可爲此家之外人否。又有昔遭姑虐。今欲伸于婦者。是昔日不幸。生身今日幸。而得痊而。又欲剗其肉也。不明之狀。難以悉數。可供一笑也。



田母周

田稷子相齊。受下吏金百鎰。遺其母。母曰。安所得此。對曰。受之于下。母責之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人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盡力竭忠。奉命廉潔。故遂無患。今汝爲臣不忠。是爲子必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稷子大慚。反其金。而請罪于宣王。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赦稷子之罪。而以公金賜母。

田母賢矣。稷子亦非流俗人也。今世之人受金安

關訓新編

卷九

七

肯遺其母。又安能聞訓而大慚。卽反其金乎。田母奉命廉潔。故遂無患。二語最好。貪黷之人。止一時恣情縱欲。一挂吏議。其患無窮。愚婦無知。見金輒喜。聞田母之言。惘然不知何謂。豈知家破身亡之後。雖悔亦無及乎。

王陵母漢

王陵佐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後世以殺母罪王陵。或曰。陵母已爲楚所得。使者未去。陵母先刎。陵雖欲爲徐庶。而不可得。何可深罪乎。今謂王陵聚黨數千人。居南陽。後以兵屬漢。何至不能容一母。而爲項羽所得。王陵之罪亦難。

關訓新編

卷九

六

辭矣。陵母之自處甚正。至其識得沛公。尤爲具眼。

雋不疑母 漢

雋不疑母賦性純謹。最慈仁。居家恂恂。善教御諸子。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多有平反。母喜爲飲食。言語異于他時。或亡所出。卽不悅。且減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所全活者甚衆。

漢宣尚綜核。吏相率爲嚴酷。不疑亦是此種。然賴母之教。不入殘虐。已亦免禍。母之德大矣哉。余謂不疑受教全從母。平素善教御諸子。來不然。氣質

閩訓新編

卷九

七

一成。雖學問亦難變也。然使世之爲母者。當兒子做官之日。果能如雋母用心。亦畢竟有益。但恐渾渾過日。不知心用在何去處也。

曹大家 後漢

扶風曹世叔妻。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敕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之。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常作女誡七篇訓女。其辭曰。鄙人愚闇。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

閩訓新編

卷九

七

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女子有此一段心腸。自然曉得改過遷善。日進于高明矣。常見今之婦女。不知天高地下。矢口而談。任意而處。人或責之。輒曰。我女眷也。安知戶外事。且彼亦奈我何哉。夫不知戶外事。便不當輕議戶外事。因彼無奈。你何而妄言妄行。是無異以禽獸。婦孺自居也。究之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家無賢妻。夫遭橫禍。此卽所謂增父母之羞。益中外之累。是也。到彼時。禽獸婦孺之態。恐亦行不去矣。

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殺。負辱清朝。聖恩橫加。假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失容他門。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問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禱助汝身去矣。其揚勉之。

凡聖經賢傳。俱是男人做底。此七章書。是女人親筆。况又是爲女兒做底。世上母親。再無不歡喜女兒底。其爲女兒算計之事。必然周備。古今皆然。故

南訓新編

卷九

主

此一書爲女子者所尤當敬聽者也。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礫。而齋告焉。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礫。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

今世爲女子者。多好僭強。甚至不伏爲女人。要學男子行爲。他說一般是人。女人如何該吃虧。此由

不知天高地下。陽伸陰屈之定理也。有此不伏一念。一生便要差許多事。吃許多虧。或曰。陰陽之義精矣。女人如何曉得。曰。陰陽不知。天地之高下可見也。天下地上。卽謂之天翻地覆矣。可乎。且晝夜亦陰陽也。男子主動。猶晝也。女子主靜。猶夜也。今有人焉。夜間終夜不睡。燈火照耀。出入街衢。百務並舉。欲以比隆于晝。不惟通國駭怪。指爲妖妄。人疲力倦。不久而死。亦隨之矣。是陰陽之定理。不可不明也。常若畏懼四字。最妙當深味之。余嘗

南訓新編

卷九

主

見剛戾悍橫之婦。富貴多。不終懦弱。謹畏之人。卽貧困。有後福。一是反常。一是得正也。

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

何以謂之不辭劇易。易是容易。劇是煩難。女人私事。俱極細碎。畧不耐心。便不肯做。不耐心之人。躁動之婦也。躁動非女之正道。故須不辭劇易也。所作不完。是名有始無終。最爲不祥。無福之驗。亦躁動者易犯之。

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

詩咏采蘋。美諸侯夫人。能奉祭祀。咏采蘋。美大夫妻。能奉祭祀。娶妻專爲上奉祭祀。下顧子孫。祭祀是婦人極大事。今世祭法不講。連男子亦不知祭禮。無論婦人矣。然春秋掃墓。歲時伏臘。致祭祖先。家家有之。知事死如事生之義。不敢以褻慢怠忽之心行之。亦幾矣。最可怪者。婦女酷信師巫邪鬼之言。祭之極其恭敬豐潔。如吳俗還茶筵之類。祖

閩新編

卷九

三

宗之祭。了故事而已。彼以爲祖宗。決不加譴也。夫孝敬則喜。慢易則怒。人人盡然。何獨祖宗不然。而可不加警乎。

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熱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熱辱之可遠哉。夫婦第一。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

墮闕。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于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

教男而不教女。古今通病。然古之君子。真能教男。是以女子在家之日。則仰觀父母之矩度。俯察兄弟之儀型。身心檢束。不待讀書而始。至于淑善也。出嫁之後。舅姑知帥先之方。丈夫有刑于之化。女

閩新編

卷九

三

卽不學。吾必謂之學矣。今世不知教男女。子進退無從取法。今日而仍習不教女之舊。則大壞矣。世之賢父。當惡于教女。或可預藥他日之輕狂。世之賢夫。當勤于誨妻。或可稍革頑嚚之風習也。敬順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疆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戾。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疆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

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蝶。蝶。蝶。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行。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蘭訓新編

卷九

五

此條說處夫婦之道。可謂詳備周悉。女子能終身玩味之。豈有反目之事哉。避疆二字甚妙。今婦人之惟恐不疆者。曷亦反而思之哉。

或曰。近日婦人。竟有罵夫之習。如何。曰。此由失教而不知羞惡之心故也。夫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婦人罵夫。無不笑話。聲未徹乎房中。論已喧乎閭外。朋友相聚。而揶揄丈夫。詭辭而巧免。而彼兀處閨閣。恬不知羞。哀哉。斯人亦可憫也。余常推竄其笑。其因不過兩端。其一由丈夫無閑家之方。多嬉戲之習。教導升平習慣。自然初以此爲趣事。繼竟以

爲成規。其一因家道衰貧。所需難應。自問多虧。受譴呵以謝過。將願無策。惟唾面而自乾。止此兩端。相沿不已。女視母爲程式。媳奉姑爲楷模。親戚效尤。閭里向化。釀成惡俗。非止今朝。人有秉彜苦不聞教。夫道果貞。不難除也。或曰。夫婦以和爲貴。犯而不校。亦和之一端。此習雖成。亦無傷于大義乎。曰。知和而和。亦不可行也。余見畏妻之夫。必不能教子女。罵夫之妻。必不能敬舅姑。始猶畏罵夫之名。而畧爲隱忍。終必挾凌夫之勢。而日就頑。歸羞惡一。禽獸不遠爲夫者。安可不慮其終爲婦者。安可不悔其始也。

蘭訓新編

卷九

五

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于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

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婦行有四。今世所尚者三焉。而已首婦容。次婦言。次婦功德。則置而不問也。所謂婦容者。妖粧艷飾而已。婦言。禦人口給而已。婦功。爭奇鬪巧而已。故精于婦容者。則誨淫精于婦言者。則善鬪。精于婦功者。則暴殄天物。虛費光陰。嗚呼。孰知曹大家之所言。四行乎。

閨訓新編

卷九

三

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刑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深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陟輪入。則壞髮亂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此條所講尤爲切中情理。章中耳無塗聽六語。尤爲婦人立身要規。今世女子不克遵此六語者。未必皆淫奔之婦。然淫奔之婦。未有不從不克遵此六語而成者也。可不日夕自戒乎。

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閨訓新編

卷九

三

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故其卦爲睽。余謂此非特火澤之勢然也。大約天下高明之人。能容柔暗。陰性柔暗。多不能容。婦姑同處。易生嫌隙。非必皆一人之過也。何也。天下惟聖人始無過舉。若賢人卽有未盡善者矣。兩賢亦有不相得之時。況中才以下乎。今世婦人中才以下爲多。中才以下之人。不能見已之過。極易見人之過。彼此各見其過。

彼此皆不能容此所以易生嫌隙也或曰然則婦姑不相能平分其過可也乃多責婦以不孝而寬姑之罪何以服爲婦之心歟曰此天下之大義也父母亦未必盡無過也父母有過而爲子女者必欲與之持平可以爲孝乎不特此也自父母舅姑以外未必盡無過舉未必皆見已之過而不見人之過者也今若悉與之持平則惟有紛爭辨訟過日而不得一時寧息矣尚可生于人世乎聖人所以只教人恭敬謙讓克已自反並不曾教人必與

開訓新編

卷九

五

人持平與常人且然況于舅姑乎且凡與人校者必已盡是而彼無一是始可公言于人汎觀與人相校之人多不能盡是而人未必盡非也其忿忿不平之甚者或彼此分數多寡耳分數雖少難云無過亦未可全以責人矣况居子婦之列而可以自是乎婦如影響之言真聖經矣

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

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于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况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隣休光延于父母若夫蠢愚之人于嫂則託名以自高于妹則附寵

開訓新編

卷九

三

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宜姑忿而夫慍毀譽布于中外耻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德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

厚其所生一念此天下之至情亦天下之常情也女子知此義則叔妹之情當先舅姑而體貼之何也妹叔舅姑至情之所係也舅姑未食其意先在

叔妹也。舅姑未永。其意先在叔妹也。吾先舅姑而  
衣食之。則舅姑之悅有甚于已之先衣食者矣。叔  
妹未必無惡也。則從而隱之。未必無善也。則從而  
揚之。舅姑之悅有甚于已之受愛敬者矣。或曰。如  
此不近于諂乎。且我係其子婦。非其婢僕。何須事  
其子女如此也。曰。父母之所愛亦愛。父母之所敬  
亦敬。此人子之定禮也。婦事舅姑如事父母。此養  
志之道。可以爲誥乎。世人一宿逆旅。亦須相安。女  
子于歸之後。終身託命焉。一入其門而憎其所愛。  
閨訓新編 卷九 三

馬融善之。令妻子習焉。昭晔妹曹豐生亦有才慧。爲  
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  
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書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謨。

集之

大家文學。非後世婦女所易及。然不可不知。婦女  
中亦有此人。母道所載。大率教子爲多。能教子者  
未有不能教女。然此書專爲教女。女誠全錄。專取  
其能教女。佩而勿失。亦可謂如受其面誨矣。

閨訓新編

卷九

三



范母 後漢

東漢誅黨人詔捕范滂。滂白曰：仲博孝敬，足供養。滂從龍舒君九原存亡得所，惟大人割愛。母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令名高可兼致乎？

范孟博輩亦失國無道，其狀足以容之。義范母數語可謂無兒女子氣者矣。他人于此涕淚交下，聲息難續，如何能名光史冊耶？慈子瞻母程夫人博通經史，課二子甚嚴，嘗讀范滂傳慨然太息。子瞻請曰：軾若爲滂夫人許之否？夫人曰：汝能爲滂，吾獨不能爲滂母耶？子瞻後卒鯁直，無愧孟博看來母子氣稟似不相遠。婦人子賢，可自反而得也。

閩新編

卷九

七

王經母 魏

司馬昭弑曹髦，王經不從，昭矯詔收經，縛經母至，經叩頭大哭曰：不孝辱子有累慈母矣。母大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死耳。以此棄命，何恨之有？及臨刑，神色不變。回顧經曰：吾兒今日得死所矣，勿怯。遂母子大笑受刑。

常見世有傳聞廣見吐辭爲經，扛鼎拔山萬夫辟易者，每于生死一事惶惑失措，陷身不義，身名俱喪，卒不免于死。比比而是，皆由不識人誰不死，恐不得其死二語耳。王母此時雖叩頭流血，以巧餘生痛詈伊子，怨其波及，亦復何益？乃大笑受刑，以得死爲幸。偉哉此母，可謂識達千古氣蓋天下者矣。司馬昭聞之，能不銷然自沮哉。

閩新編

卷九

七

陶母 晉

陶侃母湛氏，新塗人也。陶氏貧賤，母紡績資給。侃少爲縣吏，常監魚池，以魚鮮遺母。湛氏封鮮，責之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反增我憂耳。都陽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薪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隣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侃貧時，冬日母子常着敝葛及貴母恒縫敝葛一片置袖中，曰：汝當作佳官，盡心恤民，勿忘着葛衫時也。

陶謝蕭編

卷九

妻

魚鮮細物也，以得于魚池而封還，此種舉動便非以小吏母親結局者矣。陶士行聲望由范逵而起，剉薦截髮亦誠意動人處，但須具陶母眼力，不然此等舉動亦難于繼耳。

近有一紳起于寒微，語人輒曰：人要不忘故步。此人舉止終遠時流，可決其有收成者。因想陶母片葛是閭熱場中一帖清涼散，教子良方也。

房母 北魏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崔氏，母曰：民未知禮，無足深責。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陶謝蕭編

卷九

妻

此之謂現身說法。房母可謂大作用矣。凡人孰無良心，實由所見成習。習見不善，欲奪其習，必須實見可愛可慕之事，然後能動其心。空言不足使之變也。景伯是個尊官，忽然而使平民之母與母對食，忽然而使犯罪之人侍立庭閣，固已使其母子震驚眩惑，盡喪生平。景伯進膳雍肅，祝哽祝噎，之風諒必有過人者。則民母恍然之心，自日日動。且時時動其子恍然之心，自日日動。且時時動房母欲感其母，則慈愛景伯之處，或愈周。景伯欲感其子，則唯諾進退之處，或愈謹。于是其母子畏威懷德，俯作仰愧，一種天性觸發，不可遏抑之狀，自然

到十分廿分三十分有不客不涕泣叩頭出血者矣。此事惟其母可使景伯爲之。景伯不便白母爲也。房母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光九經皆其親授。清河疑獄常先請焉。此特其一節耳。

鄭善果母附

鄭善果母崔氏清河人也。適榮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陣。母年時二十。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封郡公。十四爲沂州刺史。尋轉魯郡太守。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政事。輒坐胡牀于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則大悅。歸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于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我非怒汝。乃愧汝家耳。汝先君守官清恪。未常問私。吾亦望汝副此心。汝勿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心緣驕樂。墮于公政。恐墜爾家風。吾死日何面目以見汝先人于地下乎。恒自紡績。夜分而寢。善果以爲言。母曰。汝之秩俸。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不當獨擅其利。絲枲紡績。婦人之務。若墮其業。是謂驕逸。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不啖陳酒肉。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閭。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

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于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號清白吏，考爲天下最。其母卒後，善果漸驕恣，公清平允，不如曩昔焉。

鄭善果，中人也。母在而清白，母亡而驕恣，使無此母，童年而典大郡，不爲喪身亡家之具乎？觀此益知教戒之當嚴，世官之大獎也。

鄭母宛然有敬姜之風，諸行皆可法。其最妙者是俸祿當散贍六姻，姻戚吉凶但厚加贈遺而不入其門。二節凡人仕宦雖由一己才能，實緣祖宗積

南訓新編

卷九

受

慶。今人惟見已長祿入，但供妻子，甚者薄視宗親，邀懸貴賤，其爲茫昧寧非喪心婦人正軌？深居簡出，貴盛之匹多喜邀游，艷飾觀粧，以鳴得意，寒儉之門周旋殊苦。鄭母行止真深恐人情者歟。

王義方母 唐

李義府恃寵用事，侍御史王義方欲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爲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之，坐貶爲萊州司戶。

世間爲國忘家之事久矣，不見婦人女子。但知做官爲榮華富貴之事，豈知人一做官，雖父母亦顧不得耶？或曰：「如今做官不過爲窮，苟可救窮則已。」

南訓新編

卷九

卑

何須講到十分耶？余曰：「今人做官所取未必肯止在常俸之內。若常俸之外則皆贓私，皆須定罪，常俸甚薄，難以稱今人之欲，覓利于官尤爲無策矣。總之做官爲行道濟時之具，非爲驕盈富厚之資。目中雖不見有一人胸中不可不明此理，庶幾不枉做一世人。不然幾何不以王侍御母親爲自討苦喫者矣？」

盧母 唐

狄梁公有堂姨，姓盧氏，居午橋南別墅。梁公因侯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歸。梁公因啓姨曰：「其今爲相，表弟有何願，悉如其言。」姨曰：「相自爲貴，老嫗止此一子，不欲令事女王，其守貧賤分外，非所望也。」婦人無不願富貴者。有人送官與兒子，豈有不喜之理？盧母以武氏爲女主，不欲令兒子出仕。此母得教子之道，可謂卓識矣。梁公有再造唐室之功，身相則天，非盧母所解。史稱其聞姨言有慚色，非是自信不真。一時奪于正論，不能自伸，亦或有是。

南齊書

卷九

聖

北魏宦者符承祖一姨亦佳，附載。

北魏宦者符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赴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獨不肯，嘗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着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強使人抱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

至殿庭其一姨伏法，姚姨特原。

符承祖大是好人，若是他人，親得來奉承，誰肯復加恩惠于他？姚姨無憂之樂四字，大妙。不惟灼知符氏之敗，其胸次原與人不同也。或曰：「上車大哭，得母已甚。」余曰：「試看承祖事敗，姨爲伏法，禍酷如此。姚姨大哭未爲已甚也。」

世態炎涼，人謂多從至親起。因謂我家親戚分外比人，不善非也。人人如此，既爲親戚，則不免有交往。有交往，則形迹愈覺難堪。然不足怪也。人能安

南齊書

卷九

聖

命，則人自富貴。我自貧賤，不足動我。人能平情，則親戚富貴，不必加親；亦不必加疎。親戚貧賤，可以加厚。則寧可加厚。如姚母之遠嫌，此是深識。余恐人不善學，致起佞心。失親者無失其爲親之意，則又爲矯枉過正矣。

盧夫人 唐

崔玄暉爲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戒之曰嘗見姨兄  
辛亥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是好  
消息若聞資債克實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當重此  
言以爲確論比見親戚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  
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得來必是俸祿餘  
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禮所得此與盜賊何異縱無大  
咎獨不內愧于心乎湛母不受魚鮮之饋皆爲此也  
今汝坐食俸祿榮華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  
南朝書 卷九 聖

履地切宜修身潔已勿負吾言也

賢哉母也可謂有是非之心羞惡之心者矣今之  
貪婪者人目爲不畏應捕強盜按以國法俱無生  
理賴孟子教之不改而後誅一語暫從寬典良心  
未盡請以盧夫人之言爲晨鐘可也

柳母 唐

柳公綽之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爲  
縉紳家楷模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  
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  
兜子二青衣步履以從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爲丸  
賜諸子使夜嚼以助勤學

余每觀柳公綽兄弟家法整肅讀之使人感泣設  
韓夫人不能同心一德不重增顧慮耶一時瑞氣  
使人景仰無已柳公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

南朝書

卷九

聖

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  
肉吾不敢忘也韓夫人九熊亦此意歟

劉母唐

劉玄佐爲節度使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

身起寒微天子富貴之固當報祖父相承天子世富貴之尤當報乃一富貴則亡其自來久富貴則又圖非望人欲無窮無一而可劉母日織絹一匹不爲富貴動者矣語不亡本宜哉

敬姜云自上以下誰敢淫心合力淫心合力四字

南齊書

卷本

畢

最好此義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旨同人之一心不可不用有事則心有所託不至遊思妄想邪侈放僻無事則如不繫之猿無所不至心淫而能持身者少矣故聖賢深以爲病也常見富貴之家婦人尤習驕逸所以疾病事故種種百出劉母織絹自是有德有福之基先輩賢匹往往如此余親驗之不知者以爲儉陋也

歐母宋

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家貧不能得紙筆乃日命折荻畫灰學書卒成大儒

人家最不可因窮遂不教子讀書若要家中大發斷未有不讀書者觀歐陽公之母可見矣但恐讀得混帳不知方法或者老大無成然果能認真讀書則聖賢之說都是方法身就規矩心體光明自有度越衆人開闢生面處但恐祇加記誦並無體驗則不能好問好察心思亦無由入精微處耳歐

南齊書

卷本

畢

陽文忠公幼孤境界最苦他都是一身打出大約似蘆荻畫字一般做出竟至大成人爲萬物之靈何事不可爲只是志小氣弱便無大結果耳或曰天下皆窮讀書人尤爲最苦貧不讀書亦不足怪余曰讀得渾帳不如不讀余之此言爲不如歐陽文忠公輩言之也果是歐陽公自不怕窮或曰天下有幾個歐陽公余曰知予言之不誣者卽歐陽公也以予言爲迂者皆不必讀書者也然以予言爲迂者大段是婦人爲多此歐母之所以可重也

程母 宋

程大中公珦夫人侯氏明道伊川之母也治家有法不嚴而肅不喜鞭笞奴婢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諸子有過必以白父日子之所以不肖者皆母蔽其過則父不知而無由以正之也纔數歲行或至踣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於此飲食常置二子於座側或絮羹卽叱止之曰勿求稱欲長當何如故明道兄弟生平于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罵人皆母教之使然也

南齊書

卷九

聖

古人將敬畏二字一建說極妙敬原是不敢放肆之心原近于畏小時能畏父母長自知敬矣母之能教子者自小要成就他此一點心便不入放肆一路他日凶暴之行自少母之無知在縱其惡而不喜人檢蔽其過而不令父知他便全無畏懼放肆慣了壞其心術莫此爲甚聖狂之分只在敬肆豈知懸絕只在此一關說程母以子之不肖皆蔽其過而父不知透骨之論也

人家婢僕要恤其饑寒均其勞逸理其曲直其禮

全在至母蓋家主無論讀書經緯大率藉家聲

卽在家中安能屏前竈後時時將婢僕計其短長燭其幽隱所以至母爲政勢使然也爲至母者當念此輩皆窮苦無聊萬萬不得已之人非生而爲婢僕者也彼之祖先未必非富貴之徒衰寇之後子孫不才至于如此饑寒所迫安知我子孫異日不流而爲此天道循環安知婢僕自身不忽然爲大婢僕之子孫不忽然昌大遠過我目今十倍百倍而日日逞雄心于焚焚可憫之寒乎婦人見此

南齊書

卷九

聖

聞余言未必遽信余亦不必列數往古只就今人目中所見耳中所聞故家而降爲皂隸戚獲而致身公卿不一而足卽一可以知百由近可以該遠言念及此惟有積德累仁使我之子孫免爲他人之婢僕是要緊事也如何是積德累仁只寬恤下人亦是積德累仁中一事昔有賣兒詩曰養汝如雛鳳年荒值幾錢辛勤當自愛不比在娘邊不日哭盡眼中血洒淚身上衣業緣如不斷猶望夢來歸讀之使人悽惻人能常念此詩則生慈憫心常



念子孫或爲人役。則生畏懼心。有此兩念。居上必寬矣。程母之待奴婢。其深得此意者哉。

世有天生之貴賤。有仁義忠信之德。聰明睿智之才。貴也。上人也。無仁義忠信之德。聰明睿智之才。賤也。下人也。仁者存心愛人。義者非義勿取。忠者盡心所事。信者一言不欺。聰明則視聽精專。睿智則心思靈變。婢僕之于才德。大率相反。所以成爲賤人。其事原不足怪。世之號爲家主。主母者。數者之中。未必能有一二。往往切責婢僕。皆以相反之

南窗新編

卷九

孝

故亦大癡矣。夫人苟有此才德。豈爲汝下哉。已所不能。而責婢僕之不能。真所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或曰。婢僕下愚。原不足責。然下愚之人。最不可耐。若寬恕了他。他或反加挺撞。反加呪詛。全無尊卑。忘其貴賤。上人責止一朝。而彼連旬不置。上人呵斥一語。而彼嘖有煩言。豈可概置不論乎。曰。此其所以爲下愚也。若彼知禮知法。卽不謂之下愚矣。古人云。居上以寬爲本。正謂在下之人。多不曉道。

南窗新編

卷九

孝

理若不寬。必不能容。不能容。勢必逐去。無下人。亦不成。上人且世上安得知禮知法之人。而用之哉。常見世間婦女。不明此理。往往與婢僕爲仇。有得自由者。一事不如意。則鎗楚頻加。立行逐去。幾番更易。多費資財。此聲遠聞。雇覓無路。無小人不成。君子望之不像人家。有不得自由者。或係公姑之所喜。或係妯娌之所隨。深惡其人。欲逐不得。則悲憤無聊。是非蜂起。鬱鬱成疾。甚至殒亡。此雖奴輩之可惡。亦由所見之不明。婦人一身。相夫教子。成家立業。數十年之中。有多少大事。要做。豈與三二兩銀子。賣身。人爭一時之高下乎。今世婦女。動云他係何人。我如何下氣于他。他不是我班輩人。如何不肯讓我一言。夫肯下氣之人。卽自知非而改過之人也。知尊卑而能讓。卽是安分而不敢放肆之人也。此卽知禮知法之謂也。世豈無此等下人。然而不易得也。大概不知禮不知法者。爲多。爲人上者。當自尊自重。炤前後。不是一味性氣。成得底有許多難處。遇此輩。多生慈憫心。勿生忿恨心。

愛人之道亦自愛之道也。唐代宗曰：不癡不聾，不做家翁。先慈陳孺人曰：惜衣有衣穿，惜人有人用。余常曰：婢僕與罪人不同，此皆窮人常爲。二三金設法不得，遂賣子女賣自身，我亦幸而可設處。二三金耳，不然其相去能以寸乎？能味此數言胸次，亦可以稍廣矣。

呂母朱

呂榮公正獻公之長子，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規蹈矩。甫十歲，那寒盛暑，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以冠帶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于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于目。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如此，故公之德器大異于人。

宋時呂氏最號有家法，由今觀之，不可謂非內助

之力也。申國姊嫁張待制者，最鍾愛其女，然居常至細微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及女嫁呂榮公，一日夫人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觀申國姊妹如此，則魯公宗道家法又可知矣。

尹母 宋

尹和靖母陳氏處家嚴肅雖貧不爲戚和靖童幼卽教之動止語默使合于禮甫長授以經義聞程伊川之教命往師事之紹興初常應舉發策語不善和靖日是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有識見語一時強說不來如尹母善養祿養語由他平日不以貧爲戚是個原不慕富貴疾次知程伊川命子師事是個原識趨向底人從伊川之後

閉關新編

卷九

畫

和靖所造自有足爲母愛重者身有得于伊川時禁伊川之學豈有背之趨祿之理子投卷而歸母應聲而出子母一心非一日矣賢哉之數有以矣

李母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益以先君餘慶愍妾母子孤貧賜以此錢然妾所願諸子學業有成他日受俸此錢非敢欲也亟命掩之後景讓官至太子少保

或問李母設取此錢其子將不爲官歟余曰此亦未必然然見錢而取人之常也見錢不取而知無勞而獲爲身之災非人之所能也大富大貴原是

閉關新編

卷九

畫

不同乎人之事須有不同乎人之量乃能勝之貧家婦得數貫錢卽喜動顏色况盈船青蚨能視同無有耶東坡常得方士鉛汞術在黃州日無事思試之其夫人曰使先姑在必不爲此蓋程夫人亦魯得藏錢而掩東坡開言遽止有識人相去不遠如此

文中子曰再寶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後必殃近見得藏金者往往爲無賴所持傾家不止無勞而獲之言真不誣也

包母

包蒙泉與弟子敬皆爲御史以乞養母歸一日母問二郎席間坐何客家人答曰某甲又問談何事曰適其所有一女子謂可買爲姬也夫人大怒呼二子數之曰某甲巧舌誑人若不親賢人君子而親此輩不談文史道德而言買妾媵邪吾不能坐視若敗而家經月不與其子語次子朝夕跼牀頭其兄亦爲涕泣求解必絕其不與通而後已

人家略有氣色便有一種譏諂面諛之人來趨承

閨訓新編

卷九

五

迎合不惟將驕心逸志漸漸從此放闊勢必使剛方正直之人裹足不前而譏諂面諛之徒日新月盛此真安危禍福之關身在局中者不知也包夫人之訓二子諄諄以親君子遠小人爲念可謂深明大義者矣二子皆有聲望宜哉

楊仲珍母

楊仲珍嘗請客其母盛爲供具從炮中窺客罷讓之曰吾觀汝所交皆不及已此自損之道後復請客皆耆德之士母親之喜曰吾無憂矣

語云門內是君子門外君子至又云不知其人視其所與斷未有所交朋友不善而其人可問者也若與不及已者交此人必好諛而無志好諛則不如已者易于縱情無志對不如已者居然翹楚習氣日重蔽錮愈深寧不日損乎楊母問客至而盛

閨訓新編

卷九

五

供已得好賢之體乃細察賢愚以爲喜怒可謂真得教子之方者矣近時風俗之惡未有甚于馬弔者夫馬弔卽賭博之別名也今人聞賭博則喫驚戒子弟勿爲之至于馬弔則以爲不過鬧牌戲耍恬然不覺任子弟爲之不知廢時失業蕩志紛心耗費資財狎昵匪類皆在此中凡爲父母者但察子弟之友有嗜馬弔者卽痛絕勿令往來亦庶幾有楊母之風者矣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

言婦人之職。當在中饋。主酒食爲正務也。酒食之  
最。大者爲祭祀。賓客二事。近見縉紳之家。婦女多  
不親庖厨。高居深拱。盡託僕婦。以致婢媼相結爲  
奸。欺誑詭譎。無所不至。客坐終日。或無一漿之承。  
八簋燦然。實無下筯之處。上賓有首陽之厄。家人  
多。珍臂之爭。使丈夫開罪于高賢。良朋亦至于塞  
足。夫潢汙之水。可羞王公。蘋藻之菜。可升宗廟。貧  
乏而能潔其菜羹。人亦安其儉素。富貴而日流于  
慢。易誰能恕其不恭。况身爲婦人而曠廢婦職。廣

傳。嬾惰之名。自同。參養之實。富貴無常。家風大壞。  
亦何樂而爲此哉。楊母之客至盛供。潛察賢否于  
賓客身上。用多少。精細工夫。深可法也。  
貴盛之家。多慢賓客。亦有不得歸罪主婦者。此亦  
有故。甲第連雲。庖厨遠隔。勢不能不委之下人。車  
馬喧闐。肩摩踵接。勢不能周。知其甲乙。此情理之  
所有也。夫古人食客三千。纖微必悉。上客下客坐  
次井然。此亦自有其方。何至全須主婦。今但以貴  
盛而非極至者言之。一家之中。有常住之客。有暫

至之客。難于周給。必有外厨。暫至之客。主婦不能  
理。常住之客。可監視也。常住之下客。主婦或不能  
理。常住之上客。可監視也。所謂上客。莫過于師傅  
矣。師傅之飲饌。于未進之前。不可不躬親料理。致  
其潔精。于已徹之後。不可不視其好惡。以爲增減。  
其次爲敦禮之賢士。在賓師之位者。此種飲饌。萬  
萬不可全委之下人。卽常住下客之飲饌。亦必命  
妾媵之賢能者。總理之。僕婦之老成者。分任之。各  
司一事。責有所歸。賞罰分明。無偏無黨。賓客雖多。  
亦何慮焉。夫得人方能理事。飲食所以養人。常見  
仕宦之家。丈夫竭力周旋賓客。而賓客席不暇煖。  
者以飲食非一朝一夕之事。而口腹不止爲尺寸  
之膚也。丈夫茫然不知其故。內助之損益。豈細節  
哉。或曰。如此得無勞乎。勞之一字。富貴之家。所惡  
聞也。曰。敬姜之論勞逸。曰。自上以下。誰敢滯心舍  
力。所謂上下。自帝后至于庶人。皆在焉。今之貴家。  
寧有過于天子者乎。帝后不可逸。而惡聞勤勞。其  
心也。忽焉矣。

李母 宋

太宰李邦彥家起于銀工既貴其母常語昔事諸孫  
以為耻母曰宰相家出銀工則耻銀工家出宰相正  
為佳事何耻焉

今人動以世類繩人正是不知天道夫人誰不願  
尊榮而惡下賤然竟不得尊榮而致下賤者命為  
之也命是天造誰能力爭至于英異之才不幸生  
為徒隸之子此尤無可奈何識者但當飲其適種  
豈可薄其寒微余少時不無習見先君常誨之曰

閩訓新編

卷九

五

吾輩亦幸而為衣冠之後汝何得乃爾自是不敢  
妄言間嘗詰問乞子僕役往往皆衣冠士族富室  
大姓之裔益恍然知天道之循環而目前之高下  
真不足深計也嗚呼天道可畏人事難知李邦彥  
之家未必復為李邦彥銀工之祖恐不足為深耻  
也李母常進先事亦安不念危欲子孫不復為銀  
工之意歟用心遠矣

閩訓新編卷之十

錢塘秦雲奕定叟氏輯著

崑山徐樹屏敬思氏較定

後母

天下利害不相關涉之人而強使用情于其身  
其不聽從不足怪也乃有榮辱得失無不相關  
先後生前承為一體如後母于前妻之子此斷  
當視同已出而無有二心者乃入門便覺不安  
終身如負芒刺天下皆然也因此一點不安芒

閩訓新編

卷十

一

刺之心而禍常有不可勝言者可哀也已瞿九  
思曰前母孤兒最可憐百般磨折彼何堪不知  
戴孝披麻者他與賢郎是一般即此一詩亦可  
知前妻之子不容漠視而動萬然一體之思矣  
集後母

或曰吾子論後母而謂榮辱得失無不相關先  
後生前承為一體斷當視為已出無有二心者  
可謂明白痛快矣伯叔無子而繼子侄亦榮辱  
得失無不相關先後生前承為一體者乃多不

能一心何歟。曰：此與後母之局又大同而小異者也。人之不能相好，多因成見隔之。後母不愛前母之子，不遇謂前母之子非我所生，恩情淡薄，以致仇怨。其于前母，素不謀面，原無嫌隙也。若兄弟之子，其承繼必在中年，于如娣常多猜怨。有子者，不免視無子者，而或生矜張，無子者，不免于有子者，而過爲推測，無心之語，因有心而組織成文，偶然之差，因一肯而吹毛求疵，憎其父母，并不愛其所生一也。良知良能出于天

性亦因所習。遂爾依依，故乳母老嫗，原非天親。自小乳哺，宛同手裏蓼莪之詩，諄諄于拊我畜我。顧我復我，實人之至情也。今人之繼嗣，多在長成于所生，未必念罔極之恩，于所繼則原無鞠育之實恩，意不孚易成疎濶。二也。卽有自幼承祧而教養不無顧忌，何也？承繼原是親房動息，卽皆關涉在所生父母，不無姑息之私。則所繼譴呵，常有杆格之勢。彼此推委，名存實亡，漸至長成，習爲強項。三也。舉世之人，無不好利，全

之承嗣，亦其一端。有貴者本非應繼，而強爭無財者，實係嫡枝，而規避是以今之無後而有嗣子者，大率皆薄有財產之人也。兄弟如娣，既未必夙昔相能，所後之人又未必天生孝謹，不過迫于大義，遂爾告廟承祧。繼父繼母不免偏私，其所親如女壻外孫，兄弟姊妹及兄弟姊妹之子女，已承繼而仍稱無子，散居積而恬不動心。嗣子于所後之父母，未必卽以爲父母，而所後父母之財產，未有不以爲皆我之所應得者也。

內囊陰耗，積怨日深，強者紛爭弱者飲恨，四也。此所謂與後母之局大同小異而不能一心之由也。或曰：如吾子之言，繼母之戾多于後母，繼嗣一道較後母而更難，千古後母之惡何以指不勝屈，繼母之禍何以遺聞，猶減歟？曰：此又有隱情焉。後母之病雖起于以前母之子爲非我子，而後母未必無子，富則恐分其財，窮則恐奪其養，利害所在，多伏殺機，此其所以可畏也。繼母之病不過在如娣，不和以不和之人而忽子

其子彼此皆非所願。是以百病叢生。故後母之病難解。而繼母之病。猶易解也。或曰。繼母之病易解。其解之法如何。曰。妯娌之與吾從前言之詳矣。繼子必用親枝。取其原係一本。氣脉相通也。平日妯娌之間。果深明一體之誼。見無常。父衣無常。主豈有告廟承祧。反至漠不相顧乎。拊我畜我。顧我復我。猶子比兒。亦應如此。若自己生育艱難。于子侄尤宜加意。百年蒸嘗。于此是賴。拱把祠梓。荷欲藉之。必思所以培之。而況子

南齊書

卷十

四

任乎。若已承嗣之子。斷不可仍有彼此之見。夫入現有父母。今令其父母而父母我。且未論其隱衷如何。我三年封必于我。諸贈謚責必與我同行。乃平居恩意。絕不相通。錙銖毫不假借。可乎。不可乎。大抵人情。即是天理。有報先須有施。每見巨富之家。分遺嗣子。僅存房產衣飾。多空卽此處。分豈能允服其獎。大半起于繼母不知培植根源。吾願世之爲繼母者。熟觀予妯娌之說。而深明一體之誼。則此病自解矣。

或曰。世之爲伯叔父母者。卽如吾子之言。于子侄無分毫彼此。時時而顧之。物物而予之。而子侄毫不動心。奈何。曰。父母于子。無不時時而顧之。物物而予之者也。而子亦有毫不動心者。奈何。夫感無不應。理之常也。感而不應。事之變也。然父母于子。而不能時時而顧之。物物而予之。苟非賢子。未必無怨懟之念矣。子侄與親生之子。原自有間。乃時時不顧之物。物不予之。曰吾恐雖顧之。予之亦毫不動心。也是以不能望之。

南齊書

卷十

五

親生之子者。而望之非親生之子也。亦見其惑矣。今持百錢買物。熟視物而不授以錢。曰吾非不欲物也。恐授錢而物不我授也。雖日在市肆而物終不可得。況已不以心腹輸人。而望人之輸以心腹乎。或曰。此交易之道也。伯叔父母一本之親。而講交易之道可乎。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爲人父止于慈。爲人子止于孝。慈卽父之所以交于子。孝卽子之所以交父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不知親之愛



也。已非一日矣。然天下多不孝之子。而無不慈之親。故本生之父母。不必教之慈也。若伯叔父母。則有未可同日語矣。何也。世人因感于孝。多不孝舅姑。尤不和于妯娌。今十人相聚。必有三四之嗣之人。子侄相承。天下之通義也。試問不友于兄弟。不和于妯娌者。尚能慈愛其嗣子乎。父母不慈。愛尚能望嗣子之孝乎。不慈不孝。而承繼一事。又不可廢。無怪乎舉世之多故也。

附錄

卷十

七

故教慈一說。獨于伯叔父母爲不可全也。或曰。入于本生父母。能承歡聚順者少矣。伯叔父母原有疎視之意。今子教伯叔父母。而必曰慈而後孝。得無益爲嗣子藉口乎。曰。父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自盡之方也。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忠恕之道也。孔母老嫗。原非天親。自小孔哺。寔同毛裏。况伯叔父母。時時而顧之。物物而予之。真如親生之子。末有不動者也。伯叔父母待之如此。其人猶倣然以爲不慈。而安于不孝。則與

禽獸不遠。雖屬毛離裏。亦無益也。子謂吾能教之以孝乎。吾流覽載籍。而見視所後之子。能如其子者鮮矣。深原其故。而知未有不由于繼母者也。故爲補書以附後母之後。以告世之爲繼母者。

翟母漢

翟方進。幼孤失學。年十二三。欲至京師。受經。辭其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讀經。積十餘年。以射策甲科爲郎。後位至丞相。封高陵侯。身既貴。

附錄

卷十

七

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潔。供養甚備。

隨子到長安。受經。何等難事。織履以供膏火。何等人家。况又是後母乎。翟母之仁慈智識。真起出尋常萬萬者矣。方進拜相。封侯。而母尚在此。真可謂報施不爽。

此卽前妻之子。榮華富貴。後母亦榮華富貴。一大榜樣也。使方進之母。以爲此非我親生之子。不肯同之。長安。受經。則方進安得如此高官。方進無此高官。後母安得如此榮享。是爲方進所以自爲也。

愛方進所以自愛也是以教養兒子成人卽如農家種稻無論他生已生多一人有一人之收者也千倉萬箱愈多愈妙在倉箱之中豈必我親生兒子所種始甘美而益我之豐大而餘子所種悉屬當而妨止之乎今但教養已之子而忌嫉前妻之子是不欲餘子種稻者也農家種稻貴壯賤幼前妻之子必長于已之子得其成立其效尤速長者支撐于前幼者蔭庇于後其于已生之子尤爲不利不知此而反加妒嫉此何說歟或曰親生之子

南嶺新編

卷十

本

榮華其情意必不同于前妻之子前妻之子致自通顯或加薄視百無自由此所以不如親生之子而不願其成立也曰人之賢否何常之有親生子或不承順亦不自由并不須通顯也前妻之子苟有恩義卽致通顯亦未必百不自由也今于通顯之前而先存一百不自由之想先加薄視于其子則異日子或加薄視直自取之也而又何然乎不如但盡爲母之道而自安于報施之常子賢不致自先居于不肖子不肖則我不失其賢爲至

善之軌也且子之窮通豈因母之喜怒已所生則通非已所生則窮是天直一已爲之也已生之子姑息成習常成驕惰前妻之子每因困厄或多奮興是以喜怒之私適足爲害前後之見徒增怨仇或曰前妻之子卽加不堪當其榮華仍須尊已喜怒任情亦何害乎曰人以爲母見仇仍尊我倚其尊凌之無已無論人非鬼責勢所必加設或清夜自思豈能無愧且刎頸之友榮辱無關三族之親爵命不及惟夫生之子卽爲已子生死榮辱無不

南嶺新編

卷十

本

同焉此天地之大義無尚之至親自相殘賊迷而不悟此亦妄人而已有等後母漫視前妻之子不加譴怒亦不訓誨以爲避嫌可免外議夫假訓誨之名以行其暴戾顯是相仇借避嫌之名而居然坐視已同行路仇仇固難共處行路何以相親不知前妻之子賢良固同安享前妻之子敗類寧免遺殃老親大遭困苦羣弟不得寧居皆此視同行路逸居無教成之賢明婦人惟深體夫生之子卽我之子榮辱相關不

容異視則無論前妻之子妾媵之子皆如已子無往不宜矣

穆姜

漢

陳文矩妻李氏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有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于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益隆衣食資供倍于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何不分出穆姜曰方以義導之使善及前妻長子與遇疾困篤穆姜親調藥膳恩情逾至與疾久而瘳呼三弟謂之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郡縣聞訓新編

表異其母復其徭役

六子同居卽一母之子亦不免有親疎厚薄之嫌况前妻四子各懷異心者乎穆姜處此亦良苦矣乃穆姜加意化之使各遷善可見人非禽獸無不可格者余爲自反有愧于穆姜處正多也

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繫臂。及令死。當歸關。法內珠入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有子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至關吏搜得之。曰。噫。此值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意母忘置。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如何。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取置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意。初爲實。然憐之。乃謂吏曰。兒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置奩中。

南齊書

卷十

主

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初固曰。實初取之母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自禁。女亦哭泣。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送喪者盡哭。哀慟。路人關吏執筆書。効不能就。字曰。母子有義如此。安知孰是而殺之乎。乃捨之人。謂前後母女而慈孝如此。可謂難矣。號二義云。

此女好處。妙在意母忘置。奩中。隨即認罪。此非平日真有至愛于母如何。一時勉強得來如此。聰明女子。平日又能至愛其母。其繼母苟非貪欲。未育

不親愛其女矣。今人一遇繼母。其子女各存一不相下之念。在胸中。繼母又存一不相親之念。在胸中。旁人又各存一決不相能之念。在胸中。若爲父者。少失主持。骨肉乖離。至有不可問者矣。夫白頭偕老。人誰不欲。而事有不可知者。十常五六也。夫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况繼母處至親至尊之地。而可不愛不敬。以自取罪戾乎。吾願世之子女。處不幸之際。掃淨不相下之念。于胸中。自安于爲子之道。則二義之傳不獨見于往時矣。

南齊書

卷十

主

胸有一喜。必有喜色。見于顏面。胸有一怒。必有怒色。見于顏面。每見人家于繼母。多含憤怨之意。自謂藏于胸中。而不知已形于顏色。尊長以不善之色。加于卑幼。卑幼未必能堪。况卑幼可憐于尊長乎。日聚一室。互相報施。宜相結愈深。必無好解交矣。此掃去胸中不相下之念。爲親愛之地。爲第一着事也。夫客旅得伴。尚終身不忘。隣佑相依。或分袂垂涕。事我父。綜理室家。幼小伏其照拂。生育卽爲弟兄。如之何。可不相下也。雖然。此但爲前妻

之子女言也。爲繼母者。尚其無愧爲母哉。

後母于前妻之子女。多不炤顧。而女爲尤甚。以子猶有成家立業。膳養祭祀之事。而女則全無干涉也。故喪母之女。多不肯娶。而女之怨後母。常倍于子。余母陳孺人。年十六。喪外祖妣吳孺人。外祖繼娶馮孺人。長先妣僅二歲。先妣恭謹親愛。無異吳孺人。先妣年六十八歲卒。余見先妣對他人言。自始至終。自壯至老。無不稱母人皆以爲難。因述之傳中。余友魏叔子。表先人墓。亦載此語。或有非

之者曰。後母雖非親母。不可謂非母。對人稱母。何足異乎。不知人畧有不相親厚之心。斷不能有自下之念。況母僅長二歲而已。又七十歲之時乎。老年如此。幼壯可知。對人如此。當面可知。今杭俗不稱母爲母。而以他稱代之者。如生子卽呼母爲外婆。娶婦卽呼母爲阿太。比比是也。此風盛行。不必繼母爲然。此皆不肯自下之心。成之若再有鄙恨怨懟。其悖謬尤有不堪。又不必言矣。能如吾母之恭謹。老而彌篤。寧不足爲世法乎。若曰此庸行也。

何足傳。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當垂爲聖訓矣。人倫日用中。細心體驗。則見至情至理。嗟今之人。誰識此旨乎。

秦母元

秦母柴氏秦閨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閨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時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福訴于官。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于兄乎。鞠之至死不易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因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併二子俱釋。

卷十

十六

之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而復其家。

張福訴閨夫長子。長子不能自理。柴氏但爲長子代罪。並不爲之申冤。長子之罪應誅明矣。其弟無辜。鞠之至死不易。乃兄負罪似乎漠不相關。兄之庸懦無肝。屬又可見矣。如此之人。平日豈能愛弟。又豈能孝親。柴氏因夫之官。其子成母之志。此等立心雖烈之伯夷叔齊何多讓焉。後世繼母駕禍于前妻之子。異母之弟疾視其兄者。不一而足。人之賢否固不可同日而語乎。

閨訓新編卷十一目次

雜錄

王蘭英

寇萊公老奶

節娥

毛惜惜

韋婢

酒姬

閨訓新編

卷十一 目次

一

閩訓新編卷之十一

錢塘秦雲爽定叟氏輯著

崑山徐樹屏敬思氏較定

雜錄

雜錄者其事不必爲女爲婦爲母之事其人有可取則取之所以廣爲善之門也夫善無分于貴賤也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今有人焉已爲公卿大夫而無仁義忠信則人必惡之惡之斯賤之矣則雖無副笄六珈之飾

閩訓新編

卷十一

一

而有仁義忠信之行者又可以少之乎讀此編而上下之人皆可以觀感矣集雜錄

王蘭英 唐

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姪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克殺之師仁始三歲免死禁錮蘭英請免錮得保養許之時喪亂餓死者藉藉游丐道路以食師仁身啖土飲水後詐爲採薪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詔封蘭英永壽鄉君

喪亂饑饉之時全此三歲孤兒真非易事匹婦愚

忠儘有非學問人所及者從此類推不可忽也

富貴之婦自貪安逸一有子女卽雇乳媼此輩原係下流不肯安貧守分輕身出雇優少劣多子女一經其手大半不能愛惜已好嬉遊任其匍匐墮坑落壑多致驚惶或厭其啼呼而恣食以傷生之物或憂其告訴而嚴加以撻伐之威以爲戲具不顧脆弱之肌膚不解風寒寧辨一時之冷暖一朝致病深諱緣由內因外因茫無稽考遂使嬰兒大半天折豈知因愛適以害之兼此輩多係少婦情

閩訓新編

卷十一

二

慈易萌僮僕爲羣苟合甚便常因溺染之成風遂致深閨之難考因奸爲盜因盜成奸其爲可畏尤屬屬階世有賢明之婦勿貪一時之安毋輕雇乳媼致子女夭折倘因病疾爲此權宜當精選馴良之人慎其出入之處厚其廩餼嚴其賞罰或遇王蘭英之流亦未可知也

冠萊公老奶 唐

冠萊公自少富貴享用過奢及拜樞密賞賚尤厚賓客莫不稱嘆獨一老奶潸然墮淚公驚問故則曰太夫人捐館時欲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安知相公有今日耶公慟然大慟卽折節從儉

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是感忿之極忽變其所守滯如水之瀾漫盈溢人處其中恍惚震撼飄蕩淪胥而不能自主甚矣二境之難持也處富貴中能常想貧賤時則有進無退事事求全

南齊書

卷十一

三

之意自然漸少然此亦關所稟清濁如老奶所言不是萊公不過長歎一聲而已慟然大慟折節從儉夾不能也或曰不特此也世之貪暴之夫有念昔日之貧而愈縱其貪念舊時之苦而大肆其欲者奈何曰貪可久富人盡逐貪欲果無報任其肆欲此理昭然不須深論大概佳言所以藥善士正說所以導哲人若蔽錮甚者禽獸不遠可無告也

節娥 宋

郝節娥嘉州媚家女生五歲母媚苦貧賣于洪雅良家爲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媚娥不肯媚日逼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紃之事頗精巧粗可以給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終爲良可乎母怒箠且罵洪雅春爲蠶叢祠媚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娥媚與娥徐往娥見少年倉皇驚走媚挽拽使不去不得已留坐中時時顧酒食輒唾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歸過鵲鳴渡娥度他日必不可

南齊書

卷十一

四

脫陽渴求飲自投于江以死鄉人謂之節娥云節娥誠遇種矣然使少時不賣與良家安知不世其媚乎習之于人甚矣哉



毛惜惜 宋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率衆據城以叛。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偶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耻于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爲太尉更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殺之。越三日。李虎破關。全安等皆伏誅。

惜惜妓女耳。其平時往來。豈皆忠孝節義人乎。彼以爲猶未至。爲賊則不覺其非而安之耳。見全等

閩新編

卷十一

五

爲叛而是非之心。不覺大露。孟子所謂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類是也。天下孰大于死。何不克無穿窬之心。若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何至不如毛惜惜哉。

韋氏女奴 元

元末高郵賊乘亂寇掠。韋寅妻王氏與其姑懼辱。相繼赴井。有女奴始笄。已擇配而未醮。見二人俱死。嘆曰。後之哉。若水清可分。吾寧執鹽掃于泉下耳。亦從溺。

此所謂舍生而取義者也。尚得以女奴少之哉。余觀人家于婢女。多不以人理待之。妬婦但嚴禁主婢之交。通而不顧僮僕之苟且。遂使此輩習爲下流終身。不復不知此輩雖賤。亦是人子。教育有法。

閩新編

卷十一

六

亦是陰功。觀韋婢之從死。其家法亦可見矣。上等之人見善思齊。下等之人見不善。卽學學不善之後。他日或遭督責。動曰。不止我如此。他人亦然。我止于如此。他人尤甚。甚而捏造人愆。以蓋已過。以至此案未結。彼案復紛。推其牽扯之情。本由羞惡。卽其支吾之說。實大癡愚。夫兩人同病。各自嘗不聞有彼人而除患。人我皆盜。盜發悉誅。不聞因彼盜而減等。今遭督責。惟有自反。豈因支吾能分罪謫。此心不肯趨上。安能免于下流。吾因韋

婢之志慕水清。世婦之甘居汙下。而知人之貴賤。大須另有品目也。

酒姬

盧昭美母卒。貧無以葬。備于酒家。得月資與女弟。令備奠祭酒。姬爲咨嗟。輟食語其子曰。我死若必不如。此月備推辱爲母也。乃以衣飾與昭美。令葬母并免其備。

盧昭美賢矣。酒姬此舉。雖在士大夫。尚可稱也。況婦人之在編戶者乎。自不可泯。

閩訓新編卷十二目次

處變

代夫人

陶答子妻

嚴母

李氏

陰粉妻

倪貞女

南陽公主

夏侯氏

京師義女

劉夫人

崔氏

友悌

唐貴梅

閩訓新編

卷十二目次

閩訓新編卷之十二

錢塘秦雲爽定叟氏輯著

崑山徐樹屏敬思氏較定

處變

婦有三從之道以陰順乎陽也。然義有決不可從者。無論子。即夫。亦不可從也。無論夫。即父母。舅姑之命。亦不可從也。或曰。吾子立論。以孝親爲人倫第一事。孝必以順爲主。豈有父母之命。而可不從乎。曰。阿諛順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

閩訓新編

卷十二

一

故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子之于親。如此。于舅姑。于夫。不可推乎。夫父母舅姑不義之事。而欲子與婦順之。此如害失心瘋人。欲啗砒霜子與婦。惟有悲痛。父母舅姑有如此惡症。百計思有以愈之。方不失子與婦之常。若以爲父母舅姑之所欲。便當順之。是殺其親而已矣。故凡所錄不從父母。不從舅姑者。皆孝女孝婦也。父母舅姑有惡疾。未免不以爲父母舅姑者有之矣。嗚呼。瀕死而不肯汗姑之名。是不因。

姑之有惡疾而不以爲姑。此真仁人孝子之用  
心也。吾于唐貴梅之一言有深悲焉。集處變  
或曰。子之論父子夫婦之變也。意專重于父。得  
無近于人盡夫也。父一而已之論歟。且天下非  
常之事。世不數見。亦何關於日用。而必考據論  
列乎。曰。男子之大倫有二。父子。君臣是也。女子  
之大倫有二。父子。夫婦是也。然君雖重。必以父  
爲主焉。故伍胥入郢。不見。絕于鱗。經李雍。雖忠  
難復生于唐。世女子之夫。男子之君也。此義之

南訓新編

卷十二

二

所以必重于父也。夫天下之物。莫不有根源。未  
有絕根源而可生者。父母人之根源也。男子不  
孝。人得指陳。女子不孝。頑然無愧。以但知有夫  
而不知有父也。女不知有父。父亦不知有女。方  
生而惡之。甚則殺焉。已長而賤之。嫁若置焉。而  
女亦茫然不知。所謂似乎原係可惡。可賤。應殺  
應置者也。嫁夫之後。始若寧居。怙恃之恩。自然  
京薄。已產女後。設施亦然。遂至此風靡然。不覺  
習俗相仍。根源幾滅。人道之壞。莫甚于斯。試思

父子何倫。而可顛倒。若是乎。余今窮極至之理。  
推人道之變。俾天下曉然。知父子之親之不可  
漸滅。如是也。則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父子定。而  
兄弟自親。矣。天下有知孝知弟之女。而不知事  
舅姑敬丈夫者乎。榮順中正之德。庶乎其復見。  
余之論變。所以教常。不可以已也。或曰。祭仲之  
妻之告其女也。何以異乎。曰。雍糾之妻。佐雍糾  
而殺祭仲。無是理矣。雍糾死。雍糾之妻不得獨  
生也。婦人從一而終者也。而以爲人盡夫也。而

南訓新編

卷十二

三

可乎。祭仲之女。亦以不識父與夫之義。而有此  
問。則父子夫婦之變。安可不明告于天下哉。

代夫人 周 處夫難

代夫人趙簡子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  
葬。襄子未除服。馳登夏屋。誘代王而殺之。因舉兵平  
代地。而迎其姊。夫人曰。吾受先君命。事代王十餘年  
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吾聞  
婦人執義無二。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  
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亦不敢歸。遂

呼天自殺。

褒子號賢明。而殘殺如此。甚矣功利之害人。也。任延壽殺妻之兄。而壽妻經死。與代夫人所見略同。婦人之義。只當如此。然平常之家。母家夫家。設有猜嫌。賢智之婦。猶可用心調劑。如趙代戰國之時。爭地爭城。不顧親戚。非一日矣。代夫人即賢智何所用。力尤可悲也。或曰。代夫人果智。勸代王不往。或不受此禍乎。曰。趙強代弱。苟萌此心。代必不全。此所以無策也。

南訓新編

卷十二

四

陶答子妻周去夫全嗣

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行不興。家富數倍。妻數諫。不聽。及歸。宗人皆賀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不祥也。婦曰。夫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民。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未期年。答子果以盜誅。母以老免。婦乃與子歸。養姑終天年。

南訓新編

卷十二

五

者在位。有功則賞。此官人要法也。朝廷當以此用。人士人當以此自考。若能薄而官大。無功而家昌。不過營求于進。倚勢害人而已。夫藉勢以取人之財者。官也。藉力以取人之財者。盜也。曰。官曰盜。迥若天淵。藉勢藉力。有何差等。答子之所謂以盜誅。必如今之所謂監守自盜之類是也。監守自盜之盜。是上取于君。雖與慘刑酷法。以取于民者有殊。然以臣事君而盜其所有。不甚于鼠竊狗偷者乎。士人讀一生書。祇辦一點盜心。一旦遇可以為盜。

之時大肆其爲盜之習。天道稍有知安得不積殃。嬰害此陶答子之妻。四言真百世定論也。然此義自古及今。大半茫昧。略有道及者。便掩耳而走。擲掄而去。日見覆轍相尋。不肯改也。何意此論。反發于婦人哉。蓋天下但知利而不知義。但知其夫做官而不知其夫實爲盜者。惟婦人爲尤甚。此論而發于婦人。千古異人也。

或曰。成周以前。抱子脫去之事。不爲異也。今世有難行者矣。且罪人不孥。亦非今制。答子妻子罪須

閩訓新編

卷十二

大

從坐無所逃也。雖去何益乎。然則當今而遇贖債之夫爲之奈何。曰。觀宗人皆賀之時。抱兒獨泣。則知陶婦平日諫其夫處未必甚妥。遇贖債之夫。惟有委婉以諫。身先淡泊。推恩宗黨。戒子孫之驕盈。飭僮僕之恣橫。庶幾補救之方乎。

嚴母 前漢 不諱子惡

嚴延年爲河南守。用刑刻惡。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上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願乘刑罰多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烏母御歸府舍。母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車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歲餘果誅。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

閩訓新編

卷十二

七

延年在河南。有屠伯之號。張敞聞而覘之。延年曰。矜其能。終不衰止。其母臨別數言。何止痛哭涕泣。觀其叩頭服罪。自爲母御之狀。不可謂無人心者。卒至棄市而止。豈天惡其慘毒。必欲成其惡報耶。

李氏蜀漢獨列國難

李氏蜀守將馬邈妻也。邈艾以冬月入陰平，邈不爲備，乃歸私室與妻擁爐。妻曰：「邈關告急，君豫然何也？」邈曰：「主人聽信黃皓溺于酒色，禍不遠矣。魏兵至，吾其降乎？」李唾其面曰：「負國如此，吾何面目與君共立也？」已聞邈出降，李卽自縊。

馬邈負君，李氏無涉此一死，似屬多事。然此是一點是非之心，羞惡之心，過檢不任耳。古人以妻爲內助，爲良友，原有匡輔不逮之義，一切順從，原非

聞訓新編

卷十二

八

夫貞婦順正，吉蓋夫必貞，而後婦順之非事奉。命不顧義理之謂也。天下命婦皆如此，何至委國事于不問乎？

陰瑜妻荀采晉不從父命

潁川荀爽之女，名采，年十七，適南陽陰瑜。十九產一女而瑜卒，後同郡郭爽喪妻，爽以采許之。爽因詐稱病篤，召采，采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挾抱載之，救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于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建四燈，盛裝飾，請爽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爽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以粉書扉上曰：「屍還陰陰。」

聞訓新編

卷十二

九

字未成而自縊，左右初不爲意，比視之氣已絕矣。荀采有建燈盛飾，終夜清談之略，亦何須懷刃自誓始成其志耶？想采之意亦欲父之諒情，遂願不至迫以必死耳。然則死豈其心哉？乃竟迫以必死，悲夫。

倪貞女 北魏 不從未嫁之夫

涇川貞女倪氏。許嫁彭老生爲妻。聘幣既畢。未及成禮。倪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過之。女曰。與君聘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辜。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耶。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

閩訓新編 卷十二

十一

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辜。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貞。沒身不改。雖處草莽。行合古述。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表墓旌善。號曰貞女。

此與不受盜賊之辱而死者加一等矣。蓋人易以爲原。係夫婿卽不正。始不爲害也。今鄉里小民。往往遺幼女于夫家。長大而後成親。俗名爲樣媳婦。多不正。始最爲不可。大率皆窮困之人爲之。此須大講古儷皮之風。嚴立婚姻。修費之禁。然後訓諭。

愚民俾革此俗。家人之貞庶有望也。

訓新編

卷十二

十一



南陽公主 隋爲父絕夫

南陽公主。隋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年十四。嫁於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文化及弒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惟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耻。淚下盈襟。聲辭不愜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證謂主曰。宇文文化及躬行弒逆。今將族滅其宗。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遂殺之。公主請建德剃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與士及遇於東都。士及立于戶外。請復爲夫妻。主拒曰。我與君仇家。今不手刃君者。以謀逆之際。察君不預知耳。因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拜辭而去。

煬帝之弒。成于宇文智及。智及化及士及皆述之

閩訓新編

卷十二

古

閩訓新編

卷十二

古

子也。士及雖不預謀。南陽義無復合與之告絕。大義最明。但禪師之死。不爲乞留。誠爲太過。或曰。南陽既以宇文爲仇家。宇文法應族滅。不爲仇家留遺孽。又何過乎。曰。參夷之法。非古也。先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士及既不預謀。論後世族誅。則無生。聖論先王明罰。尚無死法。士及尚無死法。何論禪師。南陽于煬帝父子也。于禪師母子也。天倫之親。上下一也。豈可於無罪之子。恕然而不救乎。或曰。士及無死法。何須告絕。曰。士及即不預謀。然於煬帝君臣也。翁婿也。視其死而不能救。不能死。而怡然與弒逆之徒。共享榮樂。彼于我父爲何如。而我尚可與之復爲夫婦乎。或曰。設士及預謀。禪師之死。應乞留否。歟。曰。以古人罪人不孥。殲厥渠魁之義推之。卽預謀亦無與於禪師也。南陽拒士及之言。仁至義盡之論也。南陽之不敢禪師。不明古道。而不克盡夫天倫之至也。故子而去。夫其庶幾乎余惜南陽之賢。而不能盡合于義。恐後世或有類南陽而不知所從者。爲辨之如此。

夏侯氏 爲父去夫

劉寂妻夏侯氏。潯州朥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爲鹽城丞。喪明時。劉已生二女矣。求與。劉絕。歸侍父疾。又事後母。以孝稱。五年。父亡。毀不勝喪。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塚。廬其左。寒不絮。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物二十段。粟十石。表異門閭。後其女居母喪。亦如母之行。官又賜束帛表其閭。

或曰。碎金已嫁。劉寂父疾告歸可乎。余曰。此必有大不得已也。父疾子養。職之常也。不載有子。則倚

閨訓新編

卷十二

末

藉無人。家計稍裕。猶可委僕妾觀負土作塚。則寒可見。雖有後母淑慝。未知老年替日。伶仃堪憫。去夫養父。迫于天性也。或曰。碎金卽念父。往來兩家。有何不可。何至求與劉絕乎。余曰。世遠言湮。載籍無考。然以意逆之。此又必有大不得已也。劉寂若是賢者。理應看顧婦翁。今至使婦告絕。平日必不以婦翁爲意。或嫌其妻之疎濶。家政周旋。乃翁亦自可知。不然。卽迎長雲至家。供養豈不兩便。碎金能孝其親。何至不顧婦道。不恤二女爲此絕情。

之舉乎。或曰。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若以碎金之

事爲是。則夫家不可謂內。父母家不可謂外矣。余曰。委質爲臣。有虎無貳。故事君致身。不得復顧父母。然告假終養之條。不見拒于昭代。何也。父母恩極之思。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婦之於夫。與臣之於君。一也。不以大義示人。則人紀不立。不知聖人立紀垂訓之義。仕則慕君。嫁則昵夫。置天性于不顧。世變之大可憂者也。碎金之事。發于至誠。豈知許多道理。然此等事。却與大舜之不告而娶。伊尹

閨訓新編

卷十二

七

之收宮。牧民同一無譜。至文百世之師。未可輕視也。或曰。然則自今以後。父母有病。天下女子皆可如碎金之歸養乎。余曰。非然也。有兄弟與無兄弟。有別也。貧與富有別也。夫婿之用情。不用情。有別也。若父母不至無依。夫家關係亦大。非萬不得已。安可輕舉妄動。居非常之名乎。今世女子。適人之後。竟不知父母他胸中。未必不動念。不能如碎金之特達。能行又不見舉。世有此等事。把天性都遏抑。慣了碎金此舉。不可不表見也。

或曰。吾子以終養比碎金之去夫。似矣。然仕宦有致政之理。不聞婦老亦還母家。惡可同日語耶。余曰。出妻仍還母家。是源本之可見者也。女無所歸。則仍還母家。父母無所歸。則不可奉養。有是理乎。受出可歸。養親豈不可歸。父子兄弟爲天倫。君臣夫婦朋友爲人倫。人以義合。分合之情。古人於三倫不甚遠。不須屑屑相較也。碎金二女孝母。則知但父亡後。未必不還到家。但無明文。不可臆斷。覽者在得其意而已。

京師義女唐爲父死夫難

京師義女者。長安大昌里人妻也。有仇人欲殺其夫而無道。聞其妻仁孝。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弑夫。不義欲以身當之。乃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束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待之。還家遣夫卧他所。自沐。卧樓上。夜半。仇家斷頭去。視之。知其妻也。哀其志。遂釋其夫。

此仇人爲無力人耶。何敢以殺人。事明告于人。爲

有力人耶。何至不能取道而欲其妻爲內應也。此人大概未必大力。此翁婿必鄉愚。無知此人之強橫以處。此翁婿爲有餘者。故敢如此。此女亦愚何不明告其夫。中夜擒之。向官告理。而默默就死乎。然就其事處。兩難不欲傷夫與父之心。則可予也。名之曰義。以見所處之境有難偏。夫與父者。惟此女之立心爲合宜也。

劉仁贍夫人南唐不救子死

劉仁贍堅守壽春拒周師三載勿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哭于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復使求救于夫人夫人曰妾子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婦人第一要明大義如此等事是也或曰監軍使哭于中門以救是將士爲之請命非專出我私情

南訓新編

卷十二

干

不可因將士之意而赦其無知乎余曰軍法畫一則軍士服今主帥之子犯法則以無知赦之仁贍守壽春三年不知殺多少犯法人誰則爲有知者在他人則誅之在于則赦之衆心不服軍士一譁數十萬之衆忽然瓦解恐不止崇諫之不保矣崇諫受誅將士感泣豈哀崇諫之死乎感仁贍之至公爲之心死也

崔氏宋不從母命

崔氏合淝包總妻總樞密副使包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遂垢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澣澣之事幸矣况敢汙家乎生爲包婦死爲包鬼誓無他也其後稚兒亦卒母呂自荊州來誘崔欲嫁其族人因謂曰喪夫有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沒姑老矣將舍而去乎呂怒詛罵曰我寧死此決不獨歸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到荊州倘以不義見迫必絕于尺組之下願以屍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卒還包氏

南訓新編

卷十二

圭

呂詰女曰夫死守子子死誰守女應答曰婦人無再醮之義今日之守不專爲夫子也庶爲斬截不當云昔之留也爲舅姑也設舅姑俱亡其詞不大窮耶然觀其對乃翁數言實因孝肅名望起見所以對母之言仍述舅姑亦見其無迴護真率處婦人不肯辱家聲志趨便爾高卓爲上人者可不身

帥後昆哉。

崔氏不拂母意。同往荊州。語意真摯。使母革心。此節婦中所少處。他人或與母乖。朕令母不堪而去。寧不可名節婦。然未易幾其進退矣。

一本有云。包公常出一勝于母家生子。崔密撫之。總死。取勝子歸。竟以嗣。包名經。此亦可紀之事。因不見本傳。附載俟考。

閩訓新編

卷十二

幸

友悌 死兄難

友悌。字季兒。邵陽邑任延壽之妻。季宗之妹也。延壽怨季宗。與友田建陰殺之。建獨坐死。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者爲誰。壽曰。田建。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財物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又縱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乃語其女曰。吾義不可留。又無

閩訓新編

卷十二

幸

所往汝善。視兩弟乃自經。

禮。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弗與共國。季兒無所往而自經。是矣。此可與南京王長女事合看。皆處人倫之變矩也。但延壽與季宗構怨。至于相殺。以季兒之賢明。而不能潛消默化。使相殘。賊至于如此。何哉。大抵女子一身。兩家關。係使父母舅姑兄弟夫婿。所遇皆賢。有無相恤。情義灌輸。女子之大幸也。而事有難全。一有缺陷。則嫌隙遂起。爲女子者。知過在母家。當極敬慎之節。以事舅姑。夫

舅使舅姑夫。舅念我而忘怨于母家。知過在夫家。當極愛慕之。誠以感父母兄弟使父母兄弟憐我而釋憾于夫家。庶乎其可矣。若因婢僕言語不明。往來儀文誑誤。卽須隨事補收。務使毫無間言。用得一番苦心。方全百年姻眷。非可曹焉而已也。世之女子。用情之薄者。從夫之後。但知夫家而不知有母家。其厚母家者。或挾父母兄弟之勢以制其夫。親戚一道。其乖睽久矣。豈非閭教不明之故哉。或曰。三從之義。出嫁從夫。女子出嫁。兄弟服降爲

閨訓新編

卷十二

五

大功爲夫服斬衰三年。夫之重于兄弟遠矣。延壽殺季宗。季兄何必自經乎。余曰。兄弟天親也。于情不輕。先王制禮。不將夫婦講得。大重人道。何緣得立非兄弟。果薄于夫婦也。延壽季宗一事。委曲未知何如。使延壽殺季兄之父。則季兄當執不共之義。不止自經可了局矣。父喪期年。夫喪三年。如子之言。亦可以爲父輕。而夫重乎。世風日壞。男子雙妻而遺父母。則疾視兄弟。女子昵夫而遺父母。則不知兄弟。大可慨也。

唐貴梅 明不從姑命

唐貴梅。池州人。適朱氏。夫貧且弱。有老姑。悍而少與富商有私。後商復至池。見婦悅之。密以金帛賂姑。姑利其有。誨婦。婦者以百計弗聽。迫之亦弗聽。加以箠楚。體無完膚。終弗聽。乃以不孝訟于官。官受賂倍加刑焉。然終不聽也。親黨咸勸婦曰。何不吐實。婦曰。若然是全吾名。而汙吾姑矣。竟易衣自經于梅樹下。屍懸梅樹三日。顏色如生。聞者哀之。

守節而不辱其身。猶有能之者也。寧死而不汙其

閨訓新編

卷十二

五

姑。此非人之所能爲矣。能守節。此節婦也。寧死而不汙其姑。此孝婦也。况貴梅之姑。是何等姑。而貴梅汙其姑。此孝婦也。况貴梅之姑。是何等姑。而貴梅率率如此。貴梅之孝。豈尋常一孝字可了結哉。今世婦女相聚。大率姑訴婦短。婦訴姑非。姑非果真爲婦者。數之先坐一大。不是矣。念貴梅之言。亦稍知爲婦之禮乎。

跋

楠表兄秦定叟先生弱冠好濂洛之學家無僭石晏如也人皆高兄之操而不知兄之用心爲甚苦兄母爲楠從姑母庚子辛丑間兄與楠同居五六年楠見兄事姑母依依繞膝菽水承歡而于嫂氏視雖細事必反覆告誡不啻師之於弟子楠以爲傷於繁兄曰子亦知予之志乎余才拙而志甚奢與世察合自分以田間老今幸老母兄諒不望我以祿養余深知勞之且日趨于窮也夫我所與其終身者婦也使婦而

閩訓新編

陳跋

十

稍念榮華不知義利之辨寢處且不寧矣余雖欲高臥隴畝得乎楠唯唯而退閱數年姑母謝世兄挈家入河清終歲著書蕭然蓬戶嫂祖衣椎髻經理桑麻井臼親操夜分不寐一蔬食之微必敬必潔事兄如大賓兄諷咏之餘巍然上座與家人陳說倫常上下今古雖尊孤屢空觀其雍雍肅肅望之者無不以爲此皇古之風楠喟然而嘆始知兄所見之遠也閩訓一書爲兄教家寶錄亦吾兄刑于已效之書也夫天下知吾兄爲謀之遠則知所以讀是書矣嗟夫天下

孰不有婦亦孰知所以自安之道哉

康熙丙寅六月既望沐教愚表弟陳楠拜跋

閩訓新編

陳跋

一一

秦氏閨訓新編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秦雲爽撰雲爽有紫陽大旨已著錄是書成於

康熙丙寅因呂氏閨範而增損之而分爲后妃女

主女道兄弟婦道妯娌嫡庶母道後母雜錄處變

十一目則體例略殊



# 庸行編八卷

〔清〕牟允中補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尚朝柱等

澹寧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庸行篇八

卷》提要

## 庸行編序

一時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  
書故古稱三不朽立德立功  
與立言並重近世著書垂教  
者類不勝舉其高者好為幽  
張序

一

深與衍之說使閱者莫測其  
指歸此和凝之詒癡符所由  
見哂于顏之推也至其卑者  
率牽于釋氏陳言崇尚福田  
果報之虛文舉家庭日用之

最切近者反相與惴栗因循而弗敦其寔是故書愈多而教愈晦茲讀牟君叔庸庸行編不禁弔詁額手曰是真可垂教于當時而不朽于後世

張序

二

者乎易稱龍德基于庸言庸行中庸稱子臣弟友聖人未能而夫婦之愚卒莫之能外洵乎天下至庸之行實天下至極之行此叔庸晨夜屑

編輯勤：不涉子雲之艱深務循子政之簡易集徃古近今之芳言懿躅而分卷以八猶六十四卦之統于八也析類以三十三即中庸終于三

張序

三

十三章之意也上自官常下逮士庶舉凡五倫之大五禮之繁以訖一言一動之攸關暗室屋漏之莫掩靡不網舉目張條分縷析世人日取是

編讀之若者法若者戒若者  
習聞不忘其舊若者創見頓  
開其新若者善有同心相觀  
而益勵若者過誠易犯內省  
而加嚴若者歡喜踴躍發所

張序

四

不能發之天良若者默化潛  
消攻所不能攻之意惡其言  
簡其意深其事近其效遠真  
如稻粱可以食天下之飢布  
帛可以衣天下之寒上為豪

傑所遵循下為顓蒙所欽式  
是則一立言之間而德與功  
已具而實又皆續述曩徽未  
嘗自創一奇以自耀于著書  
沽名者之列叔庸之以庸取

張序

五

字而即以庸名編也庸之為  
義大矣哉獨怪世人每閱稗  
史小說寢食俱忘惟恐其盡  
一遇勸懲格言輒默塞欠伸  
齟齬不相入夫執人而責以

聖賢猶可謝也若并是編而棄之其竟自外于庸人也夫時

康熙壬申季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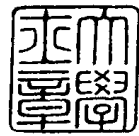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

張序

六

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京

江張玉書謨



閩中葉長芷書



序

析津牟君叔庸裒集先哲近賢之格言為書八卷凡三十類名曰庸行編刊之行世余讀之而歎叔庸之為世道

王序

一

人心計者至深切也天下之道不外於一庸夫子贊乾之九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而子思子亦云自堯舜以一中相傳其理本皆日用事物

之所當然而世皆懵焉不察  
如瞽者之行於道中擗墮索  
塗而莫知其所從是故子思  
子特著之為庸使天下之知  
愚賢不肖舉從日用事物之

王序

二

所當然者而察而由之以至  
於聖人不難蓋堯舜之所謂  
允執厥中者其事不過惇叙  
九族慎徽五典而無稽之言  
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凡讒說

殄行震驚朕師者必屏而絕  
之則堯舜之中亦不外乎一  
庸而已矣三代而下時中之  
道人既不可以幾及則惟導  
之以庸常之行而道即在是

王序

三

焉自微言既絕百家爭鳴莊  
周列禦寇之徒騁其沈洋縱  
肆之談以驚世炫俗而荀卿  
揚雄諸人亦皆務為高奇可  
喜之論沿及典午之世士大

夫競談莊老至于遺落世事  
廢弃人倫裂閑踰檢如嵇康  
之菲薄湯武阮籍之居喪飲  
酒跡其所為惟欲求異于世  
俗而不知其得罪於名教也

王序

四

夫儒者之言道本屬庸常而  
世俗猶以為高遠頽然自放  
於名教之外而縱恣陷溺偏  
棄規矩而不知自反甚矣世  
道人心之日壞而儒者立教

之書不足以救之也今年君  
叔庸之為是書也凡行已接  
物居官治家子臣弟友冠婚  
喪祭自一事一物以至萬事  
萬物之理胥具乎是而其言

王序

五

槩取粗淺卑近一切通俗之  
語所謂庸常之至日用事物  
之所當然也以是立教將使  
世俗之人樂於觀覽而無厭  
苦之意及入乎其中見所警

而瞿然以覺見所誠而怵然  
以懼見所鍼藥而忍然汗出  
洒然心涼由是反求內省摩  
厲束修以爭為士君子之行  
而縱恣陷溺之病庶幾霍然

王序

六

起也其為世道人心計豈尠  
也哉余謂叔庸是書可以倡  
明聖教扶掖人倫非僅僅掇  
拾會粹為瑣言長語者之比  
也因喜而為之序

峇

康熙壬申仲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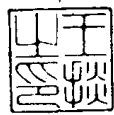
賜進士第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

婁水王揆謨

王序

七



長洲汪士鋐書



刻庸行編序

鍾鑑

庸行編初名顯體集摭集始於  
維揚史摺臣參補庸行析津年  
刊庸行矢志繡梓者則上黨尚  
擎一也擎一未覓則此乃軍化

葛序

一

寸克終厥志詳加校定選工鐫  
刻閱歲書成願之曰庸行編屬  
多序之或齊問於予曰茲編也  
胡彖而刻也予曰謬云禦寒無  
答重裘止額算答官修殆近之

矣曰脩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道莫備於五經五經而後沿所  
至於二十一史凡大聖大賢大  
仁大勇大奸大惡一書再書大  
書特書如日月止經天如江河

葛序

二

之行也如雷霆之挺擊如鬼神  
之伺察不一事而足不一言而  
畢其所以興發人之善心懲創  
人之惡志至嚴且切矣茲編也  
不既多乎哉予曰夫士齊卷於



戶牖而不能窮一經之旨而歷  
史河漢則又比展卷而思卧矣  
客之所云得執經史而使鄉井  
閭里家弦戶誦爲希帛耕粟之  
書乎抑亦爲治國平天下之階

葛序

三

乎莊子曰大吾炎也小吾詹也  
夫吾弁大小亦各有所授之也  
奔畊於歷山漁于雷澤與木石  
居與鹿豕遊則恬仁爲爾矣及  
其聞一善吾見一善行若決江

河沛然莫之能禦則變仁爲爾  
矣夫善吾之善行至微也末著  
全經全史之爲用也而釋乃由  
仁義行不殷已其甚也而忽之  
則此一善一行仁者得之而爲

葛序

四

仁知者得之而爲知推而至於  
愚夫愚婦習之而安爲不見異  
物而遷焉子思子曰譬如行遠  
必自邇驛如登高必自卑此庸  
行編之所刻也編各類類爲

網網齊條條爲目裏多益寡雖  
不等要皆出經人史游心於諸  
子百家平易之行而非堅白異  
同之論可臥佐塵柄可如書座  
銘方晉人之清吾亦非放侶老

葛序

五

生之常譚而不迂揆理窟而不  
涉乎幽遠偶徵應而無假於鬼  
神麤亡爲曰用飲食之常精之  
爲脩耳立命之本若夫慎五歲  
親九族則堯舜之孝弟也子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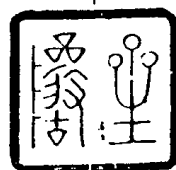
父臣事君兄弟朋友之間則又  
吾夫子之蕭爽蕭爽吾有所不足  
而不殷不勉者也安可臥非經  
史而膜然視之哉信其心則其  
書可知也讀其書則其人益可

葛序

六

知也然則於庸之婆心良亦苦  
己

康熙三十季軍末冬十月一  
月  
旣至後三日星巖外史丹陽  
葛震夢之誤



錫山朱鑄書



葛序

七

庸行編自序



庸行編者因維揚史播臣氏願體  
一書雅而廣之者也丁卯秋余內  
兄擎一之弟化邨氏南遊歸以此  
書見示余讀之見其掇拾往哲名  
言參以身所閱歷語力世勸懲因

自序

一

歎曰此勸善書也有類稗說然皆  
愚易矣易能可以家誥戶誦扶掖  
人心可以羽翼經史而不違乎道  
也警一曰盡刺之以公諸人余曰  
善及一再閱率皆隨手哀集辭極  
續增余性鈍甫過目試舉其事某

語便不復記在某篇矣不覺失笑  
曰夫友也而鈍若是偽必有鈍如  
我者乎掩卷仍茫然不發負此衰  
集之心歟擊一曰子奈何余曰古  
人書不有謬類類函類書種乎  
其義可竊取之矣後以塵務嬰心

自序

二

有志未逮戊辰秋擊一促之甫繼  
事焉而擊一病亡即逝余悲懷悼  
惜遂棄去庚午春因有重訂功過  
格之刻化邨復促之以成兄志余  
思擊一固慷慨併儻見義必為又  
樂與人為善者也化邨不忍其責

志以歿余又何敢以固陋辭而不  
終歟志乎于是不揣為之條分縷  
析且推而廣之焉繁者芟略者補  
取原刻十四卷以經史子集十六  
凡人世之大綱大倫微情細故可  
勸可懲者語以類從無論短長皆

自序

三

會而稱之編為八卷三十三類名  
曰庸行夫子贊乾之九二有曰庸  
行之謹中庸引夫子之言曰庸德  
之行其義蓋取諸此夫事皆出於  
庸常言一歸於淺近為愚不肖所  
不可易者即聖賢亦有所不能外

焉事至庸也而理即至中雖類稱  
說而道存乎其間矣化邨曰語以  
類從是已天下事理無窮遂是盡  
之乎余曰不然伊川之訓學者曰  
將聖賢言仁愛類聚觀之易繫辭  
曰觸類而長之事理雖無窮類聚  
自序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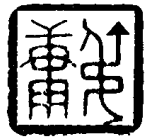
而觀觸類而長猶虞掛漏也哉余  
也性鈍又高碁無人誦讀之好凡  
見可以益人裨世者以類錄入付  
諸剞劂董鄒貽誤都所不計途年  
而刻後客有過我而讀者曰是書  
也以程朱之至理行之即聖賢之

大業輯者如華千孤之腋謠者如  
聞五夜之鐘對症下藥逢魔說倡  
真救世奇書覺成應紀案釋典別  
解天堂地獄之說稱屬神道設教  
耳子將為斯世功臣豈獨為史氏  
功臣已耶余蹴然曰惡其何言也  
自序

五

余年四十歲之無成回首從前事  
皆妄自輯自省慚負實多知之  
非艱行之維艱安得人持一部身  
體力行挽近今而為華晉世界座  
幾慰此益人裨世之念并慰醫一  
世人為善之心於地下也若夫操

他人之善以為己有則吾豈敢  
 康熙三十年歲在辛未秋八月朔  
 夢硯齋主人年允中并庸題



自序

六

慈谿鄭梁書



庸行編目次

卷之一

達觀類 計六十六則

德量類 計六十三則

檢身類 計五十九則

省過類 計四十七則

安命類 計二十四則

言語類 計六十四則

卷之二

庸行編

目次

操守類 計五十五則

敬畏類 計五十則

讀書類 計七十則

立教類 計四十四則

卷之三

孝行類 計二十八則

忠順類 計二十則

刑于類 計二十八則

卷之四

和睦類 計三十四則

慎交類 計八十三則

正家類 計五十五則

論謀類 計四十五則

卷之五

勤儉類 計三十九則

惜福類 計三十則

積德類 計二十七則

利濟類 計三十四則

庸行編

目次

二 澹寧堂

卷之六

體恤類 計三十六則

思義類 計二十八則

醫藥類 計三十八則

產育類 計三十七則

卷之七

攝生類 計五十七則

昏刻類 計四十四則

喪祭類 計四十則

風水類 計三十則

卷之八

治化類 計三十六則

勸誠類 計四十三則

對越類 計三十則

警醒類 計三十六則

已上共計三十三類

庸行編

目次

三 澹寧堂

庸行編目次終

庸行編卷之一

廣陵史 典指臣父原輯

析津牟允中叔庸父參補

問山尚朝柱擎一父校梓

達觀類

堯舜執中之傳。子思子又加一庸字。豈以中之意有未盡乎。蓋中。玄虛。茫無把握。庸。平常。確存持循。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傳者中。而意即庸也。非有二也。故德曰

庸。德言曰庸言。只此一庸。而聰明識解之士。多消煞

庸行編

卷之一 達觀類

一 潛寧堂

不過。不跳於異端。則廢於半途。故曰中庸其至矣乎。

民鮮能久矣。庸莫庸於子。臣。弟。友。而盡分難。庸莫庸

於喜怒哀樂。而中節難。識庸則識中矣。孫夏峯先生語下同。

先輩嘗謂日用飲食之間。可以證聖。人莫之信也。夫聖

也。而能離此日用飲食乎哉。行庸德。謹庸言。不以饑

渴之害為心害聖人之能事。畢矣。能於此日用飲食

無慙。便可以俟百世聖人而不惑。豈可以其日用飲

食也。而忽諸。開音義中也音開。嚴也音淵。空際也。又開。謀也。俗以開音義。開音開。分爲二。非

畏天地。忠君王。孝父母。隆師長。和夫婦。友兄弟。信朋友。

篤親戚。睦鄉黨。此數者。人倫之根本。須逐一體行。庶

無愧怍。苟不從此大者起見。縱有諷誦布施諸好事。

是舍近求遠。不足為善也。

學者讀書。正以明理為本也。理既明。則中心有主。而天

下是非邪正判矣。遇有疑難事。但據理直行。得失俱

可無愧。凡求籤問卜。祈夢。皆甚渺茫。驗與不驗。參半

不可全恃也。

常有小不快事。是好消息。若事事稱心。即有大不稱心

者在其後。知此理。可免怨尤。

庸行編

卷之一 達觀類

二 潛寧堂

成名每在勤苦日。敗事多因得意時。

建功立業者。多和平之士。債事失機者。必執拗之人。

不到極逆之境。不知平日之安。不遇至刻之人。不知忠

厚之易。不經難處之事。不知適意之巧。

平居寡慾養身。臨大節。則達生委命。治家量入為出。徇

大義。則芥視千金。

色心正熾時。一念著病。與便冰寒。利心正熾時。一想到

死。味如嚼蠟。熾音治。盛也。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生。始知無病之樂矣。無事之



家不知其福也。事至而知無事之福矣。

酒不顧身。色不顧病。財不顧親。氣不顧命。當其未備。就  
不明知。亦能勸人。亦能自解。及當境界。仍復昏迷。故  
稱暗昧之人。多是聰明之士。

極聰明人。也要著三分默。不可盡心認真。最伶俐人。亦  
須裝一段拙。勿宜滿面弄巧。默音艾平。聲。癡默也。

恃勢凌人。恃智愚人者。猶登冰山。而自謂身高。第恐太  
陽當空。冰山消釋。則落身泥塗。置足無所矣。願以爲  
戒。

庸行編

卷之一 達觀類

三 靜寧室

水至柔也。寒極則結而爲冰。而柔者以堅。金至堅也。熱  
極則鎔而爲汁。而堅者以柔。是知人不到極處。亦不  
能變化。

勢到七八分便止。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夫世猶水也。身猶舟也。水能行舟。亦能覆舟也。才則舟  
之帆也。學則舟之楫也。帆有待。楫無待者也。志猶舵  
也。運猶風也。楫雖遲。而無風可達。帆雖捷。而非舵則  
危也。

貧賤時。累心者少。宜學道。富貴時。施與者易。宜濟人。若

夫貧賤而存濟人之心。富貴而堅學道之志。尤加人  
一等。

有聰明而不讀書。有權力而不濟人利物。辜負上天篤  
厚之意矣。既過而悔。何及耶。

有必不可已之事。便須早做。日捱一日。未必後日之能  
如今日也。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及事  
到將完。越要加慎。加勤。加寬。

凡遇不得意時。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地自然涼爽矣。

庸行編

卷之一 達觀類

四 靜寧室

此降火最速之劑。

人生不論貴賤。一日有一日合作之事。若飽食煖衣。無  
所事事。那得有好結果。

能明佛理。却不爲邪說所誘。

參玄借以見性。譚道借以修真。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處見。艱  
難處多。從貪戀處見。

天運十年一換甲。人事十年一變遷。今不須廣論極遠。  
只以鄉黨十年前比論。其成敗興衰。何嘗有定勢。無

遠識者。見他人有如意事。則忌妒之。見他人有不如  
意事。則譏笑之。同居及同鄉人。最多犯此。若能明知  
事勢無定。則自慮之不暇。何暇妒人笑人哉。

破損之物。可以久用。疋羸之人。可以長年。得於無可恃  
也。閒官冷職。多致考成。敝宅瘠田。每能傳後。得於無  
可爭也。疋音江。羸音雷。瘠音疾。

護體面不如重廉耻。求醫藥不如養性情。立黨羽不如  
昭信義。作威福不如篤至誠。多言說不如慎隱微。求  
聲名不如正心術。恣豪華不如樂名教。廣田宅不如

庸行編 卷之一 達觀類 五 澹寧堂

敘義方。

冷暖無定。驟煖勿棄綿衣。貴賤何常。驟貴勿捐故友。  
未富先富必不富。未貧先貧必不貧。

夫人才不足。則多謀。識不足。則多事。威不足。則多怒。信  
不足。則多言。勇不足。則多勞。明不足。則多察。理不足  
則多辯。情不足。則多儀。

儘前行者地步窄。向後看者眼界寬。窄音仄。寬音反。

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現在。夫  
過去已成逝水。勿容繫也。未來茫如蒲風。無可冀也。

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  
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諉責於他人。豈  
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歎。

人生凡事固有定數。然其中以人力奪天王者。有之何  
也。如銅鏡取火。方珠取水。指南車不過一鐵針耳。以  
藥火煅煉。頭南尾北。顛倒不錯。至於推寒暑節候。定  
日月交蝕。時刻不爽。再如禱雨關雉。種種靈異。豈非  
人力。譬如土能生物。若不春耕夏耘。焉能秋收冬藏。  
苟徒靠天工。不盡人事。又何以洩造化之精華。補天  
庸行編 卷之一 達觀類 六 澹寧堂

地之缺陷乎。蝕音食。日月虧也。本作食。

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寧耐是忍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

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

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

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是死

而無補。

做公無點真惡念頭。便成個浪子。事事皆虛。涉世無段。

同活機趣。便是個木人。處處有礙。礙音艾妨也。阻也。

胸中著富貴二字。雖甚儒雅。不免俗氣。胸中著仙佛二

字。雖甚聰明。不免痴氣。胸中著意氣二字。雖甚圖熟。

不免霸氣。胸中著名宿二字。雖甚謙謹。不免矜氣。胸

中著道學二字。雖甚老成。不免腐氣。胸中著利害二

字。雖甚慷慨。不免懦氣。懦音諾去聲。弱也。

待足何時足。知足便足。等閒何日閒。偷閒便閒。

清閒無事。坐臥隨心。雖麤衣澹食。自有一段真趣。紛擾

不寧。憂患纏身。雖錦衣厚味。只覺萬狀愁苦。麤同粗。

庸行編 卷之一 達觀類 七 蕭寧堂

天下無不好諛之人。故諂之術不窮。世閒盡是善毀之

輩。故謾之路難塞。

從極迷處識迷。則到處醒。將難放懷一放。則萬境寬。

窮通之境未遭。主持之局已定。老病之勢未催。生死之

關先破。求之今世。誰堪語此。

能於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凄凉。能於濬處求濃。則終

身不落枯槁。濬與淡通。

心為形役。塵世馬牛。身被名牽。樊籠雞鶩。鶩音木。家鳴也。

不風之波。開眼之夢。皆能增進道心。

局量寬大。卽住三家。卽裏光景不拘。智識卑微。縱居五

都市中。神情亦促。

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常眾。休誇我能勝人。勝如我

者更多。

眉睫纔交。夢裏便不能主張。眼光落地。死去又安得分

明。睫音接。插接也。插於目匡相接也。

人生不得行其胃懷。雖壽百歲猶夭也。

少年靈慧。知抱夙根。今生冥頑。可卜來世。

人常想病時。則塵心便滅。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

庸行編 卷之一 達觀類 人 蕭寧堂

天薄我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形。吾逸吾心以補

之。天厄我運。吾亨吾道以通之。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僕妾之屬。止可以代手足。不可以代心思。其可以代心

思者。非我之能取者也。賓客之屬。止可以代心思。不

可以代手足。其可以代手足者。非我所樂與者也。

莫因事變之來。便倉皇失措。心定自然有處。忙裏要對

酌。擔遲不擔錯。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情。是

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

世間事須留餘地。有餘地。卽動轉自如。如飲食小節。若過於醉飽。使腹中無復餘地。真氣不舒。往往致病。甚至悶絕而死。者有之。世人事。欲盡興。愛使滿帆風。一時豈不快心。第憂其難爲轉身路耳。

春至時和。花尚鋪一段好色。鳥且轉幾句好音。夫君子幸逢盛世。復遇溫飽。不思立好言。行好事。雖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段音。與段異。段音退。

世人只緣認得我字太真。故多種種嗜好。種種煩惱。古庸行編 卷之一 達觀類 九 濟寧堂

人云。不復知有我。安知物爲貴。又云。知身不是我。煩惱更何侵。真破的之言。

花看半開。酒飲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至爛曼醺醺。便成惡境矣。履盈滿者知之。俗用爛曼。不知亦出考六書無漫字。姑用曼。侯考正。天運之寒暑易避。人世之炎涼難除。人世之炎涼易除。吾心之冰炭難去。去得此中之冰炭。則滿腔皆和氣。自隨地有春風矣。

桃李雖艷。何如蒼松翠柏之堅貞。梨杏雖甘。何如橙黃橘綠之馨冽。信乎濃天不及澹久。早秀不如晚成也。

人情反覆。世路崎嶇。行不去處。須知退一步之法。行得去處。務加讓三分之功。崎嶇音奇區。山路不平。又傾側也。

### 德量類

德隨量進。量由識長。故欲厚其德。不可不弘其量。欲弘其量。不可不大其識。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故性氣清冷者。受享亦涼薄。唯和氣熱心之人。其福自厚。其澤亦長。

地之穰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故君子當存含垢納汙之量。不可恃好潔獨行之操。

庸行編 卷之一 德量類 十 濟寧堂

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以養德。亦可以遠害。

善人未能急親。不宜預揚。恐來讒語之姦。惡人未能輕去。不宜先發。恐招媒孽之禍。孽音鼻。俗謂孽媒。孽也。謂釀成其罪也。

大抵黑白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內存精明。外示渾厚。此大豪傑之局量。若靈臺無主。一味鶻突。豈包荒之謂哉。回光自照。予胸中善惡大分明。遇有不平。觸

機輒發。以此涉世難矣。請取此語。爲終身之韋弦。韋弦音。必。

有德。卽是有福。無機。卽是無禍。因事。卽是處事。讓人。卽

是勝人。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故得動必先聲咳。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毋簾窺壁聽。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咳音慨。與款同。嗽也。俗音客。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歡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皆自己真實受用處。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容得幾箇小人。耐得幾樁逆事。過後頗覺心胸開豁。看目清揚。正如人嗽橄欖。當下不無酸澀。然回味時。清

庸行編

卷之一 德量類

士

潘寧堂

涼滿口也。椿音莊。嗽音淡。嚙也。食也。齧音瑟。不滑也。

人之訪我也。與其能辯。不如其能容。人之侮我也。與其能防。不如其能化。此奕者先後手之分。

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已根基。

凡應人接物。胸中要有分曉。外面須存渾厚。

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隱惡揚善於他人。且然自己子弟。稍稍失歡。便逢人告訴。又加增飾。使子弟遂成不肖之名。於心忍乎。

縱與人相爭。只可就事論事。斷不可揭其父母之短。揚

其閨門之惡。此禍關殺身。非止有傷長厚已也。

古人絕交。不出惡聲。棄妻不彰其過。去國以微罪行。於所惡者。尚不失厚道如此。其於所親者可知。

覺人之詐。而不說破。待其自愧可也。若夫不知愧之人。又何責焉。

能容小人是大人。能處薄德是厚德。

氣收自覺怒平。神斂自覺言簡。容人自覺味和。守靜自覺天寧。

庸行編

卷之一 德量類

士

潘寧堂

凡事畱不盡之意。則機圓。凡物畱不盡之意。則用裕。凡情畱不盡之意。則味淡。凡言畱不盡之意。則致遠。凡興畱不盡之意。則趣多。凡才畱不盡之意。則神滿。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著不得一點攻訐底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著不得一點傲睨底氣象。訐音結。睨音詣。

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

橫逆之來。正以微平日涵養。若勃不可制。與不讀書人何異。

遇人輕我。必是我無可重處。置珠玉於糞土。此妄人耳。

不足較。若本是瓦礫。安望什襲。故君子必自反。

小石也。

思太濫則傷謀。言太詳則傷理。行太周則傷道。

高年而無德。極貧而無所顧惜。兩種人不可與較。

容人之過。却非順人之非。若以順非為有容。世亦安賴。

有君子。大抵古人以喜怒中節為和。今人以有喜無

怒為和。

濟人窮者。勿問其所以窮。恐憎惡之心生。則惻隱之心

泯矣。慕人善者。勿問其所以善。恐擬議之念起。而效

法之念微矣。

憎音增。疾惡也。

庸行編

卷之一 德量類

三 潘軍堂

勿以人負我。而廢為善之心。當其施德。第自行吾心所

不忍耳。未嘗責報也。縱遇險徒。止付一笑。

泰音灰。毀也。

施恩望報。勢必成讐。為善求知。弊將得詢。

鋤奸杜倖。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譬如防

川者。若盡絕其流。則堤岸反潰矣。

潰音會。窮決也。

事有急之不自白者。寬之或自明。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

或自化。即家庭嫌隙。常有愈理而愈多。緩之則如故。

毋以小嫌疎至戚。毋以新怨忘舊恩。

人生無處不可磨礪。如兩玉相磨。必磨不成。須得麤石

相砥。方得成器。故遇小人侵凌。非不幸也。修省畏避。

增益動忍。便有許多道理出來。

有才而性緩。定屬大才。有智而氣和。斯為大智。

人不自重。每每取辱。非但親友班輩之間。即一切細人。

亦不可輕易肆言動手。倘彼一時不伏。必受耻辱。及

至到官。業已晚矣。縱使懲治。在彼無所顧忌。在我體

面已傷。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親族鄰里。居址甚近。相與甚久。凡牲畜之侵害。僮僕之

爭鬪。言語之相角。行事之錯悞。勢不能盡免。惟在以

庸行編

卷之一 德量類

古 潘軍堂

心體心。彼此相容。但求反己。不可責人。方能處久。若

不忍小忿。遽生嗔怒。或自恃財勢智謀。必欲求勝。萬

一彼此不服。必至仇怨相尋。終無了時矣。

仇音求。怨敵也。

小人之量如針眼。不能容物。心如棘刺。常思害人。身如

屋茅。見事風生。君子遇之一以禮。待之一以默。包之

可也。遠之可也。避之可也。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

辱之一字。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也。竊意

辱之來也。察其人如何。彼為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

之有彼爲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仇而相害也。書曰。必有忍事。乃濟。意正如此。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仇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心不藏人之惡。意不報人之怨。目不見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今之古人士之君子也。

庸行編

卷之一 德量類

五 蕭寧堂

書曰。強力忍詬。又曰。必有容。德乃大。今人於一毫之拂。便勃然怒。一事之違。卽憤然發。是無涵養。薄福人也。漢高祖能忍。故得天下。項王不能忍。故失天下。況中下之人乎。能忍時。其德量必大。到不能忍。已是驕貴氣溢矣。淮陰以辱胯下。而王以羞澤灌而亡。飲到滿量。自然增益不得。自古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皆是享福德處。非局量褊淺者所可窺也。勝音夸。去聲。股也。全也。忍之一字。在當官處事。尤爲先著。蓋清慎勤之外。更有一忍。則心和氣平。可以周悉於事之前後左右。而無

一之不辦矣。王沂公曰。喫得三斗酸酢。方纔做得宰相。蓋言忍也。酸酢。本字。今皆作醋。

凡人非從事於忍。斷不知忍字之難。非善惡兩念對勘。斷不知忍字之妙。蓋人若不忍辱。不耐苦。縱有善心。一激卽決。一折卽墮矣。天降大任。是人而必動心忍性。其意正欲人人透此一關耳。大約施濟人。不妨受嗔怒。爲人謀。不必辭恨。責任事之時。須要任怨。勸化之日。不避譏彈。有心寬厚。或遭笑侮。此是挾以偕來底。不辦此根。非能善者也。偕與音同。

庸行編

卷之一 德量類

六 蕭寧堂

面前田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歎。身後惠澤。要流得長。使人有不匱之思。匱音饋。乏也。竭也。不必身爲善。人有善而我揚之。卽是善。不必身爲惡。人無惡而我誣之。卽是惡也。

事無大小。以理爲主。然我雖任理而行。恐所遇之人。若愚者。不知理。強者。不畏理。奸猾者。故意不循理。則理又有難行之處。便當審度事勢。從容處之。若小事寧可含忍。倘萬不能忍之大事。則質之親友。鳴之官長。辨白曲直。彼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我有理。便

悻悻生念。任意做去。則愚者終不明。強者終不屈。奸猾者必百計求勝。是有理翻成無理矣。俗音滑。結思也。

受人凌辱。畏其勢而忍之者。不足為忍。無可畏之勢。而能忍之者。真為忍也。

恩讐分明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

處富貴。勿聽僕隸之言。值貧賤。莫信妻孥之計。恐妻孥之計短。而僕隸之言貪且險也。

強人以難行之事。吾心何安。污人以不美之名。吾心何庸行編  
卷之一 德量類  
七 澹寧堂

忍。汚同。

倘有骨肉之戚。此人生最難忍處。當先鎮定此心。令有把握。不然所傷必大。

飽諳世味。任彼覆雨翻雲。總慵開口。會盡人情。隨他呼牛喚馬。只是點頭。備音庸。懶也。

事勢窮促之人。當原其初心。功成行滿之士。要觀其末路。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此戒疎於慮也。寧受人之欺。毋逆人之詐。此警傷於察也。二語并存。精

明而渾厚矣。

富以能施為德。貧以無求為德。貴以下人為德。賤以忘勢為德。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即或有人負欠。決非甘心不肖。理雖據而情須原。不必凌虐太甚。言語說盡。身分做盡。當看兒孫面上。稍稍寬容。遇眾擎易舉之事。亟宜贊助。不可從中一板打住。使人無一線生路。所云讚人陷人。皆口也。推人扶人。皆手也。但恐做盡。說盡。天道好還。將來思人一讚。庸行編  
卷之一 德量類  
八 澹寧堂

一扶不可得也。

愚人指異端左道募化。稱說靈異。以誑鄉俗。我既不信。遠之而已。不必面斥其非。恐愚眾黨護。有時致辱。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親族朋友中。焉能個個相投。事事恰當。且人之嗜好不同。性情不一。即有與我不相得處。不過小忿微嫌。又非不共戴天可比。竟有其人已死。尚不忘情者。或報復孤孀。或逢人責詰。人既死矣。則萬念消釋。當易嗔怒而為憐憫。凡事照拂提攜。在鄉許里論。自然稱其厚道。若芥蒂不忘。猶嘖嘖於口。



不獨徒傷忠厚。而使人聽之。反滋誹議。噴音責。噴音爭。言貌。

### 檢身類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己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自己身與心。已先不好了。

無事。便思有閒雜念頭否。有事。便思有蠢浮意氣否。得意。便思有驕矜辭色否。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懷否。時時檢點。到得從多入少。從有入無處。纔是學問底真消息。

庸行編

卷之一 檢身類

十九 澹寧堂

守恬澹以養道。處卑下以養德。去嗔怒以養性。薄滋味以養氣。

寡思慮以養神。剪情慾以養精。靖言語以養氣。

先去私情。而後可以治公事。先空己見。而後可以聽人言。

不為過三字。抹却多少良心。沒奈何三字。抹却多少體面。

盡其在我四字。可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亦可以仰不愧天。俯不作人。

作音耻。慚也。

無事常如有事隄防。可彌意外之變。有事當如無事鎮定。可消局中之危。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畏。

耕欲求其可穫。則必不鹵莽。言欲求其可施。則必不孟浪。法欲求其可守。則必不過嚴。思欲求其可繼。則必不過濫。濫音黃入。聲。刈禾也。

體認天理。只在吾心。安不安。人情安不安上。

人有一事不妥。後來必受此事之累。如器有隙者。必漏。

庸行編

卷之一 檢身類

二十 澹寧堂

也。試畱心觀之。知他人。則知自己矣。

得意之人多濶略。濶略似乎坦率。恐其過略而近於麤疎。失意之人多淡隱。淡隱似乎沈潛。恐其過淡而鄰於谿刻。

欲求全於己者。無萬全之術。必求人己兩全。乃獲萬全。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然。當權尤甚。此處切宜檢點。

慾不除。似蛾撲燈。焚身乃止。貪無了。如猩嗜酒。鞭血方休。

富貴如傳舍。惟謹慎可得久居。

揖讓周旋。雖是儀文。正以觀人之敬恕。其在少年。尤當兢兢守禮。不得一味率真。

事作於人所不見。必發於人所共見。

市私恩。不如扶公義。結新知。不如敦舊好。立榮名。不如種隱德。尚奇節。不如謹庸行。

血氣之怒不可有。禮義之怒不可無。

大聰明底人。小事必朦朧。大懵懂底人。小事必伺察。蓋

伺察乃懵懂之根。而朦朧正聰明之窟也。懵懂音蒙。重音愚也。

庸行編

卷之一 檢身類

三 澹寧堂

山生金。反自剋。木生蟲。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天下悔

吝憂虞。皆自致之也。

自謙則人愈服。自誇則人必疑。我恭可以平人之怒氣。

我貪必至啓人之爭端。是皆存乎我者也。

纔舒放。卽常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常有小病。則慎疾。常親小勞。則身健。恃壯者。一病必危。

過懶者。久閒愈廢。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

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

心。自然掃去。

遇難處之事。必須用兩箇如之何。遇難處之人。必須用

三箇必自反。

凡事只是古本正傳。一好奇。便種種不安。

言動文雅。須要自然。若過作身分。妄自矜莊。反不如本

色家常。不招非笑。

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

處富貴者。不知世有炎涼。小人處貧賤者。不知世有窺

伺。小人。是皆不關自己痛癢故也。

庸行編

卷之一 檢身類

三 澹寧堂

凡人無不好富貴。不知富貴二字。豈是容易享受。其上

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

駕馭之。其下道德不足享。功業不足當。學問識見不

足駕馭。雖得富貴。何能安享。是以君子當此。每兢兢

以守之。非畏富貴之去也。懼禍患隨之也。

今人思人財。財未必得。故不如不思。存害人心。人未必

傷。故不如不存。欲記人過者。未必能復。故不如不記。

欲翫美色者。未必能獲。故不如不翫。種種私心。存之

何益。徒自薄耳。翫音勘。與瞰通。俯視也。

人有害人而人不答者。必有所容也。不可以爲人畏我。而遂辱之已甚。辱之已甚。人或起而我應。則又當何如耶。音利。

利猶水也。滋潤萬物。似不可無。然過多則傷物。名猶火也。照耀萬物。似不可無。然不戢則焚身。

巧人得福固多。得禍亦不少。拙者循理安分。似無大福。然亦不至有大禍。

我如爲善。雖一介寒士。有人服其德。我如爲惡。雖位極人臣。有人議其過。

庸行編

卷之一 檢身類

圭

潘寧堂

夜行。能禁我之無奸於人。不能禁犬之無吠於我。能保我之無議於人。不能保人之無議於我。

凡有望於人者。必先思己之所施。凡有望於天者。必先思己之所作。此欲知未來。先察已往之理。

倚高才而玩世。背後須防射影之蟲。飾厚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膽之鏡。

好辯以招尤。不若忍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受妒。不若韜精以示拙。音切。

謙美德也。過則爲多詐。儉亦美德也。過則爲怪鄙。讓懿行也。過則爲足恭。默亦懿行也。過則爲藏奸。音謙。憂勤是美德。太苦則無以適性情。澹泊是高風。太枯則無以濟人利物。

己情不可縱。當用逆法制之。其道在一忍字。人情不可拂。當用順法調之。其道在一恕字。

大凡聰明之人。極是誤事。何以故。惟聰明生意見。意見一生。便不忍捨割。往往溺於愛河。慾海者。皆極聰明之人。

庸行編

卷之一 檢身類

圭

潘寧堂

以理聽言。則中有主。以道窒欲。則心自清。

待人而留。有餘不盡之恩。則可以維繫無厭之人心。遇事而留。有餘不盡之智。則可以隄防不測之事。

性不可縱。怒不可留。語不可激。飲不可過。有一念而犯鬼神之禁。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釀

子孫之禍者。最宜切戒。釀音娘去聲。謂如作酒也。

不可乘喜而輕諾。不可因醉而生真。不可乘快而多事。不可因倦而鮮終。

立身高一步方超達。處世退一步方安樂。

屈己者能處眾。好勝者必遇敵。欲常勝者不爭。欲常樂者自足。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

謝事當謝於正盛之時。居身宜居於獨後之地。謹德須謹於至微之事。說話務說與知音之人。

人未飲酒時。事事清楚。到醉後。事事昏忘。又到酒醒後。照舊清楚。乃知昏忘是酒。清楚是心之本然。人苟不以利欲迷其本心。則於事斷無昏忘之患。克己二字。此醒酒方也。

欲止奢。當念貧及。欲止慾。當念病及。欲止忿。當念禍及。

庸行編 卷之一 檢身類 三 澹寧堂

欲止邪。當念謫及。欲止惡。當念死及。

執拗者福輕。而圓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短。而寬厚之士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命。養性即所以立命。亦不言天。盡人自可以回天。愚謂圓融亦要裁之於義。否則爲同流合汙矣。物音拗上聲。又云聲固相違也。

筆之用。以月計。墨之用。以歲計。硯之用。以世計。筆最銳。

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耶。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末年。

謙恭遜讓自古爲然。聖如孔子。鄉黨之間。猶且恂恂。況

下此者乎。常見今之人。稍稱饒富。微有功名。於鄰里鄉黨之間。拱手作揖。便有許多尊大驕傲之態。此皆

讀書不多。見聞不廣之故。不知鄰里鄉黨最爲要緊。如火燭盜賊。必賴鄰里相救。鼠牙雀角。必仗鄰里公

言。考試赴任。必用鄰里保結。豈可尊大驕矜。卽如親友亦宜浹洽。若平日不肖聯屬。設遇一時有事。則人

將視我陌路。誰爲匡扶。更有陰險小人。不但不爲排解。卽於此中生端激變。惟恐禍之不烈。是我竟成孤

庸行編 卷之一 檢身類 三 澹寧堂

注矣。且謙恭遜讓。在家固不可忽。而旅邸舟次。更爲

要緊。小則取辱。大則可危。易稱謙尊而光。所以六十

四卦中。六爻皆吉者。謙也。

省過類

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

第一法。灑脫是養心第一法。灑音沙上聲。

拒諫飾非。舉世通病。試思聞善則拜。聞過則喜。是何等心腸。山中達外。一毫無所矯飾。非人以善與過告之爲難。而有以來人告之爲難也。一分謙冲。一分長進。

一分倨傲。一分墮落。易稱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有以也。

貴莫貴於求過。病莫病於懷諫。懷音開。很戾也。又弗也。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有誨責。非其契愛。孰有諫諭。泛

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

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為強辯。

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忙處事為。常向閒中先檢點。動時念想。須從靜裏密操

持。

庸行編

卷之一 省過類

手 唐寧堂

簡傲。不可謂高。諂諛。不可謂謙。刻薄。不可謂嚴明。闊蕩

不可謂寬大。闊音音塔。寬。庸邪無才能也。

求見知於人世易。求真知於自己難。求粉飾於耳目易。

求無愧於隱微難。

我有功於人。不可念。而過則不可不念。人有恩於我。不

可忘。而怨則不可不忘。

何以下達。惟有飾非。何以以上達。無如改過。

平地坦塗。車豈無蹶。巨浪洪濤。舟亦可渡。料無事。必有

事。恐有事。必無事。

富時不儉。貧時悔。潛時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吉人安詳。即夢寐神魂。無非和氣。凶人很戾。即聲音笑

語。渾是殺機。

要知自家是君子小人。只於五更頭檢點。思想底是甚

麼。便見得。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慙色。行垢不湔。德缺不

補。對天豈無媿心。湔音箋。濯洗也。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厲鬼隨之。知此可以役

庸行編

卷之一 省過類

天 唐寧堂

使鬼神。

我不害人。人不害我。人之害我。由我害人。

圖未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業。悔既往之失。不如防將

來之非。

功過不容少混。混則人懷怠惰之心。恩仇不可太明。明

則人起攜貳之志。

蓋世功勞。常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罪過。常不得一個悔

字。

行一件好事。心中泰然。行一件歹事。衾影抱愧。即此是

天堂地獄

言爲人說眼前報應。言聽人說報應諸事。言將已驗醫方。或鈔或刻授人。亦是善事。

真心好善者。須自尋己過。便有進步。

禮義廉耻。可以律己。不可以繩人。律己。則寡過。繩人。則寡合。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好得許多。那能使人人說好。那能使人人不說吾不是。只要做事十分不差。心上無愧便了。

庸行編

卷之一 有過類

手 磨寧堂

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卽忘。或無事而煩惱。或見君子而消沮。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而人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孽相也。老成之人。言似迂濶。而更事爲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爲迂濶。及歷事多而情理現。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人生減省一分。便超脫一分。如交游減。便免紛擾。言語減。便寡愆尤。思慮減。則精神不耗。聰明減。則混沌可

完使不求日減而求日增者。真枉措此生哉。想言是誠。惜言是福。

因循二字。斷送一生。

有一善。逢人賣弄。有一惡。到處遮飾。此是良心不昧處。至於行事則反之。何哉。

作善豈非好事。然有一好名之心。卽招謫招禍之道。德業常看勝於我者。則愧耻自增。境遇常看不如我者。則怨尤自息。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耳能聽。目能明。吾身之至寶。若用之以求人過失。而不

庸行編

卷之一 有過類

手 磨寧堂

用之以內照。是以我之至寶。徒爲人用。豈不可惜。人只言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難料。人只言人心不平。不知自心更不平。識得自心。方可說人心。責我以過。當虛心體察。不必論其人何如。局外之言。往往多中。每有高人過舉。不自覺。而尋常人皆知其非者。此大舜所以察邇言也。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慾。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終日端坐。略無勞事。未餒而飯至。未寒而衣添。飲酒食肉。呼奴使婢。居有華堂。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不於此爲善。更且使淫氣縱喜怒。有些子事。便不耐煩。甚者造惡業。豈不大可惜乎。嘗與此念。久久自然寡過。

待己者。當從無過中求有過。非獨進德。亦且免患。待人者。當於有過中求無過。非但存厚。亦且鮮怨。

閒事少管。則鮮咎。閒言少說。則省過。

自責之外。無勝人之術。自強之外。無讓人之術。

庸行編

卷之一 省過類

三 講學堂

能改過。則天地不怒。能安分。則鬼神無權。

人言果屬無因。淡自悔責。返躬無愧。聽之而已。古人云。

何以止謫。曰無辯。辯念力。則謫者愈巧。

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於心。

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故君子貴乎慎獨。

夫人修持。善惡自起於心。心是五賊之苗。萬惡之根。善

惡攸分。感應如響。故君子千日行善。善猶未足。片時

行惡。惡便有餘。可不慎乎。

人與物不同器。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劍止能爲劍。

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唯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皆備。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有惡人而齋戒沐浴。可祀上帝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也。惟是起心之處。動念之時。先當充廣德性。力行善事。爲至要耳。

改過者。第一要發耻心。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介在幾希。不可不察。此改過之要機也。第二要發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上下昭著。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

庸行編

卷之一 省過類

三 講學堂

則損其現福。吾何以不懼。第三要發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當奮然振勵。日日知非。從心曲隱微處。默自洗滌。簡點。譬如千年暗室。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具是三心。方可改過。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嗔怒。今戒不怒。此就事而改者也。強制於外。終非究竟之道。善改過者。雖禁其事。當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卽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己。豈能自安。一思及此。有對

食傷心。不得下咽者矣。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不。是。情。所。宜。於。悖。理。相。干。於。我。何。與。本。無。可。怒。者。又。思。行。有。不。得。皆。已。之。德。未。修。感。未。至。也。以。之。自。反。則。諫。毀。之。來。皆。磨。練。玉。成。之。地。我。當。懽。然。順。受。何。怒。之。有。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既。明。過。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若。能。一。心。爲。善。正。念。時。時。現。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如。太。陽。當。空。魍。魎。潛。消。如。伐。樹。去。根。枝。葉。枯。瘁。此。改。過。遷。善。之。要。道。也。

庸行編

卷之一 省過類

聖 濟寧堂

夫改悔之法。惟在自己時時打點耳。卽命當顯榮。恆作落寞想。卽命當順利。恆作拂逆想。卽口頗足食。恆作貧窶想。卽人相愛敬。恆作恐懼想。卽世家望重。恆作卑下想。卽學問頗優。恆作謗劣想。遠思追揚祖父之德。近思消弭平生之愆。上思報國之忠。下思成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閉己之非。念念如此。事事如此。自然全體是善。福將集而災立轉矣。謗音弱。淺也。劣音列。薄也。

安命類

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以至一飲一食。一作一止。皆有定

數。莫之能違。然轉移禍福之機。又在於人。而數不能。同。蓋。數。定。者。天。命。也。感。應。者。天。心。也。天。以。生。物。爲。心。極。誠。無。妄。者。也。人。之。一。念。濟。人。利。物。發。於。由。衷。初。無。所。爲。而。爲。則。雖。一。時。一。事。而。精。誠。之。極。自。可。以。上。格。大。心。如。響。斯。應。此。又。理。之。必。然。者。也。數。天。數。也。天。心。既。格。數。亦。隨。之。而。轉。矣。焉。能。固。

命。應。富。貴。者。美。好。之。事。忽。然。而。至。無。意。而。得。頭。頭。奏。合。非。其。才。智。之。巧。也。命。也。命。應。貧。賤。者。美。好。之。事。將。成。忽。敗。縱。得。必。失。局。局。乖。違。非。其。才。智。之。拙。也。亦。命。也。

庸行編

卷之一 安命類

聖 濟寧堂

可見富貴貧賤。皆由於命。處順境者。不可自誇其能。而譏處逆境者之無能矣。得失有定數。求而不得者多矣。縱求而得。亦是命所應有。安然順受。未必不得。語云。緊行慢行。前程止有者些路。逆取順取。命裏止有者些財。何苦損人利己。自多貪圖也。

安天命之說。與老成言之則易。與少年言之則難。蓋少年志氣英發。每欲以人勝天也。盡人事之說。與少年言之則易。與老成言之則難。蓋老成精神衰憊。每欲



以人聽大也。究之人事自有所當盡。天命自有所宜。安二者相需而不相悖。

人每以聽其自然謂之順天。不知天賦我以聰明才識。與庸眾不同者。原有許大事業待我盡之。若聽其自。然而人事不盡。是逆天也。安得謂之順哉。

傲慢之人。驟得過顯。天將重刑之也。疎放之人。驟於進取。天將曲赦之也。

智者不與命關。法關。理關。勢關。

有一樂境界。便有一不樂底相對待。有一好光景。便有一

庸行編

卷之一 安命類

三 澹寧堂

一不好底相乘除。只是尋常茶飯。實地風光。纔是箇安樂窩。

進一步想。有此而少彼。缺東而補西。時刻過去不得退。一步想。只弊者盤飯。只穿者件衣。俯仰寬然有餘。

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何者。位

高者多無子。則爲無子累其心矣。才高者多無位。則爲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之不齊。彼屈此伸。彼有此無。自然之理。必求全其心之慾。則幾幾乎百歲之間。無須臾之不憂也。

凡人憂愁抑尾。至於病。至於困。至於死。皆起於妄想耳。何爲妄想。曰於人有非分之求。於天有過量之望。

世間唯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亡。而方士之言曰。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補以長生。既快嗜慾。又得超升。何憚而不爲耶。但以情理揆之。恐無此大便宜事。不敢信也。近見一仙史云。爐中鉛汞。違心邪得成丹。旨哉斯言。世人可以醒悟。

好利。非所以求富也。好譽。非所以求名也。好逸。非所以求安也。好高。非所以求貴也。好色。非所以求子也。好

庸行編

卷之一 安命類

三 澹寧堂

仙。非所以求壽也。今人所求。皆反其所好。無惑乎百無一成。

子生而母危。鏹積而盜窺。何喜非憂也。貧可以節用。病

可以保身。何憂非喜也。故達人當順逆一視。而欣戚

兩忘。鏹音襪。白。鏹金別名。

藿食草衣。淒涼窮巷。安吾拙。亦安吾愚。銀白金黃。馳騁

康衢。是其才。亦是其命。藿音霍。豆葉也。騁音逞。通馳也。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儉者貧而有餘。能者勞而府怨。何如拙者逸而全真。府。藏也。

魚網之設。鴻則罹其中。螳螂之貪。雀又乘其後。機裏藏機。變外生變。智巧何足恃哉。機音孽。道也。

行合道義。不卜自吉。行悖道義。縱卜亦凶。人當自卜。不必問卜。

省費以養財。安分以養福。

過分求福。適以速禍。安分遠禍。將自得福。

榮寵傍邊辱等待。不必揚揚。困窮背後福跟隨。何須戚戚。

若富貴功名由我力取。則造物無權。若毀譽褒貶隨人。

庸行編

卷之一 安命類

三 澹寧堂

腳跟。則讓夫得志。

榮利造化特以戲人。一毫著意。便屬桎梏。

人之一生。雖云命定。而命由心造。相從心生。今人多將

一生妻財子祿。及流年月建。預推一冊。如操左券。譬

如命該顯達者。自謂必得功名。詩書不必苦讀也。命

該富饒者。自期坐致豐亨。經營不必澆謀也。至謂一

生無禍者。竟放心行險。恃以無恐也。終身少病者。遂

恣意荒淫。可保無虞也。是徒聽命章。反令人墮志。失

業。不如修省。拘泥不通。其愚甚矣。昔袁了凡先生立

命之學。始以命數自拘。繼遇雲谷禪師。方知命由心

立。福自己求。力行善事。後果登第生子。再如雙胞兄

弟。始同終異之說。其初事事相同。命當齊貴。至赴選

時。弟因姦淫鄰婦。夫亡斬後。兄緣挑逗不染。聯捷多

嗣。卽此二者。命乎人乎。愚謂日行善事。命雖凶而轉

吉。日行惡事。命縱吉而反凶。若拘拘於命數。而不修

爲者。是猶炊飯待火。而不知其有燈也。故命之一字。

夫子罕言之。券音勸。界也。

言語類

庸行編

卷之一 安命類

三 澹寧堂

靜而存養。須先清理念頭。動而省察。須先檢點言語。

處事胸中了了。不多言尤妙。事不見機。必致耻辱。

羣居守口。獨坐防心。

一時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書。

人前做得出底。方可說。人前說得出底。方可做。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默坐常思己過。閒談莫論他非。

親友中有顯貴者。對人頻言。必招鄙訕。音音。雅音。去聲。以言相責也。

將欲論人短長。先顧自己何若。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詔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冽凝腹。啖同歡音擗嘗也。頰音規而奇也。

能受善言如市人受利寸積銖累自成富翁。

好譚閨門及好譚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必有奇窮。

神人之言微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眾人之言多小人之言妄。

不能受言者不可多與一言此是善交法。

聞暖語如挾纊聞冷語如飲冰聞重語如負山聞危語

庸行編 卷之一 言語類 羊九 蕭寧堂

如壓卵開溫語如佩玉開益語如贈金。續音贈紫之細者。

開口譏諸人是輕薄第一件不惟喪德亦足喪身。

凡事蹈晦不獨益己抑且益人凡事表暴不獨損人抑

且損己。舉音僕。顯示也。

會心之語當以不解解之無稽之言是在不聽聽耳。

事遇快意處當轉言遇快意處當住。

甘人之語多不論其是非激人之語多不顧其利害。

十語九中未必稱奇一語不中則愆尤駢集十謀九成

未必歸功一謀不成則訾議叢興君子所以寧默毋

躁寧拙毋巧。普音于。要也。躁音竈。急進也。不安靜也。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總實見實聞不可藉口凡一語而

傷我長厚雖聞譚酒謔慎勿形言。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冗音戎上聲。俗作冗非。

一坐之中有好彈射人者吾獨端坐沈默以鎖之此之

謂不言之教。

對失意人不譚得意事處得意日不忘失意時。

無官者終身不知臨民之難無子者終身不知爲父之

難由此推之凡身所未歷皆不宜易言。

庸行編 卷之一 言語類 甲 蕭寧堂

聽言當以理察傳之小人之口不足輕重出之正人君

子便有關係故我輩之言如錐畫沙堅而不移聽人

之言如鳥行空過而不著。

言有三不可聽昵私恩不知大體婦人之言也貪小利

背大義市人之言也橫心所發橫口所言不復知右

理義野人之言也。

少年時作收斂語謂之失時老年人作壯往語亦謂之

失時。

凡人正當議論人時一團盛氣若遽阻他反不投機更

仲其辨。是增人過。待他氣平方緩與說。更於無人處私自化之。尚可後改。

識見每欲淡人一層。或反入於淺。議論每欲高人一層。或反入於卑。蓋不見理而求勝。不思致用而徒快於言故也。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慣好說人短。不記人長。其人生平。必有惡而無善。

好說人陰事及閨門醜惡者。必遭奇禍。且言之鑿鑿。如曾目覩鬼神在旁。何不說得略活動些子。

庸行編

卷之一 言語類

聖 濬寧堂

譚親友失德過舉。不如述古人嘉言懿行。既可示人標榜。更可免吾口過。

本富而對人說貧。本穢而對人說清。以人爲可欺耶。方唯唯時。其人已匿笑之矣。誰迫之而必爲此自欺語。

我有冤苦事。他人問及。始陳顛末。若胸自不平。逢人絮絮不已。聽者雖貌爲咨嗟。其實未常入耳。言之何益。

拜訪空定。先敘寒溫。次陳聞見。繼而方道來意。此大概皆然。若在午交初識。則一切新聞。尤須留意。庶不至

禍從口出。

機音蓋。便樂也。

存心說謊固不可。開口賭咒亦不可。說音克上聲。妄語也。

交接宴會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言語之間。須留心檢點。切勿犯人忌諱。令其愧恨。不獨自失厚道。亦且結怨於人也。

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媚。譚語近於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近福。纖音先。微細也。譚音泥。弄言也。

凡宴會賓客雜坐。非質疑問難之時。不可講說詩文。自矜博雅。恐不知者愧而恨之。

庸行編

卷之一 言語類

聖 濬寧堂

以言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妒。抑且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卽答。庶幾可耳。若一言有失。慙愧無及。言不可不慎。所謂

飽語世事。慵開口。會盡人情。只點頭。語音安。悉也。熟聞也。

讀書有不解處。標出以問知者。慎勿輕自改竄。銀根之誤。遺笑千古。至於名勝之地。勿輕題咏。一有不當。遠近傳爲笑端。如昔人所記飛閣流丹。誤爲舟之類。可

鑒也。

竄音樂。改易也。

人以詩文質我。批駁過庭。固多致嫌。若一概從說。又非  
古道。嘉者極力贊揚。謬者指其疵病。瑕瑜不掩。寓鼓  
舞於褒貶之中。至誠待人。必不我怨。且嘉者逢人說  
項謬者絕口勿言。其人聞之。必自感奮。駁音博。同。謬  
論列是非也。戲而不謔。詩人所稱。終日正襟莊語。卽聖賢亦未必然。  
風流善謔。可以解頤。切勿互相譏訕。因戲成讐。  
乘醉乘興。往往失言。既而百計挽回。究竟費盡氣力。豈  
是挽回得來底。何不於乘醉乘興。高譚闊論。時略加  
謹慎。免追駟馬。

庸行編

卷之一 言語類

星 澹寧室

造作歌謠及戲文小說之類。譏諷時事。此大關陰騭。鬼  
神所不容。凡有所傳聞。當緘口勿言。若驚爲新奇。喜  
譚樂道。不止有傷忠厚。以訛傳訛。或且疑爲我作矣。  
語云。開卷有益。余謂是書皆可資長學問。獨怪今之小  
說。多將男女穢跡。敝爲才子佳人。以淫奔無耻爲逸  
韻。以私情苟合爲風流。雲期雨約。摹寫傳神。使閱者  
卽老成歷練。猶或爲之搖惑。至於無識少年。內無主  
宰。本有不意蕩心迷神魂顛倒者。在作者本屬子虛  
之言。看者竟認爲實有其事。遂以鑽穴踰牆爲美舉。

以六禮父命爲餘文。因而傷風壞俗者有之。犯法滅  
倫者有之。以致大行有虧。人所不齒。然小說中。亦有  
寓意因果報應者。但因果報應。事涉渺茫。人多將信  
將疑。況人好德之心。不能勝其好色之念。旣以引誘  
於其前。而復禁令於其後。賢者有所不能。況未必賢  
乎。吾願主持風化君子。於淫詞小說。嚴請禁毀。使民  
惟經史是誦。厚風俗。保元氣。是亦聖世之優政也歟。  
今之詩文閒集。不出古人遺意。佳者固足膾炙人口。謬  
者不過遺笑大方。無甚關係。至於陰陽五行之理。其

庸行編

卷之一 言語類

星 澹寧室

中生剋制。極其幽微。從前亂人視聽者。至今稱爲  
恨事。苟或見聞不廣。道理未徹。切勿妄立議論。恐一  
經鉅梓。則日後悞人不淺也。騰。騰本字。定也。成  
也。藏音堅。封也。  
嬉笑戲謔。才人不免。或行吟聯句。或握手賡歌。不過藉  
此遣懷。以適興趣。今人則以手舞足蹈。隨口亂譚爲  
樂。常有最契之友。姊舅之親。有於戲謔時。一言偶中  
而成終身讎怨者。不可枚舉。以戲作真。致禍匪小。如  
手足相加。比拳較力。一有不照。致亡身犯辟者有之。  
語云。惟勤有功。凡戲無益。又云。戲言無益。酒後尤甚。

善謀浪好談諧吐語傷於過綺取快佐權亦無大害揚

隱微譚中其為德毋乃太涼積愆消福吾黨戒之音美

金諸音微譚也嘲也辯音起纖素為文也其音觀中其宮中淡密處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眾若

文其言而詒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

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

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眾非

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其謀而怨者或以敗乃事矣

庸行編

卷之一 言語類

聖 濟寧堂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

不多言凡對人言而人不聽畢竟是多言令人厭

明達者言順剛正者言厲簡靜者言直謙恭者言微執

者言僻虛曠者言繁躁進者言急鹵莽者言麤愚

頑者言鈍陰毒者言而含笑言之所至以此驗之其

言泛泛者終無所成其言便便者終不困滯凡人之

言係乎氣貴乎和者也神和則言而有志與人言貴

乎有信有理謊言勿入耳邪言勿出口聽言以事察

則言之所以為吉與貴也鹵音魯莽音茫上聲句且也便音樞便便解也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己無干

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拾短而棄長論己無

登枝而忘本交淺者無與淡言調別者無與強言陰

刻者無與言衷情輕疎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非

分語色不及邪緣彈射官箴月旦人品不及愛憎不

及風聞談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寧

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作善

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日耳語一日口

語一日手語一日足語咕囁而談者私也哂笑而談

庸行編

卷之一 言語類

聖 濟寧堂

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偽也躡足而告者昵也言室滿

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音帖

帖音音切切附耳小語也聯音第目小視也躡音躡足相履也

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

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搖

蕩人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

此不作詞曲

羅貫中編撰小說數十種摹寫姦盜機巧之狀變詐百

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如此

祝期生爲人儼薄。見智愚皆侮之。計品之官則發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則巧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舌黃。每作須刺血數升乃已。復作又刺。一歲五七次。病苦難言。舌枯而疾。此等人就不畏其口者。亦豈不豪傑自命。而無識小人。就不從而和者。然而隱射誣人不少矣。祝舌猶存。當任他快而已。儼音選。音喻。義同。

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

庸行編

卷之一 言辭類

聖 潘寧堂

頤大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蓋口所入者其禍小。口所出者其罪大。

司馬溫公曰。言不可不重也。鐘鼓叩之然後鳴。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可言而不言。猶叩之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易繫辭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書曰。唯口出好興戎。詩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餽。謂讒言如食之甘。使人嗜之不厭。亂日進也。曲禮曰。行修言道。禮之質也。言道者謂以道爲言也。緇衣篇曰。君子不倡游。

言可。言不可行。君子弗道也。坊記曰。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家語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莊子人閒世篇曰。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又周禮大司寇。以鄉八刑糾萬民。七曰造言之刑。謂訛言惑眾也。古有慎言人名。磨兜堅者。宋先生濂銘之。其略曰。磨兜堅。慎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由是觀之。古今經籍子史。戒人慎言者不一而足。人特未之思耳。故復雜引此。以致丁寧。云。餅音啖。餅屬。

庸行編

卷之一 言辭類

聖 潘寧堂

庸行編卷之一終

庸行編卷之二

廣陵史 典指臣父原輯

析津牟允中叔庸父泰補

閻山尚朝杜肇一父校梓

操守類

操草平聲把持也

凡人須是有堅忍不拔之操。天下事方有幹濟。堅忍不拔。俗所謂耐。耐之義。謂耐饑。耐寒。耐煩。耐勞。耐辱。耐窮。耐事。耐官職。總之曰耐久。不耐則脆薄輕佻。風雨燥淫。皆得侵蝕。未有能久者也。故識得此。上之

庸行編

卷之二

操守類

一 澹寧堂

為聖賢定靜之學。下亦不失為忍耐漢。

忍耐也。能言能忍。能去惡。能去善。皆言天德言石。

凶年之穀。亂世之名。皆以少取為貴。

大事難事着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

羣行羣止看識見。

嗜慾正濃時能漸漸。怒氣正盛時能按納。此皆學問得力處。

禾稼賴乎秋成。人品重乎晚節。人有晚節不終者。非是

兩截。蓋本色纔露耳。故恭不誠。則為大機械。和不誠

則。為真鄉原。截前入聲。齊也。原音懸。謹也。善也。

花繁柳密處。撥得開。纔是手段。風狂雨急時。立得定。方是脚跟。

滌汨之守。須從穠艷場中試來。鎮定之操。還向紛紜境

上勘過。穠音農。花木盛貌。勘音看。校也。

憐之一字。吾不樂受。傲之一字。吾不敢居。不受憐。所以

見學問。不居傲。所以微涵養。

蒼蠅附驥。捷則捷矣。難辭處後之羞。蘿蔦依松。高則高

矣。未免仰攀之耻。所以君子寧以風霜自挾。毋為魚

鳥親人。蠅音淫。驥音記。千里馬也。蘿音羅。女蘿音絲也。蔦音烏。寄生草也。皆蔓生。

庸行編

卷之二

操守類

二 澹寧堂

作人要脫俗。不可存一矯俗之心。應世要隨時。不可起

一趨時之念。

能脫俗便是奇。不合汙便是清。

欲作精金美玉底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揭地掀

天底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揭音桀。高舉也。掀音軒。以手高舉也。

青天白日處。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坤底經

綸。自臨淺履薄處。操出。

素貧賤。行乎貧賤。此是我輩第一要緊語。聖人不去非

道之貧賤。况道中之貧賤乎。第貧賤實有不逮之憂。



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俱不必言。至拂亂所爲。英雄豪傑。幾不能自主。此而不移也。誠難矣。然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却在此時。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孟子曰。貧賤不能移。此是聖賢豪傑底根本。

向人說貧。人必不信。徒增嗤笑耳。且人卽我信。何救於貧。曉曉者可厭也。曉音藐。笑也。曉音。恐懼告懇也。

貧賤時。眼中不著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中不忘貧賤。一旦退休。必不怨。

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若曉起

庸行編

卷之二 操守類

主 濬寧堂

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

凡人但遇逆境。只宜安靜。不宜躁動。如舟行遇逆風。必欲開船。鮮有不失事者。躁音竄。急進也。不安靜也。

俗氣入骨。卽吞刀刮腸。飲灰洗胃。覺俗態之益至。正氣效靈。卽刀鋸在前。鼎鑊具後。見英風之益露。

語云。世俗不可醫。或問不俗之狀。黃庭堅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異於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

是非邪正之交。少遷就。則失從違之正。利害得失之會。太分明。則起趨避之私。

當樂境而不能享者。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者。纔是真修之士。

豪傑向俯濬中求。神仙從忠孝上起。

發端無緒。歸結還自支離。入門一差。進步終成恍惚。

積丘山之善。尚未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

蒲柳之姿。望秋而零。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高明性多疎脫。須學精嚴。狷行常若拘持。當思圓轉。

拖泥帶水之累。病根在一戀字。隨方逐圓之妙。便宜在

一耐字。

庸行編

卷之二 操守類

四 濬寧堂

居盈滿者。如水之將溢。未溢。切忌再加一滴。處危急者。

如木之將折。未折。切忌再加一搦。

凡人一生。未必盡是逆境。卑田院兒。亦有幾日好運。只

爲看得容易。以爲去而復來。誰知事機錯過。不能再

得。若存心謹慎。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小小成箇局

面。何至沿門持鉢。

故人仕宦者。貽書見招。以不赴爲正。或久別懷想。抵署

盤桓數日。欵欵道故。不及他事。切勿在外招搖。妄有

關說。一貴一賤。交每不終。未必盡貴人之過也。

遊大人之門。諂固可耻。傲亦非宜。總不如蕭然自遠。

於此當自愛。可以無求。便宜少往。寧令怪其不來。無

公門不可輕入。若世誼素交。尤當自遠。既屬同心。必不

疑我爲疎亢。或事應面謁。亦不必屏人祕語。恐政有

興革疑我與謀。又恐不與我合者。適值有事。疑爲下

石。祕音避。密也。隱也。

冠履服飾不必爲崖異亦不必趨時太甚器用必求精

牖行編

卷之二

操守類

五 濟寧堂

良飲食必求異巧者此乃清中之濁吾以爲清事之

蠹。崖異出莊子

爭名利。要審自己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妬忌之念。

撐門戶。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妄生扳摺之

計。扳音班。引也。  
 擣。扯本字。

今寒士一日登第。凡與馬僕從飲食衣服之類。卽欲與

膏粱家爭爲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謁選之官。債主卽

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剝閭閻。何以償之。及其罷

官歸休。則恣橫於鄉黨。居閒請託。估計占奪。無所不

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昔人言受恩多難以立

朝吾亦曰舉債多難於立身。終音章戎去聲金帛藏也。腰音鑄音結也。俗音古論多債也。古音戰。

人承祖父之遺衣食無缺此大幸也便當讀書守志安

分經營。若家貧亦惟勤學立行爲鄉黨所重。自有爲

之地者。若喪心以求利。人人惡之。是自絕生路矣。

行客以大道爲迂別尋捷徑。或陷泥淖。或入荊榛。或岐

路不知所從。往往循大道者。反行在前。設務小巧者。

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不如順理直行。步步著實。

得則不勞。失亦於心無愧。清音闕泥也。

膚行編

卷之二

採守類

太

澹寧堂

見遺金於曠途。遇艷婦於密室。聞僇人於垂斃。好一塊

試金石。

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願

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

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曷

以清淨省事爲本。窮通有命。徒自紛紛。何益哉。

書畫古帖可以遣興。花木禽魚可以陶情。若夫設心機。

費重賄則可不必矣。賄。灰上聲。財也。

久利之事勿爲眾爭之地勿往物極則反害將及矣

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眾。獨利則敗。眾謀則

泄。

見人私語。勿傾耳竊聽。入人私室。勿側目傍觀。

與其貪而豪舉。不若吝而謹飭。飭音尺。整也。與救通。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

今有人考其生平。言稱道德。行法先民。宜乎其吉祥駢

集。而家道日見衰微者。何故。良由心術之不端也。雖

未有損人利己之事。而時懷我強彼弱之思。雖未有

庸行編

卷之二 操守類

七 濬寧堂

殘忍刻薄之爲。而時萌幸災樂禍之意。由此推之。非

是不做壞事。力量不能做壞事。若一朝得志。亦何憚

而不爲。如可以行不義。而不行。可以作不仁。而不作。

纔是心術端方之士。獲福必未矣。駢音緜。聯也。

絕葷是難事。不必勉強。不食牛犬。不特殺。似爲得中。

經一番挫折。長一番識見。多一分享用。減一分志氣。加

一分體貼。知一分物情。推音制。推也。

儉雖美德。然太儉則近怪。自度所處之地。留不盡之意。

以養福可也。怪吝太甚。未免有俗惡之態。豈不爲人

所鄙。慳音謙。慳也。度音鐸。付也。

青樓翠館之游。不但有關行止。此中不潔者。十人而九

一染其毒。往往毀傷面目。或至喪生。卽幸而無事。毒

種生育。人人憎嫌。不與同坐共食。可不慎哉。

世人違悖道理。失其操守。無非爲財耳久之。利令智昏。

始猶不顧是非。繼則不顧利害。非好歟也。好利也。蓋

義中之利。細積而徐至。非義之利。橫發而快心。世人

往往去彼取此。以求滿意。及意滿而惡亦滿。惡滿而

禍亦滿矣。

庸行編

卷之二 操守類

八 濬寧堂

世人以屬託爲媒。利捷徑。聽屬者亦以爲厚。若人而有

德色。卽使解急。辯枉屬而聽之。已非其分。况片語尺

牘。顛倒是非。使無辜含冤。有罪倖免。拂人情好惡之

公。奪天道禍福之柄。壞心術損陰陽甚矣。卽使所言

近公。而實有所利之。鄉里訾議。鬼神鑒察。屋漏康衢。

肺腑如見。官令其有完名乎。更有一面講學。一面居

閒。動曰脫人刑獄。賄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嗟

乎。此說倡而罔上行私。壞法亂紀之徒。幾接踵於世。

廉隅不能域。彈射不能加。眞名教罪人也。屬音祝。託也。加口非。

國家設官。凡部銜皆以清吏二字。其飭簠簋之意。稔重。然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批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可謂翁姑壓夫子。叫榮於妯娌間矣。諺曰。清官無後。夫形官無後。宜也。清官而懼絕嗣之報。豈天道爽哉。所以致此者。可淺思也。衛音戚位也。簠音撫。簋音葵。皆盛黍稷器也。箴同鍼。批音彼。不成菜也。果音燥。鳥羣鳴也。音音利。馬也。如音逐。煙音里。凡弟之妻也。

敬畏類

庸行編

卷之二

操字類

九 潘寧堂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與平聲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色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知禮義。則知所敬畏矣。冠去聲。長上聲。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則可以免禍。事

後而恐懼。則悔。悔則可以改過。夫智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智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懼也。

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人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自然該貫。

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如土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主人。

庸行編

卷之二

敬畏類

十 潘寧堂

心在焉。則謂之敬。如對客譚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閒斷。便是不敬。

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念。人是天地精氣所結。只要存得心好。則天地自然默佑。雖有疾病。安能為害乎。

大人不可不畏。畏大人。則無放逸之心。小人亦不可不畏。畏小人。則無豪橫之名。橫去聲。

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也。

慾心一萌。當以禮義勝之。

食能止饑。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貧。

人有能識獨坐之趣者。可與譚心性之學矣。

試思吾二六時中。存心制行。與聖賢之理相應乎。與天道相應乎。與人道相應乎。與物生相應乎。與鬼趣相應乎。則我將來之果地可知矣。故省身者。學之實知。非者道之進。

溫公云。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因思凡不可對人言者。皆不可爲。只心安處。便是理順處。

庸行編

卷之二 敬畏類

主 潘寧堂

細行不修。非美玉。良心一壞。卽殘器。人若一念逆理。便是天地罪人。何必有大過乎。

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大學中庸二篇。共要在慎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點檢不放過。便見着力。

人惟一心。起爲念慮。念慮之正不正。只在頃刻之間。若一念之不正。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是不正。此皆在人一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千古聖賢。不過察諸一念之微。

天地鬼神。多於此處勸人善惡。人能於此。俯仰無愧。衾影無慚。又何暗室之可欺乎。

人所不見不聞之處。乃善惡初分之介也。此時舉念發心。一毫不可自欺。靜則存之。動則察之。時時刻刻。無念不然。方是實落工夫。

口裏聖賢。心中盜賊。勸人而不自勸。名爲挂榜修行。獨慚衾影。幽畏鬼神。知人而復知天。纔是有根學問。

古人治心。防於念之初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收功甚鉅。及其情慾相亂。愛惡交攻。自傷其生。不可救藥。可不慎哉。

庸行編

卷之二 敬畏類

主 潘寧堂

真正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便一點使不著也。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危。

人爲五陰濁障。不能見虛空中聖賢。聖賢無一處一刻。不了然見我。切宜慎獨。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凜於十王考較。

身為士大夫。則此身便為射的矣。故一言一動。不可不慎。

或問迂叟曰。神可事乎。曰。可事。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神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為用。故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涵心。雖欲欺。其可得乎。

凡人行己。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為言。況下此者乎。蓋公平正直。乃持己道理當然。即道高天下。德出人羣。亦是儒庸行編

卷之二 敬畏類

古 澹寧堂

者分內之事。何可一毫自恃。若我公平而人私曲。我正直而人頗僻。亦是世間道理當然。不足怪者。故君子盡其在我。而終無怨尤也。

曲禮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程子每遇風雨。必興。蓋畏天也。若夫無知小民。雨多則怨。晴多則怨。旱。風烈。則怨。暴。抑知陰陽各有定數。或官苛猛。或民造業。皆能致其不時乎。

從來災無妄起。變不虛生。人事不修。災變乃逢。敬天之

怒。惟在齋戒修省。敬恭誠懇而已。毋見禱雨祈晴。人多視為故事。屠沽漁獵之禁。陽奉陰違。暗地宰殺較常更慘。水族禽卵。倍遭屠戮。既違國之大禁。又悖上天好生之心。禳禱者雖費精神法力。不愈熾天怒耶。而冥頑之輩。不思人心不誠。反謫祈禱無術。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女人星主祭祀。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

晉阮瞻嘗著無鬼論。忽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畢。仰譚名理。其有才辨。與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曰。

庸行編

卷之二 敬畏類

古 澹寧堂

鬼神。古之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便滅。阮默然。大惡之。年餘卒。夫鬼神體物不遺。無往不在。阮言無鬼神。是無敬畏之心矣。既無敬畏。又安能免其災殃耶。

天者理而已。人能順理。即是順天。

世人以茹素為齋戒。豈知聖賢所謂齋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無一日不齊。無一日不戒。今之人。每於斗降三七日。庚申甲子本命日。茹素謂之齋戒。不知其用心何如也。況在茹素

之日事至吾前。輒趨利徇欲。損人害物。不知其茹素

何為也。茹音如。以菜下食也。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為己有富貴之命。一切不修人事。

恣縱妄為。儼然倣倖。所獲蓋有不遂所欲。而反罹咎

者多矣。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修省。惟義是守。而貧

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蓋有所不計也。倣倖音驕幸。觀非望也。

有人夜怕鬼。陽明先生曰。卽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餒。

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或曰。正道之鬼不

須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曰。豈有邪鬼能迷

庸行編

卷之二

敬畏類

五

濬寧堂

正人乎。卽此一怕。便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

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卽色鬼迷。好貨。卽貨鬼迷。怒所

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乃是懼鬼迷也。

鄒東廓曰。除却自欺。便無病。除却慎獨。便無學。夏峯先

生曰。此語原道得盡。于聖萬賢。真切做工夫。只要慎

獨。慎獨者。正慎其毋自欺者也。古來自欺者。莫過鄉

愿。故聖門痛斥之。眾皆悅之。欺人也。自以為是。欺己

也。欺愈工。而斷吾真也益甚。自非獨勘獨証。戒懼提

醒。終無自慊之路。若誘染未淡。天機用事。宜蚤致審

於欺慊之介也。介音尺。黠。慊也。音從。創也。

贗古未有之事。不可恃之為祥。常戒慎修省。以答天意。

恭敬擗節。福之本也。驕很傲慢。禍之胎也。況出糞土之

中。而升雲霄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傳音厚上。聲。救抑也。

以富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小。蓋矜誇之

所以取禍者。皆由一念驕心害之也。老子曰。不自是

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子弟命名起字。勿犯古先聖賢及先世之諱。

衣冠珮玉。可以化彊暴。淡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

庸行編

卷之二

敬畏類

六

濬寧堂

慾。可以服鬼神。

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畱好樣。與兒孫。

身當靜退。緣知止。心不傾邪。畏好還。好去聲。

傅休奕席銘。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勿忘

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

禍成於多言。

用聖典。拭几糊窗。定陰削。一生壽算。刻淫書。災梨賊棗。

必遠遺。七祖災殃。故武安願天生好人。文昌勸世惜

字紙。拭音釋。拭垢濡也。

宋建炎中。鼎州巨石隨大水流下。有字曰。無爲淡隱。天知人情。無爲冥窮。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

宋鄭忠定王清之不欺暗室贊云。境有明暗。心無顯幽。一念之舉。十目已周。形諸事爲。洪水橫流。袞袞捷市。何必外求。不愧屋漏。心正身修。

遽伯玉不以昏行變節。顏子淵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垆野。夫婦之敬不虧。此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者。若韓歆事光武。指天

庸行編

卷之二 敬畏類

七 濬寧堂

畫地。帝不能容。至於自殺。白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之不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繫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四臣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喪。敬畏蓋可忽乎哉。音其

讀書類

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

說。夫子斥之。至於學易。學詩。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之說。拳拳爲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

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堯舜者。舍書

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

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次則取之以博識

多聞。下至蘇秦刺股讀書。專爲揣摩遊說之計。固已

陋矣。斥音救。黜摈也。說音稅。巧言以移人意。

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譚。非語孟大學中庸不觀。

庸行編

卷之二 讀書類

太 濬寧堂

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

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

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

講。逢掖之所譚。幾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談禮者。是

可歎也。掖音也。禮儒行。衣逢掖之衣。逢。人衣也。掖。臂下也。

昔子貢問于石子。不學詩乎。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

求吾考。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

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

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



學宜見夫子之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怠。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斯可謂善學矣。今之學者。誠不可不知也。叱音斥。大河也。咤同。叱音去聲。怒聲也。

君子之學。非爲富貴也。此心之理。不可不明故也。爲富貴而學。其學必不實。其理必不明。其德必不成者也。富貴之來。無心所得。不然。潛居抱道。沒齒無怨。

庸行編

卷之二 讀書類

九 濬寧堂

讀書貴能用。讀書不能用。是讀書不識字也。郭登味盡魚詩末云。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生。書盡也。讀書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所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心地乾淨。方可讀書學古。不然。見一善行。竊以濟私。聞一善言。假以覆短。是又借寇兵而齎盜糧矣。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衣冠。心是活物。常安頓在經書中。庶免外誘。

養無用之人。則臨事不濟。讀無用之書。則臨文不符。窮無用之理。則臨義不斷。

窮理慎無窮文字之理。率性慎無率氣稟之性。安命慎無安術數之命。

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

讀書萬卷。臨文了無一句。何也。其趣不親也。賓客滿堂。緩急不相助者。彼以貌合。非以天屬也。

世閒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畱下底法程。誦詩讀書時。便

庸行編

卷之二 讀書類

十 濬寧堂

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卽應。不待思索。觸音充入。聲韻也。

凡讀先輩書。詞章華藻者。無甚可取。惟譚及身心性命者。愈玩愈有味耳。

嗜慾之可樂。不如讀書之真樂。功名之可貴。不如道德之真貴。

讀書譬如治田。治田必須去草。然後真種發生。讀書必須去欲。然後真機萌動。

讀書萬卷。一事不知。漢以爲耻。

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難矣。

寒可無衣。饑可無食。書不可一日失。

讀未見書。如獲異寶。讀已見書。如逢故人。

少年學問。當如上帳。老年學問。當如銷帳。

士當先行實。後文藝。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讀書要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

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

庸行編

卷之二 讀書類

主 潘寧堂

今人纔看者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

凡學須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

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若先加薪。則火滅矣。

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氣習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

知識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以

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

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梗音庚上聲。寒也。病也。

范忠宣公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

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

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

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

求古人之心。先求吾心。廼可以見古人之心。

司馬溫公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

韋布。嘗爲人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

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

最專。猶嘗患有此。從來惟見學士何涉。案上惟止一

庸行編

卷之二 讀書類

主 潘寧堂

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

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東坡先生讀書。如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

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覈音効。考事得實也。

讀萬卷。不如識一字。說千丈。不如行一尺。勤修百億功

果。不如濟一饑渴窮民。廣交天下英才。不如近一篤

實前輩。

丈夫讀書。欲以資通達。定經權。若惜字憐篇。兒女事也。

輔理性情之書。須使之常交於胷中。導慾增悲之語。自

宜少近。

處事不能得大體。當觀古名相傳。以老吾議。行事不能決大計。當觀古名將傳。以長吾膽。識為主。膽為用。事無難矣。

看歷朝事。當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在朝聽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當。孰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稱指畫。則機會圓熟。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

庸行編

卷之二 讀書類

圭 蕭寧堂

陰謀怪習。異行奇能。俱是涉世底禍胎。只一箇庸德庸行。便可以完混沌而名和平。

惜寸陰者。乃有凌轅千古之志。憐微才者。乃有馳驅豪傑之心。

轅音歷。車所踐也。又音落。義同。

惟書不問富貴貧賤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

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

一敗。三可惜。

才智英敏者。宜以學問攝其躁。氣節激昂者。當以德性

融其偏。

學者胸中。多有古人書。要亦大利大害之所係也。王介甫一代儒者。假使為秀才時。不熟讀周禮。宋之天下。不受其剝害。介甫可為不善用周禮者。

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八面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精微。

凡讀書法。原以經為主。苟經術淺達。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遂音遂。漢遠也。

庸行編

卷之二 讀書類

圭 蕭寧堂

讀書先務精。而不務博。有餘力。乃能縱橫。

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

去了。無益。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忽。又不須忙。小作

課程。大施工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一百字。却於

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仔細。徘徊顧戀。如不欲去。如

此不會記性人。亦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

學淵胸中。則出言自有蘊藉。理明胸中。則行事自有涵

養。譬之富人。未嘗有意炫耀。而舉止自不寒儉。

人生學隨時進。如春花秋實。自有節次。少年時志要果

銳氣要發揚。但不越於禮足矣。不必收斂太早。如迂腐寂寞。譬天道春行秋令。亦是不祥。

士人立身。事事從讀書起。多讀書則嗜慾澹。嗜慾澹則費用省。費用省則營求少。營求少則耻辱免。耻辱免則立品尊。立品尊則人望之。如泰山北斗。

看書求理。必須胸中點頭。與人譚理。亦須令人胸中點頭。

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蓋聚天下眾人之善者。聖人也。此舜所以好問。

庸行編

卷之二 讀書類

三 澹寧堂

而孔子所以無常師也。

古人有言。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之書耶。賢師益友。化人之速。有如此者。士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差除。較進取者。非時文無所用其功。量差除者。非吏事無以見其最。下此者。計資財之多寡。角生理之巧拙。比嗜慾之勝負。又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者。口耳出入之間。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春。象龍救旱。抑竟何所得哉。

王端毅公恕問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蔡虛

齋先生曰。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

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儒生少知章

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

便當補廩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

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

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於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

且又或有遇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

爲必粗。非不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況自幼入小學。

庸行編

卷之二 讀書類

三 澹寧堂

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

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有異才。公曰。然。魯賢也。持高鳴。然也。極不可入也。

薛文清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能消磨。方信克己

之難。劉文肅曰。某生平最受此字之害。敢不奉斯言

爲師訓。

或問夏原吉公曰。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

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

嘗不自學來。

讀書貴能有眼。如道德經有無二字是眼。楞嚴經則心

目二字是眼。心經則觀照二字是眼。傍音令平 聲同校

士大夫子弟。類欲起精舍讀書。不知科第中人十九是借人屋讀書者。正如僧家開却許多僧寮。不肯住。却欲造靜室修行。真修行人。豈須靜室。淡公有言。未聞巢窟買山而隱。

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之奇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屢年。平生舊所讀之書。盡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屬目。遂錄錄空疎。無異於天下之庸人矣。豈不可鄙哉。錄與疎同

庸行編

卷之二 讀書類

毛 澹寧堂

語云。讀書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可見律典與經史并重。今人多鄙刀筆刑名之學。謂非長厚者所爲。此意亦未爲不是。然一遇倉卒之變。無所適從。有因無礙之細故。而反蹈不宥之重典者。皆由平日不知律令故也。夫律既有本條。又有新例。情偽多端。輕重不一。若不流心寓目。將同於不知法度之人。況場屋判題用律。講約化民用律。是律爲朝廷大政。諄切示人。豈可不加講究。而忽視之乎。

聞名人登第。可以信此。進之不負人。聞淺人登第。又可

以悟此道之不遠人。

人生如逆旅。寧幾何時。不蚤自堅立。思所以不生而存。不灰而亾者。以答天地父母生我此身一場。到得啓手啓足之際。我所攜之而來者。絕無所攜之而去。此之生也。真罔生。而灰亦徒灰耳。豈不可憐。子曰。朝聞夕可。蓋急望人之有聞也。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顏子好學。有進無止。使稍爲悠忽。三十二歲。瞬息過矣。攜音奚提也。縣持也。俗作攜。携其瞬息。究同。開闔目數搖也。一生苦樂。惟人自取。止爭看得破。看不破。少之時。謀望

庸行編

卷之二 讀書類

毛 澹寧堂

於進取。得失分而憂樂形焉。得者幾人。其壯也。馳逐於功利。貴賤別而榮辱招焉。貴者幾人。其老也。屬意於子孫。賢不肖異而成敗係焉。賢者幾人。看得破。皆天定之數。豈容一毫介意於其間。此等處。既無介意。則無時無處而不可領天地四時之趣。視世人之毀譽欣戚。浮沈聚散。爭如我山房白雲之卷舒。無定形。來去無定方也。古之達人高士。誰非吾師。吾友。其無愧作於心者。自然辟盡於面。故學者須尋孔顏之樂。無此樂。終難語自得。辟音歲。清和潤澤貌。盡音昂。去聲。盛貌。

學人要日日有憤焉求進之意。方免於墮落。一有悠忽。便成苟安。雖於日用飲食之間。偷常事物之際。未見有缺德敗行之處。然不見其進。便是退。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學如不及。日日憂德不修。義不徙。不善不能改也。我輩可苟安而不思此一憤乎。

人心中心久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澆音曉。沃也。濯音貫。溉也。

卻子曰。學以人事為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朱子曰。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

庸行編

卷之二 讀書類

手 潘寧堂

家則事親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分別是。非。去彼取此耳。

又曰。學乃能變化氣質。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朱元章云。一日不讀書。便覺思遲。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立教類

列女傳漢劉向著曰。古者婦人妊音任。子寢不側。臥不側坐。不邊。坐不偏。其地立不蹕。當作蹕。音庇。立不食邪味。不坐其味

對內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不正耳。不聽淫聲。不正。夜則令替。無口者。誦詩。周南。道也。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蓋妊子者。寢食坐立。視聽言動。一皆於正。當妙合而凝之時。正神生神發之初。感於正。則善。感於邪。則惡。自然之理也。

內則禮記篇名。言閨門曰。凡生子。擇於諸母。眾可為子。必求其寬。容裕也。安慈也。惠順也。良易恭也。敬也。畏慎而寡言者。此婦德也。使為子師。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子能食食。飯音似。教以右手。男女皆用右手。取其強也。

庸行編

卷之二 立教類

手 潘寧堂

能言。勿使男唯。應之速。剛女俞。應之緩。柔革也。女繫絲。帛也。男革女絲。六年也。教之數。一千一百與方名。南北。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同席。不共食。不共器。別八年。出入門戶。行及卽席也。飲食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承上行坐食。九年教之數。上。朔望六甲也。十年。幼出就外傳。教學。居日宿。宿於外。學書也。即書計。算法也。衣不帛。繡上。衣。紵。音庫。下。衣。俱不。禮帥。初。禮帥皆率循。朝夕學幼儀。幼事長。請肄音異。篇諒。信實也。已上皆請。十有又三年學樂。六。誦詩。樂。

舞勺。勺。美武王之詩。成童。十五。舞象。象。美文王之詩。  
學射。射。御。五。御。古人教人以射。御。二十。弱。而冠。加。冠。  
始學。禮。五。可以衣。去。聲。裘。帛。冠。而後。舞。大。夏。樂。名。之。文。  
武。養。也。行。孝。弟。博。學。不。教。人。愚。不。精。也。內。而。不。出。  
外。切。於。爲。已。也。三十。壯。而有室。始。理。男。事。給。役。博。  
學。無。方。常。也。唯。係。音。友。順。事。視。志。視。其。志。意。所。四。十。  
始。仕。治。一。官。方。也。猶。對。物。也。出。謀。理。發。慮。謀。慮。也。  
道。合。則。服。任。從。五。十。日。命。爲。大。夫。服。任。官。政。一。  
大。七。十。日。致。事。還。致。職。女。子。十。年。不。出。閨。門。母。女。師。  
庸。行。編。卷。之。二。立。教。類。主。善。事。堂。  
教。範。音。宛。言。貌。音。貌。容。受。有。所。從。無。所。違。也。此。執。麻。  
泉。音。鹿。麻。之。有。子。治。絲。繭。音。簡。織。紵。布。帛。組。亦。織。  
紵。音。通。學。女。事。教。以。學。以。共。同。衣。服。觀。於。祭。祀。親。也。  
納。酒。漿。豆。竹。豆。饗。也。豆。音。煎。醢。音。海。禮。相。聲。助。奠。  
薦。也。此。教。以。十。有。五。年。而。笄。音。簪。簪。也。二十。而。嫁。  
有。故。之。妻。二十。三。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不。待。聘。  
真。西。山。先。生。曰。小。學。之。書。先。載。列。女。傳。胎。教。之。法。而。繼。  
以。內。則。之。文。合。二。章。觀。之。小。學。之。教。略。備。矣。此。立。教。  
之。原。也。故。并。註。詳。載。之。

程子曰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學之法。以  
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  
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  
雖有譏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  
慮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樂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  
也。樂音商入聲。銷。  
東萊呂氏曰。後生小兒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小儀儀禮  
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  
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不  
庸行編。卷之二。立教類。主善事堂。  
此則是跟等終不得成也。音音古。又音互。訓故。  
朱子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  
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智  
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灑音篩。上聲。汎  
幼小皆曰。灑。音漢。孤也。凡也。  
格。又音幼。堅不可入也。勝如手。  
小學序略。朱子小學一書。其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  
身。讀明倫而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  
之序。朋友之交。必踐其事焉。讀敬身而知心術之要。

庸行編

卷之二

立教類

三

濬寧堂

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必嚴諸己焉。爲學而不嚴諸己。不踐其事。誦說雖多。辭章雖工。皆空文也。於吾身何益於家國天下。何補於聖人之道。何似哉。古昔盛時。立教有其地。施教有其時。家有塾。黨有序。遂有序。國有學。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以下。至於庶人。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故學

聖人之道者。學之必自小學始。

塾音孰。闕巷之學也。黨學曰序。州學曰序。

近世以來。人自成童而後。父師多教之讀大學起。不復誦習小學。又或者其所習工詞章科舉之學。於日用切身之事。濶略不講。是猶升堂而不及階。入室而不及門。欲求將來德業臻於大成也。難矣。

橫渠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成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

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塞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楊氏家訓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禮義廉耻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楊音居入。聲果名。

庸行編

卷之二

立教類

三

濬寧堂

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善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



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

乎。欲為凶人乎。蟻音欲。微音也。說音矣。其也。詳也。謂音決。謬欺也。謂音允。從高下也。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

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

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

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

者。我皆未湊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為警。楷音錯。楷書法書也。

朱子曰。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

思推究者。為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

庸行編 卷之二 立教類 書 肅寧堂

淡。惟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

之理。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

不可只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矣。

又曰。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

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淺求玩

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儘讀如非。極也。皆也。本作盡。

張子曰。中庸文字。章句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

明。朱子曰。張子之言。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中

庸也。

又曰。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

見得別。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

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

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

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

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

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

庸行編 卷之二 立教類 書 肅寧堂

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

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夫指引者。師之功

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

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難去聲。滯義也。從音聰。從容舒緩貌。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

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

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

然順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穿音拙。貫音通。浹音通。渙音通。怡音也。

張爾公先生曰。古者子生十年。入小學。則教以六書正

始也士由少迄壯。不徵於字。欲求通於文。不數於文。欲求通於道。譬自者使馳遠聲者使審音。其孰信之。俗書繁興。後人僞增者日眾。故字苟害道。雖使倉頡復生。而命口授。不能苟同。他臆剽謗。傳競尚僻異。譬正尤不宜少恕。傳曰。羣言淆亂。折諸聖。聖人不得見衷諸理而已。字不協聖賢義理。俗也。非正也。學不貫經史源流。正也。非通也。故不敢曲徇前哲。必援證以裨助身心政教。為首辭章詩賦次之。明體適用。準程具在。可以類推。昔孔孟未撰字說。周程不講音和。究不失為古至聖大賢。善學者。据字窮理。循本暨末。由躬行措諸天下國家。處則為碩儒。出則為名公卿。六書始小學。其同歸於大道。一也。不然。騁私智。溺訓詁。徭識古文奇字。無絲髮補於世。去聲旨咫尺耳。弊豈獨墨守說文者哉。至於鐘鼎金石之文。秦漢碑銘之篆。未可施於楷隸。列於簡牘。陳之章奏。姑舍是。可也。又曰。異方殊音。勢難遽一。苟不推音考義。未有不為方俗所蔽者也。善學者。必就其音之雜。以求其義之正。必審其俗之異。以歸於音之同。不然。非獨不合古音。

衍今音而失之。要當悉心講求。正韻正聲。勿概為方音所蔽。庶幾音義兼得之矣。音義兩得。無難也。韻書諸金韻書。史記音義。皆為證同。孝經十八篇。曲盡人子事親之道。為萬世人倫之極。所謂日用飲食。不可須臾離者也。今論孝於聖門。且歸本於夫子。推原所以作經之意。蓋日望乎儒者之身體力行。以助宣教化。興起流俗者。心良苦而切至矣。世儒豈可以其未列選士之科。而缺焉不講哉。人之讀書。不貴於多。貴於不可閒斷。如一暴十寒。終無進境。古有十三經。今取士止用四書五經。至於孝經。近日取用論題。以四書五經孝經統而計之。日誦二百字。不過六年。則經書皆讀矣。若止習一經。更覺易於為力。今將經書字數附後。大學一千七百三十三字。中庸三千五百五十五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四書共五萬一千八百字。若中人之求質性。易經二萬四千一百七十七字。書經二萬五千七百字。詩經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一百一十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十三字。

訓誨子弟之道。前言往行。載諸典籍。予寡聞淺見。安敢妄事臆說。但校試既重時文。而選舉專求實學。苟入門不慎。終涉岐途。今名公宿儒。謗掖後進。無不人操寶鑰。家奉南車。獨是教法各成一家。多有尋常忽而不計。予乘先人遺訓。諮詢時髦。略有芻蕘一得。不揣固陋。敢質高明。如童子六歲。啓蒙受業。原利其混沌未鑿。堅白難移。近日惑於七顛八倒之說。姑息從事。直至九歲。始令入學。不知蒙者昧也。謂其昧於世事也。一至九歲。則不昧矣。以不昧世事之人。紛華漸染。庸行編

繪。甫能持筆。卽當教以後先。次及周正。及脫手能書。不克遽就。爲師長者。或先寫邊旁。或先寫上半。俾有徑可循。爲則不遠。慎勿省手巧寫。積慣難改。致爲後累。又六經四書小註。先賢體貼入微。折衷盡善。近多率意妄刪。只爲簡便易讀。不知前人疏解精意。所以羽翼經傳。闡奧旨。而開來學者。其功不小。今功令盡掃葛藤。擯斥新說。洵爲舉業正鵠。遵者中式。背者見遺。有志觀光。何可不熟。至學庸小註。尤爲緊要。不可一字遺漏。論孟節取。不若少刪。倘子弟資質中下。苦難記誦。莫若先讀論孟。再及學庸。取其字句顯明。易於入口。當量其資性。少讀數行。不過稍遲時日。若必欲求捷效。妄加去取。徒完經書之事。日後講解。復加補遺。是欲速反遲矣。再如未讀經時。工夫儘暇。當與調聲叶韻。講解故事。亦可教其做對。蓋聲韻調熟。則文章自有音律。故事博通。則對聯亦必精工。非徒爲詞賦小道也。其日記故事。俱載前人嘉言懿行。以其雅俗共賞。易於通曉。講解透徹。不獨啓其效法之心。且足令其漸知文義。經書既完。又當熟誦古文。苟

觀史鑑本經之外。兼涉諸經。腹笥既充。下筆自然典雅。否則說理雖然明暢。其如修詞單弱。何。至開筆爲文。先須講明題旨。闡透來踪去路。一章重在何節。一節重在何句。一句重在何字。想得融會貫通。方可下筆。破承只須一月。開講要作半年。若開講未精。遽徵全幅。中等筆性。斷然生硬。迨至開講明白。則又當令其竟爲全文。切勿出股對股。扶牆換壁。囿其知識。今日縱循規蹈矩。異日必不能自起爐竈。成篇之後。作文會期。切勿開斷。擲管構思。毋蹈腐舊。毋襲陳言。要

專事鞭朴。又曰。師者範也。言行動靜。皆可爲式。噫。師豈易言也哉。易音初。刈草。薨音饒。采薪。椎音鍾。言撲。鈍如椎也。開音產。顯也。擲音諾。按也。呂晚邨云。時文法度之最淺近者。如破承貴簡切而高。渾小講貴虛涵而勿盡。提挈之得脉而勿痕跡。提比之籠翻而勿急。小比點次老練。中股開闔切實。後股推廓而不餒。不泛。過文宜反宜正。緩急合度。結比有餘勇。掉尾力勁而有別趣。一句當拆發。全章數節。當翦裁有要。半段半句。當縮咽得氣。過脉叠句。當上瞻下顧。而實做本位。連斷詳略不可混。兩裁封扇。各有

賴之於師。是屬望於師者重。而禮貌于師者何可或輕。如此而欲師長之悉心以訓子弟之通達有成。豈可得乎。愚以爲供餽不在過豐。而在誠潔無間。脩脯不在過厚。而在依期有濟。我之誠敬既盡。而師焉有不諄切以教者耶。試看科第之家。無有不隆師者。願高明留意焉。俗作啣聲也。

朱卓月曰。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嘗有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缺典。寔之不問。

庸行編

卷之二 立教類

單 鴻寧堂

行事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乏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

呂晚村曰。昔者盛時。吳中大家。嚴重師坐。皆不惜厚幣。豐養。致敬盡禮。以聘名宿。爲師者亦自力學珍貴。以副其責。今皆不然。延師之家。惟視吾承吾意者。如雇工。然不思其無有也。爲師者因各營謀以求進。既得之。甚有阿媚順旨。諂事弟子。彌縫及乎僮僕。以是爲

固館之術。然且有攫而擄之者。其價日以賤。其品業日以卑。其人日以眾。師既如是。使古來讀書種子。於是乎斷絕。天下奇材美質。於是乎無成。懷音角據取也。辨音。雅也。上聲。詩書詞賦。才人成名後。寄興事也。若夫八股未成。志願未就。姑緩入詞。豈可以有限心思。無價光陰。先攻末技。愚謂誦讀之餘。惟宜諮訪物情。揣摩經濟。以爲異日。廟堂之用。否則縱然蜚鳴。如諸葛武侯云。下筆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物何。至於對策尚字。精研書學。亦不可忽視之也。蜚與飛同。

庸行編

卷之二 立教類

單 鴻寧堂

子弟少年時。不當以世事分讀書。但令以讀書通世事。切勿順其所欲。須要訓之以謙恭。時時遏抑他。則驕氣自除。鮮衣美食。當爲之禁。淫朋匪友。勿令之親。則志趣自然。朴實近裡。其貌像不論好醜。終日讀書靜坐。便有一種道氣可親。卽一頓一笑。亦覺有致。若恣肆失學。行同市井。縱美如冠玉。但覺面目可憎耳。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世上豈真萬般皆下品乎。此特勉勵幼學之言耳。若後生執定此語。便目空一世。恐非遠大之器所宜。是在賢父兄之教誨耳。

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自成者。少矣。

少年聰明太露。如花之千葉者。而無實。若開口出刻薄。

尖酸議論。及形容人者。不獨無實。恐防根朽矣。

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之教子。須是重道。貧之教子。須是守節。

教子弟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一接近匪人。是清淨田中。下一不淨種子。便終身難植嘉禾矣。

非讀書。不能登貴顯之地。非積善。不能生聰慧之兒。是讀書與積善。乃功名之本源。瓜豆之種苗。相感而不

庸行編 卷之二 立教類 聖 清寧堂

相背者也。今人以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認爲左券。若然。則是讀書積善。較之尋龍覓穴。反遜一籌。豈白卷能居前列。惡簿能產佳兒哉。世俗之談。可發一笑。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棄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可不戒之。

朱子曰。晁氏以道中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

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游。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稱姓。稱行。稱位。而不呼字。皆謙厚之道。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如是。凡兒童少時。須是蒙養有方。衣冠整齊。言動端莊。識得廉耻二字。則自然有光明正大氣象。

富貴家兒。蚤眠宴起。朝不見晨曦。晚不見夕魄。人生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其有用日力。強半付醉夢中。以此爲學。學業荒。以此治生。生事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尚勤之哉。勛音勛。勉也。從勛力。作勛非。

庸行編 卷之二 立教類 聖 清寧堂

孩童開蒙。只宜徐徐教導。不可任施鞭朴。蓋以血氣未足。知識未全。如含葩嫩蕊。俟其時至。自然開放。若不能循循善誘。一味嚴厲。不獨聰明反閉。機括反蒙。往往夢寐驚悸。恐嚇成獸。豈不可惜。葩音帕。平聲。華也。與捧通。嚇音赫。怒也。又音下。義同。獸音虐。疑也。

父嚴母慈。天性爲然。賢愚不易。然母太慈。固傷姑息。父太嚴。未免苛求。久之督責太過。其子反恐懼不前。不但智識顛倒。卽言語問答。皆逡巡不敢出口。此由拘束已甚。欲速期成之故也。予謂母當慈。不宜太慈。父

當嚴不宜太嚴方為中道。遠音峻。遠。逕行不進。貌。又音峻。義同。

今人每言女生外向。遂忽略不教。不知養子不教。玷止

家門。養女不教。患貽他姓。故婦道首在循大體。孝舅

姑。和妯娌。敬夫君。訓子女。恤奴婢。勤紡績。儉中饋。甘

澹泊。任勞苦。不聽讒言。不預外事。今之女子所習者。

惟工梳掠。事塗抹。華衣履。炫簪珥。選飲擇食。但知修

飾容儀。不能敬承婦道。有壺訓者。女史內則諸書。不

可不令誦解也。玷音店。玉病也。績音述。緝麻也。饋音饋。餽也。壺音冊。宮中衙也。

宋呂榮公。名希哲。其夫人為待制張昞之之幼女。最鍾

庸行編 卷之二 立教類 一 清寧堂

愛。然居常至細微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

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及夫人歸呂氏。夫人之母。

即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

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

家法耶。其嚴如此。凡教女者。皆當以此為法。溫音。

庸行編卷之三

析津平允中叔庸父輯

上黨尚詮源化村父梓

孝行類

靈璧先生忠孝友悌論曰。忠孝者。人倫之大綱。友弟者。

人道之大紀。倫紀有五。首稱三者。蓋錯舉之也。夫君

臣以義合。而朋友亦以義合者也。父子兄弟以恩勝。

而夫婦亦以恩勝者也。何以明之。詩曰。亦云可使。怨

及朋友。中庸曰。弗信於友。弗獲乎上矣。是君臣朋友

庸行編 卷之三 孝行類 一 清寧堂

有相通之義也。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是父子兄弟夫婦有相通之義也。此句通指盡倫也。

然盡倫之道。不外一體。納身軌物。而人道出焉。晏子

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

友而愛。弟敬而恭。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恤。婦

聽而婉。禮之善物也。雖然。亦有常變焉。龍比之忠。申

伯之孝。壽偁之友。弟。變也。武侯之忠。曾子之孝。牛弘

之友。世勸之弟。常也。要之總期盡道。豈有異哉。今人

以君臣爲覓利之場。以父子爲羈縻之迹。以兄弟爲偶值之旅。天性消亡。利欲中之。何怪乎風俗日澆。而倫紀敗歟耶。抑思高爵厚祿。胡以寵我身也。君恩之重。可知矣。顧復鞠育。胡以生我身也。親恩之重。可知矣。原隰哀求。胡以恤我身也。兄弟恩重。又可知矣。至於夫婦。則生同室。死同穴。朋友則善相成。過相規。恩義匪輕。可不篤歟。夫蜂蟻之有君臣。虎狼之有父子。鴻雁之有序。雉鳩之有別。鴉雀之有羣。區區物類。率其天性。猶有存者。矧伊人矣。昏昏逐逐。不知倫紀。臣懷利以事君。常賜錫養予。則曰。吾臣也。盡力任事。則曰。吾不逮也。子懷利以事父。分貲析產。則曰。吾子也。服勞奉養。則曰。吾不堪也。至若我富彼貧。則有疎遠之意。我貧彼富。則生覬覦之心。而兄弟懷利焉。家溫食厚。則喜而生敬。晝饑夜寒。則怨而生厭。而夫婦懷利焉。見貧則遠之。爲其有以求我也。見富則諂之。爲其有以益我也。而朋友懷利焉。五倫之道。苦被利劫。人紀何日而立哉。子與氏曰。去利懷仁義。以相接。則幾幾乎得矣。情音聲也。

陳伯玉先生曰。孝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未有孝而不仁。未有孝而不義。與無禮知信者也。以之事君。則忠。以之事兄。則悌。以之治民。則愛。撫幼則慈。一孝立而萬善從之。孝有大小不等。最上者修德勵行。而成聖成賢。以顯其親。使名與金石同堅。孝在不朽。其次則尊親揚名。親因子貴。廼封在身。傳聲在國。孝在能榮。其次則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愉色婉容。柔聲下氣。孝在能敬。其次則飲食供具。體親之志。視膳而進。將徹請與。孝在克養。四者分量不同。各隨其力。盡所當爲。實有一段至誠之意。行乎其中耳。廼音移。移與愛。貴也。同廼。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蓋言父慈子孝。天性之本然。父尊子卑。又有君臣之義。亦天分之自然。人子之身。氣始於父。成形於母。其體連續。是爲至親。無有大於此者。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既爲我親。又爲我君。而臨乎上。其分隆厚。是爲至尊。無有重於此者。萬物托體於地。故地之恩可見。而天之恩不可見。人子



托體於母。故母之恩可見。而父之恩不可見。知天之於物。則知父之於子矣。

母之慈。所以保子之身。父之慈。所以保子之心。蓋陽賦物以性。陰賦物以形。始終以之。如是而已。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陳伯玉曰。天卽以孝爲經。日月星辰。順行不悖。卽天之孝也。地卽以孝爲義。剛柔燥溼。各致其宜。卽地之孝也。民卽以孝爲行。視所持行。各順其理。是民之孝也。下云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蓋經字包得義字。民卽足以包

庸行編

卷之三 孝行類

四 潘寧堂

舉天地。天地之性。人爲貴。三才中尤重民也。

又曰。孝爲庸行。因其理以治世。卽神聖無以過之。

曾子曰。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幸爲難。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

佛言。凡人事天地鬼神。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蘭期曰。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

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孝經曰。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光乎四海。而無所不通。

陳伯玉先生曰。中庸稱舜大孝。兼言必得其名。孝經首章亦必云揚名。大聖人論孝。何爭心於名若是。蓋亘古亘今。大孝只有兩人。其一舜是也。位祿名壽。論之詳矣。其一卽孔子是也。幼而喪父。長而周流。祿位不隆。尊養未備。人子之心。隱痛於中。卽至聖亦有不能自解免者。直至萬世而後。啓聖公血食廟貌。亘古不磨。夫子在天之靈。方始快然無憾。以此思名。名可知也。故夫子亦嘗自言曰。吾行在孝經。

又曰。人子事親。除大兒極惡。無論苟屬中人。於二人側。稍有疾言遽色。叱怒作氣。或簡忽傲惰。覺於返思。微有不安。自覺七情消沮。手足謬戾。無頓放處。則反是而依依。二人左視右撫。盡得歡心。豈有不心氣和平。災沴潛消者。此必至之理。必至之情。明王以孝治天。

庸行編

卷之三 孝行類

五 潘寧堂

下士庶以孝治一身當亦不誣也

羅氏訓世編曰孝子事親不可使吾親有冷淡心不可使吾親有煩惱心不可使吾親有驚怖心不可使吾親有愁悶心不可使吾親有難言心不可使吾親有愧恨心

禮記曰孝子之有淡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奉屬音竹洞洞實慈親屬屬專貌恪音衆人聲愿也恭謹也

庸行編

卷之三

孝行類

六

清寧堂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孰同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蓋將以感動親心庶或能聽也

韓魏公曰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

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

羅仲素論警曉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真西山先生曰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心也

司馬溫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

庸行編

卷之三

孝行類

七

清寧堂

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王梅溪先生見人禮塔呼而言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夫在家之人固當孝至於出家之人尤當體悉生身之恩齊戒學道勇猛精進求超三界成佛成仙庶幾同極之恩可以借此而報

天隨子曰父母之恩汪汪然浩浩然蓋難言矣楊子雲

曰。父母子之天地與。無天何生。無地何形。是故父母之於子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而異息。若草卉之有華實也。樹木之有根心也。精氣相通。隱志相及。疾病相救。憂樂相關。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末俗之子。當其少也。仰哺而呱呱。提攜而依依。時刻莫睽。此其時矣。及其長也。恃愛成驕。驕積成縱。違命忤顏。此其時矣。迨其壯也。溺情嗜慾。天性日漓。出遊不思居家不侍。虛相稱謂。而真誠索然。此其時矣。欲其盡孝。何可得哉。哺音步。含餐也。食嬰兒。吐所含以食之。

庸行編

卷之三

孝行類

八

潘寧堂

亢倉子曰。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善事父母。敬慎爲本。意以承之。順承親志。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事。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交友不敢不信。使下不敢不愛。嚮善不敢不勤。雖居一室之中。亦不敢不誠。是名全孝。若飲食奉養。若曾元者。敬順安在。孝云乎哉。

天隨子曰。人子事親在得其歡心而已。豈有他哉。何今之人。子而往。而來。婉容愉色。分毫不著。而心志可知。矣。養厥口體。違厥志意。厭其老而輕其言。致令爲親

者戚戚窮年。何以爲人。試思父母以有限之年。受人子有盡之養。歲月幾何。能不愛日。與言及此。行路傷心。曾子曰。往而不返者。親乎。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及雞豚之逮。親存也。子獨何心。能不悲乎。

又曰。孝子慕親。終身不改。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此慕親於疾時也。父母在堂。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此慕親於平日也。父母既

庸行編

卷之三

孝行類

九

潘寧堂

沒。敬所尊。愛所親。修丘壠。潔粢盛。保世滋大。貽以令名。此慕親於沒後也。青藜曰。舜年五十。猶慕親如嬰兒。可謂至孝矣。人子於親。亦如舜而已。豈難能哉。子路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數百乘。積粟萬鍾。累綯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可復得乎。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忠者也。伊川先生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顏壯其先生曰。五刑莫大於不孝。王法誅之。冥律禁之。其特甚者。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曰老。曰病。曰饑。曰貧。父母當壯盛。起居尤能自理。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洩叢穢。席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偶。寒煖誰問。丈夫猶可。養婦奈何。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穉者穉。人人躬睡去。箇箇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淚溼與誰同。有孝兒孫。頗娛晚景。不幸而母我者棄。憤撒潑。姑我者橫而阻絕。祇緣半點骨肉。空博一世淒涼。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餽三食而忍氣。吁嗟。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此數老冤氣。猶足動天。子孫倍當行孝。勸化者。於斯更嘽緊云。沒音搜。便溺也。發音離。無夫也。斯音江。臥息相也。句音蓋。乞也。人之不孝。皆起於小。而小不孝。習成有四。一曰驕寵。父母憐憫過甚。常順適他性子。驟而拂之。則便不堪。每讓他便宜。任他佚豫。令之執勞奉養。則便不習。人前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其子。而子乃唐突其父。

文行藝能。父極力譽子也。而子又欲父出我下。積此驕肆。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處。展得出手矣。二曰習慣。語言麤率。慣便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父母分甘絕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遂不復問其痛癢。三曰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雙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態。耽高堂而機室。夫人子不樂對父母。則豈有孝弟。繇中出耶。四曰忌恩。記怨。夫恩習久愈忘。怨習久愈積。人情然也。況父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為固然。且有憂我而獲拂者矣。以訓迪為贅耳。且有譽我而被厭者矣。以任勞庇護。極念經營為平等。且有強預吾事而怒號者矣。眼前大恩。恬然罔識。況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驚魂之痛者哉。此四者。皆近人之習情。然亦未嘗無真性。但積久不知其悞耳。是宜急急喚醒。早早克治。時時思量。勿謂親慈。我可自恕也。小不孝之積漸。即大不孝矣。佚音逸。安佚不勞也。僻音請。負兒衣也。俗無禮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則忌親。財乏則

覲親求財不得則怨親甚且以單父隻子而爭財嘈  
雜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誰  
之身我不帶一財來而強哺無缺以至今日誰爲者  
乎二曰戀妻子妻子習狎而父母嚴重也美味錢財  
欲娛妻寵子佳會良辰欲擁妻抱子而寧親之念遂  
微也不思子爲我子而我爲誰子親念我不顧則我  
亦何賴有子哉夫妻故聚樂然當呱呱待哺時豈解  
戀妻卽妻能擁我生活耶辛勤字我指望有婦得稱  
成人代勞貽燕乃子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  
庸行編 卷之三 孝行類 主 潘寧堂

嫖蕩飲火正熾客誘如狂有倚廬傷心者不解也家  
業浪費婦姑勃怒有激貽誚讓者不辨也懷子不寐  
風雨淒長夜之魂垂白無歡菽水冷半生之奉可嗟  
狂興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妒天地之大人猶有憾  
父母之子單子也情豈無偏乃攘臂爭分側目奪寵  
或兄弟而觴斂或姊妹而計較護短爭長分曹伐異  
相讎讐而家道蹙積嗔喜而孝情薄矣此四者人之  
常情人子不免其流遂至不可言矣言雖善而心不善也  
有似孝而非孝者父有過當諫有愆當蓋若但順情而

不順理或任其偏僻而致戾於一家或聽其恣睢而  
取憎於鄉里或護其陰私而得罪於天地其根必起  
於利親之財挾親之勢故從親之欲而忘親之身遂  
成親之惡孝經以父有爭子爲安親揚名不然卽身  
膺貴顯愈揚親不義之名親得安乎而可謂孝乎  
又有自謂孝而實非孝者能服勞奉養而有德色此亦  
情之常也在小姓人家父子朝夕一室卽有言語尋  
卽消釋乃士人知書其於父或嫌其老而稱逸以安  
置之或憚其腐而托故以遠離之或見其卑而借理  
庸行編 卷之三 孝行類 主 潘寧堂

以衡壓之遂致日遠日疎相對話少意色冷淡尊而  
不親更有一種好遊者拾堂上之樂結朋友之懽經  
年異域覲人膏澤名曰爲貧爲養實則奉妻畜子者  
又有人見爲孝而神見非孝者生則盡養承歡絕無眞  
樂歎則盡哭致美絕無眞哀及覓地安葬非爲父母  
求安也竭力費財止圖子孫陰庇耳此神目視之甚  
明也  
又有一時皆稱其孝而反之自心尚有不能滿者其人  
於已前諸弊一無所犯但於修身盡性之理未全終

是墮落遺體。莫報親恩矣。況其下此者哉。雖皆謂之不孝子可也。爲人子者。當於此處。急須自省。切勿自負。

鹿門先生曰。嘗思人生最樂之境。父母俱存是也。人生最苦之境。父母俱亡是也。而浪子悠悠。豈知去日多。而來日少哉。附以科名之得失。婉變之臧否。貨利之豐歉。爲苦樂。而非白之老。年壽幾何。衰健幾何。惘然莫知也。抑聽其自存自亡耳。曾有動愛日之思者乎。由其視親等閒。無滾愛之情也。故飲饌以供之。衣服

庸行編

卷之三 孝行類

古 潘寧堂

以煖之。安居以逸之。世所稱爲孝子者。如是而已矣。人所學爲孝子者。亦如是而已矣。愛敬中衰。吾何取焉。孔子之語子游者。敬也。其語子夏者。愛也。二者根心。最爲真切。事親之道。莫此爲先。然論孝及今。不忍言矣。始也子弗克自由。而仰給於親。後也親之所有。竟爲子之所有。親亦弗克自由。而反待給於子。一言不合。便生忿怒。片事或乖。喧言老拙。公親臨舍。而少長推諉。老友登堂。則家介評語。致令爲親者獨居。則點頭歎息。對人則發言愴惶。順之弗能。歡心何在。未

幾疾病。而白日淒淒。庭無杖履。青燈荧荧。體有辛酸。起臥須扶。抑搔賴侍。此正人子用力之急時。報親之終事也。奈何爲人子者。生歿寄之庸醫。湯藥委之僮僕。晝奔賄賂之途。痛癢弗問。夜歸溫柔之鄉。寒煖何知。臨危只愁貲費。撫棺暫想容顏。飲酒食肉。不須三日。爭財角產。豈待餘年。草草釋薦。淡淡麻衣。遂謂是報父母乎。至若十兆求榮。十年不葬。露棺發塚。一電頻巡。搬弄親屍。妄爲孫計。愚而蹈逆。一至於此。嗟乎。生不能以禮事親。歿不能以禮葬親。忘本之罪。尚何

庸行編

卷之三 孝行類

五 潘寧堂

言哉。變音慈。婉戀。美好貌。家。家婦長子婦也。介。介婦。英音榮。屋下燈燭光也。惘音惘。悵然失志貌。奄音脫。葬之厚也。樵山先生子箴曰。惟爾有身。實由父母。罔或違厥命。以傷父母心。惟我父母。撫我育我。顧我復我。惟我疾是憂。誠求乃饑飽。體厥寒燠。不遑暇食。三年乃免懷。我聞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凡爲人子。無從匪彝。無卽傲逆。無聽妻子。不顧父母。罔或親爲敬。斯心或輕。必誠必信。式承朝夕。夔夔齊栗。祇哉思哉。務餘乃盡。務終乃祇。敬爾身。弗貽厥考羞。無犯親怒。惟謹。無背親

欲惟順。嗚呼。天憫孝行。庇恤。彼內悖德。就乃淫朋。罔遵庭訓。綦怨哉。弗念斯恩。綦涼哉。弗敢斯生。用快驕樂。惟越厥志。上天明威。降鑒爾心。毋塗飾乃耳目。隱微有愆。實誅爾心。在昔虞帝舜。五十慕親。後世式師之。凡我人子。有父與母。厥德實洪。爾誰可忘。

忠順類

忠經序略曰。忠經者。蓋出於孝經也。仲尼說孝者。所以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之。所以答君親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廢於國。孝不可弛於家。故述仲

庸行編

卷之三

忠順類

其 濟寧堂

尼之說。作忠經。忠之所存。存於勸善。勸善之大。何以加於忠孝者哉。故凡屬臣民者。不可以不讀忠經。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又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感應注曰。忠者。盡心無欺之謂。凡人倫所在。如下之事。上等輩之交友。處事接物。皆當有之。蓋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至於君臣。則以義合。人人易得苟且。故以忠專屬之。臣。所謂天經地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韓詩外傳曰。忠之道有三。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以是諫非而救之。是謂下忠。

庸行編

卷之三

忠順類

七 濟寧堂

又曰。人臣之事君者。一念耳。所以分其念。使不顧君父者。有數端焉。曰身家。曰爵位。曰權勢。曰恩怨。曰名譽。身家爵位之念。出於庸人。其壞事猶小。權勢之念。多生於奸人。往往關天下國家之利害。而害亦終及於奸人。至於恩怨名譽。雖世之號為君子者。亦多不免。唐宋以來。朋黨之禍。是也。惟忠則盡其心。而無欺。無欺則至誠。至誠則可以感天地。動鬼神。尚有數端之私。得而聞之哉。忠經曰。為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化。成家臣於君。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夫忠者。豈惟奉君

忘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疾節已矣。在乎沈謀潛運。正國安人。任賢以爲理。端委而自化。尊其君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聖德洋溢。頌聲作焉。

又曰。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出則行其政。居則思其道。動則有儀。秉職不回。言事無譚。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上下有成。故昭君德。蓋百工之忠也。懷遠去聲。畏懼也。

又曰。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君子盡其忠。

庸行編

卷之三

忠順類

大

清寧堂

能以行其政令。而不理者。未之聞也。夫人莫不欲安。君子順而安之。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篤之以仁義。以固其心。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宣君德以弘大其化。明國法以至於無刑。視君之人。如觀乎子。則人夢之。如愛其親。蓋守宰之忠也。祇承君之法度。行孝悌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此兆民之忠也。

孝經曰。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忠經曰。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諫於未行者上也。諫於已彰

者。次也。諫於既行者。下也。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疾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又曰。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陳伯玉曰。爭與諫微別。爭者。愛之甚。敬之甚。全從愛敬。發出一片精誠。潛移默奪。期於必得而後已。諫者。進言納誨。匡正其德。鋪陳利害。使歸於正。上可以默格君心於未行。大亦可以匡襄君德於不墜。又大之亦可以匡救其惡於不逮。臣既盡忠。不患君不明聖也。亦顧臣之善諫何如耳。爭同諫。止也。

庸行編

卷之三

忠順類

大

清寧堂

忠經曰。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二曰獻猷。三曰立功。四曰興利。賢者。國之幹。猷者。國之規。功者。國之將。利者。國之用。是皆報國之道。惟其能而行之。陳伯玉曰。人臣事君。視官事如家事。苟有利於國家。卽以身徇之可也。報國之道。固不盡於四者。亦已略得其概矣。又曰。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盡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陳伯玉曰。盡心盡力。皆君子小人報國之道。然亦惟君子盡心。而後小人得以盡其力。故書曰。狎侮君子。無以盡其心。小人無以



盡其力。

位居人上而爲臣子。自公孤以至一命。受朝廷爵祿。必思上所以報天恩。下所以爲赤子。格位不同。而存心則一。昔范文正公云。不爲宰相則爲名醫。謂其能救人多也。故爲官者當體上天好生惡殺之心。聖王刑期無刑之意。斷案宜公。用法宜慎。有利當興。有害當除。不受一文枉法錢。莫行半點虧心事。遇饑荒。速請賑濟。以活貧民。立義倉以備凶歲。開義學以養人才。務令處處得所。箇箇安生。以此忠心報國。正己化民。

庸行編

卷之三

忠順類

辛

清寧堂

庶幾不愧乎爲人臣者。

鹿門先生曰。爲臣之罪。莫大於蒙蔽。竭忠之道。無過於盡職。人君居深宮之中。設官分職。而獨總其成。人臣各盡才力。大者法。小者廉。國家長治久安。此君之所以賴有臣也。古者盛治之世。大臣論道經邦。以人事君。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無私偏之黨。無恩讐之念。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使庶官懋勤。百度允釐。陰陽調變。刑措兵銷者。此大臣之忠也。糾四方之弊。察百司之非。引君當道而致治。爲國憂遠以防危。却納側

之賄。感寵錫之榮。致身任事。冒死進言者。此內臣之忠也。寅亮天工。靜鎮遠方。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誅鋤奸宄。保艾良民。盜賊水旱之必人告。天恩皇典之必遵行。巡効官吏。彈壓宦豪者。此外臣之忠也。恩威並濟。教養兼行。數胥吏之姦。燭以頑之訟。催科知恤。力役存仁。清廉天已。公忠御下。尊五屏四。用一緩二。弗剝民膏以奉上。弗枉是非以從情者。此有司之忠也。爲臣如是。而後可以答君命。歟。左傳曰。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職。則不懈。斯忠之謂矣。先音軌。在內曰。先。在外曰。盜。

庸行編

卷之三

忠順類

辛

清寧堂

靈璧先生曰。嘗謂分誼之所定。禮義之所在也。禮義之所在。聖賢之所守也。有聖賢之守者。必能循禮義而安分誼。則以賤從貴。以卑承尊。而盡乎事上之道矣。曷以有違逆上命者哉。世之所以有其人者。非無故也。夫天下所爭者。得失也。所憑者。好惡也。所趨者。利欲也。所命在此。所得在彼。則違此矣。所命在此。所好在彼。則亦違此矣。所命在此。所利在彼。則又違此矣。安問上命哉。惟其無事上之忠。是以然也。不忠之人。知遇不足以感之。名分不足以維之。恩德不足以懷

之。其心或變於一旦。其節或改於一時。逞私忿而敗乃公乎。揚羽翮而忘其主乎。背簡命而肆厥行乎。溺貨賄而阿所好乎。皆違逆上命之事也。夫下之事上。所貴乎忠。忠者答命。務盡乎職。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重上命也。且兵農錢穀。命乎臣者也。勤勞繼述。命乎子者也。使令傳呼。命乎僕役者也。卑事尊。賤事貴。咸宜謹奉焉。故臣之逆命者。不忠。不忠者無君。子之逆命者。不孝。不孝者無親。僕役之逆命者。不順。不順者無主。如此之人。不循禮義。不安分誼。反覆無常。

庸行編

卷之三 忠順類

三 澹寧堂

天隨先生曰。事君者。從違有道。順逆有方。辨乎理欲。審乎公私。而趨向定焉。苟卿曰。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賊。君有大過。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君有大非。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爭。有能比智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

曰。橋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轉。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此諫爭轉拂四者。雖近違逆。出於忠君愛國之至誠。其去唯諾順從者。不又霄壤哉。如古者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轉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

通作

靈璧先生曰。忠良者。百行之寶。欺人而欺險。雖有他美。其猶玉屑盈庫。不可琢為圭璋。剝絲滿篋。不可織為錦繡。雖多亦奚以為也。何以明之。中心之謂忠。盡己之謂忠。無欺之謂忠。履信之謂忠。存心既忠。則所行皆實。無反側機變之事矣。平易之謂良。謹厚之謂良。無爭之謂良。端方之謂良。立身既良。則所行皆正。無傾險奸回之志矣。如此則本性全美。始無媿男子之稱耳。今之為男子者。用其陰詭。而陷乎邪曲。用其智謀。而行乎欺詐。用其勢力。而奮乎鬪爭。斯人也。不可以事君。不可以養親。不可以處友。不可以同事。不可

以共里是絕物也。亦足羞哉。不幾負此耳目之聰明乎。負此心思之靈穎乎。負此手足之行持乎。負此氣象之冲昂乎。負此性命之稟賦乎。何以謂之人哉。吾願天下之爲男子者。堂堂皇皇。誠誠正正。孔子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又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又曰。言必信。行必果。其庶幾乎。

靈璧先生曰。夫人既爲臣。則身爲君有。而非己之所可私也。身既非我有。而與君所用之人。尚有畛域之不同。化哉。故凡爲朝廷所倚重者。其同乎己。異乎己。不計。

庸行編

卷之三 忠順類

志順類

也。知其能佐乎朝廷而已矣。凡爲朝廷所特簡者。其怨於我。歎於我。不計也。知其能益乎朝廷而已矣。此臣之職也。何以明之。昔者子貢問孔子曰。誰爲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爲賢。排賢爲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爲美。逾身之賢。矧復益賢乎。故黔息碎首以明百里。北郭刎頸以申晏嬰。所以致命而不辭者。爲國薦士。滅身無悔。忠之至也。臧文仲不顯展禽。尼父謂之竊位。虞丘不薦。

叔敖。樊姬貶爲不肖。故爲國人寶。不如能獻賢。進賢。

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理不易也。荀子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人臣之罪。孰有甚於貶正排賢者哉。夫國有正人。泰之道也。國有賢士。

昌之時也。正人退。則奸邪進矣。賢士去。則不材來矣。由是害民蠹國。危亡無日矣。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

乃和。不和政靡殆。謂是乎。也。音分祭也。列音與。割也。音也。龍音勿。雜亂也。

沙丘子曰。古今選用之法。其科有三。曰德也。才也。勞也。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敘。而攷校之。

庸行編

卷之三 忠順類

志順類

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俛仰之間。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攷。非勞也。然覈才駁吏。亦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此陞遷之大法也。

升菴先生曰。粵稽古來人臣。除授之任異。而所以盡職者亦異。其開忠誠直節。指不勝屈。今舉其最著者。各事各職。略數一二。以爲臣子之取法焉。立朝廟者。當

如陳仲弓。裴晉公秉國政者。當如呂易直。范文正職。諫諍者。當如汲長孺。魏立成。享功名者。當如郭子儀。全君難者。當如甯武子。託孤者。當如諸葛武侯。寄閭外者。當如曹彬。羊叔子。泰帷幄者。當如張子房。李鄴侯。衛君患者。當如嵇侍中。秉憲者。當如張綱。作郡守者。當如何君公。作令者。當如黃美玉。卓子康。宰方民者。當如龔勝。黃霸。掌刑獄者。當如張釋之。于定國。守城者。當如張睢陽。赴君難者。當如文文山。陸秀夫。竭死力者。當如顏真卿。和衷者。當如蘭相如。爲外戚者。庸行編 卷之三 忠順類 圭 澹寧堂

當如武攸緒。爲宗室者。當如朱虛侯。東平王。烈烈古人。爲世之師。後人縱少全德全才之士。而知效一官。能辦一職。須各竭乃力。以勸國事。敢如俗宦悠悠。以位爲郵傳。以官爲賈途。唯利是營。上無愛君之實心。下無愛民之實政。苟且以塞責哉。語曰。食人之祿。成人之事。夫如是謂之忠臣也已。

樵山先生臣箴曰。咨爾臣。臣道維艱。厥心固敢。惟厥身。國敢康。忘厥家。夙夜勤勞。襄乃王事。毋擅天柄。作威作福。毋俛爾躬。以諂悅權倖。毋恃天寵。以甚驕暴。惟

爾寅亮天工。作股肱臣。起擢循良。協和以匡萬國。酒任貪壬。疾莊士。罔比讒佞。疾莊言。惟后有德。爾輔翼之。惟后有非。爾匡格之。念茲下民。欽哉爾持。其道大光。國賴以昌。惟爾巡方大臣。拔大本莖。豪猾罔敢肆。毋陵庶僚。毋虐嘉師。廉正以答王命。公忠以報朝廷。惟爾藩臬臣。勿貽弊規。克勉負荷。毋爲首鼠。毋爲模稜。罔輕興作。以竭民財。勞民力。惟爾屬是飭。惟爾郡邑臣。作厥民父母。作厥民師保。勿肆笞撻。胥戕胥虐。惟民鬻骨肉。壞廬舍。弗克供爾誅求。剋心之賄。受必庸行編 卷之三 忠順類 圭 澹寧堂

刑于類

庸衍編

卷之三

未 齋 堂

顏氏家訓曰。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也。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媒氏往來。不相知名。男女之名。非受幣。不

交不親故日月取婦之期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謂先祖也爲

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妻不取同姓。娶同以厚其別也。

爲其近禽獸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吉。凶。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

居內澆宮固門音何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出。蓋夫婦人倫之始。禮爲男女而設。故始於謹夫婦。  
又曰。男女不同櫛。音多柳架通。不敢縣懸。同於夫子之桴。音暉  
櫛。橫者曰櫛。直者曰桴。皆懸衣之具。卽今夫架。不敢藏於夫之篋。音怯。箭似竹器。  
背貯衣。不敢共漏浴室。音通。浴室注言內外之辨。非特男女  
爲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然。

又曰。夫不在。斂枕篋簟。音席。榻。蜀通讀若獨。與器也。重而

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

長者婢妾雖賤亦必有長幼之倫妻不在妾御接於寢曰御莫敢當夕

庸行編

卷之三

无澹寧堂

古者妻妾之制各有分  
當夕者當妻之夕也

又曰男不言內謂女女不言外謂男非祭非饗不相授

器祭服嚴密通其相授則女受以籩音匪箱音類其無籩則皆

坐奠也。之後取之。諸地不親相授受也。外內不共。

非不共瀉浴一瀉一定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

通衣裳釋服掛裳男子入內不嘯謂屬不指指

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

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男在女左。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音之閒而已矣。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音奔。事無擅為。行無獨成。然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女有五不取。同逆家子不取。逆。謂逆德。不忠。不孝之類。亂家子不取。亂。謂亂倫。世有刑人不取。謂棄於人也。世有惡疾不取。謂棄於天也。

喪父長子不取。長子即長女。喪父又或疑世有刑人無凡則無所受命矣。

庸行編 卷之三 刑于類 手 滄寧堂

不取。朱子曰。所謂不取者。是世世為惡。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也。

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為其逆德也。無子去。為其絕淫去。

亂族也。如去。為其亂家也。有惡疾去。為其不可與多言去。

也。竊盜去。為其反義也。七去。惟無子去。惡疾去。於義未

安。若必以為不去。則無以示宗事。繼後世也。處之自

當以義。何至於去耶。與喪父長子不取。皆可疑。

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為其嫁有所受命。後無父兄無可同之地也。

與音更三年喪不去。謂曾姑舅姑之族也。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謂取時貧賤而今富貴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內則曰。舅沒則姑老。謂傳家事於家婦。非以年計也。家婦所祭祀賓

客。禮之大者。每事必請於姑。必咨稟。介婦必請於家婦。

舅姑使家婦無怠。既不可怠於事。不友無禮於介婦。又不可怠於介婦。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抗。耦。相。於家婦。不

敢並行。不敢並命。出令。不敢並坐。凡婦通家婦。不命

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必請於舅姑。

又曰。適子。音適。適子。謂父及祖庶子。適子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音支。庶子之庶子。是支宗也。

庸行編 卷之三 刑于類 手 滄寧堂

子。大宗。宗婦。大宗子之妻也。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

家。雖眾車徒。從人。舍也。於外。以寡。少。約也。入。不敢以貴

富加於父兄宗族。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

使預政。家不可使除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

當佐輔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音

德。進食也。食音似。飯也。餘猶主也。

蠱音古。事也。此音品。此雞雞也。

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考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而而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

者當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而清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思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致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清音慈愛也抵音抵當也

呂用晦曰夫婦一倫人道之始四倫皆從此生故聖人於此最重易首乾坤詩聲關雎書載鴻河之試皆此義也白人欲橫流於閨門衽席尤甚無不以此事為人欲之私若不可以挂齒者不知聖人正以此為天

庸行編

卷之三 刑于類

三 舊寧堂

理之正禮義之從出而戒懼慎獨之所必謹於此得手其餘更無難治矣

鴻音規同嬌水名兩音荷水匡也又水名

靈璧先生曰易曰坤道成女坤者順也陰之性也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故柔順為女德之正倘以陰質欲參陽位剛而自川陰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為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凶可知矣禮曰男帥女女從男又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豈可使才逞性而凌加於其夫哉夫女之所以不柔順者一則父母嬌養縱其性情順其喜怒由是違逆其父母

關辯於姊妹撻罵乎奴婢積習之久化為暴戾一則丈夫溺愛聽其語言任其舉動由是挾制其夫君藐蔑乎翁姑競爭於妯娌恣放之至養成妒悍語云教婦初來教子幼孩親不教女夫不教婦自貽伊戚非

云誤乎夫蕭牆之禍多由婦人或以鴟舌而擾亂六親構難滅義天道降喪者有矣或逞氣性而虐於內政以致下人怨忿勾連外暴而連累者有矣被迫就外而致覆者有矣或不親中饋說夫怪客得罪賓客而招惡事者有矣或乖忤鄉鄰挑釁起禍者有矣考

庸行編

卷之三 刑于類

三 舊寧堂

其所以然緊惟不柔順之故其不柔順者失教也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其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此非教之以柔順乎夫柔順者德也暴戾妒悍者惡也為德婦者恆得顯名家道昌隆子孫榮富為惡婦者恆得惡名家道衰敗子孫失窮愚俗婦人烏知此理是在耳提而面命之也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殆謂是歟

榮音女發語辭

又曰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關

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詩人卽物起興。以見君子淑女之相和也。夫婦爲人倫之始。夫婦和而後家道成。周南首關雎。從所重也。是故娶妻者。上以承宗祀。而下以繼後世也。可不重乎。古人制爲親迎之禮。婿人御婦綏。御輪三周。不敢慢也。白婚姻之禮廢。而夫婦之道苦。其娶妻也。悅乎色而已矣。安知其爲人道哉。往往怨舊喜新。或溺妓於外。或狎婢於內。遂致反目焉。夫人各具一性情。或夫好浮動。而妻好安靜。則不和。或夫好安靜。而妻好浮動。則不和。或夫俊而妻呆。

庸行編

卷之三 刑于類

子

則不和。或夫狂而妻謹。則不和。嗟乎。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所宜然也。若必欲其如己之性情。以責備而生嫌忌。則互相牴牾。疾怨讐冤。情乖義廢。豈非賊恩之大者哉。易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尚可以爲家乎。必敗之道也。凡爲婦人者。多愚而暗。否則小才自用。是以行合理義者。鮮也。有男子引掖之。化導之。開悟之。裁抑之。烏得遽生嗔怒。吼哮跳躍。以施諸奴婢者加之哉。不義甚矣。禮運曰。夫婦和。家之肥也。人何不深思耶。

又曰。三代聖王。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

敢不敬歟。子也者。親之祿也。敢不敬歟。敬之爲言也。無戲謔。無褻慢。無狂暴。無偏僻。無怙行。無穢德。觀型於妻子。爲一家之模範。如是則無媿於丈夫之名。盡其道矣。故善慶之家。肅肅雍雍。悔吝之家。嘻嘻嗃嗃。身行其道。與之兆也。身不行道。敗之徵也。竊怪世之爲丈夫者。非戲謔褻慢。以及其妻。則狂暴偏僻。以加乎妻矣。悖行多而妻子不堪凌焉。穢德彰而妻子無可儀焉。貪花酗酒。饕餮博賭。浪遊忘歸。饑寒弗顧。夫

庸行編

卷之三 刑于類

子

庸行

綱盡失。父道全虧。妻泣中庭。子嗟膝下。此蕩子之行踪也。若夫逞凶縱性。役使無恩。疲勞罔恤。邪亂無常。妻不敢違。子何能諫。非所仰望而終身者乎。而竟若此也。於是有妻化而爲谿刻凶悍者。有子習而爲奸惡邪暴者。此皆已身無行。以致妻子波靡。而胥及於靡也。嗟夫。婦依夫德。子承父緒。無行若此。家寧可保乎。易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其庶幾乎。嗃音。嗃音。嗃音。嗃音。又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禮之大經也。君爲



臣之天父爲子之天夫爲妻之天人之大倫也妻之事夫亦如臣之事君子之事父而後婦道全焉是以女子既嫁卽以其身體性命悉付其夫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豈敢侮慢其夫哉然而世有悍婦其心妒疾其動恣睢專房擅寵有鉏耒之能握柄當家多制馭之術大言便便夫君惟有拱手戾氣潏潏舉室莫敢抗顏不避河東獅子之號甘爲九子魔母之行輕其所天天豈容之滅此人網人將絕焉其罪孽所報必甚慘矣我聞婦有五善修之吉昌可不思歟五善

庸行編

卷之三 刑于類

美 濟寧堂

惟何一者夜臥蚤起心恆恭敬執事先啓所尊甘旨不得先食二者夫罵無憾三者不得邪非四者願夫長壽五者夫出整家又有三惡一者不事翁姑夫婿美食先噉早臥晚起二者心不向夫夫呵應拒三者不能守身大抵敬夫者五善俱生不敬夫者三惡皆長故此一敬乃婦人收拾身心克盡人道之正路也國風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何川情之貞婉耶

又曰當謂人生之大行莫重於孝也子孝父母婦孝舅

姑其義等也然子孝父母一本之愛易也婦孝舅姑從夫之義難也非天性醇厚何足語此否則禮義素明者始能無愧耳禮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人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又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又曰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蓄

庸行編

卷之三 刑于類

美 濟寧堂

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此皆爲婦之道也苟違乎此卽謂失禮失禮非孝也何以言之夫孝之爲言順也人情之所難者屈己順人也況在執拗不通之婦人乎往往不能和於家人而當於舅姑故失禮易也且也人家何能皆一婦哉或二三或四五亦其常也有因偏愛而生怨尤有因小姑而起嫌疑又婦人之常也以此之故心非舅姑而背後詛訕愛敬不淺安有愉色婉容之承順哉此婦姑不洽之原而孝之所以難也經曰失禮於舅姑所指蓋甚細也苟衣服

飲食寒溫定省詞氣顏色取與進退之違節卽爲失禮之罪矣。至若悍婦滅倫欺而凌之辱而勝之使舅姪俛首嗟歎莫可如何則法所必誅而不足以論其惡者矣。小雅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其子婦之道乎。病音阿病也亦作病誦音山去聲誦也從附領通。

鶴按先生曰天性之良與年俱移者孝忘是也。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欲其肫肫然終身孺慕者幾人哉。當其瞻依膝下無專房之愛無移情之語與親日近是以日親焉其或不念父

庸行編

卷之三 刑于類

夫 澹寧堂

母者百無一二耳世之果於不孝者亦罕其人也。大抵多習於父母之慈愛而不察故忘其恩德之重也。此其人皆可以爲孝可以爲不孝者也。一旦娶妻而溺其愛則有專房移情之惑與親日遠是以日疎焉。子與親疎而婦復何忌哉。語曰孝衰於妻子良不誣也。故凡婦之不孝者子使之然也。未有子孝而婦不孝者也。何則子孝矣承其顏順其旨養其志竭其力盡其歡致其敬而婦之習見乎此者必曰吾夫之盡其孝道也若此其其子職也若此天倫之至重也若

此則平日之好合於夫者必不忍不孝於舅姑平日之嚴畏其夫者必不敢不孝於舅姑雖未能知倫紀之義然或由其不忍或由其不敢久久動其至性而莫可解則皆可以爲孝婦也。故曰未有子孝而婦不孝者也。如或子先不孝抗色違訓不顧親養私財貽憂罔有淺愛而婦之習見乎此者必生慢易心將曰我豈其毛裏哉亦名焉而已安得有孝思乎。朝摘一短焉而夫領之暮觸一事焉而夫任之不以爲婦之罪而反言父母之寡恩焉是婦也。又誰得而教之以

庸行編

卷之三 刑于類

夫 澹寧堂

動其天良哉。故曰婦之不孝子使之然也。且少婦在舅姑之簷下者情易於生怨或財帛不能給其用或人事不能如其願或飲食不能隨其欲或出入不能由其便外雖受制而其心之無禮也已甚。若長婦當舅姑之退老者其情又易於生怠或不能體好惡之志或不能適寒燠之節或不能供甘旨之養或不能勤朝夕之侍或不能形和婉之容或不能順指使之意泛視舅姑爲家人之常而忘其分誼之尊怠忽失禮又往往然也。所賴爲子者曉以大倫發其血誠縱

有所苦。不生怨心。則可以言孝道矣。課以嚴肅警其弛志。縱及老髦。不生忽心。則可以言孝道矣。若夫天性頑劣。毒悍非常。不可化誨者。孝子得而處之。奚有求歡於婦。比臘無良。至於婦姑而易鬩也。人子何以爲情哉。則忍心之甚者也。領音合上聲。領之謂領者。之也。弛音始。弓解去聲也。史搢臣曰。嫉妒之婦有兩種。有子妒者。輕無子妒者。重無子妒者。夫年垂白。子息維艱。欲置一妾一婢。竟不可得。卽有婢妾懷孕。亦難免墮胎殘嬰之事。甚有納妾於外。幸生子息。妒一聞之。或用甜言而誘歸。陷阱。庸行編 卷之三 刑于類 卑 潘寧堂

夫治妾。廣嗣承宗。有子者。當遏慾戒淫。休身免患。庶幾可耳。悍音翰。弱也。強很也。鹿門先生曰。妒忌之心。在婦人爲尤甚焉。然其妒忌之最切者。人莫甚於婢妾。竊見如婦持政。而婢妾受毒。有不可言者。或鞭笞炮烙。致彼身無完膚。或踐踏詈罵。使之日罕舒眉。此何心哉。由其妒忌心作矣。是以慘毒陰賊之事。往往肆行而不顧也。夫婦人之德。莫大於順夫子而廣嗣。此委身事夫之道也。今之婦人。強悍者。挾制其夫矣。懦弱者。怨恨其夫矣。充其妒忌之念。可以殛其夫。可以以其身。可以破其家。而妒忌必不可以少衰。何其惡哉。語云。婦怨無終。婦情易結。蕭牆之禍。起於不測。究其端。未有不由於妒忌者也。至於婦人無子。禁夫不得置妾者。蓋亦多矣。古者婦有七出。曰如出。曰無子出。夫無子。曷以忍出哉。殆謂禁夫不得置妾者而言歟。或置妾矣。因而視若讐。愈加戕賊。有墮孕者。有殘嬰者。有子生而強遣其母者。有陰殺而害之者。有鬪爭無寧日者。以至絕人宗嗣。夫莫可誰何。倫紀虧喪。大義全然莫曉。豈人

也哉。蓋因幼而不聞教訓。長而不修德行。爾顧身名。何恤人言。而爲婦之父母兄弟者。無所化導。甚有助。暴長惡。以逞其驕妒之性者。習而成風。莫知其非。嗚呼。忍哉。特未有以因果報應之事。聞其愚蒙也。安得有心者。聚家之婦女。而以妒婦顯報。懇懇陳說。或可以化什一於千百。以漸摩乎天下云爾。

又曰。嘗謂婦人之性。愛繁華而厭寂寞。好強勝而惡歎。虧是以富貴則喜。貧賤則悲。竊見貧賤之家。家無長物。饑寒難免。安有妝儀哉。永無鮮美則怨。食無旨甘。

庸行編

卷之三

刑于類

聖 濬寧堂

則怨。寢處無便。安則怨。子女致累。人事無聊。則怨。蛇心之欲不遂。鴛枕之心頓改。愁苦無情。歡娛笑在其於夫也。惟見落寞之狀可輕。不識羹飯之倫爲重。交謫喋喋。冷而悠悠。非作買臣之婦。便同蘇李之妻。尚何言敬哉。苟其不以貧富易心。生或異志。冰霜之操。松筠之性。畱香人世。嗚呼難哉。滿音責。責也。謂也。音。多言便語也。橫渠先生曰。婦人有十三禁。一曰。干預外政。二曰。入寺燒香。許愿祈男。三曰。無故聚飲。卽有事飲酒。不得沈醉。四曰。會諸姻黨。同席熟談。五曰。痛撻奴婢。及惡聲

罵。六曰。優厚三婆。七曰。侈蓄珠翠。八曰。看龍舟。觀燈

庸行編

卷之三

刑于類

聖 濬寧堂

高。不循退讓。十曰。多僂言。習市語。凡此七約。十戒。十三禁。皆妻子之藥石也。治家君子。亟體而行之可矣。碧虛先生曰。人生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彼其離親別愛。生或隨人。所主惟一夫耳。饑不獨食。寒不獨衣。舍其身而身我。舍其父母而父母我。一遇遠旅之商。遊學之士。孤房獨宿。寒夜鐵衾。豈易受哉。苟其薄倖。委身外舍。鍾情花柳。欺弄如狂。又或一旦知遇。敬侍滿前。罔念結髮。恐懼與汝。安樂棄余。嗟嗟。何待人以不恕也。長舌之婦。恣志馮陵。無德之女。忘身撒

潑則亦已矣。若乃事舅姑。睦妯娌。和姑妯。以及前後嫡庶。同人各有心。眾皆爲政。其於憂煩展轉。忍辱吞聲。殆未可言。而盲窮顛覆之家。晨夜無炊。鍼黹自活。亦有不能殫述者。豈其望我終身。而中道棄捐。情理何謂哉。此卷耳東征之詩。柔情婉韻。摹寫拈出。爲王化第一義。而樂妻孥。宜室家。順父母。真吉祥善事哉。又曰。凡女人修善。不異男子。但女無外事。三從爲良。如有善行。不若勸雙親與丈夫行之。之爲妙也。故親有三善。則女婦分一夫有二善。則妻分一。經預思量者。

庸行編

卷之三 刑于類

聖 詹寧堂

卽與同功。若將婦女勸化爲善。其功德比婦女自己爲善。倍難倍多也。姊妹姊妹有善。彼此交贊。其功亦可相等。所貴歡喜同志。無妒忌心耳。至若孝敬。聚順則身所自盡者也。勤修不倦。仙佛可到。富貴子壽。何難得哉。此紫霞造福之訣也。但婦人見聞淺陋。未知大義。有室家者。須急以是理。與講究明白。使其豁悟。勉力行善。則愈受其福矣。若云婦人不明理義。難於化導。看他日作惡孽。家業毀壞。子孫蕭索。而丈夫亦受其累焉。豈不哀哉。通音諸儒音韻。不聚和貌。止。終。終也。

天隨先生曰。家政之得失。係於主翁主翁嚴肅而方正。常以禮讓爲訓。骨肉之閒。自無乖戾。夫上行而下效。理之必然也。人家子孫習見祖父之私其財也。而性情化之。爾我既分。則爭端起焉。太公曰。治國不用佞臣。治家不用佞婦。佞臣亂國。佞婦亂家。由此觀之。世人父子異居。兄弟別財。視宗族如路人。骨肉如仇讎。其原多因婦女之言。蓋婦人心不公平。恆懷嫉妒。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娌。同輩。皆緣假合。強爲稱呼。原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愛。易於忿爭。兩遞其言。積成

庸行編

卷之三 刑于類

聖 詹寧堂

怨恨。一家之中。乖戾叢生。其事多端。不可概述。惟高明遠識之人。燭照而遣排之。更須教以義方。明示以天倫之重。連引以遜讓之風。詳教以古今賢孝之行。切諭以幽冥果報之事。自然潛移默化。和順恭謹矣。烈女閨範諸書。近日罕見。淫詞艷語。觸目而是。婦女不必令其識字。寧可使人稱其無才。不可使人稱其無德。

人之於妻也。宜防其蔽子之過於後妻也。宜防其誣子之過。天下未有不正其妻。而能正其子者。故曰。刑于

寡妻

朱卓月曰。人但知口中有劍。不知枕裏藏刀。牀褥間。謔浪不根之語。或乘醉飽。過爲鋪張。一入婦人之耳。彼卽信爲必然。執爲終身誓。口極極。或甚之生心啓釁。余往往見之。乃知閨闈中。自有畏途禍門。不第在外人齒頰也。補音。閨音。門內也。

婦人未嘗讀書明理。性情多有偏僻。不孝敬舅姑。丈夫却誦經禮佛。不周濟骨肉姻親。却布施僧道。不享現世和平之福。却望來生渺茫富貴。此誠女流中之下庸行編。卷之三 刑于類 聖 滄寧堂

愚者。噫。豈有驕妒悍惡。而長享福壽。德性賢良。而墮落輪迴者哉。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是爲夫者。行有未至。故其事有所不能行也。如夫能盡其夫之道。妻能盡其妻之道。妾能盡其妾之道。一家惟樂。上下相安。和平之福。實自致之。若爲夫者。偏憎偏愛。爲妻妾者。或妒或爭。生釁構禍。患若賊讐。未享室家之樂。實受妻妾之苦。良可歎也。

古云。娶妻不如吾家。嫁女必勝吾家。蓋婦女之心。易生

驕慢。不如吾家。則知所敬畏矣。嘗見富貴之女。作富

貴家婦。既無紡績炊爨之苦。又無事姑哺兒之勞。居則高堂大廈。食則美味時鮮。服飾則錦綺珠翠。兒女委之乳媪。鍼線責之婢妾。事事必求稱意。家務從不經心。除妝飾一身之外。女紅婦職。皆虛語也。不知米從稻出。絲自蠶抽。視則如糞土。以物命爲草芥。若性質淳良者。尚聽公姑丈夫之訓。間有一種驕悍者。不畏天理。不信果報。公姑丈夫。開口便傷。侍妾婢女。終朝打罵。及至逼出事端。爲丈夫者。顧惜體面。焉肯

庸行編

卷之三

刑于類

聖

滄寧堂

令妻出而露醜。只得千方百計。爲之調停。幸彌縫過去。悍婦以爲原自無妨。及事後憤恨。見兒女滿前。姻親羅列。出遣不可。警戒不從。若以大義數責。彼反撒潑。輕生丈夫。既醜鬧爭。又怕多事。惟有忍耐而已。不察其情者。謂丈夫治家無方。豈知悍婦無法可治。雖有內則女箴。勸必不聽。愚謂於家庭中。令子弟講解律例。并詞訟招詳。某官審某事。某婦犯某罪。使知婦女亦有罪條。庶稍生畏懼。或可挽回萬一也。

語云。妻有大小子。無嫡庶。嫡庶之子。同無混淆。大小之

妻宜有分別。古者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卿大夫室有正副。士庶之家有一妻一妾者。有一妻數妾者。妻妾名分原不可假借。使妾既生子。又曾同貧賤。能親操井臼。力任辛勤。孝事公姑。愛育兒女。知敬夫之義。無匹嫡之嫌。此則加人一等。雖不可與妻并列。亦豈可以奴婢視之乎。嘗見世家大族。子孫以科第顯者。所刻履歷齒錄。由嫡出固多。而誕自側室。稱本生母者。亦不少。母以子貴。理所固然。朝廷封贈之典。未嘗遺之。家庭拜跪之儀。何可略也。嫡之子婦。往往輕忽庸行編

卷之三 刑于類

吳 潘寧堂

庶母不成儀節。以至手足參商。嫡庶嫌隙。是徒爭名分。而不知情理之所安也。拜跪之文。雖史書未載。喪服之制。律典昭然。律云。父妾有子者。冢子。眾子。爲之服。喪期年。夫身後既有服制。生前何無拜禮。揆諸先王服制。有服則有拜。可不辨而自明矣。願世之教婦者。以和順爲貴。訓女者。以禮義爲先。爲子爲婦。俱於庶母定爲兩拜之禮。爲庶母者。亦當自知謙退。庶幾情理兩協。未識行禮君子以爲然否。

父之望子。無不欲其克敦倫也。乃有自行倫常。慘刻之

事者。如妾媵生子之後。子或乳哺能食。或總角能行。常見將妾遣去。此非倫常中慘刻事耶。若云貌醜。何故取之於前。若嫌妾名。古來原有嫡庶。夫向因無子。而置妾。今以有子而遣母。以天性骨肉。秦楚分離。不惟情理難安。且何以式訓其子。讀朱子小學。至實明倫。載朱壽昌棄官尋母一段。心甚悲之。長厚居心。并以長厚教子者。當鑒之耳。

人之婚配。備六禮。遂好逑。能一夫一婦偕老者。自是嘉耦。其中有續絃者。有納妾者。有客途宦邸別娶者。豈庸行編

卷之三 刑于類

吳 潘寧堂

可以父母蔭下。擇門第。論家聲者比哉。從來婦人隨夫貴賤。端莊之外。無復濫求。往往姑嫂妯娌姻戚。或譏其出身卑微。母家貧賤。以致形影自慚。兒女削色猜嫌一起。飲恨終身。怨毒既深。必思報復。蓋婦女相譏。固是褊淺之見。或爲之夫者。不知訓戒。背後私評此骨肉之戮。所由起也。試觀螢光發輝於腐草。花清醞釀於穢濁。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生物之理如此。而婦之卑微貧賤。又何泥哉。

借音皆俱也。無諸音。

庸行編卷之三終

庸行編卷之四

析津李允中叔庸父輯

上黨尚詮源化邨父梓

和睦類

孝弟本無二理。今又專言友悌者。欲人隨事而盡之也。如兄弟之生。雖有先後。其初卽是一身。薄待兄弟。卽是薄待父母。繼庶兄弟。雖有大小。其原卽是一人。薄待繼庶。卽是薄待骨肉。堂從兄弟。雖有親疎。其始卽是一派。薄待堂從。卽是薄待祖宗。根本若虧。枝葉必

庸行編

卷之四

和睦類

十

清寧堂

壤。惟兄曰友。則愛而且敬。弟曰悌。則畏而且和。自然恩義浹洽。猜閒不生矣。猜音菜平聲疑也。閒去聲。

顏氏家訓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忤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免夫。挈音竭提挈也。音詞上聲。長婦也。弟音弟介婦也。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

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

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

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

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

如此。惑之甚矣。問音廣開音炎重中門也。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

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

庸行編

卷之四

和睦類

工

清寧堂

鹿門先生曰。兄弟之聚。六族閒。最早最久。須宜篤厚。各求讓一步。退一步。有何不足處。閨門之言。置之不理。不問。兄弟閒。一日不會爲濶。二日不會爲疎。三日不會爲薄。分居遙遠。各以情理加減論。兄弟內。不可作賓主態。蓋至親無形。至愛無迹。一飲一食。卽加謝語。是外之也。至於爭長角短。自非人類。閒言小語。亦當相忌。敦倫之事。此爲最急。張拱辰曰。兄弟之閒。不論施報。惟當各盡其心而已。豈可以兄友而弟不恭。遂廢其友。弟恭而兄不友。遂廢



其恭而因施爲報。使一本之愛。作市井交易之道也哉。

先人見背。幼子伶仃。長兄或可代父。眾嫂未必如母。飲食參差。衣服新弊。甚至有服勞任苦。不令讀書識字。而役同奴僕。及至長成。又侵匿家私。十分一二者。良可浩歎。俗有音零下本。作伶仃獨行貌。

嫡庶之兄弟。尤屬人情之所難處。嫡者非仗母勢以憑凌。卽謂若母出身於微賤。庶者始以地分而自疑。終乃不得其平而搆讒。遂令手足等於胡越。而致傷父

庸行編

卷之四 和睦類

三 澹寧堂

母之心矣。抑知一樹數枝。其根則共。一水數流。其源則同乎。

遠從房族。亦屬水源木本。畢竟與異姓之親不同。還當加意軫恤。若財力豐裕。更當設義塚。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之無後者。置義學。以教宗族之無供給者。買義田。以贍宗族之無衣食者。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既然寤歎。念此厥初。蘇老泉族譜引云。服始于衰。而至於總。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

慶而憂不平。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

羅近溪先生曰。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渙。而統其同者也。吾人之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爲子姓。又分之而爲曾玄。分久而益眾焉。則爲九族。至是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更不知其初爲一人之身也。故聖人立爲宗法。以統而合之。由根以達枝。由源以及委。雖多至千萬其形。久至千萬其年。而觸目感衷。與原日初生一人一身之時。光景固無殊也。

庸行編

卷之四 和睦類

四 澹寧堂

釋法昭云。同氣連枝。本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夫家庭之內。和氣可以致祥。而取和之法。一曰容。二曰忍。三曰見如不見。聞如不聞。則小忿小利。自不足以動之矣。法昭通名。天下惟五倫。施而不報。彼以逆加。吾以順受。有此病。卽有此藥。不必較量。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疎薄。羣從疎薄。則僮僕爲仇敵。如此。若外侮一至。誰禦之哉。感應解云。人見兄弟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不知人

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拘簡。或放縱。或喜閒靜。或喜紛挐。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己。弟未必然。性不相合。則凡臨事之際。必至於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則不和之端。從茲漸啓。而終身失懽者有矣。悟此理者。爲父兄。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己。爲子弟。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庶得和協。無乖爭之患矣。

庸行編

卷之四 和睦類

五 潛寧堂

又云。世間兄弟不和。其故有三。一曰。言語之忿。顏氏家訓曰。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淡則易怨。地親則易狎。譬猶居室。然有一穴。卽塞之。遇一孔。卽塗之。則自然無頽毀之患。如雀鼠不防。風雨不備。將見壁陷柱傾。無可救矣。由此觀之。家庭之言語。雀鼠也。親黨之言語。風雨也。飛走無常。陰晴不定。乃事之難以捉摸。而理之不可逆料者。稍失簡點。必受其害。兄弟之閒。可不致謹於

謂言雜語乎。二曰。財產之爭。兄弟雖曰一氣。而有貴有賤。有富有貧。乃父母不能一之於眾子者。或因房室而爭。或因田地而爭。或因舟車而爭。或因錢財而爭。或因衣服飲食而爭。又父母不能止之於眾子者。其初不過因物起見。及其久也。遂至骨肉分顏者有之。彼此毆罵者有之。致訟公庭者有之。區區財產。害及天倫。如此。在人。之自省耳。三曰。婦女之閒。家不和。多因婦以言激夫。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覺。於是有骨肉至死不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可以猶

庸行編

卷之四 和睦類

六 潛寧堂

子爲後。有多子而不肖。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必欲供膳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葬親必欲均費。寧鬻產而不恤者。有爲小姑。則語嫂於母。爲嫂姑。則語姑於夫者。事雖殫述。總之一味奸險。好去破壞人家骨肉而已。然其故又多出於婢妾。蓋彼輩愚賤無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爲忠於主母。稍一聽信。必自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淺化。而彼始揚揚得意。自贖處於心腹閒也。僕隸亦然。主翁聽信。則族戚故舊皆失歡。而善良相讓。反致譴責矣。於六書故云。今人謂舅之妻曰姑。誠已誤也。亦作姑。

靈璧先生曰。木之長也。始於一槩。由本及枝。由枝及葉。枝葉紛繁。皆一木之氣所生也。水之發也。始於一源。由源及流。山流及委。流委分派。皆一源之脉所通也。至於人。獨有異乎。凡吾同姓者。皆吾親也。或考異矣。而祖不異。或祖異矣。而曾不異。或曾異矣。而高不異。等而上之。不可謂非自一體而來者也。雖有五服。思有隆殺。酌乎情也。豈得視為悠悠行路。漠不相關之人哉。范文正曰。吾視宗族。雖有親疎。自吾祖視之。皆是子孫。苟一人得志。祖宗之喜可知矣。苟一人失所。祖宗之戚又可知矣。故孝子順孫。必敬所尊。愛所親。以上體先人之志。尊於我者。謹事焉。卑於我者。親厚焉。大雅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邁。言宴好宜然也。世卒不係和好。而務攻訐者。蓋亦有故也。何以明之。夫宗族既眾。歷年既遠。則有貧有富。有貴有賤。有善有惡。有才有用。相形不若之際。於是。有難言者矣。由此。貧嫉富。富薄貧。貴輕賤。賤怨貴。善絕惡。惡仇善。才欺庸。庸畏才。是以猜嫌互作。怨怒相生。烏能舍攻訐而就親睦哉。由其無本。本水源

之思。惟知厚妻子。不知念祖宗。大義既乖。而利欲中之父兄。且不相歡。安論叔伯堂從之親乎。然而孝子順孫。德不敢自居。財不敢自封。祿不敢自享。吉凶婚葬。務相成濟。貧者周焉。富者依焉。賤者矜焉。貴者推焉。善者重焉。惡者勸焉。才者勉焉。庸者恤焉。則亦何嫉何薄何輕何怨何絕何仇何欺何畏之有哉。如是而子孫有不賢者乎。家道有不昌者乎。祖宗有不懌者乎。然非立身無過之地。公平其心。正其行。不私其財。不惜其力。歸然有德君子。不足以立家政。而化羣宵也。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其斯之謂乎。又曰。骨肉完聚。豈非天倫樂哉。其不以爲可樂。而以爲可尤者。亦有故也。夫人生難報者。父母也。難得者。兄弟也。難聚者。姊妹也。難合者。妯娌也。難多者。子姪也。雖極意和好。以愛以親。猶恐塵幻不久。聚散非常。胡爲乎其有忿爭哉。大抵不和。由於不忍。由於不忍。由於不義。何以明之。袁氏世範曰。人家父子兄弟。多有不和者。或因責望太過。或是分財不均。或人之性情不一。作事不齊。或聽婦女之言。彼此離間。

數者皆不和之根也。若悟此理，父兄子弟各盡其道。父兄愛子弟，不必責子弟之必順；子弟敬父兄，不必望父兄之必慈。則情意之閒，自得和協。至於財物，尤宜打破。富者常思貧者，既屬骨肉，則休戚相關，正宜分惠，明為高義。幽為陰德，何至以怙恃怨乎？貧者當諒富者，彼命應富，亦是前生修來，何敢覬覦？則彼此自然恬靜。至於人人性情，或柔或剛，或謹守或豪縱，或喜安靜，或喜紛更，臨事之際，一是一非，因自不同。惟各隨所宜，不因我是，求其必合，豈復爭執？婦人賦性褊狹，其於翁姑妯娌之間，大率輕怒易怨。又有婢妾喜事者，從中挑逗是非，以為快樂，是以積恨，往往不解。此在為丈夫者，嚴禁婢妾，不許傳遞語言。同居之人，往來行走，須令曳履揚聲，使人間知，恐通達議我。彼此生隙，其妻妾有言，雖或中情，亦不可聽。如此仰欲忿爭，從何而起？此處家至要之論也。今人喜獨居而厭倦骨肉，有乖天和，不祥之甚者也。故內不和者，外侮至；家不親者，內變生。以和召福，以戾召禍，豈非理之必然乎？夫父母俱存，一樂也。兄弟無故，二樂也。

廣行編

卷之四 和睦類

九 潘寧堂

也。姊妹常聚，三樂也。妯娌久居，四樂也。子姪林立，五樂也。有五樂而不知快，徒較量於財帛，語言之細，是棄天倫而滅天性也。豈人也哉？道德經曰：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又曰：夫惟不爭，故無尤於世。且然而況於骨肉乎？果音人聲，木幹中折，復生枝別達者。殺去聲，聲音謂獨說，故音客部也，堅也。鶴按：先生曰：孝弟出於天性，而維持之者，則賴有禮義也。世道衰微，人心陷溺，習俗移人，賢者難免。安飽快樂，惟知有己而已。故與父母較財者有之，與兄弟爭錢者有之。當其忿怒之時，一心嫉怨，出言無情，恩義斷絕。更或鼓噪咆哮，操戈執挺者，倫紀乖違，不知自耻。尚有訴於姻黨，鳴於官府，以求一勝者，嗟乎！此不能讓，彼不能忍，何曲何直？孰是孰非？伏而思之，與禽獸局異乎？原其爭端，未有不因財物起見者也。夫財者，身外之物也，得失多寡，自有定數。義者，愈得不義者愈失。安有滅親而享富者乎？是故循禮守義，則天性保全，悖理違義，則天性泯喪。善惡之辨，視此而已。人欲求富，不必向骨肉間錙銖較量也。亦盡乎孝弟之道焉。則天之所賜，豫人豐亨，子孫安享，寧有既哉？

廣行編

卷之四 和睦類

十 潘寧堂

又曰嘗見季世有不親兄弟而親他人者。厥故維何。蓋兄弟者。日夕所見者也。貨產所共者也。譏開所集者也。常人之情。日夕所見。則心易慢。禮易簡。慢簡之過。視必尋常。而友愛弛矣。貨產所共。則田廬不得不析。器物不得不分。分析之弊。遂生彼此。而較量生矣。譏開所集。則妻妾忿於內。僮僕爭於外。忿爭之極。便為嫌隙。而怨尤作矣。由是妯娌不和。子姪不愛。羣從不協。而不祥孰甚焉。其所以親他人者。亦有說焉。或才高名重。則有所畏於彼。或巨富貴族。則有所資於彼。

庸行編

卷之四 和睦類

士

澹寧堂

或燕朋諛友。則有所歡於彼。有所畏。則無慢簡之心。有所資。則無分析之怒。有所歡。則無怨尤之事。以此薄兄弟而親他人。豈待問哉。苟非天性之篤。學問之明。度量之越。輒利忍事者。烏知兄弟為分形連氣之人。而不惑於婦言哉。況常人之情。多愛少子。長子成人。既久。居宿或睽。而少子撫摩正殷。去膝下未遠。憐之愛之。亦人情也。曷足怪焉。奈何子怨其父。婦詆其姑。從嫉生恨。從恨生仇。兄弟之傷。又往往為此。嗟乎。世有幾薛包哉。而奴婢引其老者。田園取其荒頓者。

器用取其朽敗者。破產輒給。親厚無開設。夫人薄於親。自不能厚於兄弟。薄於兄弟。自不能厚於家族。薄於家族。自不能厚於他人。其親他人也。亦面焉而已。豈真誠哉。咆音咆。哮音哮。平聲。咆。哮。怒聲。聲也。詆音詆。可也。詞也。

索隱先生曰。萬物一體者。聖人之存心也。存心固無不愛。而施行則有次序。一本為親。九族次之。三黨之親。君子不敢忘焉。由近及遠。由內及外。誼之正也。彼愛無差等之說。孟氏猶且攻之。況乎薄近而厚遠。舍內而附外哉。夫薄近而厚遠。舍內而附外者。其故何也。

庸行編

卷之四 和睦類

士

澹寧堂

凡人之情。習久則忘。望奢則怨。訓嚴則離。此親之所。以易背也。利盛則趨。勢炎則攀。意投則和。此疎之所。以易向也。於是棄己之父母。而拜他人為父母者。有棄己之兄弟。而結他人作兄弟者。有棄己之妻子。而溺私妓如妻子者。如此輪薄之事。何可勝數也。以其不知恩之所出。故無枝本之分。不知義之所裁。故無輕重之別耳。然而有溺之者矣。炎涼起見。親可以忽疎。疎可以忽親。恩怨分形。疎何難。而或親何難。而或疎大倫大義。付若罔聞。而已根本有虧。何以為。

八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悖德悖禮其亦難免也乎。升庵先生曰人言居家久和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轉橫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耳此其無知失。設耳此其所見者小耳此其利害寧有幾何不使之入而據吾心則雖日多犯我可無微色發聲乃所謂善處忍者每見骨肉失歡有因至微而至終不可解。

庸行編

卷之四 和睦類

三 潘寧堂

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有相下故耳有能先下氣與之趨事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豈不漸如平時是故處家庭者不可有責備之心一有此心則必不能如其所願欲其氣之平不可得矣無所責備則於我乎無逆而不覺其有異乎我者亦何嫌何猜而復用我之忍乎哉苟不知所以自處於忍之先乃徒教天下曰忍人之能之者寡矣惟君子能厚於自處人見其爲忍而君子未嘗有心爲忍也故恆寬然而自餘此忍之一道君子之所能而小人弗能也。

史播臣曰父母而下惟有兄弟孩提之時無一刻不追隨長各有室或聽妻子或因財帛多致參商有餘則如忌不足則較量及有患難相臨至厚之親朋終不若至薄之兄弟總以同居共爨爲妙然有勢不得不分者如食指漸繁人事漸廣各有親戚交游各有好尚不一統於一人恐難稱眾意各行其志又事無條理況妯娌和睦者少米鹽口語易致參差分爨而不分居者爲上甚至分居弟兄友愛當愈加聯屬釋法昭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

庸行編

卷之四 和睦類

高 潘寧堂

又兄弟畱與兒孫作樣看念之哉昔張公九世同居至今傳爲美談今人不能效其百忍而欲同居不分勢有不能卽分不宜太早亦不宜太遲太早恐少年浮蕩反爲濟敗之具太遲則其中物情多端有不可勝言者如子孫繁衍眷屬眾多者家務若統於祖父中一人掌管凡一切食用則個個取盈人人要足全無體貼之心寧取而不用必不肯僅足而不取稍有低昂則比例陳情甚有明知家道漸衰仍取用如常日擊婢僕暗竊亦不以爲意總視作

庸行編

卷之四 和睦類

五 潘寧堂

公中之物漠然不甚顧惜耳。且衣服什物取索不已。稍不遂意。皆懷不滿之心。此勢所必至。愚意此時當酌量各房人口多寡。每年給以衣食之費。令其自置。自炊。俗云親生子。若已財。庶知物力之艱。錢財之難。不獨惜財。亦且惜福。再度其子弟才幹。量付資本。與之營運。使之熟諳人情世故。此不分中之小分也。待其老成歷練。然後從而大分之。卽分亦當存留三分之一。以爲娛老之資。若盡舉而析之。不無計日而供。輪月而養。或有不賢之媳。當行則止。應有說無。往往庸行編

父子致生嫌隙。既有存留之物。不獨老景可娛。且使子孫稍有冀望之心。或可勉強承順。此居家善處之法。慈孝兩全之道也。既分之後。子孫未必人人成立。其中倘有升沈不一者。亦可於此中籌佐助之方耳。邵康節先生孝悌歌曰。子養親兮弟敬哥。休殘骨肉起風波。劬勞恩重須當報。手足情濃最要和。公藝同居。今古罕聞。真共處子孫多。如斯遐邇皆稱美。子養親兮弟敬哥。

子養親兮弟敬哥。怡聲下氣要謙和。難兄難弟名偏

庸行編

卷之四 和睦類

六 潘寧堂

重賢子賢孫貴自多。負米尚能爲薄養。讀書寧下糶。高科。仲由陳紀皆如此。子養親兮弟敬哥。

子養親兮弟敬哥。訓賢妯娌事翁婆。好遵孟母三遷教。須讀張公有忍歌。孝友睦婣兼任恤。智仁聖義與中和。當時曾子同楊博。子養親兮弟敬哥。

子養親兮弟敬哥。天時地利與人和。莫言世事常如此。堪歎人生有幾何。滿眼繁華何足貴。一家安樂值錢多。奇哉讓果與懷橘。子養親兮弟敬哥。

子養親兮弟敬哥。光陰過去疾如梭。庭闈樂處兒孫樂。兄弟和時妯娌和。孝弟傳家名不朽。金銀滿櫃富如何。要知美譽傳今古。子養親兮弟敬哥。

子養親兮弟敬哥。晨昏定省莫蹉跎。一門孝友真難得。百歲光陰最易過。和樂且耽宜自翕。義倫攸敘在謙和。斑衣舞罷堪旋奏。子養親兮弟敬哥。

子養親兮弟敬哥。丈夫休聽室人唆。眼前金帛毋嫌少。膝下兒孫不厭多。但得家和貧也好。若教不義富如何。王韓孝友傳青史。子養親兮弟敬哥。

子養親兮弟敬哥。休傷和氣忿爭多。偏生嫉妒偏艱

寤。暗積私房。暗折磨。不孝自然生。忤逆無仁。定是出妖魔。但問孝弟傳千古。子養親兮弟敬哥。八 卷上三 終也。

子養親兮弟敬哥。莫因微物。遽傷和。黃金櫃內休嫌少。陰鷲冥中要積多。私曲豈如公道好。剛強無奈善柔何。古今簡策多名譽。子養親兮弟敬哥。九

子養親兮弟敬哥。吁嗟分折。聽搬唆。囊中財物他嫌少。祖上田園你要多。夫婦眼前雖快樂。兒孫日後恐消磨。何如孝弟親鄉黨。子養親兮弟敬哥。十

### 慎交類

庸行編

卷之四

慎交類

七

清寧堂

朋友列五倫之一。以其輔仁成道德也。所關甚重。夫豈容濫。與其交而後擇。易生怨。孰若擇而後交。可寡尤。表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夫子有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此交友之所以不可不慎也。孫夏峯先生曰。孔子曰。朋友之交也。又曰。無友不如己者。夫五倫惟朋友曰交。是必有所以交者。管仲之於鮑叔。其知我至比於父母。友也者。所以通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窮者也。吾輩默簡行藏。其素行止。收名教者。果屬良士之作。成。抑亦匪人之勾引。直諒多聞。

之友。信不可一日離也。

呂用晦曰。五倫中夾入朋友。頗覺不屬。然細思之。則四件總關係是一件。且四件或有暫無。而朋友必不能無。君臣亦可為朋友。父子亦可為朋友。兄弟亦可為朋友。夫婦亦可為朋友。四件不相及之處。又皆此一倫濟之。在五行論。即寄旺四時之義。故其德主信。非迂說也。

又曰。人之所取乎朋友者。專為明道。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講學明道。朋友之益。於此為大。若取善

庸行編

卷之四

慎交類

七

清寧堂

輔仁。反是假借用之。蓋天下道理。精微詳悉。非講習不能明。非朋友則不能講習。若進德修業。只在我自勉之。非他人之所能與。縱有賢師良友。不過為之資益扶助而已。鶴隆先生曰。詩不云乎。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涉朴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樸花心。朝在夕不存。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予淡玩此詩。不覺撫几而歎也。天下交友之中。始也親厚如兄弟。既也相族如讐仇。亦獨何哉。蓋因其所識。原非真心相照。不過一時熱。



情。故久之少不如意。便生怨尤。而誦誦起矣。取友者。慎之哉。佛經云。人處朋友。彼此皆有五事。一者。彼此若作惡業。常用遞相勸化。呵諫止之。二者。彼此有難。有疾。常用看顧調和治之。三者。彼此有家懷語。不得爲外人說。四者。常用各相敬歡。不誦往來。或時觸突。不得惱恨。五者。彼此貧富不等。常用扶持賑濟。不得互相誹謗。以失友誼。此友道之善也。交友者念之哉。靈璧先生曰。百年不變者。君子之志也。一日數移者。小人之心也。君子淡以成。足以能久。小人甘以壞。是以

庸行編

卷之四 慎交類

七 詹寧堂

鮮終。何以言之。彼小人以浮情。驟氣用事者也。故隨處遷徙。漫無所主。其於物也。見則易喜。其於人也。見則易合。初時情款。妮妮。投贈往還。杯酒燕樂。若將終身焉。未幾。或寵遇有人。或交好有人。而前乎此者。又不復記憶矣。雖有其功。難憑恃也。雖有其情。難維繫也。吁。念我實多。此國風之所以興歎也。語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故舊之人。有與分甘苦者矣。有與同患難者矣。有與爲恩德者矣。有與其朝夕者矣。若一旦得其新而忘其故。則昔日之歡。何在乎。無義甚矣。

無義則薄情。薄情則負心。負心則卷德。所謂甘以壞者。正如是耳。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豈獨大人爲然乎。通音第更易也。數音索。類也。讀寬上聲。失曲也。讀也。說音尾。難提。不倦也。本作聲聲音。執。詳馬足也。朱卓月曰。世人漫結交。遂不問聲氣之合與不合。輒自命相知。試繹相知之義。談何容易。番僧利瑪竇。以友爲第二我。此淡於相知之解者也。太和曾文學大奇曰。今人直是單知。那得相知。懷玉詹山入覲曰。人卽密處。不必定相知。如夫婦朝夕同臥起。亦是不得相離之人。未便稱相知。知言哉。

庸行編

卷之四 慎交類

二 詹寧堂

又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夫何世變日薄。友道掃地。惟酒饌追隨。有無周濟。橫言相謔。術數相勝。於是規圖便利。諂諛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啗以濡沫。甘效奔走。此奴隸耳。非友也。惟恐少有撓拂。而取疎遠。故隨事苟徇。而親親密。乘其父子之睚眦。卽導之以不慈。不孝。乘其兄弟之鬩牆。卽導之以不友。不恭。乘其夫婦之反目。卽導之以不琴瑟。謬引古今。眩亂是非。指鹿爲馬。誑鳥爲鸞。皆此等輩也。其間稍有見識廉耻者。必浩然而去。所友者爲小人。抑亦何所不至乎。

讀書知禮之人不可慢他。年高有德之人不可輕他。忠言逆耳之人不可惱他。無父無君之人不可近他。乍富欺貧之人不可作他。不識高低之人不可採他。輕諾寡信之人不可聽他。對面兩語之人不可託他。時運未來之人不可欺他。談量人家之人不可惹他。飲酒不正之人不可請他。恃刁放潑之人不可理他。來歷不明之人不可問他。貧窮性急之人不可告他。凡有落難之人須要扶他。難音難。亂音字。同音件。賑也。爾音險。小門也。惹音覽。引者也。靈璧先生曰。人之淡者有兩種焉。一曰淡沈。如訥言自

守。容人忍物。內裏分明。外邊渾厚。不露圭角。不逞才華。此德之上也。一曰奸淡。如閉口存心。藏機挾詐。喜動惡靜。形迹詭祕。兩目斜抹。片語針鋒。此惡之尤也。茲兩種人。雖若相似。細而察之。大相逕庭也。近日以淡沈君子與奸淡金視。豈非以浮動淺躁者爲善士哉。逕音徑。遠音遠。庭音庭。當音平聲。鹿門先生曰。天下有數等人。最爲難交。宜早辨焉。無情者難交。多疑者難交。反覆者難交。奸利者難交。自是者難交。懷怨者難交。天下亦有數等人。可與定交。須

勿失之。長厚者宜交。坦率者宜交。情長者宜交。輕財者宜交。虛己者宜交。恕道者宜交。畱心二途。則傾蓋可以長歡。而谷風可以不作矣。天隨先生曰。凡人氣稟性情。各有所異。不可求人人如我意。事事合我心。親如父子。尚不能同志合調。何況其他。大抵一人有長有短。棄其所短。錄其所長。則天下行得。苟以不如我意。不合我心。責人。便是自生荆棘。無處不惹煩惱。往往取怨於人也。靈璧先生曰。處世之道。要在平情。大凡天下之人。難得

十分完全。自聖賢而下。皆有偏短。棄其短而錄其長。則人人咸有可取之處。若因一人一事。離經從而抹倒之。則人之得以自全者寡矣。夫觀人先觀其大略。如性情中正者。謹愿可取。豪俠亦可取。高明可取。細密亦可取。但非反覆之徒。無不可與者。不然。牆宇太峻。流於齟齬。人將拒之矣。如之何其拒人也。鹿門先生曰。釋怨之道。無過乎自反。橫逆之來也。必有其因。苟能自尋一個不是。則尤人之念。不覺寬解。幾分消。爭息忿。討得安閑。者便是處世底學問。若一向

只見得人不是不從自己身上顧一處如此處處如此一事如此事事如此必然處處生怨恨事事著煩惱便覺天下之大無可容身天下之眾無可相與心中愈生不平眼前愈見有礙憤激成惡往往為眾所摧怨益多而身益危其原皆不有自反之道也處世者宜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可矣

重友者交時極難看得難以故轉重輕友者交時極易看得易以故轉輕使人有面前之譽不若使人無背後之毀使人有乍交之歡不若使人無久處之厭

庸行編

卷之四 慎交類

圭 濟寧堂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然後故舊可依

交之初也多見其善及其久也多見其過未必其後之遜於前也厭心生焉耳人之生也但念其過及其死也但念其善未必其後之逾於前也哀思動之耳人能以待死者之心待生人則其取才也必寬人能以待初交之心待故舊則其責備也必恕

交游太廣不止無益往往多生是非古人云有一人知可以不恨以明知己之難也逢人則判到處投轄然

則知己若是其多乎不過聲氣浮慕共為豪舉耳一事不如意怨謗叢起不如慎交擇友自然得力

襄陽子曰輕言者多侮輕動者多失輕諾者寡信輕毀者寡情輕合者易離輕喜者易怒輕取者必爭輕聽者必疑故君子必曰持重重則不遷不變得乎天理人情之至當浩浩然如千頃之陂而人莫測其涯涘矣德重望隆庶幾處世而無咎歟皮音卑澤障也音詞上聲水涯也志不同者不必強合凡勉強之事必不能久

庸行編

卷之四 慎交類

圭 濟寧堂

前言得惡為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

處父兄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遇朋友交遊之失

宜剴切不宜含糊剴音慢切也糊音乎含糊猶云不分曉也

閒居耐俗漢亦是無可奈何處尋常親故往來安得皆

勝侶以禮進退勿蹈浮薄

激之而不怒者非有大量必有淡機

不交不知之人自無不可知之禍能積實可據之德必有實可據之福

于文定公曰。凡人無故而合者。必無故而離。合而知其必離也。有爲而來者。必有爲而去。來而知其必去也。乍交不可傾倒。傾倒則交不終。久與不可隱匿。隱匿則心必險。

落落者難合。一合便不可分。欣欣者易親。乍親忽然成怨。

交友之先宜察。交友之後宜信。一心可以交萬友。二心不可以交一友。

庸行編 卷之四 慎交類 圭 潘寧堂

淡必怪。怪久既淡必害。不如淡淡相交。無愛無忌。無怪無害。

小人固當遠。然亦不可顯爲仇敵。君子固當親。然亦不可曲爲附和。和去聲。

小人當遠之。於始一飲一啄。不可與作緣。非不我恨也。泛然若不相識。其恨淺。若愛其才能。或借其事勢。一

與親密。後來必成大讐。啄音提。鳥食也。疑當作醜。

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事。小隙沈疴。能善小人者。然後能弊大人。

與人相處。雖貴情意投洽。形迹相念。然亦不可狎昵太甚。如齒有長幼。斷當序齒。分有尊卑。斷當明分。內外男女之間。更當有別。笑語戲謔之言。更當有節。勿攻人陰私。勿犯人忌諱。斯嫌疑既遠。可久處矣。

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

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盡以清淨省事爲本。窮通有命。徒事紛擾。何益哉。

平時強項好直言者。卽患難時。不負我之人。軟熟一庸行編 卷之四 慎交類 圭 潘寧堂

輩。掉臂去之。或且下石焉。掉音迢。去聲。搖動也。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惟省事可以養廉。慎交可以成德。

爲人謀事。必如爲己謀事。而後慮之也。審爲己謀事。又必如爲人謀事。而後見之也。明。

遇沈沈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防

口。皆音形上聲。恨也。恨也。

褻狎易弊。口流於放蕩。莊厲難親。日進於規矩。

情最難久。故多情人必至寡情。性自有常。故任性人終

不失性。

多情者不可與定妍媸。多誼者不可與定取與。多氣者

不可與定雌雄。多興者不可與定去住。

喜傳語者不可與語好議事者不可圖事。好便宜者不

可與共財。

彼無望德。此無市恩。窮交所以能長。望不勝奢。欲不勝

譽。利交所以必忤。譽音淹。飽也。足也。同。譽。在音午。通也。遂展也。

自信者不疑人。人亦信之。吳越皆同胞。自疑者不信人。

庸行編 卷之四 續交類 圭 清寧堂

人亦疑之。骨肉皆敵國。

奸人難處。迂人亦難處。奸人詐而奸名。其行事有酷似

君子處。迂人執而不化。其決裂有甚於小人時。我先

別其為何如人。而處之之道得矣。

凡權要人聲勢赫然時。我不可犯其鋒。亦不可與之狎。

敬而遠之。全身全名之道也。

鷹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他攫人噬人手段處。奸惡之

輩多同此態。鷹音角。爪特也。攫取也。

聽言即可以知人之失。如好色者。開口即談女色。好貨

者。開口即談財貨。他皆類此。至於匿情而言正者。又

當徐察其行可也。

足恭者必中薄。面諛者必背非。

人之多輕揚者。中無所有也。如空船浮於水面。搖搖靡

定。盛載愈多。則愈覺沈重矣。

善人之氣如春陽。見者身暖。無不歡愛。惡人之氣如夏

日。見者惱痛。無不畏惡。

事事順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遽之

輕諾者。必寡信。與其不信。不如勿諾。庸行編 卷之四 續交類 圭 清寧堂

男女之易合者。必非全飾之人。朋友之易合者。必非久

要之士。

諛人而使人不覺。此奸人之尤者。所當急遠。

無義之人。不得已而與之居。外和吾色。內平吾心。庶幾

不及於禍。

遇詭詐人。變幻百端。不可測度。吾一以至誠待之。彼術

自窮。度入聲。音。鏡量也。

古之人如陳玉。石於市肆。瑕瑜不掩。今之人如貨古玩

於時。實真偽難知。瑕音遐。玉小赤也。又店也。疵也。

朋友即甚相得。未有事。事如意者。一言一事之不合。且自含忍。少遲。則冰消霧釋。過而不留。不得遂。輕囑罵。亦不必逢人。恕說。恐怒過意。回無顏。再對。又恐他友聞之。各自寒心耳。

見友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友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鶴按先生曰。今世少年子弟。其取友也。專著意氣二字。

夫意氣二字。極難耐久。合也最易。離也亦最易。以其浮也。必妥識得箇義字。則合不易。離亦不易。兩心成。

庸行編

卷之四 慎交類

孝 潘寧堂

一片矣。夫意氣忽投而成交者。最易間也。意氣者。熱情也。投之以冷語。則立變矣。吾未見其能終也。

又曰。古詩云。眾口鑠金石。甚矣。毀之害人酷也。捏影成

形。搏空爲象。以舌壓人。如泰山之石。以唇嚙人。如當

路之虎。聽者已覺其慘。而謗者猶恐未盡。何其殘忍。

而不德也。用心刻薄。莫此爲甚。焉有善人君子。而工

於毀人者乎。聽其所毀。而人品心術可知矣。提音義同。檢拾也。

子弟習氣。自孩提以至外傳。此數年中。不過頑耍而已。

一有同聽。則有近疎近墨之分。及到娶親。而岳家舉

動。更易於漸染。若岳家拘謹勤儉。則相效而爲拘謹。

勤儉。若驕奢放蕩。亦隨而爲驕奢放蕩。及至成人。貿

易者有同夥。公門者有同房。進學者有同案。不知不

覺。又是一種派頭。此際年紀長成。卽父兄教誨。亦不

能多從。惟在成立者。自執其舵矣。謂音尖。流入也。清也。延同。拖。拖。船尾曰舵。

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令。惡人固宜疎。不能遽不

可急去。

骨肉貧者莫疎。他人富貴莫厚。其一切餽遺。須有常度。

勿以富而加豐。貧而致薄。

庸行編 卷之四 慎交類 孝 潘寧堂

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爲當然。不知幾費設處而來。卽一

簪一絲。宜從厚速答。簪音雲。扇也。自關。以東曰雲。西曰扇。

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而友欲疎

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疎而

我遂處於疎也。

遇故舊之交。意氣要愈新。處隱微之事。心迹宜愈顯。待

衰朽之人。恩禮當愈隆。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

難有禮。

富貴之家常有窮親戚來往不戲謔父執貧友躬還破衣親友出門外如此足稱厚道富貴方得久長

史搢臣曰結盟聯宗近日時尚所以然者因一時志同道合合遂爾傾蓋綢繆未幾消長稍異嫌隙頓生甚至盟寒宗棄往往皆然吾願有事盟宗者無失其初心尤貴無忽其始事

怒不修書固所謹戒書中過於自卑亦屬不當常見筆札中有知感處則云刻骨鏤心當在生生世世有沾惠處則云覆載之恩舉室焚頂或云銜結難忘夫馬

庸行編

卷之四 儀文類

五 游寧堂

圖報蓋謙固美德亦當斟酌措辭若太過則近乎諂且人無千日好恐匪人日後執爲口實可不慎與

看古今文字若立意求其佳處則竟得其佳處立意求其疵處則亦染其疵處君子於人之善惡也亦然故取長略短道必日益

有人告我曰某訪汝此假我以泄其所憤勿聽也若良友借人言以相惕意在規正其詞氣自不同要視其人何如耳

泄音肩  
洩通

延師聘幕多被奴僕誦誦褻慢生嫌賢主人猶宜好禮

赴酌勿太遲宴賓皆至而獨候我則厭者不獨主人却則早辭勿令虛費

量窄者不必強虐以酒或醉而兩臥須令老成人伴視昔有客醉誤飲瓶中旱蓮花水因而致斃如醉後欲歸亦遣人送至其家

音驚或也

爲人在世固不可多事而分內親友有義不容辭者以事相託勢必委婉行去行至必不能行在我之心已盡而親朋亦可見諒近見一種自了漢止知自弊飯

庸行編

卷之四 儀文類

五 游寧堂

自穿衣若人稍有所託即攬眉感額沈吟吞啞生平不代人擔一事排一難者及彼有事未必不求於人若人人似我又當何如

擔音磨平聲  
負荷也任也

人家一遇不測之事即有匪人假託親厚插入調停希圖於中取事若用之則生波起費拒之則飲恨挑唆此際身在事中方寸已亂全要婉轉謝去一毫得罪不得然事難獨斷勢必資人料理務擇平昔爲人輕財重義謹始慮終者當輸誠拜託若目不識人混用匪類而於正人君子反加狐疑不實實告以故是又自誤自也

勸人息爭者君子。激人起事者小人。亦有本非有心起事。而事實因之以起者。常見事變之家。在當局者必擇老成親友商酌。此人情之所必至。乃有一種臨事之際。不爲區處籌畫。惟先搖頭埋怨。蹙額咨嗟。其人請教曰。我欲如此行。彼則曰。何孟浪若是。其人曰。否則如此行。彼又曰。何懦弱若是。模稜猶豫。人前失機。究竟於事毫無所濟。反增許多疑議。大庭廣眾之中。已先輸一籌。相角者聞之。可和者不和。可了者不了。豈非無心起事。而事實因之以起者耶。

按。平聲。事不款。明。據。後。指。兩端。

卷之四

圭  
濟寧堂

靈壁先生曰。德業相勵。過失相規。朋友之道也。朋友之  
誼。列乎五倫。備乎五德焉。以義而合。以禮而接。以仁  
而親。以智而輔。以信而成。唯其備五德。是以列五倫  
焉。大戴記曰。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相濟達也。已先  
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  
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吾愈以知朋友之重也。審  
如是。則長善救失可也。推美延譽可也。竭誠致敬可  
也。故善交者狎而不慢。和而不同。不形親而神乖。不  
匿情而口合。不而從而心增其處也。前講道進德其

卷之四

蕭寧堂

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均屠釣之業。泰則協連茹之誼。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夫然後交道可貴也。今之人。外親而內疎。言同而志異。陽譽而陰毀。此楊子所謂面朋而友之類也。曷足貴哉。

易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  
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蓋  
家人者。一家之人。謂父子兄弟夫婦之人。非君臣朋  
庸行編  
卷之四 正家類  
書 濟寧堂  
友之人也。惟嚴君盡統治之責。男女秩正位之倫。故  
家有父子。而慈且孝也。家有兄弟。而友且恭也。家有  
夫婦。而和且柔也。家道至此。無不正矣。一正家而天  
下之爲父子兄弟夫婦者。定。君子觀法於家。而知王  
道之易也。象音端。去聲。象  
音斷也。村也。  
又中子曰。立人之道曰仁曰義。仁義之道在乎五倫。父  
以慈養子。以孝事兄。宜爲友。弟宜爲恭。夫欲其義婦  
欲其順。妯娌須和。僮僕須謹。閭閻質誦。鄉黨貴睦。宗  
族毋忌。姻戚毋猜。濟人之急。救人之災。貧者憐之。疾



者係之言語謹而守白圭之戒行事慎而勤黃卷之燈。青香一炷。酬德於天地。濁酒三杯。報恩於宗祖。彩衣庭兒孫不識爭綠野堂。寵眷豈知愁。則和順成周。福履未綏矣。後音難安也

青黎曰。一身之所處。何日不在倫中。須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恭。妻妾教以柔順。僮僕教以溫良。則名休和而集千祥。臻瑞應而道百福。家道其昌矣。

朱子家範。一曰。妻妾無妒。則家和。二曰。嫡庶無偏。則家

庸行編

卷之四 正家類

章 肅寧堂

興。三曰。奴僕無縱。則家尊。四曰。嫁娶無奢。則家足。五曰。農桑無休。則家溫。六曰。賓祭無墮。則家良。

朱卓月曰。嘗觀孝悌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勢利爭奪之私勝也。

又曰。家室有簡真佛。日用有種真道。人能誠心和氣。愉色婉言。使父母兄弟。閒形骸。兩釋意氣。交流勝於調息萬倍矣。

又曰。人家尊卑。大小。上下。內外。名分固是肅然。然中閒

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方好。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雖不言。俱要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為根為幹。為枝為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脉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有枯槁矣。

又曰。一家之中。安頓得許多人口。無失所。無閒言。便是大經濟。然非細心體察。不能治家者。當先治守家之人。不汲汲於此。而孳孳於彼者。非計也。

又曰。為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為本。以尊祖睦族為先。以

庸行編

卷之四 正家類

章 肅寧堂

勉學修身為要。以樹藝畜牧為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可以寡過。可以靜攝。而無擾擾於前矣。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安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陋哉。

顏氏家訓曰。凡人不能教子女者。非欲其陷於罪惡。但重於詞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

病爲喻。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誠不得已也。

陸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

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

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竊動天鳴。覺後來哀

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績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

覺有幽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諍罵聲也。惡也。

飲酒喧嘩聲也。狂也。街巷談笑聲也。謔也。妖冶歌唱

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於夜靜。鷄聲於晨

鳴。令人有清曠之思。聲音幾難辨也。讀書決說詳也。

庸行編

卷之四

正家類

孝

潘寧堂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做到極處。俱是合當如此。若不

得一毫感激底念頭。如施者任德。受者懷恩。便是路

人。便成市道矣。

子怨父貧。兄攘弟富。妻妾視豐歉爲悲歡。奴僕視盛衰

爲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

家長。

主人爲一家觀瞻。我能勤。眾何敢惰。我能儉。眾何敢奢。

我能公。眾何敢私。我能誠。眾何敢僞。此四者。不獨僕

婢見之。上行下效。且爲子姪之模範。語云。心術不可

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

父祖做底。便是子孫楷式。主人行底。便是厮僕效法。非

禮之言。切莫內談。醉飽之語。慎勿外洩。

奢人持齋。不如察家庭之暴殄。悍婦禮佛。不如減奴婢

之鞭笞。

五臟藏於腹中。病則能察。此從面部脉息知之。如登人

之堂。卽知室中之事。此之謂也。語云。入觀庭戶。知勤

儉。一出茶湯。便見兒妻。老父奔馳無好子。要知賢母看

庸行編

卷之四

正家類

孝

潘寧堂

兄友。可見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妻子者。尤不可不知。

男女不雜坐。不同衣架。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叔嫂不通

問。諸母不淑。裳女子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

與同器而食。此曲禮別男女之大節。治家者。不可不

知。稱音節。爲總名。音職。設教音。爲。荒。錄也。

男女之所以隔絕者。惟爭一見。禮云。外言不入於閨內。

言不出於閨。卽聲音尚不容通。況顏面乎。於此見聖

人防微杜漸之意。有等婦人。竟不避人入寺燒香。登

山遊說。爲丈夫者。明知而縱之。其故何歟。甚有好見

人者反笑避人爲不大方則惑愈甚矣

十二歲以上小童不入內戶。女童不出外戶不可因其

小而忽之卽七旬之嫗有言止傳內戶蓋謹之至也

個人止知婦女不可入寺燒香不知婦女亦不可多出

門會親至於歸寧使父母在堂尚不宜久居母家至

若父母身故兄弟之間惟宜朝去暮回再如人止知

有尊卑大小之分不知有尊卑大小之禮譬如弟婦

不見大伯謂大伯年紀大也長嫂可見小叔謂小叔

年紀小也竟有叔嫂年紀相等既不迴避而反狎昵

庸行編

卷之四 正家類

孝 潘寧堂

者何哉等而推之如姪與婦甥與姑年紀相若者俱

宜各知檢點又如新婦三朝是日親族男女混雜一

堂跪拜揖讓雖謂行禮然屬目共處於禮似未盡善

愚意無論伯叔卑幼俱宜另坐他處當令新婦分其

次序請入內室奉拜庶爲得體婦音婦俗呼叔母曰壻又父之弟婦亦曰壻

小事輕忽每貽譏誚如謹戒閨門人盡知之獨於婦女

振掠脂粉女紅針線之物每多忽略聽其自購常見

閨巷閨羅朱門賸婢護遶立街市貨郎擇揀精

粗品評價僮男女混雜殊屬不雅豈禮嚴內外獨此

不禁歎且所擊之物有驚闌結綉喚嬌娘等名予謂

閨可驚而嬌娘何可喚也淡心者當令童僕代之

正家之道宜痛絕閨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蓋此流多

陰智能揣婦人意且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

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鄰里之忿爭皆此

流構之也抑或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姦之媒其害

有不可勝言者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

藥婆穩婆也今則又有賭婆蓋三刑六害同也人家

庸行編

卷之四 正家類

早 潘寧堂

有一於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還之如

避蛇蠍庶乎淨宅之法蠍音歇

三姑六婆勿令入門古人戒之嚴矣蓋此輩或稱募化

或賣符珥或假媒妁或治疾病專一傳播各家新聞

以訛婦女暗中盜哄財物尚是小事常有誘爲不端

魔魅刁拐種種非一萬勿令其往來至於娼妓更是

不祥穢物出入臥房尤爲不可媒婆穩婆擇善者用

之音音酌酌也音酌一姓也魔音魔夢驚也氣室神

婦女垂簾觀劇髮香粉氣依依簾中羅襪弓鞋隱隱屏

下。甚至評品坐客。高談嘻笑。優人之目。直透其中。坐客之心。迴光其後。此尤其大者。且邇來新戲。忠孝節義者。百不一二。偷情調戲者。十常八九。婦女觀之。不知原屬假事。倘認以為真。所關匪細。不可不加意焉。閨閣之教。與子弟之教不同。子弟欲其上知千古下明當世。然後胸有所得。方可入仕路。問功名。婦女則不然。除勤儉和順。女紅中饋之外。不必令有學識。所以女子以無才為德。獨有沿街敲鼓。唱說書詞之人。編成七字韻。婦女最喜聽之。以其鄙俚易解。費錢無多。庸行編

女觀劇固不可。即聽書亦不可。在閨門嚴肅之家。宜當防範。劇音極。戲也。俗謂演傳。奇日劇。沿音。戲也。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與音預。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痕。疥癩。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瘡音瘡。疥音疥。癩音癩。家庭之內。和氣可以致祥。取和之法。一曰容。二曰忍。三曰見。如不見。聞如不聞。則小忿小利。自不足以動之矣。庸行編

當讀論語鄉黨篇。常暑。袷綈絺。必表而出之。註云。欲其

不露體也。吾輩於盛暑。燕居之間。雖不能步趨聖人。亦當當存敬畏。若於汗衫裙袴。過用輕紗細葛。惟圖涼爽。漫無顧忌。由中達外。無論家庭中觀之。不雅。且何以訓子弟。拘僮僕耶。願識者改之。袴音庫。腰衣也。俗呼小衣。

禽獸中有通人性者。有不通人性者。如雁不配。鴉反哺。羊跪乳。牛舐犢。此皆天性。而然。至於驢馬。猶知子母之分。獨貓犬雞豚。乃迷竅眾生。原無性靈。凡子母猫

犬同窠雞豚皆不可畜諸家庭恐交合之際見之不忍婦女孩童更不可使之見也。猴性最淫善解人意尤不可畜。冥音科穴中孔也。

子弟僮僕有與人相爭者只可自行戒飭不可加怒別人他人僮僕遇我或不恭如坐不起騎不下稱謂不如禮彼與我無主僕之分不足較也。飭音尺誓戒也。

僕輩搬弄是非往往骨肉知交致傷和氣有嘗試者直叱之使勿言後不復來矣。叱音秋河也俗作叱非。

家無姣童不惟省己防閑抑且免人疑議至僕妻乳婦庸行編 卷之四 正家類 聖 潘寧堂

妖艷者甚勿投雇庶不聞不見可消無限妄念。

凡奴僕從者寧拙勿巧寧老成勿俊少老成愚拙者雖便捷未能卒亦不至壞事。

朱卓月曰每見富貴之家於僮僕便捷有才幹能營聚財貨者則以為紀綱之僕而信用之有忠實馴謹者則以為不稱己意而疎棄之雖得其資助快我心意日後恃寵驕恣生事買禍卒致壞家業玷名節其害可勝言哉。諺云養癰奴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賈音古馴音旬馬順也取其馴意養音雷癰也。

姦奴養婢足供使令雖不敢壞事然灑掃應對之間多不能承順主人亦能銷磨人之神氣較之一種輕躁假充諸事在行者在家既無能幹出外又多事招非動以一面詞庸想於主主人若誤聽其言往往因小失大此又在銷磨神氣之上不如姦姦之為愈也。

婢宜買用僕宜雇用凡質當之婢中多有夫之女若不察來歷聽信媒言輕易質當至年將及笄彼家若不能取贖主家又不便配合稍失防閑即開騙鏡之門甚至夫家結訟未免詞內牽連價買之僕撫養教誨庸行編 卷之四 正家類 聖 潘寧堂

長成給以妻室費用多金但知恩者少負恩者多或偷盜嫖賭或棄妻遠遁主家懦弱則投權貴倚勢索妻欺凌主人種種不測難以枚舉不如雇用可則用之否則遣之兩相情願省卻無限口舌至於已買僕從當許令取贖而思去者反不去矣。聖音片俗借為誣騙字義音施去聲士君子之待小人女子不可無信其於婚姻一節尤宜慎之每見人家婢僕伏侍勤勞主人即以某婢許某僕家長一言出口婢僕百諾於心時或家庭事冗遷延歲月或婢僕有過遲疑因循無識小人見其為期

無定。未免埋怨偷安。主人聞之。嗔怒。或收悔。前言男女失望。遂萌異念。防範愈嚴。伎倆愈詭。小則偷盜。逃。仍。甚則變幻。旋生。爲人上者。凡許與。務宜酌量於前。斷勿收悔於後。況謹而信。又聖言所不可忽者乎。

語云。無官者。不知臨民之難。無子者。不知爲父之難。然富不知貧難。貴不知賤難。天下之事。無一不難。但未身歷其境耳。即以一家言之。不知家長之難。或創業。或守成。耕讀不易。經營維艱。大而婚嫁喪葬。延師擇友。納糧當差。門戶禮節。以及防危慮患。量入爲出。無庸行編。卷之四 正家類 望 潘寧堂

不操勞。籌畫。小而家內人口。無一不費。家長照管。時至隆冬。則怕夜閒燈火。每晚必親身稽查。入夏則諄戒勿食寒涼。恐男女易生疾病。當有冥頑小人。女子不體家長之心。往往以口腹致疾。其延醫服藥。飲食禁忌。又無一不從。家長心上。躊躇檢點。家長可。易言哉。其音。疑。惑。也。頑。音。完。愚。也。便。強。也。躊。音。籌。躊。音。除。踟。音。躊。也。次。且。前。語。貌。

朱卓月曰。凡僕婢小人。雖是難處。凡衣食勞苦。疾病之事。皆宜體悉周密。莫使嗟怨。則彼感我之恩。其有犯處。無心小過。或可容忍。若故意違犯。輕則輕責之。重

則重責之。必不可縱。然亦不必先期發於聲色。使之畏而逃。不必過後追稱其失。使之疑而畏。庶爲得體。家教寬中有嚴。家人一世安然。

而畏。待下固當和。和而無節。反生其侮。惟和而莊。則人自愛。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子弟不得自打僮僕。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爲之善處。家長亦不可親自鞭打。蓋一時怒氣。所激鞭打之數。必不計。常視其過之輕重。徐徐責問。庸行編。卷之四 正家類 望 潘寧堂

不惟養威。而僕婢亦自畏懼矣。

早起之家。則不夜飲可知。不夜飲。則奴僕無奸盜詐僞。可知。所謂通宵出飲。清朝臥。此是人家百弊生。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乃人生不易之理。常見創業之家。

每多鷄鳴而起。及至身後。子孫內有餘財。外有租賦。

遂忘先人創業規模。惟知耽情酒色。以日繼夜。以夜繼日。夫以夜繼日者。事在門內。飲酒歌唱。博奕呼盧。

外人或有不知。至以日繼夜者。日高三丈。門尚寂然。悄閉。鄉黨鄰里。無不竊歎其衰敗之相也。或有勤事。

僮僕先欲啓戶灑掃然鎖鑰多貯內室即使門早開而舉火必待主人主人夜來醉飽宿醒未醒僕從不過家常粥飯焉能枵腹以待且而無水洗喉無湯潤炎夏尚可隆冬實難往往僕從不席煖而即思去者未必不由此也男子好睡婦女亦然日午而起及梳妝完備茶飯用畢林樹不覺鴉棲閭巷已聞犬吠不知此際粧束齊整意欲何爲欲效何等人家行徑邪違逆陰陽顛倒晝夜家政不可問矣路斯轍者見之自是通身汗下凡我儒素之家承先人緒餘之子弟

庸行編

卷之四

正家類

聖

清寧堂

可不警歟呼盧持蒲戲或采有五爲最勝采也喝五不成盧持音焉木根空也僕日枵腹孫夏峯先生書孝友堂家規謂諸子曰邇來士大夫夫絕不講家規身範故子若孫鮮克由禮不旋踵而壞名災已辱身喪家不知家規先以身作範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慙德者也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慙德此是義皇世界孝友爲政政孰有大焉者乎舜值父母兄弟之變湯武值君臣之變周公值兄弟之變雖各無慙德然飲泣自傷烏能愉快於無言之地吾家先歟以慈孝遺後

人子孫世守勿替是在爾曹勉之蔡同美

心相三十六善尊敬天地神明不敢裸露三光

忠君孝親尊師信友讀書思理義作事有剛

柔敬慕君子安分寡營不嗜殺常惜福不

作惡不談亂不失信能令谷凡事喜人規

切爲善不求人知常自知非不念故舊凡

事有始終當人語事不優奪夜臥便睡不談

閨閭不面許人隱惡揚善不念舊惡不信

邪說因果急難中能濟人能寬慰人尊儒重

庸行編

卷之四

正家類

哭

清寧堂

醫損己利人知人饑渴勞苦受享知慚愧不耻惡衣食不助強凌弱常思退步讓人受誦不急自辯受恩圖報僂音殘言未及越次而進也許音結而相斥也周坦然先生觀宅四十吉祥相案頭無淫書梁上無齊整書子且未解座上有二三十年前老友堂中有七八十年前古卓倚門下有祖父遺書龐翁皓首老僕婦女不垂簾觀劇婦女不識字老妾婦婦不變作尼姑不呼優人同坐不在席上接優人曲不以箸并足代爲擊板外無妓童內無老

婢。不教婢子演劇。紙牌不入手中。不解新令。不爲酒料。習習醫卜。席上不勸人第二口補齋。僕從不與主人同坐者并坐。凌晨客至。僕從已拱立候命。主人已盥沐相迎。僕從各隨其姓。門前僕從見士人過。毋論識與不識。皆起身直立。遇諸途皆側立讓行。不奴隸疎族窮親。不學蘇意。口角無閨門事。口中無刻薄尖酸議論。先輩格言。常在壁上口頭。凡夢俱可告人。十二歲以上小童。不入內戶。女童不出外戶。官爲人宛轉寄家信。庸行編 卷之四 正家類 哭 潘寧堂

問新聞。司閨人回卑幼。貧賤親友。惟恐傷其意。洪九霞先生示兒居家十二箇。卯辰飲酒。未晚脫巾。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方澆溺。信口穢罵。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聞。箕踞橫股。倚跛而坐。當食發歎。見客不長揖。聚談淫褻。及食案舞劇。詆毀人文。行以佐談鋒。妄想不可爲不可行之事。鼓音說。立不正也。偏任爲居家三十六不可。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多事。不可作輕態舉止。不可罵他人婢僕。不庸行編 卷之四 正家類 辛 潘寧堂



入竈。字紙不可糊墻壁。六婆不可令入門。僕婢不可僂言語。安分不可過營求。放債不可嚴徵利。飲食不可求精美。僕婢不可服華衣。居官不可庇無賴。居家不可延妓女。

已上心相三十六善。觀宅四十吉祥相及十二簡。三十六不可。語多大同小異。備載以攷丁寧。眞字字箴規。正家詒謀之善道也。覽者勿鄙其繁。

### 詒謀類

靈璧先生曰。夫人之所最愛而長念者。有如子孫之切。

庸行編

卷之四 詒謀類

聖 清寧堂

哉。苟語於人曰。爾子孫當富貴而衍盛。則喜溢於顏矣。苟語於人曰。爾子孫必貧賤而灰人。則憂形於色矣。欲子孫富貴而衍盛。懼子孫貧賤而灰人。人之情也。然其道莫若謹身而務德。是故善愛子孫者。勿爲子孫褻其心。勿爲子孫結其怨。勿爲子孫獲罪於天。勿爲子孫斂怨於己。孝悌忠信。以爲子孫之式。仁讓恭順。以爲子孫之教。耕讀以爲子孫之世業。施濟以爲子孫之前程。此眞能愛子孫者也。今之愛子孫者。不然。爲之營營功名矣。爲之刻買田宅矣。爲之食謀。

財利矣。於是側目有人。禍患有種。刻薄有迹。爭鬪有因。狠惡有聞。罪孽有紀。神怒而加罰。及身不已。乃取其最愛而切念者。耗之使貧。抑之使賤。災之使灰。失之使灰。將彼之愛子孫者。非所以殃子孫哉。高明之士。可以爽然悟矣。詩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斯之謂乎。安也。

升菴先生曰。子孫之盛衰。咸視祖父之德澤焉。德澤深。

厚。則其盛也久。德澤淺薄。則其盛也暫。世俗不知德澤之可大而可久也。必以儲畜之豐盈。爲永遠之長。

庸行編

卷之四 詒謀類

聖 清寧堂

計。而乃多置田宅。廣積金玉。以爲如是。可以爲子孫謀久遠也。亦云誤矣。吾見有良田萬頃者。而子孫棄之如草芥。見有美宅萬椽者。而子孫廢之如毫毛。見有金玉千箱者。而子孫散之如泥沙。嗟乎。一身之近。今日不知明日之事。安能爲子孫作久遠之謀哉。夫田宅多置。必不能循義而行之也。金玉廣積。必不能爲仁而獲之也。田宅愈多。而不義愈多。金玉益廣。而不仁益廣。子孫且罪戾之不服。而謂其能享用哉。或一傳而衰矣。或再傳而衰矣。諺曰。財不三代。非財之。

不可三代也。德澤之未逮也。德澤不厚。且不足以及遠。況乎身為惡行。其於子孫。又當何如哉。

橫渠先生曰。人說到子孫受禍。比其身自受禍。尤為關切。蓋世人有舍性命而為子孫者。斷無舍子孫以快自身者。況報應原通三世。人或見為惡身免。遂謂倖就。知其子孫受報。更為慘然乎。

朱卓月曰。釋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前。而父而祖。皆前世也。又曰。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吾謂今日以後。而子而孫。皆後世也。是所當發庸行編 卷之四 論謀類 臺 濟寧堂 淡省者。

賈文元公戒子孫云。古人厚重樸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懷梅下公家訓云。非勤儉。難免饑寒。非學問。難希令善。非心地。難獲福祿。非積慶。難延門祚。

何元朗云。士夫積財。無非為子孫計耳。然古人有云。賢

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黃山谷言。男女墮地。自有衣食分濟。其不應凍餒溝壑者。天不能殺之也。此皆萬金良藥。士大夫不可不知。餓。內上聲。餓也。家業興於不足。敗於太足。故須當教有些不足處。若十分像意。便有不恰好事出來。

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飲食之樂多。不是箇好人家。聲華之習勝。不是箇好士子。名位之念重。不是箇好臣工。

以德遺後世者昌。以貨遺後世者亡。謙柔卑退者。德之庸行編 卷之四 論謀類 臺 濟寧堂 餘。強暴奸詐者。禍之始。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謂之產業。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謂之冤業。以產業作事業。人怨之。以產業作冤業。天殛之。人謂子孫愚懦者。覆宗。不知覆宗偏在巧而慢者。人謂祖父厚積者。治謀。不知治謀偏在薄於取者。

起家之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於已。壯未老。已

老未死之前識者當自默喻

柳玘述家訓以訓子孫曰。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薄。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說古道。情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伎己者悅之。聞人善嫉之。聞人惡揚之。浸漬頹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斯養何殊。其四。好優游。嗜麴蘖。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羣猜。鮮有存者。子庸行編

卷之四 論謀類

章 清寧堂

見名門右族。莫不由忠孝勤儉以成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難於升天。覆墜易於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此音經珠也。爾音斯。斯養。庸睦之類。積街音咸。口含物也。聲音札。火疾也。韓魏公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害所守。謹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黃綠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

陸彥章家第。其父平泉公。貽書誡之有云。於家則虞滿盈於國則妨英俊。毋趨捷徑。毋墮權門。乃吾子也。應

泊靜退。此吾四字家傳。後兒謹佩之足也。

王昶謹厚。名兄子。曰默。曰沉。名子。曰渾。曰濩。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成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君子戒關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沒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其下押字。仰玘刻石於堂屋東壁。以詒後世。

庸行編

卷之四 論謀類

章 清寧堂

徐曙菴先生家訓云。最妙是一箇逆字。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以往與順有盡。而來與逆無窮也。今人處順境。富貴榮華。現成受享。有何意味。惟逆則艱難險阻中。陶鍊得許多不朽事業。是以豪傑一遇逆境。便看作天心仁愛。喜不自勝。打起精神。不肯當面錯過。逆來順受四字。隨處當書之以粘於座右。庶觸目警心。隨在常有自得之處。吾祖宗千百年血脈。長發汝身。勿效福淺之輩。一得志。便逐紛華血食之軀。受用有數。而將來無窮之福。已暗暗銷鍊於此中矣。天與

汝以富貴。汝答天以愉情。鬼神能無不平乎。論語  
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而  
來。乃從祖宗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苛刻。計便宜。凡損  
人利己之事。靡所不為。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  
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惑之  
甚哉。

簪纓閥閱。固稱盛美。若代代不絕書香。此即門第大幸。  
足為世家舊家也。當惜福積德以培之。則愈悠久。

李九我文節公燕居錄云。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  
庸行編、卷之四 論謀類 幸 潘寧堂

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為之傷世態之炎涼。歎人  
情之薄惡。予以為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沒則人思。彼  
寂寞於生前。而榮華於身後。為人尸祝俎豆者。何人  
哉。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向使恃位挾勢。欺凌侵奪。  
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算。此所謂悖出悖入。  
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同居父子兄弟。賢否相半。若頗狠刻薄。不惜家業之人。  
先歿。則其家興衰。未易量也。若慈善長厚。勤謹之人。  
先歿。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

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大叶

陸梭山先生家制云。人孰不愛身。愛家。愛子孫。然鮮克  
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試請言其略。一家之  
事。貴於安寧和睦悠久也。其道在於孝悌謙遜。重仁  
義而輕名利。然後安寧和睦可得而享也。今則不然。  
所謂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  
名利也。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  
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微倖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  
豈不惑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  
庸行編、卷之四 論謀類 幸 潘寧堂

足為門戶之光耶。

為政之要公與清。成家之道儉與勤。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寅。一家之計在於和。  
一生之計在於勤。

貧富俱少不得勤儉二字。勤非錙銖必較。平進不須苟  
求。儉非鄙吝過情。只是量入為出。教子弟者。須畱意  
焉。

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夕營營。無  
所不至。昔人謂為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木寒。而業屬

之他人。警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蠍也。吁。可不戒哉。

少年子弟。斷不可令浮閒無業。凡人一有事做。則身有所關。身有所拘。外而經營。內而謀畫。自然無暇他想。若浮閒無業。飽食終日。必然流入淫酒賭鬪之中。諸般不好事。俱要做出。往往蕩其家產。壞其品行。故爲人父兄者。於少年子弟。或小或大。必要尋一件事。令他去做。非定要得利也。卽其事無大利。而拘束了身心。演習了世務。諳練了人情。長進了學識。者便是大庸行編。

卷之四 詒謀類

李 濟寧堂

利益也。豈必得金哉。蓋子弟浮閒慣了。就是趨窮底根子。雖遺金十萬。有何益哉。者此也。俗用這非這音彥。迎也。

人之資性不同。必須量才而用。子弟中有實不能讀書者。俟文理稍通。亟令改業。蓋父母望子心切。豈不欲成大器。與其終於無成。兩相就悞。不如早令改業之爲善也。此下皆指臣諱。

少年子弟。父母陰下。多有不肯讀書。及至父母沒後。或因家務纏擾。或因境遇艱難。棄書者多。大則不能功名顯達。出人頭地。小則詬言村俗。筆扎粗疎。卽酒席

之間。令盆一到。手足無措。思從前父師之訓。何可得也。卽如人處順境時。驕奢倨傲。及到逆境。方纔勤儉謙和。

創業守成。二者皆非易事。不知守成。更難於創業。何也。蓋創業無先人法。程能創不能創。無關榮辱。而守成已有先人規模。稍忽擎持。則爲人竊笑。然亦不能箇箇求勝於前人。若能如得舊樣子。飽煖不失。禮樂不違。授受相承。卽是繼述之子孫矣。如甘棠某氏。正廳不用梁棟。豎立中柱。示戒子孫。不便演戲。後皆遵其

庸行編

卷之四 詒謀類

李 濟寧堂

遺訓。至今稱爲書香望族。

葬墳太遠。止因惑於風水。目前雖易往返。後世子孫。有憚遙遠。而拜掃遂致廢弛。起房太大。無非止圖飭觀。目前雖易營建。後世子孫。因難修葺。而祖業反多他棄。音繼。修補也。又覆蓋也。

人家隆盛之時。產業多不稅契。雖常事不能遍詰。恐久之勢去。子孫反受此累。

凡田產基址相連。不可遂萌謀併之心。卽使有人。或因家貧。或因別故。轉售於我。必以足價與之。不可因彼

事勢急迫。故意推託。欲其減價賤售。諺云。田是主人。人是客。天地開闢以來。此田此地。買者賣者。不知經幾千百人。而後傳至於我。我今得之。子孫縱賢而能守。能必其世世相承。千百年不失乎。自吾有知識以來。見鄉黨中華屋腴田。迭更數主。其在後日。又可知矣。至於找價一節。在賣者恆稱某房原價所置甚多。某田照鄰虧剋不少。以壓買者之口。而買者常云。某房已經增修無算。某田業已挑濬多工。以塞賣者之詞。紛呶不已。總之各宜自揣。若得之易。當思他人置

庸行編

卷之四 論謀類

全 潘寧堂

之難。目前身後。循環甚速。聽親友處分。必使買者可安。賣者無憾。若兩家執一。恐從中起釁者。一言憤之。則油費於釜。各各追悔無及矣。

諺云。居鄉柴米賤。後代子孫愚。夫子孫之賢愚。何關乎。居市居鄉。總之偏僻之地。人皆誠實。縱有不肖子弟。無人引誘。或不致破家蕩產。至於衛繁之處。人家子弟。不論貧富。知識一開。便有黨類相合。少年心性。易惑易動。最能薰染。貧家之子。不教則習為流蕩狡詐。若富饒之子。不教則有不可勝言者。如飲食衣服之

類。無不投其所好。或嫖賭酗酒。或指產借債。甚至惹禍生非。無所不至。卽有父兄在堂。上下彌縫。難以覺察。雖身受拘束。而心已放蕩。及父兄一沒。任意施爲。引類呼朋。登堂入室。師長之言弗聽。婦慈之訓難施。日復一日。愈趨愈下。弟妹之婚嫁難周。寡母之饗食不繼。縱使回頭。悔亦無及矣。爲父兄者。當步步隄防。時時開導。人品家計。關係匪輕。所謂寧使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昔宋朱信爲節度使。儉嗇聚斂。積聚百萬。其子豪侈浪蕩。以父在不敢自專。但於富室。厚利貸錢自用。謂之老創還。其詞以若父歿。鐘聲纔絕。本利齊還也。今世如米信之子者不少。貸錢則曰。罄響債。猶云老創還。噫。可悲也。

庸行編

卷之四 論謀類

全 潘寧堂

嘗見人家子弟。老年年紀。一經父沒。縱不爲人引誘。而世務茫然。因父在日。止令閉戶讀書。諸事不與見聞。如昔富兒入市。指豬爲大鼠者。可鑒也。凡子弟知識稍開。課誦之餘。一切家計出入。人情世故。須爲講究。如飲食。使其知稼穡辛勤。衣服。使其知機杼工苦。并丑莊堂歲時豐稔。經營慨物力艱難。凡創業守成。防

危慮患。皆多方譬語。此言較詩書易於入耳。日後自能了然胸中。一旦卽有不測。庶幾稍知把捉。亦不致虛華浪費也。昔唐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乘舟。則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君從諫則聖。夫天子之教子且然。而況士夫庶人家乎。昔晉處機之行禪者。俗曰後秦。後秦者。後秦也。稍音駢上聲。漸次之義。錢糧一事。關係至重。糧數有限。差弊無窮。少年子弟。止庸行編。卷之四 論課類 奎 濬寧堂

圖安閒。纔說錢糧。便攢眉感額。平時啣虧猶可。及至當年。全無主意。一切委之他人。聽其愚弄。甚至減價變產以應之。思前此欲安閒者。今果得安閒耶。且此中能事親友不少。虛心叩問。自得其要。某糧若何。某差若何。庶不爲人所惑。須預先籌度。每歲所入。先除此一項。餘者乃以他用。而田地庶得以保守矣。

嘗見有人置產借貸。或因相與之閒。不便較量。遂假寫親朋名下。初則無甚關係。及至日後。產業不無取贖。賒價借貸。難免欠缺遲延。若竟認爲己事。勢必挺身。

樹教若模稜苟且。又非受託初心。甚或昔日成交過刻。今又必欲取盈。致怨招尤。莫此爲甚。尚有事出意外者。卽從實道之。業已晚矣。凡遇親友假借名色。不妨辭之於初。切勿悔之於後。在有資者。何必以自己財物。反寫他人名下。不惟世風不古。且恐其人聞之。於事更難結局。識者以爲何如。

諺云。朱門生餓殍。白屋出公卿。雖不盡然。蓋貧而富。富而貧。猶夫暑往寒來。其理自不可易。常見輕薄之流。於門族中。或有讀書微倖者。或有貿易致富者。開口便鄙他人。爲暴發戶。何許人。不思自己祖父門族。亦從暴發戶。何許人而來。使天下之貧富貴賤。末無轉變。則一歲之春夏秋冬。亦不必循環。有是理乎。往往富貴後裔。自暴自棄。不習讀書。不屑經營。何如暴發子弟。讀書情志。習易誠實。孝友和順。勤儉雍睦。恢弘先業。克振家聲。總之。將相無種。人當自強。若徒仗先人餘蔭。虛華架勢。大言不慚。不惟衰禍所伏。且爲識者所笑。若夫以親戚榮顯。卽便滿臉富貴。遍體驕矜。不顧他人指摘。此又小人之尤者也。等音義。係外者。又音義。係同。

庸行編 卷之四 論課類 奎 濬寧堂

俗說父是子之良媒。子爲父之弔客。二語雖係常言。細思却有至理。所謂父是子之良媒。關係雖重。猶可不必議求。至于爲父之弔客。一語不禁感慨係之。每見子孫成立之家。父母去世之後。親朋宗族。始而慰。既而弔。執事爭先。追陪恐後。車馬填門。賓朋滿座。哀詞輓章。琳瑯充壁。修齋設祭。鼓樂盈庭。及至出殯。紙扎路祭。社影臺閣。四方來觀。雜沓道路。牌坊華表。高聳雲霄。點主告土。必仕途顯要。良由祖父作善。詒謀沒後。能光榮閭里。迨後讀書者又多成名。貿易者愈加

由後人爲人子者。當努力榮親。而炎涼者亦須內省反顧。大約常人結果。難免如是。誰能保其妻賢子肖。昔人云。後人哀之。而不鑑之。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可不悲夫。之。今之輓章。其義矣。歸音。引。極索。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之嗣而繼者。生事外葬。以及宗祀所關。屬望最重。人多不肖早行。以致身後爭繼紛紛。禍起蕭牆。蓋爭繼者。原圖繼產。非爲繼嗣也。及至彼此爭繼。家產漸薄。而應繼者反不願繼。何如身在此日。於當繼之中。擇其善者早繼之。加意撫養。令其感恩。深重。一如親生。身後爭端。何從而起。揣不肖早繼之故。無非爲家財起見。惟恐早繼。晚育。豈不去我一分家私。但早繼既免無後之憂。晚育是亦三生大幸。又何惜此一分家私也。近見繼後生子者。輒以繼子爲贅。舉止動靜。無一可意。視若眼中之釘。去之惟恐不速。非託言未繼。卽加以污名。初則有求而招之。來今欲以非理逐之。去不知身老子幼。一有不測。卽起忿爭。遺禍更烈。豈善後者所爲耶。我今能撫以恩德。異日必不欺我寡婦孤兒。若慮日後戈矛。亦當少



分貲產。以理遺之。況律載繼後生子。有家產均分之說。倘執迷不悟。恐身後經官。執法者不能曲貸也。

鶴揆先生曰。溫公家範曰。今人爲後世謀者。不過曰廣營生計以遺之。田疇連阡陌。邸肆誇曲坊。粟麥盈倉。困金帛充篋笥。皇皇求之猶未足。施施然自以子子孫孫累世用之。莫能盡也。不以義方計。不以德澤延。自於數十年中。勤身苦體以聚之。而子孫於歲時之閒。奢靡游蕩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樂。又怨其吝嗇。無恩於我。而制束之也。始則欺給。攘竊以充其欲。不足則立約舉債於人。俟其久而償之。觀其意。惟恐其考之壽也。然則向之所以利後世者。適足長子孫之惡而已。此爲子孫計而愚者。世人但患家之不富。而不患富之不久。故工於求之。而拙於守焉。智以致之。而愚以藏焉。其後多至破散。或晚年禍患忽作。或子孫敗亂無章。皆由於知求財之術。而不知守財之道。知致富之方。而不知藏富之法。此富人之通病也。夫富者。常思其可久。不有積之多與不多也。語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其體重也。若家累千金。不

庸行編

卷之四 論謀類

宋 唐寧堂

爲不富矣。子孫世守。長享豐豫。不既足乎。何必多求無饜。且千金之外。卽爲禍累。何也。驕暴必興。爲眾射之的矣。故守之失道。積而不散。非發奇禍。卽生蕩子。雖多奚爲。智者參透此理。弗務多積。故作功德。濟人利物。不復營營與貧人爭利。隨分安樂。是真能守財藏富者也。而未可爲貧昧人道也。可勝慨哉。

庸行編

卷之四 論謀類

宋 唐寧堂

庸行編卷之四終

庸行編卷之五

析津平允中叔庸父輯

上黨尚詮源化邨父梓

勤儉類

朱卓月先生曰。造化勞我以身。豈容偷情。天地生財有數。未許驕奢。廢土釧飯土簋。堯稱至德。股無胈。歷無毛。禹號漢仁。賢婦儆戒於鷄鳴。羊琇貽議於獸炭。陶侃運百甕。勤則有功。何曾食萬錢。奢則不遜。侈肆淫佚。往往不保其身。流連荒亾。捐貲實其怨。何去何

庸行編

卷之五

勤儉類

一

從。必有能辨之者。嚴音拙同。數等也。謂音光。上釧。下簋。皆音。為。盛。器。方。器。皆。指。上。小。毛。也。堯。音。姚。即。今。縣。名。俗。謂。堯。氏。又。曰。吾。觀。夏。商。周。之。盛。衰。而。知。三。事。之。當。慎。也。夏。之。興。也。以。卑。宮。室。以。惡。衣。服。其。衰。也。則。峻。宇。雕。墻。甘。酒。嗜。音。矣。商。之。興。也。以。解。網。三。面。以。身。為。犧。牲。其。衰。也。則。酒。池。肉。林。瓊。臺。瑤。室。矣。周。之。興。也。以。卑。服。以。不。違。服。食。其。衰。也。則。車。馬。跡。求。金。求。車。矣。帝。王。尚。然。況。人。乎。知。國。家。之。興。衰。可。以。鑑。人。生。之。豐。儉。儉。音。希。儉。音。皆。也。繁。美。地。宗。廟。之。牛。也。持。家。者。持。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惠。而。後。為。勤。淡。淡。乎。聲。利。百。好。而。後。為。儉。今。之。所。謂。勤。儉。者。

吝耳。

貧富俱少不得勤儉二字。勤非貪婪無厭。平進不須苟

求儉非鄙吝過情。只是量入為出。楚音。調。食。也。同。惟。

勤者敏於德義。而世人借勤以濟其貪。儉者淡於貨利。

而世人假儉以飾其吝。君子持身之符。反為小人營

私之具矣。惜哉。

大遊集曰。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逸。閒散既久。毛髮

微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於此。

自小以讀書為業。除把筆攻文之外。世事茫然不知。

庸行編

卷之五

勤儉類

二

纔有毛髮事。便戚戚不自寧矣。蓋懶惰之害也如此。陶侃桑條士也。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體俱怠。百體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毛鳳崖先生曰。某平居恆以禮義灌漑此心。以廉耻潤澤此身。以勤儉訓飭子孫。此外無所事矣。  
人家一日不可無常業。安閒便易起蕩心。  
顏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食。園場之所產。雞豚之膳。墾園之所生。爰以標宇

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已足但無鹽井耳

賄音曉鑿垣棲鶴也。園音同上聲。養翁之閑也。

祖義云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者一盤飯自勞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之

盤音宛或作冤。飽無飽字。

羅景綸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

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夫晝則力

作夜則頽然安寢非心注念無從而生故淵明詩曰

四體誠乃疲然而無異患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

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

庸行編

卷之五 勤儉類

三 唐事堂

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凡家業從耕讀辛苦創成者其子孫多能守之從智術

誘騙驟致者其子孫多不能守之

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生不得其意太公曰

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取種不時二盜取婦無能

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

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

燒火十盜安得富也

朱卓月曰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

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

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審淡薄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

壽也醉飽濃鮮皆人之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

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務則妄取苟求志氣卑

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

故老氏以爲一寶

洋音子。澹也。濁也。

又曰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

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人有錢千文日用百則可旬

日日用五十則可二旬日恣縱奢侈立見敗亡則一

庸行編

卷之五 勤儉類

四 清事堂

千一日用盡矣或謂人有廉儉而促奢侈而長者何

也曰儉而命促者常生之數少也若更奢侈則愈促

矣侈而壽長者常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又曰受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著一苟字

便壞自身享用著一苟字便安吾一生於此得力

又曰與其貪養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與其干請以犯

義不若儉而全節與其侵奪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

與其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養音叨。富於貨財。養音鐵。貧於飲食。

俗言做人便至算錯鉢不顧體面此但做了家不曾

做得人有等局面要好遇事遇隆此但做了人不肯  
做得家兩者皆屬不當必做人做家兩無損害乃可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富貴不知止  
者殺身鑄音六錄也錄音錄權十分  
黍之重也算鑄錢謂輕微也

朱卓月曰儉可養廉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者  
只緣不儉宮室欲美妻妾欲奉僕隸欲多交游欲廣  
不貪何從給之噫與其寡廉孰若寡欲數椽以蔽風  
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禦寒暑蔬食茶羹以  
供親朋蓬頭垢面以操井臼俾天下稱為清白士也  
庸行編 卷之五 勸儉類 五 書事堂

不亦可乎  
譚子曰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物雕琢財用之蠹也  
衣服美麗布帛之蠹也口腹縱恣穀梁之蠹也用費  
不節府庫之蠹也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  
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  
計三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貪  
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音杜木中蟲也  
木言自為害也  
凡宮室器具衣服飲食交際禮儀之類只宜隨自家力  
量所能為者務在豐儉得中如財本充裕故作貧寒

之狀人鄙其吝用本窘乏故為富貴之態人笑其侈  
君子均弗與也

敎家要略曰人家造屋太大者必凶昔智襄子為美室  
士苗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今  
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音音  
人名  
史籍臣曰土木之工不易興也從來估費千金加倍尚  
不能竣此尋常言之其中省費不可不察譬如南方  
以銅瓦油灰疊脊磨甃架炭墁地北方疊脊必雕鑿  
花鳥鋪地必磨甃油飾玉石為塔花甃砌壁以節儉  
庸行編 卷之五 勸儉類 六 書事堂

言之未免過奢若春以常瓦地川條甃甃石作塔灰  
泥飾壁油代漆粉代硃價值增減何止數倍若舊  
棟雕牆窮工極巧又不當什伯矣更有慮其極木易  
朽梁柱必用梓木門限必包銅鐵予歷數創造者之  
子孫鮮有得其極木之朽而不易主者予昔遊豫章  
黎博菴先生別墅名曰牛屋木不去皮墻皆亂石究  
竟門無俗客座有高人未嘗以古朴減其聲價願建  
人君子以求精堂構之苦心為訓誨子孫之至計潤  
屋潤身相去殆有天壤之別也音音南亦作桐墅音  
音田廬也又別韻

陸梭山先生家制云古之爲國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磨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謫不生子孫可守諫音諫怨謫也

又曰居家之病口飲食日土木日爭訟日玩好日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吝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

庸行編

卷之五 勤儉類

七 儉寧室

望以周濟今乃忽然必失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藥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朱卓月曰今人飲饌務尚豐腴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入口無幾祇以厭餒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司馬溫公言先君判郡牧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殺止脯醢菜羹器用瓦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

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金銀滿室不敢會賓友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而靡者鮮矣飲音飲飽也雖音雖也此充音而音聲者

又曰其夫好飲其妻必貧其子好質鷹其家必困剩養一僕日飯三既歲計千既率是則必苦乏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

又曰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寬餘可以償也不知今日之無他日何爲而有譬如百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可辦若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雖勞

庸行編

卷之五 勤儉類

八 清寧室

亦不可至無遠識之人求其目前之寬餘而邪積在後者無不破家者也債音債去聲負也今俗負財曰債

又曰治生先要除去債根若宿債在身病根不拔雖生財有術亦祇爲他人滋息耳王十朋進理財策有云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方能足用

史偕臣曰千金之物典舖止當五金三分行息二年爲滿至期不能取贖者頗多此際將欲變賣而物在質庫又不肯聽其自滿勢必那移利息轉票因循嗟乎流光易逝倏忽而五金俱歸典息其物仍執於他人

矣。在初當之時。度其數月可贖。則當之。否則不若變賣。為是將銀先川一半。作質當之資。不獨無息。且餘銀一半。尚可經營。不數年而原物可復製矣。屢見富室暴貧。多路斯弊。在一時乏用。借貸無門。惟質當可以應急。此說似不近情。今道破。或可省悟一二。并附以歌。歌曰。應急之中。雖典當也。須籌度商量。算來緊帳。兩三椿。買柴和糴米。私債並官糧。此外消磨都可惜。勿因捷便輕當。臨時本利更何償。不如裁冗費。節省是良方。椿音莊。俗借為條件字。

庸行編 卷之五 勤儉類 十 滄寧堂

又曰。搖會一事。雖通財之道。原為親友濟急而設。非營謀生息之端。每見罄其所有。而盡濫於會之人。得者固多。失者亦不少。平時輕易許諾。并不量入為出。及至會期一到。點金無術。雖重利不顧。惟求先應於會。豈非剗肉醫瘡。如至公六總等會。皆三年滿局。其中難免盈虛消長。請自審之。則音贊。

又曰。從來旱荒。較水荒尤甚。何也。水湧則西北高阜之地。或可無虞。而東南低下之產。縱遭此患。尚有舟楫。可同鄰省熱處搬運。且有魚鼈蝦蟹。薺芡菱蒲。水利

可延。若逢亢旱。則西北地廣土瘠。蝗蝻一起。寸草不生。縱有鄰省稍熟。肩挑背負。能運幾何。欲移口就食。赤地千里。焉能盡挈妻孥而往。每每枕尸道路。賊寇竊發。多山於此。則積穀一著。西北較東南尤屬急務。今人偶獲二麥。或恣其靡費。或輕價糶之。自謂轉眼秋成。又可收穫。一旦失秋。則終年療餓。何賴焉。愚意東南之與西北。惟以積穀為主。縱穀價騰貴。不可輕賣。即有急事。只可他圖。此根本之計也。然遇凶年多。有攘奪之患。亦不可不慮。雖古人有大亂居鄉。小亂

庸行編 卷之五 勤儉類 十 滄寧堂

居城之說。若能以所蓄之穀。除自食外。勿貪重利。分應親鄰。使鄉黨佩德。而禍患自可免矣。望善養金。貧則賑。困則救。手足復生。是無窮矣。

又曰。人謂北方風土厚。其富貴也久。南方風土薄。其富貴也暫。予竊以為不然。富貴久暫。在吝儉。不在厚薄。在人事。不在風土。何也。如北方有餘者。生子多。係自乳。不過覓人抱負。南方之人。雖不甚有餘者。動覓乳媼。乳媼之子。勢必託親戚代哺。送嬰社。延生。未免痛癢無關。饑寒同恤。疾病疳疔。十中難存一二。覓乳者豈不有傷陰陽。又如北方有地者。縱使富饒。多係自

種或不勞力而實勞心。南方之人。因多佃種。坐享其成。致令子孫游惰。未耜不識。五穀不分。焉得爲成家之器。又如北方婦女。膏沐不施。衫裙朴素。首飾不過髮髻簪珥。今南方婦女。衣則錦繡綺羅。飾則金珠釵釧。有餘者。奚止千金。合一家婦女。妯娌計之。豈不占礙許多資本。至於北方治席。不邀雞羊鵝鴨。加以自產園蔬。非吉凶大事。不設方物。今南方偶酌。音樂遠梁珍錯畢集。頃刻而出四時之藏。一席而設。各省之物。以此類推。何可勝算。此南北奢儉之太凡也。若都下之奢靡。服飾宴會。更有數倍於南方者。所以衰落不旋踵而至。可見富貴久暫。安得舍奢儉而言厚薄。舍人事而言風土哉。發音字。叙音差。兩股并也。釧音串。臂釧也。又曰。成敗興衰。雖然關乎氣數。若創業者起之。守成者敗之。此亦常耳。獨怪夫自創之而旋自敗之。其間運限失利者固多。浪費所致者亦不少。常見浪費之人。除不知己過。乃自以爲達。見謹守者。反哂其過。爲見孫計。竊滾爲不然。夫兒孫有不承祖業而能創立者。亦有賴根基而始能繼起者。豈可浪用虛靡。止圖一

時稱心快意。不留餘蓄。不肖後看。豈知老來拮据。身後艱難。老來拮据。乃其自取。身後艱難。實於心抱愧。在子孫讀書明理者。能義命自安。倘無知不肖者。難免非爲妄作。余願得意之人。於浪費之際。回顧兒孫。略需根本。或可少生枝葉。使免饑寒。若妻孥子幼。更宜檢點。勿謂自我成之。自我敗之。而以兒孫自有兒孫福爲口實也。達者鑒諸。暗音審。微笑也。人無論貴賤貧富。士農工賈。一人有一人局面。當無事之時。何憂不足。一遇有不得已之事。或父母老病。兒女婚嫁。或里長差徭。或意外疾病禍患。於無可設處之際。始歎仰面告人之難。皆由素不撙節。以無爲有。虛張體面。故至此耳。嘗見富貴之家。遇有喪葬婚嫁。動費數百數十金。猶以爲未足。及至衰落。遇有此事。求數十金數金。亦所不能。可見事無一定。豐儉在人。不可發洩太盡。當留餘以待不足。語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念之哉。元旦爲四序之首。晉天率土。莫不權慶。貴富者至此時。固色色俱新。不必言矣。獨中人之家。凡事宜度財量。

力。試自揣終歲之中。豈無親戚交遊。豈無那移負欠。父母妻孥。豈無潤色。僮僕妾婢。豈無望恩。是周旋者。在此時。取償者。亦在此時。責我望我者。無不在此時。嗟嗟。此時誠不易度也。百物至此時皆貴。請務至此時。愈迫。錢財至此時而來路愈艱。借貸至此時而予錢愈重。形神交瘁。心力何支。歡娛令節。反變爲愁苦。光陰。不知韶華易過。轉瞬如常。一切衣食用度。俱宜隨分。萬勿強爲。服飾能置者。在平時置之。負欠當償者。先陸續償之。稱家有無。隨時供具。何必效顰關雎。庸行編

市泥堂。喧鬧喧達。二鼓畫舫。襍遶。厭聽笙歌。梵宇輝煌。力窮土木。堆假山。聲石於江南。造名園。載花於吳下。宴客珍錯。盈臺。張燈瓊珠。滿棟。竟論宋室。鼎究商周。婦女下體。遍綴羅紵。厥後周身。悉辱綾絹。常車。輿。寒作蔽。游騎。繡勒。飾牽。妖冶之容。梅前耀目。遊梁之聲。庭間聒耳。娉童多於牧豎。宴會不減耕耘。故前於此者。易致傾家。尤多造孽。余居其間四十年。興衰萬狀。目見其富貴。目見其摧落。又目見其子孫零替。又目見其不忍言者。皆余之舊好。此無他。蓋逞其受享。而福薄所致也。南北十五國。足歷十三省。常見士大夫家。有土炕代几。樹枝架屋。剝木爲盂。縫皮作履。乏紙以蕉葉磨書。缺線以櫻絲補衲。不知南荒之民。米皆手舂。不知世之有粥。飯用缶煮。不知鍋之是鐵。焙夜以松節惜油。宵柴就清溪盥沐。不信有穿藤作床。明瓦爲窗。又不信香櫞供玩。蘭花賣錢。大約非耕即讀。無一情民。若沾人一文。飲人一盃。常具慙愧色。必酬之始安。盡固廉耻也。日營家計。勤儉治生。吾家遷漢七代。復尋木本。皆從祖宗安分而來。若祖宗嗜殺。



傷生貪財縱欲悖德亂理。福已折盡。兒孫焉有今日。  
目觀繁華。多財者任其意之所為。鬼瞰其室。不能不  
晝夜惕心。慮吾子孫家道稍裕。或徵儻一名。不體祖  
父不學聖賢。不念故土風俗。奢侈是尚。聲技是趨。不  
一代立見敗亡。願從此往。飲盤饌。作瀟灑想。觀戲劇。  
作啼哭想。視富貴。作浮雲想。居鄉里。以困頓不如人。  
便可久長。居身只以粗衣淡飯不先人。便能載福。常  
以讀書安命四字。佩作韋弦。至功名亦聽之。蓮花不  
開。翕聚可觀。開便落。既落之後。必除枯餘。方不礙目。  
庸行錄 卷之五 勸食類 主 潘寧堂

此我歷富貴歷患難歷聖賢。歷天下而然也。身居揚  
州。故不勝其碌碌。錢壁先生曰。予昔臨做思堂元陽子錄節儉五訓。質予。  
靈壁先生曰。予昔臨做思堂元陽子錄節儉五訓。質予。  
予嘉其說不覺慨然曰。彼五訓其知節者哉。五訓維  
何其一則王遵岷也。其二則蘇子瞻也。其三則范文  
正也。其四則鄭亨仲也。其五則張子韶也。遵岷曰。養  
生待客。不宜多品。多品必多戕殺。不宜一多品必多  
飢寒。不宜二多品必多費難繼。不宜三能減則物品  
易足。不致傷生。一於心術。能減則數者易辦。咸可

精美。二於口體。宜能減則財用易給。遠訪者隨時可  
以相留。頻顧者量力可以恆款。三於交宜。子瞻在黃  
州。嘗書曰。東坡居士。自今以後。早晚不過一爵。一肉。  
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蓋  
口腹之欲無窮。每加節約。亦惜福延壽之道也。故一  
則曰。安分以養福。再則曰。寬胃以養氣。三則曰。省費  
以養財。范文正嘗自言曰。吾每夜就寢。必計一日飲  
食奉養之費。及書所為之事。若相稱。則寢熟寐。無  
復愧耻。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枕。鄭亨仲日以數十  
庸行錄 卷之五 勸食類 主 潘寧堂

錢懸壁間。椒桂荳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  
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  
舊時齋醢風味。甚長久也。張子韶曰。近日士夫家。爭  
尚侈靡。相習成風。或延一客。酒皆名醞。物必奇珍。以  
至器皿之類。必務金銀犀玉。鮮潔華美。每作一會。必  
費一二萬錢。如此仕宦。安得不貧。甚至士庶之富者。  
慕之效之。安得不窮。已上古人。省約自持。皆今人所  
當師法者。願世遵行。第一學東坡居士。次則學文正  
焉。其次學王學鄭學張。庶節儉可風。古道可復也。



不可穿盡飯不可弊盡福不可享盡而此不盡者以  
貽子孫

家本農桑雖宦達當記得先人櫛風沐雨世守耕讀縱  
富貴莫忘却平日淡飯黃齋齋音齋並來肉之通稱

世人求享福只有一要語曰循天理以結人心

聲色勢利皆有魔皆能憑人皆有善皆能中人乃憑其  
魔中其毒者每有夙公之禍世之人不自知也

吝者不獨用度過度之謂多視多聽多言多動皆是暴  
殄天物

庸行編

卷之五 惜福類

元 潘寧堂

不昧己心不盡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為子孫造福

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得老未貴而享已貴  
之福則終不得貴

予親世人錦衣美食窮奢極欲意氣揚揚甚自得也至  
詢其素行則貪污卑賤敗名喪檢無所不為彼淡薄  
自守者縱惡衣粗食心身安閑夢寐清爽此中樂趣  
無邊超此世情遠矣

朱卓月曰古者王政七十然後食肉則未七十者皆蔬

食也五十然後衣帛則未五十者皆布衣也室西南  
隅為奧室西北隅為窻前為堂後為寢則庶人居皆  
兩楹也居今之世其能七十食肉乎其能五十衣帛  
乎其能庶人居皆兩楹乎噫此財力所以日蹙也誠  
酌古制不宜過享則庶幾哉音付置什也音義

又曰應高年享富貴之人必少壯時嘗盡艱辛未有自  
少享富貴安逸至老者蚤年登科必於中年齟齬或  
仕宦無齟齬亦必其生事窘迫憂饑寒慮婚嫁若蚤  
年宦達不歷艱辛及承父祖生事之後更無不如意

庸行編

卷之五 惜福類

元 潘寧堂

者多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如此開亦有始終  
享富貴者乃是大福之人亦千萬中一二而已今人  
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享富貴以至終身  
而又非理計較欲為其子孫計尤大蔽惑也相繼音近無不相侵也  
又曰精巧愈甚則人賊之也愈急是速其敗也價值愈  
高則人市之也愈難是益其累也況致富多不以道  
速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為歎息敗同驕俯視也  
靈璧先生曰當謂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天下寧有不  
好逸樂之人哉夫人情好逸樂而必以不逸不樂繩

乎人則矯情之論也。人情好逸樂而又以爲逸爲樂。順乎人則陷溺之事也。夫矯情固不可行而陷溺亦不可蹈。故太上示戒曰。逸樂過節。良以過節弗謹。則百惡之所從出也。昔讀孟子而至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未嘗不撫卷太息而淡有味乎其言也。夫憂患何能生人。處憂患而恐懼生之道也。安樂何能成人。處安樂而恣肆。死之道也。每見世俗富貴之家。以福爲孽。以孽消福。游手好閒。酣歌恆舞。驕佚宴樂。流荒無度。其陷溺尚可言哉。故君子者。勤修不敢惰。制欲不敢縱。得樂不敢極。惜福不敢侈。守分不敢僭。是以身安而澤長也。夫情修者惡。恣欲者凶。縱樂者敗。侈福者窮。僭分者禍。故曰。死之道也。唐風曰。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斯言其庶幾乎。恣音查。去聲。從也。瞿音渠。瞿瞿。急驚貌。詩叶音據。又曰。生人之計。莫大於衣食。衣食者天之福也。古之君子。知惜福者。必自衣食始。試先以衣服言之。夫衣也者。燕居則取其禦寒適體而已。臨禮則取其美度象儀而已。孔子稱禹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非朝祭之典。賓客之事。何取乎華彩飾觀也。昔晉文公衣不

重帛。漢文帝宮中衣不曳地。宋祖藏敝裘。唐宗著浣衣。平仲濯冠。公孫布被。帝王卿相尚然。矧下此者乎。近代以來。風俗奢靡。士庶而披錦繡。奴隸而著綺羅。或充下體。或供宴饗。常以一人兼數百人之服。以一家兼數十家之衣。取奇誇敝。天工人巧。無所不備焉。由是養成驕淫。泥視布素。賤擲絲綾。而暴殄之行。遂莫可言矣。古人當婚姻朝祭。大吉大禮。始制衣服。今無故而新更製新。華復求華。盈箱滿笥。重重奕奕者。胡爲乎。且蠶桑最慘。婦工尤苦。採葉眠蠶。繰絲理繭。盡日奔馳。中宵勞悴。骨指彫傷。容顏憔悴。忍凍拋梭。帶機運軸。絲絲而積之。寸寸而累之。身不自衣。而供用於他人。思之愀然。忍輕視乎。況費過則福消。用奢則祿竭。可不戒哉。且看市中鴉結之子。半屬當年純袴之兒。貧富何常。盛衰遞變。宜省福以予後人。畱餘以保終歲。故智者憂盛危。明不敢豪侈也。古詩云。蠶事苦。女紅難。得新捐故。後必寒。斯言其可佩乎。蠶音蠶。女音女。紅音紅。難音難。得音得。新音新。捐音捐。後音後。必音必。寒音寒。斯音斯。言音言。其音其。可音可。佩音佩。乎音乎。樊川子曰。吾嘗遊行四方。至於窮服僻壤。而見困民焉。室敝多雨。釜破無糧。夏或棉著。以當暑。冬則葛衣而

冒霜夜眠藉草日起就陽上無禦風之絮下鮮蔽體之裳毛豎身栗氣微面蒼常科跣而走野更裸程以擔囊稚子襖僅及腹婦人衣不遮脛或踵決而指雪或脛裂而膚僵求人布之不得收寸絲之是望紡績終朝而無服蠶桑卒歲而鮮妝因無福澤之積故有凍窮之傷襲約者猶能處困聚貧者何以自康昔輕煖以華赫今藍縷以淒涼憶榮景之已過悟鮮美之不長彼富貴之何人積文繡於千箱宜前車之爲鑒亟戒靡以思防季倫火浣以衣僕子威鵲冠而爲妝

庸行編

卷之五

惜福類

三

唐李肇

昌宗朱錦以作襦蔡京彩縑而充房騎轉侈侈轉狂且博暴暴轉凶當撫己而恤人勿獨煖而彼涼人方痛其露體我胡忍乎貯藏若能出祕笥之一襪可以濟比鄰之半鄉休持苦心而快志須取貧戶以自方抱大道之在身勝蠶數之知布袍之可貴樂綸羽之安祥棄狐貉而不御又何取乎鸛鵲披雲霞以爲美抑奚有於縑緇願修身而正儀必背盎而體光養茲道德之羽翰從吾蓬萊以徜徉

靈壁先生曰夫昔之聖人平水土教稼穡辨土宜別墳

壤民知耕種而五穀成熟焉孟氏曰五穀熟而民人育所以遂生復性者咸賴是也且天之生之也雨露以養之風雷以鼓之陰陽以達之人之成之也晝夜以作之胼胝以力之寒暑以播之五穀之熟豈容易哉月令曰天子以元日新穀於上帝凡爲生民粒食計者至切也何得而輕棄之乎夫凶歲穀少固當珍重而稔歲穀多尤宜愛惜何以言之五穀者人之所以養生也天以此賜人而人食其養其戴天之恩可無就業哉何世之人貴金玉賤五穀遺棄而不知收

庸行編

卷之五

惜福類

三

唐李肇

者有矣棄穽而不知斂者有矣狼藉於場圃者有矣委散於踐履者有矣紅朽於倉囤者有矣污穢於糞壤者有矣輕棄如斯豈所以敬天乎不敬天地罪尚可言哉及至凶年饑歲有升珠而不能換斗粟者易子以食析骨以炊餐草木嚙泥土蒙袂褊屨貿貿風塵枵然饑餓莫延殘喘五穀之重爲何如乎而散棄五穀之罪又何如乎詩曰粒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嗚呼重哉

明空子曰吾聞之帝語曰人處三才之大體二氣之和

得人形。生中土。不為易得。夫天運四時之元。地聚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斯民。惜人不知天地育養之恩。輕視五穀。厭舍絲麻。使農夫織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得暖。又不恤其勞。曾無愛惜。此所以為天地所厭棄。神明所譴責也。近日地司岳瀆。皆列章上言。世人賤擲五穀。不貴衣食之本。已勅太華之府。諭五穀之神。使種作不成。饑饉示罰。庶少懲其心。嗟乎。人受天養。而不愛重其物。惡尚可敦哉。嘗見貴介之子。市井之夫。不識稼穡之艱難。袖手而食粟。擇美求精。置麤擲而不顧。見黍羹麥飯者。未嘗不鄙而笑之。志意輕薄。比於無心散失者。其罪不加倍乎。抑思食為民命。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凡在覆載之下。食天地之恩。可以翻然知敬。而肅然知感矣。何可為神明所譴責哉。懲音重。念也。戒也。擲同。擲音賴。米之始去糠者。備考讀若厲。

史稱臣曰。天生五穀。以養民。不食則饑。缺之則死。每見高門巨室。田連廣陌。獲刈盈倉。視米穀為草芥。厨竈經年不一到。聽僕婢孩姬。拋撒作踐。或溝廁白粲。果粒。或几案餽穢成堆。略無禁忌。昔有一庵鄰於大宅。

寺僧常見溝中飯米流出。密用水淘淨。蒸熟。一週不數年。而大宅緣事暴貧。僧人即以此飯餉之大宅。銜謝不已。後細詢。知為溝中物也。嗟悔無及。屢見暴殄五穀之人。或罹饑寒困厄。甚遭水火雷霆。此皆家長區置無方。以致無知。觸犯天怒。況農家三時力作。手足胼胝。昔云誰知盤中食。粒粒皆辛苦。吾輩安逸而享之。豈可狼藉以視之乎。明理惜福之士。尚其體察於斯。刈音義。割也。使音後。飯陳也。曬音節。去聲。何日乾物也。同音豚。上聲。同。篋音箴。竹規以貯穀也。靈璧先生曰。自飲食制。而烹飪之事備焉。蓋取諸鼎亦聖人頤養之道也。是烹宰也。為祭祀則用。為賓客則用。為養老則用。豈以恣口腹哉。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以禮節殺也。曾子曰。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以時節殺也。論語曰。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此以仁節殺也。古之聖賢。其於性於禽鳥魚蟲之屬。其用之也。非得已也。是聖人之仁也。人物之生也。其飛其走。其寢其訕。其潛其泳。各具性情。以樂其天。豈供人之烹宰哉。乃饕餮之輩。肆其殘忍。或害數百命以佐一箸。或殺數十

生以備一席甚乃設法以烹炙用巧以調和生解活  
剝鹽浸火燂食胎殺羔鮮鱸燂雞使彼眾生受無量  
痛苦供我醉飽不亦慘然乎故聖人禁殺戒殺而  
不能使世止殺者亦勢之莫可如何也乃於殺之  
中而示以不殺之意故曰非不得已也夫上士忌殺中  
士戒殺下士好殺忌殺者安仁戒殺者利仁好殺者  
悖仁人苟日行善事而殺業不戒心何由仁能不爲  
鬼神所笑乎是故修行之士必貴持齋積善之家先  
須戒殺殺戒則心慈心慈則平恕平恕則萬物一體  
庸行編 卷之五 惜福類 毛 蒼寧堂

而道成德立矣經曰人不食一切眾生肉亦無有殺  
害眾生者肥甘之士更何所藉口哉若食金粟之步  
鶴稼先生曰嗜慾起於飲食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存焉故節嗜慾者必先飲食飲食能節則可以守戒  
而去貪矣古之有道者食藜藿甘粗糲飲清泉何有  
於珍羞美味哉季世飲食之工烹炮之巧鑿奇搜異  
心機百出而縉紳之士窮奢極欲計其一宴可當  
中一家之產巨富名商席費數金或至幾鎰賓客在  
坐不過一飽腸胃有限所容能幾聊一下箸入口領

味而已且不及徧嘗也其所餘者冬則委置單食夏  
則腐朽糞土不知殺眾生幾許性命令眾生幾許痛  
楚不知費囊中幾許財物勞廚中幾許心力可不念  
哉夫周制祭祀祇曰三鼎五鼎毛詩享賓祇曰四簋  
三爵彼羅山珍而列海錯者何暴殄之至乎昔者何  
曾日費萬錢猶謂無下箸處蓋多則厭少則美人之  
情也亦足以見嗜慾之無盡也故君子嚴爲抑損焉  
嗟乎富者厭厭膏粱貧者且甘糟糠而不足也何不  
分盤內之棄餘以濟終年而不知肉味者乎何不分

庸行編 卷之五 惜福類 毛 蒼寧堂  
七下之剩餐以食枵腹而欲餓死者乎何不分杯中  
之殘酒以飲骨立之老與病者乎言念及此仁人悲  
痛節嗜慾以防己簡甘旨以惜福非庸德歟然而難  
其人也抑思食以果腹而已何必工也烹以調濟而  
已何必巧也味以佐食而已何必異也制以適度而  
已何必奇也傳曰肉食者鄙孟氏曰飲食之人則人  
賤之矣士大夫弗從禮以示儉乃嘉餽美饌殘物損  
福示子孫以奢靡之漸至使沈湎乎酒肉之場宴遊  
驕樂蕩廢鮮終何貽謀之不蕃哉奢樂則禍生不蕃也

庸行編

卷之五 惜福類

主 肅寧堂

明空子曰。世人縱不能斷然絕肉。亦當省口腹之奉。節甘旨之費。不致失足於殺業中。則猶可以無大罪也。宜先以七不食爲戒。一曰。見殺不食。二曰。聞聲不食。三曰。特殺不食。四曰。胎雛殺不食。五曰。腹乳殺不食。六曰。巧烹不食。七曰。慘制不食。次以五放生爲事。一曰。人或饋生活者可自放。二曰。物忽來依我者可買放。三曰。見物之籠繫者可勒放。四曰。墜水入網者可救放。五曰。遇被噬擊者可解放。初焉勉強。繼焉欣樂。久則自然。慈悲之心。勃然而生。養成仁人體段。則子孫榮顯。福祿綏成。壽命延長。和氣所感。休哉盛哉。玄化子曰。六畜之中。獨推牛功。用力最苦。耕種氣雄。秋夏疲勞。忍受雨風。開地作甘。播植種種。既登塲圃。尤瘁其躬。脫去離地。爲民食養。效厥於衆。食草芫芫。伊推牛兮。田畝豐盈。局爲加害。試之以鋒。人不知憫。市以自供。宜帝重其體。爾愚蒙天律是禁。妄宰者凶。好食牛犬。必有厄窮。可嗟犬兮。守門候烽。緊隨主人。義以始終。饑餓不變性。何其忠。人多反覆。頗媿犬風。鬻食烹割。不義難容。功以殺報。仁者淡惻。勉守茲戒。上

庸行編

卷之五 惜福類

主 肅寧堂

對蒼穹。種音六。種音童。先種後熟曰種。後種後熟曰種。凡音達。草叢生也。音音變塊割也。史稱臣曰。戒食耕牛。守犬之文。連篇累牘。皆前人淑世婆心。食者漫不省悟。如其當食。牢獄二字。何以獨從牛犬。可見食牛之令。如其當食。牢獄二字。何以獨從牛犬。可見食牛犬者。乃不免於牢獄之一微焉。若以物爲無知。試看射鳥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犬者。鳴鞭行市。則一市之犬。皆噪。牛入宰創之肆。知爲受死之地。卽屈膝流淚。猶謂物爲無知。因果報應。盡屬渺茫乎。卽以牛犬之有功於人世。論之。萬萬不當食也。若人明知其功而故食之。則是辜恩負義之事。無不可爲矣。噪音號。咆也。割音胎。斷也。又音括。義同。又曰。上帝好生。爲善莫如戒殺。近時有等戒殺之家。僕從每買活魚。則曰戒殺魚。或稍宿。又曰不鮮。僕知其意旨。乃殺而進之。每遇秋月。則於親友前。饗羹肥蟹。又以戒殺爲辭。親友知其誡已遂熟而飽之。若在某業隆盛之際。人皆投其所好。終日食蟹。較於不戒殺之家。其殺愈多。此爲戒殺乎。不戒殺乎。且自己不殺。使人殺之。意欲善歸於己。罪歸於人。其心更不可問。



又曰戒殺放生乃行善之大端人止知放其生而不爲

謀其食此放與不放同如遊魚而縱之淵飛鳥而投之林各遂其生夫復何憾至若六畜原依人食一到放生之地便入餓鬼城中如今之放生禪林未必盡屬有餘僧眾嗷嗷自顧不敷何暇分及禽獸且既名放生各處送來不便拒絕以致千百成羣糠粃不給饑餓呌號有餓急而復吞自解之糞者好善之家當於此畱心其功德亦可與賑饑等若放生魚蟹不歸

卷之五 惜福類

三  
清平堂

諸江河而蓄之。水係不爲無賴所復取耶。王季羣先生詩云。一自囚紅水。何年赴碧浪。本爲放生名。反得速歎。信不誣也。敷音熬。眾口愁也。乾音乾。據格米末也。賑音振。舉救也。與振通。文中子曰。天地好生。春溫愛首四序。佛仙戒殺慈悲。連三途半指探湯。護持失色。微庸遇蓋。嚙咋驚心。既有身軀。必然知痛。雖無告語。亦自含冤。化褐衣而入夢。宛矣貪牛。過市肆而衝裳。嗟哉懼死。乃有割雞屠狗。任刀木作生涯。炮驚烹魚。倚湯燖爲事業。血盎和淚。臥牛羊。慘傷可念。烈鼎揚雷。驅鯁鮓。糜爛堪憐。斷

其喉澀其血較瘦量肥鏑其心俊其毛分肢解節屬  
刀鋒。笑向羈籠施毒手。魄魂殼練泣來庖肆暗傷  
情。億萬螺蝦之命僅充一筵。百千蚌蛤之身祇供雙  
箸。佳辰誕節何爲戮及眾生。吉席聚年遂爾災貽物  
類。日積月累水族陸族骨如山。子繼孫承羽蟲毛蟲  
膏若海。專喜活食爲鮮。忍看刀尖血赤唯恐灰煮少  
味。快聞金底聲咆哮。胎誅雛怙不爲怪殺羔醢鮓習  
以成風。人人鷹鷂家家屠伯。酷何如其慘莫如之。雖  
有賓客之歡通衢可市。卽當祖宗之祀驚刀無加培

卷之五 惜福類

三  
潘寧堂

天地之和。養仁厚之心。滅殺孽之慘。解冤愆之結。用布金石告諸善人。書契、金匱、石室、竹書、青銅也。書、去聲。金匱、石室、竹書、青銅也。

妙華子曰。貧賤之士。志欲行仁而無力之可給。則莫急於戒殺矣。夫殺生罪報如古。今書史所載。吾輩目見耳聞。明明不爽。而決意不信者固多。半信半疑者亦不少。無他一以快口在享用之時。報應在形聲之外也。一以目前權且受用。禁戒欲待來年也。我今勸人勿殺者。初不舉罪福報應。但請大眾於執杖磨刀捕捉搏擊之時。暫試回心一觀。觀彼眾生逃竄飛避投

庸行編

卷之五 惜福類

聖賢堂

冥入隙。悵天不賜。地不借。孔與吾人畏怖。王法聞有擒追。魂散魄震者。有異無異。觀彼眾生。黨類相隣。棲喙相企。如割一雞。則眾雞相啼。屠一豬。則羣豬不食。與吾人被執向官。眾家徬徨。或當厥別。六親踴哭。平日眷愛。難割難捨。有異無異。觀彼眾生。臨釜被刃。宛轉悲鳴。冀或見赦。血灑命斷。聲猶汶汶。時或動掣。與吾人疾病無措。號神念佛。庶幾保護。神識乍離。迷眼動唇。手足牽引。以冀或存。有異無異。若謂有異。是未曾觀。即今請觀。若謂無異。惻隱安在。即今請斷。且

積德類

聖賢先生曰。有於身心者。為德。發於事業者。為功。積者。漸而不已。從微至著。從內至外也。聚者。進而有加。由小及大。由近及遠也。德之類。四有。陽德。有陰德。有內德。有外德。何謂陽德。勉眾善以為侶。著千言以輔教。行己必正。處人必公。忠以事君。孝以事親。是陽德也。

庸行編

卷之五 積德類

聖賢堂

何謂陰德。濟其事。不必明其惠。救其惠。不必若其功。導人之善。而我不可。成人之善。而人不知。行之於窮。窮冥冥之中。廟之於弗見。弗聞之地。是陰德也。何謂內德。心心天理。念念公平。敬人愛人。祛私除欲。一毫之欺。不敢萌。半點之邪。不敢起。是內德也。何謂外德。履中蹈和。山立時行。正衣冠。尊瞻視。非禮勿動。非義必傷。是外德也。功之類。三有。廟廊功。有士庶功。有教門功。何謂廟廊功。誅邪逐貪。興利除害。明冤辨枉。庇民福國。勤事盡職。是廟廊功也。何謂士庶功。排難解紛。施貧恤災。力所能為者。必行。事所可全者。必濟。口出勸善之言。身存忠厚之道。是士庶功也。何謂教門功。莊嚴廟像。印造經典。度鬼放生。諷經懺罪。捐貲說法。是教門功也。凡此數者。或在己。或在人。無時不有。無事不有。且積月累德。何患不崇。功何患不大。哉。但人不可自德。自者。以為不能為微者。以為不足為。因循歲月。浪度光陰。無善足錄。豈真德功之難哉。人自失之耳。吁。可慨夫。積音區。遠也。資音資。財也。

鶴松先生曰。夫人之得為聖賢者。非生而然也。蓋有積

累之功焉。由有恆而至於善人。由善人而至於君子。由君子而至於聖人。階次之分。視乎學力之淺深。是故上達之士。有進靡已。修德行功。愈久愈堅。愈行愈力。則所積必厚。所累必高。庶幾乎其有成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積德累功者。當求其熟焉。孔子不云乎。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積聚之功。貴進。賤止。進。則未至之境。皆可臻。止。則前日之功。皆已墮。由此觀之。積德而有情心。累功而有驕志。半途而廢。烏在其能熟。

庸行編

卷之五 積德類

章 澹寧堂

哉。功德不至成熟。雖五穀之美種。不如莠稗。亦可惜矣。世之積德累功。有志爲善者。或數年而一變。或數十年而一變。往往多倦焉。夫此一念之倦。卽善心止息之時也。善心而有止息。則此時之心。何心耶。故君子善心之生。始則充長之。繼則保全之。終身不敢退。然後有日增月長之益。則由有恆。至於善人。君子聖人。而不難。天下不忠。無善人。君子而忠。無有恆之人。人有恆心。則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雖博厚高明之業。咸從此出矣。功德豈可量哉。第德功之

事有難易。有大小。有本末。有遠近。畏難而就易。避大而就小。舍本而逐末。遺遠而圖近。此俗士之所爲也。故其善之就。不足以成德。功之立。不足以感人。天下所以多爲善之人。而不多見其報之美者。無他。積累之功未實也。夫天下虛德多。而實德寡。虛功多。而實功寡。虛德不可以稱德。虛功不可以爲功。此又積德累功之大眼目也。惟本之以有恆。行之以實事。積累既久。呼吸與天通矣。豈誣也哉。

庸行編

卷之五 積德類

章 澹寧堂

之曰慈心於物。欲人知所重也。大德美功。慈心之運用也。非慈心。則內無其德矣。非慈心。則外無其功矣。積德累功者。必先全此慈心。慈心全。則視人由己。而後有利物濟人之懷。如禹之八載廝服。尹之納溝爲陂。文之親民如傷。孔之斯人是與。皆此心之仁實有以悲憫乎天下。乃能仁民愛物。功德之盛。以至於斯也。古之大聖大賢。大仙大佛。無非具此慈心而已。故諸天寶誥曰。大慈大悲。曰大悲大願。未有離此心者也。若人有志聖賢仙佛。亟亟覓此慈心。涵育長發。以



若行事盡美。而又本於真實慈悲之心。無所矯飾。無所期望。不二不違。其功未有不逮者也。苟心不符事。事不從心。如剪綵之花。望其結果。不亦難乎。卽曰博施濟眾。聖人猶難。然隨分施仁。無往非善。但勿以輟轉徘徊之念。參之方爲鬼神所錄耳。世有施與者。須發至誠。愈久愈堅。愈暫愈樂。天人交感。其報也可立待焉。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其斯之謂乎。輟音展。轉之反也。郵音由。驛也。置亦驛也。

庸行編

卷之五 積德類

三 濟寧堂

又曰。仁者以萬物爲一體。而惻隱之心。觸處發現。若世人陷溺之欲。良心蒙蔽。同類顛連。不遑加恤。閒有以手援溺者。亦百中一二於人如此。而異類又可知矣。故刳胎夭卵。視若尋常。湯發油鑄。安然自用。慈心怙凶。噬及同類。豈非積漸使然乎。至如梁武帝。麤代犧牲。而殺伐無寧。王安石。庭活數魚。而流亾日載。道恩及禽獸。功愈自姓。則施德行。沽博虛名。此孟子之所以太息也。孟子曰。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善推所爲。仁道成矣。雖然。猶有說。劉卽曰。仁出於慈。行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見可憐則流涕。

將分與則吝。吝是慈而不仁者。睹危急則惻隱。將赴救則恐懼。是仁而不恤者。慈而不仁者。怯奪之也。仁而不恤者。懼奪之也。故曰。慈不能勝懼。無必其能仁也。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能用其慈。則仁斯行。善用其恤。則仁斯成。文子曰。仁者積恩之證也。慈辭愷悌。常懷不忍。何分人物之異哉。民吾胞。物吾與。蓋其心斯謂之仁。積德累功者。首及慈心。慈者。仁也。仁者。元善之長。立人之道也。君子所當先加培養也。

庸行編

卷之五 積德類

三 濟寧堂

文中子曰。修道士。以功德爲先資。但今人所謂功德者。不過略捐餘財。行些小惠。便侈然自謂功德矣。何所見之不廣哉。夫能捐餘財。較彼錙銖吝守者。固霄壤矣。若謂善行圓滿。誠自盡也。世傳文佛。曾以血養蚊。肉養鷹。總見得自身肉血。且可布施。而況財物乎。真心作功德者。當下要打破一箇吝字。爾天亘地。大施經濟之術。實實落落。做番好事。忘身忘家。只有慈悲作主。如此行去。自有天仙把臂。白日飛昇。但要世人信得真。便是道緣深重。天福淵弘者也。或曰。財物資以養生。若施濟太過。恐妨家計。奈何。此非正見也。

夫千金之子萬金之家只怕不肖動員。慈若發真心實行功德。只做到一半之費。便自驚天動地鬼神拱手。卽有不測奇驗。何愁費盡。但有打點。便是吝心不除。善功便減。世非無好善者。好道者。初心勇猛。說到財物耗費時。與便索然。遂生退心。往往不得圓滿。誠可惜也。只因一點吝心。誤却多少好因。安得輕財重道者。而與之言功德耶。錢鑑音義。積金。日耳。足。昨音。執。日影之。空度。碧虛子曰。予嘗閱釋經。而知施與之道焉。其言曰。施有四法。不得上乘妙果報。一爲欲而施。二爲驕而施。三爲癡而施。四爲怖畏而施。復有三事。一先多憂心。後則少焉。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施已。心生悔恨。此皆無益於功德者也。又曰。非理求財。不以施人。物不淨故。如宰官之人。枉濫人民。不順治法。而取財物。以用布施。是假名施。又有不能供養父母。罔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不名義施。又有作諸福業。惟求名聞。傾家財物。以用布施。及見貧窮孤獨。訶罵驅出。不濟一毫。此名顯倒作善。癡狂修福。皆人之切病也。予願施與之士。真破慳貪。真有慈悲。重

義輕財。觸處卽行。自有顯報也。昔人從施與中成佛成仙。爲富爲貴者。何可勝數也。好施者。當於茲更加意焉。詞音。阿。大言。而怒也。音。音。布。畏。恐也。觸音。充。入。聲。也。朱卓月曰。儒家言報施。佛家言布施。其實一也。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財施者。以財惠人。法施者。以善道教人。無畏施者。謂眾生恐懼時。吾安慰之。或教之脫離。使無畏。心心施者。力雖不能濟物。常存濟物之心。或孝養父母。或忠誠事上。或仁慈安眾。凡一言一語。一動一止。必期有益。勿使有所損害。乃布施也。所爲如此。存心又如此。後世豈不獲富貴之報。靈璧先生曰。積德累功。非可以數大事了得。若是可名種德。非積累之謂也。積累者。日進月益。有加無已。凡有利於人者。則爲之。凡有不利於人者。則去之。事無大小。心自無窮。盡我心力。功德無量。刻虛子曰。積德累功者。心有十戒。一曰慳心。二曰貪心。

三曰褊心四曰怠心五曰躁心六曰競心七曰妬心  
八曰欺心九曰傲心十曰放心

文中子曰積德累功者事有八勿一曰勿期效二曰勿  
市恩三曰勿責報四曰勿憚勞五曰勿周俗六曰勿  
謀婦七曰勿文飾八曰勿因循

雲陽子曰積德累功者有三不可忽微事細行不可忽  
私居燕處不可忽應接貧賤不可忽

沙丘子曰積德累功者有四關一曰言關要緊二曰慾  
關要塞三曰人關要被四曰利關要閉

庸行編 卷之五 積德類 聖 善事集

碧虛子曰作善事者要明輕重大小未末先後之理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一定而不可易也今世不乏  
作善功者何以市中疲癯殘疾號叫之人尙未見有  
炭給石米而活其生者而何放螺蝦者之紛紛耶豈  
以救人費多而救物費小耶作功德尚求便宜爲之  
耶吾請問之作功德者疲音皮勞力乏也 瘠音降罷病也

天隨先生曰貧賤人欲作功德苦無資財固是不幸遂  
因而退轉仍是見理未透夫不能施者莫若持戒我  
戒毀言則人得清淨我戒瞋怒則人得和樂我戒慳

取則人得保守我戒挑逗則人得安常我戒邪色則  
人得完名我戒爭競則人得順暢卽此自治處便是  
以福惠施人也不則縱能布施幾人而語言行事之  
中或損及者眾得不償失在折消算其何能濟耶  
陳舉曰爲善事者必享福報積陰德者子孫必昌不矜  
大物不肆盜淫不毀正教善事也救災扶傷急人患  
難無縱隱賊隱德也不作善事不積陰德則惡趣無  
所不入

朱卓月曰凡事存一念天理心雖不必責報於後子孫

庸行編 卷之五 積德類 聖 善事集

賴之每日說幾句陰騭語縱未能盡施於人鬼神鑒  
之

凡人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  
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然當官尤慎

人有糾率錢物造橋修路及造渡船宜隨力助之不可  
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橋船既成吾農  
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一家性命所係我却要

在他身上去討便宜能有幾何謂令人當面吞嗟背

後談議孰爲多寡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考下登

兒孫字同院舍  
庭急遽也

積德之家子孫不好底變得好積惡之家子孫好底變得不好

平民有種德施惠便是無位底公和士大夫徒貪權市寵竟成有爵底乞人

聰明本是陰陽助陰陽引入聰明路不行陰陽使聰明

庸行編

卷之五 積德類

望 瀛寧堂

聰明反被聰明誤

一點慈愛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積福根苗試看那有不慈愛底聖賢一念容忍不但是無量德器亦是無量福田試看那有不容忍底君子

積善如挑土築臺非一簣可成凡陰陽方便之事每日隨言見聞所及力量所能者即傾心爲之日久所積自多天地鬼神亦必默佑若暗計害人自爲得計而不知損心滅理其矣況冥冥之中自有報應能不畏乎

利濟類

靈璧先生曰覆載之恩有如天地者乎天地以無心施之而未嘗求人之報者其量大也鞠育之恩有如父母者乎父母以固然施之而未嘗求子之報者其愛真也今人在己之量既小其愛人也又不能真欲其不責報蓋亦難矣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君子之心當如是耳夫君子仁德渾全觸處流通人有饑寒閱其饑寒而濟之濟之而心安矣不計其人之感不感也人有患難隱其患難而救之救之而心慰矣不

庸行編

卷之五 利濟類

望 瀛寧堂

計其人之德我不德我也人有困塞哀其困塞而扶之扶之而心快矣不計其人之忘我不忘我也君子亦求自盡其心而已報何足云脫我責報而報不來則心必銜之銜久成怨背後責之人前欺之致使其人聞之而反生怨也詩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職此故也道德經曰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斯得之矣南音獨有善也  
矣慈音畏安也又曰慷慨而行義者易靜息而樂善者難是故千乘之國可讓而簞豆未免見色也萬金之璧可碎而破釜



未免失聲也。當仁之所感，義之所形，情之所觸，雖極  
堅吝者，不能無與人之一時也。及事過而情遷，因悔  
其輕諾浪擲者，有之矣。此不過一時之豪舉，非實有  
樂善之懷。愛人之志也。烏足重哉？苟真有樂善之懷，  
愛人之志，雖一食之食，一縷之衣，一紙之鈔，皆實也。  
如不出於樂善之懷，愛人之志，卽捐金珠，罄厥倉，焚  
契券，皆名也。爲善無他，視乎心之誠偽而已。心之誠  
者，他人儼己，不悔也；與人寒己，不悔也；益人損己，不  
悔也。如是之謂實心之僞者，捐金珠，所以追名也；罄  
厥倉，所以追報也；焚契券，所以追福也。如是之謂名  
夫事跡易見，而心思難知。故人指爲善，而不必獲福  
者，其念未真也。追悔二字，是邇源探本，窮極徹底之  
論。神明伺察，正在此處。苟一念之差，功亦非功，爲善  
者，須盡屏習心，勿使微曼，謹密幽獨，始終如一，則聖  
賢之流亞矣。錄音呂絲麻之縷也。鈔音抄。去聲。指貨名。變音曼曼延也。  
松風子踞石床，瞑目寂坐。惺惺子進問曰：「天下眾生，日  
思報怨，不知報德，予甚惡之。」松風子曰：「微怨足以殺  
身，大德不能致悅。君子如此，故戒鎮之曰：『德固宜施，」

當見人有少小愛養而壯長去之者，有餓則依人飽  
則殿去者。施恩至此，似亦無聊。曰：「我之養之，原欲其  
壯而能去，飽而能殿也。去焉殿焉，吾事畢矣。何不平  
焉？」曰：「又有一等養虎醫羊畜狸，食雞勾引外惡，吞噬  
恩德，或蹂躪其地方，或戕虐其鄉里，尚有人心耶？」曰：「  
養虎畜狸之害，亦有二說焉。一則猶勤後息，恩德不  
終，怨由是生。一則因循委靡，不能待以禮法，服以人  
情，絨默初機，釀成驕縱而德亦忘之。故曰：『施恩易成，  
恩難智者，兢兢焉。』曰：『人情無厭，施亦易竭。』百求百與，  
不以爲惠，一求不與，便以爲怨。其又何以處此？」曰：「求  
不無因與，亦有道。酌乎義，中乎情，縱遇薄人，而我施  
不惠不怨之閒，是善全之術也。曰：『施恩直報，猶可言  
也。施恩怨報，不可言也。』若要渾忘，恐非人情乎？」曰：「人  
之活思者，大抵皆親戚朋友之類也。則以富濟貧，以  
智佐愚，以力扶弱，理固然也。苟思形於口，德形於色，  
反覺器小之可憎，不覺德大之可感矣。渾忘正是人  
情，豈容矯欺？曰：『恩施怨報，想亦有以致之乎？』曰：「然今  
之與人者，豈以交之獸以畜之？又或施不中款，與不

濟事甚則力半而止挾恩而使彼自謂德不知人且以爲怨也曰然則施恩有如是之難乎曰常愛常敬勿慊勿絕務德以醉其心何難之有曰噫先生之言至矣請紀諸篇

三星子曰求報之

曰人不足救也。恩不足施也。某某如此。他事可知矣。噫。積德之人。方且陰以行之。不務人知。惟冀天鑒。何言報乎。吾知求報之人。皆義襲而取者耳。不足重也。惟不言報者。其量弘。其德真。其心純。其積厚。昔韓公

廉行編

利濟

聖

燭軍堂

爲益州路安撫使拯球饑民所活一百九十八萬富  
公鎮青州適河決八州之民奔入東京公勸民出粟  
十餘萬斛隨處貯之以救殍者且括公私閒舍十餘  
萬區散處其人使使薪水施恩如二公者豈求報乎  
修德者可以爲師矣

一溪子曰濟之時義大矣哉損己而益人殷殷一念出於血誠非真樂善者何能如是乎然博施濟眾聖人猶難何況中材下乎第濟者物也所以濟者心也不必問多寡也大小也遠近也但隨事隨心有感斯應

焉已耳吾見若窮阨辭巷甕無宿糧婦歎兒啼冬衣  
葛絺盡炊草種夜眠炭爇吾則加意惠懷給濟資財  
吾見若事勢倥偬心神殫殞骨肉猜嫌聲名退捐厥  
毀難支傾若墜旣吾則排難解紛白疑釋忿吾見若  
鰥寡孤獨惻惻遂遂倚賴無人災肯僉侵晨昏匱乏  
惡少凌辱吾則悲閔護持調養問咨吾見若桎梏枉  
拘囹圄充繻生無途路苦無控訴疾病羸羸呻吟徬  
徨吾則躬爲除棘開其罪盡吾則授藥投丸遺甘饋  
餽吾見若遠鄉失志窮鞠無恃夢寐憂病耳目無視

庸行編

卷之五 利濟類

年

濟寧堂

長途餓伯暮征迷客吾則指示生方導引自強吾則  
執飲捧食溫慰信宿吾見若恩愛睽離市子別妻強  
豪索逋胥役逮捕老幼嗷嗷鄰里囂囂吾則分餘而  
資竭蹶而持告逋而不吾見若潦倒失業居處失節  
器物傾圮言談詭譎不能前退不獲願吾則陳說  
爲勸整頓爲匡規畫爲方濟固不徒貨財也哉則濟  
以才濟以力濟以德濟以事濟以言濟以物濟以心  
凡此皆濟也濟之時義大矣哉

富貴榮華皆屬心亂起過作脫  
貧賤憂鬱皆屬心亂起過作脫

震磐先生曰今人之親黨餽遺而往來已耳今人之朋

友杯酒宴樂已耳。平時則比臆親厚人人熱腸。謂義氣一旦有事則富者匿其貲。惟恐其我貸也。勢者吝其力。惟恐其我勞也。向日之熱腸冷然如冰矣。向日之義氣弛然如韋矣。何論行道悠悠。即屬在烟黨而莫有一顧焉。縱有好善者。流祇爲建寺施僧。諷經設法之費。以微祉福。而親朋之閒。銷銖較量。抑何比也。夫人值困厄如涸澤之龍蛇。沮洳之鰕魚。前無可進。後無可退。呼天莫應。顧地無聞。父子目送。夫婦決絕。搖尾乞憐。鼓鬚待拯。倘有力者。出諸泥塗之中。

仙佛也已。

此言仙佛之救世也。蓋仙佛之救世。亦不過度我之力。用愛推恩。全人髮膚。保人父子。予人恩惠。活人性命。周人顛沛。吾即謂之英雄。謂之聖賢。謂之仙佛也已。

又曰。孔子言大聖人也。其言志云。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便見獲麟持載氣象。孟子言古大賢人也。其論治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便是民胞物與胸襟。脫天下老幼得所。聖賢之心慰。而天下

之治成矣。於戲重哉。八口之家。終日營營。求升斗之粟。丈尺之布。上以養老。下以育幼。人心如此。我意亦然。奈何豪勢之人。視老如奴僕。顧指而氣使之矣。視幼如草菅。蹂躪而摧殘之矣。苟非有天地父母之肝腸。安能致敬致愛。婉曲淡摯。以及他人之父兄子弟哉。且此真實之念。存之則仁心也。行之則仁政也。古聖先賢救世安民。用此道也。嗟今之人。堂上父母。尚不知敬。而伯叔之際。無論矣。家中子姪。尚不知愛。而鄉里之間。又無論矣。夫老不敬者。謂之賊。幼不懷者。謂之殘。殘賊之人。人多惡之。而況於天乎。況於鬼神乎。嘗見敬老之人。多獲祺壽。懷幼之人。多生子孫。予每驗之。無他。志氣所感。而應之者至也。記曰。敬老爲其近於父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敬親者。烏得不敬人之親。愛子者。烏得不愛人之子。此亦足見孝子仁人之用心也。歟。

此言敬老慈幼之用心也。蓋敬老慈幼。乃孝子仁人之用心也。歟。

又曰。孔子之言。至也。昔者君子。平於人。是日不樂。有事之日。不飲酒食肉。然此猶文也。情也。所以憫之者。有實事焉。何以言之。人情之至。莫若骨肉骨肉之

變莫若於春當是時也。死者不可復生。生者將欲及  
於彼其之子。疾首蹙額。眦眦神昏。飲食不入口。寢興  
不適。體形毀骨立。思慮成亂。衣食棺槨。賴人成之。衰  
麻辟踊。賴人扶之。聞者悽入心脾。見者慟動顏色。古  
云。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巷不歌。其斯之謂乎。帶同

鶴按。先生曰。吾聞之呂生曰。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非謂死者可救而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  
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  
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如不欲生。則思

庸行編

卷之五 利濟類

孝 潘寧堂

慮所及。雖有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  
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必爲之致  
力焉。始則致含殮以周其急。三日則供糜粥以扶其  
羸。每奠則執其器。將葬則助其事。其送柩也。少者執  
紼。長者專進。止其掩殯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  
而贈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贈焉。凡事則相焉。斯可  
謂能救矣。凡此皆禮也。言其常也。進而推之。則有少  
喪其親者。老喪其子者。中年而喪匹偶者。比肩而喪  
兄弟者。浪迹而喪他鄉者。其可憫也。尤甚於離齡之

子嬌而不諳事。弱而不勝任。俯仰枯恃。恆倚憐。蓬衣  
食提攜。必需父母。一旦罹凶。進無所恃。退無所依。此

少喪其親者之可憫也。耄耋之年。應酬必待強嗣。寒  
溫必恃健兒。承家服勞。艱老傳後。咸曰幸哉。有子如  
此也。一旦罹凶。易以慰晨昏。曷以寄身命。此老喪其  
子者之可憫也。鸞鏡合矣。鳳瑟和矣。外庭有主。中饋  
有人。慶瓜瓞。誦摩趾。方且有闢關。啾啾之樂。一旦罹  
凶。則絃絕也。釵分也。虛幌生風。孤衾照月。何其悲乎。  
此中年而喪匹偶者之可憫也。急急難。禦外侮。朝夕

庸行編

卷之五 利濟類

孝 潘寧堂

聚首。燕安同心。前行後隨。此唱彼和。至樂也。一旦罹  
凶。則雁行中。斷墳。不復吹矣。獨行踽踽。傷如之何。  
此比肩而喪兄弟者之可憫也。或羈身宦途。或寄踪  
異域。薄薪苟且安家。末技聊爲餬口。一旦罹凶。貨不  
足以歸。枵腹不能就寢。空夢斷雲山。魂飄江海。草木  
如咽。風日生悲。此浪跡而喪他鄉者之可憫也。事既  
異常。動人哀矜。不且十倍哉。苟能有心。則爲治其事。  
以襄之。糾其物以助之。慰其情以安之。凡此皆仁也。  
又其變也。夫變者。人或知憫。至若父母之喪。人生大

變乃曰天年之盡。親為罔然。何其戾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何今之人以斂葬為故事。以弔祭為儀文。主既無哀痛之心。客寧有慘淡之色。乃飲酒張樂。演劇娛賓。相習而莫知其非。此又末俗之頹風。可為浩歎者矣。謂斂葬。送死也。既會。張樂。演劇。子孫不問也。

鹿門先生曰。以危較急。其事愈迫。其情愈惛矣。夫濟人之急。力猶易也。如急在疾病。則藥餌焉耳。急則灰寒。則後事焉耳。急在饑寒。則衣食焉耳。急在婚嫁。則妝奩焉耳。他如一物之乏。一時之缺。捐貲而與之焉耳。

窮行編

卷之五 利濟類

聖 濟寧堂

所費不過數金數十金而止。慷慨者尚能為之。非必用全副之精神。畢生之才智也。嘗見忠貞之臣。有若獨君怒者。有若被讒毀者。有若遭誣罔者。誰肯批逆鱗而履虎尾乎。誠能不計利害。不避艱險。不畏眾忌。不惜財力。挺身而救之。以官商易人性命。以萬金贖人死罪。非剛腸男子而性丈夫。烏足語此。明庭之上。茲事最多。茲事最大。此立朝者所當勉也。至如鄉里之間。有無辜之禍。或為奸滑所害。或為仇敵所牽。或為富豪所陷。身人狴犴。傾及身家。罪及妻孥。苟可用

窮行編

卷之五 利濟類

聖 濟寧堂

力摩頂放踵以救之可也。又如江湖之險。山谷之峻。水火之災。兵戈之域。盜賊之場。流離之境。皆危也。或救之於未事之前。或救之於既事之後。豈非仁哉。雖然。倉卒之危。如孺子入井。人能救之。良心之所觸。不暇他有所計也。惟發於官府。見於獄訟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非全副之精神。必不能久且堅也。非畢生之才智。必不能細且周也。是故無氣者不足以救人。無膽者不足以救人。無識者不足以救人。無才者不足以救人。然人亦特患其無真至之情耳。況有真至之情。則氣可以生。膽可以生。識可以生。才於以救人。豈難哉。此又非捐一財助一物之區區。可以塞責也。故吾於斯事。甚有望於至情之人焉。發音皮上聲。狴音皮上聲。狴也。張儀先生曰。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夫曰寡。然有父外母無。受養叔伯者。有父或母居而孤寡共處者。約略其苦。大抵富家有九貧。家有六試。先言富家者。賓客離散。門庭冷落。饋送少甘。遠盼無人。苦一田園雖在。子粒難徵。親戚觀觀。宗黨侵漁。苦二。豪傑恣縱。得個通欠科派。從重分給。從輕苦三。市物誰倚。辦事就親。

庸行編

卷之五 利濟類

老 潘寧堂

饒則招忌之則莫告苦四無生息入有坐池費蠅聲  
易茲虎視常眾苦五事齊失楚甲噴乙怒行多掣肘  
言莫控訴苦六酬博誘引蕩廢貲財時事未諧人情  
不識苦七疾病自憐形影自弔處處吞聲時時忍氣  
苦八叔伯輕肥孤發羸癯勞同廝役艱苦流亡苦九  
試再言貧家者甕無宿糧厨有冷竈稱貸向誰提攜  
無賴苦一強鄰詈詬親族契濶身受推排心含荼苦  
苦二耕耘既弱擔負難勝奔走道途伺候人顏苦三  
四時窘急八節淒涼東西莫辨秋夏難支苦四外無  
依倚內有老病面熬肌瘦心灰眼穿苦五幼逐人行  
愁歸齔泣丁糧十倍給詐千方苦六嗚呼孤寡之人  
最堪憐憫仁人用心宜加矜恤強悍或凌則為伸大  
義以政之可也宗族或欺則為稱仁厚以動之可也  
貧困則周濟之可也患難則保護之可也愁苦則寬  
慰之可也等則代之可也失則救之可也過則原之  
可也利則公之可也戮則免之可也不忍之心惻惻  
真誠岳重洋深真足格上帝於九天感鬼神於三界  
豈曰小惠云哉發音離無夫也諸音攝肚也發音趨疎聞也本音徒苦榮發音而音黑

庸行編

卷之五 利濟類

美 潘寧堂

又曰天下營營然所知者利而已矣苟可以得利則為  
之耳雖罄其心損其德不顧也有人焉雖幼失怙我  
見其可矜彼以為可取也有人焉中途失天我見其  
可哀彼以為可欺也念彼情事莫如孤寡矣夫孤寡  
之人其身最弱也弱則可以圖其所欲圖其心最衆  
也衆則可以為其所欲為於是良田美室受侵占之  
苦租庸失調受詭派之苦貨財器用受騙詐之苦動  
作行事受驅虐之苦言語顏色受忤辱之苦至若貧  
而無財者或受凌身之苦富而有貴者或受逼節之  
苦窮民無告孰有如孤寡者哉於此而不動心憐憫  
反加擾害則惻隱之良絕矣嗟乎人無惻隱將與禽  
獸不遠矣人而至於禽獸其心鬼神之司有不奪其  
紀算制其衣食致其子孫設其家業者哉詩曰芻矣  
富人哀此鰥獨始謂是鰥也音治幼也音歌上聲  
天隨先生曰余親人家子孫愚者須十五六歲始能主  
持門戶其鈍必二十餘方能自立前此身為孤子襁  
褓堪哀總非可念棄梨是竟東西莫辨焚焚顧影伊  
誰救援苟家富饒猶可言也至如措災罹禍賑又塞

內無可恃之貲財。外無可倚之親戚。嗚呼孤子。何以當此。又如羈踪異地。失恃他鄉。無尺土一椽之依棲。無半面全誼之故舊。仰給何人。欲訴無門。嗚呼孤子。何以度此。凡茲苦境。日遇之而淚落。耳聽之而心傷。而況在親戚之屬。朋友之閒乎。則饑可推食。寒可解衣。一念惻隱。不可磨滅。此聖賢之至德。亦英雄之本色也。如彼有家有人者。必勸勉鼓舞。使恩養撫摩。時時顧念。苟無家無人者。亦必有之教之。男不失業。女不失歸。即己力不能。必爲區處良法。務盡己心。俾無凍餒。誠能若是。則清夜之時。幽獨之中。自有一段浩然之氣。勃勃欣欣。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如何。夫親戚朋友。尚多不忍。而況骨肉之閒乎。倘兄弟姊妹。不幸早逝。孤幼盈傷。淒慘滿目。淚觸中腸。食幾難咽。將分甘給美。憐愛提攜。又當何如耶。區區財物。忍自私焉。廿音韻。東髮如兩角。貌。釋音難。旅寓也。寄也。

史稱臣曰。語云。受人之託。必當終人之事。凡事宜然。獨託孤爲最。夫託孤一節。良非小可。人至臨危。見嬌妻幼子。牽衣號泣。當肝腸碎裂。生歎離別之時。無可奈

何。惟有思想託孤一著。從至親厚友中。默籌再四。擇素所欽服者。以身後之事託之。妻子跪拜於榻前。病人垂淚於枕上。滿腔心緒。無限衷情。口欲言而不忍言。日欲視而不忍視。哽咽許久。勉強分付。此時此際。聞者傷心。見者慘目。豈止尋常屬託哉。每見受託之人。未必盡非不當。惟患始勤終怠。多有能讀書者。雖延師而不考功課。能經營者。雖貿易而任其佚遊。或聽小人說謊。或信婦女挑唆。日淡一日。年冷一年。婚嫁漫無選擇。疾病漠不關心。鼠牙雀角。不爲籌畫。饑寒窘迫。視若罔聞。一切草草了局。觸處好好先生。不思當日丁寧於生前。屬望於歿後之謂何。乃曰升沉屬伊家得失。於我何與哉。更有陽襲託孤之名。陰行欺孤之術。千方謀奪。百計鯨吞。此又人世梟禽。天所不容。地所不載者也。余願受託者。慮始慮終。子遺孤子。無論讀書貿易。首在收束身心。禁絕匪類。更令分別男女。防閑閑閤。事事代爲閉心。時時多方開導。常如託我故人在側。至於所存資本。勿貪重利。寧就薄息。或置近便產業。或附殷實經營。待其成立。自爲掌

握。此其最要者。餘外一切瑣屑。又在因時制宜。尤非筆舌能盡。總之自問無慚。返躬不愧。可以對天地。即可以信存沒矣。雙明音。雙謂悲寒也。屬音。祝。俗作。又曰。人生在世。稍能持體。而往往鄉黨忌其饒裕。親朋怪其情薄。及至沒後。家資畢現。方知存日是虛名。未有不啻嗟歎息者。即僅有所餘。而孤嫠一室。家無生息之人。日有坐弛之費。如貧人者。絲毫難免。人貧者。未必完償。無影之首尾。以呈告恐嚇。有據之產業。而親族侵漁。或得僕昧本。頑仰抗租。即如錢糧夫差。

庸行編

卷之五 利濟類

李 濟寧堂

賈賁修葺。聽其開銷。而一碗水。如何經漏。即明知欺隱。在孤兒寡婦。故舊疎濶。骨肉涼薄。向誰控訴。善處之。不可惡待之。不能吞聲忍氣。惟有母子焚香。撫靈痛哭而已。嗟乎。聞之令人酸鼻。吾願人遇此等。無懷好利之心。大發憐憫之念。不敢望捐己資。惟求視如己事。勿過嫌。雖其難。釋其患。區區良法。指示迷津。爲人善後。即是自己論謀。此較一切功德。更上一層矣。齊音。張。杜也。同。定語。同。賁。遺也。顏壯其先生曰。匹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救性

庸行編

卷之五 利濟類

李 濟寧堂

命。所損無幾。特足衣食者。不知寒餓之苦。視爲可已。泛泛置之。菜色時。既不留意。及見病臥道塗者。又以爲危篤。不能復振。遂坐視其歿。即行道有心人。愾歎焉耳。其他則側目之。屏逐之矣。不知緣俄得病。病既不能求乞。則愈餓愈淡。此不過三四升米。調護累日。便能求赴。既能求赴。便有生意。乘其菜色將病時。早救尤妙。在富人過宿之一費。足救十命矣。師巫之一費。足救二百命矣。千金之子粒。十損一焉。歲月之衣服飲食。十奢一焉。足救千命矣。甚輕而易舉也。若得數人。共結此會。置一空屋。積草薦其中。以貯貧病者。使免風食水宿之患。則調養易愈。寒天尤急。第須得一善人以掌管之。四門有此。則天札者鮮矣。充之而四方有此。則旅魂絕稀矣。蓋人常病時。無人照管。則益一病。吹風暴露。則益二病。空乏憂危。則益三病。重以腹空衣穢。拖逐展轉。豈有再生之望哉。試設身處此。痛苦何如何。惜損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均是人耳。我輩若託生非地。便是者等樣子。幸得自足。又欲享豐席盛。爲子孫計長久。而眼前救人。一錢不捨。不



知水火盜賊病疾橫災皆能令我家業頓盡。少少福分亦是天地庇之。豈一儉吝錢癖能致然哉。一旦無常。祇供子孫酒色賭蕩之資。於是一擲足救千食者有之矣。何如積德邀庇於天之爲厚也。起音陳去聲。逐也。隨及也。史稱臣曰歲逢水旱流離滿道。仁人君子諒皆垂慈。然非虛爲歎息已也。或曰俟其有而與之。何時是有待其有也。朽已久矣。分一二口食積之亦可救饑。施一二文錢積之亦可度命。若曰善門難開。恐其不繼。密持錢米於流民往來之地。隨緣給之。老幼殘疾者加庸行編

卷之五 利濟類

李 滄寧堂

之不居名。不露相。救得一人。是一人。施得一日。是一日。囊罄則止。何慮其不繼也。更有最苦者。是久富乍貧。先貴後賤。要顧先人體面。欲立自己行止。安義命。甘凍餒。羞向人言。寧灰隱忍。有枵腹出戶。而言飽腹者。有寧如懸磔而強支持者。有外雖完衣。而廩無鼠粟者。因此之故。當身而困恤其醜。重貨而不顧其他。噫嘻。勸哉。邇歲由來。非得已也。然經年累月。心血耗盡。毫髮枯焦。肌膚消瘦。言語顛倒。至親鄰之而不與之爲伍。厚友厭之而不與之立談。垂首喪氣。抑鬱窮

年年求者。遷延歲月。命短者。汨沒淪亡。聞見者。莫不委之於生。大數豈知皆由手內無錢所致哉。仁人君子。或聞或見。遇有此等。隨意餽贈。作法周恤。今人建寺燒香。自謂功德無量。不建寺。佛未必露處。不燒香。佛未必饑餓。使暫移此用。佛必大加歡悅。福報當百倍矣。若視此數者。泛泛目之。不加體貼。豈非一生與世毫無所補。隙駒易過。方便不行。一朝長寢。如入寶山空回。羞見閻羅天子也。啓音慶。通作聲。聚聲。並盡也。左傳作聲。又曰。俗有借娶不借嫁。借歟。不借生之說。其吉凶微應庸行編

卷之五 利濟類

李 滄寧堂

不知出自何書。夫借娶者。非因作宦路過。卽係經商遠投。人皆樂於借之。至於借歟者。非宗族無歸。卽親友暫寓。初則延醫調治。旣而服藥無靈。其歟也。事出意外。然亦無可奈何。因思借娶借嫁。借歟借生。均屬周旋利濟之舉。借娶猶有多日。借嫁不過一時。借歟尚可通融。借生有何不可。即夫旣可借娶。卽可借嫁。旣可借歟。何獨不可借生。在有餘者。不借或可。另圖不足者。豈不令其無告乎。願達人義士。當直行我道。切勿泥此無稽之俗說也。泥去聲。

又曰。人有患難困苦。貧乏喪葬之事。而其人或朴訥懷愧。不能告於人者。或體面自愛。不肯告於人者。我雖拮据。亦當隨分周助。若其人本非貧乏。而以干謁爲事。遍投富貴之門。有所得則爲己能。無所得則爲仇怨。當以不恤。不顧待之。不必割吾之不敢用。以資彼之浪用耳。

親友婚喪之事。有窘乏者。能隨力相助。方可代籌豐儉。若於事毫無所補。而徒用關切虛言。似可不必。應云。予寒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病弗能遺。不問其所欲。庸行編 卷之五 利濟類 奎 濟寧堂 此之謂也。

親故有困窘相求。量情量力。曲加周給。不必云借。借則或不能償。在人爲負欠。在己或責望者有之。如力量實不能應。當直告以故。切莫含糊。致悞大事。

疎族窮親。無所歸代爲贍養。乃盛德事。若視同奴隸。全不禮貌。反傷元氣。

靈璧先生曰。吾嘗欲設一義廩。匣有社長。擇端方寡欲。而有宿望者。爲之長。統十人。十人又各統十人。每月人各輸義貲一錢。統長受而納諸社長。社長收而藏。

諸匣一月計積銀十兩。一歲計積銀一百二十兩。若好義而信心者多。則廣爲二匣三匣可也。以其貲爲施藥。施棺。施茶。施襖。助饗。成婚。救貧。拔災。養老。慈幼。矜孤。恤寡。孤客。難旅之功。德出入書諸冊。歲終一考。覈嗚呼大哉。吾時時欲濟人。而不得不假諸人世之財。吾將誰告哉。則亦存吾虛願而已。倘諸善士。聞而同任之。則幸矣。

又曰。昔朱子晦菴有社倉之法。春散而秋收之。貧民賴焉。夫貧民之苦。春貸而秋倍償之。償之而室空。於是庸行編 卷之五 利濟類 奎 濟寧堂

又貸焉。累積數年。而妻與子非其有矣。傷哉貧也。安得鄉先生者。主社倉。積穀四五百石。春散秋收。民無倍償之苦。而其本仍在焉。嗚呼。今富家豈無有閒置百金者。苟行社倉。百金仍在。而可造無窮之福利。何其仁哉。

鹿門先生曰。人生在世。幸得富貴。若扶持得幾箇貧寒士。救濟得幾箇患難人。彼之感我。如同父母。中懷傾倒。浸入肝脾。何幸而得人心如此哉。此事之最樂而莫可加者也。若用入歌妓之院。綺席之閒。則相去不

啻千萬矣。音起音讀若低止也。通作翅。

碧雲子曰。八口之家。家累千金。可謂豐矣。使子孫世守此。亦云幸甚。其有羨餘。便當作功德。勤施濟。此所謂不盡之藏。藏於天者也。蓋積多者。子孫輕視之。輕視則浪用。浪用則易竭。積少者。子孫慎守之。慎守則儉用。儉用則弗耗。理固然也。今人造家。惟恐積少。不足給子孫之用。有至數萬金而不休者。遂使爲子孫者。心滿意盈。往往淫奢靡費。易代而衰。雖累萬萬矣。益哉。甚矣多藏好積之愚也。羨音延去聲。餘也。

庸行編

卷之五 利濟類

宋 唐寧堂

行方便事。不論大小。卽當路一甌一石。及瓜皮等項。礙人行走。去之亦係善事。如弊魚放子。更易爲力。

可以一出而振人之危。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爲退避也。但固以爲利。則市道矣。

排難解紛。實行門中第一義。能以言語和人骨肉。見人排闥問一語。解釋其福無量。

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當語之曰。天下事未有是全在我。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但念自己一箇不是。卽吾之氣平。但說自己一箇不是。卽人之氣亦平。

荷龍圖曰。虛願無常。須求其實。如還遺金。拒奔女。救性命。濟孤貧。救患難。賑饑饉。乃爲積善之實際乎。又其

大則法制焉。造萬民之命。謀猷焉。視百世之福。輪濟焉。解億兆之危。乃爲達善之實際乎。第此殊不易辦。且不易遭。或限於勢。訓於力。殫於能。蓋萬鮮一就矣。茲有捷取法在。不假勢力。不借才能。而所就有加於達之之實際者。人亦有一轉念而旋取其美乎。此玄修也。妙詣也。亦曰。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而已。

庸行編

卷之五 利濟類

宋 唐寧堂

君子能扶人之危。周人之急。固是美事。能不自談。益善矣。

臨事有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凡作事。第一念。爲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人籌算。若彼此兩利。或於己利。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利己十九。損人十一。卽須躊躇。若人已利害正半。便宜輟足。況利全在己。害全在人者乎。至於損己利人。尤上上人事。願同志共圖之。

庸行編卷之五終

庸行編卷之六

析津牟允中叔庸父輯

上黨尚詮源化村父梓

體恤類

靈壁先生曰。仁者無不愛。凡愛人愛物。皆愛也。故有病。瘵切身之仁。有萬物一體之慈。在上則人咸戴焉。在下則人咸親焉。此之謂盛德。苟己邈而不念人勞。己安而不思人苦。人方用力而不知體恤。逼之以限期。督之以嚴法。施威設計。全不寬假。暑雨寒雪。饑饉疲

庸行編

卷之六 體恤類

一 濟寧堂

德。置諸罔聞。唯以取速邀功。苛虐爲策。使人之爲我用者。筋力無餘焉。何其忍乎。大抵此輩。多出於躁急之性。狂暴之氣。疾威過常。不近人情。所以然也。人誰不好逸而惡勞。厭苦而樂安。其以力爲我用者。不得已也。烏可過用其力。而不加體恤哉。彼施設百姓者。病天下施設貧賤者。病鄰里施設畜生者。病物類。皆忍也。是以君子不爲也。易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其斯之謂乎。病音通。痛也。與。例。通。衆音。關。病也。傷音敗。能傷也。鶴按先生曰。常人惜力之心。與惜財之心。一也。財竭則

傷家力竭則傷身。此怨之所由起也。古者不竭民財。

所以養天下也。不竭民力。所以安天下也。故於用人力時。常留餘不盡之意。而後天下得受其安養之福。是以久無所怨。而用人之力者。其心亦得以自全。而無歉。不然。用人之力矣。而人之情已苦楚。志已悵快。乃更於力之上。施設布置。或一事未終。而復興一事。喘息未定。而旋爲揮使。筋骨難支。而猶督責嗟乎。人不堪命。不有小致疾病。太致於公者乎。夫下民不能無征徭差遣也。僕厮不能無動作使令也。馬牛不能無負重致遠也。但當念其勞苦。重其性命。不以輕賤相視。而殘虐之。則忠厚之至也。

庸行編

卷之六 體恤類

二 濟寧堂

靈壁先生曰。君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推己及物。如一身之於四肢。其疾病安危。無不恤也。禮運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此大同之風。君子之所願也。洎乎末世。大

道既懸。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競情日起。忌心日生。富欲其自豐。名欲其獨享。境欲其己順。情欲其我適。故與人共富貴。則願其不久。與人共功名。則願其不成。與人共事境。則願其不遂。與人共安樂。則願其不享。於是有財將得者沮之。名將成者毀之。事將就者敗之。情將諧者離之。必欲己富人貧。己貴人賤。己成人敗。己順人逆。己樂人苦。己安人危。而後快焉。此何心哉。夫以媚嫉一念。而爲刻忌如此。豈人也哉。我聞古之君子。有恤人之失者矣。其仁可師也。有救人之失者矣。其義可師也。有觀人之失。以爲己鑒者矣。其智可師也。有值人之失。而不忍傷者矣。其禮可師也。此皆忠厚之道也。媚嫉之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其究也。人未忍失。而已先失矣。身窮名喪。困塞抑鬱。爲天下笑。亦可悲矣。陸宣公曰。與眾同欲。靡不興。違眾自下。亦不可也。陸宣公曰。與眾同欲。靡不興。違眾自下。亦不可也。用辟不費。斯言具有道乎。且其意及也。

又曰。爲善之士。必先審人情。念及乎人情。行事未有不善者也。故上士忘我。中士體人。下士私身。忘我者。聖體人者賢。私身者愚。夫險阻艱難。人所惡也。但願

安遷人所願也。疾病夭扎。人所惡也。壽考維祺。人所願也。禍患災眚。人所惡也。吉祥休美。人所願也。兵戈刑獄。人所惡也。飲食燕樂。人所願也。故君子在上。則推行不忍之政。或安一方。或安天下。勞其身而弗恤。不敢自享逸豫也。在下。則推行不忍之心。或安宗親。或安鄉黨。竭其力而弗憚。不敢自居娛快也。此恕道也。如是而後謂之善也。無如愚者私身。身苟可榮。雖爾人之身。不念也。家苟可肥。雖傾人之家。不顧也。名苟可襲。雖敗人之名。不惜也。財苟可得。雖殞人之命。不忌也。禍苟可免。雖嫁人之禍。不計也。又或身作非爲。恐人之發其秘也。而陰除之。自居下流。恐人之伺其短也。而密覆之。自當寵利。恐人之奪其榮也。而中傷之。險亦甚矣。方其設機巧。用奇譎之時。或有暫遂所欲者。轉眼卽爲天奪。而暗暗之中。更爲鬼神所愚弄焉。或奇計施矣。害不及人。而反及乎身。或巧阱掘矣。禍不害人。而反陷乎己。轉移變動。莫可測度。可不畏哉。

通音奇吉祥也。與福義通音。音生上聲。微傷也。

又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而況於人

乎。夫大辟之人。雖罪當誅。殺其一段畏死之念。亦有可憫者。是故大禹泣罪人。于公斷死刑。每執丹筆而涕泣。無他不忍之至也。嘗見罪人就死。色枯然如土。心躍然如鹿。足曳然如石。貌兀然如偶。詞吃然如噎。穀觶在前。酸楚滿目。我懷惻然。豈暇計其惡行哉。若是時也。猶怒之不休。曾無惻隱矜憐之意。則其方寸之內。必有至刻至驚處。其心可問乎。或曰。惡人受誅。怒之何傷。然而忍矣。仁者不為也。路溫舒曰。囚者不可復生。何用心之仁恕乎。辟音壁。刑也。吃音乞。言難也。噎音謁。喉閉塞貌。

又曰。夫以利天下為心者。君子之恕也。惟其恕。是以不敢困人也。一人之身。用兼百物。陸則資車。水則資舟。雨則資蓋。盛則資筐。人之於物。豈有窮哉。如農民有農民之器物。百工有百工之器物。商賈有商賈之器物。儒士有儒士之器物。日用尋常之具。有之則克濟。缺之則無措。不可廢也。故贈賂者。所以行其愛。假借者。所以通其乏。皆利濟之道也。而心促意刻者。不然也。用人之物。不如其用已物也。愛惜之心少。而賤廢之意多。往往致損壞焉。存心不恕。制行不良。為人所

惡矣。而況懷詭心。蓄私忌。暗行陰惡。損人器物哉。然損人器物。人能複製。自損心德。誰其為補。不亦惑乎。

又曰。飲食者。養生之物也。潔則養人。穢則傷生。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惡其不潔也。養生之家。夏不食經宿物。亦此意也。嘗見人家。以污穢可棄之物。或給奴婢。或餽乞丐。是以人等諸犬豕也。用意不恕。推心不平。反諸萬物一體之懷。其心必有蹙然難安者。故修善之士。無微不慎。雖一飲一食。罔敢欺人。殊形同視。而仁不可勝用矣。古云。解衣衣人。推食食人。庶幾其為有德乎。可音蓋。求也。衣之食之。并去聲。

又曰。御下者。未可全用威勢也。官之使隸。主之使僕。有道存焉。道之恩威。即事之損益也。上推己而恤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由此觀之。而使隸與僕者。誠非暴悍之所宜也。平時則假之以辭色。作事則寬之以期限。驅役則準之以人情。是仁恕之道也。抑思彼之身體髮膚。豈異於我之身體髮膚乎。彼之羞惡廉耻。豈異於我之羞惡廉耻乎。彼之思安厭

勞豈異於我之思安厭勞乎如責以不情之言加以難堪之事欲其下順受而無怨何可得哉故官之使隸法必不可假而情則有可原者奸必不可容而耻則有可養者若主之使僕又非同日可語者焉分雖當嚴也而恩德亦宜推力雖所用也而甘苦亦宜恤如專以威勢臨之怒罵隨之督責楚之則已德日損下心日離此以不仁施彼以不義應必然之理也而況殘酷居心者必為鬼神所弗容哉昔者劉寬肉羹汚朝衣而尚曰羹爛汝手乎何仁厚之至歟

庸行編

卷之六

體恤類

七

潘寧堂

川庵先生曰世間富貴之子惟知任適己意不識人情苦樂其能恕以及人者蓋亦鮮矣而奴僕下人屈於勢分誰知優恤者哉顏氏曰家長臨虐奴婢楚苦堪憐且渠亦人子所少於我者惟錢耳以乏財之故甫七八歲即離父母委身主人業已顧指氣使惟吾命矣又從而殘虐之饑寒之調閉之使其窮愁痛泣無所控訴令我身當此將何如哉每見婦女虐婢有炮烙拶割之刑多起於妒根誰使之縱之則丈夫亦不得辭其責矣又有驕貴子弟粗豪勢家專以無道加

人雖妻妾猶不堪受貧人爲債所窘一貧男女其中求出不得超生無路名爲入生地獄吁可言哉可言哉不思一般出世我得如此彼竟若彼是何業債是何因緣倘我投入窮胎得不有此光景耶設身處地試一受之袁氏曰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違背得便且閒又性多忌屬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爲是又性多狠輕於應對不識分寸凡爲家長者於使令之際宜寬以處之省其強怒如此則僕婢可以免罪主人胸中亦大快矣

庸行編

卷之六

體恤類

八

潘寧堂

至於頑暴不善之人宜善遣之若過於嚴刻此輩或挾怨爲惡有不可言者矣觀二君子之言惠心古道漢仁厚德直爲萬世之範若能以此語常常訓戒子孫培植家道豈有不膺遐福者哉銅音故重繁也史播臣曰主之禦僕固有案法法應杜責榜音條指刑也常即處分不可憤憤作不了語恐愚人危懼致有他端更當原情體恤少者憫其智短老者惜其力衰所犯罪輕以家法處之可也若所犯罪重當鳴之官長治以國法如果奸頑狡詐明知故爲者惟驅之爲上策不必結怨

也。近有少年子弟。驕恣婦女。無論所犯輕重。不分男女。時忿怒。輒以國法。施之家庭。僕婢因而致命。遂起禍端。雖悔無及矣。故嚴其責罰。要略使覽者知所慎焉。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已打過。不打。婦人非犯重務。不打。婦人胎前產後。即犯重務。不打。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隨行遠路。勿就打。人跑來喘息。勿就打。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且緩打。我不見真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朔望忌諱。不可打。佳晨令節。不可打。嚴

府行編

卷之六

體恤類

九

清寧堂

寒酷暑不可打。人方傷心不可打。禁亂打。禁重杖打。禁從下腿彎打。禁昨日打過今日又打。

靈璧先生曰。天下耻焉而不可忍。避焉而不可為者。奴婢是也。其所以取之避之者。為其賤耳。然則為之也。非不得已矣。亟加憐憫。勿故作輕賤。斯為長厚焉。豈可以窮困之人。因我欲用之。而以勢力壓服。使為我役哉。玄帝垂訓曰。推人與扶人。都是一般手。人宜審所從矣。

鹿門先生曰。卷之良而可壓。以為賤者。有四焉。其一良

民而驟窮者也。其一仕宦而流落者也。其一賈客而飄泊者也。其一有罪而散沒者也。若遇此等不動慈懷。出金浪買。置為婢妾。蓄為奴僕。汚辱其身。呼喝為用。不義甚矣。仁人見此。矜惜感傷。陷溺者贖焉。無依者養焉。擇配而成之。培植而扶之。是為義舉。此陰德之最大者。感格神靈。其應如響。有積善之志者。敏勉焉可矣。

府行編

卷之六

體恤類

十

清寧堂

明空子曰。今世有一等人家。收養穉女。粧飾艷靚。多得財帛。便即嫁去。往往流入青樓。身為娼妓。受無邊苦惱。所謂烟花地獄也。坑陷子女。非禽獸之心乎。冤慘之事。鬼誅神擊。豈能免乎哉。有世道之責者。烏可不為嚴禁耶。說音請去聲。女容扮白黛黑也。

史稽臣曰。男女人之大欲。所存夫婦。人之大倫所係。不以尊卑貴賤而有差別也。每見富家大室。使用婢女。有年及三四十而未嫁者。甚至禁錮終身。髮白齒落。而未經適人者。是陰陽之道。夫婦大倫。竟廢之也。蓋主人喜用無夫之女。便於出入房幃。恐一經配合。即分事主之勤。以修愛夫之好。是以日復一日。年復



一年。不覺老之將至。及其老也。欲行婚配。又無樂受之人。所以子處一生。未絕于歸。職此故也。相沿成習。誰肯矜憐。試問呼奴使婢之家。以心忖量。親生兒女。必皇皇及時擇配。望其生育。自家妻妾。必圖好合。如鼓瑟琴。彼婢女。亦人子也。何不少加體恤乎。嗟嗟。畜一牛羊犬豕。尚思爲雄覓雌。移牝就牡。而獨使婢子孤老無後。不亦大傷陰騭哉。化音類上聲。畜母也。壯音藏。畜父也。

庸言編

卷之六

體恤類

二

體恤類

又曰。常見人家婢女。自幼服役勤勞。已非一日。及至長成。稍有姿容者。復收入房幃。始用其力。繼用其身。疲之報効於我者。亦云苦矣。往往又厭常舊。新不念平昔之功。或遣嫁。或轉賣。不問彼家寬嚴。惟圖身價豐厚。在買者既出重資。決非匹配。仍舊使用。一身苦樂。悉委於人。婢雖有身而不能由。有口而不能訴。是婢之服役於人者。與牛馬相同。而人之報施於婢者。殆牛馬弗若。蓋牛馬人用其力。或憐其老而放生之。或憫其久而埋瘞之。孰意是婢也。竟無過而問之者。鬱鬱此心。誰爲之語。更可異者。多有不肖子孫。自己家業蕩盡。捐索奴僕。呈告威逼。甚至勢不能支。捐生以

避。及厥後僕家告控。極力彌縫。愈至窘迫。不獨不得被財。且破其家矣。嗟乎。雖僕婢可負。其如天理難欺。何。惟推恩體恤者。斷不如是耳。塞音意。埋也。藏也。佛言。一切世人。視其奴僕。當有五事。一者。先用知其饑渴寒暑。然後驅使。二者。有病當爲醫治。三者。不得妄用鞭撻。當問虛實。然後責治。可恕者恕。不可恕者。訓治之。四者。若有纖小私財。不得奪之。五者。給與物件。當令平等。勿得偏曲。夫此五事。御下者能體之。斯思威益濟也。

庸言編

卷之六

體恤類

三

體恤類

余延醫治病。常有大家僕厮。勞瘁就醫。問其病由。乃爲跟隨主人。馬後跑急。吐血所致。嗟乎。人力焉能同獸力。兩足焉能追四足。所謂騎馬不知步行之難也。愚意遊覽登臨。當緩轡徐行。如屬要務。僕役亦當與之乘騎。若不加憐恤。不獨吐血爲然。卽飢餓過飽。奔馳太急。亦有性命之憂也。主人赴席。淺堂密室。擁裘圍爐。倚翠偎紅。淺斟低唱。而僕從曲促簷下。及酒闌筵散。跨馬登輿之際。呼應稍遲。卽責其畏寒如此。真不近人情至矣。富貴豈能久

長哉。如之何弗思。

人有貴賤。口無尊卑。常揆童婢偷嘴。多因饑餓所使。至於甘美之物。目可得而視。鼻可得而嗅。口不可得而嘗。此皆主人不遺杯盤餘瀝。以至於此。除不加體貼。反用鞭朴。是無恕心之人也。昔者曾子養親。食畢將徹。必問餘者與誰。雖屬順親之道。亦以與人爲念也。生子自乳爲安。或因無乳而覓乳婦。或因兒女多而覓乳婦。乳婦必擇端正之人。其子性行多類之也。蓋彼因貧。故不得已。拋棄己子。乳哺我子。我當加意體恤。

庸行錄

卷之六

體恤類

主 潘寧堂

支給固宜從豐。伊子務令得所。庶幾與心相安。乳婦亦須時加隄防。不可令彼抱往街鄰。與鄰媼往來。倍加謹絕。媼音渙。女老側也。

陸梭山先生曰。人家耕種。多出於佃人之力。因嘗以佃人爲重。東作之時。有所假貸。少取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有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容子弟僕輩。私有所擾。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意。親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俯仰俱有所取。

資矣。

史稽臣曰。耕種佃戶。雖有主佃之分。實有彼此之賴。如一般田地。而有肥磽之異。蓋因佃戶無力研運。獲刈僅足完租。主人但知有租。亦不他問。日復一日。遂成瘠產。又如一般佃戶。種此家田地。則窘乏。種彼家田地。則饒裕。蓋因主人寬厚。度豐量歉。使以時。援以急。久之自可盈餘。在主人重價置產。丁糧徭賦。種籽修葺。所費實繁。而佃戶舉室辛勤。血汗耕耘。手足胼胝。其苦不少。常見凌虐佃戶者。開口打罵。動輒呈告。甚

庸行錄

卷之六

體恤類

主 潘寧堂

至不論豐歉。滾砌準折。如此佃人能安堵。田地能膏腴乎。至於祖父遺畱老佃。不獨凡事寬容。更當加以禮貌。其中損益甚多。又在達者處之。佃音殿。代耕農也。研音。碾也。行同。極盡其力也。人止知耕種之苦。不知炊煮之難。如有餘之家。人口眾多。日食何止三餐。爨烟至晚不斷。獨彼庖人。躬任其勞。竟無寧暑。時當酷暑。茶水愈多。炙博薰蒸。汗如雨下。刻時供筭。難偷一瞬之涼。較鋤禾農夫。爐邊鐵匠。苦更過之。及至隆冬。敲冰汲水。淘米洗菜。滲入心骨。享用子弟。勿視囊食之易。當憐服役之勞。

周急恤貧。仁者之事。然施與緩急間。不可不致審也。每見有餘之家。於歲底時。一切度歲之具。自己必欲早辦齊備。至於日用舖帳。及僕從工食。并親友補助。必捱至除夕。方付給與。不思此日銀錢到手。市物闌殘。非貴則缺。衣履袍帽。從何置辦。此中微情隱苦。有不能盡述者。猶之與人也。何不推己之心。而急其所急乎。

人因困乏。或欠人貲財。或借人衣物。一時無償。人即呼為壞人。若赴訴求寬。則惡其巧言善辨。若視面無言。

庸行編

卷之六 體恤類

五 濟寧堂

又嫌其默訥柔奸。總之欠字壓人頭。不知何者可當人意。蓋良心信行。人皆有之。其中果有境遇艱難。無計設法。未免輾轉推諉者。何可遂以為無良耶。俗云。人人說我無行止。到你無錢便得知。若甘心設騙。不顧廉耻者。則不可一概論也。

僧道尼姑。豈盡欲成佛作祖。而為之歟。詢其出家緣故。多係不得已也。今有人見之。除不加施濟。反惡其為閑逸之人。似不近情。試思自己豈無宗族親友。或因鰥寡孤獨。或因身無著落。借此以延歲月者乎。若非

藉此餬口於四方。誰肯畱之膳養。想到此處。還該起些善念。

娼妓最苦。見之者當生憐憫心。常因隔船失起坐。隔席未逢迎。遂打罵呈告。以快其憤。不思人至娼妓。卑賤極矣。我即處之盡情。不過得志於若輩耳。何足為榮。置產者。即非有餘。尚在順境。棄業者。事非得已。不足可知。每見居中之人。於成交時。往往迎合買主。搜剔刁難刻削。棄產之家。因在急需。隱忍從命。日後不免無言殊非貽謀之計。至於契書。宜加意斟酌。價目一切。

庸行編

卷之六 體恤類

六 濟寧堂

當以厚道待人。俗說金子買用金子在。揀批依舊換揀批。詩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批音從。揀屬。老者不以筋骨為禮。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親友見訪。有欲言不言之意。此必有不得已事。欲求我而難於啓齒者。我便當揣其意而先問之。力之所能。不可推諉。

古云。男兒志在四方。當立不朽之業。豈可守著妻子。了却一生。有經商十數年。而不一歸者。甚有數十年不

歸而親妻老者。藉口志在四方。實則天下之負心人。大忍人也。

人處順境。不獨凡事易於爲力。且無往不以爲是。譬如順境之人赴席。偶爾來早。主家卽喜其周旋。設或到遲。又必代原其事。完逆境者則不然。早則主人追陪懈怠。遲則厭其故意延捱。世態炎涼。人情薄惡。往往如此。願處順境者。遇親友慶弔諸事。不必拘曾有禮節往來與否。卽宜舉行。若彼相招宴會。務簡略僕從。撥冗必到。至歲朝賀節。亦不必候彼先拜而再施。總庸行編

卷之六

體恤類

七

潘寧堂

宜體貼逆境之人。夫逆境之人。遇邀飲而不至者。當原其或慚衣履之不整。或慮齒長而僭坐。或防風雨驟至。途次泥濘。或恐席遲夜歸。路無燈火。甚至主人興闕。有戒辭欲眼君且去之意。此景更覺難當。至於禮節缺典之處。又當原其厚則置辦無力。薄則取厭於人。過拜往不先之由。更當體其乏執帖之童子。惜拒絕之閨人。且恐他人責以多事。可見處逆境者。一舉一動。溪費躊躇如此。淳音寧上聲。泥音滑也。

處順境者。固當體貼逆境親友在處逆境者。亦必自重。

品衍。常見宴會之間。有人以率真不羈。自居狎人廣眾之中。揀擇精粗。箸無停刻。錯雜淋漓。食杯盞坐。甚則逞酒躁亂。袖籠果物。畢諸醜態。傷觀亦覺不安。主人焉有不厭。辱亦自取。豈盡主人之罪耶。惟自愛其鼎可也。

巡更守夜。所以防盜也。雖貧富之家。均有關係。畢竟富者爲重。近見有餘之家。重門高戶。安眠穩睡。反令市肆小戶。鳴鑼敲梆。獨不思小戶人家。竈在床頭。子然一身。所守何物。然則賊偷人乎。譬如百家之中。思

庸行編

卷之六

體恤類

八

潘寧堂

人守夜。十日止輪一次。一次止用一人。而有餘之家。卽不令僕從親往。或當僱募更夫。不過數分之費。何故吝此些須。獨苦窮人。於心安乎。已上皆指臣語。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底痛癢。當少壯之時。要念衰老底辛酸。居安樂之場。當體患難底景況。處旁觀之地。要知局內人苦心。

有濟人心者。知人困。有愛人心者。知人需。知人困。無乎不恤也。知人需。無乎不念也。無乎不恤。則仁也。厚也。慈悲也。無乎不念。則恕也。薄也。平等也。

思義類

靈壁先生曰。人生於世。終日營營。半爲衣食之計。勢必不能袖手兀坐。一無所取也。故聖人不禁人取利。而唯教人以守正。誠恐好利心動。則邪謀百出。諸惡之事。悉以成焉。夫利可待。而不可謀。可受。而不可貪。可以道得。而不可姦奪。命之富者。利自來。命之窮者。利不就。謀利雖人。而予利則天也。顧俗人不知此理。以爲習巧者富之器。用詐者富之術。不由正道。務入邪竇。或犯國禁。而不憚。或干天怒。而不懼。或喪良心。而

庸行編

卷之六

思義類

尤

潘寧堂

不顧。或害平人而不恤。或敗人紀而不問。種種姦計。不能殫述。當其得利時。未嘗不喜其術之工也。轉盼之間。刑法加身。所積破散。命絕家亡。噬臍之悔。亦何及焉。夫利之可以生人者。以其正也。利之可以死人者。以其邪也。金邊有戈。禾邊有刀。故君子遠利避害。不貪爲寶。所以安身而立命也。呂刑曰。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其斯之謂歟。盼音舉去聲。噬音誓。鴟音鴟。義音義。姦音姦。宄音狡。奪音奪。攘音攘。矯音矯。虔音虔。又曰。人生於世。汎焉若寄。苟無饑寒。足以適性。而養命亦可已矣。焉用貪爲哉。夫挾百金者。中家也。挾千金

庸行編

卷之六

思義類

尤

潘寧堂

者。上家也。中家免饑寒。上家樂膏腴。隨乎分之所至。而無過望焉。則可以杜邪機而生善心矣。張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不至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此真可謂知足者矣。若中懷奢望。好貨無厭。有盈箚之帛。而心如憂寒也。有充室之金。而心如憂饑也。即使其有銅山之富。太倉之粟。田園遍天下。而猶不能滿其欲。日夜焦勞。算無寧刻。祇爲一點貪心。造出無端罪惡。一旦無常。萬般將不去。惟有孽隨身。田園萬頃。徒供兒女之爭。金寶千箱。終作街坊之市。亦可哀矣。夫室可以蔽風雨。衣可以禦寒冷。食可以療饑餓。人生足矣。奚以多爲哉。人其厚於積德。而無務厚於積貨也。又曰。餓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游魚沈淵。悠然自息。投餌於流。競鱗而起。是故利者。人之芻與餌也。當其未見利之時。言讓。則以叔身自期矣。言廉。則以原思自許矣。言弗受。則以子罕自待矣。言弗取。則以管寧自視矣。及乎見利。惟恐已取之不多。而人或分之也。非真狷介者。烏能推多取少哉。夫世之

所重者名與利也。名為上。利次之。子產曰。儻聞君子非無助之患。而無令名之難。令名。德之與也。有德則樂。樂則能久。故與其以名而得利。曷若舍利而全名。且天下傷風害禮。莫大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人之所以敗名喪節者。大抵皆貪利之故也。心既好利。非枉己邪道。不足以取之。己枉則辱。道邪則污。行一污辱。而天惡人厭。禍且至矣。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可不戒哉。廢音拔。馬舍也。

庸行編

卷之六

思義類

圭

瀾寧堂

顏壯其先生曰。居官之人。業自詩書禮樂中來。豈不知廉潔足尚。第習見夫營官還債。餽遺薦拔。非此不行。初猶染指。而積久日滋。性情已為芬羶所中矣。且人心何厭。至百金。則思千金。至千金。必思萬金。又甚則權勢薰赫。財帛充棟。已積為陳朽。而猶未足也。旁觀莫不笑之。而當身者不知。蓋實有錢癖焉。大都為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痴豪。十第而滅門。多少清白窮淡而發跡。矧福祿有數。多得不義之財。甯免債與子孫償。非所云福也。至於立廟祀。贍宗族。救窮親。固是美事。然有欲速盡美之心。則悖入必甚。何如積德凝

祥。官久自富之為綿遠哉。芬音分。馨香也。音肩平聲。又同聲。

凡居官嗜酒嗜淫嗜殺。皆起於嗜財嗜財之病。皆起於

縱意成習。習已成時。肝腸為換。捨死以徇。不自管其

有用無用也。有初筮仕時。猶能矜持。至老境却低回

就之者。即緣漸漸以官為家。以財為性命耳。然殊勝

於一入榮廳。便帶鋤頭耨鉢來也。應音武。厚也。美也。音音本。盛種蒲器。

凡受賂則必酷。彼以為不打。則羣情不驚。貨賄不來也。

受賂則必橫。彼以為不顛倒曲直。則理勝於權。人有

所持以無恐也。受賂則必護近習。通意旨。彼以為不

庸行編

卷之六

思義類

圭

瀾寧堂

虎噬成羣。則威令不重。不曲庇私人。則過付無託。且短長既為所挾。肝腸陰有所屈也。一貪生百酷。一酷吏又生百爪牙。吁。民幾何而不窮且盜哉。最難堪者。得強劫之獄。亦為賣放。受枉法之賕。轉而樹威。奪小可鋪行之貨。執微骨窮獨之刑。至於官爵愈大。統轄愈眾。一人受賄。則千人悅法。十人弄法。則萬人作偏。如元載之胡椒八百石。賈似道之糖霜八十甓。夫固已亂天下矣。然其積蓄亦安在哉。賕音求。以財謝枉法也。說音委。屈曲也。夫官長豈第以清白自了哉。又當禁下僚下吏下役之

貪何也。官長耳目有限。其事全操之公門中人。卽如  
常常比較。時時刑罰。其開貧而遭累。冤而負罪。愚而  
被欺。弱而受制。呼天控地。無可告訴。惟公門中人。下  
接民隱。上通官情。艱苦孤危之時。扶持一分。勝他人  
方便十分。寬假一次。勝他人方便十次。若能釋貧解  
冤。救愚扶弱。無乘危索騙。無因賄賂打。無知情故枉。  
無舞文亂法。則一日閒。可行十數善事。積之三年。有  
數萬善。人當困阨。誰不知感。神明三尺。寧無保佑。自  
然吉慶日至。子孫昌盛。如其不然。怨毒之財。得亦非

庸行編

卷之六

思義類

圭

潛寧堂

福也。又有窮人。無財可騙。從而酷刑。徒損陰陽。積怨  
何爲。無論古昔。卽今豪傑之士。潛身衙門中者。亦時  
祭孤修齋。收養憫憫。亦有親老家貧。求財養贍。盡是  
好心。好人。誰非孝子慈父。但恐視財太重。或乃陰譴  
非輕。何如酌用。可存心方便。稍貶虎威。莫肆狼毒。  
命裏有時終須有。享福後來必長久。乎中有善信妙  
人。能以此意。化導同儕。功德尤無量也。憫憫音讀。憫  
頂也。首骨也。  
夫爲公役者。慣打文罔。習鞭撻。如人業屠相似。積久殺  
機日盛。生意日微矣。故有初入衙門。猶有心存老年

猾賊。并忘前性。又有自己尚是好人。大眾一攻。竟墜  
惡道者。故術不可不慎也。其斷惡甚者。狐假虎威。自  
謂豪傑。作奸慣責。爭誇膽智。而不知造惡造業。子孫  
受之。來生償之。亦何益乎。休論其遠。卽觀耳目前害  
人過多。索騙過甚。爲邑民共側目者。有誰不罹憲網  
哉。閒有持齋誦經。以贖前罪。固亦良心之萌。可解一  
二。然恃此謂過惡可贖。肆行不顧。則非也。得財不義。  
布施無益。且懺罪而復造罪。則益重焉。何如就此作  
方便。寬貧窮。救冤苦。人知其忠厚長者。則倚仗必多。

庸行編

卷之六

思義類

圭

潛寧堂

得財亦裕矣。近有公憲。遠有冥責。思之。思之。音滑。思惡也。  
鶴松先生曰。經營貿易。列肆陳貨者。自謂將本求利。無  
害於義之爲也。誠能秉公道。從信實。心之存也。童叟  
無欺。價之行也。多寡無飾。貨之出也。眞廣無亂。以此  
取利。斯無害於義矣。而市人不然。朴魯之人。則欺之。  
鄉野之夫。則誑之。無識者。未諳者。則給之。價任其低  
昂。貨任其變亂。輕重長短。精粗美惡。混淆錯雜。使人  
莫辨。而一以虛詐誣罔。騁奸心於其內。舉世茫茫。莫  
知其非。嗟乎。公平交易之地。變而爲藏奸蓄惡之場。

良可歎哉。夫將本求利。其利自有應得之數。何必僞昂變亂。混淆錯雜。以為欺人之事乎。而市井之徒。務為奸詐。利心橫衷。天良泯沒。妝頭蓋面。巧語花言。既炫其耳目。又亂其心思。顛倒旅人。或迷顧客。非奸利而何。夫取利之道。唯不欺其心。斯近義耳。今試取市井而計之。有不欺其心者幾人哉。予勸天下經營貿易。列肆陳貨者。有一定之物。則為一定之價。輕重長短。精粗美惡。因物付價。則良心常保全。而不為利欲所掩。雖習市井之業。庶近乎君子之行矣。唐虞之世。亦無欺心之弊也。

庸行編

卷之六

思義類

舊

潘寧堂

靈璧先生曰。天下之物廣矣。焉能盡識。於是市物者生盜心焉。乃有假銀。假貨。假藥之類。大而珠玉玩好。小而米穀服用。行偽欺世。人不能辨。受害甚多。何其惡歟。夫以真物貴矣。而以偽物冒之。希圖重利。推其心將欲掩人目。而冀其瞽察人耳。而冀其聾。錯人手而冀其折。非盜心而何。盜心之人。後必傾消。天道不爽也。且肆市忠信。而四方投之。商賈忠信。而遠人任之。聲名既播。人迹輻輳。售物必盛矣。其利不亦廣乎。況偽物之市。不過欺人於一時。久後識破。則人皆惡之。

門可張羅。無復有相問者矣。雖欲行欺求利。焉可得哉。適自快耳。甚矣偽之不可為也。蔡音。賤。幅。共。穀。也。皆音。賤。賈。去。手。也。又曰。嘗考先王立政。則曰謹權量。月令班政。亦曰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皆為禁貪風。除欺詐。所以平人心之不平也。塵市之上。問閭之中。日用最切者。無過於丈尺。升斗。平法之類。此乃是奸究與正直。私曲與公恕。心術攸分之處也。今貿易之家。專務欺人。每用短尺。狹度。輕秤。小升。昧其良心。暗取贏餘。寧問天理哉。夫貿易取利。正也。貿易而行其欺。則惡矣。故

庸行編

卷之六

思義類

主

潘寧堂

謂之曰。市井之心。習染既深。而刻薄成資。苟可獲利。無不為焉。豈止短尺。狹度。輕秤。小升而已哉。不忍言矣。吾願挾資求利者。當以公平交易。直道而行。不為苟取。神鑒其誠。則財源日盛。生生不匱。且可享受悠久也。何取乎欺心之事哉。易曰。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其斯之謂乎。甬音。徒。與。桶。通。又曰。錙銖升合。細民日用之急。卽一文之鏹。得之甚艱。故一錙。一銖。一升。一合。皆不可得而輕。亦不可得而小也。今人只知損人利己。故有為錢斗重秤者。有錢



勺爲升。減合爲斗。省銖爲兩。省兩爲觔。者又有作空  
中接絲之秤。拆底隆梁之斗者。愚人不顧天理。以爲  
便於日用。往往爲之。豈知斗秤欺心。貽害窮民。上干  
天怒。犯此病者。當速改之。蓋天不罪悔過之人也。  
斗斛秤等之類。所以平物價而一人情也。今人或用二  
樣。大入小出。重入輕出。其意只圖便益耳。然便益在  
我。虧損在人。與暗計竊取者何異。故必較量大。小輕  
重。得中。一件只用一樣。出入皆同。自然人已無虧。況  
貧富有命。算計全不在此。語云。天平不可欺。天法焉  
庸有編

卷之六

思義類

主

潘寧堂

不可違法二語可思。

朗空子曰。常人之心。只好己利。不顧人損。往往用大秤  
輕等。強買人物。彼肩挑背負。得利幾何。而忍討其便  
宜耶。更見近日富人。多買腴田。每以巨斛取租。額外  
重加剝削。貧戶使威能辱。而怨聲載道矣。積善之家。  
恒乃爲焉。籠音通上聲。擊馬策也。

凡事祇專認一件便勾。一生受用。若兼爲并及。營此圖  
彼。必致兩失。卽有所就。算來祇與認一件者一般。蓋  
分定也。自士農工商。以及他事。皆然。人但知此理。自

無妄念矣。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罕名畫。不可誇之  
於貪污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索之  
於我。由物生禍。其能逃哉。

橫渠先生曰。姦利二字。所指甚廣。其非本分中事。卽姦  
利也。如私鹽。私鑄。鑽人捉癡。舞文。是姦利之事  
也。如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真者。亦姦利之事  
也。大凡瞞心昧己。欺天罔上。從姦謀中得來者。皆姦  
利也。夫利可以養人者也。人既生命。卽有應得衣

庸有編

卷之六

思義類

主

潘寧堂

祿。豈姦則得。而不姦則失乎。諺云。越奸越巧。越貧窮。  
奸巧原來天不容。富貴若從奸巧得。世間駛漢吸西  
風。此言其近道矣。是故安分守己。不求非義之財者。  
往往天爲培養。家世豐厚。子孫饒裕。蓋因其從辛勤  
中得。頗知艱難。不敢浪費。神又祐之。無禍患之驚。是  
以久也。若奸人輩。取之不義用之。亦亂凶神爲耗。天  
與人禍。起於不測。終爲烏有。其利安在乎。驗音厓。  
蟹壁先生曰。上古之世。民無貧富。至老死不相往來。蓋  
以人朴而用寡也。中古之世。制作繁興。禮儀盛而奢

風起是以民多不足焉。聖人乃設質約之法以緩濟。急以有餘。通不足。其道甚詳也。數世之後。人心漸偽。而變詐生矣。人當窮乏之時。或婚姻喪葬之無資。或租賦追呼之難應。或饑寒顛沛之切身。不得已而爲假借。假借既成。美莫大焉。事過之日。宜亟思還之矣。奈何狡黠之輩。有倚勢而不還者矣。有欺懦而不還者矣。有設計而不還者矣。有昧心而不還者矣。有急德而不還者矣。有逃遁而不還者矣。信義喪而品行壞。明則無以對人。幽則無以對鬼。可耻孰甚。可惡孰甚。古人云。驢馬牛犬。皆前生拖債之人。先聖豈欺人哉。是故有暗還者。有巧還者。有化還者。有恩還者。有讐還者。視乎所負之情由。以爲償報之善惡。未有能逃者也。語曰。修行莫若償債。其斯之謂乎。點音結。狡點也。天隨先生曰。予觀世之假借者。初焉歡欣而感悅。蓋以其有濟也。迨其後往往讐怨而滋濫。亦獨何歟。稍有可捐者。雖罄竭以爲償。勿負也。卽以現今了現今之事。庶幾免生生冥債之苦。誠自幸也。縱力或不能。亦宜常存此心。誌而不怠。感而不泯。毋得反生讐怨。滅

茲善根。結成孽債。淪落無休也。輪迴苦趣之中。往往來來而爲償債者。不一其途。第事在幽渺。遽者信之。昧者疑焉。只顧目前之快。不計身後之愁。亦可悲夫。予故述此必然之理。以待達者之聽信焉。寄放人家財物。是極無益事。恐萬一失落損壞。彼此作難。苟非義不可辭。斷勿輕諾。至於煩寄家書。遠信。不可推托。到卽交付的確。切勿沈開稽遲。凡親友借用車馬器物。不可吝惜。借者須加意照管。勿令損壞。萬一損壞。急修製完好。切勿朦朧送還。交財一事最難。雖至親好友。亦須明白。寧可後來相讓。不可起初含糊。俗語云。先明後不爭。至言也。出息稱貸。當借之時。本念亦是暫用。謂有他件抵償。誰知意中之物。成虛。紙上之累。已實。當早割愛。變產以償之。若惜產沽名。借債還債。是利上加利。貧累既久。出息愈多。前之田產器物。惜不忍棄者。至此棄之。亦不足矣。借貸必憑券券。所以示信也。借則立之。還則退之。不易之理也。乃有還銀不退券。致貽後禍者。有三焉。其一

爲至親厚友。謂以心相照。必無意外之虞。銀既還之。何在平券之退與不退。彼此因循輕忽。一旦生殊異路。遂成疑案者。有之矣。其一爲富貴之家。或因借者素在蔭庇之下。還銀或值匆忙之時。其人又不便催索。故還銀不退券者有之矣。其一爲難交之徒。借貸日久。拖欠利息。索取只完原本。或短平色。債家必待清還。然後退券。彼則謂人無如我何。竟拖延而不贖券者有之矣。有此三者。執券之家。以紙上金錢。必持券而索。還銀之家。恃前已還過。不肖再償。兩下輸心。必致結訟。不思券爲要約之書。券在。即銀在。無論親疎厚薄。還銀即當退券。不可輕忽也。或尾帳未清。可另立欠帖。庶無後悔。若執券不退者。如埋蟲害人。定遭陽法陰譴。古人焚券高義。惟致思焉。券音勸。辨也。謂音道。謂問也。近日領本一道。眾所共趨。大抵領得者少。受累者多。豈想領本者。初間造謀之言。指稱某當道某財主。有本若許。如何委託。覓人經營。明係海市蜃樓。竟似探囊取物。聽者不覺入其彀中。於是日夜夤緣。不惜使費。禮物酒食。稱貸辦理。財主尚未會面。已費用不貲矣。

及水落石出。始知前言盡餅。此等貪愚。與貪蠹大無異。墮此術者。惟是一等財主之後。家業已敗。虛架猶存。不肖甘心守分。希圖妄想。謂非領本。不足以恢復家聲。故不至財盡力竭。不止也。縱使領本到手。在先則有牽引使用。結納除頭。在後則有餽送禮儀。上下供應。務趨承主人之意。處處不無貼賠。且周旋乎得力之紀綱。用事之門客。所費又不一而足。稍不如意。萋菲之言立生矣。世事無常。若一旦刻期收本。連債者不能還歸。陷占者不能出脫。勢必以自己積蓄補償。猶恐難以結局。此就謹守者而言。若奢侈浪費者。其破家蕩產。更有不可勝言者焉。惟安分經營。則無此患耳。屢音辰。上聲。海蛤。海旁屢氣象。屢臺。謂之屢市。快音奎。大也。王溪子曰。甚哉貪之爲害烈也。夫貪則必昏。昏則不辨義理。貪則必濫。濫則不惜廉耻。貪則必暴。暴則不存良心。貪則必愚。愚則不畏法律。貪則必奸。奸則不循正道。貪則必戀。戀則不肖割捨。貪則必侈。侈則不知滿足。貪則必淺。淺則不存遠慮。貪則必惡。惡則不顧怨尤。貪則必求。求則不能安分。貪則必競。競則不習。

退讓。貪則必強。強則不信神明。貪則必執。執則不聽。諫諍。不辨義理。其智乃失。不惜廉耻。其品乃喪。不存良心。其德乃壞。不畏法律。其行乃逆。不循正道。其身乃乖。不肖割捨。其性乃迷。不知滿盈。其取乃悖。不存遠慮。其禍乃積。不顧怨尤。其惡乃彰。不能安分。其動乃妄。不習退讓。其情乃驕。不信神明。其心乃橫。不聽諫諍。其氣乃戾。凡此數者。奸惡所伏。有一於茲。咸成罪愆。嗚呼戒哉。

庸行編

卷之六 思義類

圭 潘寧堂

鶴按先生曰。甚矣廉之用大也。廉者。諸善之所啓也。貪者。諸惡之所由也。蓋貪則爭。廉則讓。孝弟之道。以讓而成。以爭而悖。交友之義。以讓而固。以爭而攜。事物之常。以讓而諧。以爭而敗。是故愚者取多。智者取少。暴者取多。賢者取少。多取者。眾之所怒也。少取者。眾之所安也。多取者。害之所叢也。少取者。譽之所歸也。君子知此。故取諸世也至約。奉平身也至薄。聲色不取。侈貨利不取。積名譽不取。廣爵位不取。高宮室田宅。衣服飲食不取。美常以數之多者與人。以數之少者與己。眾所共爭者。彼且廢然返矣。眾所欲得者。彼

且斂然退矣。非知物情之淺。議盈虛之數。抱儉德之美。曷克語此。

庸行編

卷之六 思義類

圭 潘寧堂

三星子曰。老君曰。知足者富。又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又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莊子曰。鵬與鳩鷃。大小固不相侔。椿與朝菌。修短殆不相若。要之各安其安。各適其適。此皆聖賢格言。臨財可以爲法。嗟夫。世人衣不過褻體。衣千金之裘者。猶以爲不足。不知鶉衣縕袍者。固自若也。食不過充腸。羅萬錢之食者。猶以爲不足。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也。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墻者。猶以爲不足。不知蓬戶甕牖者。固自安也。器不過適用。玉杯象箸。猶以爲不足。不知污尊抔飲者。固自適也。惟其如此。是以恆無足心。夫豈悟世間萬事。轉頭卽空。我之此身。終歸變滅。所不滅者。一點精明之性體耳。與其於變滅處。區區徒自勞苦。孰若於不變滅處。略作工夫。用一名朝生暮死。猶音晏。小雀也。猶音都。有名鬼筆書。

醫藥類

聶久吾曰。或問予曰。人之壽夭。各有天命存焉。凡人有生。必有死。自古皆然。醫何益乎。予告之曰。夫所謂天命者。天地父母之元氣也。父為天。母為地。父精母血。盛衰不同。故人之壽夭亦異。其有生之初。受氣之兩盛者。父母元氣皆壯。當得上中之壽。受氣之偏盛者。盛也。餘做此。當得中下之壽。受氣之兩衰者。能保養。僅得下壽。不然。多夭折。雖然。又不可以常理拘泥論也。或風痰暑溼之感於外。餓飽勞役之傷乎內。豈能一一盡乎所庸行編

卷之六 醫藥類 三 蕭寧堂

稟之元氣耶。故上古神農氏嘗百草。製醫藥。乃欲扶植乎生民。各得盡乎天年也。今野人有不信醫。而信巫。枉死者。皆不得盡乎正命。而與巖墻桎杻者何異焉。或曰。今之推命者。皆以所生日時之天上星辰推算其生。死安危。無不節節應驗。子以父母之元氣為天命。恐非至當之語。曰。天人之理。盛衰無不脗合。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取以畫八卦。而成易書。凡人之一動一靜。與夫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用之以卜筮。毫髮無差。雖然。聖賢諄諄教誨。必使盡人

事以副天意。則凶者化吉。亡者得存。未嘗令人委之於天命也。傳曰。修身以俟命而已矣。是故醫者可以通神明。而權造化。能使夭者壽。而壽者仙。醫道其可廢乎。應音吻。脗合。事相同也。

程達曰。名醫允如醫國。何者。國一君耳。而臣庶之職。職格共。亦如臣佐使之。惟君是從。至國家寬猛剛柔之用。一隨乎時。亦如寒溫平熱。須察其性。迨國蒙稍開。而維持調護。兢兢審視。又如望聞問切。默按其候。以揅之。故非學貫天人。以會乎靈通變化。決不能搏挽陰陽。轉生機於呼吸之際。非識綜今古。以徧乎往來消息。決不能調變造化。固壽源於氣候之微。非攝入倫物以極之新故異同。決不能吹息氣脉。回陽和於英雄之手。噫嘻。醫至此。微矣哉。信惟具醫國全副精神。把林元命脉苞舉靡遺。而後可以語斯道也。臞仙曰。古之神聖之醫。而能療人之心。使不致於有疾。今之醫者。惟知療人之疾。而不知療人之心。是由舍本逐末。不窮其源。而攻其流。欲求疾愈。不亦愚乎。雖一時僥倖而安之。此則世俗之庸醫。不足取也。殊不

庸行編 卷之六 醫藥類 三 蕭寧堂

知病由心生。業由心作。蓋陰有鬼神。陽有天理。報復之機。鮮無不驗。故有天刑之疾。有自戕之疾。其天刑之疾也。五體全具。生而隱宮者。生而瘖瘂盲聵者。因跌撲而手足折者。有生人而瘡贅虎疾者。凡傳染一切瘵疫之證。是也。蓋因夙世今生。積惡過多。天地譴之。故致斯疾。此亦業原於心也。其自戕之疾者。調養失宜。風寒暑溼之所感。酒色財氣之所傷。七情六慾生於內。陰陽二氣攻於外。是謂病生於心。害攻於體也。今只以人之易知易見者論之。且曰。人心思火。久而體熱。人心思水。久而體寒。悚則髮堅。驚則汗溼。懼則肉戰。愧則面赤。悲則淚出。慌則心跳。氣則麻痺。言酸則垂涎。言臭則吐唾。言喜則笑。言哀則哭。笑則貌妍。哭則貌嫵。又若日間有所見。夜則魂夢有所思。夜則諸語夢交。合則精泄。致若驚悸氣怒而成疾者。則發狂裸體踰垣上屋。呼神見鬼歌舞笑哭。此皆因心而生也。雁音渠。少肉也。皆音萌。目無眸子。瞋音綸。目昏也。瘵音域。厲也。諸同瘵。多言也。太白真人曰。欲治其疾。先治其心。必正其心。然後資於道。使病者盡去心中疑慮思想。一切妄念。一切不平。

一切人我悔悟平生。所為過惡。便當放下身心。以我之天。而合所事之天。久之。遂凝於神。則自然心君奉寧。性地平和。知世間萬事。皆是空虛。終日營為。皆是妄想。知我身。皆是虛幻。禍福皆是無有生。死皆是一夢。慨然領悟。頓然釋解。心地自然清淨。疾病自然安痊。能如是。藥未到口。病已公矣。此真人以道治心。瘵病之大法也。瘵音詮。病除也。聶久吾曰。自古得醫道之傳者。皆以好生為心。不務聲名。不計貨利。不忌人識。能不論人恭慢。惟知救人之命。愈人之病而已。有此心。然後醫可明。可行。至於病久不痊。尤當恐懼修省。以自重其生。如虛損勞瘵。瘵疽耳目廢壞等症。皆天刑也。可不知所務乎。又曰。醫家既知修德。又當愛惜自己精神。醫之難者。難於此也。倘精神耗。察識必不能精。方藥必不能當。雖有濟人之心。而勢不能及也。若夫病有服藥鍼灸不効者。必其不知保養之方。古云。與其病後善服藥。莫若病前善自防。保養不過節飲食與色而已。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

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  
年。度百歲乃去。此保養之所以不可忽也。灸音久。以艾灼體也。

又曰。觀形察色。以治未病。凡臟腑未竭。氣血未亂。精神

未散者。全愈。病已成者。半愈。病勢已過者。危。歌曰。第

一看他神氣色。潤枯肥瘦。起和墜。活潑。死枯肥是實。

瘦為虛弱。古今傳。謙體即知腰內苦。攢眉頭痛更頭

眩。手不舉。今肩臂痛。步行艱苦。腳跟疼。又手按胃

內痛。按中脘腹痛相連。但起不眠。痰結熱。貪眠虛冷

使之然。面壁身倦多是冷。仰身舒挺熱相煎。身面風

膚行編 卷之六 醫藥類 主 濟寧堂

黃脾淫熱唇青面黑冷同首。潤枯肥瘦句注云。肥白

人多淫痰。黑瘦人多火熱。或形肥色黑。或形瘦色白。

臨時察症。或從形。或從色。不可泥也。攢音平聲。聚也。墜音懸。

又曰。聽聲審音。五音以應五臟。金聲響。土聲濁。木聲長。

水聲清。火聲燥。如聲清。肺氣調暢。聲如從空中言。中

淫也。言而微。終日乃復言。奪氣也。先輕後重。高厚有

力。為外感。先重後輕。沈困無力。為內傷。歌曰。第二聽

聲清與濁。鑒他真語及狂言。聲濁即知痰壅滯。聲清

寒內是其源。言語真誠非實熱。狂言號叫熱痰堅。稱

神說鬼踰牆屋。胃膈停痰。症號顛。更有病因循日久。  
音聲遽失。命歸泉。隔音。

問症歌曰。試問頭身痛。不痛寒熱無。欬外感。明掌熱口

不知食味。內傷飲食勞倦形。五心煩熱兼有咳。人瘦

陰虛火動情。除此三件見雜症。如瘥如痢必有名。從

頭至足。須詳問。症候參差仔細聽。

凡初症。題目未定。最宜詳審。病者不可諱疾。忌醫。醫者

必須委曲請問。決無一診而能悉知其病情也。若題

目已定。或外感。或內傷。或雜病。自當遵守古法。不可

膚行編 卷之六 醫藥類 主 濟寧堂

概施發散劑也。

古來醫道神者。多從神仙中來。假此度世。即不然而此

道一精。脉絡亦豁。重以心滿行滿。必向成。真處結局

矣。最忌視財太重。犯茲七殺。如病證原有緩急。今乃

緩其所急。急其所緩。一殺也。以小為大。以輕為重。故

用毒虐。使之沈苦。而徐收其功。二殺也。病有貧富。富

則用心。貧則忽略。三殺也。懶惰遊睡。畏避寒暑。博奕

飲賭。四殺也。方脉不精。疑疾試藥。眾醫相聚。彼此詆

毀。五殺也。見病不治。來請不去。致病增重。六殺也。藥

味不精不全製度或假或減以致誤傷七殺也有此  
七者殺入甚於挺刃挺刃不傷要害尚有可活惟一  
劑入口則五臟皆裂矣。猶得自恃曰吾名醫也。設至  
於服藥之家尤當勿悔病源若匿而不言及藥貴則  
棄而不用甚至使低銀者謝金則亦自尋死路而已  
與醫何尤。

史指臣曰嘗見病者每延醫至家不告以得病之由令  
其暗中摸索以病試醫且不論病之輕重乃援一二  
金索一二劑。剋時奏効。否則又易一醫。朝秦暮楚致

庸布編

卷之六

醫藥類

聖

醫藥類

病愈增而醫者亦或亂莫知其所此皆自誤也不知  
人有虛實病有淺深若感冒藥理之疾一二劑可愈  
至於內傷勞瘵之症豈一二劑可愈哉此習俗之弊  
惟智者辨之。勝音義肉

一病有一藥可治一症有一方可療嘗見有病者難遇  
其方有方者不遇其病天下經驗奇方頗多有濟世  
之心者焉能逢人說項吾意擇一廟宇書其門曰施  
藥不如施方凡有効驗藥方勸其鈔寫明白實貼廟  
內使有方者得以利濟有病者可免沈痾久而秘方

藥集人皆知某處有方對症檢用亦恤人疾痛之一  
端也更有得方不能措藥者當製各種應症丸散膏  
藥濟之其功更大矣。此下皆指臣語

庸布編

卷之六

醫藥類

聖

醫藥類

短榻可以暫憩有清茶可以止渴再不足者或佐以  
藥饅炭薪薑棗藥引之類再察其衣不蔽體而帶襪  
容者又多寡量助之此真以仁心而行仁術其功德  
更無量然亦虛有其心而已能實心行之者誰乎跋  
予望之。診音診視也審辨也。銑音檢溫藥器。

古人立方各有定見必先洞察病源方敢對症施治今  
人不問陰陽不詢虛實輒云我有妙方可治某病病  
者草率遂求而服之往往藥不對症以致誤事不小  
又嘗見藥如粟米自稱數粒可起沈痾非金石酷烈



之物即巴霜人信之類若虛弱之人其何以當或有對症良方屢經應驗者又祕匿如寶堅執不傳古人日行善事尤恐不足區區紙上一方忍心吝惜不仁甚矣

醫家遇疑難之症認為寒者投熱而不應認為熱者投寒而不應認為虛者投補而不應認為實者投瀉而不應雖廣延諸醫而主見各異此際吉凶反掌令人怵無適從萬不得已藥且暫停聽其自然看其動靜再為斟酌然孰肯坐視不救而竟委之大數已哉

庸行編

卷之六

醫藥類

星

唐寧堂

必朝秦暮楚遇藥則投直至氣絕人亡而後止良可慨歎且近日醫家時弊凡遇疾病危險諸醫會集其中學術平常者不過依樣葫蘆即高明者亦不肯另立意見惟恐招人妒忌又恐有失損名瞻前顧後亦是大同小異了事不念上天賦我聰明才智臨症不費一番思索不用一番心血代天宣化救濟蒼生止於此中求富貴顧聲名以他人性命痛癢無關聽其生歿豈不有傷陰騭清夜思之寧無自愧

今醫者於危難之病不能取効乃飾詞曰古人渾朴其

疾頗淺易治今人尖巧病症幻出難醫余曰不然自古及今醫聖醫賢無理不問無書不備總出後人學識未到審症未真耳若官以應酬之工庸於誦讀之際推求奧妙研究渙微審醫案搜脉理一思百慮感而運通鮮有不能取効者今僭創一議醫家無論內外大小一年之中所醫豈無一二奇症擇識見高明者結一醫會或五六人或六七人每於歲底各出所治奇病何症用何藥如何療如何愈互相參酌共成一帙以為醫案每年增廣使後人有跡可循而無識

庸行編

卷之六

醫藥類

星

唐寧堂

認不真之憾其功亦不在盧扁下也開微上聲顯也人或偶爾吐血不可概作虛勞其中有因傷寒而吐血者有因傷暑而吐血者有因傷力而吐血者有因跌撲而吐血者有因過服補藥而吐血者有因惱怒傷肝而吐血者有因嘔吐損破胃脘而吐血者有因洗浴混堂過暖而吐血者皆非房勞腎虛吐血可比今人一見吐血便用勞察寒涼之藥非虛勞而過為虛勞及脾損胃敗多不可救人有此病當分門別類治之不可遽用虛勞之藥也又如脾胃虛弱者胸腹膨

庸行編

卷之六 醫藥類

望 濟寧堂

脹。卽安用鼓膈峻利。剋伐之藥。愈剋愈脹。愈伐愈膨。致脾胃受傷。以假作真。竟成鼓膈之症。又如婦人行經。原有虛實寒熱之不同。今人謂酒能活血。遇經行。遂多飲酒。若血熱者。遇飲卽成崩疾。不可不慎。今附行經歌訣。使見者一目了然。則寒熱虛實。不待醫者而後辨之也。歌曰。婦人天癸有常經。血滿衝任匝月行。不及期來知是熱。過期血少自分明。若然色淡因痰滯。熱極多來紫黑形。氣滯臨行先作痛。虛時行過腹中疼。去多不住加涼血。來少無多大補榮。經閉要

揭出之。脫音管。胃之受水穀者。

人之一身。以脾胃爲主。脾胃全賴飲食滋養。所以男子

六日不食。女子七日不食。元氣卽散。如真正傷寒傷

食。有十日半月不食者。甚至一月不食者。因宿食在

內。尙能爲力。是以無害。今見傷風微滯。全不思口者。

固是不可。有令斷絕飲食。必候身熱退盡。解過大便。

方許少啜米湯者。似亦太過。不知微寒微滯。非真正

傷寒傳經可比。若用藥得當。卽日可愈。全要進新穀。

庸行編

卷之六 醫藥類

望 濟寧堂

推陳穀。方能大便。然當食與不當食。亦有分別。非可概論也。須以手捫病者肌肉。覺肉中漸漸大熱。乃熱邪未退。必不可食。如捫之先熱。後漸不熱。乃虛熱也。可以稀粥徐徐補之。若微寒漸退。微食漸消。醫者不察。復投以發汗清導之藥。有病則病受之。無病則元氣受之。加以過餓。胃氣一餒。反生虛熱。必致另延醫家診視。在高明者。尚可辨別。而淺見者。非認風寒未散。卽疑宿滯停中。復行發汗清導。小兒多成慢驚。大人每致危篤。不可不慎也。且老弱虛損。產後最忌大

汗。天下久餓三件。若不加意斟酌。必致悞事。惟醫者細辨之。捫音門。摸也。

語云。上等之人。無病服藥。中等之人。見病服藥。下等之

人。病不服藥。夫無病服藥。如壁中安鼠。無事生事。雖

謂預爲滋補。不知補之不當。益一臟則損一臟矣。如

補心者。火太旺。則傷肺。補肝者。木過盛。則傷脾。地黃

丸。胃弱者則膩膈。參朮湯。氣滯者則滿中。全在補瀉

得宜。方爲有益。若夫見病服藥者。亦不可造次。必暫

耐須臾。待從中達外。病症了然。若屬小恙。有滯則瀉

苦茗。胃寒則啖薑湯。省煩勞。節飲食。緩衣靜臥。或可不藥而愈。如果不愈。再延明醫視之。若病不服藥者。或因囊內無錢。或因僻壤乏醫。皆出無可奈何。亦有天性頑愚之人。畏藥苦口。病輕不肯服藥。及病勢已重。雖有良醫。莫能挽回。又有富貴子女。因父母姑息太過。病時雖有良藥。十無一咽。乃自貽伊戚。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有子弟者。宜教之。女子尤不可忽。異日于歸之後。病不服藥。恐為公姑丈夫所憎惡也。由此觀之。無病服藥。所以起下文二句。不可執一

庸行編

卷之六

醫藥類

聖

濟軍堂

而論。以無事生事。反致為害也。厥音泥。去聲。脂疑者。也。腹脹音而。衍。讀亂也。古云。不藥得中醫。非謂病不用藥也。恐其誤投耳。蓋脉理至微。藥理至深。用當通神。乃不易之論。

問中宜看醫書。遇有病入。縱不敢立方製藥。亦能定眾說之是非。勝於茫然不知。惟唯聽醫而已。若醫學未精。妄執己見。則又為害不淺也。

天下謀生之術甚多。然有善者。有不善者。託術善。則心因之以善。託術不善。則心因之以不善。故術不可不慎也。吾儒子弟。若讀書不成。家業不稱。最善之術。莫

如學醫。可以積德。可以養生。

每閱醫書方論。稱甘草為國老。大黃為將軍。蜈蚣為天龍。蝸牛為海羊。冰片為腦子。牛黃為丑寶。乳香為薰陸。牽牛為黑丑。天麻為獨搖草。冬青為女真。實枸杞為仙人杖。羌活為長生草。人乳汁為盤桃酒。土茯苓為仙遺糧。中暑為中喝。勞倦為解僦。一匙尖為方寸匕。一復時為一對週。些須為刀圭。少許為一字。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本草原有別名。取用貴在淺近通俗。書名急救良方。簡便奇方。皆欲速取其効。以救人也。

庸行編

卷之六

醫藥類

聖

濟軍堂

若反川疑難名色。令人糊塗不解。豈不與命名之意相悖乎。至藥品之似是而非者。亦當辨別。如象貝類。川貝。桔梗類。人參。烏頭類。附子。姜黃類。鬱金。草斛類。石斛。撫芎類。川芎。小草類。遠志。砂仁類。薏仁。西呆類。木香。皂刺類。釣藤。探樹枝。充桑寄。醃松。稍賴。從蓉。升。潮。腦入。冰片。搗蒜汁。和阿魏。研荔枝以挽麝香。染松脂以代血竭。熬廣膠以作阿膠。煉白鹽以亂秋石。古。廣石。灰。云。龍。骨。花。粉。末。混。胆。南。星。種。種。偽。雜。難。以。悉。舉。若。不。察。真。偽。而。誤。服。之。焉。能。療。病。本。草。綱。目。嘉。謨。

云。醫藥貿易。多在市家。諺云。賣藥者兩眼。用藥者一  
眼。服藥者無眼。非虛語也。謂音過。傷暑也。傷音。

小解。大脈發強也。

金汁一種。為痘門熱症要藥。臨時即重價購求。尤恐真  
偽莫辨。不惟無效。且多誤人無力之家。更難辨。因  
思此物之貴。以其歲月久耳。第人略而不置。故為難  
覓。使每年於陳地。埋收糞清數十罐。至臘月以新易  
舊。取用源源。不獨為痘門所需。更救一切服毒。廣行  
利濟。需者不慮其假。用之可以奏功。所謂惠而不費。  
人亦何憚而不為耶。汁音流。液也。錢音義。兌屬。

庸行編

卷之六

醫藥類

完

潘寧堂

藥有君臣佐使。炮製各有不同。人每鈔方配藥。喜其價  
廉。工省。不知市肆。惟知藥品貴賤。孰辨補瀉溫涼。賤  
者多搬。貴者微施。輕重既失。其宜。炮製自是不當。服  
之不獨無益。而且損。凡配藥店中。幸勿賤多貴少。  
以假作真。炮製依方。分兩如數。取效均有益焉。

明客子曰。張安國曰。常見市之賣假藥者。其誤人之罪。  
殆有甚焉。昔陶隱君。孫真人。以千金方。濟物利生。多  
積陰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  
福甚眾。彼賣假藥者。積利起家。自謂得計。不知冥冥

之中。暗減其祿。或身多橫禍。子孫非理。破蕩盡。贖  
藥之人。疾病急切。將錢告買。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  
藥欺誤。反致傷損。尋常殺一飛走。猶有因果。人命最  
重。無辜被害。彼痛何窮。嗚呼。其報安能免耶。

童吉人曰。夫用藥必揀地道。炮製必遵古法。人皆知之。  
至陳腐過性。人多忽之。故往往有良方而不能奏功。  
如陳皮。半夏。南星。紫蘇。枳實。枳殼。青皮。佛手。香櫞之  
類。以陳久者。良。若人參之陳者。蛀者。惟素不能服。參  
不受補者。服之有益。否則陳不如新也。餘皆以新者  
為佳。收一年者有功。二年者效減。過三年則無功矣。  
今藥肆中。常有積之三數年。甚有十餘年者。攪雜售  
之。雖不致如假藥害人。然服之無益。乃咎方之不良。  
則醫亦受冤矣。

庸行編

卷之六

醫藥類

辛

潘寧堂

又曰。藥必用引。所以引藥歸經。直達其所。為藥之前導  
也。如燈心。清熱。止渴。除煩。寧神。與龍眼同用。則補心  
寧神。生津。定驚。悸。却健忘。與木耳同用。則清音。與竹  
葉同用。則止嗽化痰。胃寒者忌之。若與生薑同用。則  
寒熱不分。自相矛盾矣。在蓋用以通關。安胃。和胃。煖

胃止嘔吐。溫經發散。通氣煨則開鬱。去皮則熱連皮則溫。止川皮則消脹。若口舌乾燥。口瘡咽痛。瘡瘍皆忌之。與大棗同用。分陰陽。和胃健脾。溫中。薑汁與竹淋。或荊瀝同用。則化虛痰。露薑則治寒痰。冷瘧有半夏必用之。如製過半夏。亦不可用。不必矢上加尖也。烏梅為引。必去核。止嘔吐。生津止渴。安蟲。引耗散之氣。熱症可用。寒則忌之。與蔥同用。則發汗。餘則否。蔥頭用以發散。煨蔥與煨薑同用。則止小腹痛。心脇腸胃之痛。若有蜜之藥。切宜忌之。蓮子為補虛。益損。健脾。庸行編

卷之六 醫藥類

李 濟寧堂

止瀉之用。竹葉。竹茹為清肺。止嗽。化痰。係肺之用。側柏葉。浮麥。止骨蒸勞熱。自汗盜汗。橘葉。惟婦人吹乳用之。飴糖則潤腸。通燥結。泄瀉忌之。韭汁。藕汁。惟活血。止血可用。蘿蔔汁。梨汁。則定火喘。痰喘。同薑汁童便用之。更佳。可以清肺。肺二經之濁氣也。童便止血。降無根之火。引龍雷之火。白馬乳。黑驢溺。惟三消之症用之。以止相火。藥不一方。引不一用。有不用引者。有即以藥為引者。又不一而足。恐誤用反為害。不可不知也。癆音羊。創也。俗音怡。錫之清者。餅同錫。或作瘰。

史指臣曰。藥引中常寫生薑幾片。燈心幾根。或幾十寸者。蓋片有厚薄。根有長短。二者宜寫分兩。恐過與不及。均難取效也。煎藥宜各藥各銚。不可同他人混雜。恐彼煎剋削。我煎補益。彼煎寒涼。我煎溫煖。藥性相反。譬如酒壺沖茶。雖不醉人。難免酒氣。人知參能補人。不知亦能害人。黃介之家。平日淫欲時有一富病發。即疑為虛。重投以參。大寒大熱。俱伏在內。始而以參醫病。既而用藥醫參。病可醫。參難醫。是兩病也。雖有扁鵲。莫措其手。慎之。慎之。庸行編

卷之六 醫藥類

李 濟寧堂

癰疽發背。雖關七情六慾。亦由膏粱厚味。熱藥吞方。所以蒸蘊人患之者少。富貴人患之者多。此其明驗。更有勸者。人遇有疾。寧食九散。毋飲藥酒。蓋酒能興陽動慾。邪火易煽。縱然有益。不足償損。若必欲用酒。引經和血。須清晨服之。庶無妄念。至浸藥之酒。亦有數種。惟黃酒糟燒米汁者可用。外此白酒糟燒。尚嫌麴藥不良。何況大麥黍林之類。皆川烏。草烏。麻黃。桂枝。大黃。巴豆。造為麴藥。強製成酒。損人更甚。常覽食物本草。遇有毒者。戒人避之。如河豚菌子。本草

戒殺 戒怒 戒暴 戒貪 慎篤

素。下問。十六兩有以多爲貴者。此類是也。龜音均。不龜。謂手凍不皸家也。出莊子。

右劑量成不必安爐立竈以文火鼎爇不疾不徐如鷄抱卵。自然水到渠成不拘風雨晦明晝夜寒暑時服之忌燥劑音積齊也。

產育類

王百堂產寶序略曰醫書浩瀚醫理淵深在昔明哲雖皓首窮年得其言而不能得其理究其跡而不能究其蘊醫可易言哉產寶一書其立言專為婦人立科與旨微言多本於巢元方之論凡經絡臟腑水火標本次第方略宣暢曲辨原疾量劑貫徹達幽極於參

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至 滯寧堂

兩之妙者忽杪莫遺誠可以規矩方員準繩平直學醫之士宜善用之愚意居家者尤宜讀之則胎產之婦抱譎譽之困者可資藉靈文回膏腴贖天札轉厄

毓之體而樂於壽考之天矣

譎音呼大也音應呼寬聲

又曰嘗考千金方論婦人之疾之難十倍男子而其所  
以難者婦人性僻欲多慈戀愛憎憂悲之情一染即  
堅葛稚川曰婦人胎產之疾尤為諸疾之劇若非先  
令其情意寬緩藥亦無功夫婦人者取陰之集常與  
淫居十四已上陰氣浮瀝百想經心內傷臟腑外損

姿容月水去留瘀血停凝中道斷絕其中傷墮不一  
虛實又錯惡血內漏氣脈耗絕或飲食無度損傷非  
一或宿疾未愈合其陰陽或行步風水便利於懸厠  
之上風從下入變成十二痼疾所以婦人別立其科

也志音悲愆恨也  
厠音次厠也

聶久吾曰或問娠妊之婦有按月行經而胎自長者有  
三四箇月間其血大下而胎不墮者或及期而分挽  
或踰月而始生其理何與曰其按月行經而胎自長  
者名曰盛胎蓋其婦血氣充盛養胎之法其血猶有

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至 滯寧堂

餘故也其有數月之胎而血大下謂之漏胎蓋因事  
觸動任脉故血下而未傷於子宮故也雖然孕中失  
血胎雖不墮其氣血亦虧多致踰月不產余曾見有  
十二三月或十七八月或二十四五箇月生者在往  
有之俱是氣血不足胎胎難長故耳凡十月之後未  
產者常服大補氣血之藥以培養之庶分挽之無憂

也脫音免生子免身也或作脫非  
胎音匹婦孕一月也俗作胚

又曰丹溪所謂難產之婦皆是八九箇月內不能調養  
以致氣血虛故也蓋婦人有娠大不宜與丈夫同寢

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辛 濟寧堂

速產之功。

振音震婦人月事之行如經三月而動有形故謂之月又通作身。

又曰。或問婦人產後之症。丹溪云。當以大補氣血為主。

治雖有雜症。以未治之。又曰。產後中風。切不可作風

治。而用風藥。然則產後不問諸症。悉宜大補氣血乎。

曰。詳主末二字。其義自明。若人氣血大虛。諸症難操

俱虛。而無他症者。合宜大補氣血自愈。或因虛而感

冒風寒者。補氣血藥帶驅風之劑。或因脾虛而食傷

太陰者。補氣血藥加清導之劑。或因瘀血惡露未盡

而惡寒發熱者。必先逐去瘀血。惡露。然後大補。經曰。

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辛 濟寧堂

難。平時須講說明悉。臨產始有主意。產婦坐臥。須順

四時方面。并避五行禁忌。穩婆擇諸練者用之。不可

聽其亂動。蓋此輩原屬愚蒙。不通道理。往往纔見胎

轉腹痛。兒未下。即非常產之時。即令產婦坐草。妄努

氣力。及至腹痛連腰。眼中如火。糞門迸急。正當生之

時。而產婦業已困乏矣。或用力妄逼。令兒錯路。或預

先試水。妄施手法。誤觸胞胎。致胞水先乾。不能滑利。

又或任產婦磨擦挺身。斜倚側靠。致胎偏逆一隅。更

且用藥用符僥倖。此橫逆之患。有自來也。若遇初生

今人未諳此理。至於八九箇月內。猶有房事。夫情慾

一動。氣血隨耗。蓋胎孕全仗氣血培養。氣血既虧。則

胎息愈弱。日月既足。子如夢覺。即欲分娩。遂能拆胞

求路而出。胞破之後。其胞中之漿水。沛然下流。胎息

強健者。即翻身隨漿而下。此為易產者也。胎息脆弱

者。猶如夢寐未醒。轉頭遲慢。不能隨漿而出。胞漿既

乾。則汚血閉塞其生路。是以子無所向。遂至橫生逆

產。臨產之際。若見漿下而未分娩者。便當憂恐。急服

催生之藥。如蜀葵子之類。逐去惡血。道路通達。庶有

每本而標之者。有標而本之者。又曰。急則治其標。緩

則治其本。丹溪主末二字。即標本之意耳。臨症之際。

其於望聞問切之間。豈可不辨乎。若一例施之以補。

豈非刻舟求劍之術耶。採音柔。又上去二聲。

史搢臣曰。婦人生產。乃造化自然之理。夫胎至十月。形

完氣足。自然分娩。譬如瓜熟蒂落。栗老房開。花欲放。

而蕊自破。草欲生。而土自穿。即胎動蠢動。皆係自生

自養。何常用藥用符。以造命論之。富貴命。貧賤日時

必不產。貧賤命。富貴日時必不生。順其天時。自無產



頭胎縱有橫逆諸症。穩婆宜加寬慰。莫使產婦驚脫。尤不可令多人在傍。言語嘈雜。或門外窺伺。唧唧囔囔。令產婦生疑。時到自生。矣。產後不可即令睡到恐惡露停蓄。且防血暈。又產後最忌早令婦人易致終身之疾。男子亦大有虧損。故於受胎之後。宜分房另住。凡小產墮胎。及痘疹毒盛者。皆由孕後不能絕慾之故。所謂上士異房。中士異牀。下士異被。是也。試看馬牛犬豕。一受胎後。絕不再交。故從無傷亡之患。雖不可以畜比人。然生育總是一理。受胎之後。又宜時

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五

澹寧堂

常行動。最忌久坐久臥。勤事鍼術。并食肥濃炙博。烟酒生冷。以及驚憂恐懼。無病服藥。師巫鍼灸。或聽信邪說。轉女爲男。妄貼有麝膏藥。亂食開膈破氣丸散。吞服符水種種皆爲害不小。試觀田野勞苦之婦。糟糠食淡之妻。極易生育。此其明驗也。如妊娠後有病。非藥莫愈。藥有禁忌者。附歌於後。惟自慎之。歌曰。玃斑水蛭及蜚蟲。烏頭附子配天雄。野葛水銀并巴豆。牛膝薏苡與蜈蚣。三稜芫花代豬膽。大戟蟬蛻黃雌雄。牙硝芒硝牡丹桂。槐花牽牛皂角同。半夏南星

與通草。瞿麥乾薑。桃仁通補砂。藜蘆。癰瓜。甲地膽。紫根都失中。通音十。參音萌。諸人飛。靈有數種。補砂。人參一味。俗云。胎前不怕一兩。產後只怕一分。此言不知何據。夫產後不用參者。爲氣血充實。惡露未盡。恐補住敗血耳。若產後汗如雨下。氣血大脫。此真陽飛越之症。吉凶反掌。非倍加人參。何以保固元氣耶。

生產必用穩婆。所以穩產婦之心也。乃有愚夫愚婦。以見穩婆爲耻。又意在惜費。遂自爲生育。或產時未到。即便驚動。往往有逆而不順者。有順而不育者。甚至

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三

澹寧堂

胞衣不下。危急無措。方尋穩婆救之。或一時難覓。或路遠難期。及至入門。不可救者多矣。能聽此言。受益不小。穩音溫。上聲。安也。

產後血氣暴虛。惟宜重慢靜坐。閉目凝神。以待元氣來復。世俗有洗三一節。有餘之家。纔三日。必染煮各色雞子。佐以各種果核。餽遺親眷。親眷以賀喜。雜沓而至。致令產婦添許多應酬勞碌。耗費精神。不旋踵而病生矣。因未得安靜。血隨氣上。心神迷亂。或眼前生花。或悶絕不知人事。口噤。神昏。氣冷。其害有不可言。

者豈非賀喜而反貽以憂耶。幸哉酌行之。按音鶴果實也。

小兒衣胞乃先天根本。必避神煞。埋之吉方。勿使蟲蟻

浸蝕。否則令兒不安。更防穩婆竊取。作紫河車。與人

合藥食之。令兒終身跼蹐。有川器盛而埋之者。不若

以土埋之。易於腐化。若川物盛。恐日久動土。又復暴

露。亦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之理。保嬰者慎之。脫音去聲。證音鄭。

小兒產下。啼聲不出。俗呼草迷。往往誤傷其生。不知肛

門內有應破。膜皮未破。氣不能通。致有此症。宜用骨

簪。或銀簪。由肛門輕輕通進一二指許。搗破卽啼。

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三 潘寧堂

小兒初生。氣欲絕。不能啼哭者。必是難產。或冒寒所致。

急以綿絮包裹抱懷中。未可斷臍帶。急燃大紙。燃蘸

油點燈。於臍帶上往來。遍帶薰燒之。蓋臍帶連兒腹。

待火氣由臍入腹。更以熱醋湯盪洗臍帶。須臾氣回。

啼哭如常。方可浴洗。浴洗了。方斷臍帶。臍音杜。大腸端也。斷去聲。

小兒初生。大小便不通。腹脹欲絕者。急令婦人以溫水

先嗽了口。吸吮兒前後心。并臍下手足心。共七處。每

一處凡三五次。嗽口吸吮。取紅赤爲度。須臾自通。不

爾無生。一有此證。知此法。可得再生。

小兒生下。口中尚含胎血。如有手快穩婆。扼出口中。惡

血與宿汁。此是胎毒。隨用拭穢法。預以甘草一寸炙

熟。細切。置地上。出火毒一時許。用水一盞。熬去三分

之一。去滓。用新綿蘸滴兒口中。令嚥盡。次用黃連細

切。沸湯泡良久。濾淨。以軟綿裹指蘸汁拭其口。須臾

止痰及瘀血。不可與硃砂蜜。待兒饑渴更與之。令兒

年長。智睿無病。出痘稀少也。

嘗聞子在母腹中。胞胎十月止於臍中。與母通氣。初降

生之時。雖曰胎胞已破。始於兒口鼻中。接天地之氣。

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三 潘寧堂

而呼吸之。其臍中所通之氣。猶未盡絕。況收生之母。

不明通氣之大理。不知斷臍之細功。粗心妄意。以致

斷臍之初。因所通之氣。招風入內者有之。其法新生

小兒。綿裹臍帶。離肚五六寸處。先用軟綿繒住。臍於

線外將臍敲斷。片時去線。待血流盡。以手輕輕揉散

艾。灸臍頭三五炷。結作紇絡。軟綿包裹。切不可常時

揭看。待臍根落去。自然無事。敲音香。繒也。俗作咬。其咬咬爲聲也。

小兒臍帶脫落後。取置新瓦上。用炭火四圍燒至烟將

盡。放土地上。用碗蓋之。存性。研爲末。預將透明硃砂。

列極細水飛過臍帶若重五分入硃砂二分五釐用  
生地黃當歸身煎濃汁一二塊殼調和前兩味抹兒  
上脣間及乳母乳頭上以一日盡為度次日大便秘  
下穢濁之物終身未無瘡疹及諸疾病生一子得一  
子十分妙法宜遵而行之規音顯小蛤也疹音軫

雲洲皇甫先生曰夫嬰兒在胎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  
臟腑百骸氣血筋脉其形雖具肌體未實骨格未成  
陽氣既足陰血未全所以不可太飽煖以銷其陰此  
丹溪先生之大戒也然兒在母腹中必藉母氣血所

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奎

潘寧堂

養故母熱則子熱母寒則子寒母驚則子驚母弱則  
子弱所以有胎熱胎寒胎驚之證初生未啼時口中  
尚有惡汁急令拭去更用甘草黃連細切少許與之  
以解三臟液毒不惟無驚熱之患抑免痘疹之憂也  
月裏常令啼哭則胎中所受熱毒從而散之胎中驚  
氣得而解之則旬日之閒無重舌木舌口噤胎風胎  
熱胎驚之病斷胎後臍或方褪而尚未乾燥若頻浴  
之則風溼侵入臍中而有臍風撮口之證乳食太多  
則有吐乳泄利腹痛痰涎驚疳風癰之證緞衣太煖

則陰內銷使兒嬌怯多病略見些少風寒便易感冒

皆依重太過之所致也所以貧家兒堅勁無疾富家

兒柔脆多夭者譬之草木方生以物覆蓋緊密不令

見風日雨露則萎黃柔弱必矣今之昧者往往罹此

而不能育養其子後生之子益加珍愛尤悔前子之

不飽煖而灰竟不知其過愛而反害之也嗚呼痛哉

故作護養歌歌曰禁音禁口開也襁音去聲卸衣也

十月嬰兒初孕育肌膚未實陰未足正當生下未啼

時急以拭去胎液毒黃連甘草頻與佳免致斑痧天

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音

潘寧堂

疾速五六日閒臍未乾縱然炎熱休頻浴但將故絮  
遮其身下體單寒常露足見些風日有何妨月裏頻  
啼縱是福胎毒胎熱得以伸熱氣隨啼無蘊蓄勿令  
過愛不置懷兒與新綿重被覆昧者重綿尚恐寒乳  
哺不離猶恐寒但見微風便感寒纔聞音響時驚愕  
做出疾病不可言所以富兒多命促我嘗諳此歷驗  
之故此子孫多易鞠

小兒初生三五月宜綳縛令臥勿豎頭抱出免致驚癇

初生小兒宜用七八十歲老人舊衣裙袴改作衣衫令

兒有壽。雖富貴之家。切不可新製綾羅絨之類。與小兒穿。不惟生病。抑且折福。滿月受賀宴。綢音崩。寶。宰殺不宜。束也。兒生四五箇月。止與乳哺。六箇月以後。方與稀粥哺之。周歲已前。切不可啗葷腥。并生冷之物。令兒多疾。若待二三歲後。臟腑精壯。纔與葷腥最好。

方古庵曰。小兒如草頭之露。水上泡。用藥不可不謹也。夫小兒之病。多因脾胃嬌嫩。乳食傷積。痰火結滯而然。其證不一。且舉其尤者而言。乳食傷胃。則爲嘔吐。乳食傷脾。則爲泄瀉。吐瀉既久。則成慢驚。或爲疳病。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奎 潘寧堂

乳食停積。則生淫痰。痰則生火。痰火交作。則爲急驚。或成喉痺。痰火結滯。則成癰吊。或爲喘嗽。胎熱。胎寒者。稟受有病也。臍風撮口者。胎元有毒也。鵝口口瘡者。胃中有淫熱也。重舌木舌者。脾經有實火也。胎驚夜啼者。邪熱乘心也。變蒸發熱者。胎毒將散也。丹毒者。火行於外也。蘊熱者。火積於中也。中惡者。外邪乘也。睡驚者。內火動也。疳者。腹中食積也。瘡者。脰上瘰結也。外感發熱者。鼻塞聲重也。內傷發熱者。口苦口乾也。心痛者。蟲所嚙也。疝痛者。寒所鬱也。積有常所。

有形之血也。聚無定位。無形之氣也。胃者主納受也。脾者主運化也。脾胃壯實。則四體安康。脾胃虛弱。則百病蜂起。業童科者。可不以調理脾胃爲切要哉。

史搢臣曰。小兒驚風。有推拿一法。閒有手到病除之驗。凡有此症者。宜延明醫用藥。擇術精老嫗推拿。切不可服彼九藥。有小兒痧症將出。先發驚搐。必用藥發表。其驚自退。若妄加推拿。則禍不旋踵。又有小兒久病虛弱。多成慢驚。此最費手之症。全要用藥調治。如不分虛實。一概推拿。則元氣愈虛。多不可救。諺云。急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奎 潘寧堂

驚驚病不驚。慢驚驚驚不驚病。王此之謂也。夫小兒疾病甚多。惟驚風較諸症最猛。雖屬驚熱風痰而成。亦由父母愛惜太過所致。保嬰者鑒之。高幼岡曰。昔人之論痘者眾矣。率謂與傷寒大同小異。初覺時。頭痛。體重。面赤。氣促。壯熱。多睡。驚悸。呵欠。頓悶。孩嗽。逆。噎。此大同也。至於不惡寒而惡熱。面色與四肢俱赤。眼睛黃。手足厥。唇紅。耳尖冷。尻骨冷。小便赤。大便不通。其脉洪大而數不定。則小異耳。傷寒急宜發散。痘症只宜溫平。斷不可妄發。妄下。又不可。

令兒受風冷。蓋兒腹中稟父之精。食母之血以成形。故痘毒生於胎胞。成於歲染。兒所必不能免者。一名爲百歲瘡。其出也不拘歲時。惟是兒一歲。或至三歲。出時皮膚嫩軟。痘出自易。若四五歲至十歲上下。出時皮膚稍厚硬。痘出略難。譬則土虛則苗易生。土實則苗難發。亦在培植何如耳。蓋兒痘毒雖在內。然亦未始無因。故有因中寒溫而得者。有因傷食而得者。有因傷風。或驚悸而得者。外有所感。五臟之毒。始次第發矣。前輩謂痘出自腎。而傳肝。傳脾。傳心。傳肺者。人皆疑之。不知此乃自內出外之意。非謂胎毒獨藏於腎也。蓋毒在兒身。隨寓而伏。但因歲火流行。一二日。自腎從骨髓流出於肝。肝主筋。血氣充足。傳毒於脾。脾主肌肉。而無滯於筋。三四日。傳毒於心。心主脉絡。而無滯於肌肉。四五日。傳毒於肺。肺主皮毛。則毒盡出於外。七八日。膿水漸乾。十一日。瘡痂盡結。十二三日。痂落而身體光澤。是腎毒無滯於四臟。故易出易靨。始爲大吉。緣五臟稟受氣血充實。故也。若心肝脾肺有虧。其毒不能盡發。必有後患。或渾身壯

熱口乾悶亂。或搐搦牽制。紫黑潮熱。或痘後成癰。毒發四肢。俱難調攝。若痘不發。不尖員。不肥滿。痂落甚遲。而收靨難者。皆因未病之先。少用表毒補氣血之劑。故臟有滯毒。氣血不能透於外耳。且痘當未出之先。毒伏而不顯。惟痘毒傳出四臟。而腎無滯邪者。吉。倘初熱時。便覺腰痛。見點時。色卽紫黑。兒多不救。何也。蓋毒氣滯於腎間。而不能發散。故也。信乎胎毒出自命門。變黑歸腎。百不救一。此言胎毒在命門也。胎毒在命門。則氣血不能透於外耳。且痘當未出之先。毒伏而不顯。惟痘毒傳出四臟。而腎無滯邪者。吉。倘初熱時。便覺腰痛。見點時。色卽紫黑。兒多不救。何也。蓋毒氣滯於腎間。而不能發散。故也。信乎胎毒出自命門。變黑歸腎。百不救一。又曰。古人止云。痘有順逆險三症。順症不須治而愈。以氣血充實。故也。逆症不必治而危。以氣血不足。故也。二者皆自天定。非人力可爲。惟險症。凡面有數顆光淨。身上縱稠。尤可調治。治之則生。不治則死。未可盡歸於數也。朱氏。蔡氏。錢氏。閔氏。陳氏。論痘。惟知氣血虛實寒熱。就中斟酌補瀉。用藥調理盡之矣。金無言及治痘疔之說。惟羅田萬公曰。痘疔只要疎通解散。不使毒邪陷伏。別無治法。涇川吳子曰。以鍼挑破。以口吸其血。吐入碗中。看血何如。點入四聖丹。此雖知然。又未得法。余父子治痘。專以認痘疔爲奇法。痘初

發綻點。仔細看兒遍身有痘疔否。如有痘疔。此非藥  
餌所能去者。急用銀鍼挑之。點二妙丹。如已時挑過。  
午時即起發。膿爲効甚速。故先要識得怪痘。望痘。  
怪痘者。眾痘未熟。先標未長。先膿。其膿且滿而黃。名  
爲怪痘。望痘者。眾痘未熟。先出。形似癰癤。有白果大  
者。有核桃大者。且硬而有紅根。又非銀鍼之可挑者。  
急用獨蒜艾葉灸之。即愈。起死回生。只在一鍼一灸  
之微。真仙傳之祕訣也。往遊江南。聞挑撥之說。人人  
吐舌。惟恐洩氣。不知疔。猶寇也。一寇荷戈當關。千人  
庸行編 卷之六 痘有類 李 潘寧堂

又曰。夫疹與痘異。痘出五臟。而疹則出於六腑。肺陽  
陽主氣。故疹有形而無漿。其症多實熱而無寒。爲痘  
既異。治法亦殊。疹有實熱之症。今兒戰慄似寒。不可  
作寒看。乃火象也。熱極生陰。反作寒耳。初熱時只宜  
發表。再宜補陰。制陽可也。蓋疹熱甚。則陰分受其熬  
煎。而血多虛耗。故治以清火滋陰爲主。不可少動其  
氣。若燥悍之劑。首尾當忌。世惟知兒痘所係之重。而  
不知疹之所係亦不輕。余平日治疹。初見發熱。多是  
傷寒。然兒咳嗽。噴嚏。鼻流清涕。眼角生淚。眼胞兩臉  
浮腫。其淚汪汪。惡心乾嘔。恆欲飲水。則實與傷寒迥  
異。宜謹風寒。忌葷腥。此其大節。一日三次出。爲易。二  
日再出六次。爲吉。使發出不快。急用藥表之。使皮膚  
通暢。脈理開豁。自無留毒。看疹之法。多於耳後項上  
腰腿先見。頂尖而不長。隨出隨收。其形小而均淨者。  
吉也。若色見紅者。兼火化也。其症可治。宜化斑湯主  
之。或人參白虎湯亦可。如以手伏之。其色即白。而手  
起即紅者。此血不足也。宜養榮湯主之。如紫赤乾燥  
灰暗。人參毒熾。大渴飲水不止。宜六一散解之。或黃

連麥冬湯亦可。大熱不退。加柴胡黃芩。升麻乾葛。牛  
旁。玄參。熱甚譫語。昏昧不省人事。宜用黃連解毒湯。  
兒如發渴。勿禁飲水。但不宜多。雖出自寒天。亦不當  
重加衣服被褥等件。恐熱毒入咽喉。令兒聲啞。而疹  
不得出。爲害不淺。疹有吐瀉。宜用四苓散。加牛旁。和  
子。或疹出。而身尤大熱。升麻白虎湯內。倍加牛旁。玄  
參。至九日收畢。聲啞而無音。凉水調兒茶。對入礪砂。  
服之。卽愈。疹後有痢者。皆因積膩所傷。必先利其毒。  
而後補。須用大黃。與黃連。枳殼。檳榔。以疏利之。勿食  
甘甜。以免牙疳。如有此症。紅棗去核。入一米粒。雄黃  
燒過。爲末。米泔漱口。少入鹽湯。可愈。隱疹不得出。升  
麻湯內。加麻黃。卽出。數日不食。飲水。須以清胃養脾  
解毒爲主。毒退。自然飲食如常。疹毒未盡。不可當風。  
恐防病目。且見風太早。一腫卽消。必定體瘦肌黃。勿  
食椒麪熱物。以致胃火烟觸。口舌生瘡。令兒啼哭。如  
有此瘡。尿盆白垢。燒過少許。擦之可愈。治疹無他奇  
法。惟清涼解毒爲第一義。疹出三七。以及百日。皆不  
可忽。語曰。痘前難。疹後不易。信哉。

又曰。古人立方。各有所見。但用之不當其時。或執一而  
不通。以致偏寒偏熱。悞兒多矣。若能分虛實而辨補  
瀉。則治痘無餘法焉。諸方之川。不過發散。升提。和解。  
下利。補益。閉澀。數者而已。然病症又有微甚。方藥亦  
有輕重。大抵看其微甚。辨其輕重。則方藥之加減。固  
有不拘拘於定法者。凡發散表熱。微者用升麻湯。  
甚者用麻黃湯。凡解利內熱。微者用解毒湯。益元散。  
甚者利大小便。方內外壯熱。微者用和解湯。小柴胡  
湯。甚者用連翹飲。參蘇飲。氣血俱虛。用補中益氣湯。  
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主  
潘寧堂  
甚者用八珍湯。十全大補湯。補血活血。微者用四物  
湯。甚者用當歸活血散。白芍獨聖散。補氣行氣。微者  
用四君子湯。保元湯。甚者用內托散。虛寒之症。微者  
用理中湯。參苓白朮散。甚者用木香異攻散。小便赤  
澀。微者用四苓散。八正散。大便秘。微者用蜜導法。四  
順飲。宣風散。甚者用大柴胡湯。兼外熱者。用承氣湯。  
涼膈散。此數方。爲諸方之要領。其餘一症有二三方  
者。亦當審其輕重而酌用之。庶幾無悞。  
有祕傳稀痘奇方者。自稱家中男女用此方。已經七世。

不出痘矣。故以公之天下。有小兒者。於除夕。揀赤單麻子三十六粒。杵成泥。加研細好硃砂三分。拌勻。約亥初。擦兒兩額。兩手足心。兩肘拐。兩臂彎。兩臂彎兩脇窩。兩脇下一一擦。徧勿洗。待其自落。擦一次。所出必稀。二次則止。數點。過三次則未不出矣。藥雖平常。實有奇効。幸勿忽諸。額音權。骨也。臂音肱。臂也。

史晉臣曰。小兒種痘一說。初余不信。繼見所種皆驗。又疑後來復出。邇年種者愈多。屢見所種之人。皆娶妻生子。諒不復出矣。行此道者。雖以符術爲重。必探順

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五 潘寧堂

症痘。痲鼻爲苗。凡種痘之家。須訪手投高。歷有明驗者。縱用符法。亦必熟諳藥性。方可與種。外則設壇虔祀痘神。內則服藥佐助。更宜保護禁忌。切不可孟浪輕施。倘有失手。悔將何及。夫痘無論自出與種。皆賴父母心。用培植方能保全也。余昔有痘神聯云。秉天地權衡。種根苗。感應不爽。察父母善惡。施順逆。旋轉無差。

小兒痘症。雖有順逆危險之分。實有寒熱虛實之異。大凡發熱見點之時。不獨保護禁忌爲要。全在分門別

類而治。若熱症。妄用辛燥。寒症。悞投寒涼。虛則分解過度。實則補劑輕投。反掌變幻。所係匪輕。有判定成方。二三日必解毒。五六日必起發。八九日必托漿。至十一二日。卽爲補助收靨。順症是矣。豈知逆症不然。常有風寒遏抑。飲食內傷。榮衛不和。表裏不暢。痘雖見點。有五六日不能出齊者。十餘日不能貫漿者。有火邪太旺。毒氣內伏。不能達外者。有虛寒氣弱。脾胃衰微。不能發出者。豈可概論。更有一見熱症。卽用石膏金汁。犀角羚羊。過於寒涼。竟不能成功者。一見虛

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五 潘寧堂

寒。卽用參芪桂附。河車鹿茸。過於溫補。或反現別症者。有因痘出遲。不知爲熱症。悞用酒漿。頃刻皆噴者。可見寒熱不辨。藥切不可悞投。蓋痘之熱症。固不可見。卽發痘用筭。亦不可多。筭者。損也。過多。則傷元氣。致泄瀉。大凡輕變重。順變逆。其中多有自悞也。痘症發熱。不過數日。卽出。竟有發熱十數日。以至半月方現者。訛傳餓痧飽痘。一經發熱。卽令禁絕飲食。在熱一二日者。元氣猶能達表。若熱至十日半月。則元氣先已餓傷。雖見點之後。重川升麻等藥。何以表托



而現故多不能收功。當其痧疹流行之候。卽慎風寒。節飲食。保護於未熱之先。斟酌於既熱之後。果無大滯。停中切勿過餵。餵久恐有不測。初發熱之際。以炒過梗米煮稀粥。量與食之。抗米蒸熟。曬乾炒。黃銅地上去火氣。至於見點與同時。仍前食以稀粥。兼用藥調治。自獲安全也。大人癰疽。由七情六慾所致。小兒犯此症者。情慾何來。由父母醉後行房。或用房術熱藥。貪淫無度。或食辛辣炙煇。火烘衣被。不獨痘疹中熱症難治。往往多發胎毒。赤遊丹。有以精豬肉貼之者。蝦蟇皮貼之者。芭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主 潘寧堂

蕉根搗敷者。十不一効。父母調攝。其可忽諸。蝦蟇音退麻。凡小兒瘡癰。氣血未定。皮膚脆弱。止宜金銀花煎湯內服。外洗。解其瘡毒。不可妄用水銀。硫黃。人信木鱉之類。或搽或薰。瘡可頃刻收入。則毒氣內攻。數日開。必現成証。萬不可救。

父母愛子之心。固無所不至。若愛之不得其方。有因愛而成其害者。每見人家鍾愛子女。必以金珠裝飾。不知實伏禍機。倘照看稍疎。一遇歹人。禍將不測。輕則拐帶。重則損命。古今以來。何可勝紀。是殺子者金珠

也。而使之殺子者。父母也。故曰愛之實所以害之也。小兒自乳爲是。若雇人代乳。兒竟以有乳者爲母矣。襁祿三年。未嘗暫離。一旦摘乳而去。往往因思想啼哭。致生疾病。若令乳婦多帶時日。情理又有所不安。惟於乳婦將去之前。先斷其乳。復令他婢帶領。生母加意撫愛。使與乳婦漸疎漸遠。遠則可離。離則不致因思成疾。亦係嬰之一道也。

靈璧先生曰。嘗謂人之生也。皆稟陰陽五行之氣。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人雖秉父精母血而生。實乃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主 潘寧堂

天地之所生也。故生人生物。化化育育。無有窮盡者。天地之心也。若能奉天地之心。害物已不可。而況於人乎。害人已不可。而況於身之子乎。夫天下未有不愛其子之父母也。愛之憐之。保之。護之情也。未生則望之。既生則喜之。亦情也。而損子墮胎者。何也。見夫多女而惡其累。則溺者有焉。見有家貧而厭所養。則並男亦不舉焉。此損子者也。見有婦人孕育煩煩。苦於懷耽。見有乳哺艱難。身體尪癯。則數月而逐之。此墮胎者也。夫形質既成。便爲遺體。性雖未來。而生機

已具曷忍墮焉。若夫既過月而產性命全神氣足聲息備宛然人矣。居然身之子矣。曷忍損焉嗟乎。父子天性。男女何殊。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在行路且然而為父母者。乃反沈溺之而恬不恤。何其忍心乎。救劫章云。愚人不禁情慾。嬰兒有何罪愆。揆諸正條。倍於故殺。冥律亦可畏哉。

施愚山曰。民家多惡養女。皆畏陪送費煩故。不思一人自有一人之祿。壻亦半子也。或連產皆女。即沈諸水盆中。以手按之。轉側悲啼。良久乃死。或索水不得。以

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七 舊軍室

衣被掩口壓殺。嗚呼忍哉。按禮。悼耄有罪。不加刑。殺無辜之幼女。悖禮也。律。故殺子孫者。徒二年。女方生而殺。罪常倍也。殺人者死。父子相賊。是絕性也。故作

戒溺女歌。歌曰。音。七年。日。憐愛也。

勸君莫溺女。溺女傷天性。男女皆吾兒。貧富有定分。若云養女致家貧。生兒豈必皆怡親。浪子千金供一擲。良田美宅等埃塵。更兼兄弟多悖逆。同室操戈。越與秦。秦率不少貴公子。覆宗滅族空酸辛。若云舉女

發生兒。後先遲速誰能知。當階玉樹多先折。老蚌雙

珠不厭遲。好生戒殺。天地喜墜胎。殺卵神明悲。試看胎謀惟積善。賈氏燕山桂五枝。有女莫愁難遣嫁。裙布荆釵是佳話。婚不論財禮義存。擇壻安貧免辜罣。謾憂養女玷家聲。為兒娶婦亦關情。淫先百惡汝當戒。不種孽根孽不生。富者殺女轉蕭條。忍心做聚家暗消。盜賊天災與訟獄。任君百計也難逃。貧者殺女終不富。家無儋石身無袴。耕男織女衣食豐。何如骨肉圖完聚。殺女求兒兒不來。暮年孤獨始悲哀。不如有女送終去。猶免百骨委蒿萊。勸君莫殺女。殺女還

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八 舊軍室

殺子。仁人有後。惡人凶。桂折蘭摧。疾如矢。勸君莫殺女。殺女還殺妻。生珍嬰兒。成索命。牽衣地獄徒悲傷。勸君莫殺女。殺女還自殺。孽冤相報。幾時休。轉切投胎。定天扎。孺子人井尚堪憐。如何嫡女葬黃泉。及笄往來尚垂淚。何忍懷中腹相棄。古往今來多殺機。可憐習俗不知非。人命關天。況骨肉。莫待回頭淚滿衣。鹿門先生曰。世間大陰德事。莫如活人性命。其有權力勢要者。固當真實力行。隨時隨處。常常以活人為念。斯仁矣。夫活人之德固大。而活嬰兒之德為更大。何

也。嬰兒者。不識不知。無罪無尤。北父母以成形。本天地以賦氣。靈光一到。性命立焉。彼為投生而來。必有宿業塵緣之因。舉而養之。是至性也。奈何世之貧民。或迫於饑寒。或逼於債負。乃有為人作乳婆者。棄己之子。置諸道傍。何其悲哉。聞有好仁者。收養撫恤。亦足以見其慈憫之心。用之而不涸也。然又貴有擴充者矣。近者都中有育嬰堂。廣陵有育嬰社焉。其法最良。其善最大。以是廣而行之。至於天下。功德浩蕩。充塞兩間。何可盡也。嗚呼大哉。疾音哀。塵也。蚌音養。給屬。儒音。小。嬰。受。二。結。

庸行編 卷之六 產育類

讀平聲。石量名。十斗曰石。轉音相。合。磨石為一音義。非。

庸行編卷之六終

庸行編卷之七

析津牟允中叔庸  
上黨尚詮源化村

攝生類

雲笈七籤曰。夫人稟二儀之氣。成四大之形。愚智貴賤。則別。好養貪生。不異。貧迫者力微而不達。富貴者優傲而難恃。性愚者未悟於全生。識智者或先於名利。自非至真之士。何能保養生之理哉。其有輕薄之倫。亦有矯情冒俗。口誦其事。行已違之。設能行者。不踰

庸行編 卷之七 攝生類

聯朔。即希長壽。此亦難矣。是以達人知富貴之驕傲。故屈迹而下人。知名利之敗身。故割情而去欲。知酒色之傷命。故量事而撙節。知喜怒之損性。故豁情以寬心。知思慮之銷神。故損情而內守。知語煩之侵氣。故閉口而忘言。知哀樂之損壽。故抑之而不有。知情欲之竊命。故忍之而不為。若加之寒溫適時。起居有節。滋味無爽。調息有方。精氣補於泥丸。魂魄守藏。和神保氣。吐故納新。嗜慾無以干其心。邪淫不能惑其性。此則持身之上品。安有不延年者哉。得音尊上。聲。哉。抑也。

又曰形者氣之聚也。氣虛則形羸。神者精之成也。精耗則神悴。形者人也。為萬物之最靈。神者生也。是天地之大德。最靈者。萬物之首。大德者。為天地之宗。萬物以孕育為先。天地以清淨是務。故君子養其身而愛其神。敬其人而重其生。莫不稟於自然。從於自在。不過勞其形。不妄役其神。神音宰。神音宰。

又曰。夫人只知養形。不知養神。不知愛神。只知愛身。不知形者。載身之車也。神去則人死。車敗則馬奔。自然之至理也。

庸行編

卷之七 攝生類

三 濤寧堂

又曰。五色重而天下爽。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通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五音者。塞耳之椎。五味者。截舌之斧。錐音追。穿鑿之銳者。惟音垂。擊物具。截音前入聲。

仙經曰。我命在我。不在於天。但愚人不能知此道。為生命之要。所以致百病。風邪者。皆由恣意極情。不知自惜。故虛損生也。譬如枯朽之木。遇風即折。將崩之岸。備水先頽。今若不能服藥。但知愛精節情。亦得一二百年壽也。

禁忌篇曰。善攝生者。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興起有至和

之常制。筋骨有偃仰之方。開邪有吞吐之術。流行營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養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草木以救虧缺。服金丹以定不窮。養性之道。盡於此矣。

名醫攷略曰。世人不終者。壽咸多夭。沒者。皆由不自愛惜。忿爭盡意。邀名射利。聚毒攻神。內傷骨髓。外乏筋肉。血氣將無。經脉便壅。內裏空疎。惟招眾疾。正氣日衰。邪氣日盛矣。不異舉滄波以炷燭火。類華岳而斷涓流。語其易也。甚於茲矣。燭音醺。炬火也。又音爵。義同。

庸行編

卷之七 攝生類

三 濤寧堂

莊子曰。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憂患。其中開口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成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騏音奇。驥音記。千里馬也。

本草總論曰。夫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徇智巧。以憂畏徇得失。以勞苦徇禮節。以身世徇財利。四徇不置。心為之病矣。極力勞形。操暴氣逆。當風

縱酒。食嗜辛鹹。肝爲之病矣。飲食生冷。溫涼失度。久坐臥。大飽大饑。脾爲之病矣。呼呌過常。辭爭陪答。冒犯寒暄。杏食鹹苦。肺爲之病矣。久坐溼地。強力入水。縱欲勞形。三田漏溢。腎爲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則重。重則必斃。嗚呼。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保音竈。愁不安也。鹹音咸。鹽味也。淫音失。幽淫也。俗作濕。并非。太玄經曰。喜怒損性。哀樂傷神。性損則害生。故養性以全炁。保神以安身。氣全體平。心安神逸。此全生之訣也。

庸行編

卷之七 攝生類

甲

諸字堂

抱朴子曰。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言也。且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患。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沈醉嘔吐。傷也。飽食即臥。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性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可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可過多。凡

食多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也。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脫。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不欲露臥星下。不欲眠中見扇。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損壽耳。純陽真人曰。人若外視外聽。心馳意往。則神耗。動舉無度。多言無忌。負重挈輕。則氣耗。神耗。精隨而耗之。氣耗。精亦隨而耗之。神隨精聚。氣隨精生。精亦逐神氣之消散。心動神耗。意動氣耗。念動精耗。動則有限之元氣。易於散盡。人無氣。豈能生乎。惟常常虛無。則精氣神之不耗矣。挈音竈。攬執也。同。挈。耗音。蒿去聲。又音蒿。藏也。虛也。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

庸行編

卷之七 攝生類

乙

諸字堂

海虛脫。多喜則胸臆納客風。多怒則腰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志氣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沈

迷茲伐人之生。甚於斧斤。蝕人之性。猛於豺狼也。

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燥

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善養氣。則無

是矣。煥音於上聲。又音郁。煥也。

坐忘銘曰。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百神和

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諂無媚。不執可員可方。不

貪便是富貴。不苟何懼公堂。

思慮之害。甚於酒色。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則腎水

下涸。心腎不交。入理絕矣。

庸行編 卷之七 攝生類

六 潘寧堂

碧虛子曰。止思慮。所以養心也。安恬澹。所以養性也。平

喜怒。所以養情也。省言語。所以養氣也。絕嗜慾。所以

養精也。節勞逸。所以養身也。鍊陽神。所以養命也。減

供奉。所以養福也。修此八養。神仙可望。

又曰。學者有五節。一曰。言語知節。則慾尤少。二曰。舉動

知節。則悔吝少。三曰。飲食知節。則疾病少。四曰。愛慕

知節。則營求少。五曰。歡樂知節。則禍敗少。

三星子曰。省慾可益壽。省言可益福。省費可益祿。費用

多者。祿消之漸。妄言多者。損福之門。嗜慾盛者。伐壽

之斧。

鹿門先生曰。欲修道者。必先養氣。欲養氣者。必先緩性。

欲緩性者。必先和心。欲和心者。必先調怒。欲調怒者。

必先含忍。欲含忍者。必先克己。欲克己者。在制其私

心而已矣。調音通。作消。除也。

又曰。學者須於閒時鍊心。靜時養心。坐時守心。行時驗

心。言時省心。動時制心。稍有疎虞。即便走作。

靈壁先生曰。學者有九障。一曰。喜怒障。二曰。欲惡障。三

曰。億逆障。四曰。憂恐障。五曰。人我障。六曰。墨礙障。七

庸行編 卷之七 攝生類

七 潘寧堂

曰。衣食障。八曰。理道障。九曰。事境障。有一於此。道不

可幾。墨音卦。礙也。

又曰。閉門養靜。莫存事於心。莫抱憂於內。坐臥之閒。閒

適如意。惜力以養神。惜動以養氣。從容恬澹。此皆先

務也。人能合上數言。方有基址。後可入道矣。

天隨子曰。氣有五害。憂思則氣結。憤怒則氣逆。恐懼則

氣陷。拘迫則氣鬱。急遽則氣耗。豈養氣之道乎。故心

和氣平者。為載道之器。

碧雲子曰。清靜經云。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

浪生或常沈苦海。蓋煩惱皆因妄想而成。人能屏除一切妄想。只順受目前境界。便處富貴也。安處貧賤也。安若妄心一動。但向適意一邊想去。便是日討煩惱。人生在世。事緣多難。合意無明煩惱。日日糾纏。使此心眩亂。不得寧靜。就是生或種子也。皆識神之害也。學道人。急須除煩惱障。非理來要受得過。拂意時。要遣得過。清苦日。要守得過。鬱煩時。要耐得過。嗜慾生。要忍得過。胸臆間。自有一種冷冷澹澹。落落浩浩。趣味無明火自息。煩惱障自除。方是修行得力處。

庸行編

卷之七 養生類

入 潘軍堂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慾。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保此三全。是謂聖賢。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中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仙可了。

道書極貴口中津液。謂之金醴玉漿。無事靜坐。嗽而自嚥。不徒灌溉五臟。亦能止滅心火。不使飛焰。乃既濟之理也。然非澹素自茹。緘默自攝。則焦吻塞喉。正恐無唾可嚥耳。體音李。甘酒也。緘音監。平聲。封也。唾音拖。去聲。口液也。

辟穀咽津為上。咽氣為次。咽津者。腎中之水。上通舌底。

二餐大有真味。如小兒咽乳。滾滾不止。雖應酬交際。而終日忘饑。咽氣則閉口住息。身心俱寂。然後可此。不可以歲月效也。咽音宴。吞也。食既下謂之咽。

尹真人曰。三慾者。食慾。睡慾。色慾。三慾之中。食慾為根。食得飽。則昏睡多。起色心。若食止三四分。氣候自然順暢。

食服膏溫。一體皆春。心氣嘗盛。百病自避。

多味之人。有五患。一者大便滑。二者小便數。三者饒睡。眠。四者身重。不堪修業。五者多患。不消化。

庸行編

卷之七 養生類

九 潘軍堂

五穀五蔬以養人。魚肉以養老。形苦者。饑渴為主病。四百四病為客病。故須食為醫藥。以自扶持。是故知足者。舉箸常如服藥。

古云。節飲食以養其身。吾獨怪夫耽麴蘖者。韜精沈飲。為長夜之歡。擲雉呼盧。須傾百斗。竟醉矣。乃服葛根湯以解醒。嗜滋味者。恣意烹調。羅肥甘於几席。盤餐擺列。不厭飫不休。竟飽矣。乃噉苦茗以消悶。夫任情醉飽。又憑茶葛二物以消磨。是何異揖盜入門。伏兵勒殺。真以吾腹為戰場。損腸胃多矣。與其消解於後。

孰若適可於前。故節之一字當味也。醒音呈。病酒也。景行錄曰。節食養胃。清氣養神。口腹不節。致疾之因。念

慮不正。殺身之本。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

史稽臣曰。酒能傷人。今人不察。終日酩酊。以醒未醒。新

厄又進。漏盡方休。午餘復集。甚至廢寢忘食。腹中惟

有糟粕。其不為腐腸藥也。幾希矣。酩酊音毛。醒音貌。

飲茶者。宜熱宜少。不飲尤佳。久飲去人脂下焦。虛冷。饑

尤不宜。惟飽食後。一二盞不妨。忌點鹽空心飲。

人知酒能傷人。不知茶亦能傷人。按本草。茶性最寒。伐

庸行編 卷之七 衛生類

十 滄寧堂

胃傷脾。銷厚味。解宿醴。化腹內積滯。有剋無補。膏粱

者。猶可當其鋒。若蕭藿腸腹。久飲必傷元氣。飯食漸

減。胸腹虛膨。自謂胃脘不清。又以濃茶消導。猶抱薪

救火。為害愈深。又有婦女喜啖碗兒茶。汁水飲而渣

先啖。上行下効。老幼皆好之。以致脾胃受傷。容顏黃

瘦。呼茶之為害如此。惟薄其味。而不過飲焉。可也。

王陽明先生曰。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

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

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

後睡眠。晦庵謂未發之妙。不知本於千金方云。半醉

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

懶可臥。不可風。靜可坐。不可思。悶可對。不可獨。勞可酒。

不可食。醉可睡。不可淫。

寢臥不得多言笑。譬五臟如鐘磬。不懸則不可發聲。

陰符經曰。淫聲美色。破骨之斧鋸也。世之人。不能求靈

燭。以照迷情。持慧劍。以割愛慾。則流浪生歟之海。是

割先於思也。

庸行編 卷之七 衛生類

士 滄寧堂

則醇酒淋其骨髓。夜則房室輸其血氣。耳聽淫聲。目

樂邪色。生產不時。孕育太早。或童孺而耗氣。或疾病

而憊精。精氣薄惡。血脈不充。既出胞藏。養護無法。又

蒸之以五味。重重相傷。病病相孕。國無良醫。醫無審

術。會有一疾。莫能自免。當今少百歲之人者。豈非所

習不純正也。胞音拋。膀胱也。藏去聲。俗作臟。即五臟也。

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色使目昏。聲

使耳聾。味使口爽。苟能節宣。可以增壽。一日之忌。暮

無大醉。一歲之忌。暮須遠內。終身之忌。暮常護氣。



史稱臣曰。獨宿之妙。不但老年少壯時。亦當如此。日間紛擾。心神散亂。全望夜間靜睡。以復元氣。若日裏心猿意馬。控制不來。及至醉飽。又復恣情縱欲。不自愛惜。如泥水一碗。何時得清。

南方飲食。不使過飽。每日必四五次。北方飲食。不喜頻煩。日止兩餐。食必盡量。養生家云。兩餐盡量。體厚者宜之。若秉質虛弱。果腹必至傷脾。宜頻頻進食。寧少勿多。使腹中易於運化。

寒猶可禦。而暑不可避。涼亭水榭。風車簟枕。世不多有。庸行編 卷之七 攝生類 上 養寧堂

縱有之。遇流金燄石之時。其為熱自若也。食冷物。恐生病。食熱物。汗浹如雨。思之。為人何益於事。矧得害利害。不能理遣。而心火熾甚。妻孥累重。支吾不暇。而家火逼迫。當此流火。而心火家火為之俱焚。鑊湯爐炭。一時頓現。一年復一年。髮白而皺。催入灰途。不自知也。觀此境界。可不善護所生。鑊音獲。烹器。釜屬。皺音縐。而文威也。內經曰。膀胱者。決瀆之官。化物出焉。其言肺又曰。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蓋人生所化之物。唯溺為多。以其為溼蒸之氣。醞釀而成。若大腸所出。則物之渣滓耳。非

所化者。若腎之精。肝之淚。肺之涕。心之汗。則又各乘感而生。非順化所出者。是以化物。獨屬之膀胱之溺。予嘗淡察之。膀胱一臟。不獨化和氣為物。而溺出之。亦化病氣為物。而溺出之。凡病氣重。則小便必澀。病氣蘇。則小便漸通。人之一身。能洩病氣。無如膀胱。膀胱之水洩。則脾土實。土實。則肺金清。心火降。而百骸理矣。是故養生以實脾為樞。治病則以疎膀胱為樞。衛門寤言曰。人生世間。咸以無病無事為福。究而論之。病特不可多耳。亦不可無。事特不可多耳。亦不可無。

庸行編 卷之七 攝生類 上 養寧堂

蓋多病。身固難保。然太無病。則流於縱肆。而不自省矣。身亦惡乎保。多事。家固難保。然太無事。則徂於怠荒。不自振矣。家亦惡乎保。故時或有病。則知所儆戒。時或有事。則知所操持。保身保家。未必不自有病有事中來。未可卽以無事為福也。醞音蘊。釀音娘。去聲。白香山先生曰。病有十可却。靜坐觀空覺。四大原從假。合一也。煩惱見前。以灰譬之。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覺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達。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室和睦。無

交謫之言六也。眾生各有病根。常自觀察克治。七也。風簷謹防。嗜慾澹泊。八也。飲食寧節。毋多。起居務適。毋強。九也。覓高明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十也。

又曰。病有十不治。縱恣情淫。不自珍重。一也。寤若拘囚。無涵澀之趣。二也。怨天尤人。廣生煩惱。三也。今日預愁明日。一年常計百年。四也。室人噪聒。耳目盡成荆棘。五也。聽信師巫。廣行殺戮。以重業緣。六也。寢興不適。飲食無度。七也。諱疾忌醫。使虛實寒熱。妄投入也。多服湯藥。蕩滌脾胃。元氣漸耗。九也。以久為苦。

庸行錄

卷之七

攝生類

十

潘寧堂

與六親眷屬。常生難割之想。十也。音叨。玩慢也。通也。灑音沙上聲。

郭康伯遇神人。授衛生之術云。自心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

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怡神寡慾。腎水自足。

寶鑑云。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慾。只當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色相。究竟總

成空。音騰。起者。

孫真人養生銘曰。怒甚偏傷氣。思多大損神。神疲心易

役。氣弱病相繁。勿使悲歡極。常令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嘔。夜寢鳴雲。鼓晨興。漱玉津。妖邪難犯。己精氣自全身。若要無諸病。常須節五辛。安神宜悅樂。惜氣保和純。壽夭休論命。修行本在人。若能遵此理。平地可朝真。

陶真人曰。世言服靈丹。餌仙藥。白日而輕舉者。但聞而未見也。至於運氣之術。甚近養生之道。人稟血氣而生。故攝生論云。攝生之要在去其害生者。此名言也。余所編此歌。蓋採諸家養生之要。能依而行之。則獲

庸行錄

卷之七

攝生類

五

潘寧堂

安樂。若盡其妙。亦長生之可觀。今著其歌于左。音記。希幸也。

萬物惟人為最貴。百歲光陰如旅寄。自非留意修養中。未免病苦為心累。何必餐霞餌大藥。妄意延齡等龜鶴。但於飲食嗜慾間。去其甚者將安樂。食後徐徐行百步。兩手摩脅并腹肚。須臾轉手摩腎堂。謂之運動水與土。仰而微呵三四呵。自然食毒氣消磨。醉眠飽臥俱無益。渴飲饑餐猶戒多。食不欲羶并欲速。只可少餐相接續。若教一飽頓充腸。損氣傷脾。非汝福。生食粘膩筋韌物。自戕性命皆勿食。饅頭閉氣宜少

養生膾偏招脾胃疾。鮮醬胎卵兼油膩。陳臭醃茹盡陰類。老衰莫欲更食之。是借寇兵無以異。炙搏之物須冷弊。不然損齒傷血脈。晚食常宜中西前。向夜徒勞滯胸膈。飲酒莫教令大醉。大醉傷神損心志。渴來飲水兼啜茶。腰脚自茲成重墜。嘗開避風如避箭。坐臥須當預防患。況因食後毛孔開。風穢一入成癰瘰。視聽行坐不必久。五勞七傷從此有。人體亦欲得小勞。譬如戶樞終不朽。臥不厭蹴覺貴舒。飽則入浴饒則梳。梳多浴少益心目。默寢暗眠神晏如。四時惟夏

庸行編

卷之七

攝生類

七

醫事堂

難將攝。伏陰在內腹冷滑。補腎湯藥不可無。食物稍冷休哺啜。心旺腎衰何所忌。特忌疎通泄精氣。寢處尤宜綿密閒。宴居靜慮和心氣。沐浴盥嗽皆暖水。臥冷枕涼俱勿喜。瓜茄生菜不宜食。豈獨秋來多瘧痢。伏陽在內三冬月。切忌汗多泄陽氣。陰霧之中無遠行。暴雨震雷宜速避。不問四時俱熱酒。太熱不須難入口。五味偏多不益人。恐隨臟腑成災咎。道家更有願生法。第一令人少嗔惡。秋冬日出始求衣。春夏雞鳴宜早起。子後寅前寢覺來。瞑目叩齒二七回。吸新

吐故無人悟。嚙嗽玉泉還。養胎熱手摩心熨。兩眼仍更揩擦額。與面兩指時將摩鼻。左右耳根筌數遍。更能乾浴遍身開。按胛時須紐兩肩。縱有風勞諸冷症。何憂腰背復拘攣。噓呵呼嘻吹及咽。行氣之人分六字。果能依用口訣中。新舊有痾皆可治。聲色雖云屬少年。稍知撙節乃無愆。閉精息氣宜閒早。莫使羽苞火中燃。有能操履長方正。於名無貪利無競。縱向歌中未能行。百行周身亦無病。初音刃柔而固也。鮮乍上聲。博音博。火乾也。

昏姻類

庸行編

卷之七

昏姻類

七

醫事堂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按古者六禮。納采。謂納鴈以爲采擇之禮。卽今世俗所謂下定也。問名。謂問女生之母名氏也。納吉。謂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謂納幣以爲昏姻之證。幣用色絹。貧富隨宜。更用釵釧羊酒果實之屬亦可。各隨鄉俗。請期。謂請昏姻之期也。親迎。謂主人醮其子而命之迎。先男帥女。女從

男。剛先於柔之義也。近則迎於其家。遠則迎於其館。至則入而奠鴈。鴈用生者。左首以生色。綰交絡之。無則代以阜鵝。蓋鴈非時至之物。而閩廣滇黔亦所不到。鵝形色類鴈。足皆跌屬。爾雅云。舒鴈鵝。鵝亦鴈之屬也。故借以代之。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程子曰。取其不再匹偶也。按士昏禮。六禮皆用鴈。家禮惟用之親迎者。從簡省也。六禮皆布筵几於廟。則不止於納采告廟明矣。今世俗昏姻之禮。多有紕繆。惟習禮君子。裁酌行之。挽風厚俗。此其重焉者矣。通稱紕繆。帛之

丘瓊山先生曰。按古有六禮。家禮略去問名。納吉。請期。止用納采。納幣。親迎。以從簡省。今擬以問名併入納采。而以納吉。請期。併入納幣。以備六禮之目。然惟於書辭之間。略及其名而已。其實無所增益也。若是人家納幣。未卽親迎者。遽以期日爲請。失之太早。宜別行請期一節爲是。

注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取陽往陰來之義。今世俗不知昏之爲義。往往拘忌陰陽家書。選擇時辰。雖斯旦晝夜。亦肯成禮。殊爲紕繆。朱子

曰。士人欲行昏禮。而彼家不從。只得宛轉使人與議。古禮也。省徑人何可不行。斯音欣。旦明。日將出也。

禮郊特牲曰。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蓋託於遠嫌之人。重其有別之禮也。禮大傳曰。同姓而百世昏姻不通。周道然也。言同姓雖百世之遠。無通昏之事。此其道所以爲至。而人始異於禽獸也。曲禮曰。娶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謂卜其吉凶也。今世俗不知此義。往往有同姓爲昏者。乃曰同姓各戶。則悖謬甚矣。願主昏者慎之。

家禮曰。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注云。大功未葬。亦不可主昏。凡主昏。謂壻之祖父。父。及爲家長者。宗子自昏。則以族人之長爲主。

白虎通曰。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禮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故古者聖王重冠。又曰。古者冠禮。筮賓。所以敬冠事。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冠於祚。所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蓋古者童子雖貴。名之

而已冠而後賓字之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

謂書也

家禮曰男子自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

喪始可行之注云即大功未葬亦不可行笄禮亦然

劉氏璋曰笄今簪也婦人之首飾也女子笄則當許嫁

之時然嫁止於二十以其二十而不嫁則為非禮按

笄禮即今世俗所謂女子上頭也

笄音雞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為人子為

人父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

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為

庸行編

卷之七 昏姻類

三 禮學堂

輕薄生子過十歲猶總角者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

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

之道故也今冠禮雖不行冠義不可不知必當可冠

之時方為議昏庶可責以成人之事乃子年甫十三

四以上便為成昏是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之也

漢王吉曰夫婦人倫大綱壽夭之萌也世俗嫁娶太蚤

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失

禮記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謂以子代父以婦代姑相

承代之次第也故不賀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

離也欲相離故不能寐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

親也謂娶妻以代父母有可感傷不忍川樂今舉世

用之不以為怪昔人已有非之者知禮君子不可用

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歿則如之何孔子

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謂更改其嫁時之衣

用素服以生白絹束髮以奔喪也如女在塗而女之

父母歿則女反謂女已在塗聞其父母歿尚且反還

其家今世俗乃有停喪嫁娶或因葬送而昇歸者此

庸行編

卷之七 昏姻類

三 禮學堂

何禮也

編音稿縞之白者昇音余一人對舉物也又音豫義同

如親迎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

不入改服於外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此

謂在塗間聞齊衰大功廢昏禮若婦已揖遜入門內

喪則廢外喪則行之也若行禮時遭喪除喪之日祭

重昏輕則昏禮不復補之可知矣

郊特牲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歿不嫁又曰共牢

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劉氏璋曰儀禮疏云卷謂半瓢以一匏分為兩瓢謂卷

婿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酌。故云合卺而酌。卺音讀。卺音用酒也。

伊川先生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

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

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

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文公先生曰。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

不見舅姑者。未成婦也。伊川云。婦至次日見舅姑。三

日廟見。

司馬溫公曰。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

庸行編 卷之七 昏姻類 圭 潛寧堂

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

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

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一時之富貴而娶

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

妒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

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乎。又世俗好

於祿祿童幼之時。輕許為昏。亦有指腹為昏者。及其

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

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連獄致訟者多矣。

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家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昏。

既通書。不數月必成昏。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

法也。磁音姜上聲。祿音負兒衣也。

又曰。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鹵之道也。今世俗之貧

鄙者。將娶婦。先問資粧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

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

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給負約者。是乃驛儉賣婢。鬻

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昏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給。

則殘虐其婦。以摠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其資。而

庸行編 卷之七 昏姻類 圭 潛寧堂

以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粧既

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貸於女氏。貨有

盡而責無窮。故昏姻之家。往往終為仇讐矣。是以世

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由此故也。

然則議昏姻而有及於財。皆勿與為昏姻可也。俗音賸。牙音也。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

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

之事舅姑。必執婦道。蓋以女婦之性。大抵畏慕富盛

而厭貧賤故也。

伊川先生曰。世人多謹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其可忽哉。若娶婦先問資粧之厚薄。嫁女先問聘禮之多寡。是尚財勢。而不論年行。因之敗德蠹家。開離骨肉多矣。人能思良婦爲起家之本。務在配德。勿攀高門。勿貪貨利。苟得勤慎貞賢之女。彼必安貧守分。孝親和家。尤爲生福之源也。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婦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

庸行編

卷之七

婚姻類

活

潘寧堂

故有是說。然俄成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謂音響也。謂義屬也。今人非禮結親。不過爲貨財耳。是故有以望族而配微賤者。有以儒門而嫁庸惡者。有以良儒之家而攀親於土蠹者。有以幼弱之女而填房於衰暮者。貨財所在。令人顛倒。若此。然則如之何。曰。惟結親論世。不論勢。擇婿取才不取財。庶乎其可矣。

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惠戚。復置弗與。聞會幾何時。而奄彙俱罄。怨天尤人。謀擾萬狀。其夫雖

沾餘沫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惡昏沮喪。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音聲去聲。聲也。謀。

袁氏曰。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門閥之高。資產之厚。苟人物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況有不和而生他事者乎。又人家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凡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生他事。如我女不如彼子。萬一不和。卒爲所棄。男女昏嫁。切須自揣。

又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昏姻。大抵女欲得託男。

庸行編

卷之七

婚姻類

圭

潘寧堂

欲得偶。若論目前。悔必在後。蓋富貴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可見。若蚤議昏姻。事無變易。固爲甚善。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婿流蕩不肖。或所議之女。狠戾不檢。甚或有惡病廢疾。從其前約。則事關宗祀。背其前約。則有乖禮義。爭訟由之而興矣。述音經。述也。代也。

閒有幼小議親。便取歸家。世俗所謂豚養者。鮮有完全長而化離者多矣。其故何在。蓋男女年及昏嫁。情實已開。一見交固。雖有過失。各相包容。若夫髫髻相聚。

嬉戲致爭。飲食致爭。平時相怒。已積於胸中。縱及長成。雖已好合。而平昔積忿。終不能平。必至於睽離而後已。此音痞。分判也。音音。視毀故齒更生新也。

人家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為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托女家。而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也。稍或家道尋常。必欲望高。陪費財產。致破自家。亦不淺思之過也。

世人於嫁娶一事。必誇奢闊靡。苦費經營。往往有因一庸行編

卷之七 昏姻類

三六 滄寧堂

嫁一娶。而大傷元氣者。至事後追憶所費。其實正用處少。浮用處多。如富盛之家。必欲從厚。與其金珠溢篋。幣帛盈箱。綵轎几筵。極一時之盛。何如佐以資本。代置莊田。為彼後日之恆產乎。曾見詩譚一味。昏姻幾見鬪奢華。金屋銀屏眾口誇。轉眼十年人事變。粧奩賣與別人家。此意殊有淡味。

史搢臣曰。昏姻之約。有因世誼而結者。有因仕途而結者。有因舊親而結者。有因共事而結者。有因文章道義而結者。有因同處患難而結者。總之既為昏姻。無

論過門與未。自當休戚相關。愈加親厚。每見人於未結親時。相與極好。及結親之後。爭長較短。讓媒妁。怪係親。彼此求全責備。致使翁婿婆媳。各懷帶芥。又有不足之求。致舉富室。回門定爭繁文。會親務要戲酌。勢必時日遷延。兩親家過門不入。即偶或登堂。茶不沾唇。總以未曾會親為念。故女子于歸之後。竟有數年不得歸寧者。咫尺家庭。子母間隔。悲思啼泣。能不傷心。或於習俗靡文。有傷至親骨肉。是求親而反疎也。願世之結親者。既相諒為昏。男得賢婦。女得賢夫。

庸行編 卷之七 昏姻類

三六 滄寧堂

則昏嫁之道成。兒女之事畢矣。又何必拘拘小節。反令至戚參商。兒女愁怨哉。帶音帝。芥雙也。幼小議親。固屬不可。若結親於遠。尤宜慎重。嘗有一時情義相投者。便為昏姻之約。不思女子出毛離裏。追隨膝下。一旦拋之遠方。心實難忍。使于歸之後。琴瑟和諧。猶可少慰。若遇佳節生辰。思及天涯骨肉。此時此際。必有難為情者。況有夫婦不相得。舉目無親人。鬱鬱此心。誰堪與語。其不因此而致疾者寡矣。聞有宦遊便道。得一重逢。無奈離別匆匆。勢難久聚。吁。當



其出閣之日。便是生離。回首父母之邦。竟成異域。爲父母者。能不爲之懷然乎。

昏姻而論財。究也夫婦之道。終而求福。究也父子之恩。絕婦凌其夫者。恃於富也。子露其父者。惑於地也。男昏不宜太早。女嫁不宜太遲。其中委曲多端。不能盡述。

合昏一事。考之前古。原無此術。至唐呂才始創此說。卽合昏書內。已有闢其謬者。今時惑於星家。動稱命犯鐵帚。狼籍望門。八敗等煞。因此破昏甚多。不思古來庸行編

卷之七 昏姻類

三九 潘寧堂

舉案齊眉。雀屏中目。何無合昏之說耶。然積習難改。必不得已。止宜推算八字。刑冲。揀選六禮吉日。男擇女之德。女擇男之行。門戶相當。年齒相等。此卽合昏之道。又何必別求異說也。帝音周上聲。慧也。

議昏。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媒所以謀合兩姓而成昏媾也。第其言多不實。不可盡信。彼只圖撮合成。往來得利而已。如果甲有女。某甲有兒。物色一定。便虛架其辭。以給兩家。給男家。則盛稱女之才貌女紅。給女家。則侈言男之人物家業。或於此虛報粧資之厚。於

彼又明聘禮之豐。說得兩意相歡。一時不察。遂成昏姻之好矣。厥後事事俱不如其所言。必致毀隙叢生。此離反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凡主昏嫁。必自己採訪確實。願結絲蘿。方可使媒往來通言。切不可聽其一面辭。有悞兒女終身也。戒之慎之。給音論。與語同。欺誑也。

按家禮。昏之明日。新婦夙興。見舅姑。各獻贊幣。次見諸尊長。及卑幼。次見諸親屬。若家婦。則饋婦家所設之饌於舅姑。飲食畢。舅姑饗婦。婦拜受之。三日。主人以婦見於祠堂。所謂廟見也。明日。婿始見婦之父母。亦庸行編

卷之七 昏姻類

三九 潘寧堂

各奉贊幣。婦父引婿廟見。次見父黨諸親。主人禮婿如常儀。酬酢畢。答婿以幣。至回門。對月。并會親筵宴。餞節。皆未之載。今世俗於禮之重者。皆不知而不行。於禮之輕者。舉世皆行之。積習固已難變。或告之以禮。未有不迂而笑之者矣。丘瓊山先生曰。世之好議人者。已憤然於儀文節度之間。而忌人有爲。聞有行禮者。則曰彼行某事。未合於禮。彼行某禮。有戾於古。甚者又曰。彼行之不盡。何若我不行之爲愈也。不思人之行禮。如其讀書。讀書者未必皆能造於聖賢

之域。然錯認金根爲金銀者。較之併與金銀不識者。果孰勝哉。記曰。禮從宜。事從俗。夫俗禮之輕者。且不可廢也。而昏禮之有闕名教者。如之何其廢之。

世俗昏嫁後。必有會親筵宴。既曰會親止。宜宴會男女。兩家內外親屬。以便新婦拜見。其慶賀賓朋。宜另擇吉譙之。今則不然。於會親之日。無間親疎。只以人多爲勝。有因親及親。因友及友。有轉轉請託。支牽蔓引。相顧無相識。弟有分資。便可與茲嘉會。他日相逢。仍是路人。誠可笑也。更可怪者。姻親不思親誼。乃以欺

庸行編

卷之七 昏姻類

三 滄軍堂

壓爲強。如女家之赴宴者。約五六十人。給云止三四十人。及卽席酒殺不備。心始快然。市語謂之拏箇子。以爲壓倒彼家矣。嘻。異哉。以新結之親。正宜修好。初會之日。便生嫌疑。豈結親之道哉。夫都下文獻之地。惟習禮君子。辭而闕之。勿行焉可也。

史搢臣曰。俗禮成昏後。三日方分大小。然此三日。雖大小未分。而名分自在。乃有禮義之邦。竟有開房惡俗。傷風敗化。言之污人齒頰。借口大小未分。詭浪笑語。無所不至。或袖鞋懷悅。或臭髮聞香。或連姑嫂妯娌。

率人嘲戲。甚將阿伯阿翁。跪飲牀榻之前。誰生厲階。敗壞倫常至此。且主客亦有因此而生嫌隙者。願移風易俗。君子起而力改之。

類音。易。夾也。夾而兩。有也。悅音稅。用。以。拭手者。

夫婦配合。人之大倫。其私褻之事。何可挂諸齒頰。不謂南省有數處惡俗。合卺之後。必欲討喜。有喜卽爲全璧。無喜便屬瑕疵。夫喜者。聞係些須血耳。不知血之存遺。正不爲淫合一事。或登高跨猛。或跌撲久蹲。或洗浴麻巾。或行經粗紙。又或女年過長。以及多食酸鹹。俱能失去。今人不察新婦之賢德。徒惑於渺茫之荒言。以致醜播中外。覺起閨闈。迨後婦秉堅貞。夫心悔釋。急欲泯滅前言。馴馬難追。在淑女負屈含羞。終身莫辨。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夫當方新之伉儷。卽起莫大之猜嫌。琴瑟乖張。家道不和。往往由此。況清名一玷。兩姓攸關。達人於斯。所當昭悉。

橫渠先生曰。齊家者。貴乎訓婦。訓婦不嚴。則關口之事。與矣。關口不已。則情義乖離。禮法放廢。古云。教婦初來。有旨哉。夫禮法之家。家政森嚴。婦至其家。自然敬懼。再臨之以巖巖之色。訓之以侃侃之言。則驕態不

庸行編

卷之七 昏姻類

三 滄軍堂

敢擅作。惟有一等人家。素無禮法。先來者縱恣。後至者效尤。娶婦到家。故爲輕薄之態。以爲寵愛。性良者固知感矣。性戾者遂無所忌憚焉。豈非自貽伊戚哉。慈音縱上聲。誘音舅。從惡勸也。

靈璧先生曰。孟子曰。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君子可不體此情乎。凡於親戚族黨朋友鄉里之間。有男女失時而不昏嫁者。當爲量其家與財而成就之焉。或有既結昏姻而貧不能嫁娶者。則爲資助而偕之焉。俾內無怨

庸行編

卷之七

昏姻類

三

清寧堂

女外無曠夫。而父母之願遂。男女之情洽。其德爲何如乎。乃今不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誰能以他人之昏姻爲念哉。挾私怨而睽其事者有矣。懷妒心而生其閒者有矣。抑何惡歟。夫我即怨其人。彼驕兒幼女。與我乎何怨。乃欲其失所而後快焉。則其心之殘忍。亦已甚矣。至於懷嫉之人。則又愚之甚者也。妒其富貴。安知不更有富貴者乎。妒其才貌。安知不更有才貌者乎。彼人昏姻者。徒將一番陰險之念。變亂之言。喪德饒舌耳。可不戒哉。

鹿門先生曰。嘗見世之愚夫愚婦。或妻厭其夫而生外心。或夫嫌其妻而思更易。往往有離昏之事焉。夫人倫之道。始於夫婦。夫婦和而後家道成。生外心者不貞。思更易者不義。傷風敗俗。悖亂彝倫。君子遇此。當愀然憐憫。責之以大義。畏之以王法。勸之以人情。使改過自艾焉可矣。如不能聽。則當率鄉耆碩。鳴之守令。寘罪伸刑。猶可挽澆風於萬一也。奈何小人相習爲常。不知羞耻。不顧禮義。而惑心之人。更爲作難書焉。或身與其事。飲酒食肉。索謝分金。變亂綱紀。反

庸行編

卷之七

昏姻類

三

清寧堂

覆人道。厥罪大矣。豈得視爲尋常。而輕犯之耶。橫渠先生曰。顯貴之家。廣置婢媵。其中多有既經許人者。主人或愛其顏色。而列爲姬妾。否則爲饒利所惑。嫁與他人。又或僕廝之中。有夫才而婦劣者。則遣其婦而畱其夫。有婦才而夫劣者。則逐其夫而畱其婦。嗟乎。魚水之歡。誰不相憐。枕席之恩。孰能未訣。乃一旦斷其絲蘿之好。分其鴛鴦之翼。哀莫甚焉。滅理傷心。罪與殺人何異。明明鬼神。安得無報哉。禮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昏姻之道大矣。或破之。未金

之前。或被之已合之後。或夫妻既翕。而岳家以瑁賤而生離開。或男女既遂。而尊人以媳貧。而信諧譏。思愛殺人。倍於挺刃矣。況人世陰陽之辨。有繼繼司總統。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無論伉儷之正。卽婢妾之微。僞兒交會。準戎配接。率由一道。定數難移。若夫嫌貧悔盟。恃強奪娶。均於天理有礙。倘官司徇情曲斷。所借成案。卽作離書。大損陰陽。必遭冥譴。涉世居官。可不戒哉。繼音牽上聲。總音犬。又音。去聲。僞音例。伉儷配偶也。

庸行編

卷之七 昏如類

三 潘寧堂

喪祭類

王文祿曰。親之終也。人子痛極魂迷。卒然臨變。欲慎不能。抱終天之悔。無及也。矧終者。人之大限也。慎終者。人子之大事也。是以合棺至成墳。不可不詳也。

按喪禮。初終。疾病遷居正寢。既絕乃哭。夫正寢。卽今人家所居正廳也。惟家主爲然。餘人則各遷於其所居之室中。若病勢度不可起。先設牀於正寢中。子弟共扶病者出居牀上。東首。東首者。受生氣也。既遷。則戒內外安靜。毋得喧嘩驚擾。仍令人坐其旁。視手足男

子不夾於婦人之手。婦人不夾於男子之手。恐其喪也。問病者有何言。有則書於紙。無則否。徹去舊時喪居之衣。加上新製之衣。貴者朝服。庶人浣衣。加水之時。每手足各一人持之。屬續以俟氣絕。蓋置新綿於口鼻之間。綿不動。則是氣絕。氣將絕。則鋪薦席褥於地。俟氣絕。則扶居其上。以衾覆之。置之於地。冀其生氣復反也。始死。遷尸於牀。以一箸橫口中。櫛齒。恐死者口閉。故以箸拄齒。令開而受含也。古用角柶。今以箸代之。至是男女舉哀。哭擗無數。今見人家於病者

庸行編

卷之七 喪祭類

三 潘寧堂

將危之時。便號呼哭踊。後事不能豫備。不能盡禮。是家禮一書。不可不於平時講究之也。擗音屑。柶音。四。狀如匕。慎終者。人子大事。必盡其禮。而後無所悔。夫子云。貧者。稱家之有無。斂手足形。旋斂。不能備禮。人豈有非之者。猶是有餘之家。得爲而不爲。未免失之薄。不惟人非之而已。心能自安乎。世俗相沿於苟且草率。惟事虛文。以爲觀美。如家禮所載。復。築沐浴。含斂。禮之重者。無有舉而行之者矣。敢撮其略。以爲人子省覽。按喪禮始死。以灰者之衣招魂。曰復。謂招魂以復魂。

也。乃於潔淨地。掘坎爲窆。煮沐浴湯。設幃堂。設牀於尸前。遷尸於牀上。以衾覆之。先解其髮沐之。次令侍者以手抗其衾。先浴其上身。次浴其下身。各以一巾拭之。畢。還覆以衾。翦爪。盛於囊。候大斂。納於棺。其沐浴餘水。并巾櫛。棄於所掘坎埋之。遷尸於襲牀。悉去舊時衣。及復衣。易以新衣。乃設奠。飯舍。以新水。浙米令精。初以匙抄米。實於尸口之右。并實以一錢。再則左。再則中。俱如之。有餘之家。不用錢。金珠亦可。三飯舍訖。去櫛齒。先加幅巾。次充耳。用白綿二塊。如棗核。

庸行編

卷之七 喪祭類

三 潘寧堂

大塞兩耳。次用帳目帛。用阜絹。方尺二寸。紅裏夾縫。充以綿。四角有繫。於後結之。次納履。次襲淺衣。結大帶。設握手帛。用阜絹。長尺二寸。廣五寸。以淺絳色爲裏。亦絮綿。握之中央。以安手。有繫結之。覆衾。夾之明日。小斂。設牀。施薦席褥。用細白布爲絞。橫者三幅。直者一幅。每一幅兩頭皆析爲三片。橫者之長。取足以周身相結。直者之長。取足以掩首至足。而結於身中。先鋪橫者三幅於褥上。乃鋪直者一幅於橫者上。又於布絞上加衾。用布五幅。聯合爲一。如今之單被。斜

鋪於布絞上。畢。遷尸於上。去其枕。舒絹帶。以枕其首。仍捲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捲末以夾其兩脰。此皆用夾者。所有衣服。或顛或側。但取正方。惟上衣不可側。先緊捲單衾。包裹斂衾。然後掩首。結絞。先結束直絞。次結束橫絞。畢。又別以衾蓋之。厥明。舉棺入置於堂中。少西。置衾之有綿者於棺中。垂其裔於四外。子孫婦女及侍者。共舉尸。納棺中。綿衾內。安臥端正。實以生時齒髮。及所翦爪。於四角。又揣其空穴處。捲衣塞之。務令充實。不使動搖。收衾之四角。垂於棺外。

庸行編

卷之七 喪祭類

三 潘寧堂

者。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滿。主人主婦。憑棺哭。哭畢。蓋棺。禮三日而斂。夾之第三日。陳大斂衣衾。衣無常數。衾用有綿者一。單者一。絞用布三大幅爲之。橫者三幅。通身劈裂爲六片。去其一片。而用五片。直者一幅。裂開兩頭。各爲三片。甯其中開三分之一。其長如小斂者。掩首。結小斂絞。家禮本書儀。蓋合兩斂以爲一小斂。欲從簡。以便無力者。且當天氣晴熱之時。夾者氣已絕。肉已冷。決無可生之理。宜依儀禮卒斂爲是。然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有力

者。自當如禮。若夫無力者。不得已如家禮。只一小斂。亦可。蓋禮廢之後。知斂者少。近惟作作中有能斂者。必詳問如家禮所載斂法。方可委之。人子宜止哭臨視。不可徒委之僕從。致令草率傾側。親安則子安。所謂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慎之慎之。喪音兌。慢也。覆也。交上聲。縛也。司馬溫公曰。古者歿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顛側衣裳。使之正方。束以綬。給。韜以衾。冒。皆所以保其肌體也。今世俗有襲而無大小斂。所闕多矣。然古者士襲衣三稱。大夫五稱。諸侯七稱。公九稱。小斂。尊卑定用。

事耶。立喪主。以歿者長子為喪主。無則長孫承重者。專奉饋饌。以歿者之妻為主婦。無則主喪者之妻。以子弟知禮。且能幹者護喪。以同居之尊且親者主賓。如無同居者。擇族屬之親賢者。又無族屬。則用親戚。又無親戚。則用執友。專主與賓客為禮。又喪必有相。況禮廢之後。人家子弟。未必皆知禮。宜議親友。或鄉鄰中之素習禮者。一人為相禮。凡喪事皆聽之處分。而以護喪者助焉。以子弟知書者。司書。司貨。司書則一切計告。回帖。皆司之。司貨則一切財貨出入。及親友賻送祭奠之數。當各置一簿。登記之。至於喪事中。當用之物。宜與相禮者議。皆豫為備之。所常用之人。宜與護喪者議。皆豫求其人。庶臨時得用。不致缺乏。如此則各有所司。哀子可無紛擾之慮。而得盡哭泣之情也。昏音昏。心不明也。遺忘也。憤音憤。心亂也。又昏眊貌。傳音附。以貨財助喪事也。劉氏璋曰。凡送歿之道。惟棺與槨為親身之物。孝子所宜盡心。初喪之日。求木為棺。恐倉卒未得其木。灰漆亦未能堅完。或值暑月。尸難久留。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梓。歲一漆之。今人亦有生時自為壽器者。此猶行

其道非豫凶事也。其木油杉及柏爲上。毋使高大以圖觀美。惟棺周於身。梓周於棺矣。棺內外皆用布裹漆。務令堅實。余嘗見人葬墓掩壙之後。卽以松脂溶化灌於棺外。其厚尺餘。後爲人侵掘。松脂歲久凝結愈堅。斧斤不能加。得免大患。今有葬者用之。可謂宜矣。梓音皮。卽地棺也。壙音曠。墓穴也。

司馬溫公曰。棺欲厚。然太厚則重而難以至遠。又不必高大占地。使壙中寬。易致摧毀。宜淡戒之。梓雖聖人所制。自古用之。然板木歲久終歸腐爛。徒使壙中寬。

庸行編

卷之七 喪祭類

早 禮寧堂

大不能牢固。不若不用之爲愈也。孔子葬鯉。有棺而無梓。又許貧者還葬而無梓。今不欲用。非爲貧也。乃欲保安人者耳。梓音崔。性也。又滅也。還音旋。與旋同。

史措臣曰。棺木平日預備者少。臨時營造者多。倉卒惜亂之時。雖託親朋監製。倘不諳練。治不如法。一錯不能再補。人子宜度親病。蚤爲治之。棺以四川杉板。香花紫重者爲上。然價太重。非富貴家不可購。其次則婺源紫槲木根。其質結練。削去四旁。或兩或三合而用之。近多取用福建水杉。只取獨板高大。然輕鬆枯

脆。不若紫槲堅久。制造必擇吉期。工匠須尋老手。棺

不必高大。兩牆不宜太灣。恐日久不能載土。近見良

工。凡底蓋合縫。俱用蘇木爲銀錠。雖不川鐵釘。以釘

年久生銹。必傷棺木。其底作天落槽。其蓋作天落準。

俗曰插蓋。鬼門栓。蓋前鑿一孔。三寸深。棺前穴一孔。

寸餘深。蓋插入時。將栓送入蓋之孔內。齊力一推。其

栓恰好落下。扣住。免擊釘震動棺中。棺制莫善於此。

都下棺制。惟圖高大。有以梔木兩三攢合者。有以梔

木薄板包鑲於外者。無論獨板碎板。必假作花文。僅

庸行編

卷之七 喪祭類

早 禮寧堂

掩一時耳目。入土不數年。如膠舟入水。木已零散。而土壓入棺中矣。其他尚可言哉。其封口糊縫。及棺內外。俱要真正生漆。真則性黏。易乾。方能堅久。金漆無益。無損。硃漆如金寶。年久必暴露。斷不可用。題呼宜刻字。以粉漆填之。省事。則以粉漆書之。北方不用題呼。或隨俗亦可。惟仁人孝子。省去無益繁費。專用力於此。庶無後日之悔也。杉音山。本作櫟。音務。櫟音山。似杉而硬。栓音扇。平聲。俗讀若說。喪禮最大。古人制有成模。絲毫不可增減。但孝子於惜憤之中。不能細加檢閱。必請教親友。有熟諳者。當詳

悉以告苟知之不敬者切勿妄言恐一錯悞豈不貽笑鄰國在巨族之家尤宜慎焉

鄰有喪不可快飲高調至新喪家不可劇談大笑對新

喪人不可褻狎戲謔

劇音極甚也

司馬溫公曰古有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苴食水飲

不食菜果父母之喪既處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

期而小祥食菜果已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

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今之士大夫居喪

庸行編

卷之七 喪祭類

禮記

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視然無愧人亦恬

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

初喪未斂親賓則齋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

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

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輜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

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

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禮也若

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

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

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

衰麻其實不行喪也惟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

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

正法此不復論

觀音泰而慙也

又曰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

寢苦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

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

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嫌疑之際不可不慎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

庸行編

卷之七 喪祭類

禮記

樸馬布裹安轡

苦音類編茅也經音義麻在首在腰皆曰經

待贈之說謂有子孫成名異日可追贈父母考贈之義

凡借封外者官稱曰贈以恩出自朝廷非可私稱

其為某官某封也近見凡民有喪計狀銘旌槩書待

贈某官待贈孺人不思名器不可假人如以平民而

假稱官長則必有執而罪之者乃外者無官而為有

官其誰欺乎毋論生人耳目不可欺飾即外者靈爽

必有難安夫人子以顯親為孝而以僭偽欺親則為

非孝明矣惟素位而行焉可也



莊子盜跖篇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又考爾雅。曲禮。說文。人百歲曰期。九十曰耄。八十曰耄。七十曰老。又曰。數俗稱希。非六十曰耆。五十曰艾。四十曰強。三十曰壯。二十曰弱。十年曰幼。此皆就年齒而言。夫六十猶曰下壽。況六十下乎。若或者必欲書其享年。則耆艾以下。不必特書也。強與壯皆稱壽。而凶短折者。亦可稱弱壽幼壽乎。四十強而仕。婦人亦可稱強仕乎。更有稱春光壽者。悖謬愈甚。惟習禮君子。痛革之可也。老音耄。悖也。耄音田入聲。至也。年之至也。故音導老也。

肩行編

卷之七 奉祭類

四

廣寧堂

家禮。計告於親戚僚友。只書云。某親某人。以某月某日。得疾。不幸於某月某日棄世。專人計告。末書某月某日。哀子某泣血。近則以不孝罪逆。淡重。不自殞滅。禍延某為起語。本家禮謝書式。乃人子自疚之辭。或可用之。古人父母。俱稱哀子。按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近世於父。稱孤子。母。稱哀子。父母俱。稱孤哀子。不知何據也。凡禮中所言孤子。如當室及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而鄭氏禮注亦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孟子亦云。幼而

無父曰孤。明乎三十以上。不得為孤也。然世俗相承已久。恐卒難變。或欲隨俗亦可。純音準。純采。猶全采也。

計狀刊板印刷。謂卷中多述。暫從簡便。已為非禮。況用全張連四大紙。刷印大字。耶。不專書長子名。概列衆子衆孫。已不合禮。況并列猶子姪孫耶。隨俗簡便。只用尋常帖式。書哀子哀孫。不必太大。且不必混列猶子姪孫。庶為得體。刊音慙。宋人謂刊為刻。木印書。俗讀若堪。

喪禮。惟有悲痛盡哀。始或則衣衾棺槨為急。送往則舉。方相。明器。為急。其他繁文。俱非要緊事也。世俗有

肩行編

卷之七 奉祭類

五

廣寧堂

力之家。於發引前夕。親賓辭靈。演劇娛賓。歡飲達旦。謂之坐夜。及其送殯之時。又紙扎神仙人物。令優伶扮演故事。及臺閣陰宅。踏躑賣械。種種不一。四方來觀。無有起而非之者。都下久經禁革。他處猶然。況踏躑多跌撲。喪命者。凡此何益於喪。必欲為此奢靡之事。與其靡費於無用之地。何如堅修丘隴。培植樹木。廣置墓田。為永遠之計乎。仁人孝子。請審慎以行之可也。舉音豫。昇上聲。嬰音雲。棺羽飾。躑音寂。平聲。舉足行高也。

神主所以依神也。按家禮。既葬。題主。謂神歸宅。神返

室堂神主既成。靈有憑依。今世俗不思此義。惟務虛名。卑禮厚幣。必求顯官點主。主先題畢。只空神字一。直主字一點。候官添此一直一點而已。或哀子刺血。或以硃代。不知何所據也。有於未發引日。家中豫點者。有臨發引時。懸棺而點者。雖圖簡便。禮實多。神主既在家矣。葬畢。主人奉靈車反哭。則靈又何所憑依乎。弗思甚矣。神主之制。高卑濶狹。均有取義。非可私意增減。宜遵家禮所定之式。治之若用市賣簡便。則必貽後世之悔也。奄音肫。厚也。空音肫。夜也。言穴中厚暗如長夜也。

庸行編

卷之七

喪祭類

哭

喪事堂

按家禮。柩至壙前。主人男女各就位哭。賓客詣柩前。舉哀。拜辭歸。是賓客不待窆而即歸也。今者賓客有設酒。殺於壙前祭奠者。待柩方入壙。遂將哀子簇擁而去。強以酒啖以肉。甚至醉態橫斜。衰麻撩亂。凡祠后土。藏明器。下誌石。題主。諸儀節。俱略而不行。及奉靈車回。不知反哭之義。不復舉哀。哀子至半途。置靈車於道左。復入齋堂謝客。仍有以酒肉強之者。噫。人子當此痛不欲生之時。乃忍加以逆情犯禮之事。所謂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風何陋也。惟望

習禮者痛改之。哭音談。上聲。與使通。進食也。又音談。義同。

升庵先生曰。按世俗既葬之後。凡有親戚朋友來弔祭。賻葬者。其哀子必具素經。躬造其門拜之。謂之謝孝。有不行者。怪責叢焉。謂之不知禮。此禮行之已久。世俗習以為常。考之古禮。無有也。乃擬為謝書一通。備述所以不躬謝之故。待釋服後。然後行之。命子弟遍奉諸親朋之來祭葬者。升庵之說良是。蓋以人子居喪。不可暫離。几筵朝夕之奉。縲然衰服。奔走道途。信宿旅次。甚至決月經旬不歸。於人子之心不安也。近庸行編

卷之七

喪祭類

哭

喪事堂

世居喪者。不能守禮。未葬已變服出門會客。既葬則酬應無異平時。獨於拜謝一節。乃藉口古禮不行。是為侈然自大者。開一方便門也。惟賢人君子。事事遵行古禮。始可無愧。否則不若隨俗行之。為愈也。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方氏曰。四方男子所有事。苟有事於四方。安能免離親哉。然則奔喪之事。不幸而時亦有焉。此先王所以作為之禮也。按禮記有奔喪篇。家禮本書儀。書儀本禮記。但略舉其

要耳。今世士大夫游宦於外。一聞凶計。心緒噴亂。平時不素講明。倉卒之際。豈能細考。縱一閱之。亦焉能因其略而遂得其詳哉。

聞計之日。爲位而哭。若奔喪。則至家成服。先釋去華盛之服。裝辦卽行。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三日中。朝夕爲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亦如之。

曲禮曰。知生者乎。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曾子問孔子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謂己有父。

庸行編

卷之七 喪祭類

吳 潘寧堂

母之喪。而哀弔他人。則是哀在吾親。而弔爲虛僞矣。言不可弔也。

按喪禮。葬而小祥。初忌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箇月止。朝夕哭。又葬而大祥。第二忌日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箇月。奉神主入於祠堂。徹靈座。新杖棄之屏處。奉遷主埋於墓側。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月。閏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箇月。始薦禫事。禫。澹然平安之意。禫後始飲醴酒。食乾肉。復疑明乎未禫以前。不得飲酒食肉而復寢也。世俗不

如此義。謂禫爲闕服。除凶就吉。相率慶賀。乃設筵張

樂。結綵披紅。夫人子恨未終天。餘哀未已。何喜可賀。

乃爲此悖禮之事。於心安乎。總因相沿日久。不行反

以爲怪。惟習禮君子。起而正之。民德自歸於厚矣。

靈壁先生曰。木本水源百世而不可窮。慎終追遠。一心

而不可變。此孝子慈孫所以過墟墓而生哀也。世人

承祖父緒餘。有襲顯貴之榮者。有享田園之樂者。有

繼陳肆列貨之業者。前人創始。後人享成。抑思身從

何來。而敢忘報本之心乎。但人當父母在時。服勞奉

庸行編

卷之七 喪祭類

吳 潘寧堂

養。卽中人猶不至廢。及祖父久亡。餘哀既盡。思慕已

衰。音容杳不可存。遺語置焉弗問。用忌日而情安。等

掃墓於郊遊。元臘不思。尊親不念。皆因灰朽其先靈。

是以輕慢若此也。惟仁人孝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

事存。所以事死事亡者。莫大於祭祀。祭義曰。致齋於

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

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

日。入室佯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

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

故先王之孝也。色不怠乎日。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怠乎心。致愛則存。致敬則著。著存不怠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奈何。今之人子。殯斂無禮。居喪違制。安葬淹延。祭祀不誠。廟墓罔修。報本之心。安在哉。人無報本之心。尚可以爲子乎。孝子之於親。終身如一日。古云。死事盡思。其庶幾矣。優音愛。彷彿親。微見也。微音係。太息也。

鹿門先生曰。孔子云。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父母既沒。孰有重於葬祭者哉。當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

庸行編

卷之七 祭類

平 澹寧重

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此祭祀之不能已已也。夫祭者。所以盡人子之精誠。以達於先靈也。祭而不敬。何貴乎有祭哉。古之人。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鬻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所以重先靈也。今者士夫之家。居有華堂大厦。其奉先靈也。無一椽之祖廟。家有玉杯象箸。其祀先靈也。無瓦缶之祭器。身有紋綺羅縠。其對先靈也。無布素之祭服。欲不謂之輕慢先靈

而不得也。甚而不肖子孫。有毀宗廟而用祭器者。有

鬻祭田而伐墓木者。其罪又何如也。祭祀之禮廢。而

背以忘本者。眾矣。願爲子者。深思而熟玩焉。當音直。與音通。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獭

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

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

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祀先祖。

季秋祭禘。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

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

庸行編

卷之七 祭類

圭 澹寧重

禮義。司馬溫公曰。國家時祭用孟月。私家不敢用。故用仲月。陳選曰。月朔。一月之始也。四時。天道之變也。冬至。陽生之始。立春。物生之始。季秋。物成之始也。忌日。親之歿日。君子於此。必有悽愴怵惕之心。故因之而行追遠之禮。此祭禮之大略也。文公先生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七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常之別。則占

者祭祀。以遠近爲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子。祿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

又曰。今日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安。今人既以此爲重。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按俗節。如元旦。清明。重午。中元。重陽。十月朔。臘日。除夕。又道書言。三元。五臘。三元。謂正月十五爲上元。七月十五爲中元。十月十五爲下元。五臘。謂正月一日爲天臘。

肅行編

卷之七 祭類

辛 肅寧堂

五月五日爲地臘。七月七日爲道德臘。十月一日爲民歲臘。冬至後三戌正臘日。爲王侯臘。皆宜祀先。升庵先生曰。今人家貧富不同。不能皆立祠堂。置祭田。備祭器。其牲醴茶盛等物。臨時措辦實難。況禮久廢。行者頗少。不人人能也。苟非先事備物致用。講明演習。則其臨時失誤也。必多矣。凡合用之器。合備之物。合用之人。行禮之家。宜先期置辦。賃借。免請。庶不至失誤云。

孫夏峯先生萊山堂家祭儀注云。久離丘壠。兼之萍心。

未定。蘋藻疎違。負疚中夜。邇卽次稍安。移先位於斯堂。庶朝夕得依靈爽。凡我子若孫。入廟思敬。不待病子之告教。酌立儀注。願身先之。不敢與當世論禮也。

晨起櫛沐後。入祠三揖。自入小學。便不可廢。朔。

望。焚香拜。元旦昧爽。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

各設祭。行四拜禮。令子孫供職事。凡佳晨令節。寒。

食。寒衣。皆拜。設時食。忌晨設食。拜。子孫素食。不宜。

享客。有事出門。焚香拜。歸亦如之。吉慶事。卜期。

設祭。兒女昏姻。焚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以獻。

肅行編

卷之七 祭類

辛 肅寧堂

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凡祭。婦人另行禮。各如儀。復手錄先儒時祭祀先。諸則。揭之於壁。與子孫反覆發明。至所書儀注。以身爲教。卽疾病未嘗少廢。每遇兩先人諱辰。齋戒。不與燕坐。色慘淚零。終身如一日也。

史檮臣曰。清明拜掃。歲一舉行。此亦烝嘗之遺也。近見人家子孫。於祖宗墳墓。或輪流公派。或糾分合行。或一家有故。彼此推諉。甚而畏遠憚勞。愆期時日。不考莫大焉。至於本身父母。無可推託者。亦不可艸艸一。

盆了事。且藉爲邀友踏青之需。獨不思祖父生我。原爲身後之計。如族單貧乏。我若稍可支持。不必問其輪及與否。理應竭力措辦。相邀拜掃。所用牲醴時鮮。必須誠敬豐潔。豈可苟且塞責。若謂物力艱難。試問一歲之中。宴會嬉遊。攀趨浪費。不知凡幾。何獨於祖宗面上。吝此一歲一次之禮耶。願世之孝子順孫。寧減己身用度。勿缺祖宗祭享。必誠必信。不可視爲虛應故事也。若富家大族。墓傍多置祭田。以遺子孫。輪年執管。以租設祭。所餘卽歸司事之人。使子孫人人

庸行編

卷之七 祭類

辛 澹寧堂

樂爲。誠法善意渙者也。

楊氏復曰。禮。祭祀既畢。兄弟及賓。迭相獻酬。有無算爵。所以因其接會。使之交恩定好也。

橫渠先生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蓋使人代爲。孝敬之心安在。

事親者。當菽水承歡。子欲養而親不在。雖椎牛以祭墓。何如雞豚之待親存也。菽音叔。大豆也。又豆之總名。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養。丘墓是也。

風水類

伊川先生曰。古人之葬。欲比化者。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尚寶藏固密。以防損污。況親之遺骨。當何如哉。土中之忠有二。蟲與水是也。所謂無使土親膚者。不惟以土爲汚。蓋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朱子曰。葬之爲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人靈得安。則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著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肉。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夙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離亂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慮之所當大者也。臨川吳氏曰。葬師之說。盛於東南。郭氏葬經者。其術之祖也。蓋必原其脈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然後乘地中之正氣。以養

庸行編

卷之七

風水類

辛 澹寧堂

其地而卜。著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肉。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夙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離亂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慮之所當大者也。臨川吳氏曰。葬師之說。盛於東南。郭氏葬經者。其術之祖也。蓋必原其脈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然後乘地中之正氣。以養

灰者之甬骨。俾嘗溫暖而不速朽腐。灰者之體。魄安則子孫之受其氣以生者。不致凋瘵。乃理之自然。而非有心以觀其效之必然也。若曰某地可公。可侯。可將。可相。則術者倡是說以愚世人。而要重柩者也。豈足信哉。稽音齊。禮也。

葬山朱卓月曰。葬者。藏也。藏者。欲人弗得見也。此古之人。不忍親骸暴露。葬以瘞其骨而自安其心。且不封不樹。令人不知其所在。斯其藏之又藏者也。後之人。侵假不思。遂從風水之說。大其塚墓。廣其松楸。謀地

庸行編

卷之七 風水類

五 舊寧堂

而穴。擇吉而安。或於貪求。已失古道。猶可也。至近人多置棺而不葬。有一姓而三代之柩。猶存。有數孫而一祖之骨不掩。此尤惑之甚者也。貧賤者勿論矣。雖富貴之家。亦有之。始不過卜地而停。後必至因循而失。或遭盜賊之剽竊。或遭水火之漂焚。或罹事故。而家事蕭條。或值遷移。而子孫零落。或年月淡遠。而骨朽骸枯。或地址荒涼。而獸侵蟻食。以致遺棄於荒郊古廟。敗棘頽垣者。不可數計。無後者莫可如何。若前古孤兒寡婦。藐弟弱孫。是乃何心。聽其委壞。夫灰者

之歸土。亦猶生者之有廬舍室家也。今人一夕露處。冒寒受澤。則身體必病。矧灰者。風吹日曝。雨雪淋漓。片木幾何。魂必慘斷。其徘徊於風晨月夕。泣露號霜。歔歔感歎。而望若子與孫之葬已。宜如何哀苦無聊。淒令自訴。冀動其心耶。而子若孫。方宴寢酣歌。忘歲月之淡。風雨之久。而不覺也。多有終己之身。不見葬親之事。重泉之下。罪孰加焉。余勸仁人孝子。大發良心。勇於圖葬。上戶不過十數金。中者數金。下者一二金。皆可隨力而厝。就地而安。如易云。古之葬者。厚衣

庸行編

卷之七 風水類

五 舊寧堂

以薪。葬之中野。又春秋紀。葬不擇日。司馬溫公論。葬不擇地。勿信陰陽術。拘忌百端。以阻厥事。灰者入地。魂魄必樂。譬之果核穀實。種一落土。芽甲隨萌。骸骨有靈。自然得氣。一體相感。陰應必多。余謂雖草率而葬。尚愈暴露於郊墟也。古人有瘞遺骸。致獲其報。則知灰者樂於藏土。其不擇地也明矣。故知根本培而枝葉茂。未有薄於先而昌於後。忘其本而福其身。使賢者信予言以爲是。而速葬。猶不失爲孝子。不賢者笑余言以爲迂。而不葬。世必謂之忍人。復何害於勸

葬之義。余自入新安。見柩多不葬。比屋聯椽。置於山麓之下。戶牖垣墉。宛如城市。斯乃貪風水。速得以求利。或一發而敗者。久必圯壞。並柩不存。此尤愚而惑於財者。曷若葬之爲安也。惟願天下之孝慈者。必誠必信。合天心。察地理。竭力厝埋。不謀而遇。斯可遠禍。收而致嘉祥。易貧賤而爲富貴矣。又焉往而不獲報也。敢直文而爲之勸。類音。下。壓。也。音。哀。答。也。曠。俗。暴。字。厝。同。措。

孔子曰。古者不修墓。非不修墓也。蓋必誠必信。已當葬時。而預爲一定不動之計。其慎終尚如此。況舉葬之

庸行編

卷之七

風水類

五

蕭寧堂

之親。而欲改之遷之。何可以慎終不如是乎。今之人。有輕信人言。或爲富貴而動其念。或爲禍福而惕其衷。往往改葬。彼其事。得已耶。抑不得已耶。如其不得已。而有水蟻及他患。改之無不可也。然亦有爲野師所惑。誤改吉地者。今親體不免暴露。吾恐仁人孝子。當不止其類之有訛矣。青烏經云。凡地有五不祥者。可改。一塚無故自陷。二塚草木枯死。三家有淫亂風聲。少凶孤寡。四男女顛狂。劫害刑傷瘟疫。五人口氣絕。家產耗散。官訟不息。改之。如見三祥瑞。則勿改。一

見生龜蛇生氣物。二見紫藤交結棺木。三有水珠泡色如乳。溫暖。或有氣如霧。穴中乾燥無水蟻。並吉。甚

哉。有味乎其言之也。予推廣其意。特立五戒。曰。人丁蕃衍者不遷。年代遠者不遷。無五不祥者不遷。不犯五患者不遷。程子曰。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窰竈。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家道平康者不遷。誠欲人之慎之也。雖然。禮有改葬之服。厝須起擯之日。古人亦未嘗不遷。如不得已。須得明師再三商確。大抵地無全美。只當察其輕重緩急。如有財無人。須求溫暖之穴。有人無財。宜尋得水之地。審其有地。果勝舊墳。然後議遷。如舊墳無大禍患。可以平穩。則當別求吉地。接福於後。未爲不可。奚必於改葬哉。是故慎之一字。改葬者所當釋思也。

吳文正公云。凡人得吉地而後反凶者。其病有二。一因固執已見。移穴易向。地師務承順。不復據經。一爲既獲吉地。而子孫輕信人言。無故遷改。他姓得之。因而獲福。要其原。皆冥冥中有使之者然耳。德不積而求地。猶不耕而求獲也。存耕錄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

庸行編

卷之七

風水類

五

蕭寧堂



來全不費工夫。牛眠鶴舉雖奇遇。只在方圓寸地圖。  
宋謙父曰。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

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見。凡見富貴人家墳在  
往葬時皆貧賤。迨至富貴力可求。人事盡時天理變。

吁。仁人孝子。可以知所自處矣。獲音黃入聲。也。禾也。踏音談入聲。踐也。

劉文定公曰。惟天之理。可括乎地。地之利。不可逆諸天。

故諺有之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人力能勝天。

耶。括音適。包括也。

古人云。求地為致福之基。積德為求地之本。未得地。當

庸行編

卷之七 風水類

辛 潘寧宣

積德以求之。既得地。當積德以培之。是以後代鼎盛

綿遠。李近吾咏心地有云。俯仰乾坤何處佳。人人有

地盡英華。性由天命真龍祖。道衛吾身輔峽沙。脈到

靈臺方是正。穴尋華蓋不曾差。須認四端為四應。莫

將虛受作虛花。若還損壞全無用。保得完時福愈加。

自古只為君子宅。至今不作小人家。雖然說破無難

認。一爭毫髮隔天涯。峽音洽。山峭。水亦曰峽。

人。於親之歸藏。乃假為身家謀。為後嗣計。一家風水

再求年月各執房分。而阻於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

年命而撓於干支龜著之生剋。生者禍福未可知。外  
者暴露。能無念乎。

王文祿曰。古云。五害不侵。高山忌石巉巖。平原忌水衝

射。土脈膏潤。草木暢榮。來龍迢遞。結穴端正。水環沙

護。即吉地也。近泥天星卦例。方向不顧龍穴沙水。多

斜側反背為言。主家做福不悟也。且親存享爽塏。奉

居。沒葬形勝吉地。親體安。子心安矣。若專做福。則唐

宋豈乏吉地耶。何變更也。當不違天。慎毋徇地塏。唐。宋。豈。乏。吉。地。耶。何。變。更。也。當。不。違。天。慎。毋。徇。地。塏。

父母在堂。不可不知醫道。父母沒後。不可不知地理。堪

庸行編

卷之七 風水類

辛 潘寧宣

與書。有名人子須知者。正是此意。第不可為風水所

惑耳。

風水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興隆之家。必據勝地。其初未

必有所擇也。當見人既富貴。廣延地師。移居遷葬。而

家道反不如前。蓋福至則得吉壤。衰至則入凶地。人

自修德以返福耳。堪輿之權。烏能奪造化哉。

范平仲云。山川英靈之藹。中和之粹。必有神物為之護

持。乃宰物者祕之。以待善人也。豈人力之所能為哉。

故吉土之遇。每在夫貧賤之初。凶土之藏。輒卜於富

貴之後。若天神功果可奪。天命果可改。則古今宇宙在一家。而造化之機息矣。

郭書山之不可葬者有五。氣因土行而石山不可葬也。氣因形來而斷山不可葬也。氣以勢止而過山不可葬也。氣以龍會而獨山不可葬也。氣以生和而童山不可葬也。又云。勢來形止。是謂全氣。全氣之地。當葬其止。勢若不來。氣不至。形若不止。氣不聚。

集解。水去終不如水朝。水朝又不如水聚。蓋水是動物。其來去恐帶殺神。或生湍急。惟到囊聚處。則神藏殺。

庸行編

卷之七 風水類

奎 齋寧堂

沒。又且無聲。故吉經云。朝山不脫水無聲。此是山家第一靈。又朱仙桃云。有案須端正。無山要水朝。

李淳風小卷。山之發腦處為生氣。生氣則未成。發足處為旺氣。旺氣則未伏。窮絕處為絕氣。絕氣則已息。枝蔓處為散氣。散氣則無歸。欹側處為敗氣。敗氣則多離。孤弱處為死氣。死氣則多暴。所不用也。又集解。山因氣而行。內氣冲和。則外形溫潤。內氣絕滅。則外形乾燥。夫葬者。乘生氣也。生氣者。乃地中之氣也。既無生氣。葬之奚益。故善葬者。必察其外形。而知其內氣。

水流於外。謂之外氣。氣行地中。謂之內氣。

升庵先生曰。葬經云。葬者。乘生氣也。愚按風水一節。其希覓求富貴之說。雖不可信。若夫乘生氣以安祖考之遺體。蓋有合於伊川本根枝葉之論。先儒往往取之。文公與蔡季通。預卜藏穴。門人裏糗。白行拂。六日始至。蓋亦慎擇也。昔文公論擇地。謂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後之擇葬地者。誠本朱子是說。而參以伊川光潤茂盛之驗。及五患之

庸行編

卷之七 風水類

奎 齋寧堂

防。庶幾得之矣。換音丘上聲。鑄也。飯而磨之。使齧碎也。

松筠曰。凡尋龍之法。先求氣脈。取穴之法。先定明堂。蓋氣脈真。則眾山朝。明堂正。則諸水聚。筠音云。竹青皮也。

大凡點穴。乃地理家第一難事。故前賢謂點穴之法。如用鍼。如灼艾。蓋鍼灸而不得其穴。非惟無益於病。或至誤燒了皮肉。悞鍼了筋脈。反生他病。灸音九。艾灼體療病也。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出行數百里。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為事。不知自己一箇元吉主人。却不料理。慈湖先訓云。心吉則

百事俱吉。古人於爲善者。命曰吉人。此人通體是吉。世間凶神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卽與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爲草舍。或卽此稍遠。另卜穴。或竟去此另卜穴。亦無不可。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尚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故寧須我費事。無遽壞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有真地。不更有佳地。襲穴以葬。毋乃不吉乎。若營域在近原有墳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蓋生有鄰人。死有庸行編。卷之七 風水類 寄 蕭寧堂

史搢臣曰。古人卜地而葬。惟求安吾親之體魄而已。自漢唐以來。始講究風水。後人踵而尚之。其說至今日而愈盛。卽有口稱不信者。而心實慕之。在偏僻之處。地廣人稀。穴猶易覓。至於輳集之所。人稠地狹。或不易尋。有等貪圖風水之人。每向葬中遷葬。穴邊搜穴。是以作合者。遇古塚頽墳。知其子孫貧乏。乃神其說。如墓偏左。則曰穴當在右。如墓偏右。則曰穴當在左。如墓在上。則曰穴當宜下。如墓在下。則曰穴當宜上。

左右高卑。顛倒其說。謂一經指畫。便可用矣。以巧言順求地者之欲。以重利動賣者之心。不肯子孫因貪貲財。遂忘宗祖。掘骸骨而別遷。讓穴壤而他葬。使多年親屍。一旦暴露。魂魄不安。人心何忍。論理論法。賣地之罪固重。而謀葬之罪亦不得輕。夫掘人丘隴。營我佳城。旣干王法。復虧天理。豈仁人孝子之用心乎。升庵先生曰。白虎通云。合葬者。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按朱子語錄。陳淳問合葬夫婦布編。卷之七 風水類 寄 蕭寧堂

婦之位。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否。曰。祭而以西爲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愚按葬位固當如祭位。但世俗徇習已久。凡葬皆男左女右。一家忽然如此行之。數世之後。安知子孫不誤以考爲妣。不如朱子葬劉夫人之例焉。史搢臣曰。嘗見世人有於父母之先逝者。覓地葬之。於後逝者。又覓地另葬。問其故。則曰。若前地佳。恐開之洩氣。若前地不佳。一悞豈容再悞。言似近理。實爲貪圖風水飾詞。夫人于事死如生。父母在日。稍有參商。

必曲意解勸。使歸和好。推此心。惟願雙親生則同食。歿則同穴。庶幾相安。何身後反令其遠離耶。如前地不佳。或移先葬之柩。以就後葬之地。如前地既佳。離棺尺許開穴。旋葬卽掩。亦未必如此洩氣之速也。如初擇葬地。開塋域。穿鑿。必用三和土堅築。恐日後開封之難。愚意於穿塋之時。卽作合葬兩穴。中作隔牆。如法築就。以本土填實之。待後合葬者。去其土卽葬。不用再動前棺也。俗多忌諱。不肯預爲。抑思人生卽百年。烏能免此耶。惟達人鑒之。

庸行編

卷之七 風水類

奎 潘寧堂

喪葬之事。在盡禮盡哀。今多不循古禮。惟在外貌飾觀。致有刼墓之事。乃諉之仇人。歷觀遭此事者。皆富貴之家。豈富貴者有仇人。而貧賤者便無仇人耶。蓋因過於奢侈。小人疑有殉葬之物而然。或入殮之際。爲人所窺。人于當熟思而慎之。

牛卓月曰。葬親近不過數里。遠不過二三十里。庶使後之子孫。雖有貧窮。猶可至其墓拜掃。若隔郡邑。葬於寫遠。縱目前子孫稍顧體面。不失拜掃。而數傳之後。或不識認墓道者有之。或爲勢豪侵占者有之。遂成

孤墳。雖持一時勢力。覩後代之顯榮。然非孝子之用心也。

史檮臣曰。祖宗丘壠。人皆喜近而惡遠。因就風水。故不憚遠涉。清明前後。多有風雨。其牲醴祭品。必須預晚備辦。大早忽值陰晦。此際不獨遠行爲難。卽近處亦頗費力。以致子孫匆匆一拜而返。於心安乎。此葬墳之不可遠也。偶見拜掃詩云。一年始得見兒孫。正好團團骨肉情。豈知到來來卽去。空畱細雨灑黃昏。

祖宗墳墓。縱不能時常省視。一歲之內。春祀秋嘗。并春初歲底。務宜親謁。其餘當令僕人不時往視。且令墳丁不時補葺。古人必置墓田者。蓋有田必有佃。有佃必有租。以租治祭。則子孫無廢弛之虞。以佃守墳。使佳城免侵漁之弊。若有墳無田者。再祭掃稀疎。年湮日久。或長輩去世。或路途寫遠。或葬券遺失。則難逃乎墳丁私侵竊賣之弊矣。若墓地洎大者。其神路影

庸行編

卷之七 風水類

奎 潘寧堂

山。來龍護沙。更易隱瞞修削。人謂有石界爲四至。小路爲疆域。然石豈不可移。而路豈不可改耶。此猶其小者。更有無良墳丁。窺其子孫衰敗。竊派無人。輕則

攤沒墳堆。棺上加棺。重則掘據遷毀。拋棄他所。在地  
廣人稀之區。或無此事。而人稠地密之處。斷不能免。  
詩有雷塘半畝人爭買。不信江山不值錢之句。可鑒  
也。若夫貪圖富貴。而將祖父骸骨。遠葬他鄉者。不更  
可慮哉。愚謂墳塋坐落。并山向四至。丈尺。當刊載族  
譜。再將形勢繪圖勒石。庶為久遠之計。據音蛙。漢取也。又姓上聲。  
住宅墳塋。栽培樹木。如人衣冠整齊。令人望之起敬。每  
見林木蓊鬱者。多昌盛之族。而斫伐蕭條。必家運陵  
替者也。堪輿家謂修竹茂林。可驗盛衰之氣象。住宅

庸行編

卷之七 風水類

交 潘寧堂

固宜。墳塋尤甚。古人恭敬及於桑梓。重親之植也。若  
先人所手植者。恣意妄伐。漸至凋零。且不思塚內何  
人。認己戕賊。不獨為衰敗之徵。其不孝亦大矣。但族  
中貧富不等。富者自知愛護。貧者只顧目前。惟在富  
者量濟之。善勉之。使之保全。若漠不關心。不為善全  
之計。較斫伐之罪。薄乎云耳。因此有感。為占二絕。為  
祈伐者勸焉。滿山松柏久成陰。魂魄依稀愛茂林。孝  
子慈孫當世守。年年瞻拜一憑臨。可歎兒孫意在  
錢。傷心古木已參天。斧斤盡伐無餘樹。空使啼鴉繞

墓田

人生壽歲長短不齊。焉能預料。昔人每一渡江。必屬妻  
孥。蓋有淺意。大約人到中年以後。步步當存身後之  
想。凡一切不了之事。從容開暇。不妨隨筆書記。方為  
智者。如卜地一件。最是要緊。風水固屬渺茫。富貴皆  
有定數。畢竟宜盡人事。以聽天命。豈有場外之舉子  
乎。況此事即親身經歷。猶恐擇師不明。中多錯悞。往  
往奔走終年。難覓一地。若委之寡婦孤兒。從何辨其  
為龍穴沙水也。縱有至親密友。為我不憚跋涉。然孰  
庸行編

卷之七 風水類

交 潘寧堂

有盡心搜求。而擔此重大干係哉。每見世人。但營生  
前高堂大廈。全不慮百年之後。委此身於何地。推其  
意。以為歲月淡長。何可作此不祥之想。及到病中。又  
多忌諱。不知不覺。欲說而口不能言。欲寫而手不能  
動。徒自睨目傷心而已。此意惟達者悟之。  
司馬溫公曰。今人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為塋。而懸棺  
以窆者。有鑿隧道。穿土室。而窆棺其中者。按古者  
惟天子得為隧道。其他皆直下為塋。而懸棺以窆。今  
當以此為法。王文祿曰。葬以漢藏為安。不宜及泉耳。

今捲蓬發券郭。古殯法。非葬法也。夫葬穴既定。擇期開塋域。穿墳。下誌石。先將棺之長短廣狹量準。於四旁各畱一尺餘地。外作灰隔。四圍掘四尺濶。漕約淡八九尺。只不及泉。先以純石灰鋪底築實。次以三和土。築與地面平。純灰恐不實也。三和土。謂石灰三分。黃土一分。細沙一分。用糯米煮粥和之。須乾溼停勻。搏之成塊。撒之成灰者。太溼則沾杵。太乾則燥散不堅。凡鋪五寸餘厚。築止三寸。人力須齊。不可停歇。歇則結皮不相連。勢不能一二日完。次日必勦動面皮。

庸行編

卷之七 風水類

牛 潘寧堂

刷汁加築。硯硯有聲。錐釘不入爲妙。久之其堅如石矣。糯米必舂熟。煮粥方稠粘。鍋中投石灰。冬不冰。人不食。有用寫樟樹皮。葉搗爛。水浸。其汁粘。勝於糯米。此汁浸缸中。若一絲墮地。盡瀉出也。若無樟樹。用杉松。或榆樹根皮。浸汁亦佳。四圍灰隔築畢。始於中開穴。將土盡掘出之。以前汁所和石灰。滿築墳底一層。一尺厚。用淳泥。一橫二縱。以汁灰堅貼灰隔。壘砌一尺厚。壘比棺蓋高一尺許。砌畢。墳底以汁灰鋪條。一層。方甕一層。再鋪純灰一層。夫不用石而用

甕者。以石性寒。又能生水。甕則乾燥故也。甕必細泥熟鍊。堅而不裂。色青聲響。乃燒透者佳。下棺後。四圍俱用拌勻石灰。徐徐築實之。毋震動棺中。或如朱子所云。樽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既辟溼氣。又免水患。棺蓋上。亦築灰一尺厚。與甕壘平。乃覆石蓋。蓋用紫色堅石二塊。合縫。上再用三和土滿築之。朱子所謂實券。末無客水之侵。後雖地震。亦不動也。豈復有樹根蛇蠍蟲蟻之患哉。若合葬。可預開兩穴。如法築之。中間隔牆。可以兩藉。不必如此厚也。築畢。以土

庸行編

卷之七 風水類

牛 潘寧堂

實之。待後便於起用耳。又有以碎石用汁灰挨砌一二層。碎則無用。且壞犁鋤。始封土成墳。墳者。土之墳起者也。惟山爲宜。若平原。須客土成山。高大則氣暖。不易侵掘。近以三和土。堅築於外者。更妙。聞之堪輿家言。墳底不宜築灰鋪甕。恐絕生氣。不知生氣無堅不透。若畱餘土。棺者土易朽。必生蠹。食人腦。且土親膚。人子之心安乎。爲人子者。必如此疼心力爲之。庶無後悔。嗟乎。予葬親時。以力微尚不能如法。至今以爲憾。若夫得之爲有財者。爲親止此而已。豈可各

乎此斟酌於古今葬法堅固永久莫善於此惟仁人孝子見諸施行可也。竄音襲藏也。側音酬。蠲音捐。以柏東南枝極其首。名狀若羊。常在地中食死人腦殺之故墓皆樹柏。

庸行編

卷之七 風水類

主 潘寧堂

庸行編卷之七終

庸行編卷之八

析津牟允中叔庸父輯

上黨尚詮源化村父梓

治化類

鶴控先生曰。經治天下之道。待乎政。政之得失。天下之治亂係焉。國運之興亡視焉。古之賢君。卑躬下士。故卜求賢。盡欲得人行政也。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良以賢人秉國之鈞。綱紀舉張。而萬機以理。國祚奠安。而兆姓以寧。彼大臣者。亦得榮封貴蔭。長享爵祿。是身家之大益也。若壅蔽聰明。以國利己者。皆所以自滅而已。可不戒哉。

庸行編

卷之八 治化類

一 潘寧堂

又曰。治天下之道。其要在乎和輯人民。民安樂。則外無烽火之警。內有磐石之固焉。故善治國者。安百姓。善養心者。安四體。記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未有四體不安。而心得養。百姓不安。而國得治者也。奈何有方命虐民。而生事以害民者哉。故奉令而以寬行之。則民舒而易辦。減役而以仁卹之。則民樂而日長。省差而以簡行之。則民安而不驚。三者和輯人民之

要道也。是在蘇民困者念之而已。

又曰。與民最親而稱父母者。牧民之吏也。牧民之吏。循良則民登春臺焉。牧民之吏暴虐則民填溝壑焉。故愛民者。宜減征寬賦。薄刑省役。曲為體恤可也。

張南軒先生曰。為政須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非好事。往往只者裏錯。須如明鏡然。妍自妍。醜自醜。何預吾事。若先以其人為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

楊文襄公一清曰。當今為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庸行編

卷之八 治化類

二 濬寧堂

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變理。輔元氣也。繩愆。違備藥石也。元氣之養貴平。藥石之用貴明。故人君者。託心膂於宰相。而寄耳目於臺諫。心膂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

李文靖公為相。沈正厚重。無所革易。嘗曰。吾為相。無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度。用此以報國耳。

沈音杭上聲。或讀若抗。

居官者。職業是當然底。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做假權勢。是偶然底。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真。

或問初入仕途。讀律當以何者為先。曰。先讀治己之律。

漢取吏曰廉平。今改為廉能。只一能字。毒了多少百姓。

呆子之患。淡於浪子。以其終無轉智。昏官之害。甚於貪官。以其狠藉及人。

狠。貪。取物不終。故謂狠藉。釋文云。狠藉。草而臥。去則穢亂。曰狠藉。

方遜志曰。貧國有四。而荒與凶不與焉。聚斂之臣。眾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動成任子。則國貧。賄賂行於

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

樂地開也。上下相親也。昭儉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靈璧先生曰。國家有賞罰。則治理之柄。自上操之。轉移

庸行編

卷之八 治化類

三 濬寧堂

人心。維持風化。善者知勸。惡者知懲。其以代天宣教。

賴此道也。故爵曰天爵。刑曰天刑。明乎賞罰之事。皆

奉天而行。非操權者所得私也。豈可循我喜怒乎。夫

循我之喜。必有不當賞而賞者矣。不當賞而賞。則賞

不足勸。循我之怒。必有不當刑而刑者矣。不當刑而

刑。則刑不足懲。黃石公曰。廢一善。則眾善衰。賞一惡。

則眾惡歸。可不慎歟。韓非子曰。賞有功。罰有罪。而不

失其當。乃能生功止過也。苟賞罰不明。則善無所恃。

惡或能免。風俗由茲愈敗。人心由茲愈偷矣。故治世



之民多善者。以賞罰正也。亂世之民多惡者。以賞罰乖也。由此觀之。民之善惡。關乎治亂世之治亂。視乎賞罰。所係豈渺小哉。

又曰。居上位者。下之繩墨也。故正人在上。則枉者化而直矣。邪者矯而正矣。吏居堂上。如鑑明水清。然後可以維持流俗。彈壓澆風。苟棄法受賂。顛倒曲直。則刑罰不中。民何以措手足哉。夫人之理直者。氣必壯。雖臨鼎鑊。質鬼神。不惜也。行賂之人。皆理屈而氣餒者也。官受其賂。反助其氣。伸其理。則橫者益驕。黠者益肆。

庸行編

卷之八 治化類

四 懲寧堂

肆。姦者益惡。而醇良柔厚之民。日受其暴。無所控訴。風俗衰薄。實由此致也。故長民者。必保護直者。而後天下知直之可爲。必懲治曲者。而後天下知曲之可戒。曲則然。姦民無所用其術。則刁風不逞。利竇閉塞。而獄訟自息矣。上以報國。下以字民。惟此道而已。又曰。古人之用刑至慎也。蓋刑者。側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奈何吏尚刑名。不貴寬而貴猛。不務仁而務酷。以殘忍爲能以鈞距爲才。妄用非刑。罔察下情。或貴紙上之浮文。或信利口之鋒言。

定罪成辭。遂援律斷。致使民含冤氣。罪溢微辜。噬膚屢校之多非。斷趾殘形之失中。誤者非原疑者罔宥。如是則爲傷民爲虐政。爲悖理。爲不順天。豈仁人之事乎。然無心而入人之罪者。必有暗報以償之。若出有心。冥冥中誅罰之報。又當何如哉。書曰。寬以御眾。司刑者其三復焉。

制刑通鑑。宋。解。方。解。刑。制。如。鈞。有。正。也。漢。高。祖。也。校。書。院。內。藏。不。爲。校。得。也。

又曰。肅何立法。而曹參守之。後世稱爲賢相焉。世有治人。無治法。有一政。必有一弊。事勢之必然。無足怪也。苟有心國政者。而欲更張釐定。是徒知沿弊之弊。而

庸行編

卷之八 治化類

五 懲寧堂

不知救弊之弊。爲更甚也。故商鞅變法。而慧見西方。昆錯刻削諸侯。幾成大亂。王安石立新法。宋傷其國脈。李文靖爲相。不取新進喜事之徒。良有以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由此觀之。祖宗之成憲。豈可輕變乎。

鞅。音。央。上。聲。慧。音。遂。其。星。機。槍。也。其。所。出。形。狀。各。異。其。一。也。

林希元上疏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捐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恤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葬遺棄小兒急收

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糴糶與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過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俱從之。舊唐書。裴君先立。裴君先立。裴君先立。張江陵請蠲積逋疏。其略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配搭分數。與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一年所入。僅足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父母凍餒。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庸行錄

卷之八 治化類 六 濬寧堂

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又是將來之帶徵。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查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谿壑之欲。甚至蒙昧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朴窮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施贖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戴上之仁哉。通鑑。唐。朱。卓。月。曰。居。官。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既。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始。居。官。立。身。無。

愧古人。只誤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又曰。鍼刃刺手。尖棘傷足。舉體痛楚。刑係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阱在後。號呼求救。獄弁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脫民之財。蘇。軾。本。志。言。官。居。此。坑。阱。前。後。號。呼。求。救。獄。弁。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脫。民。之。財。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歲。其可淹久乎。檢屍與凌遲不異。上干天和。破家蕩產。又是第二件事。吾輩不可不思。周。圖。音。段。語。獄。也。圖。領。也。圖。祭。也。言。領。祭。因。徒。禁。祭。也。庸行錄

卷之八 治化類 七 濬寧堂

鄭漢奉曰。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食欲豐。驛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地方大有裨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緝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圖軟之容辭。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聾若瞶。此之謂欺瞞。豈不驟貴顯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果。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魏。晉。書。裴。君。先。立。裴。君。先。立。裴。君。先。立。

又曰。凡奸滑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  
毀。故往往以爲國典利之說。應諛官長。而增丁數餉。  
及稅畝丈量。種種而起。上開一孔。下鑽百竅。納賄一  
身。叢誦上人。城郭富家。猶能支吾。若山谷僻陋。目不  
識文告。耳不辨官音。舌不解救陳。見里長。則面色青  
黃。望公門。則心膽驚戰。稍有桀驁。皆得望風索騙。於  
是訟獄日滋。愁怨日積。而太平案然盡矣。吁。豈無有  
心人而坐此者哉。發音効。考事得實也。桀。點也。爲音驚。馬騁不馴也。又音效。義同。

庸行錄

卷之八 治化類

八 濟寧堂

熙熙然其無爭。是以象刑而不用也。近世以來。人心  
好爭而耻讓。循私棄理。逞氣求強。世運陵替。獄訟日  
繁。皆此之故也。所賴君子者。遇彼挾怒之人。從容開  
導。陳理以服之。原情以悟之。調和以弭之。婉然以勸  
之。如此。則使氣者屈於理。盛怒者平於情。抱怨者釋  
於事。角口者消於言。爭論不起。訟辭不作。而宗族親  
戚。朋友鄰里。可以常保其歡。則太和之風也。今人不  
然。人有忿矣。則從而偵激之。焉人有隙矣。則從而挑  
逗之焉。對甲則說乙短。對乙則言甲非。使彼此忿恨。

互相寇讐。有陰快其私怨者矣。有暗取其財利者矣。  
人受其愚。以致骨肉睽離者。以致親朋冤結者。以致  
鄰里傷殘者。由是破家喪身。何可勝數哉。嗟乎。禮讓  
不興。則爭心不息。爭心不息。則構訟不止。構訟不止。  
則刑不可得而措矣。夫傷敗風俗。莫大於爭。蔑絕天  
理。無過於訟。不爲人排解。乃爲人關合。豈天地鬼神  
所能容乎。易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人何爲而事  
此爭訟耶。替音綱。哀也。陵替。或猶陵遲衰微也。彈音米。寢止也。賁同。故又寢貌也。

庸行錄

卷之八 治化類

九 濟寧堂

直雖未可知。而無情之辭。既入於官。且快此追呼之  
一擾耳。奸民善訟。良民畏訟。故良民常受制服焉。何  
也。奸究結胥隸。胥隸一出。而良民不單挫折。勢必多  
費其金。抑良民未詣公門。往往懼官吏而不敢見。此  
又所以予奸究之勝算也。爲官者。當聽訟之時。先察  
其人之形貌。而參之以言辭。則是非立剖。是非立剖。  
而嚴之以反坐之條。則奸民必懼。而惡術無所施矣。  
且必於干證者。倍加其罪焉。干證者。關合之人也。如  
是而刁風庶幾少衰乎。

鶴按先生曰天下最可惡而受累者訟是也世人往往以小忿小事而構興訟端不亦惑乎夫官吏張羅而待者訟也訟者既至則以為奇貨可居矣當公票未行而下隸爭任焉隸執其票則居然有司也蹀跳之狀目不堪觀囂叫之聲耳不聞食鄙之心疾不堪近虛張事勢妄逞威風金多則諾諾而受命金少則勃然而發在此予曰可惡之甚者也及其伺鞠則奔走於街道伺候於公門拖累多人而饕餮繁費曠日持久而旅館蕭條酒肆茶居著處皆耗金之地內胥庸行編

信旁人調說越想目前希圖一准其如審虛反坐何所謂未作琴堂稿先思御史臺至於証佐尤為要緊若非事果干涉素有操守之人不可輕列常有匪類當其未做干証時竭忠盡効滿口公平一用其名遂改絃易轍聽其播弄或臨審不到或當堂左袒致真枉竟不能伸實事翻成疑案獄重初情追悔無及總之訟非美事終訟必凶昔海陵牧署其門曰得一日閒且耕爾地非十分屈勿入吾門昔人有詩云些少爭差莫若休不經府縣與經州費心弊打賠茶酒庸行編

疑之曰莫輕易就審遇好訟而伶則者。伴爲勸止而實以鼓進。遇輕訟而愚魯者明爲周忠而暗以輪激。一處可結而動經數處一倍可了而花費十倍。迨事敗不可收拾而止歸咎主人不從其謀不顧其手。非我尤也。總之好訟之人其家必破。

朱卓月曰。人命關天。誣賴一節極爲慘酷。下輩恃此放刁。至奴僕爲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攘臂。搶家私。辱婦女。縛屍灌汁。以求賄賂。則有子激父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爲賴。歟之根。

庸行錄

卷之八 台化類

三 潘寧堂

指富家爲甘脆之貨。則有虐屍燒骨。踏門破屋。貧冤封袖手旁觀。富親戚遭殃坐罪。種種未易殫述。世之官長。獨謂屍場一檢。足以辨冤稱快。而孰知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至此也。此弊不革。不惟啓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爲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由。與手刃無異。今既難概置不理。但嚴誣告加等之法。凡藥成縮成。投水成。而不卽省明者。提問如律。其係親人逼成。以爲圖賴之本者。勘明重處。有乘機索騙。冒認挾打者。嚴究號令。庶親戚無利歟之心。風俗無搬搶之

害。其保全不既多乎。經成也

史指臣曰。律例之中。有服毒投河自刎。自縊。不輕問其抵償者。蓋有深意。使民知輕生無益。卽有憤恨。必明報復。正所以保民命之一法也。常見有女之家。適人既久。中道拆傷。父母兄弟。卽往角口。使平日或夫漁婢色。琴瑟不調。或姑憎。僮奴輕。家庭嫌隙。因氣飲恨。以勞致疾。爲父母者。懷怨已久。惟有藉此打罵一著。稍舒宿忿。於人情似不爲過。獨怪富室之女。在家嬌養。性成。過門不親井臼。公姑知其慣習。亦加鍾愛。且姑

庸行錄

卷之八 台化類

三 潘寧堂

婢相好。夫婦相合。一旦或疾或產。不幸而沒。夫家哀痛。方悲玉碎珠沉。女之父母。除不知感。而反打鬧。甚至捲細軟。毀器物。索回僕婢。刁勒棺槨。且架命圖賴。或憑親友勸解。或經宗族處分。託詞送孝。實係肥囊。使果人歟。親疎未絕。情尚不忍。享女身斷腸之物。塔家剝膚之用。況有遺孤在抱。呱呱無依。獨不思女塔可不親。外孫亦可不親。卽日後往來。何以相對。嗟乎。人就係其不歟。歟者反爲生禍。公理有知。必不安於泉下。更有子孫成立。一旦壽終。而外家猶喋屑不

休者。凡此地方惡俗。必非詩禮所為。有此家風者人  
多畏之。鄙之。誰復與結絲蘿。昏姻以道義為重。六禮  
視財帛為輕。何況人倫乖張。昏媾寇讐乎。願司化君  
子。遇此類風陋習。極力挽之。切實勸懲。庶幾風俗  
克變。善類不絕。

錢糧差徭。輸納自有定期。供應自有大綱。惟預先措辦。  
依期急公。免公差催擾。自然快活。若遷延時日。使催  
者受比較之苦。而我亦終不能免。則何益矣。況國賦  
不比尋常。即使手中空乏。亦當出息稱貸。尚省浮費。  
至於避重就輕。閃差跳甲。切不可為。恐一旦敗露。為

庸行編

卷之八 治化類

古 肅寧堂

罪尤大。從來欺公者不富。冥冥之中。亦不宥放過。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  
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  
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本註曰。德。謂見善必  
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  
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廉  
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  
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眾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  
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

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  
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  
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過失相規。謂犯義之

過六。一曰。酬博鬪訟。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恭遜。  
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誣毀。六曰。營私太甚。不修  
之過五。一曰。交非其人。二曰。游戲怠惰。三曰。動作輕  
儀。四曰。臨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禮俗相交。謂書  
姻。奉祭。祭祀之禮。有往還。書問。慶弔之節。患難相  
卹。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凶喪。五曰。孤

庸行編

卷之八 治化類

古 肅寧堂

弱。六曰。誣枉。七曰。貧乏。按音詮。  
止也。

震壁先生曰。朝有公卿。郡有守令。家有主翁。皆教之。樞  
也。為公卿。以治天下。為守令。以治一方。為主翁。以治  
一家。猶風草之偃。勢不難行也。夫碌碌庸人。殊無定  
習。日與善人處。見正事。聞正言。孰與為不善。日與不  
善人處。見邪事。聞邪言。孰與為善。是故朝有正臣。則  
禽焚絕。郡有正守。則訟辭息。家有正翁。則子孫賢。相  
子曰。欲彰正者。端其本。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  
率。不在下。教訓在職。不在民也。夫公卿正。則賄賂不

行資緣不作端方正直者日見微用而宦途清矣宦途既清民受其福譬如神龍游空萬物沾其澤江海生潮千畝得其潤此旋轉造化之功也至如郡守清正行仁講讓立身無過之地民有罪涕泣而道之民有德旌揚而表之且上之所行傳播甚捷風俗之美教化之興實由此焉譬如障狂瀾而免眾人抵崩山而救一方此挽回風俗之功也若夫身為家主子弟之所效法鄉黨之所觀瞻僕隸之所率從苟弗納邪其誰敢縱以敦厚為子弟先以親愛為鄉黨先以忠

懷悲歌之習唐尚勤儉而民有蹢躅瞿瞿之陋風俗變易始於一人及乎千萬習尚猶然而況盛德之感人者乎夫君子自為孝矣而又能使人之皆孝自為弟矣而又能使人之皆弟自為忠信矣而又能使人之皆忠信如開其門而與之進闢其途而與之歸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善者貴於事也勸誠類

靈璧先生曰夫聰明才辨守之以愚者大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技高藝美守之以拙者賢盛德至善守之以恭者尊位高祿厚守之以卑者安故君子高而能卑貴而能賤富而能儉智而能愚勇而能退辨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窮也由此以觀天下惟不矜才者才歸之不恃能者能及之不伐善者善與之苟矜伐之心生則患難之釁作矣

鶴按先生曰夫俗之恆情好盈自賢矜才伐善故往往多術長之事焉有醫士術數之技者則居然軒黃魯郭也有文章翰墨之才者則侈然左馬潘陸也有辦事敏捷之能者則傲然路門武晏也有嘉言美行之

端者則傑然顏閔曾孟也。以此驕人人亦以此惡之。以此形人人亦以此怨之。怨惡所在而禍不旋踵矣。

凡此乃市井涉斯之行。豈君子遠大之志哉。術音賂。實於道也。

靈璧先生曰。近世以來。狙詐之徒。託偽辭邪行。奇行詭跡。弄腐愚如嬰兒。於是有燒煉鉛汞之說。以誑貪夫。

有撈蒲盧泉之技。以誑蕩子。有假僧偽道之流。以誑善信。有追風捕影之事。以誑庸人。有侵貨蝕本之姦。

以誑同事。有塗耳飾目之術。以誑交遊。有給癡賣拙之計。以誑愚民。有習獲陷阱之險。以誑直行。有假公

庸行編

卷之八 勸誠類

十八 滄寧堂

濟私之謀。以誑當事。雙昨徒具。坐受彼欺。勘察弗及。

明遠何在。皆無識者也。夫人既墮術中。彼計愈得。逞

其狙詐。漸至構人禍患。嗚呼惡矣。狙音疽。猿屬善詐。失伺人。和同語。欺誑也。

橫渠先生曰。色取仁而行違者。更覺難識難防。是他巧

弄機關。欺世提愚底法術。口中說仁義話。見人則滿

面春風。笑口吟吟。外作極熱情態。而內藏鋒刃。如李

義府爲笑中刀。蔡元度爲笑而夜叉者是也。觀其所

報。非千古之鑒耶。韓愈

松風子曰。上士善心中士善事下士善名善名者偽也。

善事者技也。善心者本也。偽易敗也。技易窮也。本則固也。淺也。實也。長而入也。

臥雲子曰。爲善之士。常念家貧。無善可做。此舍近而求

遠之也。不知家庭之內。鄉黨之近。一生尚做不盡。何

暇遠求耶。若於家庭鄉黨中。盡得道理。便是大善實

在處。豈必外面事上。塗飾耳目哉。

人當貧賤時。爲善善有限。爲惡惡亦有限。無其力也。一

當富貴中。爲善善無量。爲惡惡亦無窮。有其具也。故

富貴者。乃成敗禍福之大關。不可不慎。

庸行編

卷之八 勸誠類

十九 滄寧堂

鹿門先生曰。世所稱爲惡業者。亦多矣。獨以淫爲首者

何哉。嘗閱古今所釋感應篇。凡數十種。解者曰。淫念

一生。諸念皆起。邪緣未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

械心。少有礙阻。生嗔恨心。欲情顛倒。生貪著心。羨人

之美。生妒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廉耻盡喪。倫理

俱虧。種種惡業。從此起。種種善願。從此而消。故曰。

淫爲惡首。世有忠厚善人。而身後不昌。才士文人。而終身潦倒者。其病皆由於此。予讀之。不覺長歎曰。誠哉是言。古今來誤殺蒼生者。皆茲美色耳。夫好色之



心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卽世稱爲君子者。卽無苟且私褻之行。未必無苟且私褻之心也。故太上曰。起心私之。是揆隱追根之論也。愈嚴愈密。令人無所逃遁。然後邪心不作。或稍有萌蘖。當下芟除。不使轉瞬。久久漸歸自然。正念常有。欲情不動。始稱純白君子焉。則其德爲鬼神所錄。不愈顯且速哉。卷首生潦倒謂容止端緒也。疑非僞善。王溪子曰。甚哉。世人之好色也。耳聞之而未嘗不欣。目遇之而未嘗不留。心觸之而未嘗不動。是故財人之所重也。而好色者能捐之。或人之所畏也。而好色者能陷之。名人之所矜也。而好色者能舍之。以此甚好之心。行之以無憚之人。鮮有不亂者矣。乃有窺敗而見美色者。有道途而見美色者。察其貌。怡如也。視其行。趨如也。微其心。暢如也。蕩如也。躍如也。目傳之乎。心心傳之乎。意傳之乎。口目與心意與口。其造形無窮。造罪亦無窮。是以天下皆目就灰地焉。此時非具剛強之力。果斷之才。幽獨之慎。能截然去哉。故君子遠色。匪徒聲色不交時。絕諸禁諸。要在聲色既交時。持諸抑諸。耳聞之而化。目遇之而忘。心觸之而寧。

可謂不私美色矣。起音通。越世行不進貌。鶴松先生曰。聖賢遇色不亂。常人見色必迷。覺與不覺之故也。然此關最爲難破。爲善之人。不可不力學道之士。尤不可不力學道之士。久無室家。邪火易炎。絕遠更難。故曰淫慾心火也。此火一發。善念德願義行悉燬焉。其薪酒食其焰。倂做其標。饒言其烟。穢名其熾。惡疾夫火初發。雖微忽之。必大烈。最難撲滅也。淫慾之初。魔障污象。我乃動念。念動不急抑之。則動慾慾動乃業。既樂乃行。行久則習。習則忘羞。羞忘則增護護則難救矣。諫之則怒。聽道言則厭。不欲當焉。故以道義語淫人。猶以珍寶置豕前。必踐污之。嗟乎。人而至此。尚可以爲人哉。故出家人終日戒不淫。淫心特熾。逢人言絕慾。慾種更滋。亦可哀夫。清規既失。他復何修乎。是以君子防之至嚴。如守猛虎。恐其出柙。嗾及乎身也。慾念不動。則心神安靜。而善念德願義行皆得長養。施措固成不難矣。而平日無藥。藥工夫一旦見美色而欲其不迷。豈可得哉。此爲善之人學道之士。一大切要關頭也。願天下有志者勉諸。變音戚。汚血也。

息被人看破誅心之論。然耶否耶。

史指臣曰。酒色財氣。人情難免。四者之中。惟色爲最。必御之以義。制之以理。始無損於名節。今人明具酷好之癖。故作違心之談。及遇觀燈賽會。男女雜沓之時。有素稱拘謹老成者。到此不能按納。後顧斜睨。全副精神。注射於腮。閒簷下。途遇偶逢者。且然。況密邇易狎者乎。再如賓筵演劇。內子垂簾。則屬意傍窺。存神近坐。不時除冠易服。或欠背伸腰。賣竹取憐。莫能形狀。不思此群列簾中者。非友室。卽周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試問一盼之間。有何利益。平日拘謹老成。驟庸行編

十一也。心志迷惑。十二也。智慧蒙蔽。十三也。易暴怒。十四也。多語言。十五也。不守六情。十六也。俾畫作夜。事業都廢。十七也。不知敬父母。不知敬鬼神。不知畏王法。十八也。故古之聖王。遠焉賢士戒焉。苟其近之。無幸必敗。世之好飲者。樂酒無厭。心恆狂亂。遂至形骸顛倒。禮法喪敗。罵座跌步。凌親犯上。其爲失德。何可言乎。能使士敗名。官落職。農荒疇。商賈資貲。甚則敗國亡家。遺恨千古。豈不痛哉。此等事。雖是。然亦不免。其害甚大。不可不慎。鴉密先生曰。夫酒之爲用。所以祀神也。所以養老也。所以獻賓也。所以和疾也。所以合歡也。其用固不可少矣。然而沈酣酒溺。不時不節。則又爲災禍之門焉。樂記曰。夫黍禾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備酒禍也。奈何世人沈湎於酒。遂致色荒。酣歌恆舞。舟遊館宿。攜妓妓招淫朋。既十其晝。又十其夜。而浪蕩子弟。敗家破產。身罹疾厄。抑何比比也。范質戒子。始曰戒爾勿嗜酒。任藥非佳味。能使謹厚。化作凶險。類止此觀之。

酒亦何益於人。而貪飲靡休哉。周戒羣飲。所以杜絕  
爭之禍也。漢禁靡穀。所以防奢淫之耗也。今而後知

猶可苟延歲月。福小者皆立見其涸也。金盡而門冷。

生各有正務。士讀農畊工作。賈販勤苦。時日方得成。功乃連宵達旦。以博爲恆業。置本務於度外。廢時失事。其悞正務三。賭者喜醉易忿。嘗見密友至戚。一入賭局。頃刻反顏。一錢侵欺。怒詈旋興。雅道俱傷。譬根亦種。今日生業。他時報復。亦可慮也。其結怨毒四。好賭者。名利終無一成。齒尚少。人料其無成。家正殷。人決其必敗。沈溺不返。汚下同羣。如望納交。人曰。若類不可近。如願效勞。人曰。若類不可託。如求昏姻。人曰。若類不能久。如欲告貸。人曰。若類不能償。奸賭之人。

一文不值。其損品望。五種種敗害。相因而起。果何樂何利而爲之哉。願後之人。知者不爲。爲者速改。勿自坑陷焉。賈音翻去聲。賈賤責責者。

史稽臣曰。人有一好。卽有一累。惟賭爲甚。如家道有餘。爲賭者所羨。我身不落局中。彼無如我何。若一入其場。眾心歡悅。則奇貨可居矣。門客之逢迎。紅裙之孤媚。按摩之工巧。嬰童之會意。左右前後。無非吸其膏髓者。無論伎倆。不能出其範圍。卽偶獲一勝。不過爲將取姑與之計。漏盡方休。日出又集。贏得則花費若

水輪帳。則鐵案如山。始也。人求汝。惟恐汝之不往。繼也。汝尋人。而人不可得見。此時急早回頭。尚畱一半。若圖恢復。不至一敗塗地。不止爲父母憂。爲妻子怨。爲朋友所不齒。爲賭家所不收。至於寒儉之子。尤宜切戒。古云。一擲千金。渾是膽。惟其有也。今以空拳而冒白刃。未臨敵。氣先怯。未有不敗者。龐德公誠世歌曰。凡人百藝好。隨身標。賭門中莫去親。能使英雄爲下賤。解教富貴作饑貧。衣衫襤褸親朋友。田地消磨骨肉與。不信但看鄉黨內。眼前衰敗幾多人。伎倆音諂巧也。

又曰。交遊中。有道友。文友。詩友。酒友。棋友。琴友。近日則添馬弔友。夫馬弔之戲。昔以會者爲罕觀。今以不會者爲俗人。無人不學。無處不然。至戚好友。相聚不問寒暄。曰何不弔。弔不以利。則曰何趣之有。有詰之者。則曰此文雅博戲。豈比呼盧。其中趣味。非俗子所知也。每見耽此癖者。夜以繼日。廢寢忘食。遇客無禮問事。不應。不冠不櫛。若醉若迷。開衝包賠。各執一說。辯論不休。爭嚷成隙。況有因之而失業者。有因之而破產者。缺父母之奉養。有之。愆功名之期者。有之。奉晉

而翻爲吳越者有之。盛壯而化作尪羸者有之。雖曰雅戲。其與呼盧。名異而實同也。若謂以之陶情。何如詩酒。以之適興。無過琴書。以之求名。非禮樂文章之譽。以之謀利。豈商賈貿易之財。且予之爲字。喧啾炎也。問終也。傷也。慙也。誰爲作備。而刺此戲。立此名耶。高明者。當思所以勸止之。杜絕之。若再增廣其譜。敷衍其說。助其焰而揚其波。更屬不可。噤音規。

土音各地不同。名分則係一理。未有名分不正。而倫理能明者。如世俗稱呼之閒。不可不察也。嘗見婿於岳

庸行編

卷之八 勸誡類

天

潘寧堂

翁有不稱婿而稱晚生者。甥於母舅。有不稱母舅而稱爲家舅者。弟子於師。有不稱業師而稱爲敝業師者。甚至家庭之內。有當面呼父爲老爺子者。呼母爲老奶奶子者。或有稱父曰父老。母曰母老。哥老。嫂老。姐老。妹老。姪稱叔爲叔老。叔亦稱姪爲姪老。老者更有男女老幼。尊卑大小。無不稱你老者。混亂不倫。無過於此。至市井遊滑之徒。語言尖巧。稱謂倒顛。更難枚舉。惟司風化君子。訓誡詳明。亦敦教化之大端也。人之炎涼。不獨見於外人。卽宗族親戚之閒。往往有之。

如遇宗族在座。衣冠整齊。人詢之。則曰兄弟伯叔。或貧乏襤褸。則曰敝族。若至戚在座。氣象軒昂。人詢之。則曰舅姑姨表。或憔悴落拓。則曰舍親。至以財勢連宗者。無分秦越。宛然骨肉。而同宗共祖者。爲貧富相形。反如異姓。惟以富貴爲親厚。視貧賤爲疎遠。此小人目前之見。達者冷眼觀之。不知當於何處安身也。人至娼優賤極矣。不可列於四民。其子孫亦不與考試。以其賤。恐濫名器也。今人逢場作樂。不能盡棄絕之。弔憐之以情。待之以恩足矣。何可與之狎昵。而漫加

庸行編

卷之八 勸誡類

天

潘寧堂

以尊重之稱。如稱娼曰姊妹。或曰妹子。不思姊何人也。妹何人也。可以加諸娼婦乎。稱優曰先生。不思先生父兄也。師長也。可以加諸優伶乎。非故爲是尊重。特未之思耳。願正名者改之。人貴心口相應。今人多有外貌寬洪大度。儼然達者。及臨事之際。却口是心非。如見人用錢。笑其鄙吝。到自己財物。則較錙銖。談女色。自謂寡慾。自己却又納妾。置婢。聞說風水。則云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何必過信。及自己動一土。豎一木。遍加選擇。未第之先。見已

第中有非者。謂我若前進。必廣行仁義。及功名到手。剝削元氣。更甚他人。有女者。爭其厚聘。說到賠送。動引牽大爲詞。爲婿者。望其妝奩。議及行禮。卽引剝削。爲定親友。冠婚喪祭。不計輕用一文。自己遇有此事。怪人禮節不周。我之眷屬。惡人窺覷。他人婦女。貪看不休。我借人錢。與人取討。人借我銀。利上起利。生平喜人奉承。自己卻又倨傲。以言嘲人。視爲泛常。人略戲謔。拂然大怒。自己之僕。放事護短。他人之僕。有意責備。人情之偏。大都如此。

庸行編

卷之八 勸誡類

三 滄寧堂

諫勸之道。固宜諄誠。進言之方。尤貴圓便。每見人家。庭細故。或父嗔其子。或主怒其僕。一時責讓。本屬常情。乃有一種痴愚男女。不揣情理。反謂責讓多事。一言偶出。便姑息彌縫。或代強詞奪理。在言者原無成心。而勸者反增嫌隙。止怒適所以添怒。無事適所以起事也。夫見怒豈有不勸。當先原其取怒之情。而後勸以可止之理。自然冰消霧釋。氣過卽平。若一味壅障其言。阻遏其氣。雖矢念無他。實非諫勸之善術也。人若一味老實。到頭大可成大小。可成小。至於說說之。

人平時說說。無甚關係。人明知其說。亦不與之譏。及有至急之情。傾肺腑。吐心腹。皆曰謊精。誰其信之。不路無人之室。不入有事之門。不處藏物之所。非以避嫌。亦以遠禍。

天文術數之書。律有明禁。不精則無用。精則可危。甚且不精而冒精之名。致禍不小。切宜戒之。

冶遊之場。如放燈。迎春。賽神等。男女雜沓。瞻視宜莊。若指顧輕狂。易至招侮。子弟有欲往者。須同良友。或命

老僕相隨。

治。借作野賽音。頭去聲。報也。俗謂報祭曰賽頭。

庸行編

卷之八 勸誡類

三 滄寧堂

演武之地。無事不可出入。若逢較試騎射。更不宜輕往。每有一種亡命之徒。凡遇考試。叢擠圍場。意在搶箭。往往被傷殞命。夫一箭之誤。而以性命相博。其愚甚矣。況演武場中。馬踏箭傷。無抵命之律。人家子弟。宜各慎之。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也。殞音允。沒也。禮云。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夫不但不指不呼。朝廷禁城無事之人。亦不可擅登也。如夜禁一節。理宜遵守。每見犯夜者。藉端搪塞。幸而無事。反誇其能。雖奸良有分。而人品不可不重。何必以身取辱。自愛者慎之。

先輩作生辰。多在壯年以後。今童穉而稱觴矣。愚謂不論年齒。父母在。則宜賀。若父母既沒以後。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伊川之言可思也。若子孫成立。又當別論。

人之誕子。無不欲其多壽。嗣息希晚者。屬望更懸。生育之日。當齋戒。以告祖先。作善以爲延齡之道。今俗習相傳。嬰兒甫離母腹。卽慶三朝。滿月宰殺鵝豚宴會。慶賀一子之生。頓害無數之命。於多壽多男之道。似乎有悖。蓋欲求長生者。不能放生。先須戒殺。平日宜

庸行編

卷之八 勸誡類

五 潛寧堂

然生子更當擇節。若親友來賀。舍此則以果餅酒饌代之。誕音但。俗謂生育也。

宴會之閒。有以苛令刻底爲能者。射標射覆。恃巧三五相幫默會。以難不知之人。稍不合式。便生譏誚。不知在彼浮閒無事。於此畱心。在人正務紛紜。不暇及此。況人之才能。各有不同。何必以倉卒片長。遂生毀譽。且受罰之人。含容者難免。愧恨者浮燥者必起鬪爭。閒有小技之人。及臨大事。茫無經濟。則微能小巧。又奚足恃哉。請音進。去聲。以辭相責也。

儀節雖屬虛文。平日不可不習熟。如作揖打躬。安席告坐之類。素不畱心。驟一登堂。必手足無措。令人每云。邇來脫略形迹。卽官長亦不安席。不過一拱而坐。蓋官長一拱而坐者。禮儀嫻熟。乃知而不行。今人子弟。旣不知。又不行。則終身無有嫻熟禮儀之日。人而無禮可乎。

庸行編

卷之八 勸誡類

五 潛寧堂

乃曰。彼旣送我。原欲我收。及其收也。有怪其收之太重者。有因其假來之物。旋送而復退者。在收者固屬不情。而退者亦無是理。何不於酬酢之時。斟酌親疎厚薄。量情實備。收與不收。聽之而已。庶廉惠兩全。不貽事後之悔。而生彼此之芥蒂也。酬音儔。同。酬音昨。報也。愛潔亦屬雅事。不可太過。成癖常見好潔之人。雖遇急事。有鏡必照。有爐必擦。以至剔甲拂塵。將不急之務。必欲件件做完。往往以此悞事。取憎於人。甚有寧忍饑不啻他人之食。寧受寒不著他人之衣者。此皆潔

古董玩物至今日尚極矣。若文房器具適用精雅亦不可少。至字畫鼎彝審器以廣飾真者多。卽如宣爐。人人珍藏一二。皆以爲真。夫天下大矣。安得如許宣爐乎。卽真矣。能不炭而熱。不香而馨乎。屢見癖此者。不惜重價購求。以有用之資。置不急之務。日積月累。往往家道由此而虧。及轉售他人。辨駁真僞。不登原值之一。由此觀之。人何可迷而不悟。若能以此金錢。囑函子息成家作善。不愈於古玩乎。況因此賈禍者。

庸行編

卷之八 訪談類

清寧堂

一捧雪之遺事可思也。先輩有云：能作百年事業，便是百年古董。能作千年事業，便是千年古董。誠哉是言。尚其勛諸。博，別議改正也。勛音畜。勉也。

辨音。夷。卽酒尊。大小不一。駁音博。別議改正也。勛音畜。勉也。

表履服飾不必立崖岸亦不必太趨時今見鞋襪靴帽

之樣時異。袍服長短之製屢更。此皆市井之流。厭常喜新者爲之也。賢者不爲。砥柱反欲尤而效之。抑獨何歟。豈不聞丈夫之高華也。在文章節義功名之內。小人之炫耀者。惟飲食衣服流俗之閒。砥音微音郎。砥柱山名。

紙音紙音即

淫詞艷語春宮繡鈔之類不可蓄於其家若爲婦女所

藥中硫黃巴豆水銀砒霜及一切有毒之物不宜蓄藏卽花中珍珠蘭亦不宜植若誤入其口何異於鶴頂紅之毒也。而如利刃器械設以防家亦當貯於密處恐短見小人女子爭鬪之間逞兇使氣隨手亂動豈不反致禍殃此非過慮從前實有悞之者。經音經緯補遺

爆竹開始於李畋昔畋居山中鄰老爲山魃所祟畋用火貯竹中爆之有聲以禁祟後人遂捲紙爲筒實以大藥取爲吉祥之物至除夕元旦元宵萬戶千門一

庸行編

卷之八 勸誠類

三  
潘家園

時同放響震空中碎紙隨風飄墮常有餘燼落於柴草之上遂成回祿之災在受害者頃刻頃家而取樂者毫不介意試問於心何安南方則更有甚焉者凡嫁娶祀神上梁開市無不用之矣至起火一物更不可用思此立名之意令人惕然第習俗相沿不能盡改考初造者必用礬過之紙以礬澀火易滅後皆圖賤以草紙竹紙爲之故易成害有地方之責者必不能禁絕或誠諭必用礬過之紙庶乎可也

礬音煩鹵也  
礬鹵成礬石

天下人之所防者除備荒之外無如盜賊水火火盜有

庸行編

卷之八 勸誠類

三  
潘察院



稽察緝捕之法。水有疏濬蓄洩之方。惟火則不能預防矣。常見火一發時。被災者。扶老攜幼。搬搶家私。事出倉皇。救援無具。近鄰各運己物。遠鄰漠不關心。其中且有藉名救火。乘機攘奪者。雖守土之官。策馬奔救。但烟騰焰烈。莫可如何。往往延燒。贖此之故。惟都城各處。設有官兵。預備麻搭。火鈎。濟筒。水桶之類。遇火頗能得濟。若城郭村鎮。亦倣行之。公設救火夫數十人。多備麻搭。火鈎。水桶。又令各家廣蓄水缸。倘遇火發。夫可呼吸而至。必預懸賞罰。以便踴躍爭先。登

庸行編

卷之八 勸誡類

三毛 潘寧堂

房者登房。汲水者汲水。人人用力。未有不撲滅者。若勢不能止。速於相連處折斷。庶不延燒也。此未雨綢繆之計。惟各宜日日留心焉。

寒素人家。謀居多喜幽僻。第遇有婚喪之事。水火之虞。屈曲狹隘。巷中難於出入。擇居者慎之。

妖魔鬼怪。真者百不一二。此中情弊多端。正人君子。當加詳察。驅邪之法。無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八字俗有句。外過陰靈哥等人。事屬荒唐。不可令其往來。亦不可隨聲附和。使小人女子聽之。疑心生怪也。

對越類

靈壁先生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然敬鬼神之心。非爲禍福之故。乃所以全吾身之正氣焉。夫君子修德之功。莫大於主敬。內主於敬。則非僻之心。無自動矣。外主於敬。則倚慢之氣。無自生矣。念念敬。斯念念正。時敬。斯時正。事事敬。斯事事正。故君子無入而不畏鬼神也。立。則鬼神參於前焉。在與。則鬼神倚於衡焉。寢。則鬼神俯乎衾焉。獨居。則鬼神伺乎側焉。動。則鬼神指其行焉。出門。則鬼神隨其步焉。一言。一事。一

庸行編

卷之八 對越類

三毛 潘寧堂

舉一動。戰戰慄慄。兢兢業業。嘖笑不苟。瞻視必尊。所謂正人也。如此。若夫狂放之子。性情跳梁。言語浮妄。動作恣肆。而乃仰侮鬼神。慢先聖。倣昔賢。自謂理直氣壯。不畏神明。嗟乎。此兇人也。尚知有禮樂法度也哉。

又曰。吾聞諸古云。君子不爲昭昭信節。不以冥冥墮行。暗室之中。可自欺乎。曾子慎獨之訓。是爲聖爲賢。第一緊關。但事境顯然之處。而好名之士。與矜惜羽毛者。尚能勉強。及攷其隱微。多不可問矣。苟非真誠好

善之士。立志較然不欺。安得無愧屋漏哉。嗟乎。明修者易。闇修者難。外飭者多。內飭者少。不知爲善真僞。正在此處分別。聖賢鬼神。所以觀人取人。亦不外是。詩曰。赫赫在上。可不懼哉。信音申。

又曰。所謂暗室有二義。一在私居獨處之時。一在心曲隱微之地。夫私居獨處。則人不及見。凡身所快樂。可。以爲其所爲。心曲隱微。則人不及知。凡心所愉悅。可。以欲其所欲。第小人放辟邪侈。謂此時耳目可飾也。

君子戰兢惕厲。謂此時指視必嚴也。善惡分途。視諸

庸行編

卷之八 對越類

三 潘寧堂

此而已。是故見美色於黑夜。而心不爲動。見遺金於孤途。而目不爲瞬。運思慮於幽獨。而念不爲邪。方是真品。此慎獨之學。入德之門也。苟心迹稍不光明。邪僞之蔓。潛滋暗長。漸近禽獸。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善惡分途。嗚呼嚴哉。

又曰。君子者。無時而不持其敬也。敬勝。則樂不敢極。怒不敢過。兢兢乎朝乾夕惕。而毋容寬假焉。況值禁忌之辰哉。經曰。晦。厭歌舞。晦者。月之終也。臘者。歲之終也。月終。則竈神上奏人家功過之期。歲終。則百神校

定世間罪福之日。君子於此。當恐懼修省。思平昔所

作。得毋有干天之律者乎。得毋有觸神之怒者乎。得

毋有故違誤犯之事乎。如或侈然自放。歌舞沈酣。是

侮聖慢神也。能無罪歟。經曰。朔旦號怒。朔者。月之始

也。旦者。日之始也。月始。乃吉凶星辰轉移去來之時。

日始。乃善惡幾希。向背從違之際。君子於此。當悚惕

志意。思今日所爲。得毋有凶災而不能化乎。得毋有

吉慶而不能受乎。得毋有爲善不力。而改過不盡乎。

如或肆然自縱。號怒叫哭。是爲輕生迷本也。能無罪

歟。小人之所以日沈淪者。阻改悔門路。故善心不長。

而惡行不悛也。書曰。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其惟君子

乎。悚音聲。

又曰。天曹之上。仙官神吏。大抵亦如王朝法制。有總部

者。有專司者。有藩臬者。有持憲者。有巡方者。有主省

府州縣者。有佐貳者。攷覈稽覈。申詳詳報。與人世等。

其或善不彰。惡不減者。時未至也。夫仙官神吏。所守

何職。所行何事。豈如世之尸位素餐。華粉榮弋貴而

已耶。其終年之所論定。必有在矣。吁。危哉。苟存一不

庸行編

卷之八 對越類

三 潘寧堂

良之心。人未及知而鬼神已知之行。一不良之事。人未及見而鬼神已見之。出一不良之言。人未及怒而鬼神已怒之。乃較其過犯。定其罪案。銖兩悉稱。可不禁心哉。維彼愚人。尚逞其驕暴。肆乃兇惡。恬不知畏。報施之說。竟付諸幽渺。無足憑也。嗟乎。報施若無。是無鬼神矣。然歟。不歟。世之不信報施者。何不取鬼神之事而三思歟。

天隨先生曰。世人不信有報應。未嘗不信有鬼神。既信有鬼神。則鬼神斷非杳杳冥冥。含靈靜坐。而一無所庸行編

卷之八 對越類

早 濟寧堂

事也。必有所職掌矣。然其職掌。豈第風雨寒暑而已哉。必於天下之人。糾察巡視。以陰行其治法。無疑矣。見一善。懽忻而保佑之。實必行。見一惡。漢惡而痛絕之。罰必加。更無疑矣。乃世卒不爲善者。何也。將謂鬼神幽遠可欺乎。抑謂眾類芸芸。不能盡燭乎。將謂鬼神寬大能包容乎。抑謂鬼神無形無踪。莫可誰何乎。將謂鬼神可以祭饗而愚乎。抑謂鬼神不必好善而惡惡乎。此數者。雖昏愚頑鈍之夫。未有以爲然者也。試執人而問之曰。固有鬼神。必曰唯唯。鬼神善而

嫉惡。必曰唯唯。鬼神見善則加福。見惡則加禍。必曰唯唯。業已知有鬼神。且知鬼神之尊善而嫉惡。知鬼神之福善而禍淫。乃卒不肯舍其惡而就其善者。信不及也。曷不平心觀理。信有鬼神。卽信鬼神之尊善而嫉惡。卽信鬼神之福善而禍淫。又何疑於鬼神之職掌。與夫報應之說哉。雲音云。雲

靈璧先生曰。自堯舜以十六字傳心。而道統始明於天下。及孔子生魯。有刪定贊述之功。而儒之名乃立。太上西出函關。而道之教乃著。釋迦文佛。傳來東土。而

庸行編 卷之八 對越類 三 濟寧堂

釋之教乃行。是爲三教。三教聖人。教雖不同。而道則一也。夫儒曰存心養性。道曰修心煉性。釋曰明心見性。要皆所以求全乎天命之初。復見其本然而已。大旨教人遷善改過。外而盡綱常。修倫紀。內而立性命。明明德。道之正也。若此外。更立門戶。議論邪僻。形迹詭怪。惑世誣民。如儒中有刑名之術。道中有黃白彼家之說。釋中有號佛煉魔之教。甚而有談天論地。典妖煉鬼。師婆術士。符咒攝運。種種不法之事。皆左道也。世之愚夫愚婦。迷謬於中。招醜取禍。甚可矜憐。而

貪財者。好奇者。遂溺其邪說而不悟。彼不知大道平庸。原無隱怪。忠孝可以登天。仁義可以致富。誠信可以事鬼。退讓可以免禍。慈良可以獲福。崇德修慝。即是天堂。乖倫叛紀。即是地獄。又何必惑彼禍福之說。輕信左道哉。則音山除制也。定也。言有所取舍也。

鶴按先生曰。人之生而爲善者。不必言也。若夫由悔而趨善。未有不皈身於佛者。然皈身於佛。而不識佛之道。則其皈亦虛焉耳。何足以稱善哉。嘗試思之。佛言平等。示人萬物一體也。佛言施舍。教人絕去貪利之庸行編

卷之八 對越類

三 濟寧堂

心也。佛言課誦。教人朝夕警悟也。佛言明心見性。教人循理而遏欲也。佛言持戒。教人有守也。佛言齋蔬。教人淡世味也。愚人皈佛之法。而忘佛之心。烏在其爲懺悔乎。烏在其爲善人乎。故欲爲善人者。必先體綱常之大。修仁義之道。存不忍之心。務行事之實。推忠恕之念。化物我之私。然後皈佛而懺悔焉。則庶乎其善人已。每見世之愚夫愚婦。有向善之志。往往以浮文法相處求佛。而不能求佛於自身之一心。此真可長太息者也。予甚惜之。故於此切示焉。誠音歸。出釋典。

張爾公先生曰。懺者自陳悔也。釋典云。如是罪惡。今日懺悔。願乞除滅。又已起之怨。願懺除滅。未起之怨。不敢復作。或曰。懺悔在不敢復作一語。足盡本經全義。與吾儒克己修慝同。前此一切罪惡。不懺自除。如必倚佛求懺。非獨懺力不果。惡根未盡。佛亦不能因懺釋罪。使積惡者歸善也。若夫口懺。徒具文而已。揆諸儒者。曰省內訟。則相去萬里矣。

魏禧冰叔曰。或謂佛未至中國。三代以上。曾無一人入地獄者。後世成而更生。言地獄事。非誕。則徂於習聞。庸行編

卷之八 對越類

三 濟寧堂

妄生神識耳。吾謂漢唐以前。狐突見其世子。苟偃訟厲公。亦既徵其事矣。且卽以爲自古無之。三代以下。可造而有。何以明之。天下之事。莫不自無而有。天地何始。未始以前。無天地。萬物何生。未生以前。無萬物。人浴而振衣。豈有蚤蚤哉。自無蚤蚤。以有蚤蚤。而卒不怪者。習於常也。末世賞罰失措。人心潰結。則必有鬼神焉。以洩其不平久之。而人之耳之所聞。有是焉。心之所思。有是焉。感恩讎仇。視而誚者。有是焉。於是而地獄成矣。故曰。心能生氣。氣能致精。精能成形。

或曰鬼無形也庸可執而朴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有狀則有形有情則有識有形則可拘而制有識則可疾而苦子不見夫夢乎夢無形也夢人鞭之則夢中之身痛焉夢食珍美異味則夢中之口甘焉夫以形制形故人治人以無形制無形故鬼治鬼是故鬼可執而朴矣或曰佛說地獄惡人下息說之無益明矣曰夫子作春秋而後世亂臣賊子不止則亦將曰春秋可無作耶是故地獄之說戒殺生之說吾謂可補前古聖人所未及

庸行編

卷之八 對越類

聖 濟寧堂

松風子出會稽之洞游於江水之上喟然歎曰美哉廟觀樓閣之多也天下皆事鬼神者而何無不慢鬼神者知微子解息而前請問之松風子曰世人當其有祈於神也制制惟恐不恭素盛惟恐不潔楮帛惟恐不美孰敢不敬神者然有所以慢神者人不知也蓋神之所棲者廟也所依者位也故君子過廟必式過位必變乃所以事神也今人於神明之地有譁笑而高談者有酣醉而近座者有踐闕而背立者有露體而負入者有跪足而屣息者有向對而久視者非慢

庸行編

卷之八 對越類

聖 濟寧堂

神者乎敬神如神在望之稟如過之肅如若生若動若感若怒若指若視入大廟必然入小廟必然見大像必然見小像必然過莊嚴必然過淡冷必然則能敬神者也天下有幾罵神者乎而慢神之罪亦可慮也知微子曰罵者惡矣其罪烈矣而慢神者蓋有之矣請以先生言告諸天下使夫知者不爲爲者知戒靈璧先生曰天之生物也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凡此皆天之德也故君子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是敬

呼悲哉謂音魁去聲歎息聲

父曰君子正己而行無求於神如記曰祭祀不祈是也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則祭遠而已今人不知天地神門之尊妄祀妄禱其褻

甚矣愚夫愚婦或至事不願意則呼願天地神明心跡不自則援引天地神明受屈不忍則侵犯天地神明又或有私情示盟者。貿易求信者。詞訟聯心者。咸要於神曰。願鑑某也。何其不敬乎。夫官長在上。猶不敢以猥鄙之事。責其聽聞。況尊如天地。赫如神明乎。君子修德於躬。仰答乎天地神明。求無愧而已。豈得以私事。凡情。上汚聖聽哉。願音預。疾音覽。呼也。猥音委。鄙也。

明空子曰。咒詛者。誓于神也。求神速報也。非必入廟投

辭。凡忿爭之時。呼天喚地者。皆是也。夫事理曲直。日

庸行編 卷之八 對越類 吳 潘寧堂

久自明。何須急於表暴。如其曲矣。則自反有愧。安敢對神。世間狂悖小人。明知所作非理。猶欲誓神以塞其謫。不思神明鑒臨。豈容汝肆欺悖。往往慘絕橫亘。竟有如其所咒而死者。可畏也已。

靈璧先生曰。諸天神聖。皆南嚮者也。故北為至尊之地。而敢不加敬歟。但世之放肆者多。謹惕者少。若心無所畏。天地之大。且不足懼。又何問乎北耶。又何問乎唾涕及鞠躬。人神明非必邀人之敬之也。然此敬神明之心。卽善心也。神明非又惡人之慢之也。然此慢

神明之心。卽惡心也。何也有敬神明之心。則知罪福者也。則知修省者也。則知恐懼者也。豈尚有非僻乎。故謂之善心。有慢神明之心。則無禁忌者也。則無理義者也。則無顧畏者也。豈復有天良乎。故謂之惡心。惡生於慢。善生於敬。君子無往不敬。小人無往不慢。此善惡之異趨也。君子對北如覲尊神。是以兢兢也。詩曰。維北有斗。敢獫也乎哉。嚮同。

碧虛子曰。北方之位。有北辰焉。為造化之樞機。作人神

之主宰。宣成三界。統御萬靈。判人閒善惡之期。司陰

庸行編 卷之八 對越類 吳 潘寧堂

府是非之目。五行共稟。七政同科。有廻死注生之功。有消災度厄之力。凡在覆冒之下。悉宜頂禮恭敬者也。若有信心男女。一心齋戒。肅爾神明。設九光醮迎。諸紫光聖母。并七元君。虔恭奉獻。縱有重罪。苦報如旭日輪。照於冰山。應時消釋。所有福德。如彼甘泉。隨汲隨發。受用無盡。但人執凡見。管窺天道。謂為荒唐。而不肯信。豈知冥漠之中。有確然不爽者耶。經云。善似光中影。應如谷裏聲。人當速為轉念矣。靈璧先生曰。尺非水火不生。活是故養人之功莫甚於

水火但百姓日用而不知往往有褻視之者夫人一夕不得水則困終日不來火則饑鑿井而飲設竈而炊伊誰主之而成茲水火之功川歟爰有神焉司乎井者爲井神司乎竈者爲竈神此皆有功德於民者也古者天子季冬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淵源澤井泉而井泉與祭典焉國有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門行曰公厲司命者竈也而竈神居祀首焉蓋與人切近而最親者也惟切近則易玩最親則易瀆焉知夫神之尊耶君子知水火之德出於井竈故臨井不唾過井不窺廢竈不履野竈不跨敬之至也若小人無忌有翹膝而加井者矣有坐井而想語者矣有掩衣而向竈焰者矣有爆足而當竈門者矣其慢如此曷不戒焉光武曰諸將所至廟社稷汚井竈不爲無過誰謂可慢耶與音預雷音蒲中雷中宮禮名正正日句龍在家主中雷又曰竈者司命之神也凡人之家一切吉凶禍福皆其所司焉上自王侯下至庶人莫不立竈山來尚矣所當懇恭敬謹以事之者也且竈極仁慈獲庇人家祛不正之鬼神掃塵中之疵痛主烹飪顧養之道其德

惠大矣哉世人不知報効褻慢多端經云吟味及哭且不可而況其他乎夫人或入廟祀神或朝山參聖非不謂恭於修善也奈何舍家之尊而求福庇於外哉況竈有司命之權人之善惡得而糾察焉人之殃祥得而降賜焉人之庭戶得而庇庥焉願人積德累功日臻盛美是其志也人家能淨其心潔其室肅其儀修其祀則可以事竈矣竈音欲謹也又曰天下之人未有不敬鬼神者有敬鬼神之心而無所以爲達於是假香焉以傳之故香必取其最潔而後通其心之至誠苟有汚濁其敬安在乎若夫燒香取便則其心之不誠何以交於神明吾恐取咎多端豈第無福之云乎淨明疏曰香是離穢之名有宣芬散醴騰馨之用故諸天聖眾嘗藉香氣以除人閒垢氛上下往來始得清淨是以道場陳設酌水獻花多焚好香以爲供養乃申誠敬愚人不明此義科頭跣足罔知敬恭雖家奉神聖實爲躡侮其燒香也具文焉耳何功之有竈音分氣也沙丘子曰老君爲九天之尊握天道掌世運巍巍乎至

矣。昔孔子問禮於老君。尚有猶龍之歎。而俗儒狂悖。動輒稱名。莫知忌諱。敢於詆之。其罪尚可言哉。

史檮臣曰。孔子爲文章之祖。帝王之師。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歷代欽崇。於今爲烈。後生小子。既讀詩書。當知尊敬。每見塾師訓蒙習字。入門必書上大人。丘乙己。初學聖人之道。先犯聖人之諱。斥言不敬。於心安乎。與其念作某字。何不改爲孔乙己之爲是也。

又曰。觀音大士。據出山像。乃鬚眉男子。因世間婦女。不知善果。於是現女子身而爲說法。今人相沿。書爲美

庸行編 卷之八 對越類 手 澹寧堂

貌女像。異艷奇妝。恐以恭敬之誠。反生褻瀆之念。幸於落筆時斟酌焉。

又曰。神佛肚臍。皆用金銀珠寶爲之。嘗見因此起小人覬覦。漢爲太息。夫金銀珠寶。人世貴重。神佛未必貴重。何如以檀降諸香代之。不獨保全神佛莊嚴。且免小人無限罪孽。惟作福造像者。慎思之。

神當敬。不當諂。諂則瀆。是大不敬矣。定爲正神所吐。凶人祭祀。吉神不饗。如君子不受小人之賄賂。吉人祭祀。凶神不臨。如小人不登君子之俎豆。

青溪子曰。嗚呼近世。何多好偽。聚眾燒香。大言招搖。借名說法。暗逞惡毒。漁色賺財。術頗工巧。罪莫可述。萬

殊難饒。無何罄俗。安與接交。身先拜服。破鈔媚妖。一遇騙害。家必蕭條。前事宜鑒。勿聽虛喬。更有可惡。婦

女宣嬌。入庵投寺。布施濫叨。淫佚露醜。風化敗流。佛在汝心。靈山匪遙。清香一炷。閑閑可燒。烏在狂走出

而賣嬌。世多謔語。須惜羽毛。禁之禁之。毋自揖盜。苟弗聽余。將爲鬼笑。

賺音暫。俗謂相欺誑也。賺音乍。裂也。剔也。

迎神賽會一節。禮本不宜。如兇頑奸惡之人。或假此少

庸行編 卷之八 對越類 手 澹寧堂

生其畏懼之心。廟宇傾頹。稍動其施助之念。亦勸善一端。獨鳴鑼擊鼓。驚世駭俗。借此沽行善之名。鬪勝營利。則不可耳。

勸誠屠牛之文。人盡知之矣。獨牛油蠟燭一種。習而不察。既不忍食其肉。又何忍然其膏。且血光上薰。觸天穢神。明理者。正當辨別。

敬鬼神者。供奉靜室。焚香頂禮。惟恐有褻。敬字紙者。殘編斷簡。投諸水火。惟恐作踐。每見書指帖者。或書寓

於某庵觀寺廟。將諸神聖。遍帖穢濁巷口。又有賣藥



賣術之徒。種種報帖。專於穢濁處貼之。可人一盼。久之風雨侵蝕。字皆墮落穢濁中矣。慢神喪天。莫此為甚。稍有敬畏之心者。其改圖之。

史摺臣曰。字乃天地間之至寶。成人功名。佐人事業。開人識見。為人憑據。不思而得。不言而喻。能令古今人。隔千萬年。覩面共語。能使天下士。隔千萬里。攜手素心。有欲聞於人之言。彰其字而白之。有不欲聞於人之事。封其字而達之。傳古聖欲傳之心法。記今人難記之瑣事。無往不賴乎字。若無福之人。雖極力求之。

庸行集

卷之八 對越類

奎 詹寧堂

旋得旋失。有福之人。藏之胸臆。即勇者盜者。莫能切之。豈非天地間之至寶歟。以天地間之至寶。而糊牆裏物。拭穢覆護。甚至婦女以殘廢經書。代為樣冊。或委棄溝渠。不知禁戒。不亦折福也哉。人失一錢一帛。則曰可惜。獨於天地間之至寶。棄之而不知悔。賤之而不知惕。則何以故。今一字不識之人。見片紙隻字。於道傍曰。是誰作孽。拋棄必舉而投之於壁。以待惜字者取而焚之。其敬吾儒之字也如此。吾儒反自輕之。豈不可怪可歎。近見街衢巷陌。多懸惜字紙籠。善

勸善矣。第人家內宅。焉能搜尋。無知婦女。焉能勸諭。愚意令檢字人。書收買殘廢字紙。一帖署之籠上。使愚夫愚婦。知字紙可以賣錢。羣相收護。則惜字無限矣。至瓷器之上。多書年號詩句。及其損壞。沈溺坑廁。人莫能見。即見亦無法保全。惟有碎之如粉。投之流水。庶滅其跡。倘能勸戒密工。不復書字。以清其源。則善愈大焉。凡此皆惜有形之字也。若夫無形之字。更所當惜。如欺心昧心。誣人害人之字。下筆即有果報。或名利暗滅。禍漸生。或書香絕脈。子孫聾聵。又豈庸行集

卷之八 對越類

奎 詹寧堂

警醒類

可不更加慎惜也哉。謹音訓。謹擬九器。贈音給。月昏也。

靈璧先生曰。余觀天人之際。有感必應。殆事之所必至。而理之所必然乎。且無論遠大者。姑以淺且近。顯且明者言之。夫日月常而風生。桂棧潤而雨至。此感應之徵於天者也。空中雷震。萬物同聲。野外人呼。四方響應。此感應之徵於聲者也。祥聚一室。瑞生芝庭。冤集千魂。怪哉出市。此感應之徵於氣者也。溫言甫發。聽者承以和愉。惡語方加。聞者反以悖逆。此感應之

徵於言者也。家行醫術金帛臨門身尚官衙楊及體此感應之徵於業者也。吉慶之家鸛犬咸和兒慈之家燕雀弗入此感應之徵於物者也。舉杖擊水汚踐於身對風揚沙灰飛於面此感應之徵於事者也。嗚呼有感必應卽一事一物一言一動無往非然而況修德行善以事天地神祇則精誠往來潛孚默佑其感應又當何如也。聲音是杜下有從說音論不設說也

鶴按先生曰伊古迄今千萬年來無時非感應無人不

庸行編

卷之八 警醒類

善 濟寧堂

應者至遠感者至幽而應者至顯微妙之內若或主之未可一二爲木陳人道也天下有知感應之理者必能信感應之事兢兢然曰凡吾動之念者皆感也凡吾措之行者皆感也不聲而聞無翼而飛感之所以神乎吾恐感者方動而應者輒至也可不懼哉君子不患無應而患所感之或非是故反身自修戒慎恐懼無敢放逸焉

若虛子曰予觀感應二字形皆從心口即天事之事未有不由心而能感應者事不由心雖其勝舉猶如登

場木偶華彩炫目動作可人而其哭哭嬉嬉皆非由衷終屬虛形幻相而謂爲木偶之欲哭嬉嬉誰其信之也夫善不由衷務乎形迹又焉能令鬼神信之乎是故爲善者未善事先善心此一心也可以通鬼神於呼吸轉造化於俄頃分天堂地獄於幾希人苟能從自心培養推及於行事無務名之志無邀福之念處處皆實如是而後鬼神信之也則上以格天下以格人善之感應如桴與鼓如宮與商如水與月如鏡與形寧有不應者哉。偏音疊偏音木偶戲音義與也速也桴音乎擊也

庸行編

卷之八 警醒類

善 濟寧堂

王溪子曰好善惡惡上帝之心也欲其家論而戶曉之勢必不能福善禍淫上帝之權也欲其朝行而夕報之勢又不能於是上帝之權遂有不信於世之日而愚夫愚婦又孰能窺窺上帝之心哉然人亦知言曰禍福爲鬼神所司者故疾病至則系千金楮跪拜抒誠然其誠於鬼神者若其誠於鬼神也則列祀陳儀香帛祈禱然祈禱於鬼神者祈禱於冥冥歟夫後則延道假僧誦經懺度然懺度於幽冥曷若懺度於生前是人未嘗不畏鬼神未嘗不懼罪知非乃

庸行編

卷之八 警異類

三 清寧堂

卒藏機發舒無所不至者由其無遠之明或於目前之快而理不勝欲遂至莫可如何矣哀哉鈴音先靈璧先生曰嗚呼禍福之事寧有定哉有受禍者有受福者有禍不終禍者有福不終福者有始禍而終福者有始福而終禍者此其數天操之而所以轉移之者非天也故見瑞而修省者福必成見瑞而驕恣者福轉為禍見妖而放蕩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為福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致之奈何世人禍不知福福不知修乃推命測運求諸渺茫

庸行編

不可知之中筆上抽籤問諸幽冥無足憑之際何其愚歟祿音康平聲祿之為言獲也說文祿獲也除禍殃也

鹿門先生曰為善之家福不遽臻為惡之人禍不遽往往往行善者不力作惡者不悛職是故耳此其人具管窺蠅測之見烏知天道之大哉夫天之報施無處不然而人特以粗率之心寸光之識視為固然而不加察遂疑報施之無憑縱行諸惡陷身大戮亦足悲矣夫善惡多端而報施亦多端有為善而家溫食厚享壽綿衍科甲榮顯者有為惡而家破身亡子孫賤辱田園丘墟者此明報之類也有為善而美諡嘉封

庸行編

卷之八 警異類

三 清寧堂

奇昌運盛證神登仙者有為惡而剖棺戮屍變牛作馬末受苦趣者此冥報之類也有為善而貧移富賤為貴天為壽險為坦者有為惡而富忽貧貴忽賤者反天坦反險者此暗報之類也有為善而無媒以獲功名不謀而成事業因緣奏合亨嘉聚會者有為善而假手於子孫受成於禽獸吐絲自縛張羅自網者此巧報之類也有為善而絕處逢生空中得喜百靈為効順萬鬼為輸力者有為惡而餓以釣其命利以蠱其身生變活化自殘自害者此奇報之類也有為善而施貨財得貨財施仁義得仁義稱量而出稱量而入者有為惡而冤遇冤人毒遭毒手以某地害人而害同其地以某事禍人而禍同其事者此遺報之類也有為善而子孫賢良家盡孝弟國盡忠貞高大門閥榮名萬世者有為惡而子孫卑賤男奸女淫為盜賊為僕隸填坑溝壑者此積報之類也有為善而一言獲吉一事招祥坐施立應者有為惡而妄取即覆致怨即殃朝出暮反者此現報之類也有為善而

爲神所擁佑。鬼所歌唱者。有爲惡而爲神所怪。鬼所糾擾者。此陰報之類也。有爲善而創有旌陽。里相推譽者。有爲惡而官加刑罰。鄉多賤惡者。此陽報之類也。凡此十報。赫赫明明。苟非善惡。未嘗不見之聞之也。何爲爲善不力。作惡不悛。爲昊天之罪人哉。知微子曰。積善猶有身。血脈周流。無處不到。則爲全人。四肢百骸。一或不通。其處卽痿。便非全體。爲善之士。一念不到。可謂全善乎。痿音威。淫然成痿。

靈壁先生曰。真心好善者。宜自尋己過。便有進步。今人庸行編 卷之人 營醒類 弄 濟寧堂

輒云。吾自揣未嘗作惡。卽此護短一念。已沈迷矣。天

下豈必放火殺人。坑人害人。而後謂之惡哉。如貪真

二 不公不平。皆非善果。成名惡因。而況心頭惡念。

或欲坑殺陷人者。蓋亦有之矣。人當兢兢業業。覺得

不能事事盡理。合天便是過愆。速圖改悔。奈何自己

放寬一步。爲容私之地哉。

熊山先生曰。學者當先除去好華念頭。蓋好華之念。卽

人心也。人心勝。則道心蔽矣。孔子曰。士志於道。而耻

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正謂此耳。

又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學者一日進一步。方不虛度時日。若曰無害。其德將敗。若曰無妨。其德將公。

橫渠先生曰。修行之士。要先明得自己偏處。蓋自己偏

處。最難按納。必從此最難處。加力十倍。此中稍稍平

定。則諸善可舉矣。若打不過者。關。觸處皆受其累。中

途改轍。藏是故耳。

朱卓月曰。嬰兒落地。未笑先哭。豈非大造苦我以生。纔

一出世。便入哭境乎。嗣後笑事少。哭事多。笑時少。哭

時多。到鐘鳴漏盡。畢竟大哭一場而散。

庸行編 卷之人 營醒類 弄 濟寧堂

又曰。惟天生人。隨賦以祿。驚方腴而桑先萌。兒脫胞而

乳已生。如形聲影響之符。孰主張是。彼皇皇求利。如

恐不及者。豈不謬用其心耶。脫音敷。腴音敷。

又曰。世人有二顛倒。一少年當勤以圖身。反自放逸。古

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蚤謀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

世人。一老年當逸以就安。反自勞役。古詩云。可憐七

八十。尚落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

事。知之不難。而知之者尚少。何況微妙之理乎。

又曰。邵堯夫詩云。幾更十次問。已換一箇人。足族綺執

舊。朱門車馬新。信哉是言。眼見三十年間。更幾番  
事。體去來幾番。冠冕。宣寂幾番人事。厚薄幾番風俗。  
今日眼前所見。全不足憑。人顧橫生。艷羨鄙厭。豈得  
其真哉。見音府。傾覆也。

又曰。予幾番見某事。以爲必如此然矣。而卒不然。幾番  
料某事。以爲必在若人矣。而卒非其人。乃知事不可  
私計。人不可過疑。

劉爾明曰。公府衙門。掾吏胥徒之養濟院也。琳宮梵宇。  
黃冠緇流之養濟院也。士子而不經明行修。但取免

庸行編 卷之八 警醒類 三 濟寧堂

程役。持門戶。是亦以膠庠爲養濟院耳。程子所謂浪  
然爲天地間一大蠢者。非歟。孫音遂。吏孫屬官。通稱。正韻音礎。

周百安曰。宋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騁請託。有一  
人號爲望火馬。又一人號爲日遊神。言日事奔競也。  
嗚呼。今且以日遊神。兼騎望火馬矣。奈之何。

松風子未歸隱時。置酒松寥閣。客有持酒爲祝者曰。願  
先生之獲金也。金南山。高北斗。松風子反走。搖頭而  
驚曰。噫。客何爲其病我。夫財。眾之鵠也。財多累人。  
烏乎予祝。客曰。先生之所惡。眾之所好也。先生有好。

願自爲祝。松風子曰。唯唯。乃舉酒祝曰。願與妻子相  
對而怡怡然。願見家口繞室而欣欣然。願目無水火  
之形。願耳無盜賊之驚。願無奪失之事。願無疾病之  
侵。願身無口舌之擾。酸菜根而不饑。衣布帛而不寒。  
居茅茨而不傾。行。臥。山。手。身。動。靜。語。默。由。乎。心。  
弗榮弗辱。遂生復性而終天年。則福之至也。安用獲  
金之多乎。財雖順來。我必散之。亦奚以取爲。客赧然  
垂首。自愧厭識之陋。孫音除。上聲。麻屬通作統。

松風子曰。世俗之見。只以求富貴利達爲人生本分事。  
庸行編 卷之八 警醒類 三 濟寧堂

若成佛作祖。登仙了道。便云千錯萬錯。譬如蒙館中。  
說登科事。雖不能人人登科。然登科者。實由此中出  
也。夫修道者。雖未必人人了道。然了道者。實從此中  
出也。只要功夫不落旁蹊。自然得箇正見。觀世音云。  
但願世人咸就此一錯。有志者。其熟慮之。踐音奚。徑路也。  
劉漢溪曰。如今念佛人。多把阿彌陀佛。當箇蕪漢。且只  
過數已足。卽休。到純熟時。口誦心馳。全然失照。若是  
者。箇念去塵劫。不得往生。爾若念佛。當念箇念佛底  
是誰。則衆禪念佛。兼而有之。衆來衆去。到一朝爆破。

時者一聲佛。纔有箇著落處。清音義一

臥雲子曰。世上愚人。斷了筆。謂了經。便是修行。不知他

不弊飯。不誦經時。作何事業。丟了箸。便欲吞人。住了

梵。便要算人。如此雖修何益。清音義一

周坦然曰。古人驗心於夢。朱子曰。人於日用之間。不思

當於夢寐之間。思之。潘上元曰。災異所以警侯王。惡

夢所以警君子。陳幾亭曰。晝觀之。妻子。夜驗諸夢寐。

予有四十吉祥相。其一則爲凡夢。俱可告人。夫至凡

夢。皆可告人。其去道不遠矣。

庸行編 卷之人 警醒類

奎 濟寧堂

喬遺民曰。天地有無窮力量。然一日。纔到午。便疾忙。腹

冥。以畜來日之光華。一年。纔到秋。便疾忙。收斂。以養

明年之發育。人生才力。分量幾何。而事必欲做盡。福

必欲享盡。知巧必欲用盡。是焚林而狩。竭澤而漁。如

明年之無獸無魚。何。周櫟園曰。凡事。畱有餘不盡。所

以師天地也。清音義一

周魯臺曰。人守得一靜字。卽天地鬼神。且無奈何。況身

外之升沈禍福哉。若吾儕。直是懶得。非有定力。以主

靜也。然因懶得靜。亦是因跛而緩步。未始非得策。

吾人不必別求福。但有保養元氣。百體常康。清淨。中

焚一炷香。讀數行書。以聖賢爲師。以魚鳥爲友。便是

人世上活神仙。此惟自得。其趣者知之。

齋室淨潔。俗迹罕至。爐香不斷者。必有靈氣。棲集其中。

鶴松先生曰。人處紛華靡麗之世。若能獨清獨醒。特立

行善。真力大而志剛者矣。否則必資眾輔。凡人之氣

要鼓舞。心要欣動。力要協助。志要振作。非多人則有

因循懈惰之病。小有所挫。便索然廢矣。故勸人爲善。

與讚歎人爲善。俱得半功。蓋善心讚則興。阻則消。然

庸行編 卷之人 警醒類

奎 濟寧堂

則說浮靡。語順情話者。遇之亦甚不幸也。夫

碧雲子曰。人間萬事。轉頭皆空。以今日視昨日。則逝矣。

以暮刻視朝刻。則又逝矣。故高入達士。愛惜光陰。不

肯等閒過了。若道來日甚長。浪擲歲華。不知向正路

上走。一段爭心。如何肯休歇。苟想到去日多。而來日

少。便不肯廣造惡業。著足求穩。

鹿門先生曰。今人讀感應篇。未嘗不稱善。然口中稱善。

心中不改。便是如不曾讀也。蓋緣理境埋沒。偶然屬

目。如水激石。何可得動。是故善讀書者。要貴能思。細

細披閱於沈吟中忽然透悟良知啓發方動改悔心者纔是讀書得力處

文中子曰勸戒之詞古今名論疊疊書記中無處不有其殷勤痛切反覆丁寧總是要人聽信而已我輩讀聖賢書看昔人者般教人念頭語語婆心常爲之淚下夫千百年以下之人與千百年以上之人何所關係而苦苦訓誡若此蓋見那些作惡人眼中看不過心裏忍不過前車既覆後車又隨實可憐憫急欲將一句說話喚醒千百年人者殺血誠語豈可草草盡

庸行編

卷之八 警醒類

審 肅寧堂

過讀古人書須念作者苦心毋負前人接引後學之意意聲不倦意聲

松風子曰世間一技一藝其始學不勝其難似萬不可成者因置而不學固終無成矣所以初學貴有決定不移之志雖復決定而優游遲緩則亦不成故其本貴有勇猛精進之心雖復精進或得少而足或時久而怠或遇順境而迷或逢逆境而墮則亦不成故其次又貴有貞常永固不退轉之心是之謂真有心人也世人視修行為太難事曰修行為妄人之事以爲

萬不可成若神仙不可成則古今亦應無神仙矣古云莫道神仙無處學古今多少上升人今人修行不真乃謂世無神仙何其謬歟人苟能有決定不疑之志勇猛精進而又貞常永固遂不退轉焉有不成者哉應平

庸行編

卷之八 警醒類

審 肅寧堂

沙丘子曰學聖賢之道者往往黜神仙之宗旨學神仙之道者往往遺聖賢之學問不知聖賢與神仙其道一也伊古以來未有聖賢而不沒爲神仙者亦未有神仙而不出自聖賢者聖賢者神仙之始事也神仙者聖賢之終事也是故欲爲神仙者先爲聖賢本之以聖賢之功次之以靜養之道終之以烹鍊之法而後其道可成也

又曰古云觀心容易息心難學爲聖賢學爲神仙總之求息其心而已是故爲機變之巧者則心不息懷貪婪之念者則心不息肆陰鷙之害者則心不息持損人益己之算者則心不息用夤緣竊縫之術者則心不息心之不息善其遠之矣若夫善人坦懷與物則心息內絕嗜慾則心息雖辰氣消則心息人我兩忘

則心息。居易俟命。則心息。心既息矣。道烏有不成者乎。驚音至。凡鳥獸之猛者。皆曰驚。

又曰。夫真好道者。少而學之。壯而行之。老而成之。則得之矣。非必去父母也。非必離妻子也。非必絕人羣也。非必入山採藥也。非必靜坐蒲團也。如善事父母。和養妻子。汎愛人羣。採萬善。淨心思。皆道也。所可少學而壯行者也。如定緣盡而後學。道世反有緣盡而不能學道者。正陽祖曰。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純陽祖曰。人嘗以不見吾為恨。雖日見吾。而不能行吾之

庸行編

卷之八 警醒類

三 澹寧堂

言於事何益。故無論人品之卑下。根基之脆弱。第拂意不能遣。思慮不能靜。美好不能忘。氣習不能化。雖去父母。離妻子。絕人羣。入山靜坐。無裨也。以是號於人曰。吾求仙。吾求仙。仙豈許之哉。

鶴控子游於焦烟塢。息鹿游軒。聽石陽子讀感應書。至欲求天仙句。不禁喟然歎曰。今者進世人而與言仙道。必將以為迂誕之事矣。余焉能向夢人作醒語耶。汝醒人也。吾語汝。竊嘗剴心觀化。小覷一切虛幻。夫溟滓一理。混乎真常。因形有妄。因妄有結。大地山河。

庸行編

卷之八 警醒類

三 澹寧堂

依矣而立。胎卵淫化。依妄而生。於是生滅起伏。得失榮枯。是非人我。怨親仇恩。結中之最小者。桃蠶食桃。壤蟲食壤。蛙穿蠶繭。蠅奪蝸爭。娘男蛙怒。蜣搏蛛網。朝生暮死。營營何為。予嘗登平丘墓。瞻覽平野。烟黃日淡。牛羊散牧。其上蓋嘗有朱門大第。歌鐘粉黛。馬東臨大海。望白波連山。彌天無岸。其下隱隱猶見城郭衙衛。俯仰而歎。剖判以來。古人無一人在者。今古人而有一人在。或庶幾有望焉。今何望矣。古之人。自許豪傑。負虛憍之氣。騁閃爍之姿。殫志畢力。規其所圖。囊括席捲。氣揚志得。方且建萬年之策。極無窮之驪。一朝徂實。槁葉斷蓬。雖復取人魚為膏。金銀為殉。設樂置妓。銅臺上食。彼白骨何知。悲哉愚鬼。推而論之。王階金埒。茅茨席門。金張豪華。揚雄寂寞。王謝鼎盛。任昉彫零。鼂錯東市。袁盎紆朱。田蚡開第。潘大伏誅。路粹傾軋。絳灌讒賈。孟玖陷陸。孫秀仇潘。當其時。舉皆鋒刃。其口懷爐。其腸先發。者。雄後時者。凶。得則愉快。失則悲感。榮而汰盈。瘁而慘沮。勝則軒眉吐氣。敗則俛首淒涼。轉盼之間。悉為陳跡。東土託意於





庸行篇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牟允中撰允中字叔庸天津人是書因揚州史  
典願體集而叅補之皆先正格言分門編輯自達  
觀以至警醒凡三十三類每類採輯數十則大都  
取其明白顯易可以訓俗化愚其立教類有允中  
自著讀書之法兼論及於時文並引八股講論數  
條蓋以訓其家塾子弟者也

讀書樂趣八卷

〔清〕伍涵芬輯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九年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書樂趣

八卷》提要

序

學之爲道要之于自然返之于  
爲已然後序不逆而機自生伍  
子芝軒通經服古以冠于鄉論  
定古今藝苑天下嚮風又恐其  
視文字爲末也乃輯古聖賢自  
然爲已之學顏爲讀書樂趣夫  
讀書而不知樂者有故以爲利  
達之資則貧賤者不樂以爲聲  
譽之具則沉晦者不樂不知而  
慍遯世而悶往往皆然故其見  
于語言文字亦往往抑塞而鮮  
通誠內達于身心性命之微而  
外擴乎天地民物之量是雖終

身窮厄必有曠然而怡適者其  
發而爲文也又安往而不得其  
趣歟竊怪舉世營營出入于珍  
奇瑰瑋之中皆棄其珠玉賞其  
瓦礫獨伍子披揀而精取之今  
其所錄皆身歷而有得者所謂  
造道之言親切有味然則伍子  
之可傳豈僅以是書也哉 昔  
乾隆乙丑歲孟春日桐川弟俞  
長城拜題

自序

天地生生不已日變而益新以有靈氣也於此可悟  
文章之道焉文章者靈氣所結千變而不窮通神入  
化在呼吸之間不可以常情測也不得所以養靈氣  
之法其能造出活文章舞動於人心目間歟養靈氣  
之法安在曰在善讀書吾讀書而讀書之外不知  
有他則靜能生靈吾善讀書而讀書之內知通活  
法則動能生靈二者須兼有之予少而悟此深有味  
乎吳季子書憲調悲喜憤愉而歸于適之一語故每  
值窮愁險阨之境人世一切不平之情來攻于前隨  
卽自尋樂趣默然玩味令心地油然以釋所謂本讀  
書之法以培養夫氣之一道也比十年以來游歷旣  
多奚囊益富因復刪其繁蕪存其精要定爲若干卷  
刊以公世雖不敢與經史並觀而學者有此一編供  
其賞玩足使几牖生明乾坤大氣象卽在行格間紫  
水伍涵芬芝軒氏題于華日堂中

讀書樂趣目錄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薇占

校

炳日且華

第一卷

滋胸

備載開拓襟懷助發文慧之山

第二卷

澄心

備言心地潔清以培靈氣

第三卷

澹綠

備言外綠不染得專意舉業

第四卷

怡情

備引游覽山水花木禽魚之趣以活文穢

第五卷

論文

樂言古今文學

第六卷

論文

專言舉業要訣

第七卷

勵業

詳引讀書用功之法

第八卷

品詩

備引吟詩論詩與舉業相關之妙  
偶咏草廬後

讀書樂趣目錄

二

讀書樂趣

凡例

一是集皆為舉業設也。學者窮年殫心經史文章。精枯神敝。不可不稍借閒情。以活其趣。然博奕諸技。既妨事而廢時。傳奇諸書。又蕪淫而蕩志。惟是倚情瀟灑。而仍于學問有補。斯足備為案頭珍玩。行篋錦囊。此一編所以不可少耳。

一集名讀書樂趣。蓋由朱子讀書樂歌而推廣之也。故取歌辭冠于卷首。以明所由本。其實歌內全旨。

甚弘。諸妙益蓄。不止。益心胸也。讀者諒善會。抑取矣。

一鄙見以讀書用功宜活。窮通順逆。遭境不一。憤懣憂愁。諸情易擾。安可不善自排解。尋一出路。予生艱苦備嘗。病難畢閱。幸得偷生至今者。以胸中時挾一編無字書。自咀自咏。不復計有人世險阻。故也。戊辰下第後。周遊通都大邑。得廣接賢士大夫。親其緒論。復如借不見新書。恣折覽擇。遂積成是編。大鹿有萃。呼羣而兵食。子又何敢自秘乎。

一是集所採皆隨見隨錄。不泥世數先後。不分逐段次序。大意總為寄情消遣之書。合學者隨手抽取。開卷皆可獲益。或遇事冗心煩。不妨順意釋手。無患有讀未終篇之憾也。

一集內錄取皆歷代名言懿行。或出自某書。或屬某所言。逐條內開首即為標明。不欲沒所自也。間有出自鄙見私撰。即頂格直起。不掛姓氏。閱者自別之。

一是集原共計一十八卷。因卷帙繁重。苦于缺資。未

能即刊。乃先刊八卷。別為初集。此外復有考書一

卷。闡明諸經。又考書一卷。詳析諸史。又考書一卷。

條釋諸子百條行一卷。詳引立身處世。又考書一卷。

家之疑義。條行一卷。胡野大小事宜。潤言一卷。

精採賢哲酬對。條行一卷。備徵天地人物。游藝一

卷。備言琴射書畫。養生一卷。備言藥之秘。安居一卷。

諸技之精微。又安居一卷。詳引別墅水。俟再刊行。

別為續集可也。

一是集之外。尚有拙集數種。如四書讀解法。聖賢精在自文中。諸時細心。涵泳段落。分明輕重。長短。切

神聖自得。不。必紛紛聚訟。庭芳譜。而巳。萬姓統緒。卷既繁重。其失掩惡之義。婚姻女德。亦未及。其。集。採。文。物。典。事。精。要。便。于。取。用。賢。媛。淑。女。並。列。錄。焉。類。書。甚。多。繁。者。苦。難。記。簡。簡。者。又。多。近。以。年。來。俗。濫。其。厭。人。目。茲。採。其。尤。雅。者。入。編。于。將。來。告。竣。也。

芝扞自識

芝扞自識

芝扞自識

至聖先師孔子生忌日會約

讀其樂趣。成。過。楚。中。郭。子。聚。五。廣。黃。利。人。感。惠。關。

里。記。一。卷。煌。煌。金。石。之。言。直。可。與。天。地。日。月。並。其。久。長。垂。世。大。文。章。孰。如。於。此。內。載。

至聖先師生忌日會約一篇。尤令人起感竊思釋道家。尚

知。本。本。水。源。于。其。生。忌。日。咸。敬。禮。焉。吾。輩。諸。聖。人。之。書。為。聖。人。之。徒。奈。何。漠。不。加。意。哉。黃。子。著。為。會。約。意。良。善。矣。因。刊。存。於。是。集。之。首。願。與。同。人。共。遵。行。之。有。志。之。士。諒。不。酒。余。為。迂。濶。也。伍。滿。芬。謹。識。

凡學者之於孔子固貴乎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不徒在崇

奉之體拜其文也。然人心必有所敬然後有所思思則

厥焉以興其敬也。又不能無所因或過其里或入其廟或

值其生卒之辰耳目所觸於此心有戚戚焉然後慢者以

恭怠者以警其大較然矣。願學者散處四方其於東魯亦

寥絕矣。安得人登闕里之堂觀其車服禮器而廟貌遍天

下。多在郡邑治所。歲春秋二時有司與學官主之。附近諸

生與於執事者數十人而已。其餘遠難悉赴。故有讀書數

十年未嘗一進拜。幾忘乎其為孔子之徒者。何其疎也。至

於其生其卒年月日時尚可如期各致其敬。乃諸家紛紛

紀載不一。幾聚訟焉。公羊傳謂魯襄公廿一年十一月庚

十三有謂年七十四其謂年七十三者司馬遷也。以其爲襄公廿二年生歲在庚戌也。其謂七十四者羅泌與宋懌也。以其爲襄公廿一年生歲在己酉也。余則以其家譜斷之。其家事蹟所述。孔子生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公廿二年。是年冬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廿七日卒。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其年與遷同。其月與穀梁同。其日與諸家同。其改建與羅泌同。其謂年七十三亦與遷同。鑒鑒不疑。而年譜世表亦然。夫年譜者其家不所子穀梁傳。謂魯襄公廿一年十月庚子年。同日而月不同。司馬遷史記謂魯襄公廿二年。年亦不同。其後或主公穀或主遷。其主公穀者。司馬貞孔若古洪興祖宋濂也。其主遷者。杜預胡舜陟孔宗翰羅泌也。有謂周家改建。其十月卽夏之八月。有謂周家改建不改月。月與夏無異。其謂十月卽八月者。羅泌也。以子寅爲差。其謂改建不改月者。宋濂也。引商建丑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爲証。有謂年七自譜也。世表者其家之所自表也。焉有其家之所自譜。自表而反不足據乎。然則學者宜隨其所籍之邑。所居之鄉。各約同志共結一社。每當此際。以爲聖節而致祭焉。其祭先期齋。懸像中堂。或置木主。同人至拜而妥之。次登盞起。

鋪陳品物。從力所辦。其拜祇如弟子拜師之儀。拜獻畢。敘少長相揖。然後坐。少頃。執事者徹饌。徹畢。相與拜。徹其像。擯棄也。徹畢。以其饌餘燕示神惠也。燕畢。揖而別。如此者。歲率以爲常。凡未祭前。與既祭後。燕坐茶次。則相與揚經。灌義戒。淫佚飭廉隅。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亦在其中。



取用書目

孔子家語	人物備放	二十一史	羣書
借放	性理大全	老子	莊子
管子	揚子	淮南子	孔
叢子	文中子	朱子遺書	二程全書
近思錄	陽明全集	文獻通考	子畧
譚輅	草木子	金瓶子	桑榆子
昭明文選	文苑英華	等樂編	月令
廣義	文心雕龍	古文奇賞	古文別裁
集	古文品外錄	名文慶	花鏡
書鏡	翁公秘笈	披仙集	長慶集
津逮秘書	道生八笈	鶴林玉露	滄詒
莊語	搔首集	徵文玉井	玉海
淵明文集	淵明外傳	高隱外書	基
天洞覽	讀書法	讀書通	文娛
曉閣明文	明文英華	誠齋記	雲仙記
太平廣記	彭氏類抄	韻府羣玉	
古今說海	談廓	白氏帖	韓詩外傳

紫桃軒記 六硯齋記 古今詩話 詩

源指訣 當朝錄 文筆襟喉 娜嬛記

金徽變化篇 竹香閣史抄 朝野僉載

會心編 元觀手抄 枕餘 環碧齋小

言 鑒古瑣談 晉塵 綠雪亭襟言

文歸 文致 詩歸 詩史 詩水

贊言 詩紀 醫書秘要 地理秘要

昨非菴集 談藪 燕居錄 聖言 竹

窓合筆 史遺 樵談 西嶠常言 讀

讀書樂趣 取用書目 二

書譜 讀書印 舉業要言 談文緒錄

宋詩鈔 翰海 謀野集 座右編

名文珠璣 經史鴻寶 名世文宗 世說

新語 史略 史注 交友觀 擬易

書齋 山齋供具 書史紀原 瓶史

洞天清錄 田間書 教家要畧 澄懷錄

山志 古琴疏 大家全集 采菽

堂說詩 唐詩品彙 宋紹興同年錄 本

草 物類志 辨物志 輞軒絕代語

芥隱筆記	宜齋野乘	中華古今注	釋
常談	續釋常談	獨斷	事原
記	演繁露	學齋帖味	季氏
孔氏雜說	浣花祿志	藝文類聚	鴻乙
通			
取用書目			
三			

讀書樂趣卷之一

紫水伍涵芬之軒定

男

炳宸徵占

炳日且華 校

蠶胸

六○合○大○矣○寸○心○豈○遂○小○乎○愁○城○不○破○是○境○皆○悲○心○  
地○能○開○所○見○自○達○吾○輩○屬○三○寸○管○宜○舒○千○古○眼○不○  
有○奇○書○一○卷○何○由○掃○盡○十○丈○紅○塵○躋○身○霄○外○少○陵○  
云○蠶○胸○生○屑○雲○蓋○言○處○高○而○見○遠○覺○天○地○陰○陽○之○  
氣○直○自○我○胸○次○間○飛○蕩○而○出○也○因○集○蠶○胸○一○類○冠○

讀書樂趣

卷一 蠶胸

為○首○卷○遊○於○其○中○者○何○假○濁○酒○千○杯○方○澆○透○愁○腸○  
萬○疊○哉○伍○涵○芬○漫○題○

朱○子○著○四○時○讀○書○樂○歌○四○首○其○一○曰○山○光○照○檻○水○邊○  
廊○舞○琴○歸○詠○春○風○香○便○已○變○舊○為○新○妙○好○鳥○枝○頭○  
亦○朋○友○落○花○水○而○皆○文○章○靜○想○有○一○種○天○趣○躍○眼○  
此○莫○遣○絲○光○老○人○生○惟○有○讀○書○好○讀○書○之○樂○樂○何○如○  
線○滿○窓○前○草○不○除○春○時○景○趣○然○讀○死○書○者○不○知○也○惟○  
善○讀○書○人○其○二○曰○新○竹○歷○簷○桑○四○圍○如○蘇○小○齋○幽○廡○  
能○領○受○之○其○三○曰○新○竹○歷○簷○桑○四○圍○如○蘇○小○齋○幽○廡○  
明○朱○瞻○畫○長○吟○罷○蟬○鳴○樹○夜○深○處○落○葉○入○轉○黃○青○滿○

讀書已北窓高卧羲皇侶。祇因素稔讀書趣。不推本在句中。  
癡睡一床。讀書之樂無窮瑤琴一曲來薰風是夏。  
但可托借。讀書之樂中夏時景趣。然讀其三日昨夜  
時景趣句句是書室中夏時景趣。然讀其三日昨夜  
死書者不知也。惟善讀書人能領受之。  
窓前藥有聲鐘葢花開蟋蟀鳴不覺商意滿林薄蕭  
然萬籟滴清隱躍筆端牀頭賴有短檠在對此讀  
書功更倍。能寫出秋夜清爽百倍精神。讀書之樂陶陶起弄明  
月霜天高。秋時景趣句句是書室中。其四曰  
水靜木落千崖枯。枯字有起趣。迥然吾亦見真吾。森然萬象歸于非靜悟者不知也。  
讀書樂趣卷一盤胸  
二  
盛地爐茶鼎烹活水心清足稱讀書子。可見讀書讀書之樂何處尋數點梅花天地心。  
一陽來復生生不已者乃天地之心也。  
于此尋樂樂乃得之故前輩有以顏回之樂是樂  
其仁作解者蓋本此。句句是冬時景趣。句句是書  
室中冬時景趣。善讀書人自領受之。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  
耶溪壺既并包文亦浩瀚此等語不可忽看須將常  
想二字重讀時時息心摹擬恍惚如臨其境不怕胸  
中無滔滔活水流山紙上  
庾開府有落花芝蓋同飛揚柳春旂一色之句而王

勃滕王閣賦遂變化出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  
天一色二語然落霞秋水句較落花楊柳句更奇曠  
矣。芥每于試場中文機滯澀時便默誦此賦覺水天  
曠渺一望無際景象如在眼前而文思亦遂汨然動  
矣。

程子云邵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如  
云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個意思元  
古未有人道來。

陸士龍谷風詩云閒居物外靜言樂幽繩樞增結寃  
讀書樂趣

卷十

伯敬評之曰眼中極靜胸中極靜芥所愛也在水一  
句天地本悠也反言邇不言悠戶庭本邇也反言悠  
不言邇此等筆墨此等胸次豈是流輩可幾學者常  
味此語自然襟懷舒放。

太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可通天  
帝座矣恨不携謝朓驚人句來搔首問青天耳山峯  
高峻所不必言登者豈一自哉乃獨想到呼吸通天  
座奇矣又想到携驚人句問青天更奇要其胸次空

曠故偶爾吐露俱超超脫塵太白詩文大矣如此只是胸次不同耳學者臨文須常具此觀。太自文有樂雖寒中趣逸天半之語其仙氣吾輩讀書時不可少此意興作文時不可少此意興即不讀書不作文而行立坐卧意中夢中總不可少此意興不然天趣一斷文機何由而發靈悟何由而開或云如境地所限何芬謂當逆境來時尤不可不善自排解方得肯出路

上蔡謝氏曰邵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萬物之中讀書樂趣

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物備于我肯把天入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朱子謂邵堯夫腹裏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做得大放得下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鋪舒其可謂人豪矣

吳草廬作朱晦翁贊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闊天高只此數語已可想見朱子當年氣象歐陽圭齋贊詩會齋云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

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折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無非斯道之流行也

胡五峯曰學道者譬如遊山必上東嶺至于絕頂坐使天下高峯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朱子曰學者若謹禮不遜則須看莊子爲他極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

邵子心安吟詩云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真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

讀書樂趣

又閒吟詩去忽忽閒拈筆時時樂性靈以真樂所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學便非禪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飄然偶爾四字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是何物須

又龍門道中詩云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戚戚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算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

又先天吟詩云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且真腴

上蔡謝氏曰明道先生胸懷好直是與會點一服有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肝起東窓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看他

讀書樂題

卷一

六

朱子讀書法曰讀書頃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只直  
心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透。

蘇子瞻在儋耳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淒涼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存。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于水。蟻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爲一笑。此善自寬解法也。人處困苦流離中。無法以自寬。一劑不可生矣。子瞻評。是爲處逆境者。謂一條大山踏。

皇極經世書曰古今者天地之且暮也以人觀今則謂之今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以今觀古則謂之古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是知古亦未爲古今亦未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會得此中理被則襟懷安得不曠今人鬱鬱放不開只是不曾將往古來今舒眼一觀

六觀齋筆記述張句曲澗阿詩一首最豪邁詩云鶴

○整○截○流○安○尺○宅○客○來○如○入○市○簾○壺○刺○台音○百○年○身○外○橋○

蒲局四月山中櫻筍厨雉催爐叢朝日上魚潛瓦影

讀書樂趣卷一  
真受更疑求覲愛世書奸

夕涼衣自備。食者忌去用。夏打不衫行。至

極、○  
共、○  
大、○  
明、○  
公、○  
泰、○  
泰、○  
則、○  
無、○  
不、○  
足、○  
無、○  
不、○  
足、○  
則、○  
富、○

通書云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所不能矣。見其大三字妙。凡人諸念擾擾其

貴。至。與。房。元。一。七。胸。懷。按。不。開。只。因。所。見。都。小。

蕭山名目周芳村人品甚高朋口遊華女之月須。

毛松川琴樂編云刀朋中靈樞一

樂後傾如空中樓閣入荒瑤瑤

○安○云○月○應○說○多○惡○思○得○失○心○力○開○醫○世○變○行○耶○市○

莫秋水作長林亭記有云。機械不藏乎心。得失毀譽。不戢其真形。在六合之內。而神遊八極之外。此數語。不惟能寫樂字意。并能寫出所以樂之原由。不然。雖有蘭亭竹石。其能樂哉。人胸中常具此意。

譚友夏潤編序有云。上下千六百年間。古文不問爲海。爲江。爲河。爲溪。爲谷。爲澗。爲石。泉下水。而皆有風生。水歟。云然。波瀾可愛者。暇日編之。而常自讀授子弟。讀授他人。讀如泛扁舟入漣漪中。整之使碎。又如建一閣一亭於水上。招遠者數人。列坐其中。以觀其

讀書樂趣

卷一 讀序

八

淵之生也。謂予心樂否耶。然則讀是書者。恍然窮其際。有幽光積氣。不知所自來。則皆先生之幽光積氣也。

袁小修掩雪樓記云中。耶卜居沙市。治一樓如硯。北以瞰江。其前隙地植兩楹。承霽而出之。如頭上。譽始盡得江勢。舉江自蜀趨吳。奔騰澎湃。登鮮明耀震。天地淹潤。河山青悉。歸凡席之下。凡巴西之遠峯。其南之芳草。九十九洲。乍隱乍現。千帆競舉。驚沙坐飛。掉歌。頌唱。接響。五苔。霽雨。且暮。烟景。萬狀。於是中耶。

登而樂之。時暑路方升。九市如炙。而登此樓。則大在如積雪。見耀冷。人心脾。字之曰捲雪。此一段文。不時可開拓胸臆。亦能消滌煩熱。若伏天氣。宜書一通于座右。壁間。時時咀咏之。

陳拾遺子昂登幽州臺詩云。前不得見古人。後不得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詩僅二十四字。而能包括上天下地。前古後今。氣勢何等浩瀚。搶然涕下一語。自視正不小。立可作一篇大文章。讀今之爲舉業工夫者。須有此曠思。方好。

讀書樂趣

卷一 讀序

九

晚唐李文山贈魏某絕句云。名珪字玉淨。無瑕美譽。芳聲有數車。莫放韶光高。二丈來年。燒殺杏園花。只二十八字耳。而形容出無限文采。閃爍射人。見者稱怪。

草木子曰。浴沂氣象。見聖賢超然于萬物之表。逍遙脫灑處。

趙季仁訓羅景倫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二願看盡世間好山水。芬謂欲識盡讀書看盡。可謂奢矣。願何能就也。然而不

可不存此想。

陶隱居云。高舉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曉霧將歇。猿鳥亂啼。夕日欲頽。沉鱗競躍。實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此形容一段清致也。然靜會之眼界。覺爲之大撥。

東坡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畫。登妙高臺。命歌者歌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此一派興讀書樂趣。卷一 疊胸 十

會甚好。學者臨文當神遊其際。

周公謹諸人。邀趙子固。各携書畫。放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啼髮。箕踞歌。離騷。傍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驪掉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脍目絕叫曰。好洪谷子。重北苑得意筆也。此段敘述。就俗眼觀。不無狂譏。芬獨喜其携書畫評賞。并歌離騷。興趣豪邁。迥然脫塵。

唐子西有軒數間。人事之所不及。賓客從遊之所不至。往往獨坐于此。解衣磅礴箕踞。胡牀之上。含毫賦。

詩。隱居圖書。以釋其怨。怨不于之氣。此何說得勃勃。有氣力。知何。坐井。孤家也。

莫雲卿云。余獨居山中。時借相僧舍。每見林壑新。鷗鳥聲碎耳。若屏初曉。雲山獵胸。一破山板。紫翠正落。枕上仙仙。平覺身世之欲浮也。山石似屬由寂。此句幽寂也。說得飄飄若飛。乃知。

東坡典子由書云。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間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吾作樂事也。又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以吾觀之。凡心盡處。便是讀書樂趣。卷一 疊胸 十

勝解卓然。

趙子固襟懷灑灑。有六朝之資。風味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蹟。東西薄遊。必挾以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爲假息地。隨意取之。撫摩吟詠。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而知爲子固書畫船也。

周吉甫云。冬夜獨坐。至更深寒。燈少微燄。犬無聲。茶煙不起。胡夢未醒。此時此心。其與太虛游乎。極寂真極。然焉非真讀書人。不能解此不能字。此。

晁補之題碧堂記云。花明草綠。百物試嬌。朝光瀾漫。

飛射堂棟大夏良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牧  
柳搖而荷靡國鳥盡仙客領而嬉怡然不能去煒紅  
而已恍見  
氣酸瀾天

高景逸可樓記云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爲樓窓疏  
四開登而望之於山有穆然之思於水有悠然之旨  
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望月之來而饒  
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  
可也凡人之患生于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于有所  
不可無所不可斯無所不足斯無所不樂矣

讀書樂趣

卷一 蓋胸

十一

湯霍林作陳汝礪詩序云山水之與人交相益者也  
雖有名勝不經文人筆舌則黯而不揚然文人之奇  
於文山水之助居其大凡焉潮之於韓柳之於柳惲  
耳之於蘇蓋南方之奇妄以佐數公之吞吐而數公  
之文於是始變化而不可窮會得此段文意則知學  
者自須耳目竟曠不是老死作蟲魚蟲便能盡學問  
文章之勝然亦何必山水何必不山水但要胸中活  
潑時具一段山水之趣便得矣

顧爾初游覽詩序云夏日無事偶與弟輩坐水亭中

飛雨乍歇涼颼徐動綠蕉翳天青桐覆日几席衣袂  
皆作縹碧色意欣然樂之因和典談山水之勝生平  
所嘗賦咏者錄爲一編以代揮塵當其會意時未嘗  
不宛然心目夫子既不能千里命駕如所稱岳有五

已遊其四者以快生平大觀即又不能閉戶學古先  
生作少文發聲令衆山皆響之迂計乃獨沾沾雪泥  
之爪指自詫以爲能卧遊山靈有知安知其不以通  
客見謂也雖然班生有言朝市之士往而不能返山  
林之士入而不能出趣之不同也久矣彼終南之有

讀書樂趣

卷一 蓋胸

十二

藏用與朱門之有支公相去何如哉此段文意言人  
果能自具灑脫胸懷即不必身在深山而自有出世  
意趣學者亦常存此意可也  
王季重云天下山水有如人相眉目門蜀得其陰  
骨大內張秦得其壯首昂鬚戴楚得其雄意清態遠  
吳得其媚貌古格幻闊得其奇骨采衣妍演粵得其  
麗格秀冲停和靜媚好越得其佳芬謂天下文章品  
格鍾於地氣者亦復有然然而名人才士又往往不  
爲地氣所限學者當高自標置合宇宙名勝爲吾大



文章其可乎

鍾伯敬云。武林黃貞父。淵通靜遠。世之所謂有道人也。其意思所在。常落落然。山水文章之外。而其胸中一往悠然。莫測其際者。亦不離山水文章而得之。

尹與齋。襲作一筵記。云。民庭爲人疎。散不賜其于一蓬。必有以嗜之也。想其或歌滄浪。或橫鐵笛。或劍不設。餌如玄真子。或具茶籠筆牀。如天墮子。或春桃夾岸。如入武陵之溪。或冬雪瀟村。如訪剡溪之友。或爲蒲喚蓮。如浮曲江。或秋夜乘月。如泛牛渚。雲天落溶。

讀書樂趣

卷一 盤胸

十四

魚鳥潑潑融蕩。平襟懷。激滌乎念慮。一蓬之設。其亦富矣哉。然予猶有達觀焉。凡人之情。有所嗜。則有所癖。有所癖。則有所窮。苟其中無所累。漸癡風塵之表。雖一草之微。一室之近。吾之真樂。無乎不在。而不獨一蓬爲可適也。

呂東萊曰。有孟孟之量。有池治之量。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雨暴而沼溢。酒暴而危翻。險其限而過其分。雖欲不滿。不可得矣。我不爲治。何愛乎十日之霖。我不爲危。何愛乎千釐之醴。吾以是知自期之不可。

小也。此是就待人接物處。論其度量如此。芬謂讀書作文。正要具如是度量。今人接一物。處一事。鬱鬱不如意。數日猶難釋。如何可讀書作文。熟味此條。襟懷自然開暢。

常熟梁民懌。爲泰和訓導時。作獨坐軒記。云。學園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訓課暇。輒憩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閨閣。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嚙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楊雄。到何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

讀書樂趣

卷一 盤胸

十五

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子是軒。座全不入胸。次日。拓若左障。太行右扶。東海而蔭。萬間之廣廈也。前說得一軒如是之小。後說出已懷如是之曠。要曉得曠與不曠。原視吾心。何如。不閑軒之小。與不小也。

劉仲修作槎翁詩序。有云。幽淵明李白杜甫孟浩然。卓犖物皆魁壘奇杰之士。不得志於時。而其胸中超然無窮。達之累。故能發其豪邁偉偉之才。高古冲澹。二。以成一家之言。世而重後。可知文之有豪氣。

者未有不從曠爽得

王陽明爲楊某作平山書院記云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比於崑崙。望之巖巖。嶺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廣。俯覽大江。遠雲。杳靄。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遠。可以。隱其勢。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栖。因而望之。以。合遠之樓。整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交。風。雪。晦。冥。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迢。遞。千。熊。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

讀書樂趣 卷一 遊廂 夫

焉而不知其他也。此段文形容曠景如畫。令人神爲之動。竟栩栩欲飛矣。

移刺履五歲。晚卧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卧看青天行白雲者耶。族兄德壽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此載竹香閣史抄中。有問如何是獨樂。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如何是與人樂。曰。與君一夕。靜讀十年。昔如何是與衆樂。曰。此中空洞原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

黃姬水好遊。或嘲之曰。子知會心處。不在遠乎。公笑。

曰。荷欲會心。當知遠近。吾以丘壑視階庭。以几席視雲山。鳥飛魚泳。得意徜徉耳。

陸放翁詩有云。老夫已忘天下事。夢中猶有洛陽花。神情何等舒逸。又有詩句云。萬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曉送流年。寫讀書延朱何等酣適。每咏此使人覺字欲斬。

談藪云。真西山未第時。將會試。約友人鄭達道同。夢于梓潼廟。擊其鼓。題詩于上。曰。大叩則大應。小叩則小鳴。我來一扣動天地。四海五湖聞其聲。是日得

讀書樂趣 卷一 遊廂 七

吉夢。其年果中。蓋其氣魄度量原不同人故也。

正德初。台州戴顒應試。三場畢。夜半出閣。正中秋月明。途間口占一詩云。夜半歸來月正中。滿身香帶桂花風。流螢數點樓臺靜。孤雁一聲天地空。沽酒喚醒茅店夢。狂歌驚起石潭龍。倚欄試看青鋒劍。萬丈毫光透九重。放榜果奪解。蓋其與會先得也。學者不要泥詩看。須於詩之外想。出當時吟詩一段光景。是何如。樣則知其場屋中襟懷自有不同人處。

黎淳湖廣華容人。行誼厚。絕跡外慾。天順丁丑會試。

至京諸英少欲免之而不可得。設計使人先通于妓。曰：吾輩來日同行，爾可呼黎淳名。姓。我等好來。次日街行，見一妓口招曰：黎淳黎淳。諸英少聞然排之曰：爾說曾不遊妓，如何妓偏認得淳？不復辨，即口占一詩曰：十里紅樓五里程，忽聞花裏喚黎淳。狀元本是天生定，故遣嫦娥報姓名。是科果中狀元，時人傳以爲詩。識芬謂公于受人戲弄時，露出高曠致趣，則知其平日意量自非庸輩可擬。宜乎冠天下也。斷不必單就一首詩上看出狀元。

讀書樂起

卷一 盤廚

式

倪允昌醒言云：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吾輩不可無此孤矯處，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吾輩不可無此通脫處，芳訓通脫一語甚好。若著意孤矯而無通脫意趣，畢竟品量未圓足。瞿昆湖曰：予讀書虞山，塵務既絕，一意作文，一題到手輒百慮俱空。不知我之爲文，文之爲我也。一日偶見山中水流，風動花飛，鳥啼忽然有萬物得所之意。是日作者安之三句全借之以寫胸中物各付物之趣，又有舊仙家當門罵詈，家人來報，予曰：第忍之。

勿與校，彼爲愈。屈子曰：以禮謝之，閉門以待其定。是日作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即借之以允吾選。顧忌勢之意，蓋舉身之所遇，目之所見，愉快愁思難處之事，而一寓之于文，故用意措詞常在語言文字之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洪五明谷程虞卿賤曰：接手教知兄有故人想故人。囊空四海筆破千愁，此真句也。偶一把味可令寒酸氣盡除。

蘇長公與友書有云：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几上。

讀書樂起

卷一 盤廚

尤

白雲左纏清江右，洞重門洞開林。香衾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

范文正岳陽樓記有云：已敗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又云：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心曠神怡，寵辱皆忘，芳謂不必登樓，即就文一讀，令人心曠神怡，諸念何有不忘者。

白玉蟾游翠亭記云山光浩蕩江勢渺渺聲如沸  
月華如水螢火萬點俯仰浮光會寶一古前後應和  
飛青舞翠凝紫流蒼於是而曰湧翠蕭瀟不盡鳬渚  
無窮徘徊亭前酌以元酒招入酒裏詠以新詩長篇  
今短篇古莫罄其趣也最是春雪浮空高下玉樹夜  
月浸水裏寒冰盡漁歌斷處碧芷浮天帆影落時綠  
蕪漲岸荻蕭蕭瑟舟楫往來樂自無窮也

梁徐勉報伏士標書有云金商戒飾素秋御序蕭條  
林野無人相樂偃卧墳籍游浪儒玄物我兼忘寵辱

讀書樂趣 卷一 漫語 三

誰滯味此段語乃知天下最曠濶無礙實許讀書為  
第一境遊回其中者自無盡也

西天日山在我於潛北境高峻逼天險怪不可狀乃  
江浙兩省地脈之祖山也由天自而南七十里有雙  
峯特起上插重霄壁立數千仞直與天目爭高者曰  
雲湖山我伍氏族居適倚山為屏間不數里紫溪之  
水自右繞前曲折趨赴桐廬富陽與大江通焉芬憶  
二三月初有知時遙望山與天接直疑如人首之戴  
笠者然殆不相隔也期得稍長必登嶺一窺天上是

何光景若此于胸曾不告人比十歲先子携芬讀書  
於山方知天是天山是山終不可上然嗣是而眼界  
一大放矣讀書之暇先子輒指示芬某處屬杭郡某  
處屬越中某處屬嚴州金華衢州但見一望曠渺兩  
浙諸山俱屈曲俯伏僅露頭上警耳紫溪之水  
奔流而南迥肖長蛇伸縮動走之狀大江隱隱一綫  
在有無縹緲間最是夏秋曉起日未上時雲氣萬重  
鋪列几前天空地白茫無涯際如雪浪如銀海如堆  
絮如翻濤晃耀迷目不可方度向所見兩浙諸境不

讀書樂趣 卷一 漫語 三

知藏歸何處直擬是一幅大被舉一切山水人物俱  
裹覆其下回顧此身恍在天上幾不知有人間世矣  
少焉東方日出雲氣忽動片片俱挾上天之勢芬意  
直恐此身隨風俱起乘雲而飛飄飄將莫測何所止  
也是年初學行文先子每視拙藝許為有造蓋亦得  
于山之曠有足助云

讀書樂趣卷之二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別

炳宸徵占  
炳日且華  
校

澄心

乘天地之清氣而為人全賴光明一點以之主張  
萬有無乎不可安得入并不染保此靈臺之君惺  
惺不昧開卷釋卷常自朗然予手集清言一卷不  
待焚香跌坐而飲食夢寐間空湛如明月八懷絕  
無微滓點染是曰澄心發此行篋與當世文人共

讀書樂趣

卷二 澄心

相把玩得之者雖昏昏白晝而夜氣固無時不在  
當其文思勃發足令管城子黑松使者呼道前驅  
走精銳于冰雪之中見者無不嘆為飄飄仙也伍  
涵芬漫題

莊子述顏回問于仲尼曰何不飲酒不茹葷數月矣  
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  
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  
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  
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莊子又述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  
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  
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  
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  
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  
莊子云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  
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水靜猶明而況  
精神

讀書樂趣

卷二 澄心

又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  
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知是性之  
自然而安處也用知則不能恬惟無以知為則恬順  
則常恬矣即恬即知即知即恬是謂交相養莊子此  
語真是養性靈妙訣今人過用聰明勞勞不息是以  
反多蒙蔽能恬恬之一字則受用何盡  
近思錄云人心常要恬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  
遵生錄曰古云衆方寡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  
真樂是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遊也  
王守溪云衆業生須打掃心地潔潔淨淨不使纖毫

掛帶然後涉筆定有瀟灑出處之趣

瞿昆湖曰余幼時習舉樂在意胡微試每不利一日

讀莊子恍然有悟遂屏去筆硯筆硯如何屏得只因

幸調息寧神一意涵養性靈閉門靜坐三月有餘為

文便覺輕新流利迥然出羣每試輒首取因聯捷鄉

會而閱吾文者無不稱善

正蒙云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此論太虛之

氣亦如是

皇極經世書曰在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

讀書樂趣卷二澄心

性性則神神則明矣

又曰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

不動也

餘康節嘗于百源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

常乘月訪之見其燈下正襟危坐深夜如之惟其養

得靜極故見得道理精明事到面前處置得下

有人問孔顏樂處羅近溪曰聖賢之道原只尋常所

謂樂者竊意只是快活而已活之為言生也快之為

言速也活而加快生意活潑了無滯礙即是聖賢所

謂樂却即是聖賢所謂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則欣

笑不休乳而育之則歡愛無盡人生自有天然樂趣

乃知善尋樂者不在就孔顏處尋當就自己心中尋

可也

常樂編云水惟定能照物心惟定能照理養定是真

妙藥

又云本體當如定水天如當如活水定中能活活中

能定原無偏枯

又云鸞飛魚躍幾見真靜合眼閉耳終恐妄動

讀書樂趣卷二澄心

又云薔薇一枝清香一炷新茶一盞坐靜思覺色

香味俱清絕可人亦閒中樂也

朱子云學者當令寧靜閒退之意而飛揚躁擾之

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

蘇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得七十年便

是百四十此語其知所受用善開示人以養心妙訣

徐汝廉枕餘云君子之志能必仲者不以世累身又

不以身累志也夫宇宙之內有三品焉合榮華憔悴

而為世會瘡痍苦樂而為身秉清虛高渺而為志而

人品亦即有三焉。有止見世者。有見世因見身者。有不見世不見身而獨見志者。嗟乎。無世安有身。無身安有志。而志士乃不見世。若身哉。蓋知之矣。彼世之累身也。如斯賦然。著即染。染即牢。牢不可通也。而身之累志也。如斯然。愛即乘。乘即逃。不可昵也。是故志與身。世不兩旺之勢也。

又云。父母生我之時。天若命之矣。天以界之性。以秉之誦。讀以証之內。省以自之。吾又安能下徇一陰濁之世。淫慾之身。而自喪吾寶也哉。彼從古以來。據天讀書樂趣。卷二 遊心 五

揭地之畧。通神泣鬼之誠。皆此物此志也。抑其身于溝壑之下者。正所以伸其志于九天之上也。

玄關秘論曰。無心于事。則無事于心。故心靜生慧。淵明外傳云。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東坡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燐。時于此間。少得佳趣。最寂寞處。乃是最受用處。然而俗人不知也。

張子問。定性。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

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慙為有內外也。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又鳥可以語定哉。

性理大全云。上蔡謝顯道舉業已知名。往見程明道。受學志篤。請問焉。明道曰。請靜坐。可見靜之一字。有少妙處。學者須從此定。入門根基。

程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邵堯夫咏天意詩云。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居暗室。絕利須求。在一原未勢力時。

讀書樂趣 卷二 遊心 六

猶有說到收功處。更無言。聖人能事人。難繼無價明珠。止在淵也。止在淵三字。妙惟其在淵。所以無價。

又夜吟絕句一首。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夜深人復靜。此景其誰言。

謂天光晶瑩。天氣和煦。此時一種。又絕句一首。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

料得少人知。月到天心則萬境空明。風來水面則點點。吾自得。塵無著。清來自是一。而知之者絕少。

其趣耳。

李君實云。潔一室。橫榻。陳几。其中爐香茗。既肅然。不僕他物。但獨坐。凝想。自然有清靈之氣來集。吾身世。

界惡濁之氣從此消去。

朱子嘗稱輔漢卿曰。漢卿身在都城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

朱子又稱陳才卿曰。才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歌歎。

九江蔡氏稱李敬子曰。敬子心事有如秋月。絕無段駢。

王聖俞會心編云。有兀然拋書之意。以觀書而書益精。察有澹然遺事之意。以馭事而事益得理。

讀書樂趣

卷二 澄心

七

六硯齋記云。鐵脚道人雪中赤脚登華頂。取雪。兩梅花嚙之大叫曰。寒香沁我心腑矣。

尋樂編云。外地潔則內地亦潔。外塵去則內塵亦去。故掃地亦清心一助。

又云。身體不健者。縱不能極力讀書。亦須養得心地寧靜。常有一段清明境界。

環碧齋小言云。有讀書者。終夜展書。終日拋書而枕。書時。山山祖水涯。不極其致。不返或問之曰。展書是讀書。拋書枕書亦是讀書。吾蓋千崖之中。得幾分寐。

之中得幾分書之中得幾分書之外山水之間得幾分。

又云。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漁唱樵謳。萬境自開。人心自闕。芬謂闕者。自闕。閒者。自閒。不可槩論。

昔能于閑中存靜氣。則閑亦何嘗不開也。

又云。人不極思。不知吾生之可哀。人不極思。不知吾生之可樂。知哀吾生者可與破塵情矣。知樂吾生者可與言聖諦矣。

東坡赤壁賦云。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便是此哀字。意人能想到此。則一切俗懷自然擺落。

讀書樂趣

卷二 澄心

八

草木子曰。化國之日舒。以長。由其事簡也。亂國之日短。以促。由其事繁也。事繁則長日如短。事簡則短日如長。諺云。閒覺日偏長。是也。此卽東坡無事此靜坐。

字較靜字更穩。以其兼動靜言也。人生安得終日靜坐。但求簡事。便受用多矣。

薛文清公曰。養得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則所行日簡。覺胸中寬平。快樂靜中有無限妙理。

又曰。爲學第一工夫。以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履皆由此進。

王陽明云。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



且如高山。山林遊心。廓然身處。當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思夫。這箇是放心否。

六視齋記云。澄心如澄水。養氣如養嬰。氣通則神靈。神靈則氣變。

朱子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人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

有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朱子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讀書樂趣 卷二 心 九

荀子云。能定而后能應。朱子謂此是荀子好話。

程子曰。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于正其志。志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何旴江云。水道曲折。立岸者見而操舟者逃。慕勢勝。負對奕者感而旁觀者審。非智有明暗。蓋惟靜可以觀動也。

張洞初曰。風清天朗。悲者無限淒涼。雨冽風寒者。

恣情鵬咏。優游閑坐。短日見長。勞攘奔波。修影亦促。風光日景。豈有差殊。影事妄情。遂生分別。觀此一條。語可悟天下境無一定。只視處之者何如耳。

瞿昆湖口。眼前種種。何處不藏。欲根固不分清與濁。大與小也。予自靜養百日之後。始覺夜氣漸清。自己真精神。亦時時有透露處。

又曰。吾自靜養後。加意收斂。日間雖不能不應酬。而每以無事處之。執筆爲文。必鎮靜徐緩。不動聲色。而春然淡雅。綽有風度。所以試而輒利者。以此。

讀書樂趣 卷二 心 十

薛文鼎公曰。人生含讀書爲善。別無安樂法。讀書則人敬之爲善。則鬼神敬之。讀書則心細而浮氣自然收斂。爲善則膽小而光明。漸久自生。

程子曰。呂與叔閑居中。某常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大儒字與叔大鈞。

學樂編云。每日早起。靜坐受天地清氣。靈竅自開。又云。學聖賢者。斷無學仙佛之理。但借彼清淨無爲之趣。養我虛靈不昧之真。到處自有益耳。

張洞初記云。葉石林任興與山水幽絕處。終日聽泉。

弄石讀書談道。晚而有得。慨然曰。自無知。求有知。易自有知。入無知。難。其見解卓矣。

蔡西山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真得存主之要。

張侗初曰。予常笑人。眼日不開。輒派談泉石。桎梏簪裾。彼實無所自樹。乃爾夫能自樹者。寄濬於濃處。繁以靜。如汗泥紅蓮。不相染。而相爲用。但得一種清虛。簡遠則濃繁之地。皆我用得。馬頭塵寧復能溷我。此段文合動靜。以疏發居心之妙。方切儒者體用合一。

讀書樂趣 卷二 澄心

十一

之學不許遁世一輩藉口。

遵生箋述。見公語云。夢覺之初。未念諸念。方寸之室。虛白生。此清境可愛。昧爽之初。羣動未動。方丈之室。虛白生。此靜境更可愛。五鼓之後。睡覺而坐。自覺神清氣清。耳中音清。其妙無比。

謝謫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日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明月耳。

倪正父鋤經堂述五事。靜坐第一。讀書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與良朋講論第四。教子弟讀書第五。

遵生箋云。軒冕不足爲吾高。而塵埃在我。或有所不得。避昔人謂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然則處塵埃之內。不可有市井之習。

又云。齋中得古銅漢鐘。聲清韻遠。露壁石聲。色黑性堅。者各一懸之。堂中焚香敲擊。以清俗耳。古詩有云。數聲鐘磬。是非外。一個閑人。天地間。是真有助於清致。

星極經世書曰。人之目口也。凸而耳鼻寂寂者。受臭嗅氣。物莫能閉之。凸者。視色別味。物能閉之。茅謂脣。

讀書樂趣 卷二 澄心

十二

得此語。可知靜虛之用。無窮其形。而動者終遜之一。澄懷集云。江南李建勳。有一竹軒。榜曰四友。以琴爲嶧陽友。磬爲泗濱友。南華經爲心友。湘竹榻爲夢友。黃鶯谷多竹林。文與可作亭其內。東坡寄詩云。料得清貧饑太守。渭川千畝在胸中。是日與可正燒笋作晚餽。開函失笑。不覺噴飯。

浴懷錄云。竹籬茅舍。燕處其間。蘭菊藝之。臨水蒔種。梅柳霜月。春風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冷蔬水。醲卹酒而飲之。案有雜書。杜周太玄楚詞黃

庭陰符數十卷而已。杖藜蹣跚往來窮谷大川。一激湍。鑿澄潭。步危橋。坐茂林。探幽壑。登高峯。顧無樂而死乎。

太白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東坡云。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然而能知其可樂者。世無幾人。一歲之間。清風明月亦無幾日。如開居無事。遇此而不知樂。是自生障礙也。

東萊詩話云。楊應之力學有遠識。特異流俗。嘗題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讀書樂趣。卷二。盡心。

足矣。伊川常以爲交遊中。惟楊應之有英氣。

坡公記承天夜遊云。元豐六年十二月十二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步承天寺。寺張懷民懷民亦未睡。相與步于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我兩人耳。

蘇軾道云。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奇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畢矣。

唐子西有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餘花猶可。

醉好鳥不妨眠。世味常掩時光枕。已便夢中頻得句。拈筆又忘筌。辭旨雋永。可想其居心清脫不染點塵。

李君實曰。俗事有宜急了者。有宜姑置者。了之所以安心也。置之亦所以安心也。不了又不置。終日縈懷擾擾。苦矣。又曰。人人有一片潔白。自受用地。斷非他人所能分享。人人有一撇不下擔子。斷不能顧借與人。其他可撓可推。任情起倒者。皆世界中事。非我事也。此真儒者之言。既不墮空。亦不落俗。既不廢事。亦讀書樂趣。卷二。盡心。

不多事是存養扼要妙法。

倪文節公曰。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聲。落聲。雨滴聲。雪灑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伊吾聲爲最芬。謂此種趣味。說來確不可易。憶十一歲時。順治庚子年。先子携往元霄山讀書。山去邑治不數里。而幽曠兩絕。面天日。俯紫溪。東坡舊遊綠筠野翁亭。佳景一一羅列其下。右則崇峯壁立。澄潭千尺。深直見底。游魚出沒可數。讀書偶倦。時先子呼而翠微亭間坐。亭當山之半。林麓蔥蒨。處。

樹影飛映衣袂肌膚俱爲染綠禽鳥飛掠上下各出  
異聲種種與人間聽有時清風徐來天籟鳴鳴然從  
空中奔發與禽聲互和幾謂鈞天之樂不過如此然  
而無如書聲也時父執謝爾趨金若符與先子聯社  
山中肄業者數十人每當夜靜時書聲四發清濁高  
下縷縷相接徹于林谷先子以芬質弱爲蚤睡芬于  
枕上卧聽音中各有至味樂趣浸溢靈○神欲起飛  
不能寐即寐亦清涼與醒時無異二鼓後先子方就  
寢問芬寐去未芬率口答以會寐不敢謂未寐也五  
更天欲明先子蚤起讀書囑芬尙再睡芬復如夜間  
痛聽狀不覺日已東升而道士盛汝元呼用蚤膳矣  
乃知書聲之娛人實推天上人間第一數十年來總  
愛如一獨嘆不能及少時追隨膝下并從賢達君子  
共事之盛也  
醒言云白雲冉冉落我衣裙聞村落數聲酷似空中  
雞犬皓月娟娟人人懷袖聽晚風三弄恍如天外鳳  
鸞此等語著意玩想心地不覺自生清涼  
又云聽瀑布可滌蒙氣聽松風可豁煩襟聽簷雨可

止勞慮聽鳴禽可息機帶聽琴絃可消躁念聽晨鐘  
可醒潰腸聽書聲可束游想  
竹憲令筆云庭中百合花開書雖有香猶如也人夜  
而香如烈夫鼻非鈍于晝而利千夜也白日喧動諸  
境紛擾目視焉耳聽焉鼻之力爲所分而不得專也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信夫  
王陽明示徐曰仁應試東云進場十日前須練習調  
養起早得慣每日雞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  
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  
調養者多以厚食醲味劇酣浪遊或竟日掩卧如此  
是撓氣昏神長微而召疾矣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  
須節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  
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  
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言之耳芬謂觀此  
條末二語知平日讀書養練之法亦常如是不然勉  
強于臨期恐終無濟也芬幼時出應試先子命每日  
抄新文一首謂一可令眼機一可令心細一可令手  
熟且云手熟甚得便宜場中自無慌忙之患作文仍

照常課只于三。八。日。期。思。多。作。則。苦。思。勞。神。反。合。場。  
中。氣。昏。筆。枯。惟。酒。養。一。段。清。機。以。俟。遇。題。而。發。今。見。  
陽。明。先。生。語。因。憶。及。遂。并。記。

李九我論舉業云。居天下繁華處。豈能杜門掃軌。自。  
同。寒。蟬。第。問。事。不。可。不。省。寧。疎。毋。周。寧。機。毋。華。寧。簡。  
毋。縛。要。以。聚。精。神。于。舉。業。毋。令。他。有。所。分。不。勞。則。不。  
可。以。休。不。靜。則。不。可。以。動。

吳從先與友箋云。應酬之暇。人事屏絕。門無投刺。庭。  
有。落。花。擊。清。磬。數。聲。梵。好。香。一。片。靜。坐。一。餉。俗。慮。潛。  
消。讀。書。樂。趣。卷。二。卷。心。七。

蘇紫溪云。晚間紙窓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橫。取蒲團。  
靜。坐。覺。得。又。是。一。境。界。

吳從先曰。焚香倚枕。夢境未來。此時可名卧隱。覺。  
睡。住。山。為。煩。

李太白云。樓虛月白。秋宇物化。于斯憑欄。身勢飛動。  
芬。謂。太。白。此。語。雖。為。飲。酒。作。興。體。然。清。逸。之。致。固。是。  
不。凡。

宋韓持國涼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為。不。可。居。常。額。

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持國詰其故。曰。  
野。人。無。修。簷。大。廈。且。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  
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床。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  
則。從。西。耳。語。未。畢。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  
矣。玩。此。段。語。則。知。形。由。心。役。涼。熱。不。因。于。外。而。生。自。  
內。也。人。果。心。君。泰。然。一。念。不。擾。雖。盛。夏。何。嘗。不。涼。哉。  
諸。念。紛。起。即。嚴。冬。寒。夜。而。狂。躁。何。嘗。不。生。  
袁小修寄舅箋云。入山無日不快。仰看堆藍。山色俯。  
臨。跳。珠。水。聲。飯。伊。蒲。絕。岩。窅。神。骨。俱。清。讀。書。樂。趣。卷。二。卷。心。七。

王弼州達徐子與箋云。山園書樓成。潔不容唾。悉徙。  
諸。書。各。盡。充。之。披。覽。之。餘。焚。香。燕。坐。佐。以。清。茗。得。二。  
十。年。不。作。穢。穢。客。足。死。矣。  
李卓吾云。閑戶却掃。怡然獨坐。或時飽後散步。涼天。  
出。從。二。三。少。年。聽。彼。彈。歌。吟。此。笑。語。誰。復。片。時。亦。足。  
供。醒。脾。之。用。可。以。省。却。松。木。丸。矣。及。其。飽。悶。已。過。情。  
景。適。可。則。仍。前。鎖。門。獨。坐。而。讀。我。書。也。  
林太華與友箋云。夜半從枕上忽聞岩谷折竹聲。亟。  
起。窺。簾。見。六。花。飛。颺。萬。頃。准。璚。瑤。瑤。洞。心。乃。朗。吟。唐。

人地疑明月山似白雲之句。輒驚喜欲狂。因令小鬟燒松煨酒。連舉數白。捉管呵凍。綴成二十四韻。

層赤水苔友笑云。樓前花木漸成林。終日對坐。每當會心處。欣然獨笑。客來畧去。禮數盤礴。清陰有偶。及市朝事急。以白塵尾揮去。以故身在城郭。不減桃花源。

又一箋云。四壁蕭然。寸絲不挂。氣體曠怡。心骨冷寂。名爲清福。人須于榮艷時立定脚跟。不作榮艷想。然後豐約喧寂。視若郵傳。

讀書樂趣 卷二 澄心

六

東坡與友箋云。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江山風月本無常在。閒者便是主人。

莫廷韓口讀書夜坐。鐘聲遠聞。梵響相和。從亦端來。灑灑窓凡上。化作天籟。無虛矣。

座右編云。臨流晚坐。秋乃忽開。山川之情。勃然不禁。

陳希夷云。凡人之睡也。先睡目。後睡心。吾之睡也。先睡心。後睡目。凡人之醒也。先醒心。後醒目。吾之醒也。先醒目。後醒心。心醒目見。心見心。乃見世。心睡不見世。

并不見心。吾盡付之無心也。雖無心。醒亦無心。凡人

于夢處醒。故醒不醒。吾心于醒處夢。故夢不夢。

晁補之遊新城北山記云。于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

月明。仰觀星子。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窓間竹數十竿。

相摩受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森然如鬼魅。雖立突。

矜之狀。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過往。往想見其事也。

此段文全是一縷清氣。時一玩味。不減曠苦。若數椀。

謝絳紀遊嵩山云。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

草。踈疎石壁。正當人力清壯之際。加以朋簪談議之。

讀書樂趣 卷二 澄心

三

適月高。躡險氣。豪心果遇。盤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

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

盡請東。半頂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里在。

目。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慮盤桓清露下。直。

覺冷透骨。髮相與岸幘。磴帶環坐。滿飲賦詩。談道間。

以諷刺。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爲何物也。此段文。

氣骨清削。足爲養心之一助。

王陽明曰。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

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

萬變皆靜也。

又曰。滌落生于天理之常有。天理常有。生于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反為滌落之累耶。惟夫不知滌落為吾心之體。敬畏為滌落之功。較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抵牾。動多拂戾。芬謂明此條語。則知今人有以放禮廢法。托名滌落者。斷不可以語學中人也。

凡夜半子時。日正行地下。當中心處。乃陽升之始也。氣上薰蒸。人身精魄。為之忽動。故睡則必覺。此時萬

讀書樂趣

卷二 澄心

三

緣俱空。正清虛來會之候。若能呵出濁氣二三口。凝神默想。將天地四方。上下一片清曠。趣味俱收拾入吾身上來。是何等快活。不怕靈府不開豁也。然惟無愧屋漏者。方能行此。俗子盡所為。夜不可問。又安足與語也。

張。何。初。日。人。但。知。枯。坐。之。為。靜。其。心。之。為。安。絕。軌。跡。寒。兌。之。為。暇。夫。安。知。不。枯。坐。之。靜。不。冥。心。之。安。不。絕。軌。跡。寒。兌。之。暇。乎。人。之。靈。心。必。有。所。寄。不。寄。之。于。詩。書。文。章。談。論。則。必。博。而。他。寄。焉。夫。他。寄。者。塵。運。之。場。

而。濁。淖。之。府。也。寄。于。詩。書。文。章。談。論。皆。閒。心。也。天。性。閒。則。形。色。泰。矣。

陸。兩。侯。曰。人。以。枯。為。閒。一。值。事。便。手。忙。脚。亂。惟。得。閒。于。讀。書。著。述。談。道。論。文。可。以。閒。其。心。于。居。平。即。可。閒。其。心。于。舍。卒。

卷二 澄心

讀書樂趣卷之三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敬占

炳日且華

校

澹綠

讀書何有不樂祇因

而自慮集奈何哉抑思有命焉人自有生來凡所謂窮通與得失天固早定之耳推一才力於讀書未有以相限者是亦明明示以宜恬靜自好不必隨人趨步矣夫精神泛用則傲專一則儉幸於外

讀書樂趣卷三

澹綠

者不能精於內其可借也因集書一卷曰澹綠持此以為讀書法而可久可大之業皆從澹泊明志中生由則安在澹者之不反多所得乎哉伍涵芬漫題

莊子云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而弦歌于室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謂通窮于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世患其何窮之為反琴而弦歌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樂道者窮亦樂

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孔子嘗謂顏淵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于夫子者足以自樂幾用足以正其所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土交通終身無患難

莊子又云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脣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曳綆而歌商頌誓滿天地

讀書樂趣卷三

澹綠

二

若由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不完桑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匡坐弦歌子貢相衛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夾素暑紺衣于內而外則衣素往而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子何病也憲曰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莊子去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

孔子兄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曰：大雀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黃口貪食。子顧弟子曰：善驚遠害，貪食忘憂，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所從。

老子陰符經云：至靜性廉，至樂性餘。蓋言人之至靜，由于性之廉；人之至樂，由于性之餘也。人惟取于世者，奢故終日勞擾，人惟視已多所不足，故常戚戚。廉則自收縮而一切機念息矣，餘則自舒展而一切外慮消矣。

孔子遊泰山，見榮啟期，鹿裘帶索，抱琴而歌。問所樂者，為何？對曰：萬物惟人為貴，吾為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士之常死，人之終處，常得終吾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喪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之爽失耳，目口心皆順其

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謂惟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者希，則我益無匹矣。然則今人往往有以人不知為病者，是自賤視夫已也。

朱子次白鹿落成詩後四句云：深原定自閒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無窮身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又次白鹿講會詩後四句云：青雲白石聊同趣，翳月光風更別傳。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羨騰鶩。胸中不樂，只是一字字不舒，此等妙句，學者能頻頻吟不美則不苦，苦美乃苦矣。此等妙句，學者能頻頻吟。

咏覺自己身上有無限受用，熱湯種種自然洗滌。楊龜山有絕句云：聖門事業學須強，狸耳從來笑析揚。詭遇獲禽非我事，但知無有是吾鄉。此真得安貧樂道旨趣，咀之其味不盡。

宋紹興十八年御試同年錄云：第五甲第九十名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九月十五日，生外氏祝。偏侍下。第五一兄弟無人。一舉娶劉氏，曾祖狗故不仕。祖森故贈承事郎。父松故任左承議郎。本貫建州建陽縣翠玉鄉。

三佳甲父爲戶。芬謂以朱子學問品詣乃與中名。次尚未得前列及仕立朝又只四十八日可謂艱矣。然而朱子怡然好道。殫志著述。直上接洙泗之傳。下垂千萬年無窮之業。無論同榜無與四者。卽古今曾不多人。宋時同年錄多不傳。而紹興十八年同年錄至今猶寄人間。亦以重朱子故也。因勸人生貴自修。立名位之得失何必營營于胸哉。

上蔡謝氏云。邵堯夫真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強爲終屑屑。道非心

讀書樂趣 卷三 雜錄

三

得竟悠悠。謝氏贊此。正爲他于彼得來事能放得下。固自高人遠矣。

李敬子嘗云。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後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定。一毫攀躋不上。善處者只退一步耳。

邵堯夫自貽詩云。物如善得終爲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炎秋葉霜前墮。富貴春花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榮枯消得

幾何功。

正家云。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又云。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皇極經世書曰。君子居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不自得。此說最的當。若必將遁世一輩看。好用世一輩說。壞便非儒者之學。但只隨境自得。無顧外之意可耳。

尋樂編云。去俗事易。去俗念難。蓋俗卽是欲也。

又云。欲淡則理明。明亦惟理明。欲愈淡。芬謂欲淡則理

讀書樂趣 卷三 雜錄

六

明誠然。至于理明則欲淡。亦有不可執爲定論者。所謂識得破未必忍得過。故大學誠意一章最爲緊要工夫。先儒以此爲人鬼分界之關。

屠赤水曰。蓮戶掩。今井徑荒。青苔滿。今屢基絕。園種邵平之瓜。門栽先生之柳。曉起呼童子問山桃落乎。辛夷開。未下殘。灌花除去蟲絲蛛網。於時不市不履坐北窓。披涼風。焚好香。烹苦茗。忽見吳鳥來鳴樹間。小倦卽竹牀。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卽夢亦不離竹坪花塢之旁。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

任高梧。妻。學。來。告。詰。朝。廚。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梧。側。月。色。也。婦。亦。願。領。此。意。相。對。怡。然。

韓退之。盤。谷。序。云。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流。以。自。潔。採。于。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寫。出。山。居。意。趣。多。少。安。閒。自。在。臨。文。把。玩。令。人。煩。熱。中。忽。生。幽。涼。

又。退。之。夜。歌。云。靜。夜。有。清。光。閒。坐。仍。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方。自。得。樂。哉。何。所。憂。所。憂。非。吾。力。此。詩。饒。有。清。政。結。句。尤。贈。達。

靜政結句尤贈達。

宋真宗訪天下隱者得楊璞。能為詩及召對自言不能上怪之問行時亦有人作詩送卿否璞曰獨臣妻有詩一首云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作詩今日祝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王百穀答張某箋有云郎君落落快士當是千載人王謝子弟何必盡皆青紫要須有門風耳大器晚成不在早就此語是為富貴子弟躁進者作一針。

又與凌光祿箋云歸卧齋頭謝客自挾一編高坐匡。

康聽松問雨如瀑金昌澄。醪色皎然若寒潭印月。吸一觥快如嚼雪南面王樂不及此何暇與羣倫爭。月口矩長哉。

晉陸云霞可餐薇可採白石可煮山中受用頗饒何須五斗花能笑柳能眠黃鳥能歌眼底韶光無限不必雙文芬謂發霞煮石不足儒家話然山中受用頗饒一語甚有味當推類一思。

錢文薦與友箋云葦宇隴有隙地遙控玄湖近倚青壁蒼苔石上時抱膝長吟但覺莽榛修竹一一作瑯。

蕭書樂趣。卷三。蕭書樂趣。卷三。蕭書樂趣。卷三。

耳聲相和斥鴳一枝聊亦自足庸詎知人間世為何物乎。

杜松之與王無功書云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致足樂也無功答云僻居南嶺時來北山兄弟與俗外相期鄉間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咏招飲之詩惟覺句盡羅合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楚庭前空對長松一樹。

與均與顧章書云僕去月謝病還覓薛蘿梅溪之西。

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峯照日。幽壑含雲。深溪蒼翠。翠輝吟鶴。噴水響猿。啼英相傑。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于斯已辦。芬謂寫山居種種樂趣。真是清賞處勝酣歌看富饒二字便知實在受用。非故作矯辭。同於貧兒暴富。

蔡毅中寄項彥父箋云。結廬浮心山。傍日坐抱朴子種杏處。峰巒奇峭。松檜蒼頭。猿狖清嘯。與寒泉響。蒼耳日改。易心神飛。揚倦則掩關藥物。疏粥自愛。頗得讀書樂趣。卷三

戲幻造物之趣。回視良途。風雨萬態。孰得孰失哉。張一中云。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揚子酒。席歌一聲。好風送響。素琴三弄。淡月偏宜。洵為煙水幽人不作風波險客。

沈石田與友人箋云。一竹一竹。一爐一几。詩篇經卷。以送殘日。交遊止于田父。談話止于烟霞。生涯止于詩藝。朝市升沉之事。絕不到門。卽到門。祇有松風吹之而去。

東坡答李端叔箋云。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

放浪山水間。與漁樵處。往往為醉人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木有要石。有暈岸。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自省三十年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

茅鹿門與董淳陽箋云。山中無他賓客。間有携金買文者。至既不能却。義不敢私。則呼費錢入市沽酒。擊鮮與其淋漓。當其放曠。山鳥欲和林花。半飛鄰家之。父且笑且嘲。而莫予知也。見其謂我得乎失乎。

座右編云。茅屋三間。木榻一枕。燒清香。啜苦茗。讀書。讀書樂趣。卷三。行書懶倦。便高卧松栢之下。或科頭行吟。日嘗以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書代益友。以著述代功業。此亦樂事。

白玉蟾懶翁賦云。翁居齋中。惟嬾所適。雨送添現之。木竹俱掃。桐之風雲。展遮山之簾草。鋪坐石之褥。豔則傳山飛。碧蛇夜則銀紅。泛紅粟飲酒。吞風月吟詩。皎水雲。斫竹。斬春風。移花。鋤曉月。此則翁之懶中。不能懶也。客問懶翁曰。東風開柳眼。黃鳥罵桃花。齋中民有春。不喜出郊。飲翁于此。時懶于踏青乎。幽軒風。

雨過明月一池蓮。筆下主蒸風。此心不受暑。翁于此時。懶于入林。平落葉。隨孤雁。呼霜。要辦寒。秋光滿。乾坤萬象自瀟灑。翁于此時。懶于登高。平水浸梅花影。猿呼一樹霜。芋火煨地爐。燼烹自煮雪。翁于此時。懶于探梅。平翁曰。然塵埃刺眼。名利焚心。豈能一旦頓然似翁如此。懶也。壁上之琴。幾口蒙塵。窓間之硯。幾口無水。懶之故也。倚風而闌門。留月而待楊。懶之甚也。翁有廬。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給餽粥。有子。可以嗣衣鉢。不與俗交。不與人語。翁之身。前生一老禪也。

讀書樂趣 卷三 游絲 七

古云文章之美。如精金粹玉。自有定價。不容人愛憎。乃昂然以陸宣公。主試韓昌黎。應試出不遷怒。不貳過。題竟被黜落。後宣公復典試。昌黎仍錄舊作。不易一字。宣公大加嘆賞。擢置第一。何前後自爲顛倒耶。然則吾輩爲文。亦惟在自信。那能必其投合不爽也。澹以安之可矣。

蘇東坡知貢舉。屬意李方叔。令其子叔黨持一簡與方叔。值方叔不在。僕受簡置几上。偶章惇二子曰持曰。汝家訪取簡。竊視乃劉何優。于楊雄二篇。徑携去。

既而就試。果出此題。二章迎合坡意。爲之援遂中第一。人持中第一。人坡初意。第一。人必方叔及揭榜乃章也。爲之悵然。既出院。乃以詩寄李。有云。平生浪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蓋以解嘲云耳。觀此。則知窮達由命。今人百意鑽營。何爲哉。

羅圭奉作漁樂說。有云。天下有傭樵。傭牧。傭畊。而獨無傭漁。惟其無傭于人。則可以自有其身。若夫傭則身非其身矣。雖有甘食美飲。又焉足樂乎。豈惟傭哉。食人之祿。猶傭也。悟得此段語。則士君子當思有以自處矣。

讀書樂趣 卷三 游絲 七

歸震川解感篇云。子會開。凡七試不第。或言翰林諸公素憐之。方人試欲得之。甚素卷不得。皆輒然失望。蓋登格於外。簾不得人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嶺海窮微語及君。莫不敘衽。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聞者皆爲之不平。予曰。不然。彼其人若非且不勝矣。而又何足與辨。彼其人既是且勝矣。而又何可與較。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不得而舉與擯也。不得而譽與毀也。夫以震川之才。而猶七試

不第以震川之才七試不第而惟命是安不敢尤人  
今人偶試不驗而輒怨尤橫暴亦可知不必矣

陳榮舉告邢生照之曰吾仇焉當食即食渴焉當飲  
即飲困倦焉當睡即睡足焉當起即起徐徐焉而  
行安安焉而坐不能詩亦取古人之詩如陶靖節之  
平淡邵堯夫之間適而時歌咏之不能文亦取古人  
之文如周濂溪之太極張橫渠之西銘而時誦讀之  
不能章句講解亦取程朱之四書五經傳疏而時覽  
觀以會聖賢之大經大意所在至簡至易至近至逸

讀書樂越

卷三

七

仙風則與之俱清月則與之俱明值菊花之黃梅  
花之白則餐英索瀟而與之同其臭味學士大夫因  
父野老亦或有時相值則與之談論古今談及太平  
則欣然而笑談及大賢君子之經綸設施英雄豪傑  
之叱咤馳騁則感慨發憤踴躍若狂直欲盡吸西江  
之水而時吐之千壁立萬仞之崖吾之所以為吾者  
如此讀此篇令人想見先生素位自得恬澹之趣冲  
然見于動靜間樂何如也

子云天根遊于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

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子方將與造物者為  
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

有之鄉以處墳垠之野汝又何常音藝以治天下感  
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于淡合氣于漠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玩此一役文可  
見有為事業俱要從無為中做出而舉業何獨不然  
嶺南有梅無雪淮北有雪無梅梅雪會合僅大江以  
南千餘里得一片空明香澹致趣妙不可言然能稱  
真知鑒不畏俗人譏議冒寒衝凍登高陟險行風雪

讀書樂越

卷三

七

中挹爽吸精為梅雪吐氣者塵世曾有幾人芬因念  
才人品格亦實有以自立耳若必向世俗中問知不  
知是猶未免俗人之見也

陸放翁跋陳伯正所藏山谷帖云此卷不應携在長  
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人省時所觀  
陳子他口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喚魚潭瑞草橋  
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中人共小巢龍鵲菜飯掃石置  
風爐煮蒙頂紫苗然後出此卷共讀乃稱爾芬謂閱  
此文不減煩暑時飲冰蔗一椀覺肺腑忽涼噫今之

負奇貨者。恨不得搬演長安道士。向貴人金絡馬前。邀願盼矣。可與語此味乎。

朱諱國棟有云。予秀才時。並不怕龜起課。何則。得佳兆。未必佳。得凶兆。未必凶。且窮儒何處著力。又如本佳。而得凶兆。預先愁。這幾日本凶。而得佳兆。日後失望。煩惱更甚。所以一味聽命。

又云。世謂竹有節。而蓄華。梅有花。而蓄葉。松有葉。而蓄香。惟蘭兼之。其說未盡。竹無華。故中虛。而挺不然。是君子乃插鬢畫眉也。梅無葉。故枝疎。而老不然。是

讀書樂趣

卷三 諸錄

五

野叟乃錦衣博帶也。松香故手。香而蒼。不然。是停丈夫乃蕪肌膏髮也。蘭草也。本無支幹。與三友另論。江文通云。但願拾薇馨。誦詩書。樂天理性。敘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奔。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烏赴。蒼上水。匪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

徐勉戒子書云。中。午。聊。于。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開。曠。終。可。爲。宅。但。變。應。車。政。仕。實。欲。歌。哭。于。斯。意。亦。謂。此。

讀書樂趣

卷三 諸錄

士

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吾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閭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蕭大園言志。書云。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技良。書探至。頭歌蔡蔡。唱烏鳥。可以虞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擢古今。田陵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施。永保性命。何畏憂。書按史傳。大國是簡文子。幼便聰敏。江陵平。入魏。大見知。遇夫以貴顯之家。獨能安心閒放。耽意詩書。如此。非所稱獨世之賢豪耶。張志和扁舟垂綸。泛三江五湖。自稱煙波釣徒。別號玄真子。於會稽結茅而居。閉竹門。十年不出。人嘗呼爲漁父。肅宗賜奴婢各一。玄真配爲夫婦。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故。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陸羽裴脩。嘗問有何人往來。荅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

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顏真卿爲作立真子傳  
誠齋記云孝綽屏門不出爲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閑  
戶罷慶弔高卧謝公卿令嫺續之曰落花掃更令  
蘭綺復生芬謂門二句只說得濬情有末二句乃  
見濬中樂趣無盡

環碧齋小言云貧不貌富可以長貧率福則見納履  
踵決不爲友愧殺雞飼母搞蔬飼客不爲客愧近世  
憑陵意氣塗飾耳目貧于家不貧于身貧于親不貧  
于官以不露其酸本色翹然自謂拔俗而其本難持

讀書樂趣

卷三 濬緣

七

恐不能不別開徑實此儉以養廉之說也芬憶庚午  
歲郡守魏蒼石先生請予過見芬就之先生送州大  
門外遣人請與芬應云徒步來無與并無從先生稱  
善者再謂芬曰儉乃所以養廉正要在未仕時磨勵  
與此段語殆暗合因附記蓋不欲忘仁者之言也

薛麟德丁未進士由中書歷任杭州加府清廉和厚杭人至今頌之

上聖俞會心編云天與人半不與人全予以智慮足  
以趨利避害而又與以不可趨避與以精爽足以  
見治聞而又與以不可見聞此等語殊有餘味解人

正當從此善會

黃俞言云先輩曾言脫知縣帽上床依舊一副窮骨  
肉食者當時作此觀率使彼訝我去而不來毋使彼  
怪我來而不去窮士輩當時作此觀嗚呼藝麻種豈  
傾我燒薪手一編日與古人相偶千載良足樂也安  
往不得貧賤也而數數焉肉食之與游爲  
文云東坡謂顏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  
意于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何以當肉與車  
哉

讀書樂趣

卷三 濬緣

六

張侗初云古之論大隱者曰塵軒冕芥金玉是猶見  
軒見見金玉矣不若軒冕還軒冕金玉還金玉塵芥  
還塵芥也扶筇自服則車馬不爲悵鵲結自適則佩  
組不爲勞若不自安則官司不爲擾真樸自榮則名  
譽不爲辱所爲兩忘而化于境詩曰考槃在澗碩人  
之寬是安貧無上妙法此二條借古人語翻案意境  
愈進極得文家脫舊爲新之妙而理又歸于平實固  
可久垂

沈俊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嘆曰早知窮達由命



恨不十年讀書此語其清夜鐘聲矣尤妙在早知二字人苦不早知耳于晚年悔不早知則何如及早知之省却多少勞碌討却多少便宜

徐存齋嘗作西陂集序云昔韓子謂權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以某觀之不然夫言非出于心者即古人理義以養其心富貴賤泊乎無所動丁中而其形諸言也無喜無戚無得無喪藹然中抑之發則雖權愉窮苦且猶無之又安得而工拙其辭也唐于鵠鄰居詩巷僻鄰家少茅簷喜並居蒸梨常共

讀書樂事

卷三

九

龜鹿雖亦同渠傳展朝華藥分卷夜讀書雖然在城市還得似樵漁此形容鄰居之樂也而一種澹逸趣味已溢于言外

張遂寧先生詩鵬撫吾浙每食止于菜羹而察吏安民有條理諺云食淡精神爽心清夢寐安固非誣也王見寧云跋者美行徒者美乘不跋不徒復有所美人心何嘗有足時會做受用人急事北緩事太事化小事有事化無事以電光泡影視幻身以浮雲秋水視世態盈虛消息致止流行隨其所止坦然自得

屠長卿與王百穀箋云僕既食到骨又不欲攪脣向屠沽兒故欣然日開口而笑家有一錢與親朋開坐為清談歡飲興到或口嘔下里曲少年在旁搥鼓吹笙暢甚詰朝洗盥厨無晨炊矣而此中靈明湛然

昨非菴集云美味八珍一飽外無加焉美錦千羹六尺軀不能勝也廣廈萬間容膝外皆空室也秦娥越姬列屋分房終歲不能遍遍止病瘵死矣田連阡陌而理骨一丘金珠玳瑁不盡可為舍也吾嘗飲濁酒三杯飯一盂菜一筋飽暖而嬉偶從貴介食餅而歸

讀書樂事

卷三

十

則腹膨膨終夜不寧退而焚香讀書語語入心度席此清貴之至也彼阿堵銅臭竟何為哉又云鵲蚌相持死大共斃冷觀來令人猛氣全消陽鬼共浴鹿豕同眠開觀去使我機心頓息

宋人有累世行德家無故墨牛生白犢孔子曰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生白犢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棄城戰死此人以父子有疾得全其家及圍解日復俱明可知禍福之轉

天○意○原○不○可○測○今○人○有○行○善○無○幾○偶○不○如○意○輒○怨○  
天○道○無○知○者○觀○此○亦○可○退○然○省○矣○

湯○若○士○曰○不○亂○財○手○香○不○淫○色○體○香○不○詭○語○口○香○不○  
妄○思○心○香○常○奉○四○香○戒○于○世○得○安○樂○

溫○公○作○禪○偈○有○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鋒○鉞○終○朝○長○  
威○威○是○名○阿○鼻○獄○頭○回○甘○願○甚○孟○軻○安○自○然○富○貴○如○  
浮○雲○是○名○極○樂○國○

陶○元○亮○歸○去○來○辭○一○種○曠○情○逸○致○令○人○反○覆○吟○咏○嗣○  
然○欲○仙○然○尤○妙○于○思○交○絕○遊○一○句○下○即○接○云○悅○親○戚○

請○書○樂○趣○卷○三○  
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若○無○此○兩○句○不○將○疑○是○孤○僻○

一○流○同○于○簡○木○乎○  
宗○炳○字○少○文○武○帝○徵○辟○不○起○曰○臣○稱○丘○飲○谷○二○十○餘○

年○武○帝○善○其○言○而○止○少○文○善○琴○書○圖○籍○精○于○言○理○每○  
遊○山○水○往○輒○忘○歸○西○陟○荆○巫○南○登○衡○嶽○有○疾○還○江○陵○

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惟○澄○懷○觀○道○卧○以○遊○  
之○凡○所○遊○歷○俱○圖○之○于○室○曰○撫○琴○動○操○時○衆○山○皆○響○

摩○通○曰○山○木○自○寇○也○青○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  
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趙○抃○元○豐○初○告○老○退○居○于○衡○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  
僧○野○老○遊○不○復○有○軒○冕○志○其○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  
於○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  
閒○

妻○休○兄○弟○皆○在○塾○晝○而○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饑○  
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  
後○何○以○繼○

梁○鵬○博○覽○不○爲○章○句○學○鄉○里○慕○其○高○節○乃○欲○女○之○鴻○  
並○絕○不○娶○孟○氏○有○女○擇○對○不○嫁○父○母○問○之○女○曰○欲○得○

賢○如○梁○伯○高○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  
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衣○綺○綉○傳○粉○墨○豈○鴻○所○  
願○哉○妻○曰○以○觀○大○子○之○志○耳○乃○更○爲○四○椎○髻○著○布○衣○

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吾○妻○也○乃○共○入○山○中○以○耕○  
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

眉○  
任○安○少○好○學○隱○山○不○管○名○利○讀○中○記○魯○連○傳○嘆○曰○性○  
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怡○情○得○體○道○而○不○憂○

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終○身○不○仕○時○人○稱○徵○君○云○

范文正公少孤貧讀書南都學舍每煮粟粥二升盡  
為四塊斷整數十莖于上早晚取啖一塊有留守子  
同學饋以厨食公悉置之謝曰某安所食已久今遽  
享盛饌後豈能啗此及為仕嘗戒諸子曰吾養親甘  
旨未嘗充今得祿而親亡矣忍令若曹享用耶公犬  
子娶婦或傳羅綺為帷公曰敢持至吾家當火之干  
庭公孫正平與外姓子弟結課覺林寺去城三十里  
徒步往來人不知為范丞相子也

東坡在黃州嘗書曰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  
讀書樂趣 卷三 三

一內有尊客則三之一曰安分養福二曰寬量以  
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東坡與少游書曰初到黃廬人既絕人口不少私甚  
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錢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取  
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挑取一塊  
即藏去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度囊  
中尚可支一歲有餘水到渠成不須豫慮以此胸中  
都無一事

東坡迢然盡記曰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

樂非必奇怪瑋麗者也。鋪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  
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安往而不樂。

桑民懌云。青梁之口食物。天與其味之薄。藜藿之口  
食物。天補其味之厚。千金之子。餘百金而自貧。編氓  
之家。得十金而自富。是故口常淡則能養。味心不奢  
則能養。財能養。味則常甘。能養財則常足。  
蔡虛齋云。樂莫樂于日休。憂莫憂于多求。古之人雖  
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酌。惟胸中一點  
堂堂者。以為張主。

讀書樂趣 卷三 三

三

楊子法言云。千金之子。生閭朱狗頓之里。其不見富  
于人也宜矣。一或居顏之巷。閭之閭。即數千金而可  
以富。名何也有之。名起于無餘之名。起于不足也。因  
憶孝感能座師。諱賜瑛。嘗指示芬云。人處名利場中。  
仰頭看。但見人高乎我。自視常不慊意。若能俯首迴  
顧。天下尚有許多不及我者。處在我下。躁心不覺自  
平矣。楊子此語。正可兩相印証。  
座右編云。細觀理亂繩。知性躁者之害事。  
陰澹語曰。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電不

滿。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樓。心。天。外。募。謂。衆。人。所。收。者。能。棄。之。澹。矣。衆。人。所。棄。者。收。之。此。又。所。以。能。養。德。也。

齊。齋。十。樂。云。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奕。棋。十。者。之。外。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范。堯。夫。布。衾。銘。曰。菰。藿。之。甘。綿。布。之。溫。名。教。之。樂。德。

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朱。梁。之。珍。權。寵。之。盛。利。慾。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含。難。取。易。去。

讀書樂趣 卷三 澹綠

三

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瓢。百。世。師。模。範。居。瑗。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奢。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遵。生。箋。云。瓦。盆。盛。酒。與。傾。金。注。玉。同。一。醉。也。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莞。簟。與。繡。衾。玉。枕。同。一。寢。也。布。袍。蒲。絮。與。貂。裘。狐。貉。同。一。暖。也。蔬。食。菜。蕘。與。烹。龍。炮。鳳。同。一。飽。也。知。此。則。貧。賤。富。貴。可。以。一。視。矣。

王。摩。詰。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

朝。口。兩。水。周。于。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廸。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以。立。譚。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日。經。案。繩。床。而。已。

太。醫。孫。景。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答。曰。粗。茶。淡。飯。飽。卽。休。補。破。遮。寒。暖。卽。休。三。平。四。滿。過。卽。休。不。貪。不。妬。老。卽。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

高。瑞。甫。曰。知。足。者。雖。富。貴。不。斃。于。富。時。芳。聲。必。振。于。千。古。足。則。無。日。而。不。自。足。不。足。則。無。時。而。能。足。也。人。能。受。一。命。榮。稱。升。斗。祿。便。當。謂。足。于。功。名。弊。表。短。褐。

讀書樂趣 卷三 澹綠

三

揭。食。菜。羹。便。當。謂。足。于。衣。食。竹。籬。茅。舍。草。簷。蓬。窓。便。當。謂。足。于。安。居。簾。杖。芒。鞋。蹇。驢。短。棹。便。當。謂。足。于。騎。乘。有。山。可。樵。有。水。可。漁。便。當。謂。足。于。田。庄。幾。卷。盈。床。圖。書。四。壁。便。當。謂。足。于。珍。寶。門。無。劍。咏。心。有。餘。閒。便。當。謂。足。于。榮。華。布。衾。六。尺。高。枕。三。竿。便。當。謂。足。于。安。享。看。花。酌。酒。對。月。高。歌。便。當。謂。足。于。歡。娛。詩。書。充。腹。詞。賦。盈。編。便。當。謂。足。于。豐。贍。是。謂。之。知。足。常。足。我。故。曰。能。自。足。于。窮。通。者。是。得。浮。雲。富。貴。之。夷。猶。能。自。足。于。取。舍。者。是。得。江。風。山。月。之。受。用。能。自。足。于。眼。界。者。

是得天空海濶之襟懷。能自足于貧困者。是得簞瓢。隨巷之恬淡。能自足于辭受者。是得茹芝採薇之清高。能自足于熱鬧者。是得衡門泌水之靜逸。能自足于行藏者。是得歸雲倦鳥之舒徐。能自足于唱酬者。是得一咏一觴之曠達。能自足于居處者。是得五柳三逕之幽閒。能自足于嬉遊者。是得浴沂舞雩之蕭灑。若此數者。隨在皆安。無日不足。人我無競。身世兩忘。自有無窮妙處。打破多少塵勞。  
達奚武不持威儀。行客單馬。左右從一兩人。門不施戟。書樂趣。卷三 簞簞 毛  
戰恒書掩一扉。或曰公位冠羣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豈望富貴。今日富貴。豈可頓忘疇昔。唐王漁之。性于仕進。嘗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宋趙逢龍。家嗜慾。不好名。歟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于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饒寒也。南史  
劉一止。冲澹寡欲。自言吾平生。聽通塞于自然。惟機誠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南史

周顒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在妻子。獨處山舍。王僧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菜紫蓼。白居易罷杭州。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一。罷蘇州。得太湖石五。白蓮折腰菱。青板舫。罷刑部侍郎。有栗千斛。書一車。泊臧獲之習。管絃歌者。先是。潁川陳孝先與釀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暉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弘農楊真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坐卧。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且露清。荷脈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類然自適。酒醉琴罷。合樂童登中。局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疑或散。悠颺竹煙。波月之際。曲未竟而樂大陶然矣。唐書  
史記有云。安邑千樹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榮南河濟之間。千畝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若干畝。危苦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芥謂必須千樹千畝。則不千樹不千畝。便不滿意。吾輩何必作此。奢想。但隨境隨方可為耕植計。

卽一丘一壑。何嘗不勝萬戶侯哉。

蔡蒼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敦曰。古人稱安貧。

清白曰夷。渙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

夷白乎。史抄

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

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敗田。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

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漢書

桓帝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書工圖其形狀。眩卧。

幽暗。以被幘。面言感眩。疾不欲見。風工竟不得見。漢書

讀書樂趣

卷三

元

孫登居汲郡北山土窟中。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

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恙。怒人。

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出便大笑。

吳瑛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

飲。飲必醉。或困卧花間。客去亦不問。有將酒酣而致。

以樂器扣其頭爲節。客亦不爲忤。史抄

趙質隱燕城。章宗遊春水。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

間題詩。誦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

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

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金史

鄭敬隱處。娥陂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同郡鄧敬至。

因折芰爲坐。以荷荐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草。

門。琴書自娛。後漢書注

王羲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披髮佯。

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

東遊還。修植桑果。已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

間。有一味之甘。剖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

猶欲教養子孫。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

讀書樂趣

卷三

手

方佛萬石之風。

漢楊惲與孫會宗書云。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風。

味。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

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約計數十。酒後耳。

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且爲歌曰。田彼南山。荒蕪不。

治。種豈一頃。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宋崔唐臣與蘇子由呂晉叔善。二人登第。崔遂罷舉。

買一舟。留易江湖。二人適見之。問以別後事。答詩云。

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玩歲華。案有黃庭尊有。

酒少風波處便爲家

白樂天池上篇云十畝之池五畝之園有水二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室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斐在中白鬚飄然誠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樂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鴈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鷄犬開開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元次山云人之毒于鄉毒于國毒于鳥獸草木不如

讀書樂起 卷三 雜錄

三

毒其形毒其命人之媚于時媚于君媚于朋友郡縣不如媚于庶媚于室人之貪于權貪于位貪于取求聚積不如貪于道貪于閒靜人之忍于毒忍于嬖忍于詐誠貪溺不如忍于貧苦忍于廢棄

霜天曉角詞云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喜辱休憊開先謝早此理人知少萬事算來由命聽自然真個好榮枯得失天已安排畢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秦來否極詭譎終何益凡事付之一笑前程暗勝於漆

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卽閉肆下帷讀老子蜀人羅冲賢之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我家萬金之蓄子無擔石之儲何爲乎有此言答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日夜會計孳孳汲汲非有足時我雖賣十不下床而錢可數百塵埃厚積無所用之豈非我之不足勝君之有餘乎

呂榮公晚居秀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不問家事并不以

讀書樂起 卷三 雜錄

三

毫髮事于托州縣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接公庭

劉生居衡嶽或貽以袍數日服裊如初或問之荅曰吾常日出巷門不閉歸就寢戶不扃自得袍後出入繫念心常營營殊不自適始悟一袍亂我方寸如此不幾爲所累乎芬謂此實情實理之言一被點出便可見濃者之不如澹有者之不如無也王參政伯大四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

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因自號爲留耕道人。

宋劉炎通志見云。千渡大江。望金山。繙衣環其上。恍然非凡致也。將纜舟而覽焉。風利不得泊。甫登儀黃。繼濱江佛廬。有繙衣踵來。問所從。則金山也。嘻。子欲至而不可。汝既至而不留。何也。荅曰。未至則以爲世外之樂。既至如窓中之蟻。樂所樂。松門竹區而有餘憂。所憂。金馬玉堂而不足。方寸尙塵。是以不樂金山之樂也。芬謂此非不知金山之樂者。只善爲世途

讀書樂題

三

中作點化耳語可味。

幸幼喪遺典。詞云。醉裏且貪歡。笑要愁。那得工夫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此句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陳循公有詩云。過去事已過去了。未來不必豫思量。只今只說只今話。一枕黃梁午夢長。又詩不合謀生只讀書。數竿修竹是吾廬。近來學得長生訣。賣盡呆獸又賣癡。

磨子畏遲書詩云。百尺松杉貼地青。布衣衲衲髮星

星。空山寂寞人。群絕狼虎。中間讀道經。獵虎最險處。尚可讀經可。

見山林最

又詩。紅樹中間飛白雲。黃茅檻底界斜暉。此中大有逍遙處。難說與君書與君。

又詩。柴門深掩雪。洋洋柑柚能消此夜長。最是詩人安穩處。一篇文字一爐香。

又贈趙一蓬詩。烟水孤蓬星。青片日長能辦一餐魚。問渠勾當平生事。不弄絲綸就讀書。

樂題 卷三 第 三

三



讀書樂趣卷之四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被占

炳日旦華校

怡情

情不可以或枯也。情枯則讀書不能放眼。其發而為文也。亦神困而語言少趣味。殊易起人厭。是故善讀書者。能讀有字書。亦能讀無字書。可有得于書之中。亦可有得于書之外。則遊亦書也。然吾恐遊之有妨于書。是莫若即以書為遊。此怡情一卷。

所由不可少乎。得此以供吾情之所適。不必身出戶庭。而兩間之景象。物趣。千古名人才士所共酬歌而欣賞者。吾如以身與乎其間。是亦可謂暢于所遊也。已是亦可謂不徒暢于所遊也。已。伍涵芬漫題

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

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言安知云者。是則知我之知而問我矣。情物理可。莊子此段機鋒。警快絕世。真仙矣。然是偶爾。即魚指點學者。從此推悟。則天地萬物。隨吾所見。皆有自得之趣。忘物忘我。適物適我。又何必魚何必不魚。何必莊子何必不莊子。

王無功云。煙霞山水性之所適。琴瑟酒賦。不絕于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柏羣吟。藤蘿倚庭。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

行醉不干物。當治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詩。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程明道云。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朱子曰。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

朱子序述周茂叔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于華峯山下。潔清紺寒。下合于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以濂溪為號。

等樂編云。聲。色。之。樂。到。後。殊。覺。無。味。適。以。害。性。出。水。之。樂。到。後。愈。覺。有。味。可。以。陶。情。芬。更。爲。進。一。言。曰。若。以。領。會。山。水。之。思。來。領。會。詩。書。中。義。理。則。情。味。更。無。盡。

又云。兩。後。初。晴。聞。黃。鸝。一。聲。萬。境。俱。空。宛。然。如。故。友。相。訪。不。可。不。爲。用。情。習。舉。業。者。當。時。會。此。中。妙。趣。又云。春。間。鶯。囀。秋。來。蟬。吟。真。可。稱。二。清。友。陶。我。性。情。多。矣。

又云。花。可。愛。矣。不。如。花。之。莖。竹。可。愛。矣。不。如。竹。之。筍。讀。書。樂。趣。卷。中。情。三。

何。者。謂。涵。蓄。深。也。若。發。洩。太。盡。則。元。氣。耗。散。索。然。矣。分。謂。花。之。好。處。在。初。放。竹。之。好。處。在。新。綠。于。此。可。會。時。字。之。理。少。年。人。宜。何。如。自。珍。重。也。

又云。案。前。栽。石。菖。蒲。取。其。有。深。山。窮。谷。光。景。閒。中。靜。觀。令。人。超。然。塵。世。外。此。亦。物。之。最。清。者。

又云。人。生。何。處。無。佳。境。青。山。綠。水。長。松。密。竹。野。草。閒。花。都。足。助。我。逸。興。發。我。性。靈。在。人。自。靜。會。之。耳。

千。家。詩。只。因。鄉。市。小。兒。徧。讀。人。遂。忽。看。其。實。詩。句。雖。好。如。周。子。詩。云。雙。雙。瓦。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觀。池。

閒。坐。小。窓。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又。朱。子。詩。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自。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會。有。源。頭。活。水。來。書。卷。之。樂。充。然。在。物。趣。之。內。物。趣。之。外。一。讀。使。人。神。氣。冲。和。屢。讀。使。人。尋。味。不。厭。程。子。曰。堯。夫。詩。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此。真。風。流。真。人。家。也。

邵。堯。夫。暮。春。詩。云。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畫。水。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寫。得。最。閒。最。逸。一。種。天。趣。悠。然。不。盡。

讀。書。樂。趣。卷。中。情。四。

窮。幽。記。云。午。橋。庄。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羊。散。于。坡。上。口。芳。草。多。情。賴。此。壯。點。也。金。徽。變。化。篇。云。段。由。夫。攜。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三。者。皆。自。然。之。聲。正。令。類。聚。羊。羣。節。以。金。縷。羊。要。之。曲。終。不。去。

承。平。舊。禁。云。蕭。瑀。陳。叔。達。于。龍。昌。寺。看。李。花。相。賞。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宜。綠。鬢。宜。白。酒。芬。更。爲。吹。一。言。曰。宜。綠。鬢。何。如。宜。好。友。

高。隱。外。書。云。戴。顒。每。于。春。時。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

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針夜詩勝鼓吹

紫桃軒記云知山趣者不必命展但軒忽中有堆藍  
抹紫即堪注目得酒神者何須杭麴但梨花蕉葉  
置案頭時一摩娑便已心醉芬謂山水情態千變萬  
狀不可名目畢竟以登涉為快然亦儘有限力之  
所不逮者當以此作消遣法可耳至如酒之千花終  
是兩相須不可偏廢也

王子猷風流為一時之冠性愛竹常寄居空宅中便  
令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 居山陰夜雪初霽

讀書樂起 卷四 拾情

五

月色清朗忽憶戴逵時達在剡溪便乘小舟造門不  
前而返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安道耶此  
亦可見其襟懷瀟灑順意所適並不沾滯處

王孝伯美姿儀人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嘗拔鶴氅  
拂雪而行孟昶見而嘆曰真神仙中人

袁石浦云幽溪鹿過苔還靜深樹雲來鳥不知是不  
不遠不戴之旨此語有深味

邵子云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學者須有此等意趣  
徐聲遠易安堂記云堂之前門外一望綠囀皆膏腴

可矜可徒既蕉既葵遠風交焉良苗懷新簞杖遠遙

宛然古田舍風景或烟雨中宜從襖倚茂樹而立以

觀龍潭而漁者其後有園修竹萬竿梅杏桃李繁花

錯焉桑以百數蠶月紫棋撥人新蘗浮夫白微醉坐

綠陰中聽黃鳥此樂雖三公不易也

晉鹿云書屋前列曲檻栽花鑿方池浸月引活水養

魚山窓下焚香讀易設山几鼓琴捲疎簾看鶴

又云古鼎古碑古琴古硯古畫古書山房中得此真

成勢律羊脂妙墨妙茶妙筆妙牋妙辭妙字巾笥中

讀書樂起

卷四 拾情

本

藏之便是吉光鳳羽

又云滄海日赤城霞峨嵋雪巫峽雲洞庭月彭蠡烟

滿湘雨廣陵濤廬山瀑布合宇宙奇觀繪吾齋壁少

陵詩摩詰畫左傳文馬遷史薛濤箋右軍帖南華經

相如賦屈子離騷收古今絕藝置我山窓

草木子云觀物者所以玩心于其物之理也是故于

草木觀生于魚觀自得于雲觀閒于山觀靜于水觀

無息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窓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

道曰。不可欲。常見造化。生意。又置盆池。蓄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耳。

眉州象耳山。舊有李白題石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落酒人衣袖。疑如濯魄水盞也。風人逸致。千載如見。

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深澗閒想也。覺得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羅景倫云。予家深山之中。每當春夏之交。若蘇盈塔。棧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土下。午睡初足。

讀書樂趣 卷四 怡情 七  
旋汲山泉。拾松枯者。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大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出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于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晚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羹飯欣然。一飽弄筆。恣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青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更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杭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飽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嶺。變幻頃刻。情而。

讀書樂趣 卷四 怡情 七

人目半背。留聲雨。雨來歸而月印前溪矣。然欲仙。

邵康節詩有云。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

等樂編云。靜觀雲飛。閒中一樂。條有條。無千轉萬變。此中儘可參會造化之妙。

又云。流水常在。目驚聲常在耳。此靜中天趣也。六現齋記中。分別四時佳候。頗的當。可與靜者言之。自有消受。彼衝衝馬頭駒隙者。未必知也。正月多風雨。為佳候。萌芽未作。浸灌無傷。俗間往還。藉以勸。

讀書樂趣 卷四 怡情 八  
斷。芬謂此亦為苦。酬應言之耳。其實上元佳節。二月。斷燈月交輝。一年好興。趣何可。令風雨掃。三停雨。七停晴。為佳候。稍雨則芳意漸滋。多晴則和氣漸達。三月忽雨。忽晴。為佳候。雨不破塊。津蒸潤。葉日不燥。膚解肌。催笑謂之養花一年第一好處。不可錯過。四月不雨。不晴。為佳候。輕雲蔽日。轉益陰森。濃綠疎紅。點綴逾如。五月積雨。後晴。久晴。後雨。為佳候。取其涼相濟。體適意和。六月或快雨。或微雨。為佳候。七月亦同。八月晴雨。相間。為佳候。夜有月。更佳。九月晴暖。即佳。十月晴暖。即佳。子。

月。晴。暖。佳。小。作。凍。雨。令。竹。樹。漸。瀝。有。聲。亦。佳。士。  
二。月。有。日。可。曝。有。雪。可。眺。俱。佳。芳。按。君。實。論。次。甚。當。  
但。必。趁。此。佳。候。讀。書。論。文。或。詩。或。酒。良。朋。三。五。賞。奇。  
析。疑。方。不。虛。度。不。然。未。為。知。所。消。受。也。  
種。荷。萬。柄。蔭。蕉。半。畝。日。夕。起。居。其。間。能。令。魂。夢。馨。香。  
肌。膚。翠。綠。每。六。月。思。逃。暑。不。得。輒。兀。坐。作。此。觀。  
紫。桃。軒。記。云。賞。名。花。不。宜。更。度。曲。烹。精。茗。不。必。更。焚。  
香。恐。耳。目。口。鼻。互。牽。不。得。全。領。其。妙。也。芬。謂。曲。之。于。  
花。不。宜。並。重。良。然。若。茗。之。于。香。正。以。相。資。而。益。領。其。

讀書樂起 卷四 怡情

九

清趣何妨一時並用也。

又云。蓄精蓄奇。泉不輕淪。試有異香。不輕焚蒸。必俟。  
天日晴和。簾疎几淨。展法書。多壽薦之。貴其得味。則。  
鼻端拂拂。與口頰間甘津。並入靈府。作逆導也。若濫。  
以供俗客。與自己無好思。而輒用之。謂之暴殄天物。  
與棄于溝渠何殊。

又云。草新生者。不惟翠色流眸。可愛勢爽。夾上山高。  
一尺者。意騰躍過五六尺。此莊子所謂怒生。亦謂之。  
菁莪。凡物莫不有之。在文則彌貴耳。

又云。臥坐宜霜。根老樹。偃仰宜滿月。疎林。寢室。曲傍。  
岩阿。書案。平張。松下。措除。步步芳草。軒檻處。處名花。  
語鳥。一籠。半睡。半醒。中著耳。文魚。滿沼。無情。無緒。處。  
憑欄。掌快。理。絃。必須。雪子。廣吟。共釣。悉是。烟流。怒。則。  
折劍。揮空。曰。丈夫。適志。須富貴。何時。喜。則。短琴。橫。膝。  
曰。高山。流水。定有知音。

洞天清錄云。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雨憂愁。  
輒三之二。其間得閒者。才十之一耳。況知之而能享。  
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為樂。不知。

讀書樂起 卷四 怡情

十

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明窓。  
淨几。焚香。其中佳客。玉立相映。取古人妙迹。圖書。以。  
觀。烏篆。調書。奇峯。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商周。端硯。湧。  
岩。泉。焦桐。鳴珮。玉不知身居塵世。所謂受用清福。孰。  
有踰此者乎。

長庚集云。堂中設木樹四。素屏二。琴一張。書名數卷。  
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晚竹。樹。雲。石。自辰。  
及酉。應接不暇。低而物。語。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  
再宿。心。恬。三宿。後。類。然。然。不知其然而然。

陳眉公云。古人以蘭爲香。祖余欲紹茅。四面彌蒨蘭。范。區。曰。香。祖。有。杜。聯。云。異。人。常。在。漁。樵。裏。老。鶴。多。眠。蘭。意。中。

王百穀云。長松含露時。并吐芳白雲。常來黃鳥不去。歡。美。合。菰。鼓。腹。教。盪。辟。若。休。儒。飽。而。欲。死。形。容。真。至。實。是。知。個。

味中

金華吳孺子。每雨後。即策杖石邊樹下。尋詩。若豐。獨。著。玩。之。竟。日。曰。天。地。間。森。秀。華。精。之。氣。除。李。太。白。酒。邊。橫。眼。卓。文。君。鏡。裏。舒。眉。郎。此。物。矣。

讀書樂趣

卷四

上

紫。挑。軒。記。云。韓。昌。黎。以。一。年。好。處。在。草。色。有。無。間。則。初。春。時。也。蘇。東。坡。又。以。爲。在。桎。黃。橘。綠。時。唐。人。則。以。爲。在。新。笋。晚。花。時。大。抵。各。有。會。心。不。容。五。廢。耳。余。則。以。爲。四。時。蚤。暮。悉。有。好。處。在。人。不。在。境。如。春。示。日。鉤。後。緩。步。青。莎。白。石。間。熟。寐。初。醒。茶。鑪。適。沸。作。松。雨。瀟。瀟。聲。四。月。積。陰。年。開。濃。綠。欲。到。人。睂。目。邊。夏。月。午。後。薄。醉。臨。沼。弄。水。吸。荷。花。香。秋。暮。倚。高。閣。看。霜。樹。青。黃。紅。紫。掩。映。堆。垛。冬。日。欲。雪。忽。冰。珠。迸。落。竹。樹。中。琤。琤。清。響。皆。不。可。謂。非。騷。人。消。受。處。也。

插瓶花法。插梅瓶。中置疏一錢。以熱湯插之。芙蓉。

牡丹芍藥蜀葵萱草。俱用大滾湯插之。緊塞瓶口。則。不。焦。能。開。插。蓮。以。泥。塞。插。瓶。孔。內。先。入。瓶。底。後。方。加。

水。養之。插。槿。子。將。剪。斷。處。敲。碎。加。鹽。些。少。于。瓶。加。水。養。之。

陶元亮曰。少學琴書。偶蒙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思。

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五。六。月。中。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

讀書樂趣

卷四

上

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王摩詰與裴迪書云。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小。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邯。鄲。夜。

春。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童。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步。天。徑。臨。清。流。也。

蘇。齋。云。烏。啼。花。落。欣。然。有。會。于。心。遣。小。奴。挈。樽。沽。白。酒。嚼。一。梨。花。磁。盞。急。取。詩。卷。快。讀。一。過。以。嚙。之。蕭。然。不。知。在。塵。埃。間。也。

水心云松竹迷道庭花合國著山人衣曳杖挾書行  
吟。賓送日月于林蔭中凡婚嫁有無皆落莫恍惚若  
夢中事惟聞名勝士欣然邀至共食  
前輩有一書室聯云作未完問花尊生意讀將倦聽  
鳥話天機又有一聯云悟境豁來邀月共文情開處  
笑花遲此皆能讀無字書而待其真趣者也存覽起  
人多少悟頭增人多少快活

秦少游紀遊龍井云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曾稽龍井  
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

讀書樂趣

卷中怡情

三

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藍輿則曰以未時至  
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數毫髮遂棄舟杖  
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  
鳴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非亭酌泉投石而飲之  
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  
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  
行二鼓矣始至壽聖寺謁辨才于潮音堂  
歐陽詹有玩月詩其序云翫月古也謝賦鮑詩賦之  
處前亮之樓中皆翫也秋八月十五夜詣陳之居修

厥。事。月。之。爲。翫。冬。則。繁。霜。大。寒。夏。則。蒸。雲。太。熱。俱  
善。乎。翫。秋。之。于。時。後。夏。先。冬。八。月。之。于。秋。季。始。孟。終  
十。五。于。夜。又。月。之。中。寒。暑。均。塘。免。圓。埃。壙。不。流。太。空  
悠。悠。嫋。嫋。徘徊。桂。花。上。浮。肌。骨。與。之。疏。涼。神。魂。與。之  
清。冷。衆。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爲。翫。也。乃。作  
翫。月。詩。芬。謂。月。之。於。翫。四。時。無。有。不。宜。如。花。月。水。月  
雪。月。於。春。於。夏。於。冬。何。一。不。可。在。名。人。領。畧。受。用。何  
如。耳。但。中。秋。則。雅。俗。均。適。尤。屬。佳。候。

醒言云昔人謂春山淡宕如笑夏山蒼翠如滴秋山

讀書樂趣

卷中怡情

古

明淨如洗冬山慘淡如睡可謂窮四時之變矣子請  
再摹之曰春山如雲遊仙子夏山如靚粧美人秋山  
如丹碧畫立冬山如入定老僧

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蓋諸花皆藉暄  
風暖日獨蓮花得意于水月其香清涼雖有葉無花  
時亦自香也

陸放翁有閒吟詩云睡美精神足心空念欲輕讀書  
無定課飲酒不成醒日日東軒坐時時北渚行最奇  
鳥柏下側帽聽秋鶯閒居自適之致寓得悠揚充動

又咏梅花詩云欲與梅爲友常憂不稱渠從今斷火  
食飲水讀仙書清脫之極蕭然塵表偶取一咏令人  
神骨欲飛起

玉元美云此身幸在樊籠外西園花事日新佐以  
酒坐卧萬卷中作蠹魚大堪送日芬謂以花酒佐書  
史乃真得花酒意者也近人視花是花酒是酒書  
史又是書史只坐去能領受箇中真滋味耳

徐文長東友云昨把袂酣游飛觴痛飲漁歌斷處碧  
芷浮天帆影搖時綠蕪漲岸風吹鶴袂人訝水仙歸

讀書樂趣  
卷四  
怡情  
來猶有一段花香樹色留我衣褶

孫懋照與友書云昨藉草于清涼竹院間小飲甚甘  
野語甚洽歸路月光散綠冷露灑灑遙田滿地皆白  
雲軟輿經過恍如濯魄水壺超宕六合

蘇舜欽荅友書云比雖與兄弟相遠而伏臘稍足居  
室稍寬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三商而眠高春而起淨  
院明窓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興至則汎小  
舟出盤閘二門吟嘯覽古于江日之間消茶野蘘足  
以銷憂事雖稍管足以適日又多高人隱君子相游

從甚樂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沼高臺魚鳥流連不  
覺日暮

陳船公與友書曰萬綠陰中小亭避暑洞開八達几  
軍皆碧忽聞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不覺令人自醉

宋景濂紀竹溪逸民云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  
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脩脩然當明月高照水光  
激灔共月爭清輝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  
聲挾秋氣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吟深泓絕可聽  
屠赤水與龍君善笑云青山在戶流水環門異鳥朝

讀書樂趣  
卷四  
怡情  
去  
鳴嘉魚上下足下黃鸝白怡與二三同心閑軟沙藉  
細草采洪明於院谷胡麻於上流令晉漁人見之  
必以爲桃花千樹下客臨風念此凡骨飄飄便欲仙

白樂天冷泉亭記云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  
可以蒸和夏之夜吾愛其泉淙淙風泠泠可以蠲煩  
山樹爲蓋岩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堦平坐而觀之  
者可濯足于牀下卧可仰之者可垂釣于枕上  
陸儼山與楊東濱箋云花間與客坐水晶亭子得佳



車。累。幅。不。覺。滿。座。生。香。晚。桂。將。舒。早。菊。欲。放。笑。蓉。映。  
柳。條。在。秋。水。兼。葭。之。外。不。當。置。東。濱。其。間。讀。道。書。耶。  
座。右。編。三。讀。書。霞。滿。閣。上。目。之。清。早。有。六。溪。雲。初。起。  
山。雨。欲。來。鴉。影。帶。帆。漁。燈。照。岸。江。飛。匹。練。村。結。千。茱。  
遠。境。不。可。象。描。適。意。常。如。披。書。

白。玉。蟾。湧。翠。亭。記。云。風。開。柳。眼。露。泡。挑。肥。黃。鸝。呼。春。  
青。鳥。送。雨。海。棠。嫩。紫。芍。藥。嬌。紅。宜。其。春。也。碧。荷。鑄。錢。  
綠。柳。織。絲。龍。孫。脫。殼。婦。媼。喚。晴。雨。釀。黃。梅。日。蒸。綠。李。  
宜。其。夏。也。槐。陰。未。顯。信。雁。初。來。秋。天。無。言。曉。露。欲。結。

讀書樂題 卷四 附 七

翠。收。遮。席。青。女。辦。裝。宜。其。秋。也。桂。子。風。高。蔗。花。月。老。  
溪。毛。碧。瘦。山。骨。蒼。寒。千。岩。見。梅。一。雪。欲。臘。宜。其。冬。也。  
復。何。所。宜。哉。朝。陽。東。果。萬。山。青。紅。夕。鳥。南。飛。羣。木。紫。  
翠。桐。花。落。盡。柏。子。燒。殘。閑。中。日。長。靜。裏。天。大。

玉。梅。溪。十。朋。卧。龍。行。記。云。載。酒。來。遊。時。凍。雨。初。霽。風。  
日。清。美。山。谷。明。秀。照。人。道。傍。雜。花。盛。開。藍。輿。徐。行。應。  
接。不。暇。寺。有。茶。糜。羅。絡。松。上。如。積。雪。崇。蘭。數。百。本。秀。  
發。岩。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柴。牡。丹。大。叢。雨。前。  
已。開。道。人。植。葢。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縱。步。泉。上。淪。茗。

賦詩而歸

喻。汝。彌。淑。玉。巖。記。云。富。貴。之。士。不。能。放。意。于。江。山。松。  
竹。之。樂。而。山。川。怪。奇。烟。雲。竹。石。詩。酒。風。月。惟。遺。逸。未。  
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  
所。以。資。賢。人。而。舒。其。憂。愁。之。思。者。也。他。自。解。官。視。破。  
囊。中。無。一。物。朋。友。族。舊。從。吾。覓。閨。中。土。物。吾。則。與。飲。  
酒。取。吾。詩。而。歌。之。

江。文。通。流。云。碧。水。丹。山。珍。才。靈。草。皆。淹。平。生。所。至。愛。  
不。覺。行。路。之。遠。矣。山。中。無。事。與。道。書。為。偶。乃。悠。然。獨。  
讀。書。樂。題 卷四 附 七

往。或。日。夕。忘。歸。放。浪。之。際。頗。著。文。章。以。自。娛。

白。樂。天。醉。吟。先。生。傳。云。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  
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快。心。釋。氏。與。嵩。山。僧。如。滿。  
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  
友。安。定。皇。甫。明。之。爲。酒。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  
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壘。有。泉。石。花。竹。者。靡。不。  
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畫。歌。舞。者。靡。不。  
觀。以。宴。遊。名。者。亦。時。時。往。良。晨。美。景。雪。朝。月。夕。好。事。  
者。相。遇。必。爲。之。先。拂。酒。壘。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

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興。發。命。朱。僮。調。法。部。絲。竹。合。  
奏。霓。裳。羽。衣。一。曲。往。往。乘。興。有。昇。適。野。舂。中。置。一。琴。  
一。枕。陶。謝。詩。數。卷。昇。等。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幸。  
情。便。去。抱。琴。飲。酒。興。盡。而。返。嘗。自。吟。云。抱。琴。榮。啟。樂。  
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  
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為。閒。日。月。吟。罷。自。晒。揭。  
寔。撥。醋。又。飲。兀。然。而。醉。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  
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由。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慕。  
席。天。地。時。息。百。年。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  
陳。酆。公。云。子。近。買。丹。載。書。作。無。名。釣。徒。每。當。草。屨。月。  
冷。鐵。笛。霜。清。覺。張。志。和。陸。大。隨。去。人。未。遠。  
蘇。舜。欽。滄。浪。亭。記。云。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  
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於。軒。戶。之。間。  
尤。與。風。月。為。宜。子。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  
其。歸。觴。而。浩。歌。蹠。而。仰。庸。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  
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  
吳。季。子。書。憲。云。華。風。所。露。輕。舟。飛。閃。山。雨。來。溪。雲。升。  
美人。分。香。高。士。訪。竹。鳥。幽。啼。花。冷。笑。林。頭。寒。雲。遶。鶴。

試。老。掃。落。葉。歌。坐。散。步。展。古。蹟。調。鸚。鵡。乘。其。興。之。所。  
適。無。致。神。情。大。枯。渴。開。之。云。讀。書。太。樂。則。漫。太。苦。則。  
疏。三。復。此。言。深。得。我。趣。  
龍。史。云。種。花。當。如。畫。苑。布。置。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  
置。瓶。忌。兩。對。忌。一。列。夫。花。之。意。態。正。以。參。差。不。倫。有。  
天。然。之。妙。如。子。瞻。之。文。隨。意。斷。續。青。蓮。之。詩。不。拘。對。  
偶。若。夫。枝。葉。相。當。紅。白。相。配。此。省。曹。墀。下。樹。墓。門。華。  
表。也。  
又。云。取。花。如。取。友。荷。香。何。粉。送。為。賓。客。終。不。敢。溫。及。  
此。并。就。使。乏。花。寧。以。竹。拍。代。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型。豈。可。使。市。井。庸。兒。混。入。賢。社。貽。皇。甫。氏。充。隱。之。嗤。  
林。昉。田。間。書。有。邀。友。遊。山。檄。云。人。有。殘。綠。敗。素。纔。一。  
山。一。水。愛。之。若。寶。至。于。目。與。真。景。會。畧。不。加。喜。毋。乃。  
貴。偽。而。賤。真。耶。求。樂。之。真。今。日。正。在。吾。輩。春。雪。既。霽。  
春。風。亦。和。或。坐。釣。于。鵝。邊。或。行。歌。于。犢。外。百。年。聯。息。  
歡。樂。幾。何。被。槩。杯。盤。隨。意。所。命。檄。書。馳。告。盍。勇。而。前。  
湯。若。林。與。項。某。箋。云。演。象。所。有。草。草。抵。屋。兩。間。而。無。  
車。馬。之。喧。僕。偷。閒。華。觀。其。中。消。琴。在。几。白。雲。滿。榻。率。

其素履獨行蕭然得疎食飲水樂也。兄試策騎相過。並坐松根論人論文論千古繫節唱嘆。脩公云垂楊小橋紙窓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卷客到則尋常茶具本色清言。本色最妙加以日暮乃歸不知馬蹄爲何物。

范蜀公居許下堂名長嘯前有茶蘼架高廣可容數十人。春花盛時讌客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嚼一大白或笑語諠譁之際微風一適滿座無遺時號蜚英實。

讀書樂起

卷四

三

張洞初粘壁自課云時花數本盛以竹筒置碧紗窓下香氣襲簾幙間扁其檻曰花舫于是掩關晏處其中非雅客勿接深居以四日爲度其一日則報謝賓客大約五出一門一月之內靜坐常有二十四日亦太古小年也。又嘗榜于座曰胸中無一事眼前多好人要在隨境隨緣清閒快活亦人生一小安樂法也。

白樂天園林畜五禽皆以客名之曰陽曰閑客鷺鷥曰雪客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龍客。

黃俞言曰花固當愛矣而愛之弗以其道猶弗愛也。重葦掩其日采漬水浸其靈根使清明之氣不得上達則若慈母之養嬌子少與棒多與食有不長其頑鈍泄其腸胃也者幾希此是爲養花者說法芬節錄之正以其善爲養子者說法天下物理人情本自一致必如此會通乃可與言遊觀乃可與言讀書不然游觀之於讀書何與哉坐便此耽駒隙則又游觀適情之說悞之也豈可不念。

讀書樂起

卷四

三

臺中贅錄云過名山如讀異書倦則數行健則下里言不論途程以洞心快目而止。浣花雜志曰凡種花木壓枝必在秋分移栽必在春分斃根則不拘時候。張約齋曰凡花木春分後和氣盡接不得夏至後陽氣盛種不得。汝南圃史曰大抵植物莫不以土爲母若能于土留心揀擇栽花之道思過半矣。

便民圖纂曰凡上半月移栽者多實望後者實少。齊民要術云正月十三爲竹酢日是日種竹最佳勿。

以脚踏只用槌打。次年使出笋。竹性喜向西南。忌火。日每年冬初。宜用田泥壅根。竹生米。此將枯敗之兆也。宜擇一大竿。截留二三尺。鑽通其節。以糞實之。則止。東坡綠筠軒詩云。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猶可親。人俗不堪醫。軒在我於潛石柱山之小岡上。其時邑令刁公爲東坡同年。東坡因寄遊題此云云。今學宮卽倚岡爲屏。蒼翠撩人。殊有秀色。

有友人告芥以種竹奇方。冬月擇竹之肥濃力厚者。讀書樂起。卷四。竹情。三。

斬其竿。近根留一尺。鑽通其節。灌疏糞二錢于內。仍以泥封口。掘起。倒種于土內。每種一竿。次年便得產。八竿若種三四竿。次年便得產三十餘竿。只一二年。

### 成林矣

白樂天稱竹有四德。本固性直。心空節貞。獨不著香。然杜詩云。雨洗涓涓淨。風吹細細香。李賀新筍詩云。斫取清光寫楚詞。膩香春粉黑離離。則竹原有香也。靜噴之自得。

松以深山石谷中。年老經霜雪多。壓枝蒼勁。古秀蒼。

爲佳。移時須鑿其石土連根栽之。方易活。不變形。法潛隱刻山。或問勝友爲誰。乃指松曰。此蒼顏叟也。鮮于伯機得怪松一株。移置齋前。呼爲支離叟。和有四種扁柏。檜柏。血柏。瓔珞柏。俱無花。有子春分下種。彼後移栽。列仙傳曰。赤松子好食柏實。齒落更生。東坡嘗拾柏子和蒼木煮實。龍眼殼同燒。名曰百和香。

椿有二種。香者曰椿。實而無莢。臭者名檇。疎而有莢。

張茂卿嘗于椿樹上接牡丹。飄雲表。

讀書樂起。卷四。竹情。三。

槐于初秋開花。故諺有槐花黃。舉子忙之說。王晉

公子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文

正公父子入相。東坡爲作三槐堂銘。

柳隨地扦插。卽活。然喜實上浮。卽凍死。漢宮有人

柳狀如人形。每日三眠三起。王維輞川別墅編植

楊柳水際。清淨綠。名曰柳浪。詩人多稱梅爲香

雪。不知柳絮亦稱香雪。唐有商七七者。善昇術。畫

人能歌曰。愁見陽春曲。令人離腸結。卽去未歸來。柳

自飛香雪。太白詩亦有風吹柳花滿店香之句。

農圃書云桃樹下以煮猪頭汁澆之則子不生。以  
多年竹燈檠掛樹上則虫自落。明皇御苑有千葉  
桃花折為貴妃簪之曰此花能助嬌官中各為助嬌  
花。石曼卿以泥裹桃核為彈拋擲峻嶺後花發滿  
山如繡。

種桃宜密種李宜稀少。實於元旦五更以少把閨而  
照之當年即生謂之嫁李。

梧桐一枝十二葉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有  
月閨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即知閨何月也。郭璞贊曰

讀書樂起

卷四

五

桐實嘉木鳳凰所棲爰伐琴瑟八音克諧詩義疏曰  
桐有數種赤桐青桐白桐其材宜琴瑟者白桐耳。取  
此者以末實而本虛本理疎而聲韻長。

杏樹少實將處子裙繫樹上便結子無數。銅陵有

杏山昔葛仙翁種杏于此山下有溪落英飛壠上名

花壠山外環里皆杏名杏花村。唐進士初會杏林

謂之探春宴以少後二人為探花使偏遊名苑。

李時珍曰凡杏桃諸花皆五出若六出必雙仁反常

有毒。

梅樹接梅便成黑梅妙品也此見農圃書中。梅有

五種綠萼照水玉蝶單瓣紅梅若欲移種須去其枝

稍大其根盤沃以溝泥無不活者。梅妃性喜梅所

居值梅數十株榜曰梅亭。壽陽公主卧含章殿梅

花落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宮人效之作梅花

粧。張功甫于堂前種梅三白木花時輝映夜如對

月因顏曰玉照堂。陳郡莊氏女好鼓琴弄梅花泚

聞者皆云有暗香。

桑樹接梨結子早而且佳。上已無風其年梨樹結

讀書樂起

卷四

六

實好古詩云上已有風梨有蠹中秋無月蛙無胎

洛陽梨花開時人多携酒樹下曰為梨花洗粧。夷

陵堂下紅梨盛開歐陽公造飲有絳雪樽前舞句因

顏曰絳雪堂浙俗釀酒趁梨花時號梨花春。

林檎俗呼為花紅。唐高宗時李謹得五色林檎以貢

帝悅賜謹為文林郎。果物類志云林檎樹生毛虫

里蠶峨于樹下或澆以魚腥水即止。奈與花紅相

似其枝可接海棠桃梅。

葡萄二月間取藤枝插肥地蔓長作架承之。結子時

剪去繁葉。佳受雨露。則子易肥大。

銀杏。舊稱白果。又稱靈眼。宋初始入貢。改呼銀杏。瑣

碎錄云。其木分雌雄二種。雄者三稜。雌者兩稜。須雌

雄同種。方結實。或雌樹臨水種。照影亦結。

橘樹。冬月以河泥壅其根。夏時澆以糞水。則葉茂而

實繁。別有種柑。名曰木奴。去核可寄餞。孫漢陽十

月。便以薪草縛紮橘上。俗公曰。此為木奴著裘。

東樹。候蠶入簇時。以杖擊其枝間。振去狂花。則結實

繁亦大。

讀書樂趣

卷四 怡情

七

柿。春分後。用桿柿接。接三次。則全無核。接桃枝。則成

金桃。聞見後錄云。柿有七絕。一壽。一多陰。三無鳥巢。

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香圓有大小二種。小者清香。襲人皮粗。而形大者乃

朱欒。非香圓也。

木瓜。秋社前後移栽。較春栽更盛。

枇杷。春三月。用本色接。不宜澆糞。以淋過淡灰壅之。

秋蒞。冬花春結子。夏成熟。其本陰密。枝葉婆娑。四時

不凋。謝瞻賦云。稟金秋之青條。抱東陽之和氣。稟寒

葩于結霜。成炎果乎纖露。漳州志云。春果已過。夏果

未來。此果適熟。故諺有枇杷黃。果子荒之說。

栗生山陰。今處處有之。以居苞之正中者作種。可不

接。而一如原本。若用苞邊之栗作種。須取好種接。栗

方肥大。春初種濕地。冬月以草裝之。或云。花落收之。

點火風雨不滅。

胡桃原名蓬桃。漢張騫植之秦中。漸及東土。

楊梅為吳中名品。或以西涼葡萄。閩廣荔枝相比。然

總不如也。柯正平詩曰。五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二

讀書樂趣

卷四 怡情

八

傾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此瀘陽荔枝深。則古人

已有舉而方之矣。或云。桑上可接楊梅。其味不酸。樹

若生癩。以甘草釘之。

櫻桃二月間種。陽中者。還種陽處。陰中者。還種陰處。

結實之時。宜張綯網遮之。以驚鳥雀。更貯草箱覆之。

以蔽風雨。王維詩云。纔是寢園春。薦後非千柳。苑鳥

啣殘。天寶初。寧王日侍。風流蘊藉。諸王弗如也。每

春時。紐紅絲為繩。密綴金錠。繫花梢。以驚鳥。後人護

櫻桃。做此謂之花鈴。

石榴。張騫出使西域。得塗林安石榴種。以歸。今隨處有之。三月初。將嫩枝。插肥土中。河水澆沃。自然生根。以石壓根上。則實繁而不落。潘岳賦云。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千房同膜。千子如一。禦飢療渴。解醒止醉。

荔枝。嶺南蜀中俱產。閩中爲第一。大樹下子可百斛。人未採。百虫不敢近。一經染指。鳥鳥蛄蝓俱來傷殘。熟時必趁日中。併手採之。一日色變。二日味變。二日色味俱變。

讀書樂起

卷四 怡情

五

龍眼。每枝二三十顆。作穗如葡萄。荔枝纔過。龍眼卽熟。故謂之荔枝奴。橄欖樹大數圍。其實深秋方熟。味藏澁中。芳馥勝于難舌香。將熟時以木釘釘之。或納鹽于皮內。其實自落。

檳榔。嶺南人日常取其實。噉之當果。以祛瘴癘。漢喻益期。茂云。子既非常木。亦特異葉。下花秀房。中子結房。外皮似桐而厚。似竹而槩。其內空。其外勁。其屈如伏虹。其伸如調直。亭亭于

百如一。鶴材玉露云。其功有四。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飢能使飽。飽能使饑。

菱。一名芰。武林記云。四角曰菱。兩角曰菱。其花白色。書開夜炕。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唐東嶼詩曰。交游萍苻。侶菰蒲。懷王藏珍似隱儒。葉底只因頭角露。此生不得老江湖。

芡。俗名雞頭。爾雅翼翼云。芡花向日。菱花背日。秋間熟時。收子包浸水中。二三月撒淺水內。待葉浮水面。移栽深水。以麻荳餅屑拌勻。河泥種之。梅聖俞詩云。

讀書樂起

卷四 怡情

三

瑞香。有紫白二種。紫者香勝。廬山有僧晝睡石上。聞花香。尋得之。故又名睡香。芒種時剪取嫩條。破開放大麥一粒。用亂髮纏之。插入土中。勿令見日。以燐猪湯澆之。或云左手折下。隨即扞插。勿換右手。無不活。

者又云。澆以小便可殺蚯蚓。大凡香花忌糞。瑞香尤甚。只用浣衣汁澆之。爲妙。但香氣繁烈。能損羣花。世謂之花賊。宜令獨處。張祠郭詩云。曾向廬山睡裏

開香風占勝世間春。竊花莫怕枝頭蝶。驚覺南窓半夢人。

荷花白者香而藕勝紅者。艷而蓮勝分種。枝頭宜向。南夏日酷烈。勿令水乾。冬天凍結。宜遮和草。昭帝元始元年。有低光荷一莖。四葉香徹十里。宮人每從游宴。必皆含嚼。或剪以為衣。蓋戲也。屈原楚詞。剪菱荷以為衣。原以自況。被服馨香之德。後人乃川于隱者。杜詩又有不妨遊子菱荷衣之句。皆非楚詞本旨。茉莉花。王十朋作沒利。名園記作抹厲。洪景廬作末。麗音同。而字初無定義。各有取名沒利者。言其不足。陰物幹不足代。新徒以花而已。各抹厲者。言芳香被于十步。水色結于曼華。厲惡之氣。從此漸消也。各未麗者。言花開枝末如玉。肌映于翠袖。為獨麗也。其初實生胡地。漸衍南越。遂名茉莉。蓋最後之名也。此花甚畏寒。見春風即枯。南風尤忌。種法。先除去盆底。糞糞。易以新泥。剪去枯枝老葉。其旁多插小竹。澆以水。雨水六月六日。以魚腥水澆之。霜降後至南窓下。如乾燥微濕其根。或于向陽屋內。掘一淺坑。將盆埋下。

讀書樂趣

卷四 植物

三

讀書樂趣

卷四 植物

三

以篋籠罩。口泥實其傍。勿使通風。或以棉花子覆銀半尺。仍罩篋籠。用紙封密。數日一開。略澆冷茶。澆雨方開戶。立夏方出戶。藏宜以漸而密。出亦以漸而微。有如乍寒。遽重裘。微腹便袒。未有不傷寒者也。菊稱黃花。以秋令屬金。故從金名。金有五色。專言黃。重土色也。時維季秋。有金土相生之義焉。其種植之法。冬初菊發時。折去枝葉。掘地作潭。埋根其內。以新泥澆糞。數次。菊本乃北。是日養胎。豫擇好土。收之室中。春初出。臚搜去虫。蟻羅得淨。細仲春。候晴和天氣。將地土。飭發用新土堆高。以防濕爛。分好種栽之。初栽時。須以竹籃蓋之。防麻雀啄食。夜則去籃。便受雨露。俟長半尺餘。摘去其頭。令生岐枝。繁者勿刪。多存以備虫傷。有出籃者。摘去其腦。至秋分方止。使其頂平。夏間扶以小竹。用線縛花木于竹竿。使其直立。不為風雨折倒。是日培植澆灌之法。春用河水。夏用毛水。秋後水糞和用。八月花蕾既結。全用大糞。澆之。法夏至前後有黑色菊虎。飛來嚼幹。宜于日午未三時守看。如被嚼傷。頭垂急摘去。庶免毒攻。又說菊



傷根。須以石灰水灌河水解之。瘡頭者曰菊蟻。以鮮  
蠶甲置傍引出。棄之瘡枝者曰黑蚰。以麻髮筋頭輕  
埽去之。賊葉者曰象幹虫。以鐵線磨鋒等穴殺之。疏  
理之法。種時宜稀。使其枝葉舒暢。夏間刪枝。每幹只  
留三四枝。八月刪蕊。每枝只留三四蕊。則開時力厚  
而肥大。遮護之法。種後最怕雨濕。上則爛葉。下復爛  
根。須以松毛鋪于土面。使雨時無泥水累葉。平日蓄  
燥土于屋內。每雨後即加燥土一層。不使淫雨爛根。  
且得長新根。而花幹益有力。花有粗葉者。愛肥濃。如

詩書集

卷四

三

七色鶴翎狀元紅。狀元紫。福州紫。瀝金香。倚闌嬌。羅  
傘紫袍。玉芙蓉。絞絲鎖口。佛頭二喬。金菊之類。須三  
四日一澆。愈肥愈盛。有細葉者。愛捷。嬌如飛金。剪其  
大小。攢花剪綳。銀薇牡丹。蘇桃繡毬。嫦娥獅蠻。撮頭  
之類。只可用淡糞水澆。稍以濃肥灌之。反致腐敗。至  
丁月下。蠟瓣葡萄。西施。此四種。切不可見糞。一澆即  
葉大頭癢。消乏無蕊矣。陶元亮重九採菊。適江州  
太守使白衣人送酒至。遂大醉。籬邊時號菊。潘岳  
食致仕歸。增前忽生佳菊。人以爲菊瑞。

海棠有色無香。然蜀中昌州海棠。獨有香。故昌州稱  
海棠香國。治前有香。霽開移種之法。二月間。將貼梗  
海棠。攀枝着地。以肥土壅之。自能生根。來冬截斷。  
半移植。以櫻桃接之。則成垂絲。以棠梨接之。則成西  
府。以木瓜頭接之。則成白色。欲其鮮盛。于冬至日。侵  
晨。以糟水或酒脚澆根。下復剪去花子。則來年花茂  
葉少。外有秋游棠。別是一種。性喜陰濕。宜種增砌。謂  
之海棠者。取其色相似耳。顧東橋詩云。陰葉翠瑤濕。  
薄英紅粉香。絕憐秋苑下。復爾見春光。陳石亭詩云。

詩書集

卷四

三

露葉秋姿。風回宮袂。涼無絲被。春色猶得。向秋陽。  
芙蓉一名綺帳。一名文官花。一名木蓮花。一名木芙  
蓉。移種之法。于冬初剪去嫩條。截作一尺。掘坑埋之。  
即以土掩。來春于池塘四圍。將木釘打穴。填糞令滿。  
然後插入。上露寸許。遮以爛草。方易活。白雲天有  
忠州木蓮。詩其序云。于遊臨邛。白鶴山寺。有兩木高  
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中夏發花。狀如芙蓉。芙蓉有并  
八九月開中夏。兩者地氣使然。王荊公亦有絕句云。水邊無數木芙  
蓉。露滴胭脂色未濃。正以美人初睡。著強掃清鏡照。

枝。附。

玉蘭以辛夷並植。秋後接之澆以糞水。花開最醜。辛夷即木筆也。王摩詰朝川有玉蘭開。辛夷開。陸龜蒙水蘭花詩云。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白香山題令狐家木蘭云。一樹女郎花。蓋古有女于名木蘭。

牡丹世稱花王。事物紀原云。唐武后。冬月遣詔遊後苑。百花俱開。而牡丹獨遲。遂貶于洛陽。故洛陽花爲天下冠。宜春分前秋分後盡去宿土。勿傷細根。隨坐。

讀書樂苑

卷四 附錄

三

壇內用土輕覆。即以河水灌之。次日土乾低凹。填滿復澆如初。和土白薇末能殺諸虫。每花一本用末一斤。或云牡丹中秋生日。移栽必旺。須直其根。屈之即死。此栽之法也。種則于六月收枝。開黑子。風吹一日。盛以濕土。八月以水試之。取沉者。畦種約三寸一枚。來年芽長至八月。可移植。性畏日灼。夏月須用葦箔遮之。此種之法也。分花須揀大枝多者。入九月間。全根掘出。就可分處。用手劈開。以小麥一握拌土。栽如前法。此分之法也。接花宜秋社前後。將本枝及分

枝。各斜削去半合爲一枝。用麻縛定。泥塗之以兩

瓦固。合內填細泥。待來春去瓦。隨以草席圍之。或燒

芍藥根。肥大者。削尖如馬耳。將牡丹枝劈開。如燕尾

種下。縛緊。以肥泥培之。即活。或云。立春遇子日。於茄

根上接牡丹花。不出一月。即爛煖。此接之法也。入九

月。旬日一澆。宜雨水。立冬後。五日一澆。宜糞水。十一

月後。接鬆根土。以宿糞澆一二次。餘宜河水。至冬末

地凍。春分花發。夏際天炎。但不可澆。一云。牡丹芍藥

俱可酒澆。此澆之法也。培養須八九月時。壅土二寸

讀書樂苑

卷四 附錄

三

三年以內。春夏風日。覆以帳幕。秋冬雪霜。障以棘枝。花未放。去其小蓋。謂之打剝。花纔落。剪其故枝。勿傷花牀。冬至日。以種乳粉和硫黃少許。覆根下。或撥開花根。以水中苔衣壅之。則來春花盛。此壅之法也。折枝。種瓶。先燒斷處。鎔蠟封之。可浸數日。不萎。或用蜜養。芍藥亦然。如已萎者。剪去下截。爛處。用竹架起于小缸中。浸其枝根。一夕復鮮。此養之法也。花所畏忌。如香膏油漆。則種葱蒜韭薤以辟之。土蠶木蠹。填白麝香黃以殺之。此醫之法也。一云。以白土放根下。諸

般顏色。悉是腰金。此幻之法也。語云。弄花一年。看花十日。可不惜哉。所以白樂天詩有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明皇賞牡丹。千沉香亭。曰。賞名花。對妃子。不用舊樂詞。因命持金箋。賜李白進壯丹樂府。

杜鵑一名。婢媚。以杜鵑啼時。開故名。性喜陰畏熱。用山泥。揀去粗石。羊尿浸水澆之。要置樹下陰處。則花葉並茂。

山茶冬春俱可移栽。二月接。以單葉接于葉。則花盛。

讀書樂趣

卷四 怡情

三

樹久不宜黃。張籍性耽花卉。開昔侯家有山茶一株。度不可得。乃以愛姬換之。時號花淫。小史愛妾。換花亦一韻事。

紫荊叢生。根旁生枝。分種性喜肥。畏水。或與棣萼並植。金紫相映。

繡毬花。開時初青。後白。別名雪圓。又一種花小。葉繁者。謂之席葉繡毬。又一種名八仙花。祇八莖。簇成一朶。別公秘箋云。蜀中有紫繡毬。

桂花凡三種。惟深黃者。花繁而香尤烈。俗呼毬子才。

樺有結子者。子如青蓮。然不發苗。法于初夏攀枝著地。以土壓之。逾年截斷。倉蓋移栽。灌以猪糞。壅以糞沙。如蛀損。用芝麻梗懸之。樹間能殺諸虫。汝南圖史云。木樨接石榴。其花必紅。卽丹桂也。古詩云。月宮移向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霄承雨露。丹心

一點爲君開。又云。秋入幽巖桂影圓。香深栗栗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又有四季月桂一種。韓魏公詩云。牡丹殊絕委春風。露菊蕭疎怨

晚。幾何似此花榮艷。足四時常放淺深紅。花謝時摘

讀書樂趣

卷四 怡情

三

去其蒂。亦如鳳仙花。發無已。葉被虫蝕。以魚腥水澆之。天聖丁卯中秋。月中落桂子。其繁如雨。其潤如珠。五色具備。

蠟梅木井梅類。因與梅同時而香。又相近。故名。院花雜志云。蠟梅一宜接。但宜過枝。以狗尾少本栽。大木旁攀其枝。用麻皮縛緊。候皮相粘。下截蠟梅土去。狗尾便成佳本。春分移栽。澆糞木。

薇花有四種。紫色之外。有紅者。有白者。田銀薇。紫藍色者。曰翠薇。搗其膚。枝葉搖動。故稱怕癢樹。以耐久。

俗呼百日紅。

薔薇立春時折當年枝條。插肥地即活。浣花雜志云。壓枝為上。并枝次之。潮泥易發。黃泥次之。如生土以。傾銀爐灰撒之。武帝與麗娟看花時。薔薇始開。態。若含笑。上曰。此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戲曰。笑可買。平因奉黃金為買笑錢。皮日休泛舟詩云。淺深還看。白薔薇。蓋指野薔薇。生水邊。香更濃郁。并茶煎服可。驅瘴鬼。

十姊妹花小。而一蒂十花。故名七采一蒂者。名七姊。

讀書樂經

卷四 植物

元

妹正月移我。八九月并插。孟敬詩云。紅羅閣結同心。小七葉參差弄春曉。盡是東風兒女魂。蛾眉一樣青。螺掃三姊妹。婢四妹。嬌綠恹恹度。可憐宵八姨。秦瓊。休相如。腸斷江東大小喬。木香花與酴醾同時。而氣更清逸。鍾舒雅嘗作春紗。枕滿野茶蘼。木香號曰花叢。酴醾一名雪梅。四月初開。花古詩云。開到酴醾花。事了。錦帶三月開。花形如銅鈴。內白。外粉紅。亦有深紅者。

姑蘇志云。長枝密花。如錦帶。王禹偁云。海棠為花中。仙。此花品在海棠之上。宜名海仙。詩云。何年移植在。山家。一簇柔條綴彩霞。錦帶為名。與且俗。為君呼作。海仙。花花極嬌媚。惜乎不香。古詩云。春憎窈窕教無。子。天為妖嬈不與香。

芭蕉種法。將近霜降。即用稻草覆之。來春芽發時。分。取小根。用油簪腳橫刺二眼。終不長大。可作盆玩。舊蒲九節。仙家所珍。其性見石則細。見土則粗。夏初。竹剪修淨。細沙密種。深水蓄之。不令見日。秋初再剪。

讀書樂經

卷四 植物

早

勿染塵垢。及犯油膩。霜降收藏。以缸蓋之。春末始開。初避風。霜年久不分。漸成細密矣。若石上蒲。尤宜洗。根澆以雨水。勿見風烟。夜宜就露。日出即收。如患葉。黃。墜以鼠糞。或蝙蝠糞。用水洗之。若欲其直。以綿裹。助頭。每朝持之。或云。四月十四。菖蒲生日。宜修剪根。葉覆以疎簾。微透日暖。則青翠易生。九堪清目。古訣。云。春遲出。春分夏不惜。二次秋水深。冬藏密。避。霜。又云。深水不換水。見天不見日。宜剪不宜分。浸根。不浸葉。良法具備矣。

蘭花有數種。一曰建蘭。翠勁可愛。若葉生斑點。用魚  
 腥水澆之。二曰杭蘭。種黃土。用羊鹿糞澆之。三曰典  
 蘭。又名九節蘭。花有餘香。不足。蔥蘭亦然。四曰風蘭。  
 不用沙土。取竹藍貯之。懸于有露處。或盛以磁器。用  
 頭髮觀之。五曰簪蘭。其葉如簪。似蘭無香。亦曰真珠  
 蘭。其花色紫。蓓蕾如珠。又名魚子蘭。宜濕喜陰。二月  
 取出。而日一澆。別有一種。名賽蘭。佛名伊蘭。樹如茶  
 莉花。如金粟。好事者易名金粟蘭。然非蘭種。亦猶瓊  
 梅之於梅花也。培蘭有四戒。春不出。夏不日。避  
 日銷。秋不乾。宜常。冬不濕。宜藏地中。不種法。梅雨後  
 取山土。入火煨過。搗碎。俟九月終。挑起舊本。刪去老  
 根。分種盆內。移泥壅之。長滿復分。三歲為度。蘭性畏  
 寒。暑尤忌塵埃。葉上有塵。當即洗去。又忌春雪。著點  
 即枯。須以竹籃罩盆。計日轉。驅風雪。既却。日色復勻。  
 宜至花發。周圍如一。澆用雨水。河水。或皮屑魚腥水。  
 須四畔勻。澆葉黃。但以清茶澆之。斷不可用。若井  
 水也。山谷云。培以沙土。則茂。沃以茗汁。則芳。或云。盆  
 須水。盆可隔。蟻分。宜。毀盆。不傷花根。又云。隄防濕。

處多生。發根下。猶嫌著糞。澆  
 菊。糞花相治法。八九月間。悉出其根。滌以甘泉。用  
 竹刀割開。割去老腐。先將猪糞和泥。分種向陽處。然  
 分不微。數則花小。不欲深。深則花衰。種後培以  
 雞糞。澆以黃酒。則花能改色。花既謝。亟剪其子。屈盤  
 幹條。使不離散。則脈氣皆歸于根。明年花繁而危。閏  
 水仙有凌波之名。單瓣者佳。五月初旬起根。不在外  
 小便浸之。逾月取出。懸近竈烟處。至八九月間。純用  
 猪糞拌土。植之。不在家。灌國史云。和土。驅暖半月。方  
 種。覆以肥土。降後。遮護霜雪。仍留向南小戶。天暖  
 即開。辟之。山谷詩云。何時侍上紫宸殿。乞與官梅定  
 等差。其見重如此。凡花忌水。鹹。惟梅花水仙。插瓶用  
 鹽無妨。謝公夢天女界。以水仙一束。明日生道。蘊  
 聰慧絕人。  
 香粟者。麗春別種也。宜中秋夜。或重九日。裸形種之。  
 兩手交換。撒子復以竹帚掃勻。則花重臺而千葉。須  
 先糞地。肥鬆後。以墨汁淨撒。以泥蓋之。可免蟻食。苗  
 出後。始澆清糞。長則以竹篠扶之。若土瘦種遲。變為

單葉矣。單葉者子必滿。取供清味。蘇子由君類非。  
家貧不能買肉。每夏秋之交。蘇芥未成。盤中索然。或  
教種嬰粟。決明以補其匱。作詩云。罍小如嬰。粟細如  
粟。與麥偕種。與麥偕熟。苗堪春菜。實比秋菽。研作洗  
乳。烹為佛粥。老人氣衰。飲食無錢。食肉不消。食菜少  
味。柳梳石鉢。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調養肺胃。  
麗春一名虞美人。似嬰粟而莖有毛。叢生一本數十  
花。此花不可移。移則成單葉。

讀書樂趣 卷四 怡情

四

剪秋紗一名漢宮秋。八九月開花。深紅色。亦如刀剪  
之狀。喜陰忌糞。肥上種。清水澆。  
鳳仙一名金鳳花。形宛如飛鳳。故名。宋李后小名  
鳳娘。六宮避諱。呼為好女兒花。李王英揚鳳仙染  
指甲。于月下調絃。人比之落花流水。  
葵花有三種。蜀葵似木槿。而大。八月下種。十月移栽。  
明年四月開花。若插瓶中。以紙塞口。則不憔悴。秋葵  
與蜀葵別種。葉如龍爪。花蜜色。朝開午收。暮結子。如

芥子。難產。儲生之聖藥。一種向日。癸花大如碗。其心  
必向日而移。故名。  
百合根小者如蒜。大者如碗。數十片相裹。如白蓮花。  
故名百合。言百片合成也。有一種白者。極香。花重常  
傾倒。名天香。中有檀心。百合之最上乘也。一種名勝  
香。其花蕤與天香相似。但短而繁。又一種如萱花。紅  
斑而小者。名曰虎皮百合。不香。法于二月取根大者  
畦種。如種蒜法。壅以鷄糞。或云。移在開花時。則來年  
復有花。一種山丹。名渥丹。深紅色。亦百合之類。

讀書樂趣 卷四 怡情

四

金錢一名子午花。午開子落。吳人呼為夜落金錢花。  
深紅色。亦有玉色者。名銀錢。白氏集云。能買三村景。  
難供九府輪。梁豫州掾屬。以雙陸賭金錢。盡以金  
錢花補之。魚弘謂得花勝得錢。鄭榮作金錢花詩。  
未就夢一紅粧女子。擲錢與之。曰為君潤筆。  
雞冠清明撒子。撒高則高。撒低則低。盛弱撒之。則如  
團扇。散髮撒之。則成環珞。  
雁來紅俗名老少年。春分下種。出後長寸許。移栽。其  
葉初生。即紅。至秋而榮艷。又一種葉綠。秋深紅黃相

間名雁來黃。十樣錦。周子羽題雁來紅詩云。翔雁南來塞草秋。未霜紅葉已先愁。綠珠安罷歸金谷。七尺珊瑚夜不收。說者以爲絕唱。

白芍一名玉簪花。未開時其形如簪。潔白如玉。清香襲人。含蕊之際。納粉少許。女子清晨傅面。最妍。又一種名紫萼。先一月開。花不香。

映蝶花。卽射干。其花六出。色黃。上有紅點。中抽一心。心外黃。綴三莖。繞之。葉類莖而扁。以花似蝴蝶。故名。

種法。八月下子。二月後栽高阜處。唐荆川詩云。蜀地

藏書總題 卷四 諸譜

種栽就。漆園葵始通。何言金翅色。翻在碧林中。水薺遺。影爭矜。點綴工。採春蜂。赴似。啄蔬鳥。啣虫。易濕。綠多粉。難飛。詎少風。美人笑。來撲。誤使損芳叢。

決明。夏初下種。苗高四五尺。六七月開黃白花。秋深結角。初出苗及嫩莢。嫩莢皆可食。俗名望江南。蘇子由云。開居九年。祿不代耕。肉食不足。蒸藿羹。多求異蔬。以備晨烹。秋種罌粟。春種決明。決明明日功。見本草。食其花葉。亦去煩惱。既能益人。矧可以飽三嗅。不食。美杜陵也。

菲雪錄云。人家園圃中。四旁宜中。

決明。蛇不敢入。

紅蕉。種自閩粵中來。一名蘭蕉。俗名美人蕉。花若蘭而色若榴。二月下子。冬初放。向陽屋內掘坑埋之。如乾燥。潤以冷茶。來春取出。然種子不如分根。當年卽花。

石竹。洛陽二種。相類。開亦同時。干辨者名石竹。單葉者名洛陽。八月下子。上肥根潤。則變色極多。

史君子夏間開花。柔條艷質。綽約如海棠。須扶以小竹。

紫茉莉。一名狀元紅。春間下子。花紫葉繁。早開午收。三日後結子。近有五色茉莉。亦此種之變色。

曼倩君一名諸葛菜。秋間撒子。性喜霜。花之狀似菜花。而色紫。相傳孔明行軍。令士卒隨地栽之。人馬俱食。

萬壽菊。春間下子。宜土肥。別有番菊。又名波斯菊。氣味甚惡。身烈日。

木紅花。卽蓼花。莖長而挺。花開莖葉而細。枝枝垂色。彩紅可觀。近水尤宜。

藏書總題 卷四 諸譜

素馨一名六月雪。喜殘茶春間分種。或黃梅時并宋  
劉氏妾名素馨。性愛千葉茉莉。既死。塚生此花。因爲  
名。

合歡一名夜合。植之庭除。令人不忿。穉中散云合歡  
銅盆草忌憂。

山礬出杭州西山。凌冬不凋。正月開自花。細而繁。香

甚烈。黃山谷水仙賦云山礬似弟梅似兄。

西河柳一名觀音柳。一名垂絲柳。又謂之檉柳。小幹

弱枝。插地即生。倚節可愛。

讀書集

卷四

七

金絲桃高三三尺。五月初開。花六出。中有長筒。辦

大於桃。狀如桃花。春分分種。又一種似梅者。名金梅。

其花差小。比金桃更可愛。

夾竹桃夏間開紅花。一朵數十萼。至秋深猶有之。謂

之夾竹桃者。以其花似桃。葉似竹也。性惡寒。畏寒。宜

向陽肥土栽之。交冬初置室中。否則凍死。

玉淵珠書云。竹惟初出者。盡成竹。次出者。多爲虫所

傷。十不得五六。故老杜詩。有爪須辰日種。竹要上番

戠之句。通蒙詩。嚴竹當封。瀝候。

宋程棡三柳軒雜識云。花名十客。世以爲雅戲。姚氏  
殘語演爲三十客。其中有未當者。暇日因易共一二。

且復得二十客并著之。牡丹爲特客。梅爲清客。

蘭爲幽客。桃爲天客。杏爲艷客。蓮爲淨客。

桂爲嚴客。海棠爲客。躑躅爲山客。梨爲淡客。

瑞香爲客。木芙蓉爲客。菊爲壽客。藤爲才

客。蟬梅爲客。改久。素香韻客。瓊花仙客。改尊丁

香情客。葵爲忠客。木樨時客。改庄。玫瑰穀客。

日桂庭客。含笑伎客。石榴村客。改黃。數子田客。

讀書集

卷四

四

曼陀羅客。孤燈窗客。棠梨鬼客。林棠俗

客。太平書客。以上皆姚氏所定。此下新添二

十客。芳華嬌客。鳳仙淚客。紫微高調客。水

仙雅客。杜鵑仙客。萱花歡客。橘花仙客。槐

子輝客。來禽韻客。山礬幽客。標花脫客。葛

蒲隱客。枇杷粗客。玉繡毵巾客。茉莉神客。

菱花水客。李花俗客。改迎春僭客。月丹豪客。



讀書樂趣卷之五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薇占

炳日且華

校

論文

文由古而垂今也。古人既已作之，古人既已論之矣。今人有作，必不能勝乎古人。今人有論，亦必不能勝乎古人。然而古人之文固在也，古人之言固在也。吾不能必吾之所作果能勝乎古人，吾之所論果能勝乎古人，而能即古人之文，古人之言以

讀書樂趣

卷五 論文

出而論今時之文之所作，已有所見，亦得泰而証焉。則文之規矩文之變化，一一從此出矣。因集論文二卷，窺其秘者，乃可以躋古人之堂，與乃可以厭今人之尋，求伍涵芬漫題。

談數云：十室之邑，必有數家居貨財，而無數人能文。學何天工，書此之施哉？誠以文章學問，乃乾坤之清氣也。世人類曰：德行本也，又藝末也。不知文章學問，是智德上事，亦德也行處，是仁德上事，亦德也。又云：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元

以樂府宋朝文不如漢字，不如晉詩，不如唐獨理學之明。上接三代，芬謂文以發明理學為主，詞華其次也。宋儒文章，目足抗前振後。

劉舍人騷論作文云：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勢，談笑以藥倦，此用暇持滿之說也。可謂善養文機者矣。

李君實云：立言必貴坦明，即有奇險，亦遇境而生，非強鑿所就。自然行遠，楊雄法言太玄，至今在傳，不傳

讀書樂趣

卷五 論文

間以其艱深晦澁，縱有奇，非人情通好故也。蘇子容云：司馬遷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少為多，以多為少，惟唐宜公得其體。

譚友夏淵編序云：吾輩勤心，如修漏舟壞屋，必有其處，舍評選無可置力，亦無可與古人遊者。且非獨吾輩也，尼父詩書二經，皆從刪刪者選之，始也。梁宋而下，有專功焉，然困于其裁局，于其代使後人望而知為梁宋以下之書，如見其所自著之書焉。故知選書者，非後人選古人書，而後人自著書之道也。

朱子曰學不貴博貴于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于當而已當則文

又曰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那平易處極難卽如作文新巧者易平淡者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可造于平淡

又曰天下無不可說的道理只有一箇熟處說便得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時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

莊子內篇德克符云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東坡赤壁賦云蓋將自其變者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萬物與我皆無盡也蓋用莊子語意

楊徽之作文必以天地浩露滌筆于冰酥雪梳中宋潛溪云濂雖不能造文性樂之甚當操觚沉思持

閨屏凝坐不欲聞步履聲雖獮犬不使之近卽近輒拊几大呼人咸以爲狂傳以爲笑倘意不能就擊磬

遠室中行或小荇頭簡髮如捕蝨狀或摩搔庠腹使氣隆隆然降升乃已若一入城市衆人環居大鳴卜

讀書樂趣 卷五 論文

三

幾數人意興寧失萬金之產不不怨荷廢此樂不如

無生此先生讀書小龍門時薛郡守聘作經師語也環碧齋小言云文章不在字句爭奇要之成章朴者如匹練華者如匹錦後世文心不具傳覽精擷奇字

情句無不有之便釘成文爛然炫人下無自家一段炯炯不可磨滅之見如百衲錦襖披之小見迴環自害而以爲大人服且醜而褻之

又云文生平情情至而文亦至焉情盡而文亦盡焉詩以味情也而求于律其情常不調適書以達情也讀書樂趣 卷五 論文

四

而求于四六其情常不流洽故詩以律下亦以律表書以四六工亦以四六表工不如拙整不如散惟情見乎詞可使千載之下讀之悲酸如具其人如見其心何必藻績以爲事

張伯起譚輅云凡作史當舉時之所至者爲貴如論晉人不患不曠達而患不愼勳故所載但當以運策爲難

李若實曰不獨詩有趣文亦有趣老莊有理趣爲底義真至西晉而絕左史有意趣爲春秋翼至前漢而

絕屈馬有情趣為風雅翼至六朝而絕  
韓昌黎論為文便也要讀青涵深多後自然好

明太祖嘗謂侍臣曰六經之文簡與史漢之文太繁  
至于唐宋愈加繁矣所以後人不如古人也予于文  
不喜其繁惟愛簡直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行文旨趣陸士衡文賦可謂曲盡其大旨重在意居  
筆先非俟滿毫時飾節湊取也故云其始也皆收視  
反聽耽思傍訊精驚人極心游萬仞此誠握其要哉

而形容局陣之變化妙在中段有云其為物也多姿  
其為態也屢遷又執持不得其會意也尚巧其造  
言也貴如言用意貴深巧其會意也尚巧其造

相宣言聲韻自開續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之難便  
言行雖無定苟達變以識次猶開流而納泉之申要  
有次如失機而後會匠操末以續願言結末不卒者

會通得此段意其于文之勞道思過半矣  
方正學序蘇太史文有云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

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為之哉  
其心然會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樂天下之智巧

莫能加焉使有意而為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  
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于文者可及

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為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其為  
文也不自知其出于心而應于手况自知其神乎二  
子且不自知况可得而效之乎此段議論最為扼要

夫文之至者以其得于至性靈通所以可博今之為  
交字者必曰學某家文句比字櫛以彷彿其衣貌不  
惟自己真精神不出即彼之真精神亦何以得哉

鍾伯敬云文之天趣無在而無之者也譬之人趣其  
所以生也趣不則死人之能知覺運動以生者趣所  
為也

孟東野云文章者賢人之心氣也心氣樂則文章正  
心氣非則文章不正當正而不正者心氣之傷也  
云正不正徵矣又下一篇

字此豈志是文人之言  
蘇長公謂一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

力曲折無不盡意世間樂事無踰此者又自謂孟韓  
之溫醇遜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  
意夫文至此率不足樂哉

歐陽永叔謂作文有三多。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作文須要常改。歐公爲文既成。則書而粘之壁間。出入觀省。數自竄易。至有不留原本一字者。其精審如此。宋子京云。子每見舊時所爲之文。必欲燒棄。堯臣言曰。公之文日進矣。

朱子曰。看文字。當如大纛高。編順風張帆。一日千里。始得。芬謂不但看文字如是。作文字亦正當如是。蘇長公與黃魯直書云。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盜爲奇怪。蓋出于不得已耳。

讀書樂趣

卷五 論文

七

馬存贈益邦式序云。子長生平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值最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習氣。然後此而爲書。今于其書觀之。則其生平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沂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走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波。彭蠡之渚。涵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疑之芊綿。巫山之嗟噫。陽臺朝雲。蒼梧暮烟。態度無定。靡蔓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沅度湘弔。大夫之

魂悼如于之恨。竹上猶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

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鳴。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于兵萬馬。大弓長戟。俱遊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慄。世家龍門。念神禹之魏功。西使巴蜀。

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嶄絕峻拔。而不可攀。請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峄。彷彿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此夫天地之間萬物

讀書樂趣

卷五 論文

八

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于長盡取而爲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欲學子長之爲文。先學其游可也。芬謂學游之說。固然。亦視其人能自採奇取益耳。人果意見不凡。卽鄉園之近。隨耳目之所及。何處無山情水態。足以發吾之浩漫。資吾之淵深。薰吾以蔚紆。動吾以感激。助吾以雄健。鍊吾以峭削。範吾以典重。溫雅正大端莊。不然。足跡遍天下者。今不少矣。何千古而上。曾有一子長千古而下。竟無二子長。倦者自倦。凡者自凡。其

何謂也哉

朱滄起名文應序云。取古文中之遠韻與深情者錄之。成賦。寂寥中以當友朋。憊倦時以當枕藉。憂憤牢騷處以當簫簫絲竹。且自笑王夷甫手中玉塵尾助談鋒。不及此多矣。古有古韻。古情。奇有奇韻。奇情。今有今韻。冷情。逸有逸韻。逸情。如此乃可名爲瓊函。爲柴笈。爲金版。玉策之記。

予鹿門論文有曰。僕少喜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櫛之。一字一句不中其景。

讀書樂趣

卷五

論文

乘之度。卽慘惻悲懷。唐以後若薄不足爲者。獨怪荆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僕聞而疑之。迺至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卧且吟而發。且噓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固悟曩之所謂司馬子長者。非也。試卽其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卽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卽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卽欲遺世。讀李廣傳。卽欲立鬪。讀石建傳。卽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卽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其心故也。而

固非句字之區區激射者。此段議論。以各得其物之情。而肆其心。爲行文主意。蓋謂文情不由他人而生。亦非可模擬他人而爲也。前古後今。才人不乏。讀此可以興矣。

倪允昌醒言云。子建詩成七步。穆之書荅百函。斂而工也。相如百日著賦。大冲十稔構思。遲而工也。假令燕詞填于胸臆。累句擁于毫端。卽使刻燭而叩銅。祇堪覆瓿而行火。

王若虛學于周昂。昂教之曰。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內。讀書樂趣

卷五

十

論文

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辭語之工。豈文之正哉。教清江曰。彭文田嘗謂君子提筆撰文。凡是非毀譽之間。不宜草草。恐不其然。終當噬臍。退而思之。如蘭。嚴海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紫石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伏堅記。要

西涯梅作立明官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以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

王守溪云爲文必師古要使人讀之不知所師乃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歐學韓今讀歐文不覺其爲韓也若拘拘模倣如邯鄲之學步里人之倣擲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此最爲文之真訣

唐荆川荅茅鹿門書云文章家繩墨布置自有專門師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

讀書樂趣

卷五 論文

十一

立物表具古今隻眼者不足以與此其人心地迥然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雖或疎漏然絕無烟火習氣便是宇宙間第一樣絕好文字卽以詩爲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文句但信手寫出便是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文句用心最苦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稠縛齷齪何則其本色卑也陳氏曰六藝之後作者有四人焉皆前未有此後可爲法者在氏莊子屈原子長也清河湯鼎臣斷曰

予按莊子之文。梁。空。鑿。奇。如。米。元。章。山。水。不。見。巖。谷。花。鳥。宮。室。而。就。墨。視。聚。者。皆。可。想。見。屈。子。離。騷。則。如。

稱。正。平。絕。鼓。和。骨。橫。挺。皆。合。節。奏。子。長。史。記。如。孫。登。憑。高。散。髮。長。嘯。蘇。門。林。谷。皆。響。又。如。韓。退。之。登。太。行。山。垂。決。家。人。一。上。不。可。遽。下。雖。木。末。五。異。要。皆。特。起。之。士。也。若。左。氏。原。本。仲。尼。據。經。作。傳。表。章。之。功。爲。多。謂。克。家。肖。子。可。也。疇。之。前。未。有。比。之。列。則。不。可。

沈。作。詰。寓。簡。云。爲。文。當。存。氣。質。氣。質。渾。圓。意。到。辭。達。便。是。天。下。之。至。文。若。華。靡。淫。艷。氣。質。凋。喪。雖。工。不。足。

讀書樂趣

卷五 論文

十二

尙。矣。此。全。在。心。識。通。明。心。識。不。明。雖。博。覽。多。好。無。益。也。古。人。謂。文。滅。質。博。溺。心。者。豈。特。爲。儒。之。病。哉。亦。爲。文。之。病。也。宋。陳。善。捫。虱。新。語。云。桓。溫。見。八。陣。圖。云。此。常。山。蛇。勢。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予。謂。此。非。特。兵。法。亦。文。章。法。也。文。章。須。要。宛。轉。回。復。首。尾。俱。應。乃。爲。盡。善。山。谷。論。詩。文。亦。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此。亦。常。山。蛇。勢。也。又。云。文。章。貴。錯。綜。楚。辭。以。日。吉。對。良。辰。以。蕙。敬。燕。對。

莫桂酒沈存中曰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爲矯健耳予謂此法本自春秋春秋書隕石于宋五是日大鷁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爲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既曰隕石于宋五又曰退飛鷁于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以爲健也楚辭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今秋鷁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辭從耳

又云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于

讀書樂趣

卷五

論文

立意使事多難于造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語能造辭者未必能免俗此其最難者大抵爲文者多而知難者少

又云文章難工而觀人文章亦自難識知梵志翻著被法則可以行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

又云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國朝無文章惟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而已參謂此論似過苛然其

不輕以文章許人正是磨礪天下文人處

又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歐陽公書錦堂第一句也其後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被題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語句之工不減前作議者謂歐公語工于敘富貴東坡語工于說道義蓋此二句皆卽其人而記其事已道盡二人平生事實如此自非筆端有力那能至是

又云唐文章三變宋朝文章亦三變荆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戶然其未

讀書樂趣

卷五

論文

流皆不免有弊亦事勢有激而然也至今學文之家逐影吠聲未有公論實不見古人用心處每爲之太息

又云韓文杜詩號不蹈襲然無一字無來處乃知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能者時復暗合孫吳耳大抵文字中自立語最難用古人語又難于不露筋骨此除是倒用大司農印手段始得

又云以文體爲詩自韓退之始以文體爲詞六自歐陽公始

宋吳氏林下偶譚云。四時異景。萬卉殊態。乃見化玉之妙。肥瘠各稱。妍淡曲盡。乃見畫工之妙。木心爲諸人墓誌。廊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粹醇辭華者。秀英馳騁者。奇崛隱逸者。幽深抑鬱者。悲愴隨其資質。與之形貌。可以見文章之妙。

又云。歐公凡遇後進投卷。可采者。悉錄之。爲一册。名曰文林公。爲一世文宗。于後進片言隻字。乃珍重如此。人。可以鑒矣。

又云。和平之言。難工。感慨之詞。易好。近世文人。能兼之者。惟歐公。如吉州學記之類。和平而工者也。如豐樂亭記之類。感慨而好者也。然豐樂亭記。意雖感慨。辭猶和平。至于蘇子美集序之類。則純于感慨矣。

又云。文字之雅淡。不浮。溫融不殊。優游不迫者。李習之。歐陽永叔。王介甫。王深甫。李太白。張文潛。雖其淺深不同。而大畧相近。居其最則歐公也。

又云。劉原父文。醇雅。有西漢風。與歐公同時。爲歐公名盛所掩。劉嘗數百年後。當有知我者。至東萊編文。鑑多取原父文。幾與歐公并。王。亦亟稱之。

于是方認定

有問作文之法于東坡。坡曰。譬如城市。間種種物。有之。欲致而爲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爲我。用作文。先有意。則經史皆爲我用。大抵論文。以意爲王。今視坡集。誠然。

宋王氏談錄云。公訓諸子曰。壯年爲文。當以氣爲上。悲哀憔悴之詞。曷不得法。

呂氏童蒙訓云。杜氏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頗改。工夫自出。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加篤定。有終篇不留。

原稿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芬謂此數公固

稱文中之豪也。猶不敢草率自恃。如此。則其下此者。當何如歟。

歐陽公云。文字既馳。騁亦要簡重。芬謂此真公平生得力語也。每讀公文。正在馳騁之中。不失簡重之意。而又冲和恬澹。旨遠辭文。此所以較蘇氏爲更上一層也。

王荆公嘗謂歐公之文。如決積水于于。挾之。其勢驟孰能禦之。



李端叔評東坡文云長江巨浸千里一道涓涓淅淅  
到海無盡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準  
一時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化

唐李德裕窮愁志云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  
清濁有辨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  
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  
以勢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  
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竒眇聽之者悅耳如川流迅激  
必不迴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謂文章如千  
讀書樂趣

卷五 論文

十七

兵馬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余嘗為文箴  
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杆轉得  
之淡而含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  
器者為之錯以金翠善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為文  
之大旨也

宋人讀書偶見云文章家貴千風行水上繁星麗天  
此一說也回旋曲折開闢縱橫千變萬化但要自然  
與天地萬物相似本經上文章法度極多今姑以詩  
三百篇一兩詞言之便見此天地萬物相似處秦離

之詩其一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其二曰彼黍離離  
彼稷之穗其三曰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苗而穗自  
穗而實讀此詩者黍之生毓成熟可見矣庭燎之詩  
其一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其二曰夜如何其夜未艾  
其三曰夜如何其夜鄉晨讀此詩者一夜之漏刻疾  
徐可問矣由淺而深作文最妙若夫感動之情箴規  
之意與文章法度節奏一步通一步多少涵蓄讀之  
令人神爽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  
意不盡尤為極致

宋人西軒客談云作詩作文記事雖多只恐不化如  
人之善飲食者有藪脯醢酒茗果物雖昇食盡須得  
其化則清者為脂膏人只見肥美而已若是不化少  
間吐出物物俱在為文亦然化則說出來都融作自  
家底不然記得雖多說出來未免是替別人說話也  
故昌黎讀盡古今書殊無一言一句彷彿于人此所  
以古今善文一人而已

此有舊聞曰古語云大臣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

斧鑿痕迹也。黃魯直于相國寺得朱子京唐史藁一冊歸而熟觀。自是文章大進。此無他。見其篇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兼其用意故也。

策坡嘗語于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襍之。然而氣韻雄拔。疎秀以當推文潛二人皆熟與予遊。同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通至少游所惠詩書累幅。近居瘴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

讀書樂起

卷五 論文

九

劉蛻文家銘序云。飲食不忘于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感。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咳。不敢垂。不敢跛。倚嗜欲。躁競忘之于心。其祗祗良敬如臨上帝。故有榮如星。光如日。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焚燥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逶迤迤邐。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爲文。不得十如意。少如意。豈非天助乎。芬謂以得意之文。歸之天助。實是至論。世人一切事。皆推原于天。獨不思文者天之靈氣。人之靈心。賞其

勤心苦志而忽有物焉。以通之。不有犬助。豈能爾乎。嘗見有平日極靈敏人。及舉筆忽而昏阻。亦有平日極鈍滯人。一旦忽靈悟。此中殊非意想可及。無他。要之積誠感通故耳。襟念營營。欲靈氣自生。胡可得也。韓昌黎荅李翊書云。古之立言者。無望其速成。無誣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然悉文之原本。某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不許人希倖。

讀書樂起

卷五 論文

十

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愛乎其難哉。其觀于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此是一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自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此又進一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繇也。迫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繇也。然後肆焉。此是第三躍然而

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  
述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應前段學氣水也  
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  
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推出養氣為主  
氣非可襲取也遙從一段雖如是其敢自謂幾于成  
乎終不敢自恃為成此篇韓公自述一生甘苦備舉  
無遺次第原流井井可見文到成家豈易云爾哉學  
者熟味此自然知舉筆之不易亦自然舉筆漸易  
蘇老泉上田樞密書云某用力于賢人聖人之術亦

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于今  
而傳于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于心  
也若或啟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故其心  
得以自負或者天其有以與我也此段文意典劉蛻  
文家銘序暗合

又上歐陽內翰書云某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又不  
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典已同刻者皆不勝已  
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  
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

則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囊時所  
為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  
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  
而惶然博觀于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  
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又未  
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  
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  
然猶未敢以為是也此段敘述典韓昌黎畧同

鶴林玉露云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

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為文惟意所到俊辨痛快  
無復滯礙論刑賞曰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  
三堯曰宥之三天下良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  
之寬論武王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必以  
判書牧野必以弑書湯武仁人也必為法受惡論范  
增曰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  
非增意也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不用其言  
弑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凡此皆以無為有者  
也論厲法禁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所以用刑

者。辭之術也。論太宗征遼曰。天下既定。又歲出師外。夷。蒸。晚。而。不。倦。暴。露。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所。以。爭。先。處。強。也。論。從。衆。曰。宋。襄。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凡。此。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虛。架。行。危。縱。橫。倏。忽。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升。錦。云。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隱。遁。則。神。機。震。聳。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

然。其。紫。陽。朱。子。之。文。乎。或。謂。文。與。道。爲。二。學。道。不。屑。文。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撮。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使。記。誦。者。嗤。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未。有。能。救。之。者。也。

鶴。林。玉。露。云。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爲。文。地。以。山。川。草。木。爲。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刺。繡。雖。精。妙。絢。爛。纔。可。人。目。初。

無。補。于。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宋。孝。宗。與。崔。敦。敦。詩。論。文。章。閱。世。運。曰。觀。建。炎。詔。文。義。理。明。而。氣。勢。雄。便。知。必。能。中。興。六。朝。之。文。破。碎。遂。有。分。裂。之。象。五。代。之。文。粗。悍。遂。有。草。茅。喇。起。之。象。有。識。者。可。以。觀。矣。

玉。海。云。西。山。先。生。問。傳。公。景。仁。作。文。之。法。公。曰。長。祚。善。舞。多。財。善。賈。但。取。古。人。書。熟。而。精。微。之。則。蔚。乎。其。春。容。蒸。乎。其。蘭。馥。矣。

魏。文。帝。典。論。曰。夫。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于。班。

讀。書。樂。趣。

卷。五。論。文。

論。

固。伯。仲。之。間。兩。而。固。小。之。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解。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後。

鴻。乙。通。云。刻。畫。古。人。是。後。人。第。一。病。武。陵。桃。花。堆。碎。漁。郎。問。津。一。次。再。跡。之。便。成。村。巷。矣。祖。家。公。案。亦。無。不。獨。詩。文。也。

源雪亭雜言云。近見一種文字。險誕其語。以為奇僻。怪其字。以為古。隱晦其意。以為深。突兀其體。以為高。其志蓋以壁虎為古文之鼻祖。淺視史記漢書。以樊紹述為古文之宗子。下視韓柳歐蘇。鯨吞鰲抃。牛鬼蛇神。瑞翻翠艷。鬼眼傾耳。揮霍自恣。居之不疑。做也。

省心錄云。華藻見于外者。謂之文。古今積于中者。謂之學。苟見道不明。用心不正。適足以文過飾非。

談塵云。率爾無意之作。便是精神所寄。往往可傳者。讀書樂趣。卷五論文。

託不必傳者。以傳益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馬作史。妙得此法。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使盡去之。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大賓水陸之席。有時以為苦。而偶然酒核有極。成憶者。此之謂也。

鶴林玉露云。朱子稱二蘇以精神敏妙之文。煬傾危變幻之習。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當時幸宗御製大蘇序贊太學。翕然誦讀。所謂八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是也。然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

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玉露文云。文章要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後豈但誇多闢速於一時哉。

魏文帝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盛榮樂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

白香山云。凡人為文。私于自是。不忍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當否得其中矣。

袁中立寄李翱書云。文之異在氣格高思致深。不在辭裂章句。繁廢聲韻。人之異在風神清心志通。不在倒置眉目。反易冠帶。

黃山谷與洪甥書云。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歸震川云。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吾文章之事。而為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

繼于已。兩者皆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

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  
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  
千○折○揚○皇○華○之○一○笑○

湯○霍○林○云○博○物○多○才○美○詞○華○剽○剽○古○今○文○章○之○忌○也○  
蘇○子○瞻○謂○楊○雄○好○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夫○楊○氏○  
之○學○亦○復○不○淺○矣○露○文○白○意○淺○而○出○之○卽○于○瞻○亦○當○  
引○心○自○負○奇○博○不○肯○捨○置○千○載○而○下○猶○爲○人○所○窺○論○  
才○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割○斯○亦○多○取○之○報○也○

雷○何○思○云○惟○有○真○人○而○後○有○真○言○真○者○識○地○絕○高○才○

讀○書○樂○趣○卷○五○論○文○主○  
情○既○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  
不○敢○言○

說○儲○云○子○厚○法○國○語○爲○文○章○而○集○中○有○非○國○語○之○論○

湯○若○  
士○云○文○字○起○伏○離○合○斷○接○而○已○極○其○變○自○熟○而○自○知○  
之○父○不○能○得○其○子○也○雖○然○盡○于○法○與○機○耳○法○若○止○而○  
機○若○行○

陳○明○推○曰○滅○字○則○句○秀○秀○則○神○來○各○來○文○多○冗○句○

無○可○珍○矣○

文○之○爲○體○不○一○其○稱○名○取○義○亦○不○可○不○知○珊○瑚○鈞○云○  
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撫○事○物○摘○華○布○體○謂○  
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勵○休○  
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  
于○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  
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遜○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  
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騁○馳○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  
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襍○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呼○

讀○書○樂○趣○卷○五○論○文○主○

嗟○慨○嘆○悲○憂○深○思○謂○之○吟○吟○咏○性○情○總○合○而○言○之○謂○  
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淡○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  
切○謂○之○律○此○詩○之○語○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  
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詔○  
亦○制○也○道○其○常○而○作○舜○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  
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進○之○者○謂○之○訓○囑○其○人○而○告○  
之○者○謂○之○誥○卽○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  
之○者○謂○之○命○卽○于○上○者○謂○之○敕○行○于○下○者○謂○之○令○時○  
而○戒○者○勅○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詒○而○揚○之○者○贊○也○登○

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推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授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纂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標行而立之。墓誌也。誌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譜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九共。梅。陳。光。射。獲。有。氣。勃。勃。然。百。僚。望。之。豈。腸。胃。文。章。映。日。可。見。乎。

卷五 論文

无

文筆。陳。云。有。人。謂。李。賀。見。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成。文。三。篇。芬。謂。此。亦。形。容。其。神。化。故。如。此。也。徵。文。王。井。云。張。說。携。麗。正。文。章。謂。友。生。時。正。行。爲。中。媚。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說。說。出。文。置。香。上。曰。吾。文。章。是。香。無。矣。鍾。嶸。句。眼。云。人。之。爲。文。語。意。疎。慢。者。與。脫。絲。布。文。士。之。病。莫。大。于。此。

翰林。韓。愈。云。王。勃。多。才。思。每。屬。文。輒。先。磨。墨。數。升。翻。

飲。盡。醉。引。被。覆。卧。及。寤。援。筆。立。成。時。號。腹。藁。所。至。請。托。爲。文。金。帛。豐。積。人。謂。之。心。織。筆。耕。皇。甫。提。稱。韓。昌。黎。文。曰。穿。天。心。出。月。腸。薛。道。衡。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卧。開。戶。外。有。人。便。怒。暗。書。

田。誥。凡。作。文。構。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中。躍。出。卽。一。篇。成。矣。宋。史。

五。鹿。充。宗。爲。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合。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矜。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未。雲。者。召。諸。書。樂。趣。卷。五。論。文。辛。

入。攝。齊。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旣。論。難。連。挂。五。鹿。君。諸。儒。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漢。書。

南。平。王。鐸。獻。赤。鸞。鸞。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作。賦。畢。示。謝。莊。及。兄。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宋。書。

劉。孝。綽。每。作。一。篇。朝。成。暮。徧。流。傳。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類。十。萬。言。兄。弟。及。羣。從。千。姪。凡。七。十。人。並。能。文。南。史。

紀。少。瑜。夢。陸。倕。以。一。束。青。綾。筆。授。之。其。文。因。此。道。進。

史正

王筠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策如吾門者也。

沈約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彈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

錢總知開封縣。就乘其據案時。遺之詩。總操筆立報。就日電掃。訟庭習答。詩商近所未見。

讀書樂趣

卷五 論文

三

張紘愛抄。檣枕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示人曰。此吾鄉張了網作也。後紘見琳武庫賦。應機論。與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文章。易為雄伯。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三國志

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曰。人之為文。當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晉書

葛洪稱陸機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

張思光曰。吾文章之體。參為世人所驚。然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也。夫文章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南齊書

蕭琛言。裴子野未畧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楊鏹。南史

范雲見何遜對策。因與之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龐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南史

讀書樂趣

卷五 論文

三

任昉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謂其父遙曰。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南史  
胡長孺為辭章。金春玉撞。壹發其和平之音。海內求者如購拱壁。碑版焜煌。照耀四裔。苟非其人。雖一益易一字。殺然不與。元世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敬占

炳日且華

校

論文

東坡與姪書曰。凡文字。少小時。須命氣象。聲色。絢爛。漸老。漸熟。乃歸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我而今平淡。何不把舊時應舉文字看。

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但當學此。

熊孝感座師。諱賜。字遜修。由翰林丁卯典。嘗云。文。

讀書樂趣

卷六

章無論古文時文理。歸一致。近見有山人布衣。強作。

古文。按之全無開承轉合。起接收應貫通條達章法。

皆因時文未通之故。亦見有秀才家作時文。豐肥骨。

脆。儘是可觀。然求其筋節雄峭處。實無有此。亦未熟。

子古文之故。自哉言之不可易也。

孫月峯曰。近有對奕者。數負不服。曰。我但貪耳。應之。

者曰。貪即是汝品下。曰。但生耳。曰。生即是汝品下。曰。

速耳。曰。速即是汝品下。曰。輕易耳。曰。轉易即是汝品。

下文亦猶是。

羅昌湖云。作文只有小心。放膽。二端。小心。非移持把捉之謂也。若矜持把捉。便與飛魚墨意。思相妨矣。放膽。非任情恣肆之謂也。若任情恣肆。則踰閑蕩檢。無所不至矣。蓋人之心。體愈檢束。則愈脫灑。何也。步步無失。而後脫然無礙也。愈棄舒。則愈精微。何也。所見廣大。而後能入細也。小心。只從放膽處。收拾放膽。只從小處。擴充。非有二事。亦非有二時也。芥幼時。受先于訓云。小心。認理。大膽。行文。是舉業真妙訣。又云。看書不可不認真。用筆不可不放鬆。二者須兼行。

讀書樂趣

卷六

二

之昆湖先生此條語。正可証合。

孫月峯舉業要言云。舉子業。門路宜正。不宜。稌思。致。

宜沉。不宜浮。誦記宜精。不宜多。結構宜雅。不宜俗。先。

選前輩經書文。及後場文。分作數冊。又選先秦兩漢。

及韓柳歐蘇文。分作二冊。留置案頭。且暮誦習。目無。

他。視心無他思。無他念。令彼精神。命脈。與我融洽。

更不知從彼得也。由是題題一揮。操縱開闢。無不如。

意。文機一熟。生意勃飛。動便從清虛員轉。一味妙。

悟。工夫以精神。伐色相。以議論。當鋪排。以虛景。爲。

實際是謂上乘如其未然筆不如手語不達意且將  
近時各作日逐翻改借此一途以熱吾筆每遇題到  
手便有一段光景一副說話從此料理漸登妙悟前  
所翻改又脫落無遺矣大抵此事由苦心入之由與  
心取之由無心得之與有事勿忘勿正勿助相類尤  
有先一著工夫在看書時體認題目是已嘗謂文之  
精意不在時文而在傳註不在傳註而在本題不在  
本題實字而在本題虛字不在有字句處而在無字  
句處其精神有從上文來者有從中間暗伏者有從  
讀書樂趣卷六論文華  
下而含蓄者此僅可心悟不可言求可以神攝不可  
以象得也精而思之涵而泳之則鬼神將通之文有  
不妙絕一世耶芬謂此一片語真過來人說山下過  
來路無不親切明白透徹無遺學者熟玩此其於舉  
業綱領已槩得矣  
童太初云人靈物也。文靈氣也。造化舉一切種種之  
靈授之人人又舉一切種種之靈授之文倘非此中  
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靈而第借耳備目拾漚  
履遺終不免覆成都之譏耳舉業卽小技要以寫聖

賢之神通必胸中別具一機發筆下別覓一生活李  
文饒所謂自然靈氣倘恍而來或如千兵萬馬奔赴  
戰場或如風恬雨霽寂然無聲或如日月終古常見  
光景常新者也  
顧涇陽曰文章家不同有奇古有雄傑有渾厚有豐  
潤有雅逸有清爽士子造詣必須隨其質之優爲者  
而各造其極  
張洪陽曰作文須有天趣天趣者天然之趣也此可  
與知者道荷天趣未動文自索然  
讀書樂趣卷六論文四  
又云主司看文如走馬看花須七篇一氣呵成有行  
雲流水之妙更無一毫滯礙此青錢也萬選萬中矣  
又云題常則意欲新意常則語欲新  
又云讀書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作文亦有三到氣  
到神到識到  
又云破欲渾而切承欲簡而盡起講欲舍蓄而冠冕  
提按欲明而爽正講欲精透而典雅清俊而渾健過  
文欲員逸收束欲有關鍵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  
勢有一唱三歎之音斯文之至矣

陶石簪題門士錄有曰。予生平喜人讀古。而惜襲其語。勿謂之曰。汝食生物不化耶。夫化豈易言哉。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釀花為蜜。蜜成而不見花也。釀稻為酒。酒成而不見稻也。文入化處。自非精深。內融神光。外滿又不區區以學問為長者。不能開前輩孫月宰與人會文。終日不成一字。日未得文機。姑置之。不可縱吾手。吳因之終日兀坐一室。而神遊天表。至忘寢食。湯霽林自云。每拈一題。膜坐鎮日。若木人或壞堵而走。指畫類書者。狀速一稿。就形幾為枯鳴。呼豈

讀書樂趣

五

陶石簪評湯霽林文云。世之評文者。類言好醜。而莫言內外。予獨以內外分好醜。可謂發千古益外膏內。始文之下也。外枯內膏。文之上也。昔坡老好淵明之詩。以為質而實。綺靡而實。賡劉諸人所不能及。且曰。佛言食蜜中邊皆甜。人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文之內外。其能辨之者。寡矣。湯君之文。所謂外枯而內膏。似淡而實美者。芬謂此不但評霽林先生文。直石簪先生自述其文矣。予素以先生文比之陶樂

彙詩其味充然。蘊于其內。漸且漸出。外復空澹無迹。觀此段語。乃適相印合。石簪先生內外二字評實。發從來所未有。亦更悟有久速二字。向選啟禎傳文。曾妄序其意於卷首。謂世所誇為濃澁之文。一望如蜀錦。齊統得人。速喜未久而厭棄。隨之。蓋以皮肉厚而韻味薄也。文之至者。孕育深厚。其味澹然。在語言之外。及讀之久。而味益津津。使人愛戀。不能已。然自有明三百年。以至于今。登此者。代不數人。人不數首。集其全者。惟今韓長洲先生。韓葵字元奇。正幽顯華。讀書樂趣

讀書樂趣

六

實推制藝中之聖。吳因之云。學者多以看書作文分為二項。不知總要夫皮見骨。夫骨見髓。得解而止。非有二也。夫書義有思之而即得者。有思之竟日而後得者。有明日又思之而後得者。有力量未到。累日思之而不可通。閱三五日後。識見增進。或重思之。或他書偶觸發。而恍然得者。始也無從而疑。既也疑。究也不勝其疑。至于不勝疑。而悟之門啟矣。愈悟則愈疑。愈疑亦愈悟。故學

者。非。悟。之。難。而。疑。之。難。何。也。是。心。中。之。靈。機。也。機。觸。竅。開。則。引。而。益。長。真。有。日。異。而。月。不。同。之。妙。至。于。作。文。貴。乎。能。疑。亦。然。芬。嘗。課。一。生。初。批。贊。一。日。可。成。文。三。四。首。詞。氣。充。溢。竟。紙。不。能。盡。然。案。其。細。密。無。有。也。漸。改。漸。削。至。半。載。乃。終。日。不。能。成。一。篇。至。人。甚。有。難。色。謂。教。者。不。善。引。掖。此。生。向。年。出。筆。快。今。枯。矣。芬。非。枯。也。正。學。之。進。境。也。蓋。惟。能。悟。然。後。能。疑。故。一。切。泛。調。自。不。敢。率。用。從。前。實。憤。憤。無。所。決。擇。耳。除。一。歲。而。出。筆。清。利。矣。又。喻。一。歲。而。充。滿。矣。乃。知。疑。之。爲。貴。不。獨。看。書。然。也。

讀書樂趣 卷六 論文

七

吳。因。之。又。云。作。文。不。論。奇。正。以。說。題。透。爲。主。題。有。題。之。皮。膚。有。題。之。骨。骨。善。捨。其。皮。膚。而。操。其。筋。骨。故。片。言。而。有。餘。詞。者。不。得。已。而。用。之。也。著。一。分。辭。便。掩。一。分。意。意。思。到。時。直。寫。胸。臆。家。常。說。話。都。是。精。光。閃。爍。顧。隣。初。曰。文。有。真。趣。不。在。實。景。在。虛。景。不。在。其。語。在。冷。語。譬。如。西。子。太。真。卽。其。低。帷。昵。枕。雖。復。淫。靡。餘。味。索。然。不。如。無。意。中。停。眸。一。盼。反。使。人。神。情。欲。死。

袁。了。凡。曰。時。文。雖。小。技。有。三。昧。焉。既。要。讀。盡。三。代。兩。漢。之。書。又。要。胸。中。灑。灑。不。染。一。塵。不。存。一。字。故。學。文。者。先。須。掃。除。鄙。穢。涵。泳。性。靈。靜。坐。三。四。月。將。妄。心。妄。見。滅。得。一。分。更。有。一。分。乾。爭。習。之。久。久。自。然。塵。全。漸。退。

馮。具。區。嘗。言。文。有。真。奇。有。偽。奇。有。真。平。有。偽。平。凡。根。極。理。要。開。人。不。敢。開。之。口。本。立。而。千。條。挺。秀。氣。實。而。萬。派。生。光。此。真。奇。也。若。無。理。無。意。徒。掇。拾。生。字。怪。語。以。炫。人。耳。目。者。此。偽。奇。也。有。深。邃。之。見。而。出。之。以。冲。

讀書樂趣 卷六 論文

八

夷。有。真。切。之。思。而。運。之。以。和。易。字。字。切。題。味。之。無。極。此。真。平。也。若。不。率。之。于。理。而。徒。爲。率。易。之。辭。乃。鄙。夫。庸。談。耳。此。偽。平。也。故。閱。文。者。不。當。論。其。奇。平。惟。當。論。其。真。偽。

袁。了。凡。又。云。文。之。詞。可。以。精。修。而。工。意。可。以。深。思。而。得。獨。氣。不。可。強。須。善。食。而。致。之。養。得。氣。和。文。始。雍。容。而。大。雅。養。得。氣。壯。文。始。充。實。而。稱。雄。養。得。氣。清。文。始。涇。潔。而。無。穢。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凡。欲。養。氣。須。先。正。心。將。萬。緣。放。下。使。心。君。泰。然。蓋。此。志。常。凝。而。

一物不授則氣自然凝定此志常潔而一私不染則氣自然清明此志常寂而一念不生則氣自然沉靜其功夫全在平日涵養

文云學庸之文其氣遠故淺近而造深不深者類不能工孟子之文其氣激故卑弱委靡者類不能工論語之文其氣平故兩養不深胸襟不粹者類不能工遠者可以智造激者可以勇及而平者最難工也是故以涵養為主

又云今日之文欲極新又欲極穩欲極奇又欲極平讀書樂起 卷六論文 九

欲說理又欲不著相欲切題又欲一粘皮帶骨正大處欲帶圓活透脫處欲帶含蓄流動處欲帶莊嚴難逸處欲帶斤兩芬謂此真當行舉業之言士子精心于此那怕不百步穿楊

又云欲文如明霞散錦當知練字之法凡用一個字即燦然可觀其竅在練字不同耳欲文如玉振金聲當知練句之法詞調之鏗鏘音節之響亮全在句中至于文字遇而無過行而無行伏而忽起斷而若續其變多端大要章法貴熟語云抽刀斷水水復流文

若有氣真有刀砍不斷者而煉氣全在章法中不可不知也章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老子云已雕已琢復還于樸知此乃識煅煉之法矣

文云八股文字與天地造化相侔首一比春也次二比夏也次三比秋也末二比冬也首二比當冲融融輕描淡抹不可帶一毫相造次二比漸漸說開來邵子謂天地之大希在夏文之大寔實在腹也至秋則生者成虛者實矣文可反覆馳騁矣然亦須養後讀書樂起 卷六論文 十

二比不可說盡也未二且乃一年如景收拾處回陽氣于陰極之時篇章雖竭令人讀之有不窮之趣此文之大機括也

又云文有神到有氣到有意到神到之文盎然而出隨物鑄形或緩若未絃而淡中有味或急如發括而奎理躍如步趨超脫殆非人力氣到之文或浩然不可禦或渾然不可尋或充然其有餘意到之文思人所不能思發人所未嘗發或沿枝而尋根或即無而生有妙勢心機出人意表有意到而氣不到者有氣

到而神不到者有俱到者有俱不到者細察之則文品高下不能逃矣

又云文字最要成家梅之清瘦桃之綽約牡丹之富麗各自完其天趣而已作文或清或暢或雄或逸各有家數正大中有一浮語便傷格流動中插一滯語便傷調一語相襍則通篇不純是天趣不完也

魏文帝有云文以意為主以氣爲輔以詞爲衛子桓不足以及此其能有所傳乎此條語採入後山詩話中其意蓋謂詩與文皆然也芬謂用以論八股文尤

讀書樂趣

卷六 論文

十一

切當。往者許海昌先生諱汝霖。號時菴。視學江南。其術卷專以此三者定其甲乙。謂外此而細腰高髻。強作始態。皆下品也。吾所不取。自是江南文風大振。以其公明並著。至今稱爲許佛云。

王維山云。余勸後生讀先輩文。其人笑謂樸淡不足學。余曰。是子心粗。有試就先輩作過題。極力作一篇。得意文字細細比量。彼數句便躍然而我百十句。尙恨未盡。彼滔滔說去一句打轉而我一步一顧。猶恐失之。彼撇撇脫脫若詠若游而我粘皮帶骨。句聯字

錢後隨手駕搭自然有勢。而我非率一架于則不能得勢。彼隨題敷衍自有話頭而我非發一議論則別無話頭。彼有首便有尾而我逐段逐句爲首尾。彼短文而勢反汪洋而我長文勢反迫促。彼詞了意不了而我意了詞不了。則我之不及古人遠矣。

又云有問文章有一字訣乎。曰緊。緊非結文爲尺牘。尺爲寸之謂也。謂文之接縫關竅處也。古人布局寬結構緊。今人布局緊結構寬。巧者如駿馬跳澗。拙者如駕牛登山。自來文章皆不出此一字。

讀書樂趣

卷六 論文

十二

余方城談藝云。六經而下。文豈勝談哉。然馬不襲左而班不襲揚也。柳不襲韓而曾不襲蘇也。論文而至於舉業。其視文既已遠矣。文而襲者外也。况捨世俗之陳腐而擬以成文。又舛之外者也。今夫人性之有文。也不猶天之雲霞地之草木哉。雲霞之麗于天。是日往焉者也。非以昔日之斷雲殘霞而布之今日也。草木之麗于地。是歲歲生焉者也。非以今歲之萎葉枯株而布之來歲也。人性之有文。是時時生焉者也。非以他人之陳言庸語而借之于我也。文賦云。謝

朝華之已披。啟夕秀于未振。倘其舍爾。糟粕茂。不精。華乃可覽焉。

徐退山曰。凡作舉業文字。意不可求奇。而筆不可不奇。意奇則僻。法華奇則生新。數語最精要。芥素初佩之。

宋時吳儔為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則

文勢自然有力。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儔

姓吳。大我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今日作八股文。

專尚倒插者。可以此語遺贈之。按後山詩話。吳此意。頭沒巴鼻。乃宋時

讀書樂趣

卷六 論文

十三

俗語此故倒用之以為誦讀

王緱山曰。鹿門所云鍊格。格者品也。大要只在雅俗二字。人知雅容文物之為雅。而不知清真超曠典重老成之為尤雅。人知開茸膚淺之為俗。而不知濃粉厚墨折腰齟齬之為尤俗。

又曰。應制科有利鈍二途。凡文之蓬蓬勃勃如釜土氣者。利之徒也。掩掩抑抑如窓隙風者。鈍之徒也。鮮潤潤如散花帶雨者。利之徒也。子子直直如孤幹。摩風者。鈍之徒也。活活潑潑如游魚飛鳥者。利之徒也。

世悉悉率率。如出行。嘆息者。鈍之徒也。如物在日探之。即得者。利之徒也。其結寒胸中。若應若咥者。鈍之徒也。如鼎在世。古色駁華者。利之徒也。如鐵在水。黯

然沉碧者。鈍之徒也。大抵明潤象春。而柔嫩亦象春。

暢茂象夏。而穠穠亦象夏。高潔象秋。而蕭索亦象秋。

老成象冬。而閉塞亦象冬。春主發榮。夏次之。秋又次

之。冬則剝矣。得春。氣多者。即初學。或速雋。得秋冬

氣多者。即積學。或久滯。相文者。但疾讀一過。利鈍之

分。十可得四五。大凡初學。從詞余入者。名走易路。早

發。則已不發。則遲。回審顧。或英華消落。而迄于無成。

從理路入者。名走難路。未必即發。然久則煅煉愈

工。神旺骨堅。而終能收功。

葛起瞻云。制義之法。一曰。先認題中語。脈以識主客。

輕重虛實之情。而在其勢。二曰。構思欲其明白。而蘊

蘊三日。選詞欲其藻麗。而溫潤。四曰。剪裁須剪裁有

方。繞疎夾五曰。跌宕。須跌宕後。醒人。

又云。場屋文字。大槩有五。一曰。理。起二曰。氣。管。三曰

詞。采。四曰。風。度。五曰。音。律。

詞采。四曰。風度。五曰。音律。

詞采。四曰。風度。五曰。音律。

讀書樂趣

卷六 論文

古

又云以說理為主者理既明而詞未必不暢以修詞為主者詞雖勝而理未必能精

張世調說文緒錄云工于文者不專文也吟咏嘯傲講文之變高之清賞盡文之情饑食困眠弄文之機登眺山水和文之氣捐除世事清文之神流覽百家大文之蓄超謝非譽溫文之侯宅心正太擴文之質武叔卿有文訣二十三竅一曰神神之在文雖無形也而能形形文而無神殆如枯稿之木枝幹雖存生意已散蓋文者心之情皆神所為也神有清濁則文

讀書樂趣 卷六 論文 五

有純樸神有靜躁則文有雅俗故修文之士先務凝神凝神之道不外收放心放心不必他求只去讀書作文便是收攝之方一曰情文生平情者也情暢則文佳情鬱則文苦故凝神為主而平情即次之平情之道不可絕物絕則空枯而無據不可著物著則凝滯而不化喜怒哀樂人所時有但過即消釋勿使少有芥蒂以生乖戾其或情況不佳須借物以陶之或登臨山水或吟弄風月周旋花木禽魚游衍琴書圖畫達觀君子當自得之矣一曰氣氣之出言猶水之

浮物水太則物之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長短皆宜蘇子瞻云文不可以強而能氣可以養而盛則養氣一道不可不講也一曰骨骨切附于肉者也與其以肉勝也寧以骨勝蓋骨勝者幹若瘠癯而標自清健肉勝者肌雖腴滿而體覺癢肥筋又附于骨文字堅立擔當骨之力居多而聯絡幹旋筋之用最要不可不察也一曰質謂善繪者先教素善文者先培質乃其基也一曰品謂文有品級高者不能使之卑卑者不能抗之高故有仙品有才品有凡品上與次之別

讀書樂趣 卷六 論文 十六

也若下品則屬隸輿皂之屬斯無品矣一曰才言作用也太史公文一篇之中常數十件事而鋪叙擺脫不見縛繞裁割整頓不見重複即用一極俗事引一極僻語而點化淘洗各極高古作者弗可及矣至蘇長公馳騁變化如神馬當龍不可籠絡自謂行乎常行止乎不得不止一曰識文字議論皆從識見中來識見高則議論亦高識見卑則議論亦卑一曰理文惟有理如是以至張詞格不然則枝蔓而無當矣故做文字第一要理路熟熟則胸中無滯礙筆下無離



得如操利刀于脆物之中更無難之者一日意衰了  
凡云意到之文思人所不能思發人所未嘗發意有  
在筆之後者有在筆之先者意在筆先則化工之意  
而非思索之意矣惟將此心養得虛明洞達無所障  
礙則胸中時有一鍾鍾一過操筆便如成誦在心借  
書于手吾心原有一篇文字不過遇題目以發之耳  
一日詞文雖以意為主然詞亦不可不修詞不修則  
意不達矣修詞有數善刪繁而就簡敘華而就實化  
腐而為新變庸而為奇必根委于六經潤色以予史  
詩書樂題 卷六 論文 七 華爾堂  
高而不失之玄奇而不失之詭一日格文之有格猶  
屋之有間架也初時格未定做到中間必至擾亂然  
格有鍊而後成者有不假鍊而成者鍊而後成人力  
結構之巧也不鍊而自成化工渾成之妙也一日機  
行文之法變化百端不可窮諸妙處全在機機不動  
則文不可得而工矣譬之發矢者之以括運斤者之  
以巧心可得而會口不可得而言已可得而能人不  
可得而受是在善學者自得于意言之外一日勢文  
之低昂特度疾徐中則促之而驟兩飄風舒之而行

雲流水此得勢也一日詞文有格同詞同意同而高  
下懸殊者詞不同也氣韻欲優游而不迫音節欲諧  
和而不平條理欲分明而不亂脈絡欲繼續而不絕  
分聽之而曲極其致合聽之而共成其雅一日法法  
有四篇法股法句法字法也然而字法在句法之內  
句法在股法之內股法在篇法之內一以貫之非有  
二也其要有六操縱也開闔也折揚也起伏也頓挫  
也錯綜也千變萬化要不越法是法要嚴謹然大嚴則  
筆勢必窘寬嚴相濟斯善用法者也日挑剔也安置  
詩書樂題 卷六 論文 七 華爾堂  
也所應也中插也 一日趣趣者味也文而無趣玩之  
分合也通掉也 一日趣趣者味也文而無趣玩之  
若嚼蠟矣昔人謂聽鐘而得其希微乘月而思游汗  
漫此善形容者也要知文趣只在虛實之間凡文字  
發揮雖要盡實至于玲瓏寫意見鏡花水月之趣全  
在虛處得之一曰致文之有致猶身之有儀無可托  
之致其詞藻無足道矣致由精神中煥發要有天然  
之致如風行水土無心于致而致自生刑川先生謂  
文字非但做之為高而所不做亦為高做之高則工  
夫惟淡之致也 不做之尚乃神化自然之致也一日

景景不可以形迹言也。須以虛意游衍微詞點綴。若有若無。若遠若近。斯為佳耳。景由境生。亦由情會。須意興要佳。胸襟要大。如坡公赤壁二賦。非有此胸襟。安得有此光景。一曰采五色錯綜。乃成華采。經緯就緒。乃成條理。此文章所由名也。若金而無成色。與銅鐵。奚殊。玉而無實氣。與瓦礫。奚異。一曰涵養文字淺俗。皆因蘊藉不深。蘊藉不深。皆因涵養未到。有涵養之文。自然氣骨渾厚。丰采朗潤。詞盡而意不窮。音歇而韻未已。一曰做文章。謂之做者。工夫造作之謂也。

讀書樂趣 卷六 論文

有一筆寫成。不加點竄。而自工者。此神到之文。尚矣。其次須精思細改。如大意已草創。便從頭至尾。一一檢點。氣不順處。須疎之。使順。機不圓處。鍊之。使圓。血脈不貫處。融之。使貫。音節不叶處。調之。使叶。如此仔細推敲。自然萬無一失。芬芳于起。謂做完時。著意涵起。謂提比著意涵湧。便生出中比。中比完時。將起。謂提比中比著意涵湧。便生出後比。後比完時。又將起。謂提比中後比著意涵湧。便生出結比。如此則文氣自然。駢貫一篇。只如一股。雖推敲而無迹。輕快矣。一曰法古。文必法古。然後格不卑。調不俗。然讀古時。只要在借之以渾其氣。若其格高。其調秀。其色脫胎。

換骨出入。千古文而不自覺。方為善法。古若不求之精神骨髓。而徒爭峭字句之閒。是又效西子之顰。學邯鄲之步矣。何貴乎。一曰看書。讀書看書。要有實詣之功。聖賢立言。不過講明義理。而義理則吾心所自有。也不過談說世故而世故。吾身所經歷也。吾輩看書。能將聖賢之心。作己之心。往日之事。作今之事。設身處地。以意逆志。如此切己。理會。意。句句皆吾心。故物較之涉獵。記誦者。見解自足不同。先儒云。以我讀書。處處有得。以書博我。擇卷茫然。信哉。讀書全要。

讀書樂趣 卷六 論文

善悟天地間理。本一貫。觸類可通。心欲極細。又欲極虛。當見朋友輩讀書。譏張揭過。于精神命脉。不體會。安得有高見識出來。此不細之過也。然不細由于不虛。義理無窮。即讀書到老。豈能盡識。俗子自視常勝人。故終無成就。且讀書始要有苦的意思。不苦則不能入。終要有樂的意思。不樂則無所得。夫子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苦樂相尋。此是為學真境界。歷科會元。各有文訣。今採其精當者。如商會元格云。文章從自在處做。不犯手。脚不費齒。牙疎疎淡淡。



賈高沙師云。地到手先合。人已算。再振筆戰自勝矣。陶石簣云。自古不新不足爲古。不平不足爲奇。鋒範之工。歸于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時文雖小技。然有神機。須悟得之。能悟者。看一句書。明經書。皆明讀古人一篇文。得其機。打全部在。是作一篇文。便如百十篇。若看一句止。是一句。做一篇止。當一篇。則何益哉。并其一篇一句亦非矣。吳因之云。凡作性理題。著一句玄遠語。不得著一句。幫襯語。不得立遠者。起于光景之未真。而揣摩其近。是幫襯者。起于本質之已窮。而借功于粉飾。若胸中見得了。了自無此弊。至如平淡題。亦須反覆論得痛快。然後看者。觸目大凡。平淡題目。自有精深議論。非必每題另出一見。然後動人。黃貞父曰。近與諸同學談藝。贈一光明眼藥方。蓋虞主司眼力不同。而勸士子以妙文作妙藥。開之也。凡三劑。一曰托神散。凡議論識見道理。須托出紙止。使覽者觸眼便密。如摩尼珠。如明月光。不令其低頭。回想也。破題入題處。尤是空青一點。一曰通氣散。凡筆

陣氣機。隨手掃來。隨口讀去。條挂飛斬。不打口喫不聲。齒牙如走馬。如流雲。又如順風之帆。一息千里也。起筆過接處。尤是金針。一度一日。現色散。凡落句下字。皆眼前通用古人文法。及今名家短消俊拔之詞。預批鏗鏘之韻。勿陳腐。勿冗長。勿沉晦。勿勉強。令覽者如聞清夜鐘。如攪赤城霞。如逢采蓮美人。自不忍放手也。其摘題中字。而揚題外韻。折尤勝。琥珀散。總之以清心。爲君以逸興。爲佐以神氣。爲小煎煮通徹。爲候反是。卽有沉深精義。絕妙好詞。纏帶不伸。長漫。讀書樂趣。卷六論文。二四。不。掉。事。又。不。見。其。美。好。適。以。蒙。主。司。之。目。反。自。撮。一。料。毒。霧。昏。障。之。藥。丁。主。司。無。與。也。陶石簣云。行文正如人。恕事。敏口者。能言其甚。敏者。能省言。而無費文。至于無辭費。而工巧裁制之妙。靡不備矣。張侗初曰。今人所謂看書研窮者。皆題句。非題情也。題中之情。乃在字句。窾却之外。語言。諷味之外。一題到手。閉目靜想。凡平日見聞。知解。洗滌一空。點誦題而敷過。覺一種真氣。恍在心目。此時急須下筆直追。

其所見所謂得意疾書此便是絕神奇真文字若操筆時未覩題神便思練句琢字雖極力鋪排只得敷衍訓詁繞出口已屬臭腐也

倪鴻寶云文字之福集于數種之人其人不貨食則得之此人享便福其喉無血腥其策管如舞其橐不再易其靈臺之君甚樂而壽也其人握固則亦得之此人享定福其目不東西視其視題如響于其行墨羸縮可循其于文先架骸結肢而後召其情也其人酒勇則亦得之此人享浪福其手足六華出其頭不讀書樂趣

卷六論文

很顧其架不畜箋傳其爲文有與而無思不求其文之用而甚自喜也此三者枕藉席觚未嘗嬰患而由其道則皆可得富貴蓋其風世皆有造書制契之功於天下故獲果於此也

沈承文體策云國家以八脚詞甲乙材傑格主排偶義王訓詁幾令軒昂跌宕之士無由見長然自開科以來名世偉人往往多由此著脚而垂世雄文往往多由此下手何也乃所謂就尋常體中能爲不尋常者也造物範人不曾以此而肖彼而則學士立言何

苦以此舌隨人舌試取秦漢以來前輩名章一一較量亦有臺閣之體亦有山林之體亦有長鯨蒼虬不得伸之體亦有閒鷗立海之體亦有較轆波濤凶鏢怪異之體亦有搏虎豹闕蛟龍急與之角而力不服之體亦有飛書馳檄之體亦有高文典冊之體亦有源泉萬斛隨地湧出之體亦有碎金之體亦有天才人才鬼才三絕之體亦有天韶女郎唱曉風殘月之體亦有銅將軍鏖綽板唱大江東去之體而均不害其爲自成一家人則知體者皮毛也有神焉鼓舞變化讀書樂趣

卷六論文

三

於其間不可不察也刻木而爲人無不宛然人也然而析之則與薪無異者體具而神不具也雖謂之無體可也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人恒凜凜有生氣者神不死也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泉下人者神不活也知此可以論今文之體矣又云文章天之靈氣也人之靈心也其風尚以世變其氣骨以年變其色澤精華以日異月不同變固無足怪而駸駸乎併其體而變之使足反居上頭反居下肩高于頂頤隱于臍以是言奇何足奇也然則請

無言秦體。漢體。魏體。六朝體。唐體。宋體。而與言魯體。鄒體。鄒魯之書。固聖賢之活面孔也。時文者。寫生者也。直須布置聖賢。鬚眉飛動。一般相似。是卽排偶體。訓詁體。居然爲當代獨立之體。矣。譬之晴也。煩也。胃也。腸也。胎也。骨也。與人同者也。而點睛也。添顏也。刮腸洗胃也。換骨奪胎也。則與人異者也。而又何必剽竊古人爲然而傳。神理在個中。而當面失却者。何也。日坐不讀書也。能讀于賦。則善。能觀于劍。則曉。劍措大窮年滿首。惟數行熟爛科舉帖括。昔儒所謂吟讀書樂也。卷六論文

合出來。使一撞百碎者也。

張洪陽曰。文所以發心之精蘊也。心不靜。不文。心不純。不支。心不達。不文。

呂晚村云。做小題無別巧。只是逐字折做。法芬謂此真三昧訣也。每見人不善作小題。只一二語便說煞。以後只是重牀疊架。子無生趣。若能知逐字折做。則跌宕挑剔。上下文脈絡及本題先後次序。俱一一打算。自有一篇天然文字。在不患無生發矣。

陳康侯云。入股正格。盡人所解。無俟多辭。然有不可

易視者。要在運乎格之內。而不爲格限。驟乎格之外。而實爲格樞。有時放流逆浪。而不可以爲縱。有時後先錯出。而不可以爲亂。微乎微乎。

文到入妙。無過一快。芬選時藝。俱以快書名其集。蓋自幼得之。先子訓謂作者不快。則閱者亦必不快也。是故不獨用筆宜快。而說理亦宜快。敷詞亦宜快。議事亦宜快。取與亦宜快。要如食梨。用并剪。一望爽人齒牙。令人心目俱開。方是必投之技。然此不能強之。臨時要在平日讀書。用功合法。則濡毫時自然與

讀書樂趣 卷六論文

云

會淋漓。若勉強率應。有目超荷。且耳。耳乎言快。好文無難。別只要辨雅俗。孤高則雅。溫填則俗。其弊只因平日誦讀時。貪記便。于驅用熟調。陳爛胸中。固結難洗。明知衆口雷同。亦無可如何矣。芬謂讀古不可不熟。讀時文不必過熟。只在玩索涵泳。得其氣味。神骨爲是。大抵風氣日新。月異。有數年前不見其俗。數年後見之。輒生厭者。千萬人同此。爹媽。黃口乳童。皆能之。欲不視爲庸俗。其得乎。

奇文欣賞。古人曾云。芬謂入股文。自有一定脈理。神

氣却造奇不得其奇處只在鍊筆耳學者惟涵詠  
沉。浸。于。古。人。之。文。得。其。神。韻。務。使。筆。力。高。勝。不。落。時  
蹊。則。正。當。中。自。見。新。奇。何。必。有。意。作。奇。也。苟。不。從。古  
文。磨。鍊。而。出。則。筆。氣。庸。極。總。使。意。新。格。變。終。是。俗。派  
豈。足。言。奇。

山以逆而爭雄。水以逆而得勢。于文也亦然。然聖賢  
說話。自有先後層次。當日既以如此云云。而今人欲  
變亂之。豈可乎。故文雖貴逆。而題緒斷不可倒也。然  
亦有不可泥者。要看其作法。何如。于理相宜。不相宜。

讀書樂趣

卷六 論文

元

耳如子謂公冶長全節題原是。先有未句事實。記者  
乃裝上數句也。則雖逆提。亦不傷理。又如兩人問答  
題。不專屬一人。口氣。則以斷制行文。逆擊題眼。所重  
行其議論。乃是作者口氣。非於題脈有傷。又如截搭  
題。若不逆鈎一筆。則界限不清。總要相題立格。奇不  
離正方穩。

搭題之所以用提弔者。是為要勒題界清楚耳。近人  
泥于提弔之必不可少。乃不顧上文脈氣。及本題位  
置。直竟倒做。豈可乎。芬素謂不善作提弔法。則不如

不做提弔。尚為安穩。

既曰入股。則每股自各有一意。合掌甚不可也。近人  
亦皆知之。然緣有意避合掌。而對比必于出比反背  
作一口兩舌話。豈聖賢語氣乎。

體格雖分入股。氣脈仍貫流通。前輩行文。于出股收  
處。便留筍頭。雖斷不斷。若股起處。仍頂出股收處。不  
聯而聯。按之神理。一片所謂披劍斬才。水仍流也。

全章全節散碎。題以總做立格。非有獅子搏象。厚大  
力量。決不能為。蓋格雖總立。其間脈理。節次。仍須清

讀書樂趣

卷六 論文

辛

楚安適融洽無痕。方好。故題換敘易而入股。渾發  
難也。名于偶爾。標奇時。俗爭相趨效。以致段落不分。  
遺漏甚多。含糊牽強。神理不顧。掩題且不知云何矣。  
古在神在。骨不在貌。讀古者。當得其運旋點化筆法  
之妙。不貴徒抄撮也。時文好處。亦只以神骨勝。不爭  
容貌好看。若以清瘦為薄。癡肥為厚。則屠沽中健兒。  
儂有胖大其體者。只為少清氣。所以無足貴。時俗于  
濃重昏濁之文。認為臺閣體。則大悞者也。  
文要正當。只是兩美比合之法。若偏向一邊好處。

有一邊不好處在矣。故前輩論文不徒曰雄。必曰雄渾。不徒曰澹。必曰澹遠。不徒曰清。必曰清峭。不徒曰刻。必曰刻露。不徒曰流。必曰流逸。不徒曰朴。必曰朴奧。不徒曰古。必曰古秀。蓋雄而不渾。嚴也。非雄也。澹而不遠。枯也。非澹也。清而不峭。弱也。非清也。刻而不露。晦也。非刻也。流而不逸。油滑也。非流也。朴而不與古而不秀。俚僻也。堆塞也。非朴。非古也。惟兼兩美合而用之。文乃可成家矣。

善擊鼓者擊邊。中心敲不得。幾下呆手。實擊中心。只讀書樂趣。卷六。論文。

幾下便令人厭聽矣。故才人爲文。不干題之正。而呆說偏在前。後左右。搜剔陪襯。如畫家有陰陽筆法。畫一面能使反面側面一一透露。乃稱靈奇。

文章氣候。因平學力之淺深。實有不可強者。師之于弟。當循級而引之。猶醫之治病。必須每目診視。加減方藥。邪氣既清。乃用補劑。不然人參白朮。亦易殺人。也。芬授徒以來。或一堂中諸生共集。安學各不相等。必別其人。以定課。各授以所讀之文。或有疑分厚薄。子其間者。而芬不顧也。但問之曰。心要相安耳。曩選

養正循級編行世。卽是此意。

席難天下才人。無如八股一道。太淺則浮。過深則晦。少用一分才氣。則實義不出。多用一分才氣。則神貌有僞。工夫少。則粗拘守成。說則死。以故極天下聰明。才智之士。于詩賦雜藝。可從游歷。酬應中著述。而八股非窮年閉戶。必不能涉筆成。一字無他。謂是代聖賢說話。要中正的當。無偏無岐。纔與省合。不是一種靜氣。焉能精細。熨貼也。故文不論奇正。濃淡。須看字裏行間。書卷之氣。充溢流露。便知是純心讀書之

讀書樂趣。卷六。論文。

文韓長洲先生云。數百年來制義之所以不可廢正。以此足徵士品耳。

董思自有文訣。九則一曰。賓一部。莊子莫非寓言。並無一句犯正位。然未嘗一句離正位。蓋正意不過數言。可竟何得。蔓衍恢奇。乃爾。以時文論。實講爲主。虛講爲賓。兩股中。或一股賓。一股主。一股中。或一句賓。一句主。一句中。或一二字賓。一二字主。明暗相參。生殺互用。文之妙也。故或進前一步。或退後一步。皆謂之賓。但不可作賓中賓。謂于立意中。又入旁意。惟賓



中有主。主中有賓。步步懸著。正意而不傷觸。乃爲雲字法門。一曰轉。文章之妙。全在轉處。轉則不窮。轉則不板。如武夷九曲。遇絕則生。若千里江陵。一直奔迅。便無轉勢矣。文章隨題敷衍。開口卽竭。須于言盡語絕之時。別行一路。一曰反。古文變動人精神者。莫如國策。策士遊說。不直曰不利。而曰不如。此必有其所以敲骨打髓。令人至賤。然變色者。專得此用也。且如論語中。說管氏樹門。若正言之。則曰管氏不知禮。何等明盡。却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此反也。韓

讀書樂趣 卷六 論文

三

昌黎說。周公好士。正言已盡。却一反。向使周公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無聖人之才。而非叔父之隆。則將不服食與冰矣。寧止此。哺握髮而已哉。得此一反。精神奇警。亦其例也。一曰幹。李長吉曰。筆補造化。天無功。此幹之所自始也。以時文論。雖聖賢語。豈無待作者。幹旋處。如禹稷當平世。二句。既平世矣。何須三過其門。不入。程文云。洪水艱食。天下若有未平也。而君明臣良。則天下有所賴以平也。殊出人意。表故缺漏處。須用幹旋。一曰代。謂以我講題。只是自

說故當就當時作者之日。代寫他意中事。乃謂注于不凋之原。一曰翻。翻者。翻公案之意也。老吏舞文。出入罪雖一成之案。能翻駁之。文章家得之。則光景日新。一曰脫。青鳥家。專重脫卸。所謂急脈緩受。緩脈急受。文章亦然。勢緩處。須急做。不令扯長。令淡。勢急處。須緩做。務令紆徐曲折。一曰擒。杜子美曰。擒賊先擒王。凡題必有真種子。擒得真種子。則所謂口口咬著。一曰離。文字最忌排行。貴錯綜其勢。散能合之。合能散之。破板爲活。

讀書樂趣 卷六 論文

三四

丁學田先生云。應試之文。固貴輕淺。然亦要有深厚。氣味。若有意舞弄筆頭。趨佛薄一路。以媚人。終不成品。示則叔云。凡遇一題。先要審題中層。次何者是淺。一層何者是深。一層何者是先。一層何者是後。一層何者是正。一層何者是傍。一層層次。看清再下手。則剝一層。有一層議論。必不爲題所苦。而自見生心之樂。

陶石簣寄弟君夷書曰。作文之道。雖以平粹爲主。然

必。鈞。深。極。遠。乃。出。以。淺。近。若。因。循。陋。轍。自。稱。捷。徑。一。涉。熱。爛。不。復。可。振。救。矣。

王季重云。必。車。輪。蟻。必。牛。關。而。後。耳。目。之。官。各。極。其。用。曾。以。此。看。小。題。一。字。之。冷。通。章。熱。血。呼。吸。盡。來。此。真。善。作。小。題。也。

茅鹿門云。爲。文。認。題。要。以。描。寫。虛。字。眼。處。爲。生。色。譬。如。掉。百。尺。之。帆。特。在。蓬。眼。上。轉。脚。懸。千。鈞。之。弩。特。在。弩。機。上。觀。的。

吳震元云。人。品。文。章。著。一。點。柔。媚。不。得。一。柔。則。立。刻。

讀書樂題 卷六 論文

三

無。膽。力。處。世。無。骨。力。讀。書。無。眼。力。作。文。無。腕。力。如。行。墟。墓。中。了。無。生。氣。如。游。女。國。中。了。無。丈。夫。氣。文。章。安。得。而。不。陋。人。品。安。得。而。不。卑。

周伯升云。山。無。色。水。無。味。女。無。態。男。子。無。聲。皆。半。體。半。啞。之。症。此。善。形。容。時。文。之。無。生。氣。者。也。

朱羽皇評章大力墨有曰。時。藝。與。古。作。相。通。也。而。未。嘗。不。分。爲。二。集。砂。礫。而。之。于。市。曰。古。物。也。則。未。有。不。掩。口。笑。者。矣。故。好。古。者。又。須。入。時。眸。乃。可。此。條。語。可。堪。玩。占。太。過。者。之。弊。

陳百史云。肥。大。之。中。清。勁。者。自。在。古。人。所。以。異。于。今。人。又。曰。行。文。無。氣。力。修。飾。容。采。終。爲。下。品。錦。員。真。制。之。烏。獲。也。此。二。條。語。可。藥。偏。尙。詞。華。者。之。病。

又云。制。義。之。法。當。從。順。講。中。行。錯。綜。之。妙。倒。翻。本。題。強。生。議。論。便。失。本。旨。此。條。語。可。以。正。今。人。倒。亂。文。次。之。病。

湯嘉賓云。文。貴。善。用。虛。然。又。實。是。正。說。水。月。空。花。若。復。緩。散。不。入。又。失。之。遠。矣。此。條。語。可。以。正。近。時。踏。空。娘。娜。陋。習。

讀書樂題 卷六 論文

三

袁了凡論社讀書法云。時。文集。定。俟。作。此。題。成。然。後。簡。其。文。細。看。何。處。是。彼。神。到。何。處。是。彼。意。到。何。處。是。彼。理。到。何。處。是。彼。詞。到。蓋。不。以。時。文。看。時。文。而。以。我。看。時。文。所。謂。轉。法。華。不。隨。法。華。轉。也。芬。憶。幼。時。先。子。于。三。八。日。命。題。作。文。先。選。此。題。刻。文。之。最。佳。者。一。二。篇。藏。在。篋。中。俟。芬。文。成。時。乃。發。篋。中。所。藏。文。命。看。覺。眼。界。爲。之。一。豁。愧。自。已。思。腸。筆。力。不。及。遠。甚。此。先。子。苦心。善。誘。法。也。讀。了。凡。先。生。語。乃。見。用。意。畧。同。又。于。子。曰。文。境。優。劣。古。人。以。簡。直。勝。今。人。今。人。以。精。

巧勝古人。然極今人之精巧。不能出古人。竹直薄。中。

又云。又之至者。未有不摹古。特人不覺耳。

又云。今人皆知摹古矣。以雅淡雄渾為古。惟先正耳。

又云。文之所以古者。以其氣耳。以氣行之。則為渾古。

若氣既斷續。則為擊腐木濕鼓之音矣。此理雖老手。

未知。蓋由其謬。古人書時。徒知取舊句。取巧愚而不。

能觀其情。神之氣耳。

又云。細細太工。亦是文弊。試看先漢人。莽若朴拙。不。

讀書樂趣。卷七。事整齊。震川先生時文。全以古氣送宕。

又云。文有不修習。不整齊。不組織處。見先輩。責任自。

然。時文纏繞之非也。

方靈皋云。讀古宜多。讀時文宜少。選先輩名人最精。

之文百餘篇。供作案頭。游玩其餘。平時惟置力于古。

則出筆自然脫俗。

吳佑咸云。制藝以徵士之養也。雖在百萬軍中。不失。

整服氣象。斯稱儒將。故論文以器度為先。

讀書樂趣卷之七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薇占  
炳日且華 校

屬業

不憤則不樂。不樂亦不能憤。憤樂相循。無間而聖。

功成焉。吾輩讀書之法。亦然。其人無一脈樂機。候。

洽於性命之中。則必不能。有勇志。其人無一點勇。

志。鼓舞於工夫之內。則亦必不能。生樂機。是故業。

貴乎能自勵。自勵云者。非謂苦而無所甘也。正惟。

讀書樂趣 卷七 屬業

能甘其所苦。斯甘。即從苦中。討出甘。與苦。原自交。

合。非分二味。非屬兩候。古人成法。備集此卷。觀者。

各自得之矣。伍涵芬漫題

座右編云。世間極閒適事。皆須寬伴。等對。惟讀書上。

須一人。可以寬日。可以窮年。環堵之中。而覽觀四海。

千載之下。而觀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斧藻性靈。其。

宏肆者。可以開拓見聞。天下之樂。無過於此。

呂氏春秋云。籌越。少時苦耕。有人謂曰。君學三十年。

可免貧賤。越曰。他食吾不食。他寢吾不寢。如此十五。

年可以成矣

張武舉擬易云天下事利害常相半惟讀書有全利而無害不問貴賤老幼貧富讀一卷便有一卷之用讀一日便受一日之益

子貢問于孔子曰學何患曰患一蹴有竹焉穿林破土一蹴而至其杪豈不速哉無可爲復矣又問曰學何以日以漸有木焉日一毫月一才歷數十尺而後于霄蔽日豈不遲哉其進未已矣此戴丘毛伯史遺中躁志者宜奉爲箴

讀書樂趣 卷一 勸業

莊子曰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朕聞公之所讀爲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于手而應于心目不能言有數存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此段議論是喚醒天下讀書人不當死

守章句貴得意而忘言所謂心可得會口不可得言者乃真得也于古教學指歸豈能外是哉可味可味近思錄云書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可則思不起但通貫大原後書亦易記

皇極經世書曰人莫患乎自滿滿則止也雖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爲高也

又曰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學樂編云讀書須心定心閒心細則自己精神與聖賢精神兩相流通自有鸞飛魚躍之趣

又云吾輩只讀書作文心無妄思便是清福無邊便是孝不忘親

又云不識不知心事勿忘勿助工夫參前倚衡光景海闊天高胸次能盡四者則心學舉業兼得之矣

鄭元夫唾鄉記序云幼嬰羸疾近復病脚晝日六時時親枕簟作卧讀書架又畏日光鑠目寒風侵骨亦

苦蚊蟻不堪燃火作讀書帷身在帷中書立架上讀已輒睡睡已輒讀却萬營女千古自適其適難以云

前此投語可爲病中讀書妙法。氣質弱者宜用之。  
環碧齋小言云。韓稚圭平生不輕以膽許人。學亦有膽。彼丈夫我丈夫。益無畏者哉。然不明目不能張膽。不小心不能大膽。故膽在所養而識先焉。  
又云。不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胸中。善讀書者。讀萬卷書亦無一字在胸中。  
又云。春風春雨不能發無根之苗。學欲尋向上去全在願力勝願力學之根也。

鑒古瑣談云。趙簡子嘗嘆雀人海化爲鰲。雞入化爲

讀書集

卷七

華日堂

屋物多能化。惟人不能。悲夫人之能化亦大矣。人生而種。池池爾及。魚經獵史珠。唾錦心則蒙也。化爲哲里居而宴。宴冥爾及。鶚薦蛟騰。金章丹戟則晦也。化爲顯有能羽儀天下。則化爲鳴岡之靈鳳。有能霖雨而下。則化爲見田之神龍。此猶世俗所云化耳。至謂善而信美而大聖而神。其化不又有大焉乎。  
陸龜蒙甫里先生傳云。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兩憂疾病中。落落無旬日。生詩未嘗暫輟。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較。輒波。蔚

穿穴險固。因鎖怪異。平造平淡。而後已。邪潔元格。窓戶視府。剪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置于方冊。值水即校。不以再三爲厭。朱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手。  
贊言云。駢驥一日千里。駕馬千駕。則亦及之。徒伏櫪下。斯跛蹇先之矣。故學無銳鈍。要于必行。  
窮理須是反覆。尋玩自有悟處。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告之。芬謂非鬼神果相告也。乃自身之精氣與古相通。有若或告之者也。  
誠齋記云。孟宗少游學。其母刺十二幅被。以招賢士。

讀書集

卷七

五

共卧庶得聞君子之論。

朱子嘗稱蔡西山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

程子曰。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然須知所用爲貴。又曰。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進。邇莫不濶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又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又曰。君子莫進于學。莫止于畫。莫病于自足。其罪于自棄。

又曰。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知。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

張子曰。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剗記。怠則還塞之矣。

又曰。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又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讀書樂趣。卷七 勵業 六

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

司馬溫公曰。道如山也。愈深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

胡五峯曰。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知仁。仁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品外錄云。王荆公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嘗置石蓮月餘。枝葉上。咀嚼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卽嚼其指。至流血不覺。

落書曰。董仲舒丁帷講論。諸弟子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又夏侯勝每謂弟子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拾地芥。爾學不明。不如歸耕。後漢孔融與子琳書曰。告琳須來。間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澗至深。石爲之穿。蠅蟲至弱。木爲之弊。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漸之致乎。

晉束皙讀書賦曰。耽道先生。澹泊閒居。藻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雲表。戢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絺書而讀書。抑揚嘈囋。或疾或徐。優游適藉。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已。仲尼讀易于終身。原憲潛吟而忘賤。顏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行吟而負薪。賢聖其猶拳拳。況中才與下人。

魏文帝曰。古人處尺璧而貴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憚。干飢寒富貴則流于逸樂。差

營月前之務而遺于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所太痛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涵心體會

久久用力于此庶幾漸明

又曰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

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煅熬然後漸漸慢火養

反復玩味道理自出

又曰學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

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茲謂肯用思索

讀書樂趣

卷七 屬業

八

亦便好只管如此久久自熟若不如如此那得熟時也

朱子曰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着這

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

朱子云爲學之方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類

情則當涵泳振作氣象一方推類云如踞熱可看滄綠

楊龜山曰某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

心驗之從容默會于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于書

言象意之外

朱子曰凡看註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

賢言皆的當遺書中亦有遺害失實與說不及處聖

人言語本是明白只爲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註解

與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如何看得聖人意

由看註解不可遺漏了緊要的字句中有極緩散者

有緩急之間若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

等重方敢寫出

又曰學者看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閒漫處都要周回

尤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

不曉而能見其意者也

讀書樂趣

九

又曰程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

人所以用心一條此程先生所說讀書最爲親切今

人不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將已意硬人裡而

胡亂道故教他曉聖人意上求看如何

又曰讀書之法須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如不

知有下字看上句如不知有下句看得都通透了又

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相貫方其看此段時亦

不知有後段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渾洽不

惟會得聖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身心玩理日

易純樂

又曰讀書先要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著落。諸家註脚。一一貫通。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之本意。

又曰讀書之法。須正看。背看。之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道是更須及復玩味。

又曰讀書須見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若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是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耳。

又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某自十二歲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土蔡語錄。用紅筆抹出。後又青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黑筆抹出。只是要尋那精的看。

又曰讀書須尋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

涇野云。學者有三多。有四寡。寡言則力行。寡動則靜。

深寡交則業專。寡欲則理明。是謂四寡。多學則德積。多思則幾研。多就吉人則爲之也。易是謂二多。

庭說云。學問不進。只是因循姑待。優游之浪。浮生有

讀書樂趣

卷七 屬業

十

限如奔電。逝波。試看四五十年前人物。漸滅安在。後

之觀。今猶今之視昔。貧戀無益之虛名。耽悞有爲之

實事。古人惜及分陰。爲過一刻。卽拋却一刻也。

意言云。讀書之法。朝則誦之。夜則夢之。坐則思之作。則行之。

小言云。讀書如飲酒。酒不可一飲不醉。書不可一讀不誦。

又云。萬事皆易。滿足惟讀書終身無盡。人何不以不知足一念加之書。

讀書樂趣

卷七 屬業

止

又曰。人看書到看得定時。又只在印板上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受用。他不得。須是玩味。反復到熟後。方會活會動。方有受用。

呂東萊曰。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開邪僻。行之久久。習與性成。

又曰。讀書之法。須自有課程。句讀有未解。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今人多以此爲耻。曾不知不如此。則有終身之耻也。

凡看書。于實字看義理。于虛字看精神。徒硬記其實



字不于虛字反復涵泳細心體貼則未有能造于通  
透者此芬幼聞于先子者然也

淮陰十澹菴曰某讀書奉三字以求之曰敬曰勇曰  
疑屏除妄念以對聖賢敬也振勵精神窮究義理勇  
也人是亦是不敢遽妄疑也凡一句必分字以解凡  
一節必分句以解凡一章必分節以解其于聖賢立  
言之意既見其條目矣由是合數字以成句而解之  
合數句以成節而解之合數節以成章而解之其于  
聖賢立言之旨又見其全體焉乃始証之本証求其

讀書樂趣

卷七 屬業

廿

證貼語氣者何在又合之衆証求其理一分殊殊途  
一致者何在同者去二而存一多者刪繁而就簡期  
于符合正文而後已若夫遠看退看平看冷看正看  
反看順看倒看逐字看反復相回看者一遵程朱之  
法至于此看引証看補足看者則某之自爲解者也  
先子于芬幼時囑以看書之法宜求至一以貫之之  
地方爲通透聖賢說話有此處如是他處却又不如  
是者須思其所以異又思其所以同于不同處參悟  
出他同的意思來于頭萬緒總歸這一個道理處處

可通無礙乃是實到手也芬初聞而驚汗茫不知所  
謂及學之一二十年始嘆先子所謂之不可易

宋陳善捫虱新語云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  
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人書法用得透脫  
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舌人用心處不  
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出入得盡讀書之  
法也讀書惟在平記則日見進益陳晉之一日只  
讀一百二十字後遂無書不讀所謂日計不足歲計  
有餘者今人日誦數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讀旋忘予

讀書樂趣

卷七 屬業

廿

少時實有貪多之病至今方知陳賢良爲得法云  
王氏談錄云晏丞相自言觀書遇事有可用者必準  
度所宜使處然後默記如未獲用者心常恨之他日  
臨文率不志廢  
歐陽公云某每日睡無別文字可作亦須尋討題目  
作一二篇  
又曰凡看史書須作方畧抄記  
宋孫穀祥野老紀聞云此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  
是何包目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

體既已了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句。可引佐筆端者。紀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于此數者之中。只作一事工夫。恐未爲盡善耳。

又云。凡看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作制誥。兩字以上議論。舉子用作策論。人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

灌唯暇話云。

昔蒲且子善弋者也。唐何問而悅之。從受其術。而以釣聞于營國。近吳道子亦師張顛筆法。而世傳其畫。以爲卓絕。古之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其所以同者。跡也。所以同者。心也。故驥驥善走。邈其羣矣。今馬之能走者。豈必隨其餘生哉。顧所以減景追風者。有不在是故也。彼學弋而得釣。臨書而善畫者。特轉移之項耳。古之善學者。蓋又有爲方而不以矩爲圓。而不以規及其又進于此。則注其想動其神。于變萬化。其迹旁峻結曲。而不可以爲方。其所以師焉者。炳炳如丹。夫是之謂善學。

大觀齋記云。華山桃花。生于石縫中。花片著之。卽生不由枝。種也。芬因悟物性之變化。其不可以常理限。

且如是人之有生。必曰限于其地。豈然哉。

黃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于一也。有餘力。然後涉獵他書。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語真讀書三四也。

楊龜山有勉學者詩云。此日不最得。顛波注扶桑。言陰之。隱隱黃小翠。唐食貨志云。人始。毛髮忽已。甚。二半。爲得。飛。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時。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只。此。起。首。數。語。已。最。警。動。因。節。錄。之。

讀書樂趣

卷七 屬業

主

紫桃軒記云。天下有好茶爲比。手培壤。有好山水。爲俗子粧點。壞有好子弟。爲庸師教壞。真無可奈何耳。知此語。則父兄之所以爲子弟擇師。立何如鄭重也。人謂蒙師不妨從便。芥謂一生根基。定于少時。尤立鄭重。

記又云。棚葉道人與予遇于小室之西。庵告子曰。秦漢以來。天地氣浸薄。今夫下無黃金。盡銀。無白璧。盡抵無明珠。盡玳瑁。無麒麟。盡駝。無鶴。盡鵲。無美人。盡粉。無才子。盡橫弄筆墨。子曰。無道人。盡掠虛漢。乃。

相與大笑。并謂此段語以人物靈秀之氣盡歸之軍。數所限。未免過輕。觀一切宋時多少名賢輩。由陋派。涵十餘載。能振起未墜之緒。學者苟自能奮發。斷不謂天地氣浸薄也。

朱子曰。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視歷階。而漸進。蓋觀于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于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層結架之所由也。

又曰。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亦不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

讀書樂趣

卷七 願業

七

昔侯官陳烈讀書。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在求放心。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朱子曰。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于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定。

取舍于其間。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

錢芸士好讀。摩手不暇揭。忘去肉味。半月如齋。裝令隣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庄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其謂富貴人臨終。自有許多放不下事。裴公獨留戀。

讀書樂趣

卷七 願業

七

書何謂死猶好學者矣。

薛文清曰。萬金之富。不以易吾讀書之樂也。

宋葉夢得五澗樓書云。誰無三閭屋。夏月飽睡讀書。藉木陰聽鳥聲。而惟淵明獨知爲至樂。則知世間好事人所均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勝數。

朱子勸學箴曰。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此條語。芳自幼便見人寫貼座右。在當時亦第以爲好語耳。不甚覺其言之沈痛。今忽忽老將至。追。

思少小悔不可得乃嘆此文直勝黃金十也

李永和杜門絕迹棄宦管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

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黃山谷曰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王無功以周易老子莊子置於頭頭遊北山東臯著書

自號東臯子然以酒丈職鄉人共惜之

方正學讀書箴曰聚談少則工夫易成戲謔少則交

道可久出入有時則心性不蕩坐立有體則人品端

嚴往來之人不交匪類則牽引無因爾汝之稱不掛

讀書樂趣 卷七 勵業

齒頰則輕薄自遠客色驕心隨時猛省則尤悔何愁

不寡躁情客氣逐念克除則睚眦誰得相加陰私不

訐容過失于同儕則厚道自我而全從諫如流喜從

規于師友則大益自我而獲樂羣砥礪發憤讀書不

惟功名可期亦足變化氣質

曾心編云獨樂自佳獨愁亦自佳獨愁云者都不關

世人愁也語不能明大約是渺渺千古之思離離獨

往之恨耳芬謂以此爲愁其愁處乃真是樂處惟深

心讀書人有之淺嘗者無有也

南山子云萬鈞洪纖梁麗衡之而不應萬頂洪纖百

川注之而不盈是故其應彌達其聲彌振其盈愈難

其流愈廣也此言學問之道以養深者爲至是故輕

躁乃所最忌

文子辛銅云世之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概之

日培之朝伺其長夕伺其蔭一日百至而不倦是其

愛之亦至矣然木不加益而日摘又有人焉既植而

去之行三年而反而木大可拱矣何也凡物之性不

擾則樂而滋敷治則發而稿此言學問之道以順其

讀書樂趣 卷七 勵業

自然之節爲貴是故助長乃所最忌

象山要語曰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于

寶者得之芬謂無心非是忘只無欲速之心便是

杜林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愛之雖遭艱

困提持不離身出示衛宏等曰流離兵亂常恐斯經

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

墜于地也 史抄

王濟解桐馬和嶠頗聚斂杜預稱濟有馬癖曠有錢

癖司馬炎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晉書

柳世略性清廉盛事墳典嘗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  
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史抄  
齊武間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劉瓛講禮顧恩  
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兄弟友生時復擊贊  
以此爲樂南史

尚野謫入先經學而後文藝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  
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鑒井及泉不可勝汲矣  
史抄

曹冀憾朝廷制度未備欲叔孫通爲漢禮儀費夜研  
讀書樂題卷七 屬業

精沈吟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  
至忘所之適後漢書

路溫舒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  
以爲牋編用寫書漢書

承宮少孤八歲爲人牧豕徐子虛以春秋經授諸生  
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  
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漢書  
譙周家貧未嘗問產業就古嗜學對典藉恒欣然獨  
笑忘其寢食三國志

馮農重遇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  
遇云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此亦非徒  
義乃漸明而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  
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  
之餘也

沈麟士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負薪汲水井日而  
食人稱織簾先生遭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  
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  
滿數十篋史抄

讀書樂題卷七 屬業

劉峻家貧寄食廬下自課讀書燎麻炬從夕達旦或  
昏睡焚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史抄

孫奉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者二人  
授以句讀每暇目危坐命二人更讀于傍終一策則  
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難可謂老年  
讀書法

徐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以竹箭箬葉甘蔗學書山  
水暴山漂溺宅舍材鄰皆奔走伯珍累床而坐讀書  
不輟南史

崔浩自言稟性弱劣。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魏書李袞之。休閑。即閉門讀書。不交人事。謂人曰。吾讀書。不求身後名。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勢利也。樊深性好學。老而不忘。朝暮還往。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周書王劭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對食閉目。凝思。讀書樂趣。卷七。勸業。盤中肉。輒為僕從所噉。劭弗覺。數罰厨人。厨人以情告。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隋魏收夏月。坐板床。隨樹陰移。誦積年床板。銳減而精力不輟。史抄張九成謫居南安軍十四年。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宋史朱子請學于婆舒。隣徒步往。謁以書。告其家曰。徹床疏席。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為美境。宋史延篤欲寫左氏傳。無紙。乃借本諷之。題盡辭歸。唐虞。

典問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問欺曰。嗟乎。廷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于漆。泗。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後漢書注。朱遵度好讀書。人號為朱萬卷。目朱昂為小萬卷。宋周續之年十二。受業范甯。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年。史抄張彥遠獲卷竟日寶玩。可致者必貨。敝衣減糲。食妻子儉。僕切切。咄笑曰。終日為無益之事。竟何補哉。彥遠嘆曰。若復不為無益之事。安能悅有涯之生。愛好讀書樂趣。卷七。勸業。愈篤近于成癖。牛肅有長女名應貞。適楊唐源。年十三。誦儒書。子史數百卷。親族驚異之。未讀左傳。方擬授之夜。眠中忽誦春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開卷則已精熟矣。後遂學窮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往來甚難。或稱王弼。鄭玄。王衍。陸機。辨論鋒起。或論文章。談名理。往往數夜不已。宋若昭為之作傳。夫一女于而好學如此。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國實有其驗。茲特採錄之。正為天下奇男子勸耳。

顏氏家訓口義陽朱唐好學家貧日不覺時吞紙以

異季子書憲云書之宜珍不獨錦爲函寶爲軸五色

牙爲籤也神魄俱縈手不忍釋如漢珠在握隨處如

意愛護乃真

又云聰明自古有限驚馳博綜汗漫浮游耳目之官

亂矣故檢其精奇納爲枕帳之秘境日近則情日親

也

又云書曰上帝臨汝言畏敬而矜持也圖籍之堆床

讀書樂趣

卷七勵業

登架古聖賢將憑依焉片紙寸楮豈空文乎宛如上

帝責我以不可逆之義而趨承訓詁惟恐或後不爲

聖賢之肖子將爲名教之罪人緣忽上臨卽至下墮

所以翼教者宜何如耶

又云大凡諸短冊恨其易竭讀果腹苦于難竟讀既

汲則髮欲上衝讀軒悞則睡盡碎讀湧沛而襟襟

讀幽憤而心悲讀虛無之渺論而論誕生讀拘儒之

腐臭而各神死故每讀一冊必配以他節用以節其

枯偏之情調悲喜憤快而各歸于適此段語于讀書

之法最爲調勻的當芬每于時文冊內選大題十數

首必間以極有生趣小題文二三首蓋亦于此暗合

又云齋欲深檻欲曲樹欲疎蘿薜欲青垂几席欄干

窓寶欲淨澈如秋水榻上欲有烟雲氣墨池筆床欲

時泛花香備書欲曉人挂牙籤欲解事僕讀書得此

護持萬卷盡生懽喜芬謂此亦僅可爲富貴子弟語

若寒苦之士能自得機趣卽竹籬茅屋隨境自適亦

何嘗不生懽喜心于卷內

賀琛方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

讀書樂趣

卷七勵業

蓋其義終不肯食

或問蘇子瞻讀書之法蘇曰讀書如錢穀兵農及諸

事物之類每一事作一次理會可以終身不忘

程伯淳每見釋子讀佛書端莊整肅乃語學者曰凡

看經書必當如此今之讀書者怠惰了如何存主得

讀書法云閒居事業與達官無異觀聖賢書如對君

父觀史如觀公案觀詩如聽歌曲此其樂與達觀何

異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

子 157-821

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  
中人以還北入看書如顧處看月南人學問如勝中  
窺日

石勒不學常持酒使人坐旁讀書一日讀漢書至  
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當失天下及聞張良諫  
乃止曰賴有此耳遂飲一大厄芬謂不學人猶喜聽  
人讀書遂能自出解悟況學者乎存此可發人勇思  
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鷄置窓間後鷄忽作人語與處  
宗談論終日不輟每有疑難互相辨究由是學業大  
進因名為鷄窓

讀書樂趣  
卷七勸業

宋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夜讀書以斗酒為率密  
視之見讀漢書張良傳至使客狙擊秦皇撫案曰惜  
乎不中遂滿飲一大厄又讀至良曰臣始起下邳與  
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掌曰君臣相遇其難  
如此復舉飲一大厄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  
足多也

竹窓創筆云人處世名有所好但清濁不同耳最濁  
者好賭其次好色其次好飲稍清則或好古玩好琴

獐好山水好吟咏又進之則好讀書開卷有益諸好  
之中讀書為勝漸入佳境如食蔗喻

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  
來游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  
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  
經論語皆終成大儒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遐暮因循  
面書亦為愚耳

黃山谷云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澁則塵俗生其間  
照鏡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  
讀書樂趣  
卷七勸業

宋

又曰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醫俗病者獨有  
書耳

藥城云讀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

周益公云淡二獻皆好書而具傳國皆最遠士大夫  
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蘇康成為經師任未為經苑何休為學海

朱公叔就學顧精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  
衣冠顛壓坑岸其父以為專思幾不知馬之幾足抄史  
任末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捨削荆



為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觀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及掌程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史抄

傾。飲。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于。辟。舍。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史抄

鄭。灼。讀。書。苦。心。熱。成。時。輒。偃。卧。以。瓜。鎮。心。起。便。誦。讀。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劖。用。之。史抄

陶。弘。景。字。通。明。性。好。著。述。老。而。彌。篤。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史抄

讀書樂題 卷七 陽謀

元

蕭。詠。言。博。涉。經。史。自。晝。達。夜。累。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臨。濯。危。坐。對。之。妻。子。久。問。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史抄

蕭。頴。士。有。一。僕。從。之。十。餘。年。每。加。箠。撻。輒。數。百。不。堪。其。苦。人。或。勸。之。他。往。曰。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但。慕。愛。其。博。與。耳。

西。嶠。常。言。云。士。有。假。書。于。人。者。必。熟。復。不。厭。有。陳。書。盈。几。者。乃。坐。老。歲。月。是。以。白。屋。多。起。家。齊。梁。易。偷。惰。知。儆。則。庶。幾。矣。

范。文。正。公。少。時。蚤。延。賢。士。與。遊。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寐。後。公。貴。夫。人。李。氏。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烟。跡。也。公。有。四。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皆。以。名。顯。

座。右。剛。云。惟。讀。書。有。利。而。無。害。惟。愛。溪。山。有。利。而。無。害。惟。觀。風。月。花。竹。有。利。而。無。害。惟。端。坐。靜。默。有。利。而。無。害。是。謂。至。樂。

袁。了。凡。曰。讀。書。要。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陶。隱。居。啟。梁。武。帝。曰。愚。固。博。涉。終。未。能。情。苦。恨。無。書。

讀書樂題 卷七 陽業

元

願。作。主。書。令。史。晚。受。楷。隸。又。義。典。掌。之。人。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恣。五。慾。實。可。愧。耻。每。以。得。作。才。鬼。猶。勝。顏。仙。

邵。原。家。貧。早。孤。隣。有。書。舍。過。其。旁。而。泣。師。問。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一。則。羨。其。不。孤。二。者。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涕。零。也。師。哀。其。言。謂。原。曰。苟。有。志。我。當。相。教。不。求。資。也。于。是。就。業。在。童。齒。之。中。巍。然。有。異。史抄

閒。居。錄。書。室。中。修。行。法。心。閒。手。閒。則。看。法。帖。以。其。可。

遂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以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乎神也。心不甚定宜看詩及雜俎故事以其易于見意不滯于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古文史此又甚宜于風雨之際及寒夜也。

又云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卧。心手俱閒則著作。心手俱冗則思發畢其事以寧吾神。

仕羔不第將至家其妻劉氏先寄以詩云良人的的讀書樂。

讀書樂

卷七 勵業

三

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於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羔得詩不回發憤從學果登第。妻得報又寄以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芳謂丈夫不能自立。至為妻子所激方勵學成名亦不足榮然難得有如此婦詩意又雋雅特錄之。

英季子書憲云讀史宜映雪以望。立鑑讀子宜伴月。以寄遠神。讀佛書宜對美人以挽墮空。讀山海經水經業書小史宜著疎花瘦竹冷石寒苔以收無垠之。

游而約縹緲之論讀忠烈傳宜吹笙鼓瑟以揚芳潔。奸佞傳宜擊劍捉酒以消憤讀懸崖空山悲號可以驚心讀賦宜縱水狂呼可以旋風讀詩詞宜歌童按拍讀神鬼稗錄宜燒燭破幽他則遇境既殊標韻不一若猶公銷夏辟寒可喻適志雖然何時非散帙之會何處當掩卷之場無使叔夜之嬾托為口實也。

呂文穆公蒙正未遇時薄遊一縣胡大監旦隨父宰

是縣遇呂甚薄客有譽呂工于詩宜少加禮舉其警

句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

讀書樂

卷七 勵業

三

聞之甚恨明年首中甲利使人寄語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荅曰待我明年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勝亦中首選觀胡公之事則所謂彼丈夫我丈夫誠無與者哉若今人處此不作轉身逢迎態亦必徒懷妬忌心可醜矣

陸放翁暮年猶好讀書夜必以二鼓壺為節有詩云白髮無情侵老境青燈有味似兒時芬謂此真書快句也似兒時乃自謂少年光景不是著他人講一句中寫出一生精神矣

眉公云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但令以讀書通世事

黃山谷荅王季子予曰比來不審讀書何似古人有言曰井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冊而游息時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一兩書其餘如破竹數節皆迎刃而解也

秦少游云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遊旬朔之間把卷讀書樂起

卷七

無幾日故難有強記之力而常廢于不勤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爲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聞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勤苦而常廢于善忘此真過來人真切語後生輩覽此一條當思亟早回頭無致他日嘆惜其可哉唐荆川寄莫中江云太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者其根本枝葉相湊皆爲有益之書若但可以資文詞者其爲說固已末矣況好文字與好詩亦上在胸中流出有見者

與人自別正不須藉此零星薄子也

張莊簡公悅云讀書在多識佳言善行不必徒作詩文

洪諱都與友書云無處不讀書無刻不可讀書若有等待有揀擇便不成事好文集成一部日間吟玩須尋味其神髓如出我手一般閒暇時切須潛玩經書透露得人臨文自有發揮若待考時起看便慌忙

懷賦每置書而歎歎已復讀恨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永叔有見嗟老嘆卑者往往而是得一翺不以嗟老嘆卑爲心故爲之嘆服欲見其爲人若夫士之一再不遇輒頽廢于聲伎歌讌不復自振甚者憂憤之過何其愚也有如易其嗟老嘆卑之心以學道積文安知其終不一過而乃不自知所處乎元倬數

卷七

不過輒益厲其氣養其力故得之足重也方遜志與林公輔書云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誦自盈故無日進之階使有人攻擊吾之過缺寧不早

有所聞而述。憐至此。哉。勞。謂。今。人。學。問。不。長。進。類。坐。此。病。如。公。之。虛。懷。自。悔。喜。人。箴。規。其。真。前。輩。風。流。不。可。及。處。

張。側。初。目。士。之。文。章。士。之。性。命。也。不。一。勞。不。可。以。承。休。不。暫。靜。不。可。以。久。動。不。鑒。戰。不。可。以。勝。不。入。重。淵。不。可。以。得。驪。頰。之。珠。是。故。精。神。不。可。不。收。攝。志。氣。不。可。不。發。舒。收。攝。之。法。絕。嗜。慾。省。交。際。損。際。人。事。超。謝。淫。朋。耳。目。無。營。合。進。一。路。一。日。不。得。思。之。積。月。一。月。不。得。思。之。積。年。思。淫。而。通。鬼。神。為。助。

讀書樂趣 卷七 勵業

湯。若。士。云。人。才。有。成。有。不。成。者。三。兒。時。多。慧。父。師。述。之。以。帖。括。不。得。見。古。人。縱。橫。浩。渺。之。書。一。食。其。片。不。復。可。解。一。也。乃。幸。為。諸。生。困。未。敏。達。久。之。氣。色。漸。落。何。暇。論。尺。幅。之。外。哉。二。也。生。千。隱。約。山。川。人。物。鴻。顯。高。壯。怪。俠。之。事。未。有。睹。焉。神。明。無。所。灑。練。胸。腹。無。所。厭。餘。耳。目。既。吝。手。足。必。蹇。三。也。凡。此。皆。能。使。人。才。力。頓。盡。可。為。悲。傷。

讀書樂趣卷之八

紫木伍酒芬芝軒定

炳宸薇古 炳日旦華 校

品詩

詩。是。詩。文。是。文。截。然。分。兩。途。吾。謂。惟。深。於。詩。者。乃。益。精。於。文。以。有。冲。和。恬。澹。之。味。益。於。語。言。之。外。望。者。斯。神。與。俱。遠。也。是。故。人。以。詩。論。詩。吾。以。文。論。詩。人。選。詩。以。別。於。文。吾。悟。文。以。得。於。詩。各。卷。中。既。已。間。錯。引。證。茲。復。專。集。品。詩。一。卷。篇。不。必。多。明。服。人。

讀書樂趣 卷八 品詩

自足推類於無盡伍酒芬漫題

顧。涇。陽。云。士。子。拘。拘。讀。舉。業。最。是。困。人。人。一。困。則。意。趣。便。不。森。發。故。讀。書。之。暇。當。觀。四。十。家。唐。詩。蓋。古。之。律。詩。即。今。之。排。比。不。惟。得。其。嚴。整。而。倉。蓄。感。慨。之。致。每。令。人。醉。心。

詩。之。為。道。俱。屬。鏡。花。水。月。在。不。即。不。離。之。間。語。落。筆。中。神。遊。句。外。情。中。有。景。景。中。有。情。著。一。實。筆。則。死。用。一。呆。筆。則。滯。兼。賦。興。比。以。為。體。有。靈。通。活。潑。之。妙。使。讀。之。者。悠。揚。動。宕。餘。味。津。津。芬。芬。所。以。謂。興。舉。業。有。相。

通蓋全是養勝也

文章者言也。子不云乎。不學詩。無以言。朱子謂詩之為教。溫厚和平。長于諷諭。故誦之者。乃能言。人謂詩有妨舉業。只是將舉業看得粗淺。故辨詩亦看得粗淺耳。

詩之有妨舉業。只是近人應酬詩壞之也。著意應酬。以周旋人情。為主。自己性靈了。不可問。已非詩體。安復可與言舉業哉。若從涵養中得來自覺從容和易。有自得之趣。人情愛惡。悉不在所計。與舉業何妨。

讀書樂趣 卷八 品詩

譚轅云。客問詩自四言而五言。自五言而七言。如琴之有五絃。然後有七絃乎。曰。不然。昔人謂五言始蘇李。故曰河梁體。前此易水歌。則七言二句。拔山歌。則七言四句。大風歌。則七言三句。是秦漢之際。已有七言矣。豈因五言而漸益哉。

辨物志曰。七言始于甯戚飯牛歌。若娥皇歌。白帝子。皆歌自是。後人擬作。非始也。

草木子云。詩者不發其胸中蘊鬱之氣。則暢其心下。喜樂之情。故以出于自然者為工。不以流于巧麗者。

為常

六硯齋記云。孫綽為著作郎。自于暗中見所使筆。吐光如火。杜少陵作詩句。精絕者。其子宗武每覺無上。作金字。此皆文字精氣所結也。

有問于楊龜山曰。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何如。曰。自然好。然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則尤佳。

白居易與元微之。言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

讀書樂趣 卷八 品詩

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

竟陵王子良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刻一寸。以此為率。蕭文瑛曰。燒寸燭而成四韻。何難。乃與江洪等共打銅鑪。立韻。響滅。則詩成。南史。

王筠為詩。呈沈約。約報書云。覽所示詩。實為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蔓牙接響。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愜。

詩源指訣云。孟浩然。危坐盡落裘。袖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皆苦吟者也。

蔡天洞覽云王勃園棋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猶記  
之向人曰吾自奪造化雖一時之間百用亦可  
虞世南以犀加意底癢久之歎曰妨吾聲律半工太  
支覽云白太傅每成一詩輒洗其筆  
雲仙記云張祐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祐祐曰吾  
方口吻生花豈惜汝輩

謝靈運半日吟詩百篇頓落十二齒

止戈集云長安冰雪至夏月則價等金璧自少傅詩  
名動于閭閻每需冰雪論筐取之不復償價日日如

讀書樂趣 卷八 品詩

是

雲仙記云柳宗元得韓愈所寄詩先以舊襪濯手蕞  
玉蕤香後發讀曰大雅之文正當如是

詩源指訣云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  
蜜頻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

南軒張氏自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媚而成章

楚辭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  
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  
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芬謂時文之宜合諸雍容亦有如是  
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王庠詩但加藻  
漢陰陰四字而氣象闢生江為詩竹影橫斜水清淺  
桂香泂動月黃昏林君復改二字為疎影暗香以詠  
梅遂成千古絕調詩字點化之妙何異仙家丹頂在  
手瓦礫俱金

譚支夏稱謝康樂詩靈心秀質吐翁山川芥亦素所

耽愛頻頻吟咏覺心窩中自有一片清涼趣味灑然  
而生今述其齋中讀書詩云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

讀書樂趣 卷八 品詩

是

京華如何可與丘壑並遊乃歸山川心跡雙寂  
空想其胸中自不廢丘壑乃歸山川心跡雙寂  
寔心跡並寂故若斯寂虛無絕語空庭來鳥雀  
寫得閒虛妙何說得是寂病中猶知所索翰墨時閒  
作懷抱觀古今寢食俱成語却忘寢忘食可知讀書

樂既笑沮溺苦又晒子雲問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  
樂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伯敬云讀書此詩全是

清虛氣體一毫渣滓不染

陶淵明詩語淡而味腴和粹之氣悠然流露最耐玩  
味如後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十其宅間多素心

入樂與數晨夕。素心人。世易多。以此懷此。頗有年。今  
日從茲。役傲。虛何必。廣取足。蔽床席。曲時。時來。玩  
言談。在昔。抗字。妙言。而得。奇文。共欣。賞。舒義。相與。析  
伯散。云。朋友。至樂。在此。可見。素心。人。不。是。渾。其。二。云  
仲無。友。文。人。作。朋友。又。未。必。素。心。難。言。難。言。其。二。云  
春秋。多。佳。日。伯散。云。多。佳。日。三。字。登。高。賦。新。詩。過。門  
更。相。呼。有。酒。醉。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  
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  
當。須。紀。力。耕。不。吾。欺。鍾。云。衣。食。不。足。亦。無。以。有。鄰。曲  
題。映。農。務。淵。明。詩。大。都。如。此。人。初。讀。不。覺。其。奇。漸。咏  
句。尤。有。詩。淵。明。詩。大。都。如。此。人。初。讀。不。覺。其。奇。漸。咏  
讀書樂趣 卷八 品詩 六

則味漸出。後人論時藝者。有曰絢爛之極。歸于平淡。  
平淡之極。乃為波瀾。陶詩是當之。  
陳後山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  
皇雨湜為元次山題詩云。次山有文章。可脫只在壁。  
然長于指敘。約結多餘。態心語適。相摩出句。多分外。  
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  
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  
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與。文。于。一。氣。間。為。衡。莫。與。太。  
先王路不。庶豈不。竹。吾。惜。石。屏。立。衙。衙。溪。口。楊。素。繼。

我思何人知。徒情如有待。此衡量有唐一代詩文。詞  
致。凌。峭。最。有。氣。岸。而。理。實。平。正。不。可。搖。易。  
梁。商。祖。謂。不。讀。謝。朓。詩。三。日。便。覺。口。臭。  
酒。宅。編。云。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  
首。白。樂。天。多。樂。詩。三。千。八。百。首。言。飲。酒。者。九。百。首。  
譚。友。夏。評。古。詩。有。曰。古。人。數。字。便。如。一。篇。大。文。章。今  
人。一。篇。大。文。章。不。當。數。字。古。人。不。全。說。出。無。所。不。有。  
今。人。說。了。又。說。反。覺。索。然。則。以。古。人。簡。而。深。今。人。繁。  
而。淺。古。人。是。有。意。思。偶。然。露。之。題。目。今。人。是。遇。題。目。  
讀書樂趣 卷八 品詩 七

然後發之意思。芬謂此說直可用以論舉業文字。今  
日舉業文字。其不及前輩正以此。  
晚唐韓偓咏新上頭詩云。學梳鬆髻試裙新。消息佳  
期在此春。為要好。多。心。轉。惑。遍。將。立。稱。問。傷。人。此。詩  
摹擬情態。逼真。妙。在。心。轉。惑。問。傷。人。六。字。中。有。無。限。  
鄭。重。今。之。為。舉。業。文。字。者。病。在。多。不。肯。自。惑。又。怕。指。  
摘。如。何。嫁。得。  
杜子美詩有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一破字。最  
好。讀書。而。不。至。于。破。調。女。望。其。得。神。也。即。此。一。語。已。

可通于舉業之妙

子美爲韋僊雙松圖歌有云。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林慘裂。苦蘚皮屈。鏡交錯。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想。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裡松子僧。前落數語。字字幽香。臨文。注想。足令此心欲禪。

韓昌黎詩。每有高曠。不可及。處偶取一咏。發人奇興。不淺如贈張秘書詩。則有云。險語破鬼膽。高詞婉皇墳。贈張緒詩。開首便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文長。中

讀書樂趣

卷八 品詩

又云。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扶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出汗漫。不著織女囊。此等意思。真是出入風雲矣。士子作制義。有此典會。那怕文不仙乎。

劉夢得天壇遇雨詩。讀之最足豁人心胸。詩云。清晨登天壇。半路逢陰晦。疾行穿雨。雨過却立。視雲背背字。白日照其上。風雷走于內。奇。混漾雪海翻。槎牙玉山碎。蛟龍露鬚鬣。神鬼會變態。人句。萬狀互生滅。百奇以繁會。俯觀羣動靜。始覺天字大。好噴山頂自

萬明人間已。霧霽豁然重。昏翳淡若春。冰消反照入松門。瀑流飛縞帶。遙光泛物色。餘韻吟天籟。洞府撞仙鐘。村墟起多霧。却見山下侶。已如迷世代。奇。問我何處來。我來雲雨外。無一句不奇。

孟郊詩。每有奇創。句如贈鄭飭。開首則云。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用我裁。送豆盧策歸別墅。結末則曰。一卷冰雪文。避俗常自携。贈尋言上人。則曰。惟開文字窓。時寫日月容。聽陸僧辯彈琴。則曰。徵文北海外。借月南樓中。皆鍊意清新。足發文

讀書樂趣

卷八 品詩

九

人寄思釋賈休有詩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聖賢遺清風。不在惡木枝。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語意孤曠。迴復咀嚼。見其矯矯自得。

詩有含蓄雍容而意味愈勝者。如王摩詰送別詩。結之曰。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是何意味悠長也。作時文斷不可少此韻致。生昌齡秋興詩云。日暮西北堂。涼風洗修木。著書在南窓。門館常蕭蕭。草草。雖古意。視聽轉幽獨。或問余



所營刈黍就寒谷。夫讀書與刈黍本屬雨事。合說則  
園。澹。趣。味。愈。見。今。之。讀。書。者。恨。不。得。日。日。攜。所。作。向  
朝。市。送。人。可。與。語。箇。中。滋味。乎。

盧綸有夢遊桃源詩。云。春。雨。夜。不。散。夢。中。山。亦。陰。雲。  
中。碧。潭。水。路。暗。經。花。林。花。水。自。深。淺。無。人。知。古。今。此

三十字足抵淵明一一詩記。尤妙確似夢中語。  
王摩詰烏鳴磴絕句云。人。間。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

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寫。出。春。山。一。片。靜。致。字。字。生。  
動。又。陳。詩。云。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窓。前。

讀書樂趣。卷八。詩。十。  
寒。梅。若。花。未。清。空。如。話。固。是。詩。家。化。境。不。問。他。事。問。

梅。北。更。覺。閒。澹。趣。亦。別。

又。摩。詰。田。園。樂。六。字。詩。數。首。其。一。云。採。菱。渡。頭。風。急。

策。杖。林。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挑。花。源。裏。人。家。又。有。

云。菱。菱。春。草。秋。綠。落。落。長。松。夏。寒。牛。羊。自。歸。村。巷。童。

稚。不。識。太。冠。又。有。云。桃。紅。復。含。宿。雨。柳。絲。更。帶。朝。烟。  
花。落。家。僮。未。掃。品。啼。山。客。猶。眠。山。居。之。樂。一。一。寫。得。  
鮮。新。昔。人。稱。詩。中。有。畫。對。此。那。得。不。想。殺。風。流。也。  
韋。應。物。有。訪。人。不。過。詩。云。九。日。驅。馳。一。日。閒。尋。君。不。

一勸學箴可也

唐劉春虛有詩云。道。由。白。雲。盡。春。與。青。谿。長。時。有。落。

花。至。遠。隨。流。水。香。開。門。向。山。路。深。柳。讀。書。堂。幽。映。每。

白。日。清。輝。照。衣。裳。移。人。集。評。云。此。詩。有。禪。機。道。氣。不。

獨。為。讀。書。人。增。慧。也。芬。錄。之。正。以。足。為。讀。書。人。增。慧。

王摩詰送孟襄陽詩云。杜。門。下。復。出。久。與。世。情。疎。以。

此。為。長。策。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

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移。人。集。評。之。曰。醉。歌。一。聯。余。

嘗。聽。之。齋。中。每。每。思。此。樂。境。真。不。假。南。面。百。城。

讀書樂趣。卷八。詩。十。  
王摩詰題終南別業詩云。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林。叟。談。笑。滯。還。期。又。題。韋。給。事。山。居。詩。云。等。

尋。得。此。地。詎。有。一。人。曾。大。壑。隨。壻。轉。羣。山。入。戶。登。庖。

厨。出。深。竹。印。綬。隔。垂。簾。卽。事。辭。軒。冕。誰。云。病。未。能。寫。

得。山。居。幽。靜。景。泥。如。面。前。讀。書。倦。時。偶。取。一。味。覺。

白。雲。流。水。萬。壑。千。巖。蒼。翠。交。映。之。致。透。人。心。脾。矣。

朱子卜居詩有云。伐。木。南。山。數。結。廬。北。山。頭。耕。田。東。

溪。岸。濯。足。西。溪。流。朋。來。卽。共。權。客。去。成。孤。游。靜。有。山。

水樂而無身。世愛著書侯。來哲補過希。前修茲焉畢。  
暮景何必營。荒蕪山居自得之。致悠然語言之外味。  
之不盡。

東坡望湖亭詩云。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人。  
船。驚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詩不多字而。  
有幾層轉折。能寫出陰陽變化不測之神。于頃刻之。  
間。令人一望驚怪。舉業家欲作短勁文。須有此神會。  
方能使筆下泉立峯飛。無懈散落窳之弊。

杜子美詩筆路思路俱雄渾神化高不可及題萬丈

讀書樂趣 卷八 詩 五

渾一首九刻畫奇險讀之足發人倚想詩云清溪合  
冥冥神物有險晦龍依積水蟠窟歷萬丈內踟步凌  
嶺峭側身下烟霧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  
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黑知清  
環底清見光炯碎友夏云黑知孤雲倒來深飛鳥不  
在外此承上黑知清見四字而極高難成惟寒水  
疊旌旆遠川曲通流欣寶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  
自吾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伯敬云讀此使人  
矣閉藏修鱗蟄出入巨石礙何當暑天過快意風雨

遇又空回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此詩  
大有幽冷之致書之座右可以辟暑又韓翃送人入  
山詩一首云舊事山人白免公掉頭歸去又乘風柴  
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萬木中致趣亦同  
唐熊孺登有祇役遇風詩云水生風熟布帆新憺見  
公程不見春應被百花撩亂笑比來天地少閒人此  
詩含旨悠長語盡而意不盡大得風人之體吾輩三  
復此語當今自笑不須被花笑矣

李白詩有云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

讀書樂趣 卷八 詩 五

仙骨  
唐時王建有短歌行最好其歌曰人初生日初日上  
山遲下山疾百年三萬六千朝夜裏分將強半日有  
歌有舞須早爲之樂不必別尋昨夜健于今日時人  
家見生男女好不知男女催人老短歌行無樂聲移  
人集評之曰讀此使人不敢樂又不放不樂顧何以  
爲行樂計耶芬謂惟有及時讀書乃是最樂若優游  
歲月混過一生到死有不悔心願萌者乎即借此作

會

子美佳句不勝採取。今錄其恬曠于舉業有資者。如  
江亭詩。則有日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禹廟詩有  
日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西閣詩有日出虛風落  
石樓。靜月侵門草。閣詩有日魚龍回夜水。星月動秋  
山。江漢詩有日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客夜詩有  
日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登江樓。詩有日錦江春  
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返照詩有日返照入江  
翻石壁。歸雲擁樹尖。山村卽事詩有日雷聲忽送于  
讀書樂趣 卷八 品詩 古

不怕浮躁之氣不釋

錢起送元評事歸山居詩云。憶家望雲路。東去獨依  
依。水宿隨漁火山行到竹扉。寒花催酒熟。山犬喜人  
歸。遙羨書窓下。手峯出翠微。歸山讀書之樂。令人悠  
然可想。又送夏侯校書東歸詩有云。詩成流水上。夢  
盡落花閒。題玉山村叟詩有云。牛羊下山小。烟火隔  
雲深。一逕入溪色。數家連竹陰。句多幽閒恬適。最耐

尋味

儲光義詩清重之氣。出自天成。不用雕琢。最能啟慧  
如題山中流泉云。山中有流泉。借問不知名。映地爲  
天色。飛空作雨聲。轉來深澗滿。分出小池平。恬澹無  
人見。年年長自清。其餘田家諸詩。亦俱相類。

王摩詰青谿詩云。言入黃花川。每逐清谿水。隨山轉  
萬轉。趣途無百里。聲喧亂石中。色靜深松裏。漾漾沈  
菱荇。涇涇映葭葦。我心素已閒。清川澹如此。請留盤  
石上。垂釣將已矣。蒼秀中氣骨。自尔靈逸可愛。

又訪呂逸人詩云。桃源一向絕風塵。柳市南頭訪隱  
讀書樂趣 卷八 品詩 古

淪到門不致。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城土青山如  
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隣。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  
老龍鱗。字字流逸。寫景生動。結出閉戶著書之樂。更  
覺幽香襲人。

王昌齡山中別龐十詩云。幽娟松篠徑。月出寒蟬鳴。  
散髮卧其下。誰知孤隱情。吟時白雲合。釣處玄潭清。  
瓊樹方香露。鳳兮保其貞。幽冷致趣。寫得如生。一絃  
尤見古意。

高適宿開善寺贈陳卜六詩云。駕車出入境。避暑投

僧家。非。何。龍。象。便。始。見。香。林。花。請。書。不。及。經。飲。酒。不。  
勝。某。上。清。雲。名。知。君。帶。此。道。所。未。披。袈。談。空。忘。外。物。  
持。戒。破。諸。邪。則。是。無。心。地。相。看。惟。月。華。友。夏。云。如。別。  
早。參。尋。李。處。士。別。業。詩。云。先。生。近。南。郭。茅。屋。臨。東。川。  
桑。葉。隱。村。戶。蘆。花。映。釣。船。有。時。著。書。服。盡。日。窓。中。眠。  
眠。字。好。惟。其。暇。所。以。且。喜。間。并。近。灌。田。同。一。泉。寫。得。  
得。勝。非。嫌。人。可。學。且。喜。間。并。近。灌。田。同。一。泉。寫。得。  
問。杜。如。見。太。古。風。味。  
唐。詩。業。野。步。詩。云。閒。賞。步。易。遠。閒。字。妙。不。野。吟。聲。  
自。高。非。野。何。敢。高。路。無。人。到。跡。林。有。鶴。遺。毛。種。國。冷。  
讀。書。樂。趣。不。卷。八。品。詩。去。  
物。外。趣。都。別。塵。中。心。枉。勞。可。與。醒。浴。溪。收。墮。界。坐。石。  
與。飢。猿。閒。致。有。奔。波。天。浴。溪。收。墮。界。坐。石。  
張。頌。和。友。人。東。歸。詩。云。一。第。時。難。得。歸。期。日。已。過。相。  
看。玄。髮。少。共。憶。白。雲。多。楚。澗。天。垂。草。吳。空。月。上。波。無。  
人。不。有。遇。之。子。獨。狂。歌。寫。得。情。景。通。真。恰。又。嫵。媚。  
張。喬。寄。梁。處。士。詩。云。賢。哉。君。子。風。風。與。古。人。同。採。藥。  
楚。雲。裏。移。家。湘。水。東。星。霜。秋。野。澗。雨。電。夜。山。空。早。晚。  
相。招。隱。深。耕。老。此。中。鍾。伯。敬。評。曰。朴。貌。高。情。芬。謂。此。  
亦。應。酬。詩。也。却。無。應。酬。習。氣。必。如。此。乃。許。作。應。酬。詩。

李。中。宿。米。處。士。幽。居。詩。云。寄。宿。溪。光。裏。夜。涼。高。士。家。  
養。風。窓。外。竹。叫。月。水。中。蛙。靜。慮。同。搜。句。清。神。旋。煮。茶。  
惟。憂。曉。鷄。唱。塵。裏。事。如。麻。詩。有。清。氣。只。惜。結。句。意。煩。  
馬。戴。過。野。叟。居。詩。云。野。人。閒。種。樹。樹。老。野。人。前。居。止。  
白。雲。內。漁。樵。滄。海。邊。呼。兒。採。山。藥。放。犢。飲。溪。泉。自。著。  
養生。論。無。煩。憂。暮。年。鍾。伯。敬。評。云。起。結。高。妙。遂。成。紀。  
響。  
又。宿。翠。微。寺。詩。云。處。處。松。陰。滿。樵。開。一。徑。通。鳥。歸。雲。  
空。常。僧。語。石。樓。空。積。翠。含。微。月。遙。泉。韻。細。風。經。行。心。  
讀。書。樂。趣。不。卷。八。品。詩。去。  
不。厭。憶。在。故。山。中。  
又。送。僧。歸。金。山。詩。云。金。陵。江。色。裏。蟬。急。向。秋。分。迴。者。  
橫。洲。島。歸。僧。渡。水。雲。夕。陽。依。岸。盡。清。曙。隔。潮。開。遙。想。  
禪。林。下。爐。香。帶。月。焚。晚。唐。詩。有。盛。唐。風。格。伯。敬。謂。雖。  
馬。戴。能。存。此。意。  
司空。曙。江。村。即。事。詩。云。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  
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此。真。曠。  
達。之。語。入。神。之。筆。  
劉。禹。錫。歲。夜。詠。懷。詩。云。彌。年。不。得。意。新。歲。又。如。何。念。

昔同遊者而今有幾多以閒爲自在將壽補蹉跎此春色無新故國居亦見過伯敬評云達生之言一篇只如一句此謂淵永

陳閭宿北樂館詩云欲眠不眠夜深淺鍾云作越鳥一聲空山遠庭木蕭蕭落葉時溪聲雨聲聽不辨溪流潺潺雨習習燈影山光滿窓入棟裏不知渾是雲曉來但覺衣裳濕多少層折只如一氣而意態百變真是工巧

戴叔倫咏南野詩云治田長山下引流坦溪曲東山黃書樂起卷八品詩

有造榮南野起新尋家世素業儒子孫鄧食祿披雲朝出畊帶月夜歸讀身勛竟忘疲國國欣在目野芳綠可採泉美清可掬茂樹延晚涼早田供秋熟茶烹松火紅紅吸荷杯綠解佩臨清池撫琴看修竹此懷誰與同此樂君所獨耕讀况味宛然在目讀之神清骨爽

談藪云古人得意句如王荆公青山捫虱坐黃鳥挾青眠黃山谷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書卽江山皆警語也

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過正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王荆公亦嘗云杜甫詩富面輪心背面笑可對其結交行翻手爲雲覆手雨又溫公云石曼卿對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用月如無恨月長圓皆頗中的

詩有以氣節勝者卽不用雕飾而千載下讀之覺生氣凜凜不可磨滅不當僅與詩人較論也如張睢陽守城詩文文山正氣歌已不待言明朝楊忠愍公繼盛以直諫忤嚴相拘繫朝審途中口吟云風吹枷鎖

黃書樂起卷八品詩

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生來歸視死此身原是不隨常及臨刑又作詩云惜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又詩云天王自聖明制度邁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始終愛戀朝廷不吝死不修陵何其于慷慨中復爾溫厚和平也自當與張文二公詩並重千古六一居士詩話云唐之晚年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終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九極雕琢故時人

村詩月銀季錄名重當時其集內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時文巧煉亦須得此法

又云聖俞嘗謂詩家造語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後至矣賈島詩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詩馬隨山鹿放鷄逐野禽樓等說山野荒僻官况蕭條然不如縣古槐梧出官清馬骨高爲工也于日狀難寫之景倉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

讀書樂趣 卷八 品詩

倫云作者得于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然可畧道其勢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春時態融和胎蕩豈不如在日前乎又若溫庭筠鵝聲菜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懸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旅愁思豈不見于言外乎

又云楊大年與劉子儀諸公唱和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如子儀咏新蟬云風來玉宇鳥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又如大年峭帆橫渡官橋柳花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

豈不佳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自無施而不可非區區于風雲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寇萊公詩有云孤材芳草遠斜日杏花飛亦足稱怡人之句

五代間沃州山白道猷詩有日連峯數千里修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後秦少游詩有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亦可謂善奪胎者也

宋陳亞少卿有惜竹詩云山檻亦不剪從教長蒼龍

讀書樂趣 卷八 品詩

年年到米夏葉葉是清風可稱新傳吳溪詩話云韓退之遙岑出十碧遠目增雙明固爲佳句後見謝無逸云忽逢隔水一山碧不覺舉頭雙眼明若藍本退之語者然句意清快可喜

往往故爲平澹之語

一代才人如題齊山翠微亭云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送月明歸此全是書卷之氣不露一毫剛猛

唐羽士司馬退之作洗心詩云不踐名利道始覺塵土腥不味稻梁食始覺神骨清羅浮奔走外日月無短明言歲月長人也山瘦松亦勁鶴老飛更輕迨造此中容翠髮皆長生草木多古色雞犬無新聲寫得草皆足仙君有出俗志不貪英雄名傲然脫冠帶改換人間情去矣月霄路向曉雲冥冥此羽士詩也而已

卷八品詩

三

栩栩仙家氣分嘗兀坐吟咏不覺神骨飛起行文落筆時不可不有此神味

陸放翁詩微嫌單薄然實清新可愛如秋日雜咏詩云久雨初晴喜欲逃青鞵踏遍舍東西忽然來到柳橋下露濕蓼花紅一溪初夏詩云曲徑泥新晚照明小軒幾受一淋橫欄闌乳燕穿簾影蔽映新篁解箨聲藥物屏除却病減憂魂安穩覺心平深居不恨無來客時有山禽自贊名又睡起吟云深閉重門謝策書日長添得睡工夫小奴信得涼如洗雲裏

欲無半吐山榴看者子新來梁燕見將雛夢同茗枕聊須把自掃桐陰置瓦鑪此等詩敲煉工巧却不見敲煉之迹如出天成自是靈慧過人

珊瑚鉤詩話云詩以意為主又須篇中煉句句中煉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渺者絕以格律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皆病也

又云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鏤爲下如楊大年西崑體井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泥池死也以平夷恬澹爲上怪險譎趣爲下如李長

詩書集

卷八品詩

三

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廟廟則賤矣

李空同云夫詩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施不貴驗貴質不貴靡貴精不貴繁貴融冷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諷儆浮乎之身分也至元白韓孟皮離之徒爲詩始連聯關押聲氣數千百言不相下此何異于入市攫金登塲角戲也彼視冠冕佩玉有不縮肱投竿而走者乎何也其非君子也

袁中郎云詩文至近日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其指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惟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

卷八 詩

者。或問閨婦人。孺子所唱。猶多真聲。不效輦于漢魏。不學步于盛唐。任情而發。是可喜也。袁中郎作郝公琰詩序云。詩與舉子業異調。同機者也。唐以詩試士。如桃李不言。行不由徑。等篇。卽今之程墨集所傳。多其行卷。卽今之寇課也。夫王瞿者。持蔬之沈采也。至太倉而盛。鄧馮則王舉也。變而爲家。太史是爲錢劉之初。至金陵而人巧始極。遂有晚音。而文之態不可勝窮矣。爲詩爲舉子業。取之。祇以逸其氣。取之。盛以老其格。取之中以暢其情。取之。以

如其思。富有而新之。無不合也。

談塵云。詩之氣。一代一變。一代一故。古也。厚今也。薄詩之奇妙。工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盡之情。今無不寫之景。如必不唐病宋。何不。以不選。唐不漢。魏病選。不三百篇。病漢。不結繩。烏跡。病三百篇。耶。

鵲林玉露云。太白詩。刻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子美詩。砍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胸次廣大。故也。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司空圖論詩云。梅止于酸。鹽止于鹹。味皆在于酸鹹之外。謂其詩。棋聲。花院。靜。檐影。石壇。高。之句。爲得之。

蘇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目睫前也。

瑞壺玉波云。近世評詩。謂淵明之詞。自甚高。其旨。困于老莊。真西山曰。淵明之學。正有繼衛中來。榮木之憂。逝水之嘆也。貧士之原。簞瓢之樂也。飲酒未章云。羲皇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醇。淵明之知。及此。豈玄虛之士。可望耶。陳原侯說詩云。詩之自出有情。有文。而森然。宜也。



貴其流溢取生氣之撲人。本文貴其高雅要矜慎而不墮。故尖者仍高。巧者自雅。質者似腴。直者能韻。雄者深沉。而透亮。渾者骨立。而有餘。工者警逸。而生動。綺者倚巧。而多姿。無偏枯之一失。有兩合之雙美。情文並得。相濟為功。芬謂此非但善說詩。并通舉業矣。舉業之不正。當正患在有偏枯之失。無兩合之美耳。又云。詩體既殊。人才亦異。分其科別。實有二途。蓋雋才為英。大才為雄。觀其所構。婉秀多姿。風情森發。語春則叢化在目。述秋則寒霜淒心。化鳥風雲。別饒生趣。致微言短詠。皆見低徊。此謂英才名家所擅。若夫力厚。魄強。學綜筆健。釀以沉鬱。出以磅礴。鼓筆則川岳平移。縱墨如風雨驟至。洪鐘千石。不取錚錚。梁木百圍。何妨尺朽。大家手筆。此謂雄才。芬謂不獨詩體分別如是。即歷考之古文時文。其體格擅妙處。亦確不外此二途。

陳項倩詩說云。詩之有對。理本天然。或工儷見才而流走有致。或意存轉宕而字復相排。須變化取新。經營入妙。此說可通。予入此。裁對流走之妙。乃無合掌。

之與  
方客之詩說云。詩有正格。有別格。有高調。有逸調。然出口須老。押韻須穩。琢鍊宜渾。字句宜雅。聲音宜長。托意宜遠。則無二道也。

又云。壯少陵近作。卓立今古。以悲壯沉厚之恩。發闕際清遠之響。而有高古流動之致。此其獨開千古法門也。

又云。今人論詩。謂從首至尾。字字有脈絡承接。方為渾成。是猶書法行間妙在斷續中。顧盼豈鈞錫牽絲。行纏繞到底。乃為結構乎。則峯巒有穿湖穿田。為脈絡者。不明矣。蓋詩人思渾。有實緣者。有借對掛點者。有無中生有者。非必作道理註脚也。如用事當有出處。然總在活動。亦可旁借。

陳卧子曰。古詩自漢魏至唐。近體自初盛而中晚。皆可為也。務絕其不雅者而已。真而不雅。則俚。朴而不雅。則陋。艷而不雅。則俗。一句之中。虛實間用。一昔之中。問合遠近。落調宜老。成鄭重而意致宜委。宛悠揚行乎自然。而即見新刻。有時雕琢而不流走。則更

之一字才人所最貴也

放陶孫古今詩評云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  
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  
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  
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  
韋蘇州如國客獨蒞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  
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瓦走坂駿馬注波白樂天如  
山東父老課農桑事言言皆著實元微之如聽年  
說天實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銀冰雕瓊流光

讀新樂苑 卷八 品詩 六

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鵝犬遺響白雲暮退之如囊沙  
皆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  
孟東野如理泉斷劍斷壑寒松張籍如優工有柳飲  
醉獻秋如時有詠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舞罷鼓吹  
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蘇東坡如屈在天橫  
劉連庵如臥陽公如四瑚八璣可施之景願望劉公  
如邵艾維兵人蜀險絕為工黃山谷如陶弘景入官  
柳理謙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箭聯  
意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倚婉弱陳后山如也

畢獨嘆深林孤芳韓子著如梨園按樂排比待命臣  
始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述獨  
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唐時有人向元微之稱自己詩學近臻化境因述其  
句云月下子規喉舌冷花間蝴蝶夢魂香微之云尙  
欠穩當改為叫月子規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其  
人大服只換一字而已第金成液詩固未易言也

詩押韻宜渾成一毫假借不得如荆公金陵懷古詩  
迄樂安却與兩雙此押雙字最巧 荆公在歐公坐

讀新樂苑 卷八 品詩 七

送裴如晦有子美聖俞老蘇等連客共八人以贈然  
消魂惟別而已分韻時老蘇得而字押談詩寔乎而  
荆公又作二詩乘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山考工記  
之而頰頰也又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微元樹  
賓客兩忘我與而此押而字俱典雅工巧

詩句中虛字謂之蜂腰一字之巧能使一句俱舞動  
如老杜吹面受和風飛燕受風斜野航恰受兩三人  
此用受字之妙也 老杜樹濕風涼進山谷進風涼  
殘生逗江漢遠逗錦江波陰鏗詩有行舟逗遠樹此

用進字逗字之妙也。

詩人巧句亦有前後相祖述者但須各自變化見奪胎之妙如荆公晴日晚風生麥氣葢用何遜詩麥氣始清和荆公綠攬寒蕪出紅爭暖樹歸歸字最巧葢從老杜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李白寒雪梅中盡清風柳上歸脫換出來謝靈運有雲中辨烟樹天際識歸舟王僧樹有岸際樹新辨雲中鳥易識梁武帝有遠村雲裏出還船天際歸陰鏗詩有天際晚帆孤天邊看遠樹大江靜猶浪老杜有江流靜猶湧

卷八

詩

辛

雲中辨烟樹陰鏗有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生老杜有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陰鏗有中川聞棹聲老杜有中流聞棹謳陰鏗有花逐下山風老杜有雲逐渡溪風杜審言有綰霧清條弱牽風紫萼長杜子美有林花著雨胭脂澗水荇牽風翠帶長子美有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樂天有安得大裘長萬丈一時都蓋洛陽城詩用字有根本即極平淺語亦倍覺生新如樂天有輕忙始愛閒劉夢得有功成却愛閒杜牧之有愛閒

能有幾人來葢多病愛閒始見南史王儉傳山谷

詩有尋師訪道魚千里葢世功名黍一炊小池已築魚千里隙地仍栽芋百區爭名朝市魚千里觀道詩書豹一斑葢山關尹子以盆為沼以石為塢魚環遊之不知其幾千里也老杜丹青引有意匠慘淡經營中葢用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為臣老杜林茂鳥攸歸水深魚知聚葢用淮南子水清則魚聚木茂而鳥樂山谷詩新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葢用阮籍詩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廣看吾詩勁

卷八

詩

三

氣方凝游清威正折綿杜牧之息夫人廟詩至竟思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至竟畢竟也葢本後漢范滂傳論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意詩人遂習用至竟二字先鄭厚藝圃折中云李諱仙詩中龍也嬌嬌焉不反約求杜則麟遊靈圃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李亦不能為也陶淵明則逸鶴翔風間鷗忘海龜明遠則高鴻決漠孤鶴破霜孟東野則秋登草根白樂天則春鶯喚皆造化中一妙

宋葉夢得玉澗雜書云詩本觸物寓興吟咏性情但能翰寫胸中所欲言無有不仕而世但役于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陶淵明直是領倒所有備書于手初不自知爲語言文字也此其所以不可

宋李學卿大女適巴長卿巴氏貧甚李安之嘗戲作詩云誰道巴家窘巴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廐下列蝸牛燕麥紛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添驟富新月掛銀鈎此詩字字見安貧樂趣語言告妙女之賢而且

才如此士人安可無此胸襟

鷓鴣子露云近時趙紫芝詩一瓶茶外無祇待同其西樓看鹿山世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寺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卽此意也杜子野詩尋常一樣窓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以爲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是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爲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習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圓勢勝

春入燒痕盡有僧嘲其踴躍云河分圓勢司空羈秦入燒痕獨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刁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欲竊古人之語以爲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子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又云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或時發無非興也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意味乃永故興多兼比賦此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少陵鷓鴣子爲例此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少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梁燕語留人蓋因飛此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爲飛燕語而喜已之榜籬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也亦興也若鴻雁影來聯塞上春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矣

魏鶴山有詩云遠鐘人枕報新晴衾鐵衣被夢不成起倚梅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聲清逸致趣

自得。更可想見讀書之樂。用之字句。無乎不妙。

宋陳善。門風新話云。子與林邦翰論詩。及四雨字句。邦翰云。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免脂粉氣。不似米簾幕捲西山雨。多少豪俊子。因謂樂天句。指上。似茉莉花王勃句。指上。水。似含笑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蒼苔花而王荆公以爲總不如院落深。沉杏花雨。乃似開提花。邦翰撫掌曰。此論不獨詩評。乃花譜也。

又云。子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

卷八

詩

見林倅于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者。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游棠子聽之。矍然有悟。自此讀詩有進。便覺兩眼如月。盡見古人旨趣。又云。歐陽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荆公蘇黃輩出。然後詩格極于高古。

或問王荆公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李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不逮甫。即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入固爽。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能變也。至于甫則悲。

歡窮達。發微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有平淡易簡。

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施者。有奮

迅馳驟若飛駕之馬者。有寂泊閒靜如山谷隱士者。

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其詩緒密而思深。觀

者。苟不能臻其間。與未易識其好處。

宋范季隨云。作詩要從首至尾。語脉聯屬。有如理詞。

狀古詩云。喚婢打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

得到。遼西可爲標準。

羅大經曰。作詩要健字。擇佳活字。幹旋。

卷八

詩

余友朱林修有論詩札云。詩者文字中之辟支果也。

學者一識畦逕。便當撤去籬壁。近日詩家各有宗主。

歷下竟陵。往往抗旌相敵。噫。摘植索塗。曷有當我若

能原本風騷。專事興會。掣鯨魚于碧海。直可搥碎三

唐蹴踏兩宋。何古今徒成門庭。夸毗耶子最愛林

修吳門懷友句。思君不到半塘路。山色隨人欲過橋。

可謂獨得悟門矣。

七言易于飄逸。而所難者雄渾。五言易于峭健。而所

難者雋永。律詩易于鋪飾。而所難者對仗。本于自然。

難。句。易。于。輕。便。而。所。難。者。短。章。要。有。長。勢。近。體。字。字。  
有。法。律。一。字。或。草。率。而。通。局。俱。為。敗。興。古。風。語。語。須。  
古。健。一。語。涉。時。氣。而。全。身。俱。覺。少。色。相。體。裁。衣。各。極。  
其。妙。自。當。由。百。鍊。千。錘。而。出。火。熱。丹。成。良。非。易。事。冗。  
漫。老。杜。集。中。方。知。諸。體。擅。勝。古。今。要。無。二。人。荆。公。推。  
工。部。為。唐。第。一。自。是。衡。量。千。古。定。識。豈。止。評。唐。詩。哉。  
近。見。孫。德。舉。先。生。詩。稿。渾。朴。天。成。而。巧。妙。自。寓。雕。琢。  
精。工。而。如。出。無。心。似。李。似。杜。似。長。吉。似。昌。黎。不。可。執。  
一。家。以。擬。之。所。以。獨。成。擔。峯。一。家。之。詩。也。青。峯。江。上。  
讀。書。樂。趣。卷。八。品。詩。家。論。詩。人。常。勞。瘁。想。詩。能。移。人。情。不。信。然。哉。諱。淫。輝。

偶。咏。草。性。疎。懶。稟。氣。復。薄。時。善。病。不。能。酬。應。亦。遂。不。作。  
酬。應。詩。間。于。讀。書。游。覽。之。餘。借。吟。咏。以。自。適。所。謂。  
草。蟲。細。響。時。鳴。時。止。不。復。計。工。拙。也。予。友。朱。林。修。  
稱。詩。壇。名。宿。海。內。推。重。久。矣。見。而。許。可。為。予。點。定。  
謂。于。讀。書。樂。趣。有。所。發。明。宜。並。附。焉。不。敢。沒。友。人。  
之。意。畧。有。若。干。首。于。左。伍。酒。芬。自。述。

讀。書。雲。湖。山。山。在。於。潛。川。後。鄉。我。伍。氏。族。居。  
依。山。為。屏。子。弟。皆。讀。書。山。上。

兩。峯。峭。崿。迤。大。清。箕。踵。池。平。倒。景。明。高。唐。賦。箕。踵。曼。  
華。吳。地。參。差。三。面。列。桐。江。縹。緲。一。行。迴。巖。前。雲。通。觀。  
龍。化。皇。祖。濤。翻。認。游。行。盪。我。壯。懷。飛。欲。起。手。磨。紅。日。  
可。無。馬。清。可。曠。遠。倒。常。晒。胎。林。修。

通。有。盛。唐。風。味。朱。射。陵。先。生。

其二

宅。近。青。山。帶。水。流。登。高。日。日。看。雲。浮。卷。舒。在。我。無。成。  
跡。出。處。因。時。豈。慢。遊。是。理。昔。從。南。山。出。井。奇。不。向。句。

中。收。巖。居。聊。得。安。食。運。耕。讀。全。忘。分。外。愁。

有。得。之。語。却。無。米。人。語。錄。林。修。

讀。書。西。菩。寺。寺。在。於。潛。太。陽。村。王。屏。崇。下。宋。稱。明。智。寺。

塢。深。燕。萬。木。稠。翠。屏。環。映。最。稱。幽。窓。前。月。過。山。疑。  
動。谷。口。雲。日。水。自。流。讀。罷。有。時。禽。鳥。和。梧。來。無。復。稱。  
衆。棋。披。襟。日。句。齒。坎。坐。寺。前。石。勢。參。天。上。有。小。靜。看。  
崇。巖。鹿。鹿。遊。

一片。雲。境。覺。兩。溪。鹿。過。句。猶。遜。此。林。修。

其二

甚。菊。自。昔。稱。名。盛。參。謝。才。參。參。初。披。荆。丁。此。有。詩。名。  
存。後。歸。精。舍。循。傳。文。采。餘。石。上。錢。詩。今。古。近。山。中。新。  
龍。非。還。疎。逆。來。順。受。渾。忘。世。剛。處。柔。當。好。讀。書。平。凡。  
遇。橫。逆。之。來。一。以。含。容。處。之。明。日。一。窓。時。照。我。隱。心。  
恐。氣。動。有。妨。讀。書。靜。功。耳。  
宛。在。玉。壺。居。

善。開。示。人。讀。書。法。門。逆。來。順。受。二。語。竟。可。錄。為。座。  
右。銘。吳。佑。成。

讀。晉。始。祖。忠。孝。英。烈。王。廟。廟。在。杭。州。吳。山。第。一。  
園。破。山。存。浩。氣。孤。吟。心。人。大。憾。姑。蘇。木。能。雪。屈。生。存。

趙。長。饒。忠。魂。夜。泣。吳。枕。上。滿。蟲。驚。夢。殿。前。風。肅。振。

同。梧。祖。孫。宛。對。難。通。語。但。重。君。親。不。愧。儒。

寓。得。稟。稟。有。生。氣。相。與。祠。絕。作。也。宋。射。陵。先。生。

其二

一。山。飛。踞。大。江。頭。吳。越。青。蒼。入。望。收。東。海。潮。生。天。地。  
活。西。湖。波。吹。風。風。浮。西。湖。側。額。標。忠。孝。家。聲。重。皆。  
空。清。廉。正。氣。留。欲。振。先。猷。無。遠。策。據。書。惟。向。卷。片。遊。  
氣。勢。生。動。吳。山。入。觀。如。青。朱。少。文。  
雄。壯。恰。是。對。祖。先。詩。吳。佑。成。

舟過任城借友人飲南池

詩

為。愛。南。池。好。停。撓。載。酒。從。青。來。山。送。翠。綠。遠。水。流。濃。  
亭。跨。長。虹。立。花。依。密。柳。封。携。遊。餘。興。在。他。日。更。相。逢。  
工。鍾。可。入。光。花。集。林。修。

登大白樓

粉。蝶。凌。空。起。憑。高。縱。目。遊。一。樓。風。景。美。百。代。姓。名。流。

狂。飲。當。年。事。迷。烟。此。地。留。王。人。何。處。是。故。古。自。悠。悠。

本。句。平。衡。太。白。林。修。

過聊城

白。日。瞻。荒。臺。金。風。拂。面。來。射。青。恩。往。事。排。難。想。名。材。

壽。嶽。高。峯。映。汶。河。曲。水。迴。雁。鴻。飛。杳。杳。瞻。望。意。徘徊。

射。陵。復。雄。渾。宋。射。陵。先。生。

登燕子磯

峭。壁。臨。岫。景。色。幽。金。陵。佳。氣。望。中。收。飛。帆。片。片。歸。京。

口。登。嶺。層。層。抱。石。頭。萬。頃。烟。波。供。嘯。傲。一。亭。風。月。照。

林。丘。六。朝。舊。事。無。堪。問。惟。見。長。江。日。夜。流。

江。水。下。流。京。口。山。勢。遙。抱。石。頭。城。頭。瞻。竟。可。作。燕。

干磯絕對 移履安

安東署中開地種花

春來寂寂寄官衙。晨起呼童學種花。拓地愛食園半畝。閉門安問路三叉。勻泥覆種深兼淺。短竹編籬整帶斜。石取根井和露長。遠堪文錦透窓紗。一氣流轉極自然之妙。賈高沙師

抵通州石港弔文丞相祠 先生為伯顏所執。遁

東華第二王。石港其經前處也。是詩數言至今猶有石祠。民戶祝之。朔風湧起黑雲橫。丞相祠前曙色清。是日黑雲四遮天。欲驟雨舟人

讀書樂趣 卷八 詩

力阻勿往。子堅意趨拜。航海孤踪烟未冷。擎天一柱至祠前。而天忽開朗。航海孤踪烟未冷。擎天一柱氣猶生。字中熱血餘丹碧。身後忠魂聚晦明。遙想煉剛何處哭。句為百煉剛。化為徒將一拜達精誠。指柔見文選。劉琨詩。徒將一拜達精誠。

未血性中流為金石宏音。可與文山正氣並重高。賈

師沙

洪澤湖誌感 余過泗州。見居民皆在水中。出入

得穀。猶資草利。可以充稅。及詢之居民。草屬官軍收稅。則民陷不禁。感憤係之。遂見於。淮水湯湯。漚盈湖。擬谷王。野田全茂草。客路半浮梁。魚向旅蒲駢人。皆疏築。惟繪圖誰肯進。官稅免陪當。

淒涼淒淡字中有嗚咽聲真仁人之言 陳翰峯先生

遊豐樂亭

環滁皆山。環城水。水深魚肥。清見底。深人飲水未言。甘。甘泉惟數豐山。裏聳然以高。竊然深。潄然流出泉。清美石上。老松森列。戟橫斜。倒掛還紛披。池涵太古。未洩水。黑光破。碎亂如海中藏怪物。不可測。昏畫出入通神鬼。山西南坡上有石龍池。深。山。今水。今俱奇。突宜有奇人。與終始。太守風流高。作亭。天空地。獨俱。

讀書樂趣 卷八 詩

俯視煌煌大言垂金石。龍蛇字畫飛欲起。風雲呼吸相。退護空山。月照常如洗。六百年來。世代非至今。文字長留此山。不在高。我自思。安能繼美公之門下。斗氣勢磊落。排宕盡勝唐人。于七古中最重。林修

遊醉翁亭

聊。聊深且秀。遙望多青蒼。行行六七里。路轉山欲藏。佑賈云。入山而山反藏。非精。有亭當谷口。昂昂勢若翔。上。絕。巖。迴。下。俯。幽。泉。香。蒼。翠。空。中。滴。野。花。夾。路。飭。流。水。多。縈。洄。曲。折。瀉。方。塘。遊。魚。清。引。數。照。映。殿。閣。



涼中有老梅樹挺然高以長云是醉翁植至今留光  
芳我來懷古人對此思茫茫利取寸莖歸鼎彝凝周  
商

氣體兀傲不作慶曆以後語自佳 林修

宿香積寺慧如上人禪室 寺在杭州北新關

小院分香積窓餘竹影寒鳥投深處宿月向靜中看

永夜聞清響長吟愛考槃生多苦趣輪却老僧安

詩人至味溫于詩什 行甫

其二

曲園幽棲處牆深小徑通年忘花甲外人老竹陰中

慈如年六水調來寒幙鐘聲散晚風東山有遠志買

地欲相同

體骨清樸而氣味自腴彷彿王儲諸詩 方百川

題及門徐帝簡家藏書卷

巉巖千仞曲通幽瀉出清泉萬里流吾愛吾處隨處

好石林間坐擬丹丘

百尺琅玕翠拂雲風翻露滴總成文俯看蘭畹香生

洞口明霞蔽中空一徑窄豁然際開厥怪異神仙閣  
廣廈幾重重陰房列水雪寒沁心脾此中無六月  
絕少松檟頽居然成吁所豈特秦漢忘不見晨昏動  
石骨細生泉今古流精液結成秀芙蓉枝儼無別  
恍惚西來意是處皆具業層樓擬不如晦明無變易  
雲錦亦難比有質實布列西蘇容萬象幽遠何能測  
鑿開混沌界化工何巧絕一隙乾坤大世路渺相隔  
幾時得買山長遣人閒熟

峭削靈通是能快昌黎妄真者 材修

讀書樂苑 宋本

與岱瞻元嘉舟行將別口吟

幾年嗟契濶偶得擬仙舟順水揚帆山泊魚載酒遊

坐談江上月閒數浪中鵬明日塘西道行行意尚留

情景俱到杜律中最穩老之作 朱少文

將泊塘西感題

淺水纔行五十里遙看返照落人家傷心最是田間

女不踏歌難踏水車

寓慨得風人之意 材修

夜坐偶成

秋氣來深院。開窗納晚涼。月窺窓漏影。花濯露生香。  
不寢貪茶味。烹泉候火光。妻賢安拙計。相對補衣裳。

其二

長夜清齋坐。推窗促織鳴。天寒剛八月。人靜近三更。  
詩律老來細。文思初處平。生涯添蒜髮。耽悞是浮名。

二作波瀾老成絕句工部 賈高沙師

寶應湖中

寶應湖光瀾。孤城浩水圍。曉天三面合。秋水萬行飛。  
蘆花別小艇。翻荷亂平沙。睡鴨肥漁庄。依曲浦。羨雨。

是知希 寶應湖中 賈高沙師

氣味清腴品在王孟儲韋之間 林修

秋江夜咏

江天明。月照蘆花暮。色參差入望。睇小艇疾搖城角。  
遠不知今夜宿誰家。

其二

舟行寂寂三更後。猶在葦葭流水邊。燈檠寒衾迎好。  
夢一天星斗照人眠。

此唐陵散也近人不彈久矣 林修

九日燕于硤守風

守風當絕壁。恰恰好登高。詩越三年瘦。人偏九日。  
江流山動影。雨過水肥。濤振濯襟期。飄然雲在。  
清氣照人胸。次迥別 方靈阜

萬濟寧季敬菴書齋夜吟

清齋兀坐靜無思。掩戶焚香月照遲。茶味漫嘗閒讀。  
古燈前一卷少陵詩。

自得致趣悠然有中 拙之不足 吳佑咸

雪霽步月得句

白月光凝雪。竊然一院清。天寒雲覺淡。地潔夜生明。  
花影述銀海。冰紋透水晶。爲就吟興好。步屨到三更。

謹語畢綴大有工力 林修

讀書長子竹浪居

翠層尤級照山門。一徑深通綠竹園。坐看風來層翠。  
湧恍如江動。怒濤翻雨。花臺近探新。勝木末亭高。吊。  
古魂。方正學景忠烈。更喜有朋時。討論賣文沽酒步。

南村

老健高渾。逕與唐詩。劉月三

和陳尹時山居春曉韻

荷谷幽居不解忙。晚歸一路踏花香。慣同野老清看酒。閒說家常樂醉鄉。遠屋水田蛙鼓熱。壓簷金竹露珠涼。天心月到空山靜。卧看明星照草堂。

華日堂書肆新成

生來癩唱食無魚。行篋蕭蕭不負初。既少郭田五十畝。全憑心織百千車。僑居白下二山。市濫賣紫葵五氏。書地唐前為紫溪。縣遠係不妨仍濕俗。葵清時得

到華胥

句洪字洪絕類太白中耶。真七律中古甫也。宋射陵先生

戊寅六月客安東酷暑蒸人乃取韋蘇州門對

寒流雪滿山之句。然作莽戲想。並戊至可三。皆意益不欲知有暑也。暑亦若畏子而遠避者。因名曰調元吟。

門對寒流雪滿山。洞天深處白雲關。鼓水夜煮梅花片。靜讀南華百慮刪。

一椽茅屋作書關。門對寒流雪滿山。得句欲求清勝骨。凍毫染就細加刪。曲曲灣灣水作關。陰森竹樹不須刪。愛食漸瀝清人耳。門對寒流雪滿山。

韋句曠經讀此更覺清氣入詩脾矣。林修

送次兒炳日次塾時方四卽有欣欣向學之意

咏以志喜

十年淹滯古連東。准之安東縣。卽古連州地。永元章婚抵今歲寅。惟喜添兒可破紫。百拜師前欣受業。五

更自起類成蓮花。開願得子常熟竹。老還看笋透空。我憶過庭渾似昨。驚心頻然琢磨功。

詞意俱勝大得樂天放翁家法。材

寓淮上大雲菴和王蔚唐韻

清波照檻浩茫茫。烟樹連空影萬行。坐我鏡中忘地狹。游情物外覺天長。翻經愛看惟秋水。散步閒吟對夕陽。好景娛人頻得句。黃花冷處縹餘香。不羈大地瀾想其胸次迥不循人。林修

過米石磯用李太白

詩在獨自成千古。醉死尤奇。作水仙浩浩聲。次不散月明江上有青蓮。

其一

水。潤。烟。浮。混。碧。空。騎。鯨。直。認。走。蟾。宮。林。修。云。騎。鯨。明。却。認。是。走。蟾。至。今。捉。月。名。誰。偶。奇。到。先。生。死。亦。雄。宮。事。奇。詩。奇。

加太白詩便逼似太白。采石留題當推第一。林修

題三元洞

采石磯下大江洞。洪深不可測。有元洞洞外作飛閣。窮開跨江面。立倚窓一望浩渺無際。敲奇觀也。子坐不忍去。遂有是咏。

讀書樂題

李太白詩

十丈魚龍窟。浮空結構奇。鏤通古石壁。觀出新柏提。厨下江濤濶。床頭山勢危。倚欄展眺望。縹緲擬雲逵。

蒼茫雄渾的是詩豪。吳佑賢

昔李伯藥見文中子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

四声八病剛柔清濁爲言而文中子不之答也退

而薛收乃能發之蓋詩本以道性靈豈區區雕鏤

音律割制字句之足云今之詩人多蹈此病以故

就微不可治茲聞

芝軒先生偶咏諸什氣韻靈轉超豁敏悟如餌

散客人意思灑然遂覺荷份不言之旨。江隱甫問茅雖純其甘過讓蒲州子乎是爲跋秣陵朱廷相頓首

詩樂題

卷八

讀書樂趣八卷

內府藏本

國朝伍涵芬撰涵芬字芝軒於潛人康熙丁卯舉人  
是書首載朱子四時讀書樂歌以見命名之意然  
四詩晦庵集不載據仙居縣志載此四詩題爲縣  
人翁森作稱森字秀卿號一瓢宋亡後隱居不仕  
著有一瓢集云云則涵芬題爲朱子者誤也書中  
分盪胸澄心澹緣怡情論文勵業品詩七類而怡  
情類半載花譜品詩類附入已作亦麗維之甚